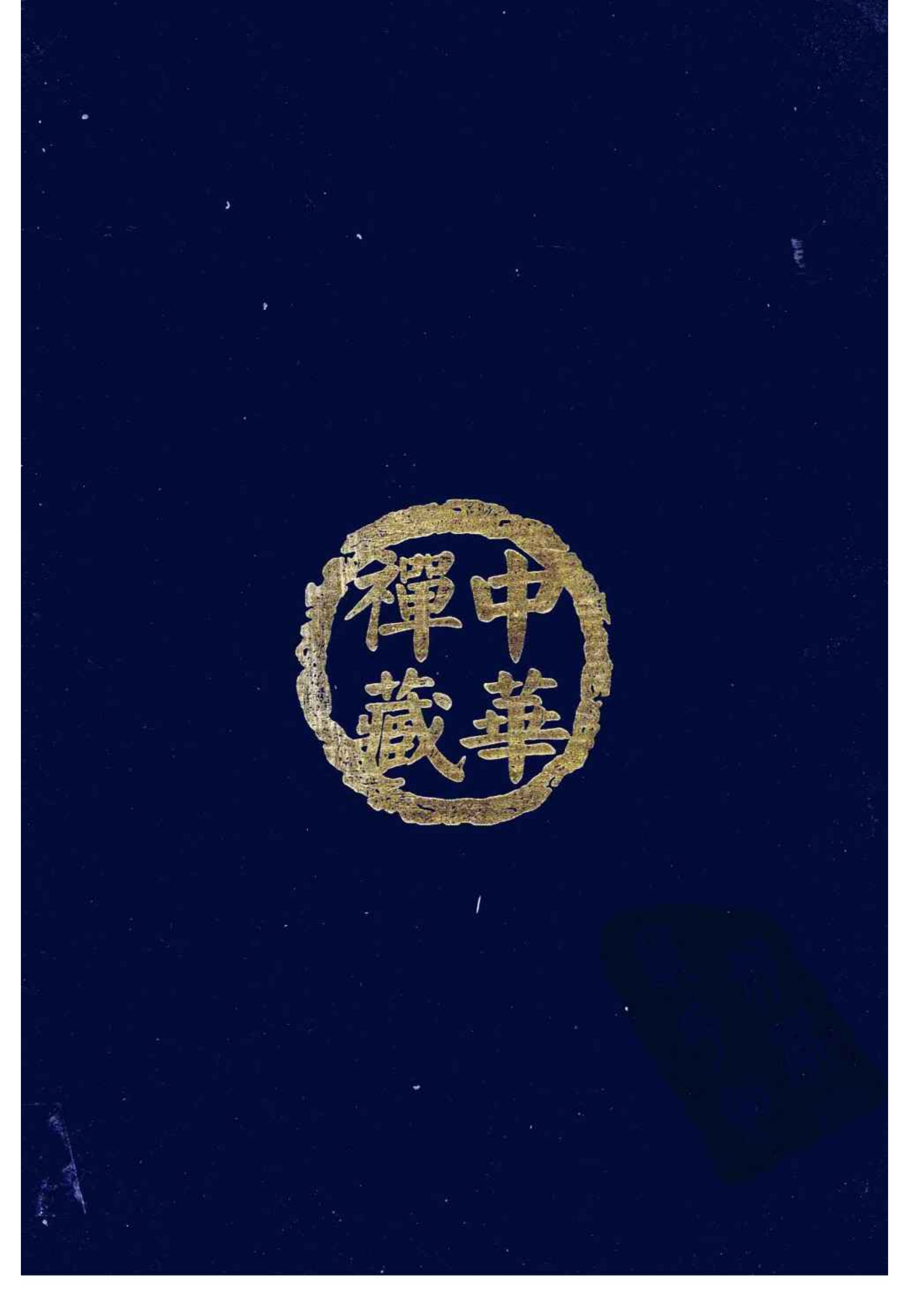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雜集部十

（93）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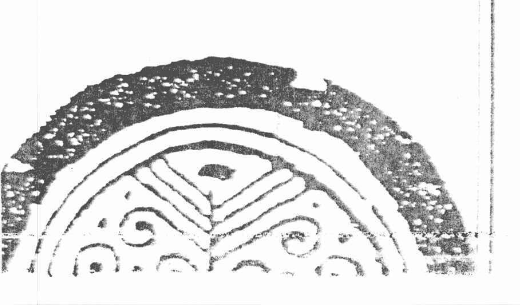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目次

宗鑑法林（下）

集雲堂 編



宗鑑法林卷四十四

集雲堂　編

大鑑下六世

雪峰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抛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

長慶稜問雲門雪峰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云有稜云作麼生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云狼藉不少　雲峰悅云足上不足我更與你葛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麼咄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溈山喆云我更爲諸人土上加泥舉拄杖云看看雪峰老人向你面前放屙咄爲什麼屎臭氣也不知

智海逸云一等是弄精魂就中弄得好雖然如是好事不如無　昭覺勤云絕天維文地紀未足稱奇劈太華逗黃河亦非敏手若向者裏覰得透便可以擤驪龍窟明珠噴栴檀林香氣豈不快哉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線道乃拈拄杖云還見雪峰麼卓一下云劉

顯隱嶽云陝府鐵牛不覺膽顫嘉州大象通身汗流且道象骨老人面皮厚多少　越鑑徹云雪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被一粟米粒換却眼睛理安則不然大地撮來無寸土覓一微塵了不可得打鼓普請看箇甚麼

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爲誰開翠峰顯

眉毛鰆裏遊南嶽大海波心泛釣舟薄藝隨身終不說從他打鼓看無休白雲端

疾燄過風奔流度刃唱拍相隨拳踢相應驀然轟起震天雷百艸頭邊春色回圓悟勤

撥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知金烏暮向西山急曉逐扶桑半夜飛石門易

鴻門急劍闍忙帶礪山河好主張神器非因爭戰得大風起時雲飛揚是眞王原不死龍華黼黻巖廊美堪憐野色總無褫舊日流離長者子湘翁沄

雪峰訪瓦棺茶話次乃問當初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曰先師當日肯我師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有一盌水師曰將水來棺度與師接得便潑却

雲門偃云莫壓良爲賤　廣潤融云山僧若作瓦棺亦云先師肯我待雪峰潑水便命侍者裝香遙禮德山云今日若非雪峰師兄何由得見先師大機大用非但踞虎頭亦且收虎尾

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時玄沙曰近日王令稍嚴師曰作麼生曰不許攙行奪市

雲門偃云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黃龍新云雪峰雲門交互爭輝忽若薪盡火滅三世諸佛向什麼處聽乃云莫戀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燒殺人

火燄朧煇說最親無邊諸佛近前聞誰知更有傍觀者鼻孔撩天不喜君 白雲端

一堆猛燄亘天紅三世如來在此中轉大法輪今已了眉毛眨上起清風 保寧勇

韜鈐自古屬孫吳老將談兵不在書父子機籌閒較計爾何贏了我何輸 大雪闇

雪峰塔銘曰兄弟橫十字同心著一機士主曰松山卵塔號難提更有胡家曲汝等切須知我唱泥牛吼汝和木馬嘶但看五六月冰片滿長衢薪盡火滅後密室爛如泥

翠巖芝云寰中天子敕塞外將軍令雪峰前不至村後不遷店若是翠巖和泥合水且與麼三十年後莫顢頇

雪峰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者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曰者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翠峰顯云好與三十棒復云者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天童覺云當時若見雪峰道瑕生也但近前云諾諾何故如此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報恩秀云三聖神鋒穎利每當點勘大難爲人其如雪峰大方海涵天覆直饒浪激千層爭奈龍王不顧雖然也須知他爛泥裏有刺　古南門云雪峰放去較危收來太速三聖雖則當仁不讓要且自已話頭也不識總被獼猴換却眼睛

堪笑山翁不識羞爲人頭上更安頭嚴前跳躑無尋處一片殘霞曉未收保寧勇

鑒覺未萌全體現纔分鑑照便成瑕要知瑩徹圓明處長短青黃總不差白楊順

岸艸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鉤當時不得飛熊夢幾向斜陽歎白頭楚石琦

多年一口破砂盆忽地重安柄持出與人看鄰家喚作甑天根本

雪峰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洞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曰大衆喫箇什麽師遂覆却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

瑯琊覺云雪峰與麽去大似拋却甜桃樹沿山摘酢梨　投青子云洞山恁麽道是甚道理雖然一色乾坤爭奈山高水闊所以野人云工夫不到不方圓言語不通非眷屬淘米去沙淘沙去米乃代峰出語云無影長生桂經霜結子頻大衆喫箇什麽金鳳探香銜不盡玉雛食蕊葉長新　雪竇宗云直木不棲鸞鳳金鍼已繡鴛鴦若不是新豐老人便見氷消瓦解

天童覺云雪峰步步登高不見艸鞋跟斷若也正偏宛轉敲唱雙行自然言氣相合父子相投且道洞山不肯意在甚麽處萬里無雲天有過碧潭似鏡月難明　報恩秀云我則不然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向道滌盡塵沙不遺顆粒大衆喫箇什麽粥將木杓舀飯用笊籬撈

滿盞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珍酥日月幷輪長不照木人舞袖向紅爐投子青

乖龍作雨非意測猛虎挾物不露迹洞山雪老共相酬寥寥千古無人識伊菴權

雪峰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後擧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乃曰趙州古佛遂遙禮從此不答話

翠峰顯云衆中總道雪峰不出者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翠峰則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　薦福懷云作麽生會

不答話底道理證歎趙州則不無還知趙州一片玉
瑕生麼若人撿點得出相如不誑於秦王　長蘆夫
云扶豎宗乘須還大匠雪峰有一千五百人善知識
身心趙州用一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不妨奇怪如
今衆中隨言定旨亂作褒貶深屈古人然則相席打
令似有知音鏤骨銘心罕逢明鑑　徑山杲云雪峰
不答話疑殺天下人趙州道苦面赤不如語直妙喜
則不然古澗寒泉時如何到江扶櫓棹出嶽濟民田
飲者如何清涼肺腑此語有兩負門若人辨得許你
有參學眼　育王權云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
流總欠會在今日有人問古澗寒泉時如何須是親
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　南堂欲云雪峰一期
答話不知爬著趙州癢處趙州忍俊不禁不覺劄著
雪峰痛處痛處癢癢處痛一時移在雪竇身上且道
者僧還曾夢見也無　瑞巖慍云今日有問古澗寒
泉時如何蟻子撃天柱飲者如何藕絲拄須彌且道
與古人是同是別　平陽忞云山僧即不然古澗寒
泉時如何浸爛鼻孔飲者如何穿過髑髏設若有箇
知氣息底問道與龍池水是同是別向伊道深潤豈
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黯黯雲攢雪峰青青趙老一雙瞳從前汗馬無人
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寶峰照

縱奪還他老作家奔流渡刃數如麻深深澗底無人
到飲者重添眼裏沙佛心才

雪峰古澗泉深趙老石橋水苦若知異水同源飲者
不妨疑悟不從鼻孔入白浪高三級從此不答話豈
免酬高價金剛圈子栗棘蓬解透橫行四天下佛性泰

彼此拈先局勢平傍人道死底還生兩邊對坐無言
語盡日時聞下子聲海舟慈

連城價貴徒遭刖足肘後懸符當堂鼓腹不答話更
奇哉春風破雪老梅開林臯豫

嶺頭明月清光皦照見夜行路不平特地東君行禁
令更教疑殺浪遊人一菴月

雪峰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什麼便休去師
曰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

五祖演云如今說與透未過者有兩人從東京來問

伊近離何處却云蘇州便問蘇州事如何伊云一切尋常雖然瞞山僧不過何故祇為語音不同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　保寧茂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自己流出還同瓦礫老東山依模脫墼殊不知二大老食飽傷心雖然既是東京來因甚却說蘇州話展盡平生自己胸全機函蓋合圓融頭頭不失寰中主祇在逢緣不借中 谿堂嵩

雪峰因僧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

達磨迷時在少林今人不曉為傳心堪笑迷人逢達磨三冬過後又新春 天衣懷

裂破古今沒窠臼當機大闡血盆口脚尖趯出佛如麻李四張三無路走 或菴體

雪峰因僧請益臨濟四喝意旨師曰我當初行脚時便過河北已値大師遷化所以至今不知你要理會可往見宅直下兒孫僧乃往見南院具陳前意院展具遙禮雪峰曰天下古佛

中峰本云言不在口語不在舌端的有來由特地無交涉臨濟四喝豈但雪峰不知縱是宅直下兒孫也未夢見在祇如南院遙禮雪峰是有來由耶無交涉耶者裏定當得下要見臨濟也不難　肺山檀云熟諳略而法戰巽雪峰直中未直明制度而禮義生南院仁却不仁惜者僧如說藥人眞藥現前竟不能識若待雪峰道你要理會四喝意旨可見宅直下兒孫便合掌云臨濟今日猶在後待南院展坐具遙禮雪峰正好向前蹋倒云恁麼稱直下兒孫敢保未許當時者僧有者兩番手脚不獨光揚臨濟亦免後世滯句承言　不韻音云李北海善書嘗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二師揭出臨濟通天活路可謂生死知已者僧雖似矮子觀場亦有勘破二師處

雪峰在洞山時山問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曰此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曰此猶是者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

汾陽昭代峰云某甲早困也　雲溪挺云洞山飛電閃晴空雪峰擔雲入巖壑雖則兩兩作家者裏還欠

一著那一著待枯木糝花卽向汝道

雪峰因僧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

寂寂無依病正深雪老當年痛處鍼一喚喚回春夢破千山渾作太龍吟自得暉

雪峰因僧問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尙見性如何師打三棒僧復問巖頭頭打三掌

翠峰顯云應病設藥且與三下若據令而行合打多少　天童覺舉翠峰語畢云翠峰一期趁快往往後人作行令會殊不知雪峰巖頭是箇無固必漢　南堂欲云前三後三應病與藥據令而行別有一著顧侍者云是那一著侍者擬議便打出　愚菴盂云雪峰打巖頭打若論見性猶隔羅轂在　雲怡黯云巖頭雪峰同出德山之門橫行天下無敢攖其鋒者無端被箇盂八郎漢拶著直得手忙脚亂

雪峰示衆此事不從脣吻得不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什麼處得也須仔細

一滴珍珠紅醱醅殷勤相勸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意呑盡臨行上馬杯晦山顯

娥鬟雲鬢巧樣梳羅裳拂拂倩人沽爲敲玉板歌春怨低露花容見也無靈月朗

雪峰辭洞山山曰子向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曰當時從甚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曰今回向甚路去師曰飛猿嶺去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否師曰不識曰爲甚不識師曰它無面目曰子旣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

瑯琊覺云心麤者識　法林音云若以理論洞山不會直路接人若以事論雪峰至今還在半途若果從飛猿嶺來自然另有一番舉止諸人要識者無面目底不妨於雪峰處會其體於洞山處會其用

不打飛鳶便到來大圓鏡裏絕塵埃東君節令分明也桃李年年二月開自得暉

雪峰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便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來進其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

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打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要且不干闍黎事

翠峰顯向爲什麼便覆船處代僧云久響雪峰待峰擬議拂袖便出又於不干闍黎事處云能區能別能殺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橫行　昭覺勤代僧便與掀倒禪牀復云雪峰有驗人句覆船有透關眼翠峰有陷虎機崇寧成得箇甚麼邊事　徑山杲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然雖如是也是作賊人心虛是則不干者僧事二十棒何須自喫當時但添打覆船便了渠過在什麼處老老大大不合與人代語　天寧琦云如覆船道渠無生死還契雪峰意麼如契爲什麼道有二十棒寄打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者裏若會便見妙喜道作賊人心虛勘破雪峰了也是則不干者僧事二十棒何須自喫但添打覆船便了你道妙喜還有過也無頭上著枷脚下著杻　夾山豫代僧云幸知和尚是作家

遐方不許貢珍奇密召惟教進荔枝漢武碧桃曾比得枉令曼倩作偷兒海舟慈

笑他鸚鵡學人言枝北枝南頻往還末上豈知風力健折教毛羽落珊珊卓峯元

雪峰在洞山山曰入門來須得有語不得道早箇入了師曰某甲無口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師休去

長慶稜云某甲謹退

雪峰山下一住菴僧多年不髡頭有問如何是西來意僧曰溪深杓柄長師聞乃袖刀躬訪纔見便問道得即不髡你頭僧便洗頭跪師前師乃髡之

昭覺勤云菴主雖生銕鑄就爭奈雪峰是本分鉗鎚當初若祇顢頇那顯驚天動地還委悉麼金鏃慣調曾百戰銕鞭多力恨無仇　理安問云菴主要得便宜末後却輸雪峰一籌　勝法法云雪峰愛討便宜始終被菴主勘破

雪老垂慈肯訪它一毫頭上辨龍蛇須知不涉言詮外脫體風流出當家東山源

雪峰問僧見說大德曾爲天使來是否曰不敢師曰爭解與麼來曰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師曰汝猶

醉在出去僧便出師召大德僧回首師曰是什麼僧亦曰是什麼師曰者漆桶僧無語師回顧鏡清曰好箇師僧向漆桶裏著倒淸曰和尙豈不是據款結案師曰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喚回道是什麼被它道者漆桶又作麼生曰成何道理師曰我與麼及伊汝又道據款結案它與麼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與麼時節其間何故有得與不得曰不見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反成毒藥

翠峰顯云看它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載龜鑑還會麼者漆桶　石菴玿云雪峰頭頭漏洩者僧築著磕著直饒喚得回頭依舊面前如漆

雪峰因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尙受大王如此供養如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少打我

僧問疎山雪峰道少打我意作麼生山云頭上插瓜齏垂尾脚跟齊

因問如何報主恩舉畢全收坐要津船頭若有風浪動滿目流沙不見人汾陽昭

不知將底報君恩風起江湖水皺痕一片古帆乘與去與誰相逐過天門保寧勇

受施兩邊俱是幻臨機何不惜眉鬚也知此外無長伎咄者黔州老瞎驢寶葉源

雪峰問僧什麼去曰普請去師曰去

雲門偃云此是隨語識人　天童覺云莫動著動著三十棒雲門道隨語識人又是爲蛇畫足　寶壽方云雪峰老漢多是事因叮囑起巳往莫究直饒天童與麼又何止揚聲止響三十棒却須自喫始得

雪峰問僧甚處來曰浙中來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者裏曰有什麼隔礙師打趁出僧過十年再來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湖南與者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豎拂子曰還隔者箇麼曰若隔即不到也師又打趁出僧住後凡見人便罵師有同行特去訪問僧舉前話同行訶叱爲它說破僧當時悲泣嘗向中夜梵[illegible]遙禮

高峰妙云者箇公案頗類德山拓盋諸人但於德山

低頭處見得便會雪峰打意於巖頭不肯處見得便會者僧罵意於巖頭密啓處見得便會同行點破意於巖頭撫掌處見得便會者僧悲泣意又於巖頭受記處見得便會者僧遙禮意西峰今日將二老父父子子縛作一束拋向諸人面前了也要見二老則易要見西峰則難何故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

戴角擎頭去復來雪庭兩見戰旗開軍前不誤將軍令空有英雄出九垓九垓雖出有牢關未透牢關未足覩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佛燈珣

見說閩山多蠱毒千方百計避無由觴中既有催魂鬼一命還它方始休虛堂愚

抱璞徒勞遭刖足報珠鮮不按龍光如何拋却黃金印且隨魚鳥濯滄浪不放過休點破從教白日眞贓露寧遠地

銀燈照碧驄膏盡更騰光殘燄隨挑息墨黑上眠牀三疾甫

雪峰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卽向汝道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保福展云爭不足讓有餘　翠峰顯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承天宗云布漫天網須是雪峰深入虎穴還他三聖有般漢道雪峰在網內三聖在網外苦哉苦哉深屈古人若非此二員作家不能橫行天下　潙山喆云三聖可謂龍門萬仞慣曾作客雪峰大似孟嘗門啓豈懼高賓　寶峰文云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鷂子莫驚著報寧卽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待汝出得網來卽向汝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便拽拄杖打出三門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禪師報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快活底漢麼出來定當看良久云把手拽不入　徑山杲云一人麤似丘山一人細如米粿雖然麤細不同秤來輕重恰好徑山今日眞實告報汝等諸人切忌鑽龜打瓦　佛日暫云三聖出處不凡雪峰慣得其便一拶一挨機用當行一放一收箭鋒中的龍騰滄海鶴舞丹霄雖各展謀略檢點將來也是平地栽荊棘蒺林

中到今猶自剗劃不盡如今莫有剗劃得者麼三聖
雪峰在汝脚底如無莫道透網金鱗泥裏鰍也作不
得在　禮度依云因行掉臂風正帆張自是衲僧行
逕豈古廟裏鐘磬邊縮脚老摩訶對泥神土佛而壁
立萬仞耶一千五百癩狗齩枯樁一箇半箇俊鷹環
狡兎然而豹成威而幽可據龍得雲而變可神善知
識遇恁般漢不知聲應氣求而終日對長連牀畔黃
口沙彌行棒行喝將鶴唳爲鶯啼斯亦志士大痛矣
哉然雖如是山僧尚有三十拄杖要打三聖何故吾
輩饑當從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搖蕩乾坤振鬣擺尾千尺鯨奔
洪浪飛一聲雷震清飇起清飇起天上人間知幾幾
翠峰題

老倒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空闊纔施
網霹靂一轟天地開 眞淨文

攫浪拏雲勢可驚平空驟雨似盆傾不因放卻淮河
閘九曲潮頭卒未平 上方益

洞裏無雲別有天桃花似錦柳如綿仙家不會論冬
夏石爛松枯是一年 五祖演

俊鶻沖天寒雞曉眠脫略窠窟遲速不偏截斷命根
急處放當頭手脚緩時撲滴水冰生不認渠坐籌帷
幄江海量君不見透網金鱗活計新住持事繁笑殺
人 月堂昌

浪級初生雲雷相送騰躍棱棱看大用燒尾分明度
禹門華鯨未肯淹鼇釜老成人不驚衆慣謳大敵初
無恐泛泛端如五兩輕堆堆何啻千鈞重高名四海
復誰同介立八風吹不動 天童覺

歌板催城角清歌鏡畫船舟行沙夜久老眼正無邊
茆溪森

雪峰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
一般顏色爲什麼名字不同師將柑橘依舊封回
王復遣問玄沙沙遂將一張紙蓋卻

谷隱啓云二老脚跟欠點地被宅兩枚柑橘惑亂俱
未免爲閩王所哂　法林音云我當時若見但喚使
者待他應諾卻云回去分明舉似

柑橘將來不用疑鐵牛蚊子齩憑癡閩王猶未識師

旨更請玄沙下一錐延壽慧
分明柑橘勿諸譌獻花借水辨龍蛇白紙一張都蓋
了免教天下動干戈治父川
一般顏色兩般名紙蓋難瞞衆眼睛雪老當時便封
韓聞王猶未息疑情橫川珙
雪峰示衆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時有
僧出曰和尙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麼師
便打
翠峰顯云三箇中有一人受敎在忽若總不辨明平
地有甚數　龍池傳云郎如二僧也俱會到者裏因
甚有喫棒有不喫棒　妙覺會云雪峰老漢抑逼人
作麼旣到者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良久云貪
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法林音云祇如二僧恁麼
道入得門入不得門
大地是箇解脫門三世諸佛一口呑將爲雪峰有奇
特却來瞞我好兒孫懶菴樞
雪峰因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
擬取師一蹋蹋倒歸擧似長生曰我適來蹋得者
僧甚快生曰和尙須替者僧下涅槃堂始得
翠峰顯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與
一蹋　白雲端云雪峰外面贏得五百家中失却一
貫　浮山□云者僧喫雪峰一蹋小出大遇長生喫
翠峰一蹋禍出私門總是涅槃堂裏漢　瑞巖慍云
者僧喫雪峰一蹋白日見鬼長生喫翠峰一蹋平地
成仙大小浮山錯過不少　南堂欲云雪峰是則下
坡不走快便難逢若不是長生未免勞而無功雖然
且雪峰一蹋何似雪竇一蹋　開先金云大小白雲
錯過不少殊不知雪峰外面失了五百家中贏得一
貫
暗拋香餌在江湄果是金鱗釣得歸不是絲綸收去
疾幾乎輸與鷺鷥兒上方益
雪峰與玄沙夾籬次沙曰夾籬處還有佛法也無
師曰有曰作麼生師撼籬一下沙曰某甲不與麼
師曰子又作麼生曰穿取箴頭過來
廣潤融云有問正當恁麼時還有佛法也無曰有作
麼生有向它道內不放出外不放入

父子相攜入故園䟦頭時過短籬邊爛泥有刺無人
見蹋著方知脚底穿 懶菴樞

雪峰上堂舉拂子曰者箇爲中下根人僧便問忽
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師亦舉拂子僧曰者箇爲中
下師便打

雲門偃云我不似雪峰打葛藤乃拈拄杖云者箇爲
中下根人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便打　護國元云
宗師家有擒有縱有殺有活若是蛇頭上揩癢又且
不然拈拄杖云者箇爲中下根人忽遇上上人來時
如何祇向道我不似雲門打葛藤　車溪沖云雪峰
雲門雖則殺活縱橫甚生意氣檢點將來猶是節外
生枝若據車溪見處遂豎拂子云祇將者箇普爲諸
人無論上中下若要擎展一任擎展若要承當一任
承當處處把斷要津箇箇壁立萬仞忽遇其中人來
時如何萬國歸心嘗大鼎相將攜手上高臺　圓照
森云雪峰拈起拂子雲門聞著便打慈翁卽不然忽
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但云去汝非其人

迅雷不及掩耳下椿要在急水水深椿脚若長耳畔
雷聲四起拈起拄杖爲他中下上上人來放過不打
秦人一入桃源後子孫世世爲神仙 月堂昌

雪峰在國淸寺拈起盋盂問座主曰道得與你盋
盂主曰此是化佛邊事師曰你作座主奴也未得
曰某甲不會師曰你問我與你道主方禮拜師便
蹋倒主後舉似雲門曰某甲得七年方見門曰你
得七年方見曰是門曰更用七年始得

翠峰顯於化佛邊事刪云祇恐鈍置和尙末後別云
艸賊大敗　法林音云待他云得七年方見何不卽
與它一盋盂

雪峰因閩王問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
大王何不蓋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

雲門偃云一舉四十九

空王殿樣子雪峰展兩手添得韶陽老一舉四十九
總是面南看北斗 卽菴覺

雪峰普請般柴次路逢一僧乃擲下一段柴曰一
大藏教祇說者箇

眞如喆云一大藏教不說者箇　天寧琦云祇者箇

是什麽說與不說且置諸人向甚處見二老　中嶽
能豎拂子云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
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
掌自是時人措足難慧受深
汝水向東流楚水從南至皆歸大海中鹹淡同一味
頂門具眼底衲僧試向其中辨淺深佛性泰

宗鑑法林卷四十四

宗鑑法林卷四十五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六世

雪峰送南際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斂手應諾諾
師以手斫額便歸

法林音云雪峰見南際南際未見雪峰
送客隨家豐儉施盡情爲餞免生疑却蒙惠重過相
贈斂手遙知向暮歸投子青

雪峰因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良久僧擧似長生
生曰此是第二句師令僧問如何是第一句生曰
蒼天蒼天

孤峰秀云二老與麽淚出痛腸若是第一句要且未
夢見在

雪峰領二百衆到浮江和尙處問寄院過夏得也
無江將拄杖畫地一下曰著不得師道師無語

龍池傳云雪峰當時祇消輕輕道也知和尙慈悲復
召大衆任意取挂搭直教浮江當福衫賣布袴也摧
不開去

雪峰示衆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
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後保福問鵝湖僧
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什麽處相見湖驟步歸
方丈福便入僧堂

翠峰顯云二老是卽是祇知雪峰放行不知雪峰把
住　雲居齊云此二尊宿且道會得會不得相見不
相見　薦福燦云雪峰老人巳傷鹽費醬今時師僧
入了門陞了堂見了主人劃地握節當胸更求指示
個見處啞黃連和根嚼未是苦　烏石道云雪峰布

個漫天網子打鳳羅龍保福鵝湖無端撞入裏許至今出頭不得如今還有透得過者麼卓拄杖云疎而不漏　愚菴盂云請和尚下涅槃堂去　法林音云二大老恁麼相見何曾夢見雪峰

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逢萬萬千惟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汾陽昭

藕絲引鯨鰲鐵鋒覷芥投望州烏石嶺未唱已先酬大唐擊鼓新羅舞覿面相呈不相覩圓悟勤

密密堂前早一三本來無物更何堪凝人見了生歡喜作者相逢滿面慚龍門遠

望州烏石僧堂前驟步低頭隔大千若是鹼人師子子翻身不在艸頭邊一翁如

澗道餘寒松上色石門斜日艸頭春日雲不禁空來往試問僧堂有幾人靈巖儲

耕地須牛行路須馬原不是張三如何呼李大莫久云覓僧向上

一曲離騷動楚庭三湘七澤總愁情恨聲不管成千古祇把忠心徹底傾瑩章玠

妄心眞個最殷勤盡把襟懷說向君無限好情人不委倚闌空自費沉吟天界旻

雪峰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窗櫺中拋入師便開門

高燒榾柮煖通身快活難禁一屋春不是謝郎來合火誰知門外有寒人石林鞏

雪峰普請畬田見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斬爲兩段玄沙以杖拋向背後衆皆愕然師曰俊哉

夾山豫云雪峰父子著甚死急祇弄死蛇殊不知盡法無民還知有放開一線者麼滄溟釣盡漁舟晚一曲清歌興自幽　夾山仁云雪老父子活蛇死弄夾山老人死蛇活弄堯峰設或見蛇便打艸以驚之

雪峰因一僧禮拜次師乃打五棒僧曰過在什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

翠峰顯云我不曾與人葛藤前五棒日照天臨後五棒雲騰致雨汝若辨得也好與五棒　潙山秀云著僧腦門著地過犯彌天雪峰輕恕猶自不知罪名再

犯不容更道日照天臨雲騰致雨惑亂後人何謂僧被雪霜若楊花落也驚　東禪觀云性空自然性直不似翠峰瞞人雪峰前五棒打著僧禮拜後五棒打者僧無過且道是不是若道是要你眼作甚麼　淶水治云雪峰大似金翅擘海直取龍吞雪竇錯判古人更買草鞋行脚且道伊過在什麼處若辨不得也與五棒　梅谿杲云前五棒合了口開不得後五棒開了口合不得是則喫棒有分不是則雪峰自喫始得何故好爵自縻林下士橫財不富命窮人

前箭雖輕後箭深雖然性命即消殞醒來又把金鍼刺始識從前病不輕海舟慈

一彈哀塞鴈再撫哭春鵑此情人不會東風萬里傳鐵容玄

雪峰問僧闍黎名什麼曰玄機師曰日織多少曰寸絲不挂師曰參堂去僧纔行三五步師曰袈裟落地也僧回首師便打

巧織迴紋不露絲借君梭子顯全機密施一線纔如錦又被狂風劈面吹弘鼎敎

雪峰因衆參次有僧珍重便出師曰總似者箇師僧省多少心力玄沙曰和尚恁麼接人瞎却闔中一城人眼去師曰你又作麼生沙曰便好與三十棒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

二人同本去經營直抵京華利倍重任有乾坤星月好一齊收拾嫁東風永寧鼎

襄州高亭簡禪師德山鑒嗣　初參德山隔江遙合掌高聲曰不審山以扇招之師即開悟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徑山杲云高亭橫趨而去許伊是個伶俐師僧若要法嗣德山則未可何故猶與德山隔江在　天童禮云諸方盡道水雲一照啐啄同時有甚交涉要見德山高亭麼便下座　天寧琦云衆中商量道高亭見德山不與他說話便去所以妙喜道猶隔江在還曾夢見高亭麼拈拄杖云便好喚回與一頓且道是賞是罰　磬山修云徑山一擡一搦要且賊過後張弓今人在知識門下三二十年既不隔江合作麼生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江上相逢問逗留師資鍼芥便相投定光金地遙招
手智者江陵暗點頭大洪遂
德山棺木裏瞠眼高亭死水裏藏身賺他多少英靈
漢錯認山河作眼睛少室睦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
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亘信彌
高亭因夾山會下一僧到繞禮拜師便打僧曰特
來禮拜何得便打某甲師又打趁出僧回舉似夾
山山曰會麼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則夾山
口啞
天童華云高亭一期忍俊不禁怎奈拄杖放行太速
者僧當時若是個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
出來也斬為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
淨慈明云高亭夾山門庭設施各得其宜但中間一
人較些子天童與麼道也是罕縣茶瓶

大鑒下七世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巖頭嗣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
日如愚每日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它後
莫受人瞞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
沙曰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曰一等是弄精
魂也甚奇怪乃曰何不且在彼住曰已遷化也沙
曰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翠峰顯云蒼天蒼天　保寧勇代僧云和尚為什麼
對面不聞　雲居元云天下宗師總為者僧下語一
似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直饒瑞巖自出頭來也是
棺材裏瞠眼　昭覺勤云百丈寒潭徹底月在波心
千尺巖松倚天風生幽谷直得凜凜孤標澄澄幸采
及至月離碧潭影在雲衢遂乃當面錯過當時若是
個漢待伊道即今還喚得應麼直下便喝非惟把斷
玄沙要津亦乃與瑞巖老子出氣　大溈智云勸君
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徑山琇云驚羣須
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者僧祇解傳言送語不
能懸巖返躑非但錯過瑞巖亦乃錯過玄沙　瑞巖
慍云祖師弄者一解可謂超今邁古然祇作得個看
家兒子者裏著一隻眼非獨紹續箕裘直要衝樓跨
竈會麼電光莫及石火難追兎徑非大象之所遊鷄

栗豈鳳凰之啗啄鳴一喝

自呼自應已惺惺不受人瞞理不輕池內白蓮香未

已簷前山色四時靑白楊順

瑞巖常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

處笙歌一曲畫樓中天衣哲

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刧來生死

本癡人喚作本來身無門開

風前一曲動離情調古無人和得成自唱自酧還自

飮至今猶自不惺惺瑯山智

特地彌驢前見鬼自起自倒假惺惺脫驢許多英俊

士觑透肝腸能幾人天章玉

巴豆黃連一串陳淸凉肺腑有誰親薛濤箋上兩行

淚寄與千山萬水人雲駒雲

廣武山頭日影低難禁鳥在綠楊啼聲聲喚醒江南

客橘柚花開計別槎思修聞

一呼一應自起自倒堪笑瑞巖何日是了〇三圓

瑞巖到夾山山問甚處來師曰臥龍來山曰來時

龍起也未師近前顧視之山曰灸瘡瘢上更著艾

燋師曰和尙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

潙山喆云瑞巖雖則威獰尾怨爭奈夾山水淸不容

徑山杲云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瑞巖慍云二尊宿一挨一拶如善舞太阿不傷其手

然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

瑞巖參巖頭問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師曰動

時如何曰不是本常理師佇思頭曰肯即未脫根

塵不肯即永沉生死師有省

東塔明云將金博金瓦罐不離井上破以楔出楔水

母何曾離得蝦縱使瑞巖漆桶子快也是君子可入

存爲睿云巖頭老漢雖有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之

能奈無奪食驅耕之手今日若有人問如何是本常

理劈脊便棒更問動時如何向他道三汲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圓珠不穴大璞不琢道人所貴無棱角拈却肯路根

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天童覺

瑞巖因僧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

不出曰爲甚麼排不出師曰宅從前無階級曰未

曾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
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
苔薛重重紫氣饒月籠丹桂夜迢迢金輪句轉威音
外禁殿香飄萬國朝 旭雲端
寶殿午夜鎖雲深斗柄橫斜月色沉紫氣旋凝天未
曉萬邦俯首聽堯音 願公日
不彰寶印辨來風迴古輪王事不同轉位投機愜正
化吞聲入表龍宗 風白蓮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 巖頭嗣 閩王請開堂師陞座方
收斂會如麥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手曰
靈山一會何似今日師曰將謂是箇俗漢
當場忍俊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紙墨如山書不
盡衲僧休向義中尋 洞山聰
瑞世優曇見最難異香浮動曉風寒自非世主垂青
眼却作閒花野艸看 寶葉源
須彌座下烏龜子歲久年深殺最靈冷地被人鑽一
竅卦文何處見全人 雙峰存
一道直如弦千古應無對縱有鐵鏃機髑髏成粉碎

柏堂雅

羅山因保福問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
頭曰銅砂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師召大師福應
諾師曰獼猴入道場師却問明招忽有人問你又
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

徑山杲云獼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個老古錐擔
雪共填井喝一喝　天寧琦云我若作羅山待他恁
麼問也與一喝召衆云且道天寧一喝與徑山一喝
是同是別

羅山初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曰直須寒
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去
師不契後參巖頭頭喝曰是誰起滅師大悟

報恩秀云若是萬松喝了便休　徑山琇云殺人須
是殺人劍　資福侶云大海不著死屍鍼鋒不留蚊
蚋二大老千古提持兩兩相照今人向言句上著倒
那個有活眼那個無活眼所以不契所以省去不惜
不識二大老亦且不識羅山
斫斷老葛藤打破狐狸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

換骨咄起滅紛紛是何物天童覺
是誰起滅就窠打劫擊殺盲龜救得跛鼈殺六巖輝
起滅不停誰解看當機一拶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
道蕩蕩無拘自往還無準範
冷水點沸湯舌頭不出口可憐老巖頭慈悲成過咎
石田薰
桓桓龍驤赳赳虎變掀翻露布不存方便重圍克解
堅城罷戰奏凱歸來挑燈看劍天水廣
林暗艸驚風將軍夜引弓平明尋白羽沒在石稜中
且拙訥
夢裏捉得賊眼醒枕在側呵呵笑一場無端空致得
雖無端莫顢頇霜巖千丈逼人寒墨歷智

羅山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一擲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有僧舉似疎山山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春有百花夏有熱秋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挂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照堂一
不蹋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芳艸碧連天
鼓山珪
出門握手話分攜古道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劍
者區區空記刻舟時徑山杲

羅山一日問巖頭和尚三十年前在洞山來又不肎洞山是否頭曰是師曰和尚豈不是承嗣德山又不肯德山是否頭曰是師曰不肯德山卽且置秖如洞山有什麼虧欠處頭良久曰洞山好佛秖是無光師便禮拜

白巖符云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捷叢公可謂善達其旨然被羅山奉個三尺帽子却似不曾知

一個鐵額銅頭一個三頭六臂二俱借人鼻孔却與
洞山出氣南巖勝
不肯宗師滿大唐羅山禮拜錯商量洞山好佛人難
措慚愧巖頭口放光卍菴顏
輸機謀主竟非泛舌上龍泉暗地攻寵滅豈知兵益
盛至今疑殺幾英雄雪奇靜

羅山因無軫上座問秖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秖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欠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

諸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撥無鬖話師曰甚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鬖無語師打三十棒趁出鬖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

格外談驚人句懵懂禪和徒指注灼然好個佛無光言下迷宗空自茫頗有知音招慶在諸譌一夏爲睢黃雖黃出暗寫愁腸寄知識佛性泰

一滴能與萬丈波丈夫活計不須多君看西舍王三嫂慣借婆衫便拜婆竟求昱

羅山在大庾嶺住菴時有僧辭往疎山師曰我有一信與疎山得麼僧近前曰便請師以手拄頭上却展手曰還奈何麼僧無對僧後到疎山堂內舉此話一僧曰還會者話麼衆無對僧曰天下人不奈大嶺何

欲憑驛使寄先春反覆丁寧意轉親錯被旁人收拾去疎山依舊碧嶙峋博齊鑑

福州香溪從範禪師巖頭豁嗣鼓山僧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現僧無對遽辭師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大笑而已

瀛山誾云者僧前面失節後面拔本香溪爲什麼到者裏却放過良久云也須知笑裏有刀

福州聖壽嚴禪師巖頭豁嗣補衲次僧參師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兩條分莫教露鍼綫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作甚麼來

瀛山誾代云破也破也

老矣無心懶說禪衲衣提起示機先兩條雲水今猶在千古無人補得全雪礀泰

莫怪家風舊尋常理不虧平生心一片世有幾人知眉白奕

出言豈是太過頭本色從來不易酬大抵還他肌骨別風流誠不在貂裘阜峰元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雪峰存嗣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峰山頂莫者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

鼓山因僧問長慶怎麼道意作麼生山曰孫公若無

此語可謂髑髏遍野白骨連山　翠峰顯云今日共
者漢遊山圖個什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全無直是
少　理安洸云平田淺艸略露風規是則酒逢知已
飲撿點將來猶虧一半　天嶽晝云好與劈口便掌
者裏著得一隻眼許他向平田淺艸裏相見
妙峰孤頂艸離離拈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
的髑髏著地幾人知翠峰顯
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滔滔妙高峰頂平如
掌誰把長竿釣巨鼇艸堂清
攜手相將孰共行目前誰覩妙高山雲泥不隔來時
路付與兒孫觸處看佛心才
　長慶上堂淨潔打疊了却近前就我覓我劈脊與
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
又向甚麼處會
翠峰顯云翠峰卽不然淨潔打疊了也直須近前就
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卽受屈無一
棒到你與你平出但與麼會　黃龍清云長慶祇知
支離臃腫不知道之根源翠峰引蔓牽枝未免隨波

逐浪寶峰則不然淨潔打疊了近前來祇向道會麼
歸堂去雖然如是也須是僊陀婆始得　天童覺云
死口喫常住飯展脚臥長連牀求個知慚愧者難得
還知長慶棒頭落處麼雷開蟄戶電燒尾引出崢嶸
頭角來　天寧琦云衆中商量道坐在淨潔地上必
須打疊近前覓底喫棒有分覓底是病棒底是藥所
以翠峰道有一棒到你你卽受屈無一棒到你與你
平出殊不知二大老一個掘地爲坑一個夷井塞竈
皆欲坐致太平怎奈反遭怪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
至如今不得妙　古南門云古南又不然淨潔打疊
了也直須近前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免你
向潔淨處躲跟無一棒到你你須自解作活計始得
　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
保福展云不可更撒也　翠峰顯云夫宗師決定以
本分相見不可撒沙且那個是諸人正眼不受人瞞
底漢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翠峰與你一一點過
開眼也著合眼也著　古南門云長慶戒愼恐懼保
福飲牛上流翠峰和泥合水雖皆爲衆點眼古南不

妨代一轉語更爲點破諸人要不受人瞞直須不自
瞞好
願力山高豈足誇藏身露影數如麻若非保福親曾
見誰信稜公更撒沙 寶葉源
長慶因僧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山僧被闍黎
一問直得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
麼
昭覺勤云是則是應機無差怎奈大驚小怪或有問
道林祇向道誌公不是閒和尚剪刀祇在臥牀頭
長慶曰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
胡絕望
報慈遂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黃龍南
云總似今日曹溪絕流 天童覺云富嫌千口少貧
恨一身多 雲居莊云老胡有望金將石試老胡絕
望玉將火試擊拂子云一年春已過臺榭綠陰多
天高鴻鴈侵雲舉地肅蛩螢入艸鳴渾是一秋風景
裏客愁幾逐異鄉情 東叟頴
長慶因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艸裏漢曰挂
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
去馬事到來
翠峰顯云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瞎個衆生眼長慶
較些子復云一般漢設使羚羊未挂角也似萬里望
鄉關 南堂欲云長慶恁麼答話瞎却天下人眼去
在翠峰道終不瞎個衆生眼萬里望鄉關
長慶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翠峰顯云是即是鍼不劄風不入有什麼用處 昭
覺勤云撞著道伴交肩過露柱燈籠共證盟 古南
門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千巖長舉了云且
道以何爲驗拈拄杖卓一下云空手把鋤頭
驀路相逢交臂過眉毛剔起莫蹉跎平生參學明何
事悟了寧消一剎那 本覺一
長慶因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間以何爲
驗師曰鐵丸子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底大小底小
瑞巖慍云長慶與麼答話也是貪觀雲裏鴈失却渡
頭船我此一衆個個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璞
且如此批判還有不甘者麼良久云擬心湊泊終難

會達者應須暗裏驚
長慶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地頭口說心違瞞自已業河迅速任漂流 智門祚
長慶因僧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佇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展手之時萬仞摧枯河無水月無來若疑別問龐居士石女黃梅誰共陪 投子青
長慶問秀才曰佛教有衆生日用而不知儒亦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甚麼才曰不知大道
雲門偃云灼然不知　寶壽新云長慶解放不解收雲門解收不解放饒你總不與麼祇好與新上座挐艸鞵
長慶上堂衆集定師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者僧復曰者僧有甚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
半蓑煙雨曉風寒淺水何勞下釣竿捉得盲龜空作餌翻然笑入蓼花灘 百愚斯
拈來百步穿楊箭射破虛空七八片堪憐補衮不逢人徒把金鍼火裏鍊 素嚴旼
長慶拈拄杖曰識得者箇一生參學事畢
雲門偃云識得者箇為什麼不住　天童華云二老漢優則同優劣則同劣垂手處足可稱尊若是入理深談猶欠悟在　靈巖安云恁麼住者喪我兒孫恁麼去者寒灰發燄然雖如是未得剿絕在拈拄杖云識得者個卓一下云截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
長慶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太遠在
翠峰顯代僧當時便喝復云有伎倆者得一手分付有伎倆者不得兩手分付學人還得也無蒼天蒼天

高峰妙云西峰則不然衆手淘金誰是得者祇向
道阿誰無分學人還得也無猶嫌少在　南堂欲云
山僧又不然今日有人問祇向道物見主眼卓豎學
人還得也無又怎怪得老僧
衆手淘金得者誰纖塵窒礙豈能爲洪波浩渺黃金
遠四事無成空手歸智門祚
衆手淘金誰可得巧有伎倆必能克隋侯得珠聞京
西卞和獻玉在河北湛堂準
謙卦六爻皆吉楊震不受遺金信知尊榮富貴未必
貪婪濫淫師懿覺

宗鑑法林卷四十五

宗鑑法林卷四十六

集雲堂　編

大鑑下七世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雪峯存嗣因僧問雪峰平生有何
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
不得
翠峰顯云一千五百箇布衲保福較些子　昭覺勤
云翡翠羽毛麒麟頭角重重光彩的的相承要明陷
虎之機須施嶮巖之句雖然如是祇知與麼來不知
與麼去或有問山僧五祖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
挂角祇向宅道不敢孤負先師委悉麼山高豈礙白
雲飛　笑巖寶云保福要且祇有千尺寒松我若作
保福待宅恁麼問劈脊打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
得翠峰恁麼道也是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雪峰未審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揩擊自然皆率
舞不須羌管隔雲吹虛堂愚
平生滾滾舌瀾翻話到家常下口難不獨爺名兒要
諱感恩自古重如山月函潛
十載披霜難却易一朝衣錦易還難相逢盡話寒酸
事重把頭巾仔細看直指南
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洞山道
光境未忘復是何物據此二老商量猶未得剝絕
作麼生得剝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

作活計慶却問汝又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

翠峰顯云俱忘未忘總由我保福因什麼道未得剝絕灼然有幾箇諸人又作麼生道免得長慶在鬼窟裏艮久云柳絮隨風自西自東　大潙秀云保福拈提頗有宗風及乎問著又却拕泥帶水　天童覺云俱忘未忘奪人奪境爲什麼保福不肎長慶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三月春風柳帶烟鸕鷀嘷在綠陰邊一泓湛水藍如靛飲滿行人不著錢　頌吉祥

保福因長慶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却問汝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

頭分第一第二臥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　翠峰顯

如來語爲君舉任是聾人得聞未免和泥合土喫茶保福亦憨癡似向雷門撾布鼓　佛慧泉

不說如來二種語三三爲九須重數何謂聾人爭得聞狐裘未免還移主　白雲端

保福上堂此事如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便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闍黎還搆得麼曰若搆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和尚是什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

翠峰顯云保福有生擒虎兕爪牙者僧也不易相敵雖然如是要且放過保福一著祇如翠峰與大衆還許諸方撿責也無若免不得平地上死人無數其中有得活底麼乃拈起拄杖云來也來也　護國元云能擒能縱能殺能活保福可謂作家者僧可惜許錯轉話頭待宅道闍黎還搆得麼向道明眼宗師天然猶在當時下得者語直饒保福全機更買艸鞋行脚何故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古南門云保福與者僧敲擊且置且道搆得底是箇什麼又那箇是搆得底那箇是搆不得底大衆還曾撿擇也未古南不避口

業爲你分析一上搆不得底活得也無用搆得底死去又何妨忽有箇出來道卽今是死是活拈拄杖便趁

保福問僧殿裏底是什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瞞人好師曰却是汝瞞我又問飯頭鍋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瞞某甲師曰却是汝瞞我又問僧汝作什麼業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瞞人好師曰却是汝瞞我又問僧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瞞人好師曰却是汝瞞我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瞞人瞞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裏沙 翠峯顯

軟套索用來便勝他戈戟敵軍前笑他死戰無機變往往功難蓋古賢 思修聞

保福病問僧曰我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

淸涼欽別云和尚解忌口麼　翠峯顯別云祇恐難爲和尚　瑞巖慍云者僧也不易得怎奈保福心尙未甘當時祇好輕輕道和尚病得幾時看他出什麼語却云不堪發藥豈不籠罩古今

保福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麤心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曰我見觸著磕著所以道你麤心

翠峯顯云然則者僧被熱瞞爭奈眞不掩僞曲不藏直翠峯將今視古於理不甘你者一隊漢或僧堂裏來寮舍內出觸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麤心轉盛我若放過便見諸方檢責卓拄杖下座　古南門云翠峯也似隨摟搜說甚觸著磕著遂卓拄杖云直得百雜碎了也你輩麤心還知麼

晨朝有粥齋時飯展盋開單飽便休觸著磕著如驀得不風流處也風流 無著聰

保福聞長生卓菴乃往相訪茶話次生問曾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從展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嘆此事如

虎帶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値一等是恁麼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日適來出自偶爾

老宿云毀又爭得　又一老宿云惜取眉毛　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　翠峰顯別云若非和尙證盟拂子一生無用　報慈遂云一等是恁麼事爲什麼有得有不得

保福與甘長老相看鄭十三娘纔坐定師乃問曾聞十三娘參見潙山是否曰是師曰潙山遷化向什麼處去鄭起身偏牀而立甘曰鬧時說禪口似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者兩片皮堪作甚麼甘曰不鼓者兩片皮又堪甚麼鄭曰合取狗口

潙山遷化絕音容剔起眉毛何處去十三娘子側身時放出金毛師子子 南堂靜

保福簽瓜次太原孚到師曰道得與你瓜喫曰把將來師度一片與孚孚接得便去

翠峰顯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誰是好手試辨看

南堂欲云猛虎口中奪食饑鷹爪下分飡太原較些子保福若具奔流度刃底手待伊擬接便與拋向背後看宅把什麼蚍弄

故園回首客初來特地慇懃酒一杯惟有新詩似相識暮山吟處共徘徊 海舟慈

保福問僧曰如今有人從佛殿後過便知是張三李四有人從佛殿前過汝爲甚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什麼處曰爲伊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便喝復自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見不師曰不是佛殿見什麼

安樂泰云保福就地彈死雀待云爲伊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便道伶俐衲子只消一箇且埋宅三十年」

保福曰眞空不壞有眞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是眞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在

興善康云保福入艸求人早已通身泥水者僧羅星入命難免吉少凶多復頌

解奏胡笳別有腔風前淸韻自悠揚遏雲直入青霄外石女聞之應斷腸

保福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尙道什

麼童曰不會郎目前包裹師曰會郎目前包裹秋葉風吹黃颯颯晴雲日照白鄰鄰一瓶久醞茱萸酒共酌花前醉兩人澗菴怡

越州龍門鏡淸道怤禪師雪峯存嗣　問雪峯古人有言峰便臥倒良久起曰問甚麼師再問峰曰虛生浪死漢

尋常愛客恨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臥早知眠不當虛勞紅燄落寒灰投子青

鏡淸在雪峰普請次峰問潙山道見色便見心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與麼道那曰雖然如此我要共你商量師曰若與麼不如某甲钁地去

靈隱泉云雪峰探竿在手影艸隨身若不是鏡淸普請幾乎猥藉

鏡淸因僧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怎受方便僧禮退後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宅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宅問否師曰無曰未審意畢竟作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翠峰顯於怎受方便處云死水裏浸却有甚用處於兩處成龍處云猶較些子復云翠峰不是減鏡淸威光要與者僧相見是什麼源其源三十年後與汝三十棒・五祖戒云與麼道也太險雖然語險怎奈用得者一點親還會麼莫怪鏡淸多意氣宅家曾謁聖明君　昭覺勤云鏡淸雖則赴感應機要且猶費葛藤是什麼源其源劈脊便棒未審師意如何劈脊便棒非惟截斷衆流亦乃光揚宗眼　南堂欲云鏡淸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翠峰要減宅威光與者僧相見且款款地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是什麼源其源劈脊便棒直下悟去裂破古今　古南門云翠峰也則放過是什麼源其源待甚三十年劈脊便棒何故是眞難掩是僞不昌

鏡水平湖碧湛然茫茫曾未達其源王維妙手堪圖畫一點成龍兩處全保寧勇

冰凌鎖斷長河口不見人從鳥道來一陣風回修竹裏玉闌干上雪成堆心聞賁

源泉滾滾望無涯澄湛平如鏡面開兩處成龍一點

墨幾人換却眼睛來寶葉源

一家有事百家忙招得人譏短又長却羨太華山上士終年無語落商量水月應

鏡淸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作麼生曰和尙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者話行

翠峰顯云然則倚勢欺人爭奈事不孤起者僧若能愼初護末棒須是鏡淸自喫

鏡淸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顚倒迷己逐物曰和尙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己曰洎不迷己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黃龍心云說難說易轉見迷己要不迷己如今喚作什麼聲　瑯琊覺云得卽得大似平地陷人　法雲秀云出身句諸人總知脫體句還有道得麼良久云事難方見丈夫心　元叟端云鏡淸有年無德愛討便宜者僧逐色尋聲合受屈辱當時見它問簷外是什麼聲便好與一喝更或如何若何拂袖而去直饒鏡淸有生擒活捉之機也無用處　勝法法云瑯琊雖解拗直作曲決定不知是什麼聲　理安洸云爐鞴不熱頑鐵難鎔當時待伊道和尙作麼生劈脊便棒非惟剿絕者僧亦乃頭正尾正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會不會南山北山轉霶霈翠峯顯

門外簷間雨滴聲衆生顚倒逐迷情可憐洎不迷己處出得身來體未明月堂昌

簷頭雨滴聲歷歷太分明若是未歸客徒勞側耳聽白楊順

門外依然雨滴聲萬般巧說爭如實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見還同不相識卍菴顏

丫鬟女子語如癡終日無心理織機化作望夫山上石不知郎去幾時歸月江印

半聽秋雨滴更殘惱亂佳人寢不安一段孤懷誰共委和烟散入洞庭瀾遠鑑鏡

鏡淸問僧趙州喫茶話你作麼生會僧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

翠峰顯云者僧不是邯鄲人爲什麼學唐步若辨得
出與你茶喫　南堂欲云鏡清親見者僧是邯鄲人
翠峰因甚道不是拈拄杖畫一畫云有口不得茶喫
者多

鏡清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
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
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教新年頭
還有佛法也無教曰無曰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
日爲甚麼却無教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
大龍頭蛇尾教曰明教今日失利

昭覺勤云道有也失利道無也失利諸譌在什麼處
今日或有問崇寧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但云不在
者兩頭它或道因甚如此但云崇寧今日失利與古
人是同是別　徑山杲云二尊宿一人向高高峰頂
立不露頂一人向深深海底行不溼脚是則也是未
免有些譊譌今日或有問杲上座新年頭還有佛法
也無祇向道今日一隊奴僕在茶堂裏村歌社舞弄
些神鬼直得點胸尊者惡發把盋盂峰一擲擲過恒
河沙世界外驚得憍陳如怕怖慞惶倒騎露柱跳入
擔板禪和鼻孔裏撞倒舒州天柱峰安樂山神發使
不禁出來攔胸搊住云尊者你既稱阿羅漢出三界
二十五有塵勞超分段生死因甚麼有許多無明被
者一問不勝慚惶却回佛殿裏第三位打坐依舊點
胸點肋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自云住住杲上座它
問新年頭佛法爲什麼一向虛空裏打筋斗說既空
瞞人良久云杲上座今日失利　天寧琦云有佛法
無佛法盡被鏡清明教二大老當頭坐斷不許後人
搏量妙喜以虛空口掉廣長舌將三千大千世界過
現未來佛及衆生眞如凡聖陰陽寒暑乘除加減束
作一句卷舒無礙收放自由管甚麼新年頭舊年尾
道有也得道無也得誰敢正眼覷著若到天寧門下
更須勘過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同稚子歌　大
覺昇云一人道有一人道無二俱失利膽大心麤大
覺有三十拄杖一時發付且道在鏡清分上明教分
上二僧分上若檢點得出可與古人把手同行
新年佛法答云有小盡依前二十九王麟擊斷黃金

勒却向雲中大哮吼 頌 卷樞二

新年佛法答云無會得依前在半途誰把扁舟清夜笛月明吹過洞庭湖

七寶杯酌葡萄酒金花紙寫淸平詞春風院靜無人見閑把君王玉笛吹 心聞賁

穩密田地神通遊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利一槩等虛空豈容立巴鼻艸上之風祖令行誰云雷罷不停聲 圜悟勤

新年佛法播眞風笑殺街頭賀歲翁三級浪高何處去謾將雙劍定雌雄 雪堂行

順風篙又逆風篙浪激濤崩興轉豪一曲不知天地惜至今人爲羨風騷 白巖符

寒暄難測是梅天一日陰晴變幾番簷下紙聰乾又溼門前石逕溼還乾 雲巷萱

剗石芟海水皆能致國富霸業雖云成殊非王者度了日 留

鏡淸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孟春猶寒

劒門承云劒門則不然或有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向道孟春猶寒　鼓山賢云二語旣是一般因甚麼有異善知時節同露春光則不無若是新年頭佛法俱未夢見在

鏡淸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雞鳩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聞聲見色非聞見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記 卷顧

鏡淸因僧問聲前絶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堅脚在曰某甲祇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雁驚起後池秋

飄風揚塵落花流水聲前絶妙無處著黃鸝起後池秋許由不洗耳容貌好西施開脣不露齒 方 卷㬎

鏡淸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慾泊作米價會却

大溈秀云靈雲祇解放出不能收來若不是某甲泊作米價會却何不更問你作什麼會宅若擬對便與熱棒打出

鏡清因僧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艸裏漢

翠峰顯云衲僧有此奇特事若一箇半箇互相平展古聖也不虛出來一回　證果成云鏡清者漢大似不打自招

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駁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啄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翠峰顯

啐啄之機不謬傳軒轅寶鏡在當軒萬緣喪盡泥中土四海澄清月在天本分鉗錘須鍛鍊自家爐鞴且磨研相逢莫間參玄士此去西天萬八千佛鑑懃

河目海口釘嘴鐵舌鷄宿鳳巢素非其鴨直饒啐啄同時未免當頭一劄佛性泰

淘汰春光不許秋霜花半白始知羞擔簦重見清湖鏡水枯還從艸裏遊

鏡清住菴時有行者來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曰某甲定喚者箇作拂子菴主喚作什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

明招謙代云敢死喘氣　寶壽方云行者也不妨是箇行家可惜菴主當時放過若不放過管取行者輒恩有分

鏡清因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從者裏流出從者裏流出滔滔無盡日亘混湧千尋誰知無一滴無準範

鏡清上堂良久有僧問祖歌如何唱師曰𣏌逕醉人酒曰與麼則孤負和尚也師曰猛虎不食伏肉

大覺昇云鏡清雖縱奪可觀却乃添盃醉後大覺不然有問祖歌如何唱向宅道上大人與麼則孤負和尚也可知禮也且道與鏡清是同是別

鏡清一日於僧堂前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

翠峰顯云幾被打破蔡州　圓悟勤云爛泥裏有硬刺　古南門云者僧雖善成褫鏡清若論蔡州城打破多時了也　法林音云我要問古南既是打破蔡州城還我吳元濟來

直向波心拋一餌錦鱗躍浪上鉤來幾乎掣斷竿頭
線引得傍觀下釣臺石溪月
鏡淸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曰蛇吞蝦蟇聲師曰
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永寧䂐云若是俊俐衲子遂近前云某甲代和尚喫
三十痛棒不爲分外不但截却鏡淸舌頭亦顯自已
頭端尾正
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卍菴顏
福州鼓山興聖神晏國師嗣雪峯存 參雪峯峯知其緣
熟忽起搊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惟
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
有峯審其解撫而印之
徑山琇云臥龍纔奮迅丹鳳便翺翔
蓦被曾郎搊著胸平生途路忽然窮無端擡手輕搖
曳笑倒南方大頂峰竹屋簡
鼓山示衆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僧問學人是死屍
如何是劍師曰拖出者死屍僧應諾歸衣盋下結
束便行至晚師問首座問話底僧在否曰當時便
去也師曰好與二十棒
雲居齊徵云者僧若不肎鼓山有什麼過若肎何得
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 翠峰顯云諸方
盡道鼓山失却一隻眼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雖然如是未免一時埋却 東禪觀云者僧將箇死
屍出來弄得活活底鼓山好一口劍尚欠礲礱在
寶壽方云盡道鼓山好棒惜乎遲如何是劍劈脊便
與二十趁出若恁麼未夢見鼓山在 古南門云者
僧藏鋒運劍被鼓山二十棒打得屍橫萬里雖然如
是旁觀者哂 百和順云盡道者僧不肯鼓山殊不
知鼓山當門懸一口劍已是屍橫萬里可惜末後添
二十拄杖便見賊過張弓
鼓山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
特地隔天涯學以問僧曰汝作麼生會僧無語僧
後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
麼道猶隔天涯在師聞乃喚侍者問汝爲者僧代
語是否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開先金云鼓山與侍者做處不密總被者僧一狀領過祇如開先亦云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諸人又作麼生會

國師養子太慈悲入艸何如出艸時射到九重聖箭子依前特地隔天涯石溪月

鼓山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即得

瑯琊覺云雷聲甚大雨滴全無　雲蓋本云鼓山雖則探竿影艸未免將曲作直道林則不然作麼生傷風山中無別藥門外有青松　廣教玉云鼓山垂鉤四海老僧拔儸龍門雖然拳踢不施却也師承有據諸方甚道鼓山龍頭蛇尾殊不知者僧被鼓山推在百丈深坑裏了也直至如今出頭不得　城山洽云鼓山把定封疆不許半人來往為甚麼却放過者僧

不見道獅子不喫鵰殘俊鷹不打臥兔遼空一箭九重城雪老門風儘有聲見說禁班宣號令那邊渾不許人行虛堂愚

雷聲浩浩雨全無狠說將軍智用疎誰識孫吳機莫測時舒時卷總由渠永覺賢

萬丈寒潭下一鉤水光清冷逼人眸錦鱗不見衝風浪却有盲龜強出頭翹菴朴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雪峯存嗣上堂一夏與諸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還在麼長慶曰生也雲門曰關保福曰作賊人心虛翠巖芝曰為衆竭力禍出私門

雲居元云翠巖知而故犯經赦不原雲門按後施行依公問罪還識長慶保福麼普州人送賊　昭覺勤云翠巖坐斷天下人舌頭無啗啄處長慶因事長智保福是精識精雲門據款結案雖則宗風競闡還我得翠巖脚跟麼不躡前踪試道看　薦福行云翠巖開眼尿牀問在答處雲門失錢遭罪答在問處若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東湖拄杖穿却嘉州大象你諸人提起坐具且向日本國裏作自恣佛事　犀天宗云盡大地是翠巖一隻眼更說什麼在不在直得諸方尊宿做盡伎倆出圈圚不得所以保福云作賊人心虛正是上宅機境雲門云關大似夢中爭力長

慶云生也隨語生解祇如宗上座又作麼生以拂子畫圓相云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圈圖　大潙泰云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同道者方知長慶云生也隨語生解雲門云關塞斷咽喉若有問大潙又作麼生拈拄杖卓一卓云一串穿却　報恩秀云善竊者鬼神不知既爲保福天童覷破翠巖不是好手殊不知許大雲門長慶都被翠巖一莖眉毛一時穿却鼻孔　徑山琇云翠巖也是和麩羅麪又云一隊無孔鐵錘

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潦倒保福抑揚難得嘮嘮翠巖分明是賊白圭無玷誰辨眞假長慶相諳眉毛生也 翠峯顒

作賊保福擔枷過狀生也長慶迷眞逐妄掩關雲門秋江月亮潦倒翠巖眉在眼上 黃龍新

金鎚血色透雲袍閫外威權膽氣豪打破魔王山鬼窟碧潭深處釣鯨鰲 南堂靜

萬鈞之弩射何人箭未離弦已喪身帶累盲龜失浮木欲來火裏浴金塵 伊菴權

作賊心過人膽歷歷縱橫對機感保福雲門也垂鼻欺脣翠巖長慶也修眉映眼杜禪和有何限剛道意句一齊埋沒自已也飲氣吞聲帶累先宗也面牆擔板 天童覺

春風起處借刀劃水抑之揚之情何自已詭遇而忌獲十禽穿楊而不惜一矢雖然轉眼能藏用箇箇無裩 長者子伴我侶

翠巖因座主請就講筵齋師曰山僧有箇問頭道得即齋乃拈起胡餅曰者箇還具法身麼曰具師以胡餅就口曰與麼則喫却法身也主無對

雲門偃云特謝和尚降重空筵　天嶽晝代云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明因懷代云不謂宗師家也作恁麼見解

福州長生皎然禪師 雪峯嗣 因玄沙問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斷今亦無住長老作麼生師曰放某甲過有箇道處沙曰放你過作麼生道師默然沙曰教誰委師曰和尚不委沙曰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崇壽稠別云喚什麼作如來

雙雙玉樹瑩無瑕不比秋江蒹與葭清夜同吹月下笛更深猶奏落梅花灝菴怡

長生因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即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即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者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擊頭曰者師僧得恁麼發人業

薦福如云長生與麼荅話大似隨人脚跟轉　具宜開云者僧掘窖待埋長生引項待斧若是無明佛性再等三生六十劫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雪峯存嗣　因僧問忤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已

江天鎰云者僧也是借飯博人喫致令鵝湖一張口開了合不得雖然者僧是作家

棄金如棄涕長嘯作生計一from入江流渾身清白裏

厂刚翥

宗鑑法林卷四十六

宗鑑法林卷四十七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七世

福州安國弘瑫禪師雪峰存嗣　舉國師碑文曰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謂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豎拳曰不可喚作拳頭師不肯亦豎拳曰祇爲喚者箇作拳頭

翠峰顯云無繩自縛漢拳頭也不識　大溈秀云翠峰安國盡爲孤高方外及乎臨鋒受敵又却逐隊隨行　天童華云若見得翠峰徹便見得安國龍頭蛇尾若見不徹伊蘭作栴檀之樹甘露乃蒺藜之園東禪觀云者僧不能鉗安國之口安國不能止翠峰之譏翠峰不能免大溈之議可憐者隊漢不奈一箇拳何待云我要箇語具得失兩意祇向道休何謂如此獅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南堂欲云我不似安國論得論失一語兩意拈拄杖云我此拄杖能殺能活活中有殺殺中有活或則殺活同時或則殺活

不同時若謂用去世出世間無法不備便乃縱奪可觀卷舒無礙若用不得總是無繩自縛漢　笑巖寶云大小安國脚跟未點地在　古南門云安國也是自起自倒喚作拳頭道得麼不可喚作拳頭道得得麼祇爲喚作拳頭若向得失上走有甚了期翠峰雖則動絃別曲要且不出此老圈圚畢竟如何展手云急須著眼看仙人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雪峰存嗣　因雲門到得數日纔上來問訊恰値師下來便問什麼處去門曰親近去師曰亂走作什麼門曰暫時不在師曰什麼處去來

翠峰顯別云好與三十棒　承天怡云雲門說甚暫時不在正是終日門外亂走洞巖雖則長年在家要且住處也不知

太原孚上座雪峰存嗣　初在揚州光孝寺講三德法身因禪者笑乃輟講句日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契悟扣禪者門禪問阿誰師曰某甲禪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

一曲單于風引長孚公鬧處是宮商至今夜夜維揚客空聽樓頭聲斷腸本覺一

誰將畫角吹江城一曲梅花隔岸聽宿酒乍醒金鴨冷海棠枝上月猶明懶菴樞

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晦機熙

淒涼南國宿孤城客夢悠悠睡正深畫角一聲驚覺起杜鵑啼在隔花陰元菴徵

太原參雪峰峰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尙峰曰知是般事便休

雲門偃因僧問那裏是觸忤處門便打　翠峰顯云打得百千萬箇有甚用處直得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豎雪峰且道孚上座具什麼眼又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被孚老一覷使高豎降旗至明日道知是般

事便休果然　雲居舜云大小雪峰被孚上座惑亂一上祇者孚上座也是擔枷過狀　承天宗云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雪峰坐籌帷幄決勝千里孚上座呈盡平生見解也祇在雪峰圈圚裏　南堂欲云眼眼相覷心心相知雲門便打棒頭有眼明如日

翠□云打得百千萬箇有甚用處要識眞金火裏看

法忍鑑云那裏是孚上座觸忤處雪峰云知是般事便休且道伊知什麼事

李廣將軍古今無對深入虜庭全身遠害不動干戈羸小捷至今邊塞嘉聲在海印信

壯氣如虹上法堂就體縛鞬恰相當若言觸忤老和尚雪上無端又著霜秤巖玉

太原到投子子曰久響太原孚上座莫便是麼師作掌勢子曰老僧招得師便出子曰且聽諸方斷看師回首子便打

立沙備云莫是投子招得麼　白巖符云二老雖則手親眼便怎奈互相屈辱

太原因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曰於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之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

昭覺勤云崇寧又不然父母未生已前鼻孔在什麼處但驀口便掌

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何處叢林老作家俱昧藏身句鼓山雖見機未免掌門戶搖扇太原孚播弄閒家具山中春色深飛花落無數佛慧泉

高安灘頭百雜碎象骨峰前眼睚睚敢道鼓山無鼻孔叢林千古笑嘻嘻正堂辨

好來八面看廬山壁立川行共辨顏谷口雲橫如破絮未容倦鳥一聲還梅翁杲

太原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宅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

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
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渠有語在師曰者老凍儂
猶有鄉情在
溈山喆云衆中商量不少或云纔問甚處去者裏使
好打不打是聖箭折處或云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
好打不打是聖箭折處如斯理論非惟瞞他亦乃自
瞞要會麼相如奪璧連城壁秦主安然致太平　寶
峰文云待道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却問他你道
什麼他擬舉便痛棒打出一使孚上座已後作箇本
色衲子二與聖箭子增其鋒鋩三與禪門作箇眞正
宗匠爲後人眼目諸禪德是不是　保寧勇別鼓山
語云孚上座我也知你是箇惡人　徑山杲云甚麼
處是聖箭折處有云鼓山不合答他話是聖箭折處
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批判非惟不識
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
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却來雪峰處拔本大似屋
裏販揚州若非雪峰有大人相者賊向什麼處容身
當時可惜放過却成箇不了公案祇今莫有爲古人

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你甚麼處是聖箭折處
天寧琦云鼓山聖箭子射入九重城裏甚生意氣孚
上座却云箭折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妙喜謂孚上座
是一枚賊漢向鼓山面前納敗闕歸騎賊馬殺賊蒼
天蒼天大凡事不孤起當時雪峰祇因賣弄者一隻
聖箭子致使勾賊破家若也齩定牙關誰敢無風起
浪便是盡大地稻麻竹葦化作衲僧要勘鼓山也無
啓口處天寧不是貶駁古人聖箭子是什麼閑草莖
抛向垃圾堆頭著更問他折處且莫豪沸湯好
洞天無壁月無遮朝斗先生扣齒牙風撼古壇松子
脫打翻頭上楮冠斜絕象鑒
青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夜半歸來花底
過金鞭敲落亂紅飛竹屋簡二
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
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口行人事探頭過便乃翻身入賊窩不是風前知的
確雙雙跳入是非窠雲門登
江天空闊水無痕兩岸蘆花笑月明長笛一聲驚宿

雁令人徒悵釣魚情山容 拔

太原掌雪峰浴室一日玄沙至雪峰曰此間有箇
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乃到浴
室見師打水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也曰什
麽劫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麽沙却入方丈白曰已
勘破了峰曰作麽生勘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
也

理安問云孚上座略展鋒鋩却被玄沙據定雪峰到
底具大人之相不謬爲一千五百人善知識還有人
檢點得出麽神仙秘訣父子不傳

象王象子盡相隨岸上人看蹄蹋蹄香艸細餐知飽
足歸來不待日頭低虛堂愚

姑姨姊妹一家生抹粉塗脂把席登逗到炎炎當午
日通身雨汗得人憎石爾方

大鑑下八世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玄泉彥嗣 僧問風恬浪靜時如
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百尺竿頭五兩垂窮沙絕漠任風吹可憐無限滄浪

客猶把南鍼定所歸石林鞏

黃龍因僧問禪以何爲義師曰以謗爲義

雪堂行云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
六代祖師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方是謗山僧是
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恒沙數怎似雙
峰謗得親 天寧琦云若有人問南湖祖以何爲義
向他道以贊爲義且道謗底是贊底是眼見則瞎耳
聽則聾口說則啞心思則窮天際雪埋千丈石洞門
冰折幾株松

黃龍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
解救餈麽師曰解頭曰且救餈去後到玄泉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皁角曰會麽師曰
不會泉放下皁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
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麽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
頭曰你還解救餈麽救餈也祇是解黏和尚提起
皁角亦是解黏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
省

幻寄稷云玄泉若無後笑幾乎帶累巖頭黃龍一笑

下賺却毛角尚未免牽犂拽耙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羅山嗣 問國泰古人道俱胝秖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它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泰豎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者瓜州客

溈潭清云明招祇識得瓜州客且不識國泰直饒識得也未夢見俱胝老在

明招適和國泰來問疾纔入師便曰阿㖿阿㖿深師叔救取老僧泰曰和尚有什麼救處師舉頭一覷曰噴眼子烏律律地依前是箇舊時深上座乃回身面壁更不相見

徑山印云明招若不轉身面壁有甚面目見國泰一疾尚不奈何豈況出入生死

明招因僧問虎生七子那箇沒尾巴師曰第七箇沒尾巴

淈山璵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且道第七箇是虎不是虎若定當得出許你橫行天下不然切莫向尾巴上作活計

無尾大蟲難傍近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自解據虎頭自然頭正尾亦正鼓山珪

第七於菟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叢林啡啡爭脣吻幾箇行人得到家徑山杲

第七箇兒既無尾碧眼黃頭笑破觜慣向當陽弄爪牙哮吼一聲清風起淈山璵

明招擁爐次僧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賓那句是主師指火曰與我向此中拈出一莖眉毛得麼曰非但某甲喪大地人喪身失命師曰你因甚把髻投衙

徑山杲云者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若人道得頭尾圓全雲門與你拄杖子　天寧琦云不解拈出火裏眉毛未知四句中那一句是賓那一句是主妙喜道者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直饒妙喜道得頭尾圓全句天寧拄杖子未放伊在　愚菴盂云前不遘村後不迭店且幸留得火爐子在

明招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如何

是乍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你要識
　乍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
天童華云我聞獨眼龍果然祇具一隻眼忽有衲僧
出來問一人所在卽不問如何是乍人所在劈脊便
棒更問如何是一人所在便與連夜趕出何故一不
做二不休　嵩乳密云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且
道者裏是一人所在是乍人所在拈竹篦擊一下云
土地前更著一分
陷虎須還有險機放收誰敢透重圍憑空弄得泥團
活瞎漢偏生惹是非覺浪盛
　明招到招慶有度上座問羅山尋常道諸方盡是
麨飯惟有羅山是白飯上座從羅山來遂展手曰
白飯請些子師打兩掌度曰將謂白飯元來祇是
麨飯師曰擬人棒打不死度至晚舉似諸禪客師
近前曰不審度曰今日便是者上座下兩掌有瑫
上座曰不用下掌就裏許作麼生道師曰就裏許
也道道瑫無對師曰是你諸人一時縛作一束倒
卓向尿𨶑下來日相見珍重

天童傑云尋常向諸人道終日在洪波浩渺中㕘水
相澄渾身無一點溼是他明招蹋著者些子自然用
出閒閒地惜乎鋒頭少銳引得許多葛藤若是華藏
見他道元來祇是麨飯連顋更與兩掌且教者漢疑
三十年
　明招一日去保寧於中路逢見保寧師便問兄是
道伴中人乃自點鼻頭曰者箇閱塞我不得徹與
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瘥
泊賺我蹋却一緉艸鞋便轉國泰代曰非但某甲
　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什麼以已方人
承天怡云明招祇管教人爲他拈却鼻孔不知自已
落盡許多眉毛
　明招因迅菴主在高司徒宅見挂彌勒幀子師指
彌勒佛喚曰菴主主應諾師曰者漢還徹也未主
無語師曰黃連和根羨也未是苦後國泰代但合
掌曰善哉善哉師曰和尚與宅隣舍住菴卽得
□□□云脚跟不點地明招不妨料揀得到雖然也
是也是

攀將玉蕊插雲鬟無奈佳人竟不觀特地毛寒公子
貴秋波漾轉意閒閒（栗菴鼎）

明招參勝光和尚纔跨門光便垂足師曰伎倆已
盡拂袖便下

承天怡云明招遲俊一時自納敗闕勝光伎倆雖盡
坐致太平

明招上堂衆纔集便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
命處且歸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後到方丈
師曰纔到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打散

薦福燦云風頭稍硬且歸煖室商量鉤頭有餌大衆
隨後到方丈黃連未是苦纔到煖室便見瞌睡以拄
杖一時打散可惜黃金如糞土復云明招先鋒有作
殿後弁吞可惜衆中無人當時若見道且歸煖室商
量便好一時散去教者老漢要歸方丈未可在

堂上非常凛冽衆人誰敢當頭祇見西風刮地豈知
一葉驚秋暖處去極停囚無人爲與塞咽喉須知高
皇功業大鴻溝兩岸一時收（佛慧泉）

風頭坐斷進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
曉不堪回首望長安（開福寧）

風頭稍硬難安立暖氣纔通瞌睡來却笑明招閒費
力無端兩處强安排（鼓山珪）

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踪
跡枉喫羅山白飯來（介石朋）

獼猴與龜交割不開呼來遣去絕疑猜及乎話到訐[illegible]
處又却心肝不帶來（芥菴大）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長慶嗣）普請挑泥次中途按拄
杖問僧上窟泥下窟泥僧曰上窟泥師打一棒又問
一僧僧曰下窟泥師亦打一棒又問明招招放下
泥擔叉手曰請和尚鑒師便休

徑山杲云招慶雖然休去怎奈明招不甘雲門當時
若見他放下泥擔云請師鑒劈脊也與一棒看他如
何折合　天寧琦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招慶因長慶問你每日口譊譊地作麼師曰一日
不作一日不食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
待尉遲來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徧地
眼睛突出慶便出去

六韜三略古堪誇不動干戈見作家師子窟中無異獸當仁不讓似無爺雪澗奉

福州報慈光雲禪師長慶嗣　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為什麼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你試作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即無和尚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

翠峰顯云奇怪諸禪德若平展則兩不相傷據令則彼此俱險還撿點得出麼　古南門云者僧且置忽若據令報慈合喫多少棒　清化嶾云主善驗賓賓能看主可謂二俱作家若是山僧祇管盡法不顧無民　仁王教云末後道放汝三十棒是賞是罰

婺州報恩曉悟寶資禪師長慶嗣　因僧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眞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僧曰與麼則非次也師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

青莎一徑入雲深峭壁霞生日暮林擬把胸才酬物外阮劉仙跡漫追尋粟菴鼎

泉州太傅王延彬居士見長慶　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者箇是什麼鉢主曰藥師鉢士曰祇聞有降龍鉢曰待有龍即降士曰忽遇拏雲攫浪來時作麼生曰宅也不顧士曰話墮也

雲門偃別殿主云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　玄沙備別云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　保福展別云歸依佛法僧　百丈恒別作覆鉢勢　溈山喆云殿主祇知瞻前不知顧後太傅神威既逞殿主鉢盂猶覆大溈當時若見道拏雲攫浪來時如何托起鉢盂道盡汝神力直饒八大龍王來也祇得振威乇翅　白巖符別云我若在以手指空云放爾為霹靂漢去復指鉢云莫教忘却此中來當時殿主下得者番手脚管取太傅屈膝有分

太傅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昭把銚忽翻却茶銚士乃問茶爐下是什麼朗曰捧爐神士曰既是捧爐神為什麼翻却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士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榸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

翠峰顯云當時但踢倒茶爐　溈山喆云王太傅大似相如奪璧怒髮衝冠明招也是忍俊不禁難逢快便大溈若作朗上座當時見問爲什麼翻却但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瀛山誾云王太傅如秤衡上星兒斤兩分明雖然却被招慶明招捉敗且道捉敗在什麼處

太傅因長慶舉雪峰豎拂示僧其僧便出慶曰若據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士曰和尚是什麼心行慶曰洎合放過

承天怡云長慶祇顧證父攘羊累他雪峰一千五百人底善知識也被箇俗官勘破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保福展嗣）僧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

瀛山誾云知時識節須是報慈若論妙覺明心未夢見在且作麼生是妙覺明心喝一喝

泉州昭慶省僜禪師（保福展嗣）隨福入殿福舉手問師佛與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橛我自取師曰和尚非惟橫身福然之

永寧鼎云保福已是倚艸附木那堪昭慶更頭出頭沒若能別立生涯佛法未致掃地

洪州高安縣建山澄禪師（保福展嗣）因僧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麼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即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牕前猶點舊年燈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高峰妙云大小高安被者僧隨後一逐如鼠入牛角相似直至如今轉身不得莫有救得底麼且待來年舊歲新年作問端高安從此放巓頇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懶菴樞）

樓上嗚咿角已吹燈前蝴蝶夢中迷如今要識不遷義日出東方夜落西（無機惠）

福州鼓山智嶽了宗禪師（鼓山晏嗣）至鄂州黃龍便問久響黃龍及乎到來祇見赤斑蛇龍曰汝祇見赤斑蛇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麼生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麼則被宅吞却了也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

瀛山誾云今日撞著箇買劍客三十文貨與一口

白巖符云黃龍一等做處與奪得宜不媿爲嚴頭嫡孫然冷地裏不知不覺直爲鼓山吞却還有人辨得出麼

艮將從來不帶刀奪他弓馬著他袍生擒活捉狠烟息方見男兒韜略高 雪礀峯

衝鋒欺敵人返被人所縛臨陣占先機還他有神略 歸仁豐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 雪峰存下 睡龍溥嗣 因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旣是家親爲甚麼反成家賊師曰內旣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卽不無成而不處曰旣是成功爲甚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

徑山杲云綵來纔去弄精魂　天寧琦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六門曉夜任開張家賊難防事可傷識得家親恩愛斷更無一物獻尊堂 卍庵顏

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城隍出壇震動一方 繩直璐

一回落賺一開眸無卓錐時暗自羞野老忘機天地靜却將心事寄眉頭 法林音

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 德山鑒下三世白兆圖嗣 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徑山杲云若以此明堅固法身生身入地獄　愚菴盂云試問大龍還曾夢見堅固法身麼　廣教玉揮拂子云會麼昨日是三十今朝乃初一展事投機知不知野老愛閒烟樹立無限輪椎劈不開古今空射韉門戟擬不擬如山屹三更半夜過牢關忠言不避風前泣

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殿寒檜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手執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不擊碎增瑕纇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明覺顯

山花如錦水如藍雲在高峯月在潭兩箇泥牛鬪入海行人脫袴杖頭擔 地藏恩

雲散蟾輪滿烟收嶽面高泥牛穿巨海轉角起風濤
天寧璉
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乾坤不露顏曾踢武陵谿畔
路洞中春色異人間無準範
襄州白馬寺行靄禪師白兆圓嗣因僧問如何是法身
向上事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
九重深密視聽難王殿瓊樓宿霧攢燮理盡歸臣相
事輪王不戴寶花冠丹霞淳

大鑒下九世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黃龍機嗣因僧問黃龍出世金翅
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好手從來不避人輕輕拈起鐵崑崙饒伊八臂那吒
力有甚機輪解轉身頌吉祥
棗樹第二世禪師黃龍機嗣問僧發足甚處曰閩中師
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作禮師曰我與
麼道落在什麼處僧無語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
也
昭覺勤云凡爲宗師言不虛發者僧既是閩中來有
何俊哉謝師指示有何屈哉還見得諸訛麼若見得
方信道棗樹在山僧拂子頭上無風起浪好肉剜瘡
其或未然老僧罪過彌天　法林音云沒量大人被
語脈裏轉却
棗樹因僧辭乃問若到諸方有問老僧此間法道
你作麼生對曰待問卽道師曰何處有無口底佛
曰祇者也還難師豎拂子曰還見麼曰何處有無
眼底佛師曰祇者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帀而去師
曰善能祗對僧便喝師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
麼師敲禪牀三下
昭覺勤云棗樹有口如啞者僧有眼如盲遶禪牀一
帀敗軍之將敲禪牀三下弓折箭盡
嘉州黑水和尙黃龍機嗣參黃龍乃問雪覆蘆花時如
何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
猛烈龍便打師因而有省
承天怡云黃龍艸艸打著終是盲枷瞎棒黑水因而
悟去敢保猶欠惺惺
高竿百尺倚雲浮香餌曾施十二牛幸有錦鱗衝浪

王者回不枉下金鉤克如康

宗鑑法林卷四十七

宗鑑法林卷四十八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七世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雪峰存嗣）示衆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自己光明自代曰廚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

愚菴盂云雲門代兩語一語水裏拈星一語山頭張網大唐國裏打鼓新羅國裏鳴鐘料掉沒交涉請歸堂喫茶　靈巖儲卓拄杖云廚庫山門一擊洞開了也杓大盌小一任諸人撿點畢竟光明在什麼處不見道開口即錯擬心即乖

自照列孤明爲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翠峰顯）

徹底昏昏不待看拄天拄地黑漫漫三門廚庫長相對一徑松風滿院寒（白雲端）

夜明簾外千峰秀鸞鏡臺前萬象殊掃蹤滅迹不立錙銖誰爲佛殿誰是香廚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圓悟勤）

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山門與廚庫此時明暗自分明（蔚蕭巖）

風光九十幾回新花落花開夢裏身盡說明朝是初一眼前誰是惜春人（思顓融）

雲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山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靈隱禮云雲門恁麼告報雖則出就藏鋒者裏又且不然四威儀內萬象之中中有一寶秘在當陽以拄杖卓一下云會麼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六菴靜云雲門恁麼說話顯異惑衆我者裏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燈籠祇是燈籠佛殿祇是佛殿良久云平生肝膽向人傾相識猶如不相識　雲菴悅云雲門田地穩密神通妙用則不無若較解黏去縛猶欠一著在

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翠峰顯）

看看野艸閒花極撩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煙雲飛過

瀟湘岸瀛山秀
虎豹文章麒麟頭角輝天燦地堆山積嶽拶破面門
兮蓋色騎聲截斷羅籠兮解黏去縛罷却干戈百艸
頭萬里秋天飛一鶚圓悟勤
帝網交羅幾萬般形山消殞影團團拈來不是無尋
處祇在乾坤宇宙間佛心才
收卷餘懷厭事華歸來何處是生涯爛柯樵子疑無
路挂樹壺公妙有家夜水金波浮桂影秋風雪陣擁
蘆花寒魚著底不吞餌興盡清歌却轉槎天童覺
隱隱郵煙聞犬吠欲尋尋不見人家忽於橋斷溪回
處流出碧桃三四花斷橋倫
弓絃走馬驀相逢覿面全提未見功拈出輪王三尺
鐵直教血濺梵天紅高峰妙
大無外小無內塞壑填溝泥團土塊倒騎佛殿出三
門露柱燈籠却不會笑隱訢
柳媚花嬌繡戶春鶯歌燕語訴閨情鍼鋒觸著丁香
結撼碎瑤琴月二更觀菴智
花放滿園林風前獨抱琴高山與流水千古幾知音

樵子玉
雲門示衆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
一句來自代日日日是好日
天童覺云屬虎人本命屬猴人相沖
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
縱觀寫出飛禽跡艸茸茸煙羃羃空生巖畔花狼藉
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翠峰顯
冰消河北岸花發樹南枝到處有春色天涯亦早歸
上方益
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祇
管鉢盂兩度溼無著總
昨夜瓶始盡今朝甕更開夢中占夢罷還向酒家來
鐵容玄
雲門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曰觀世音
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
白雲端舉了展兩手云有麼有麼又搖手云無也無
也乃云曾經大海難爲水除却巫山總是煙　法雲
秀拈拄杖卓一下云者個是聲色那個是道心良久

云世間無限丹青手到此都盧畫不成　五祖演云東山即不然乃以手作打杖鼓勢云棚八囉扎　黃龍清云雲門可謂食飽傷心諸人切忌向餬餅裏討汁　南堂靜云張公喫酒李公醉李公喫酒張公醉張公李公酩酊醉鼻息如雷瓮裏睡　徑山杲拈拄杖云者個是色卓一下云者個是聲諸人總見總聞那個是明底心那個是悟底道喝一喝云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復卓一下　靈隱嶽云治父有條活路要與諸人共行拈拄杖云穿入諸人鼻孔燈籠露柱祇得眼睛突出卓一下　天寧琦云汝等諸人不是不聞聲因甚麼不悟道不是不見色因甚麼不明心雲門恁麼提撕妙喜恁麼判斷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　仰山欽云跛脚阿師撫憐赤子動則倒腑傾腸祇是做造倉忙帶些黏牙綴齒欽上座則不然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卓拄杖云家家觀世音　伏龍長云大小雲門祇在聲色裏頭出頭沒者裏則不然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博山來云聞聲悟道虛空敲不響又作麼生見色明心清風無形質

者疑老

又作麼生唐言梵語即不無觀世音菩薩入普門三昧雲門者漢向甚麼處摸索　圓通善云韶陽老人可謂唱彌高和彌寡如今却向延壽拂子頭上入方網三昧東方入定西方起乃至男身入定女身起還會麼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

小院春風特地寒佳人寂寞倚欄杆斷腸曲調無人聽更把琵琶月下彈　慧受深

頓超見色聞聲句不涉明心悟道言花落鳥啼殿下寺月明人喚渡頭船　雪庵瑾

一曲風前信是誰調高怎肯落今時見無人會曲中意又把雲簫特地吹　簡翁敬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

獅林則云跛脚阿師祇會現成受用不知稼穡艱難若問老僧却向他道元日人日未有不陰料想今年桃李貴不如井底種林檎

雲門每見僧必顧視曰鑒僧擬議乃曰咦後德山圓明删去顧字謂之鑒咦叢林目雲門顧鑒咦有

拙顧頌

雲門拙顧笑嘻嘻擬議遭他顧鑒咦任是張良多計策到頭於此也難施 北塔祚

韶陽一鑒生鐵酸餡直下齩破莫怪相賺 鼓山珪

韶陽爲人最急切未入門來已甄別若於顧鑒裏承當大棒打落天邊月 典牛游

軟如特石硬如綿顧佇纔生鼻孔穿扇子休嫌難捉摸鯉魚端的沒絲牽 平陽恣

已入吾門不再三祇於顧處越重關可憐擬議成途路要轉靈機直下難 三宜盂

吹毛寶劍眉端挂劈面誰能保命全叉手進前聊擬議等閒血濺四禪天 即中尢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書人來報

徑山杲云讀書人既到者裏且如何與伊相見乃云不是寃家不聚頭　天童悟云和尚家風雲門盡情說了相見之意大慧不妨道破祇如相見後又作麼生乃云君向瀟湘我向秦

家風施設不無私獨有雲門語可疑偏囑讀書人若到急來通報汝須知爲他老杜王摩詰愛我高吟落韻詩 覺海元

讀書人到切須看無絃難遇知音者端的家風說與君沒階趨進翼如也 佛慧泉

讀書人報來豈在之乎者孔子與周公皆不及門也 天目禮

讀書人報來孔子笑哈哈祇因聞韶美三月也與齋 法林音

雲門上堂眼睫橫亙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彌山塞却汝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會得拽取占波國與新羅國鬪額

愚菴盂云上南京船往福建去北京人來爲什麼不得江西信試道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看山

坦然曾問老師安爭似韶陽一句傳日裏華山僊掌露夜深猿叫月當軒 投子青

日裏看山好淸風拂白雲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淨因佛日

日裏看山滿眼青千巖萬壑鬬縱橫洞門疑是雲遮斷到者須知路坦平楊無爲

雨餘江上兩三峰堆疊煙嵐不記重眼裏看來端的瞎耳根聞處出天聰佛鑑懃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

徑山杲云雲門祇答得法身句未答得透法身句今日有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向道蟭螟眼裏放夜市大蟲舌上打鞦韆 天童悟云通玄又且不然今日有人問劈脊便棒縱使不會管教永劫不忘 白巖符云韶陽與麼答話笑殺天下人者裏有問透法身句向道本舖發賣南北川廣生熟藥材下顧者認招牌爲記

潦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垂鉤者隨例茫茫失釣竿翠峰顯

南嶽峰高北嶽低行人泣路兩遲疑火星昨夜移牛斗照見西瞿人不知投子青

鑿斷龍門透碧津洪流驟雨豈停塵謫僊拏月澄江底漁舟笑殺謝家人天衣懷

五陵公子遊春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閒不耐幞頭何白雲端

北斗藏身句最玄未明向上謾勞傳黃河輥底流今古華嶽三峰頭指天三祖宗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與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與人間伴月明五祖演

透出毗盧頂上光夜來星轉斗中藏禪家不掐天師訣也解交乾步蹋罡張無盡

昨夜東風落萬紅半隨流水半隨風何須短艇掌明月自與桃源一派通開善祖

天地廣無邊云何藏北斗跛脚老雲門未明三八九天目禮

紫微花醉罵荷花輸却荷花不理他惱殺紫微誰抵命風吹楊柳亂如麻紫柏可

問固希奇答亦巧言前薦得猶遲了人皆愛月夜眠遲我獨惜花春起早顯聖澄

武帝祀甘泉女人浴渭川乳長七八尺北斗在人間

假停挺

雲門示衆與你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燒楓香供養你與你說佛說祖是燒黃熟香供養你與你說超佛越祖之談是燒餅香供養你歸依佛法僧下去

徑山杲云雲門氣宇如王乃作此座主見解山僧者裏道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將黑豆換你眼睛說佛說祖是將木槵子換你眼睛說超佛越祖之談是將魚目換你眼睛歸依佛法僧下去　焦山乘云我又不然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將陳葛藤絆殺你說佛說祖是將乾矢橛熏殺你說超佛越祖之談是將栗棘蓬鯁殺你歸依佛法僧下去　湘翁沄云雲門氣宇如王開口得恁麼寒薄白巖別有道處我若說佛說祖是剝名品荔枝供養你若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烹龍肝鳳髓供養你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攪酥酪醍醐供養你歸依佛法僧莫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滄遠覺云二大老一人向瑪瑙街前鬬富一人在琉璃殿上鋪錦頭使大地衆生貧者得富窶者得衣饑者得食愚者得智山僧又且不然若說佛說祖是傾海水灌塞你鼻孔若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是將毒蛇齩破你心肝若說超佛越祖之談是將須彌築瞎你眼睛驀拈拄杖云正恁麼時且道歸依個什麼良久復卓云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法林音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拈拄杖云超佛越祖說佛說祖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向甚處去也卓一下云洎合打破蔡州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日對一說

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錘重下楔閻浮樹下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翠峰顯

對一說遼天鶻萬重雲祇一突韶陽老韶陽老南北東西無處討正覺逸

海藏龍宮金文玉牒逗器觀機破關擊節三百餘會振綱宗四十九年同箇舌阿剌剌對一說諦當之言如截鐵圓悟勤

對一說五教三乘盡該攝龍宮海藏任縱橫水底泥牛呑却月佛性泰

對一說較奇絕白額大蟲新出穴風行艸偃吼如雷
牛羊不見流鮮血韶陽老失一橛 三宜盂

雲門因僧問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
曰倒一說

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爲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
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恩恩水裏月 翠峰顯

倒一說滿人骨萬里無片雲拋下一匾雪別別老大
禪翁甘滅舌 正覺逸

是賊識賊以楔出楔鳥跡空雲鏡花水月教兒獅子
迷踪訣上樹老貓安身法活鱍鱍倒一說等閒翻却
狐狸穴 圓悟勤

倒一說六月紅爐飛片雪昨夜海神怒氣瞋一鞭擊
碎珊瑚月 湛然澄

倒一說難語決鏤塵析縷龜披洩雲起南山雨北來
大抵不是晴時節白白梅花香冷霜天月 三宜盂

倒一說超途轍靈椿不挂枯椿雪無端露柱兮生狂
帶累崑崙兮喫跌別別碧眼黃頭猶未徹 白巖符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
水

翠峰顯云直饒多口阿師也難下觜　報恩秀云者
僧問處直要人當面拈出雲門恁麼道是拈出不是
拈出　資福廣云何止鉢裏桶裏直得遍身徧身猶
見有饑渴者且道過在什麼處　其天浩云連日半
晴半雨風漸急天漸寒空中霜氣滿河畔水聲乾落
木巖前文殊縮項臘梅枝上普賢破顏是甚麼不合
無端饒舌

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觜北斗南星位不殊
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個個無裩長者子
翠峰顯

塵塵三昧彼彼不外千峰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
不如來祇個堂堂觀自在 天童覺二

鉢裏飯桶裏水開口見膽求知己擬思便落二三機
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師較些子斷金之義兮誰與
相同匪石之心兮獨能如是

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
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 元菴慧

雲門上堂拈起拂子曰者裏得箇入處去捏怪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喚曰特舍兒擔枷過狀

愚菴盂云是時天子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栴檀香風悅可衆心漆桶不快請過一邊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

壽昌梅云者僧問似一寒瘠之夫室同懸磬不過欲求升合以度朝昏雲門老漢如大富長者出手便將個摩尼珠抛在面前秖是此僧不解受用會麼臘月二十五乾坤開萬古一登金輪峰諸山不足數

臘月二十五騎驢不打鼓春風百艸生塚上添新土冥淨文

一曲韶陽古調淸多年木石化爲精廣陵傳去人何在留得杜鵑啼月明大洪遂

雲門一曲徹髓徹骨霽雪千峰寒梅破萼啐啄公子風流鳴木鐸松源岳

春暖和風柳眼靑碧桃枝上囀黃鶯眼前一道如弦直無奈遊人不肯行靑門林

雲門到廚下問僧作什麼曰設供師曰你是甚麼人曰某處人師乃喚典座與者上座設却供

潙山喆云雲門一期慈悲却成多事當時便同去免見挂人脣齒良久云若不登樓望焉知滄海寬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

昭覺勤別云一不立　旭峰焯云六不收一不立敢問天下衲僧何者是法何者是身衆中若有箇道得透法身句不妨與二尊宿把手並行

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林謾道付神光卷衣又說歸西竺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峰宿翠峰顯

六不收兮調最新能歌何待繞梁塵和風滿檻花千樹不換乾坤別是春白雲端

一不立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踪由無限靑山留不住落花流水太悠悠圓悟勤

村歌社舞那伽定顛狗泥豬淸淨身透徹根塵無佛法優曇花現十洲春秀巖瑞

六不收兮一不立清淨法身何處覓夜來一陣吹葉
風掃盡浮雲月照壁 掩室開
一不立六不收青山不動水長流僧堂路僻無人到
日卷湘簾看白鷗 薪傳瀾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餬餅
東山演云驢屎似馬糞又云破艸鞵又云靈龜拽尾
徑山杲云雲門直是好一枚餬餅要且無超佛越
祖底道理　松隱然云妙喜一手擡一手搦未免話
作兩橛既是好一枚餬餅又無超佛越祖底道理且
道妙喜還有爲人處也無　天童傑云雲門信口垂
慈不費心力者裏則不然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向
道淸晨喫白粥午後更不饑　天寧琦云築
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餬餅恣情飡湖南展盎新羅
鮫大食波斯索渡船 慈明圓
超談禪客問偏多縫罅披離見也麼餬餅築來猶不
住至今天下有諸譌 翠峰顯
雲門餬餅模樣小怎似法華爐竈大飽來一任帶刀
眠誰問西來閑達磨 白雲端

駕空欲上九層霄脚下紅絲緊轉牢賴是龍泉未出
匣且施一割用鉛刀 道場如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
行
昭覺勤云者裏則不然有人問向道薰風自南來殿
角生微凉　高峰妙云二老雖具頂門正眼爭其本
源天地懸殊　龍池傳云山僧則不然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向道西河火裏坐　雲門信云東山水上行
則不難須彌安紫上如何理會　理安問云二老答
處不是高峰大難委悉諸人切不可錯會有問理安
諸佛出身處但向道吾常於此切　愚菴盂云韶陽
昭覺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眉毛中挂五須彌鼻
孔裏藏四海水要扶個諸佛出身處匡州萬里　烏
石道云雲門脚跟浮逼逼未嘗點地圓悟坐在家舍
寸步不移總未會在若有問烏石但向道奇怪石頭
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
諸佛東山水上行擡頭擧步落深坑誰知獨足㧺泥
水不蕩回途十萬程 雲磯恭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更湛堂準
東山水上行褊衫不染皁壁上畫枯松後園驢喫草或菴體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赤髆抵沙蜂爛醉和衣倒覺報齊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巖懸花倒生
要會東山水上行溪邊石女夜吹笙木人把板雲中拍一曲涼州恰二更石菴玿
秋林落葉滿欄杆砌下蛩聲枕上寒最是月明風定夜溥溥玉露滴金盤惟菴然
淡蕩秋光露幾行高低咿唔送斜陽聲聲爲報湘江客此去衡陽是故鄉法林音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乾矢橛
理安問云驚羣句直是驚羣奇特事不妨奇特雲門大師可謂硬峻一時汝等切忌向者裏鮫嚼
稽首金容乾矢橛應物現形如水月香臭皆從佛口生凡聖從教同一舌佛鑑懃
雲門乾矢橛全超法報化無事出山遊百錢杖頭挂問處分明答處親半同含笑半同嗔君看陌上三三月那樹枝頭不帶春惠因淨
門外小人至門內有小人一掌一握血一棒一條痕徑山杲
憶桃花破浪漁舟穩萬里征人泣斷魂石兩方
鷄冠花當當頂上胭脂搽秋初夏末紅滿樹却被那杭州城大井巷東首住底王媽媽滿頭插得向人誇高聲唱云好刷牙三宜盂
拆却空王殿掀翻獅子牀太平無忌諱在在百花香聖可玉
夜靜風清杜宇歌聲聲祇在舊烟蘿可中無限傷心事不遇知音恨轉多寒松操
食態則肥食蛙則瘦春風料峭凍殺年少牧日舒
栴檀樹子夜生蟲香折門前一檻風祇恐四鄰人不信天明付雨爛成龍漢關喻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
昭覺勤云雲門善巧方便可謂即事即理即隱即顯三句可辨一鏃遼空雖然如是黏皮著骨若有人問

蔣山但對他道掌天拄地且道是三句是一鏃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　昭覺淵云雲門大似與賊過梯今日有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向道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　雲居莊云山僧則不然忽有人與麼問但向道不因夜來鴈爭見海門秋拈拄杖畫一畫　信菴禋云雲門袖頭打領腋下剜襟不妨好手未免牽絲帶線或問報恩樹凋葉落時如何祇向他道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天寧琦云者僧若道個謝師答話雲門大師管取有理難伸山僧則不然樹凋葉落時如何拈起拄杖纔佇思打下法堂免致諸方撿點　白巖符云者裏又不然樹凋葉落時如何向他道分付爐頭

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鏃遼空大野兮涼飈颯颯長天兮疎雨濛濛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靜依態耳一叢叢翠峰顯

體露金風觸處周何須葉落始知秋清風樓上當年事直至如今笑未休泉大道

樹凋葉落何時節體露金風九月天滿目眞如人不會一川風月正翛然佛鑑懃

涼風落木楚山秋滿樹寒蟬噪不休紅蓼白蘋開兩岸不知誰在釣魚舟佛性泰

金風體露復何言大道從來絕變遷一葉飄空天似水臨川人喚渡頭船白楊順

寂寂寥寥空索索徧界紛紛黃葉落東西南北絕遮攔萬里長天飛一鶚在菴賢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

風穴沼別云瞎　大梅巘云二大老各奏宮商自成曲調還有親疎也無　黃龍心云更道個瞎且圖兩得相見

普之一字豈尋常擡首須看掣電光擬議思量生解會堪嗟剜肉作身瘡洞山聰

頂上有來眞個瞎輝天鑑地不同時大悲手裏休擎手獨自夜行誰得知白雲端

普之一字天然別著眼看時如電掣宇宙茫茫無處尋秤鎚蹋著硬如鐵正覺逸

明暗雙雙照用分幾人能到孟嘗門街頭不識眞彌

靸却向靈山問世尊瞎堂遠

韶陽一字普日月臨下土船子釣華亭禾山解打鼓不韵音

雲門曰百艸頭上道將一句來自代曰俱

昭覺勤云劄復云直得萬機寢削千眼頓開細於須彌大於芥子軟如鐵硬如泥雖然如是祇道得一半

或有問山僧祇向他道收且道落在什麼處　徑山杲云普復云俱劄普日輪午李將軍射石虎雖然透過那邊枉發千鈞之弩、　天寧琦云雲門俱少實多虛昭覺劄了無交涉妙喜曾直須薦取者三個漢各立生涯搖頭擺尾到處逢他深山藏猛虎淺艸露孽蛇　㑃川宗云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雲門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曰響

雪堂行云雲門答者僧話不得便休爲甚麼却來鼓粥飯氣以當生平

有問啐啄機雲門答云響昨日雷震天夜來山水長眞淨文

啐啄之機響字酬過空雷電忽傾湫夜來雾霈漫天

兩幾處波濤打釣舟圓通仙

白牯問狸奴虛空酬萬象電激不停踪谷虛誰答響啐兮啄兮清機歷掌回頭轅轢範秦時舌上葛藤長萬丈心聞賁

雲門曰既知來處什麼劫中無祖師自代曰某甲今日不著便

徑山杲云雲門也是作賊人心虛徑山則不然既知來處甚麼劫中無祖師不圖打艸祇要驚蛇　楳逢忍云壽昌不與麼既知來處甚麼劫中有祖師亦代云某甲今日小出大遇此語有負墮處若人檢點得出許汝具眼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

吹毛寶劍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劍客如何也甑人攜首向南奔北塔祚

吹毛寶劍不須抽迸匣清光射斗牛日用全彰人不見雲門祖字爲君酬雲溪恭

三尺秋光匣裏藏時逢作者露鋒鋩如今四海狼烟靜不展紅旗歸故鄉圓通仙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

法林音云兩路了也

雲門一路親眼裏不容塵自從五代干戈後得見昇平有幾人 楊無爲

雲門一路坦而平任意東西放脚行好看綠楊煙破處桃花沿磵鬪喨鶯 懿山德

宗鑑法林卷四十八

宗鑑法林卷四十九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七世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透出一字

天寧琦云天寧作麼生拈拄杖擊禪牀云洎合停囚長智

透出一字却不相似急轉頭來張三李四 徑山杲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骼又曰胔

誰謂吹毛劍雲門骼可知一朝權在手方見令行時

眞淨文

雲門問僧看什麼經曰瑜伽論師曰義墮也曰甚麼處義墮師曰自領出去

中峰本云雪上霜枷上杻覿面無私移星換斗要識者僧話墮處麼且待三十年後

雲門因僧問和尚壽年多少師曰七九六十八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爲汝減却五年

佛日智云雲門大師一期演唱宗乘美則美矣未免甑人喪德山僧則不然若有人問和尚壽年多少但向道拄杖子同年倘若問拄杖子年多少便與劈脊一棒管取慶快平生雖然也是寒山道底

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劄

天童傑云雲門一劄乾坤匝帀海水騰波須彌岌嶪驀拈拄杖卓一下云雲門大師向者裏無出氣處且道烏巨活人眼在甚麼處復卓拄杖云久雨忽晴天清地寧寒山撫掌拾得忻忻恁麼會得旱地遭釘

久雨不晴雲門道劄陽烏奮羽翰蛟龍縮鱗鬣爲是時節爲是佛法一箭兩垜謾猜量眼裏瞳人眉搭彊

佛智裕

雲門一箇劄吹毛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

月波明

泥人斬怒蛟雪刃倚天高山頭翻白浪海底紅塵飄

碧巖鱉

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棠鳥說禪麼曰不聞

師拈拄杖曰禪

鴉鳴鴉鵲鳴鵲天然自會不從人學跛脚阿師放過

一著拈起拄杖口邊吹唔唔猶勝鷓鴣啼三月提壺

沽美酒杜鵑相勉不如歸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

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

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昭覺勤云者僧泛一隻船入雲門法海裏引得一陣

猛風看宅把舵張帆也不易抵當及至下梢可惜輪

宅一籌且道什麼處是輸處　笑巖寶拈拄杖云諸

人若會得者三轉語豈止丹霄獨步可作天下人師

其或未然略為註破一語眞風壁立一語截斷舌頭

一語黃粱授枕註已註了說已說破還識得韶陽老

漢麼妙握司南造化柄旋乾倒嶽許誰同　磬山修

云者僧向萬古碧潭再三撈摝爭奈雲門有翻天覆

地之能

灼然水月弄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師拈出

了關山重疊越光新白雲端

清波無透路轉處少人知斫却月中桂清光付與誰

湛堂準

徧界不藏清波澄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拈起向上

鉗錘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

關圜悟勤

雲門示衆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

錯錯鼻孔遼天亦穿却翠峯顯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開時一一

為君分別白雲端

藥病不相治何須盡大地反笑老雲門失却孃生鼻

月堂昌

雲門問聞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後却學問僧汝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

愚菴盂代云和尚也須防護口業好

含血噴人先污口那堪箇裏覓波查就中若有知音者豈肯風前顯齒牙 聚菴鼎

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

叶路縱橫得自由牢關擬轉妙全收箇中密意人難會喝下須教水倒流 禾山方

萬丈龍門勢倚空懸巖撒手辨魚龍時人秖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月菴果

問來答去無偏黨鐵壁銀山作麼通縱奪臨機言語墮遂令千古動悲風 疎山如

與奪雙行定是非韶陽用處太孤危者僧若具金剛眼趙璧連城一道歸 旻古佛

分明寫出與君看意在鉤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得口不知會被舌頭瞞 松源岳

電光石火兩交馳眨上眉毛早已遲死却偷心叫底事韶陽也落第三機 珙堂樹

當的帝都丁伊憂乙噫嚶若教呼吸正誤殺世間人 石鼓夷

雲門曰一任橫說豎說未是宗門苗裔若據宗門苗裔是什麼熱盌鳴三乘十二分教說夢達摩西來說夢若有老宿開堂爲人說法將利刀殺却百千萬箇有甚麼過

平陽悉云眼蓋諸方氣凌一世許宅雲門老子當時山僧若在直出衆前扼腕立地向宅道和尚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卸却待宅動靜便與掀倒禪牀

雲門曰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何是衲僧巴鼻代曰德山

雲門舌上有龍泉愛把金鍼黑地穿要會衲僧巴鼻子一條紅線兩人牽 慈受深

雲門因僧問十二時中作麼生得不空過師曰你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和尚擧師曰

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夾山豫云雲門恁麼爲人正是前頭打得著後頭打
不著若是山僧待道學人不會請和尚擧劈頭一棒
向伊道逢人切莫錯擧

雲門到灌溪有僧擧溪上堂語曰十方無壁落四
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上座作麼生會
師曰擧卽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
那師曰你適來恁麼擧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
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
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商量甚麼事曰豈干它事
師喚曰逐隊喫飯漢

平陽悉云大凡擧話須知話之起倒者僧旣不是弄
潮手空將鼻孔與人扭捏廣潤見處也要諸人共知
拈拄杖云看看望海尖動也跨跳上瑞雲峰頂壓著
諸人項門是你還解迴避也無良久云十方無壁落
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甚處去也拈拄
杖一時打散

雲門因僧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兩手曰還

我生死來
鐵眼魚吞大千界蟭螟蟲吐妙高山太虛包括無遺
漏萬彙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石橋蹋斷通身
黑那識華頂是天台 圜悟勤
饑便喫飯困來打眠長安城外一望平田絕中邊離
言詮將軍不識烏騅馬海底犀牛把角顚 瞎堂定

雲門示衆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柱作佛法會却何
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
獅林則云潦倒雲門前言不應後語如今盡大地人
見山何曾喚作山見水何曾喚作水旣不作佛法會
又喚什麼作解脫門我眼本正因師故邪邪師過謬
非衆生咎喝一喝

雲門問新到汝是甚處人曰新羅師曰將甚麼過
海曰艸賊大敗師曰爲甚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
曰一任跨跳僧無對
翠峰顯別雲門後語云嘘嘘又云雲門老漢龍頭蛇
尾放過者僧爲什麼在我手裏恰是劈脊便打 潙
山喆云雲門翠峰祇知步步登高大潙卽不然恰是

便乃呵呵大笑不見道殺人刀活人劍　南堂欲云者僧過得海來恰值落在雲門手裏翠峰推波助瀾可謂小出大遇　本覺一云者兩箇有頭無尾漢復頌

新羅衲子罕曾逢風月詢來也略同可惜爲山爭一簣徒勞賓主各無功

雲門曰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僧便問忽然卜著時如何師曰伏惟伏惟

賣卜三家村裏頭吉凶禍福辨端由忽然卜著僧來問生死惟將一句酬本覺一

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麽生抵對師曰大衆退後曰過在甚麽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溈山喆云者僧貪程太速致使雲門隨索飯錢而今還有識雲門者麽出來與大溈相見良久云不是弄潮手休入洪波裏　昭覺勤云者僧貪觀白浪雲門見機而作雖然斬釘截鐵未是本分艸料有問崇寧秪向宅道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待伊如之若何劈脊便打　護國元云據虎頭收虎尾則不無斬釘截鐵猶欠一著忽有人問護國劈脊便打待伊道過在甚麽處向宅道我不似雲門索飯錢　天童華云者僧有迎刃謀略雲門具殺活手段雖然如是應菴門下更須勘過了打　天童傑云平如鏡面險似刀山者僧有破關底機謀雲門善用不戰屈人兵底手段雖然如是鼻孔在靈隱手裏　天寧琦云放過即不可作麽生抵對但向宅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過在什麽處更道你但喫棒我要者話行　理安問云雲門可謂知機觀變善爲切蹉檢點將來亦是慈悲之故有落艸之談諸人且如何委悉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

大衆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體究衰翁老熟慣波瀾橈棹不施船放溜天童覺

夏末秋初萬萬千石頭路滑脚皮穿者僧劍刃翻身疾也被雲門索飯錢石田薫

蚌含明月爲君直剖如何若何秋蟲開口久經行陣老將軍不施寸刃取人首行路難行路難愁腸一片

滿目江山 山茨際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卽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卽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者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

保福展代云欠它一粒也不得　翠峰顯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過在什麼處　積翠永云雲門直得入泥入水　昭覺勤云雲門可謂驅畊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權衡佛祖龜鑑宗乘所以後來尊宿各出眼目互相扶豎雖然如是祇明得法身邊事未明得法身向上事且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域中無背向閫外有威權　南堂靜云者僧敢將遊艇子撩撥洞庭湖殊不知雲門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讐若是大隨又且不然者僧也拈却雲門也架閣且作麼生會法身亘久云任它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天童傑云雲門渾鋼打就生鐵鑄成不動鉗錘火星迸散永菴主冷處著把火義出豐年保福鬧處愛入頭未免旁觀者哂天童據款結案也要諸方檢點若檢點得出生陷無間地獄　南堂欲云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者僧貶得眼來槍頭早在雲門手裏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翠峰更要進土在還委悉麼箭穿紅日影須是射鵰人　古南門云者僧喫飯不知下落便問法身向上事自非雲門明鑒秋毫焉到水窮山盡翠峰云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西江一吹竟無痕三世如來一口吞鳳髓龍肝香積飯萬般嘗過不須論 南堂靜

未識雲門向上機祇尋向下轉生疑通身是飯如何喫無口從來亦不饑

一覺開眸見月光披衣起坐倚南聰細聽隔水笙歌響祇爲吹聲不按腔 海舟慈

香滿羅衣腹滿策渾身綽約無縫隙無端拭著潘郎顏罵殺緣毀紅粉客 淡水洽

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

嚕蘇嚕

溈山喆云若不是雲門被者僧一問幾乎將南作北大溈即不然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拈起拄杖問你喚者箇作什麼若喚作拄杖子眉鬚墮落

黃龍南拈拂子云若喚作拂子是平地上死人不喚作拂子未透荊棘林在　五祖演云太平卽不然平地上箇箇丈夫荊棘林裏坐得是好手何故格　劉

潭清云祇者拂子是荊棘林諸人作麼生過直饒過得也是猢猻繫露柱　雲居莊云平地上活人無數入得荊棘林是好手或有出來說長說短拈拄杖便打何故水流溼火就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舉手攀南斗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水菴一

譬如鳴玉靜邊門誰信幽人不見君花到海棠將寂寞繡衣猶把麝香熏盧堂愚

將軍令下閃旌旗邊騎紛紛頓失威縱有突然饒驟者不知身已陷重圍顯　偁倫

龍蟠虎踞樹層層勢入浮雲亦自崩一種青山秋艸裏路人誰拜漢文陵鐵　容玄

雲門示衆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師曰你問我與你道僧遂問師曰一條條三十文又代前語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博山來云古佛在衆生肚裏結冬衆生在古佛肚裏度夏衆生不識古佛古佛不識衆生且道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是甚麼節文拈拄杖云向下文長

南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覩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翠峰顯

一道神光初不覆藏超見緣也是而無是出情量也當而無當巖花之粉兮蜂房成蜜野艸之滋兮麝臍作香隨類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天童覺

指上一輪明月眉間萬里淸光誰家玉笛吹深夜片片梅花透紙牕盟　石息

癡兒得夢向誰說眼目動搖還吐舌捉得海門千丈龍有時放出翻成鼈畢　新翠

雲門曰鐙籠是你自己把盞孟鐘飯底不是你自

已有僧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曰者野狐精三家
村裏漢又曰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己曰是師曰
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
終朝鐘飯費工夫不識鐙籠是盋盂多少三家村裏
漢忙忙樹上捉鮎魚𢀗 受 深
雲門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
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知得有去處尙乃浮逼逼
地師下堂問首座適來和尙意作麽生座曰浮逼
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者箇語話
曰上座又作麽生師曰要道卽道見卽便見若不
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麽生師曰頭
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麽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
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潙山喆云大凡撥艸瞻風須是其人雲門可謂靑天
霹靂旱地震雷直得百里魂驚變懾不見道驚羣須
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黃龍新云雲門似錐
錐地首座以刀剜空直饒齊下錐刀未免頭上著枷
脚下著杻　寶掌白云雲門大似按劍鴻門氣沖牛
斗其時雖有猛將如雲謀臣如雨也祇得斂衽有分
何故眼空宇宙誰當敵三尺龍泉照膽寒
雲門示衆折半裂三鍼筒鼻孔在什麽處爲我一
一拈出來看自代曰上中下
徑山杲云倚門傍戶弄精魂
昔年曾扣睦州關負義忘恩當等閒見說吳音俱變
盡語言渾是廣南蠻𡍮 堂 愚
雲門問僧什麽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謊我曰某甲
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
保福展云智不責愚　汾陽昭云彼此相鈍置
雲門示衆拄杖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
甚處得來
通玄奇云雲門一期施設不妨新鮮斟酌將來也是
抱贓叫屈　靈隱禮云雲門大似藏壽楚天月猶存
漢地星者裏則不然拈拄杖云拄杖子把定乾坤了
也山河大地分付阿誰卓一下云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
拄杖子吞却乾坤徒說桃花浪裏奔燒尾者不在拏

雲攫霧曝頣者何必喪膽亡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漉漉落落休更紛紛紜紜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 翠峰顯

養就黃龍變化材驀然平地一聲雷比圖對面教人見吞却乾坤吐出來 佛鑑懃

衲僧拄杖子爲龍却不尊橫拈呑佛祖倒握撼乾坤眼裏有睛皮有血直須一棒一條痕狸奴白牯休相笑衹今親侍絕兒孫 投子舒

雲門擧馬大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此箇爲主乃曰好語祗是無人問我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

翠峰顯云赤幡被者僧奪了也 資福玉云馬大師以此箇爲主錯過提婆宗雲門恁麼答話還契馬大師也無只如者僧來後因甚不禮拜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與掌僧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便打

虎頭虎尾一時收凜凜威風四百州却問不知何本險復云放過一著 翠峰顯

將成之山不進一簣老倒雲門坐而獲利釣鰲釣鯨手段高慣曾下海涉波濤緩放急收自得便浮家泛宅何飄飄 月堂昌

雲門問直歲甚處來曰刈茅來師曰刈得幾箇祖師曰三百箇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

潙山喆云直歲爲衆竭力到雲門面前力盡神疲何故棋逢敵手難藏興水到滄溟始是波 徑山杲云直歲無語有三百箇祖師證明雲門令雖行要且棒頭無眼 潙山果云者僧若具眼見雲門恁麼道但云和尙休要把髻投衙擬議之間隨手便摵不惟塵快平生亦乃參學眼正 天寧琦云大小雲門却被直歲勘破 法林音云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

雲門因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埽地潑水相公來

埽地潑水相公來人人明鏡挂高臺碧油幢下呵呵

笑靑眼何妨特地開 慈受深
掃地潑水相公來聲高隘喝繡旗開天上玉麟來瑞
世堪作人間將相才 水菴一
一切智通無障礙掃地潑水相公來覿面當機如激
電寒山撫掌笑哈哈 拙菴光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衆將
來日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

萬峰蔚云雲門大師一收一放累及學人分疎不下
若問嵩山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當時震聲一喝直
教學人悟去乃頌
教外無言號別傳別傳心印訥無言馬師一喝輕拈
出不屬瞿曇話正偏

雲門因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
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
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
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巳後失却目在僧旬
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無曰未會師曰你問我
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
果然失目

瑯瑘覺云且道佛法還有靈驗麼如今若有人問如
何是初生月向道經堂前打板聲 白雲端云者僧
失却目雲門和鼻孔不見雖然如是家住州西 黃
龍新云語驚時聽得無動機若謂者僧失雙目入地
獄如箭射 東禪觀云者僧雙目雖失光射九天雲
門兩眼雖存前明後暗

雲門新月曲彎彎管見初明豹一斑點鐵化爲金玉
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慈受深
恰似初生月兩口無一舌到了曲彎彎把火入牛欄
問宅以手便斫額猴黑誰知有猴白向後失目果然
是要見長人過深水 月堂昌
不惜渾身入虎穴顋邊直欲將鬚捋擬思回首隔雲
泥譏道恰似初生月初生月曲彎彎一重金鎖兩重
關腦後雙瞳何得失寒光直射斗牛間 百愚斯

雲門因僧問死向甚麼處去師曰在甚麼處
天童傑云雲門秉殺人刀活人劍檢點將來要且不
知去處忽有問華藏死向甚麼處去祇向宅道薰風

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蔗菴範云韶陽老漢望尊寰
宇氣挺神州具定今古之眼有定古今之辨被人問
箇去處總屬茫然或有問顯聖死向甚麼處去祇向
宅道門前綠水潺潺急風後春山疊亂靑
雲門示衆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
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
備猶是無風帀帀之波直得忘知於覺覺卽佛性
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
天童覺云賓主不諳二俱有過各與二十棒祇如向
上一竅又作麼生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
牙　徑山杲云潑油救火渾閑事雪上加霜愁殺人
平陽悊云收拾詩書歸舊隱鳥啼花笑一般春
報恩琇云雲門慈悲之故而有落艸之談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圓通善云此公案或云纔擬問早是須彌山或云如
須彌山八風吹不動千古鎭長安或云爲人難透如
須彌山要且未夢見雲門在除是桶子底脫紅絲線
斷方知總不恁麼不見道三句明一句一句明三句

三一不相涉分明向上路　天童傑云大小雲門話
頭也不識　徑山琇云者僧無量劫來著此貼肉汗
衫若不遇雲門作家難爲脫卸
不生一念豈通宗眞僞分於一句中築著眼花橐杜
口須彌當面作屛風　洞山聰
一念不起須彌山就中崎嶇路行難競向海門遙仰
望四溟浩渺七金寒　正覺逸
作者縱橫終不虛應機湧出須彌盧人窮不到金剛
際相逐年年役路途　黃龍南
不起一念須彌山逐語隨言會轉難錦鱗赬尾平生
事剛被平人把釣竿　楊無爲
石筍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吳越應機湧出須
彌山一念不起何處雪金剛寶劍當頭截　昭覺勤
須彌山聳見還難烟水茫茫萬仞攢欲覓雲門端的
處把住淸風一問看　地藏恩
明鏡當臺湛如水無端特地起塵埃積成山嶽面前
立千手大悲擘不開　佛性泰
不起一念須彌山韶陽法施意非慳肯來兩手相分

付擬去千尋不可攀滄海潤白雲閒莫將毫髮著其間假雞聲韻難瞞我未肯模糊放過關天童覺

一波纔動衆波隨汨汲塵寰幾箇知突兀須彌橫宇宙縱橫妙用更由誰疎山如

天寒霜落月沉西清夜迢迢鶴夢迷海底日輪紅似火行人猶聽五更雞悲山濟

玉勒青驄控早春金裝寶劍耀龍文幾多失意沙場士日望樓蘭起暮雲天章玉

焦桐歷歷自悠揚一曲梅花五月香何事當人猶不薦徒勞指上聽宮商法林音

宗鑑法林卷四十九

宗鑑法林卷五十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七世

雲門因僧問知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獅子

翠峰顯云太無端　昭覺勤云還知者僧問處與雲門答處麼若知得兩口無一舌若不知未免顢頇　天童覺云賊來須打客來須待雲門翠峰二俱作家者裏莫有便恁麼去者麼切忌撞頭磕額　應菴華云沙裏努眼睛

花藥欄莫顢頇星在秤兮不在盤便與麼太無端金毛獅子大家看翠峰顯

遊子奔馳不少安但知門外逐歌歡自家田地荒來久祇看人間花藥欄枯木成

金谷春光常滿眼紅藥花梢香爛熳昨夜西風一陣寒徧地殘芳落何限王孫醉倒不知歸猶向欄邊索金盞上方益

清淨法身花藥欄眉毛剌倒須彌山誰將玉笛傳悽怨吹過蘆葉明月灣佛智裕

春蘭秋菊有園林獨許佳人得細吟一句不干音律事詩瓢碎把酒頻斟本徹源

東橋西磵是吾家轉盼烟霞萬疊遮十二峰頭都有月空留笛裏見梅花破巖繼

雲門曰佛法太煞有祇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

天童覺云雲門大師雖然自起自倒要且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徑山杲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天寧琦云雲門原不知有佛法一箇箇舌頭徧覆十方世界特地說無說有說短說長好劈口便掌且道天寧意在什麼處河裏失錢河裏摝　寶壽新云佛法兩字在雲門手裏以爲一件奇貨殊不知在新長老門下一些也用不著何則撐大門又短作火又又長

此處無金指示人梅花開徧古皇春塡溝塞壑情無限遊子依然瞎兩睛　超機敏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尙自已師曰賴遇維那不在

法林音云且道和尙自已與學人自已是同是別

南嶽山前徑山後瀑布聲如雷電吼拈却笠子露頂行蹋斷艸鞋赤脚走　佛慧泉

杖藜林下步莓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似落花隨綠水一時流出洞中來　地藏恩

遊山翫水事尋常早晚歸來鬢欲霜蹋破艸鞋回首看數聲猨叫白雲鄉　開福寧

遊山翫水數如麻誰識韶陽老作家截斷波師三寸舌回頭總是舊生涯　肯堂充

東村王大翁從來不識字却將別人田喚作自已地　絕象鑒

是處桃源路何須別問津一溪紅雨亂送盡武陵春　恩顚融

雲門因僧問弑父弑母佛前懺悔弑佛弑祖向什麼處懺悔師曰露

天童華云光孝著一轉語不是老僧見處亦非垂手爲人何故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育王雪云雲門具殺人不眨眼底手段被者僧輕輕一撥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

石火流星曾未急璇璣電轉一何遲雲門露字突然出著眼看時鷂子飛　正覺逸

露超宗越祖人言渠蓺返魂香我道伊搗塗毒鼓　天童覺

椎鑼擂鼓轉船頭席卷波翻喊激流赤脚上船乘快便順風相送下揚州卍菴顏

斗換風雷晧星移海嶽昏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時人退谷雲

萬山日出連天照人入桃源半是仙纔向漁郎話歸去不知身世幾千年大嶺丕

雲門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什麼向鐘聲披七條僧無語師曰七里灘頭多蛤子

鐘聲披起鬱多羅碧眼胡兒沒奈何　一箭雙鵰隨手落拈來原是柵中鷄徑山杲

七里灘頭多蛤子太陽一出口俱開平生肝膽雖然露俊鶻何曾逐臭來無菴全

世子從來有大病藥醫無效爲年深耆婆老有神通術偏向膏肓穴上鍼南石琇

雲門示衆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

翠峰顯舉畢喝一喝云大衆好喝且道落在什麼處若要鼻孔遼天辨取者一喝　開先金云辨即辨矣三乘十二分教嗜在什麼處直饒你知得著處分明三十棒一棒也少你不得何故放過即不可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沒即道或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或曰山河大地

有時順水流舟去轉柁看看又逆風船到岸時人出陸山重重又水重重絕象鑒

黃金與瓦礫恣意亂拋擲高價無人酬一地成狼藉竹屋簡

雲門示衆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烏石道云雲門雷聲甚大雨點全無

百尺竿頭弄險是非海裏橫身更有全提底時節秖堪惆悵不堪陳松源岳

雲門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一畫曰百雜碎

翠峰顯云者漢是即是要且未有出身路如今拄杖在翠峰手裏復橫按云東西南北甚處得來　古南門云二老向萬仞崖頭垂手不妨各有出身之路雖

然如是無風帀帀之波　古梅志云者兩箇各向拄杖裏躲跟却來倚勢欺人將謂無能出其右者殊不知六百年後性命俱落在海印手裏活也死也總不由伊大衆要見麼擲下拄杖展兩手云天台華頂秀南嶽石橋高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七九六十三

七九六十三休云是對談當機如不薦更去問瞿曇 本覺一

雲門到陳操尙書家操問儒書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尙書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上座師曰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師曰此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詞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對師曰曾聞尙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卽今有幾人退位書又無語師曰尙書不得艸艸師僧家抛却三經五論十年二十年尙不奈何尙書又爭怪得

保寧茂云雲門道一句語中具三句且道從前許多絡索在三句內三句外諸方商量咸謂雲門有掣電之機陳操尙書雖則肩橫日月背負須彌及乎挨拶將來未免無繩自縛恁麼要見古人遠之遠矣殊不知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

作家慣戰不籍糧奪鼓攙旗勢莫當虎驟龍驤誰辨的翻思仁義勝剛强 無著總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曰一榼在手

手中一榼絕痕瑕道聽途傳轉見賒作者至今拈不起依然獨自挈歸家 大中隆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會不得曰爲甚麼會不得師曰祇守會不得

君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若教人會得業性卒難逃 智門祚

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餬餅曰五箇師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和尙茶堂裏喫茶

等閒垂借問端由不負平生盡吐酬竭力為人須是徹方知茶味解人愁 投子青

韶陽門下足英明教之才又哲英雲萃堂前凹凸處不勞心力一齊平 正覺逸

雲門示衆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

翠峰顯云然則養子之緣怎奈屈良為賤其間或有不甘底出來掀倒禪牀豈不大丈夫漢雖然且問據箇甚麼道理驀拈拄杖云洎合停囚長智擊禪牀下座　昭覺勤云崇寧今日土上加泥敢道直得溈山水牯牛觸殺東海鯉魚陝府鐵牛呑却嘉州大象

雲門拈起餬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盌

牛在河南牛河北一片虛明如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尀耐雲門者老賊 龍華本

雲門齋次拈起匙箸曰我不供養南僧祇供養北僧時有僧問為什麼不供養南僧師曰我鈍置伊曰為什麼祇供養北僧師曰一箭兩際有僧拈問祇如前意作麼生師曰好即同榮

拈來匙箸普相呈不供南僧供北僧換却眼睛貪莫顧熱瞞都為不惺惺本 覺一

雲門齋次問僧曰人喫飯飯喫人僧無語自代曰謝師答話

老倒雲門強指迷者僧無語顯全機勸君不用他尋覓一飽自然忘百饑 鐵山仁

雲門上堂拈起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徑山杲云我不似雲門將虛空挖窟籠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云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者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惟於衲僧分上為害為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被拄杖子穿却鼻孔祇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天寧琦云凡

夫不合起有見二乘不合起無見緣覺不合起幻有見菩薩不合起當體卽空見不可放過雲門老漢貪觀白浪失却手橈累他天下衲僧總落拄杖圈圚放過不可好與一坑埋却

二乘菩薩何言盡諸佛凡夫早晚休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難似水長流 鼓山珪

擊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泣露千般艸吟風一樣松 徑山杲

膽逐灘灘盡心隨浪浪飛舟人報灘盡心膽一時歸 孤峰深

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太行雖路險依舊有人行 恕中慍

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脫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仔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博山來云造精之極研極之疵非慧目莫能鑑若夫心知體合截流注之病根達本忘情鏡無已之景象除是向威音那畔分身十字街頭打睡底漢方可診候不然莫將日瘧誤作傷寒

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胸次自成情船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雪明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 天童覺

天街華月影珊珊沉醉東風獨倚欄朝罷九重人靜後六宮猶尚整衣冠 慈山清

幾重關隘路行難說與行人莫自瞞但得揭開腦上蓋縱橫出入海天寬 永覺賢

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江西一隊老漢寐語住也未僧無對

法眼益云大小雲門被者僧勘破　五雲逢云甚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會麼法眼亦被者僧勘破　寶壽方云大小雲門祇見他非要且不見已過

雲門上堂衆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

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有僧曰請和尚諫師曰者野狐精

三宜盂云者老漢挾勢欺人取面鏡來照照看面皮厚多少

雲門示衆讀經千卷紙上語

先天後地本寥廓撥艸尋芳途路樂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或菴體

雲門因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

南泉亦因僧問泉云天寒無被蓋

一人會上竿一人會穿井伎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 慈受深

雲門念七開口則失禿却舌頭有甚氣息 東山原

雲門示衆祇者箇帶累殺人

東山空云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恨一身多山僧卽不然祇者箇快活殺人何故大雨方歸屋裏坐業風吹又遠山行然雖如是乞兒見小利

雲門在雪峰時有僧問如何是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峰曰蒼天蒼天僧不會遂問師蒼天蒼天意旨如何師曰三斤麻一匹布曰不會師曰更與三尺竹峰聞曰我從來疑著者布衲

白蘋衰艸色客路不知秋若識猿啼處瀟湘水逆流 天岸昇

喈喈黃鳥喚高林怨鎖長門不遇春但見落花隨水去重重風雨送行人 旅菴月

大鑒下八世

韶州白雲子祥禪師 雲門偃嗣 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你作麼生會僧指椅子曰者箇是椅子師以手拍椅曰與我將蒲袋來僧無對師曰者虛頭漢

雲門偃聞云須是他始得 徑山杲云雲門扶強不扶弱爭奈憐兒不覺醜者僧當時若是箇漢待他道將蒲袋來便掀倒禪牀直饒白雲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也分疎不下 天寧琦拈拄杖云者箇是假名那箇是實相者箇是實相那箇是假名一不是二不成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昭慶庭云公道無私民情得所既諳風憲那許替身然雖易辨來

鋒爭奈難爲去就良久云放過一著　理安問云雲門憐兒不覺醜不知白雲當時失却一隻眼何故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

鼎州德山圓明緣密禪師雲門偃嗣上堂大衆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

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投子青云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　報恩秀舉投子語畢云車已去了藉甚油缸　博山來云孤危不立更用相親法外無身猶欠哮吼鼻孔與眉毛從來不相識相識去舌頭元在口裏　白巖符云山僧擬辭賢岫遠赴長安長揖矣烟霞雲鳥把臂乎車馬袍笏你若向者裏覰見一斑要與他德山相見有什麼難　江天杰舉公案畢云還識此人麼陋巷不騎金色馬歸來却著破襴衫　法林音云一劈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

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栖蘆暫得甦爭似石人眠夜半免教舜讓守株居須知花綻非干木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元是崑崙進國圖投子青

收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鈎天童覺

青山是父白雲兒雲散青山總不知玉兎晝眠雲母地金烏夜宿不萌枝足菴鑒

長江秋水淨涵空萬象森羅映現中漁父晚歌滄浪曲謾垂鈎釣得獰龍磬山修

頹然寒屋葉如封樵徑凄凄鳥絕蹤輸與隔江青笠釣絲舒卷雪濤中白巖符

夜深簾外絕人行古殿苔封紫霧橫密旨未容傳遞處空教皓白滿天傾歸仁豐

德山上堂俱胝和尚凡有扣問祇豎一指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

翠峰顯云什麼處見俱胝老莫錯認定盤星復云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天焱絕什麼處得一指頭禪　妙喜云可謂是貴人多忘　古南門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閒時啜茗山茶下興至行吟野竹西倦臥繩牀春寂寂簾前苔色映青藜海舟慈

德山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麽生辨若辨得出有參學分若辨不出長安路上輥輥地

起綱宗云德山三句示徒能仁一字也無免汝費心穿鑿釋迦達磨不如函蓋乾坤日頭截斷衆流香象隨波逐浪浮萍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

德山上堂但參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瞚目舉指竪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誵譌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麽則不謬去也師便打

起綱宗云山僧重翻此案兩家體怗和融世出世間同一受用還會麽但參死句莫參活句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活句揚眉瞚目舉指竪拂是活句山河大地更無誵譌是活句或有問如何是死句波斯仰面看恁麽則不謬去也但有言說都無實義

岳州巴陵新開顥鑒禪師(雲門嗣)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

南北東西苦問人新開多口接迷津從茲八駿追風急空望悠悠脚下塵(佛印元)

明眼人落井靈丹透金鼎黑水崑崙奴夜過漫天嶺(覺海元)

秋夜霜天月正明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掌歸去何妨徹曉行(保寧勇)

爭雄弓馬最危微背手能拈麗鏃機自笑老來無意氣看他雲鳥自閑飛(覺浪盛)

煙霞滿笠曉風寒遠躡青莎別翠巒一路梨花春飲馬夜乘明月到長安(寒松操)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掌著月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礱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掌著月(翠峰顯)

珊瑚枝枝掌著月射斗光鋩未足觀四海盡來歸貢後乾坤同耀寶光寒(白雲端)

價重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强名模長因塞北煙塵
息記得江南啼鷓鴣長靈卓
脫得邊城戍役身却來偷賞上園春御街前畔低聲
語不覺衝他貌事人心聞賁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盌裏盛雪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盌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
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淸風
翠峰顯
大冶精金澄潭皎月南北東西孰分優劣昨夜春風
一陣來掃盡千山萬山雪海印信
提婆宗銀盌雪泰華摧滄海竭赤旛之下起淸風吹
落楊花硬如鐵佛心才
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鷄寒上樹
鴨寒下水
東山演云大小巴陵秖道得一半白雲則不然掬水
月在手弄花香滿衣又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山云人貧智短馬瘦毛長　佛日晳云演祖文皺皺
地也秖道得一半隆安卽不然祖意教意是同是別
馬搭鞍驢拽磨　古梅冽云鷄寒上樹一聲撲落梅
梢月鴨寒下水全身蹋破楚天秋顧左右云雖然詮
上加詮畢竟祖意教意
同別祖教問端由便將元價與他酬絲綸夜靜人垂
釣曉得金烏帶月收投子靑
昨夜三更屈指輪世間休說兩三人數聲長笛離亭
晩君向瀟湘我向秦保寧勇
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饒古今自然理寒松
十里吼淸風流水一溪聲未已無準範
鷄作蒼鷹拏鷩鼻鴨爲金翅取獰龍空王以此垂洪
範錦上鋪花知幾重南巖勝
鳶飛魚躍大家看犀辟塵埃玉辟寒李白夜來逢杜
甫吟風嘯月入長安古溪澄
隨州雙泉師寛明教禪師雲門偃嗣　遊山回首座領衆
門接座曰和尙遊山嶮巇不易師提起拄杖曰全
得者箇力座乃奪却拄杖師放身便倒大衆皆進
前扶起師拈拄杖一時趁散回謂侍者曰向道全
得者箇力

黃龍南云明教雖然會起會倒不覺弄巧成拙　資
福侶云一倒一起煞有規程然當時一衆竟不扶起
非惟省卻一頓拄杖且看明教老漢如何起身復云
險

益州青城香林澄遠禪師雲門偃嗣　僧問如何是西來
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何師曰墮
落深阬

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馱左轉右轉隨後
來子湖要打劉鐵磨翠峰顯
禪家流何太錯秪管追求無病藥若知煩惱卽菩提
坐久成勞亦安樂佛鑒懃
絕消息處捉來有形影中走却秪因懶問兒孫要把
襴衫反著坐久成勞位次已高起時失却人天相無
限行人認白毫月堂昌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山
昭覺勤云舉一明三衲僧孔竅千差一轍本分鉗鎚
雖然如是道林則不然或有人問衲衣下事秪向道
綿包特石鐵裹泥團　天童華云香林恁麼道老鼠
入牛角若有問諸宗衲衣下事秪向它道來年更有
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平陽忞云應祖恁麼道
亦未免貪前失後若有問山僧但云一氣不言含有
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古南門云香林冬行春令翠
峰拆東補西若要理會衲衣下事各自摸取好　靈
巖儲云東山則不然有人恁麼問但向道動則風生
且道香林底是東山底是若檢點得出東山性命在
諸人手裏若檢點不出諸人性命在東山手裏拋拄
杖云負命者上鉤來　天井新云翠峰拕泥帶水處
斬釘截鐵昭覺斬釘截鐵處帶水拕泥諸人還知香
林爲人處麼狗銜枯骨走

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立雪人寒達磨不會
大難大難翠峰顯
臘月火燒山天邊兩曜還香林曾未會空坐劍門關
佛印元
歲晚年來正苦寒千林木葉正凋殘炎炎野火無流
水應是隨風過別山上方益
老大叢林快說禪不將禪挂口皮邊今深山遠空無

像何處人呼應不圓天童覺
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下自搖櫓文殊能
衲衣下事火燒山臘月家貧徹骨寒堪笑連延曾未
息眉毛焦赤面皮乾天童淨
臘月火燒山天寬與地寬常啼菩薩苦滿市齧心肝
高原泉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
耳裏種田滿口含煙鍾馗舞十八拍張老乘槎上
九天無菴全
香林因僧問萬頃荒田是誰爲主師曰看看臘月
盡
繡球拋出滿堂前妙轉無私體自圓眞箇要行劍刃
窮更須再見老雲門石碧明
看看臘月盡日用事如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雲衲慶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盌鐙師曰三人證龜
成鼈
瑞巖愠云三人證龜成鼈一口各含一舌當機不辨
來風喫水也須防噎老香林能提挈眞燈照世都吹
滅喝一喝
六耳同謀事不成直言心表赤心人室中燈焰誰來
撥白髮兒童兩鬢新投子青
皎皎淸光徧界莫藏聲拋不出色豈能彰直下斬釘
截鐵划却古今途轍高出臨濟德山三人證龜成鼈
別別一回喫水一回噎昭覺勤
三人證龜成鼈井底泥牛氣噎直饒辯若懸河有理
亦難分雪耿耿孤光常皎潔佛性泰
三人證龜成鼈石火光中迸烈泥牛脚下生烟木馬
口中銜鐵別別六月飛霜何處熱蒼巖輝
香林因僧問美味醍醐爲什麼變爲毒藥師曰導
江紙貴
錦江西近烟波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
樓遊人愛向誰家宿頻吉祥

宗鑑法林卷五十

宗鑑法林卷五十一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八世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雲門偃嗣）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曰夏在甚麼處師曰湖南曰甚麼時離彼師曰去秋曰放汝三十棒師曰過在甚麼處曰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頓省

翠峰顯云雲門氣宇如王撈著便冰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　白雲端云大小雲門被洞山一問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　保寧勇別雲門後語云者瞎漢將謂你是箇人便打　天童傑云雲門放去太奢收來太儉末後殷勤何不與他本分艸料洞山恁麼悟去也是杓卜聽虛聲　靈隱岳云諸方盡謂父子投機啐啄同時殊不知雲門正令不行却向艸窠裏輥致令洞山打失鼻孔至今無摸索處　浮山〇云把定乾坤佛祖無進入之路放開江海魚龍得游泳之方雲門老人不妨奇特翠峰云雲門氣宇如王撈著便冰消瓦解識甚好惡當時若據令而行瞎却天下人眼　天井新云山高水深雲行鳥飛在雲門則可在天井則不可何故家無滯貨不富

見兔放鷹因行掉臂赤骨律窮方圓富貴放三頓棒尙遲疑再挨方識錐頭利單提獨脚機關外明眼衲僧猶不會（圓悟勤）

從來大道透長安步步應須著眼看五里祇知還五里到頭方覺路岐難（枯木成）

坐鎭韶陽老牯牛江西湖外遠相酬當時鐵限高擡起未必黃河不倒流（寶峰祥）

錯口相酬罪莫逃放伊三頓轉忉忉使他飯袋江西去添得廬陵米價高（中峰本）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

明教寬云向南有竹向北有木　天寶福云麻上生繩猶自可那堪繩上更生蛇喝一喝云一條來往長安路

五彩畵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福嚴雅）

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眞言吹火長尖觜柴生滿竈烟
大愚芝
金烏急玉兎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
跛鼈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翠峰顯
火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未
到野花含笑舊枝春法昌遇
三年一閏大家知也有顢頇不記時昨夜鴈回沙塞
冷嚴風吹綻月中枝投子靑
一片初生月蛾眉畫碧空水中魚避鈎雲外鳥防弓
埜軒遵
雲起千山曉風高萬木秋石頭城下水浪打釣魚舟
佛慧泉
江南三月鷓鴣天雨過諸峰景物鮮行盡天涯諳世
事買鞋須是大光錢三祖宗
驢尾豬頭牛脚跡三斤麻皮露消息誌公杖頭剪刀
尺從來雨下堦頭溼玉泉璉
生殺從來總自由三邊戈甲一時收誰知不用施韜
略坐鎭中原四百州呆菴莊
龍鱗獨角碧麒麟金眼流光若電新金鎖玉欄留不
住夜來飛上紫霄宸三宜盂
問佛麻三斤眼親手更親虎頭上種樹太歲上埋人
漢關嶮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
東山演云洞山不是無祇是太儉今日有問東山但
向道瞎何故且要相稱
洞山宗匠較些些紙撚無油驗作家老倒禪和鈯子
眼說禪說道會如麻翠巖眞
紙撚無油也大奇不堪拈掇有誰知回身却憶來時
路月下朧朧信脚歸五祖演
洞山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
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者裏須具擇法眼始得
祇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什麼處
愚菴盂云夜夢不祥題破在壁君子讀之化爲大吉
大用現前能展事春來何處不開花放伊三頓參堂
去四海當知共一家眞淨文四

千差萬別解投機明眼宗師在此時北斗藏身雖有
語出群消息少人知
遊山翫水便乘言自己商量總不偏鶻臭布衫脫未
得且隨風俗度流年
滯句承言是聻𨷂參禪學道自無功悟來不費纖毫
力火裏蝍蟟吞大蟲
祇要拔楔抽釘為人解黏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要
騰蛇繞脚竹菴珪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逢人不得
錯舉徑山杲
白圭三復瑕難掩一默如緘語路差稍變動已迷家
萬頃秋光天水碧一聲漁笛隔蘆花幻寄庭
洞山示衆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檣
竿頭上煎䭔子三箇猢猻夜簸錢
道吾眞云山僧則不然三面狸奴脚蹋月兩頭白牯
手拏烟戴冠碧兎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且道諸
訛在什麼處　保福達云一等為虛空畫眉目洞山
道吾較些子　雲漢挺云上大人收拾起如何若何

趙錢孫李
山孫得樹尾連顚笑道階除夜簸錢敲磕髑髏無用
處從來千聖不曾傳
洞山因僧問赤水玄珠猶是人間之寶和雲唱出
固非格外之談未審今日如何為人師曰夜聞祭
鬼鼓朝聽上灘歌
一腔風月浪家私唱拍相隨作者知二十五絃非格
調無生一曲韻手姿豫章止緣
洞山因都諫太保問眼中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此
意如何師曰洞山茶盌裏有太保太保茶盌裏有
洞山保無語却將此語問谷隱隱曰不落無言說
又問延慶慶曰喚什麼作三昧
幻寄稷別云過　愚菴盂云一個老婆禪一箇新婦
禪一箇女兒禪總被太保折倒了也
洞山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榔栗拄
杖曰見後如何師曰賓八布衫
賓八布衫不禦寒七穿八穴破氍毹自從一見祖師
後燈盞茶瓶盡入官雪巖信

金陵奉先深禪師雲門偃嗣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話是否眼曰是師曰鷂子過新羅便歸衆李後主在座不肯白法眼曰寡人來日置茶筵請二僧重問話明日後主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人曰今日請上座重新問話若問得是奉賞維綵若問不是祇賜一劍眼陞座師出問今日奉勅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師曰鷂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鐙作維那乃聲鐘衆集僧堂前勘辨鐙曰曾聞上座久在雲門有什麽奇特因緣舉一兩則商量看師曰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麽生商量鐙擬議師乃打一坐具便歸衆

佛日晉云法眼大人相法燈小丈夫深上座慣得其便若在隆安門下總不許動著何故識法者懼

無聲大海潑天潮灩澦堆邊怒似號釣慣漁翁閒坐看時人驚殺浪頭高平陽忞

兵談虎帳陣雲開欲搆前師束手來戈戟纔施分勝負倒騎敵馬奪標回緣止緣

百步穿楊妙有機縱横施設世中希就中一箭人難學射透花心奪綵歸雪奇靜

一種天生絕世才臨機與奪起風雷辟鋒八面齊掀倒贏得宮花滿鬢栽眉山遠

奉先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魚網有魚從網中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

徑山杲云明上座省得底且道是網羅裏底網羅外底　愚菴盂云一度被蛇傷三年怕爛艸　西遯超云須知古人言不虛發且道如何是他欠悟處若向明公語下搜求直須打到棒折若簡箇道個惑亂一上打到棒折尚未放休除此二途還有知二公落處者麽乃呵呵大笑云入也入也

俊哉一躍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笑龍門燒尾者依然點額在波瀾徑山杲

洪波高跳過重關適意遨遊喚不還堪笑靜沉溝壑

者安知洛陽[illegible]

漁歌一拍蘆花雨鷺鷥驚入秋烟裏向來職官長安遊此幸乘閒步清詩蘇公蘇公刎頸交何如艸具酬知己三宜孟

俊臣造究商君制刑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西溪超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雲門偃嗣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未審此土以何爲驗師曰新羅人艸鞵

鵝毛拈得笑哈哈一拳萬重關鎖開假使蠟人似冰結言甚新羅人艸鞵西溪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雲門偃嗣示衆進一步卽迷理退一步卽失事說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便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與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和尚直指師便打出

昭覺勤云如鷹鶴雀似鶻捉鳩細中之細妙中之妙進一步不迷理退一步不失事所謂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却恁麼說中有末後一著光前絕後

雙峰因僧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偏也無[illegible]曰如月入水曰如何是用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殿裏爍珍珠

混而不雜體常虛雪月交光類莫如應處萬端無[illegible]凝片雲自在卷還舒自得暉

蘄州北禪悟通寂禪師雲門偃嗣問僧甚處來曰黃[illegible]師曰夏在什麼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illegible]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卽[illegible]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趁出

翠峰顯云奇怪宛有超師之作還知者僧麼話[illegible]前不能顧後若在翠峰手裏棒折也未放在[illegible]欲云一不做二不休打人須是鐵[illegible]頭

眉州黃龍贊禪師雲門偃嗣問僧近離甚處曰香林[illegible]曰在彼多少時曰六年師曰甚草在雲山六年[illegible]無上菩提汝在香林六年成得箇甚麼僧無言[illegible]日移廚喫飯漢

實壽新云者僧據黃龍判斷分文不值在知音者[illegible]

無長處且道那裏是他長處祇見波濤闊不覺洞庭
深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雲門偃嗣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
莫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莫

北人偶與南人會借問如何喫荔枝口未開時先話
膻香甜二字且酬伊無文璨

鐵甕漚浮釣巨鰲銀缸花謝醉春醪簾垂莫怪香沉
鴨世掌絲綸有鳳毛湘翁沄

截斷千江不放流眼高佛祖氣吞牛天涯盡處無征
戰萬井絃歌起畫樓雪岸睿

大鑒下九世

連州寶華和尚白雲祥嗣 問僧甚處來曰大容來師曰
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日來合得一甕醬師乃喚
沙彌將一盌水來與者僧照影

開門何所見春色滿平林喜有嘉賓至彈箏復鼓琴
承天怡

鼎州文殊應眞禪師德山密嗣 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師曰黃河九曲

問法窮因歸何處黃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外千峰
上別有靈松帶露寒投子青

路窮巖斷進無門賴有山翁指出原九曲黃河清徹
底誰知別是一乾坤懶菴需

九曲那容眨眼看操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回天
手直得潮宗萬派乾木菴永

文殊因僧問古人垂一足意旨如何師曰久坐成
勞

馳書纔去返忽忽一足垂酬繼後蹤久坐成勞誰委
悉紅爐點雪自相通投子青

南嶽南臺勤禪師德山密嗣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一寸龜毛重七斤

等閑不語未逢人語便傷眞似太親不顧火中驚鳳
息驚他石虎暗生瞋投子青

石中迸出事非常鐵女搏雲舞太陽幾聽瀑崖飛洞
水至今哀怨恨無詳天奇瑞

靈識散聖巴陵鑒嗣 因寬和尚問甚處來師曰水清月
現寬曰好好借問師曰褊衫不染皁寬曰喫茶去

海天空闊一聲秋劃破澄江影倒流翠嶺銜陽分月白空餘踪跡使人愁 粟菴鼎

靈澂一日上堂問訊寬和尚寬曰上座到來數日且得安樂師曰菠薐好羨羹寬曰作者箇去就師曰王字不著點寬撫掌大笑

風雨亭邊拾得物逢人叫賣夜明珠抛來擲去雖光怪按劍笑中亦足虞 澗菴怡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 雙泉寬嗣 因玉澗頌雲門北斗藏身話曰北斗藏身爲學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宅家子直至如今謾度量且問其作頌之意澗乃張目視之師曰若恁麽會雲門不値一文錢公亦當無兩目澗果如其言師暮年亦失一目

覺範洪云今人妄意測度先德之言疑誤後昆亦可以少誡 中峰本云北斗藏身不但玉澗頌不出便是五祖戒也祇得向背後叉手暮年果損其目也是好采洪公謂誤謗先宗感果如是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五祖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蹋著秤錘硬似鐵

蹋著秤錘硬似鐵懵懂禪和猶未曾二冬嶺上火雲生六月長天降大雪 雲峰悅

信步紅塵裏無人問短長歸來天欲暮片月照滄溟 天寧璉

牧童歸去倒騎牛白日城中晚未休蹋著秤錘硬以鐵那知船子下揚州 佛陀遜

五祖問僧近離甚處曰東京師曰還見天子也無曰常年一度出金明池師曰有理可恕無理難容出去

眞如元云者僧親從東京來他恁麽應對見天子不見天子五祖末上與麽道是賞伊是罰伊

五祖因智門問暑往寒來即不問林下相逢事如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曰怎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高高峰頂翻銀浪深深海底起紅塵金鐘玉漏相酬醋疑殺滔滔天下人苟非作者孰問關津執鞭回首四海良隣君不見仲尼溫伯雪傾蓋相逢也奇絕 圓悟勤

五鳳樓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鍾巨靈擡手無多子劈破華山千萬重卽菴覺

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犀然牛渚兮分開海底波濤劍合延平兮散作晴空雨雹莫莫隔江招手有知音何待曹溪一宿覺笑隱訢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香林遠嗣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花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荷葉

天童覺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

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還同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翠峰顯

烟籠檻外差差綠風撼池中柄柄香多謝浣紗人不折雨中留得蓋鴛鴦慈受深

蓮花荷葉共池中花葉年年絲間紅春水漣漪淸徹底一聲啼鳥五更風張無盡

荷葉團團翠蓋蓮花灼灼鬬紅糚馨香越格無人薦又逐薰風過野塘雲臥靜

智門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恁麼時文殊向甚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獅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椒薑

千頃良田自主張十年九度作滄桑而今出手招人買盡底根源付當行頻吉祥

智門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兎子懷胎

翠峰顯云非惟把定世界亦乃安怙邦家若也善能參詳便請丹霄獨步　古南門云如何是般若體盲人見暗如何是般若用機婦停梭大衆何必特地參詳幸在家中穩坐還會麼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

一片虛凝絕謂情人天從此見空生蚌含明月深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翠峰顯

蚌含明月秋波冷兎子懷胎夜魄寒皦皦淸光成一片直須回首好生觀佛鑒懃

玉兎懷胎蚌含明月乘時正在中秋節一顆明珠轉玉盤徹底無瑕光皦潔慈受深

月映冰壺忽撲碎誰家兎子不懷胎淸光歷亂難收貯笤帚紛紛掃不開雲林幹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破草鞋赤脚走曰

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

翠峰顯云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笑巖寶云一句明三句三句明一句還他智門祇如翠峰恁麼道在者僧在智門試定當看　六堂遷云一步闊一步一著高一著智門老禿奴恁麼也大錯作麼生是伊錯處君子出言如釘入木

踢破艸鞋赤脚走衲僧到此無窠臼拄杖頭邊挑日月九洲四海任遨遊吳如喆

智門眞得祖家風放出雲門廣長舌大智如愚大巧若拙用盡功夫參不徹莫於平地上增堆休向虛空裏釘橛天童覺

拄杖頭上挑日月藏身北斗何殊絕三千剎海夜沉沉新出紅爐一點雪南堂靜二

踢破艸鞵赤脚走胸中憤氣衝牛斗須彌頂上擊金鐘百戰場中獅子吼

天台蓮花祥菴主奉先深嗣拈拄杖曰古人到者裏爲甚麼不肯住衆無對乃曰爲它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言畢而逝

昭覺勤云也好與三十棒祇爲他擔板腦後見顋莫與往來諸人還辨得菴主麼脚跟也未點地在　天童覺云負入不負出本色住山人思大吞盡諸佛普眼不見普賢且道病在什麼處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官不容鍼私通車馬　寶寧新云蓮花拄杖子攪亂三千大千世界了也還知麼却化爲龍矣還降得麼咦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峰萬峰不肯住落花流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翠峰顯

石火光中汗漫遊白拈臨濟叵同儔掀翻華嶽連天黑那個知身在御樓無菴全

直入千峰與萬峰楊花飄徹杏花紅渾身泥水都無主側立披雲過曉鐘件我侶

拈起雲簫顚倒吹一回曲罷淚霑衣誰知轉入漁陽調苦雨淒風聲更悲貫之理

十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已天下何人不識君般舟遠

錦衣公子御街遊夾路桃花看不休幾度登高凭極目山河無復漢宮秋法林音

鼎州德山慧遠禪師雲門偃下雙泉郁嗣僧問九夏禁足今已滿自恣之儀事如何師曰猢猻趁蛺蝶九步作一歌曰意旨如何師示以頌曰兩箇兒童舁木鼓左邊打了右邊舞剎那變現百千般分明示君君記取

瑞巖愠云答也答了頌也頌了怎奈者僧未肯點首在瑞巖路見不平須與德山相見自恣在今朝有花當面貼一句定諸譌猢猻趁蛺蝶蛺蝶飛無處尋空中打坐海底穿鍼驀拈拄杖顧左右云衆中莫有因齋慶讚者麼卓一下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大鑒下十世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文殊眞嗣常自負柴上山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將去師放柴於地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

此行莫擬幾時回北去應須到五臺若遇文殊放光處殷勤爲我記將來虛堂愚

柴火煎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外滿地難收刀斧痕石林鞏

洞山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便天明鐙籠猶瞌睡靈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郞珍重

崇先奇云大衆好言語若人信受奉行保管一生受記從教三十年後有人道皐亭和泥合水

洞山示衆天晴蓋却屋乘時刈却禾輸納王租了鼓腹唱謳歌

薦福燦云打淨潔毬子誰人不會開先則不然天晴蓋却屋乘時刈却禾輸納王租了秋冬事轉多阿呵呵喚不回頭怎奈何

洞山因僧問泗州大聖爲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泗州忽示現揚州天下宗師話路稠君子愛財取有道南海波斯鼻孔麤慈明圓

玉堂有路通人到金榜無名祇自慚長恨貧儒書讀盡老來不得一靑衫柏庭永

萬物從來有性情因時制事優曇生長安無限經綸
客誰是臨場得志亨 繼南祖
洞山示衆一大藏教祇是箇之字
點畫分明無道理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右
軍無限風流歸手裏 白雲端
明州雪竇山重顯禪師 智門祚嗣 到大龍問語者默者
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
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曰子有如是見解那
師曰者老漢瓦解冰消曰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
衆龍却喚曰適來問話底僧出來師便出龍曰甚
處是老僧瓦解冰消師曰轉見敗闕龍作色曰叵
耐叵耐師不顧後舉似福嚴雅嚴曰大龍何不與
本分艸料師曰和尚更須行脚
理安問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檢點將來二俱
不了山僧則不然待問大龍何如劈脊便棒者老漢
今日瓦解冰消連棒趁出免得遞相鈍置福嚴云何
不與本分艸料雪竇却道和尚更買艸鞋行脚始得
我要問福嚴本分艸料甚處去也拈拄杖云龍蛇易
辨衲子難瞞
雪竇示衆龍泉與刀斧同質利鈍懸殊驚駘與驥
馬同途遲速有異
說似瑕玕猶是玉謂言鍮石又如金自衡識性多膚
下未有昭昭至鑑心 佛鑑懃
雪竇舉古德曰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忽
有箇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佛祖言教是什
麼熱盌鳴聲便請高挂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
無事道人又曰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
水一般漢受人商量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
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
復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然後沒交涉三
員無事道人中選一人爲師
天童覺云坐斷乾坤建立世界和光混俗各有所長
且道選那一人爲師拈拄杖云穿過了也　南堂欲
云高挂鉢囊拗折拄杖未是無事道人挑起鉢囊橫
擔拄杖亦未是無事道人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
得然後沒交涉亦未是無事道人卓拄杖喝一喝云

木馬火中嘶黃昏候日出

雪竇叟船子漁父頌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載得月明歸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貪翫下鉤遲誰知雪老垂綸慣不犯波濤取得伊 白雲端

雪竇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區區逐日貪生去喚不回頭怎奈何

無禪才云雪竇老漢更參三十年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個註脚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鼓山霈云雪竇下此瞑眩可謂徹困婆心山僧今日不免從頭註破三分光陰二早過瓮裏何曾走却鱉靈臺一點不揩麼還瞞得渠麼區區逐日貪生去脚頭脚底喚不回頭爭奈何眞箇衲僧大衆若向雪竇言下悟去暫息化城向山僧言下悟去直登寶所更有一人踢倒化城踢翻寶所且道又得個什麼破衲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雪竇示衆譬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無量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曰相救當是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便喝咄哉衆生我頂曾報汝令頻頻上來汝却不聽如今有什麼救處乃拍手曰歸堂

劫外濤聲滿世界群生無處可躋攀寥寥天外淸虛境誰解淩空上帝關 圭堂居士

長空浩渺浸山川無量含靈墮此淵拍手洞天歸得去無勞再上四禪天 磬山修

雪竇曰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雪竇倒退七百里何故臨危不悚人

有老宿云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兩手分付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又老宿云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三十棒一棒也不較何故許人一物千金不移　天童悉云靈峰今日亦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衲僧出來且教他立在門外何故伊欠少箇什麼

雪竇住翠峰時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日是師曰參堂去僧纔行師復喚曰來來僧回首師曰洞庭

難得師僧到與你一盌茶喫

入門句子已先酬喚去呼來第二頭到此不知茶味者紛紛笑買洞庭舟虛堂愚

雪竇因僧問古人道有讀書人到來意旨如何師曰且在山門外立曰請師相見師曰任是顏回亦不通

平陽忞云雪竇雖是眞實相爲太煞不近人情若是天童有問讀書人到來時如何道之以德請師相見齊之以禮畢竟意旨如何相逢相見呵呵笑更有春風春又春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峰寒色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雨滴巖花

千峰寒色事如何雪上加霜凍滑多若遇鄒陽吹暖律巖花應不待春和楊無爲

千峰寒色冷堆青雨滴巖花照眼明若問箇中端的旨休將鶴唳作鶯聲本覺一

千峰寒色胞斑斕雨滴巖花甚等閒諸聖從教無入路三三兩兩倚闌杆蘂舟元

人自耽幽水石邊三間茅屋足淸眠不知春色從何起開遍千山紅杜鵑笠山寧

雨霽雲開數十峰丹巖峭壁夕陽中行詞歸去空山暮水碓無人浩浩風伊菴彥

月映秋林萬壑輝淡雲微露溼花枝蕩然不礙威音旨者段風光自不知宗元一

雪竇示衆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箇字字字無人識

佛鑑懃云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箇字不必重拈出　高峰妙云二大老一人說易一人說難未免見有偏枯高峰則不然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箇字字字無平仄　焦山傑云前二老明中有暗暗中有明高峰半明半暗總未免偏枯我則不然客從遠方來遺我徑寸壁中有四箇字字字無點畫

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分上爲甚不會師曰枯木裏瞠眼曰恁麼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師曰三十棒且待別時

一枝枯艸强遮羞明鏡當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步
去清光灼灼避無由白雲端

雪竇示衆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無
風浪與爾若辨得鬬不入愼家之門

天童悟云者龍頭蛇尾漢錯下註脚天得一以清地
得一以寧衲僧得一無風浪與以拄杖一時趁散

懶智融云雪竇老漢賣弄不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
以寧衲僧得一斬新條令特地乾坤若人識得恭候
萬福遂卓拄杖云拄杖子識得佗作麼生是恭候萬
福句復卓拄杖云天高群象正海闊百川朝

宗鑑法林卷五十一

宗鑑法林卷五十二

集雲堂　編

大鑑下十世

雪竇頌草𧂀二門曰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
憐傳大士處處失樓閣一德雲閒古錐幾下妙峰
頂喚它癡聖人擔雪共塡井二佛祖未分前已振
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宛轉復宛轉
眞金休百煉喪却毗耶離無人解看箭四

迦葉聆箏起舞淵明聞鐘皺眉息耕斗室危坐半聽
凍日熙熙虛堂愚

風卷浮雲淨靑天絕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上高臺
葛廬覃

雪竇示衆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麼但上無攀仰下
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

雲峰悅云雪竇恁麼爲人入地獄如箭射　廣教玉
云雪竇雖則養子之緣怎奈無出身路雲峰路見不
平亦且擲上著柤三角則不然要知眞實相爲個個
須從拄杖上翻身其或未然長連牀上有粥有飯作

麼生道
雪竇示衆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挂在壁
上達磨九年面壁不敢正眼覷著如今衲僧要見
劈脊便打
昭覺勤云雪竇妙中之妙奇中之奇向佛祖頭上提
持衲僧頂門鑿竅不妨自在要且祇見錐頭利不見
鑿頭方山僧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
豎拄杖云在拄杖頭上拈起也天同地轉放下也艸
偃風行有時八臂三頭有時壁立千仞如今莫道衲
僧要見直饒千聖出來列祖齊至幷須倒退三千里
敢問大衆且道什麼人合得受用分付天台木上座
福嚴容云二大老一人說近一人說遠依俙越國
彷彿揚州山僧則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
寶喝一喝　寶壽方云二老與麼說話要提持著一
著子大似壓沙取油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天界盛云二老撥亂乾坤即不無若是安邦定國未
敢相許在天界即不然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
寶良久云噫無限珍奇何處用前三三與後三三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遶
狂狗趁塊瞎驢趁隊祇許我知不許伊會南華局
雪竇因僧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透水透砂
日生芽後如何師曰矮驢矮馬
廣教玉云擴佛祖心印提本分鉗鎚饒我雪竇山僧
承大衆劚豆將今視古也擬定個眼目設有問黑豆
未生芽時如何白雲峰倒卓生芽後如何西河浪瀲
天若道與古人別法無異旨若道與古人同語言又
異具眼者辨取
雪竇到洞山聰處山問溈山水牯牛上座作麼生
會師曰作後人標榜山擬道師以坐具拂一下便
行山曰且來上座師曰未參堂
古南門云雪竇好一頭水牯牛祇是不受人調制雖
然不惟標榜後人亦乃標榜佛祖
雪竇與李殿院坐次有秀才幷道士到院李問三
教中那箇爲貴師側身叉手而立李曰有口何不
道取師曰對夫子難言
五老峰前古觀基老君元是一牟尼詩雖祇得同香

火莫聽他人說是非南堂靜
試問教中誰是貴側身叉手獨稱尊者軀實相人人
具何獨三家邨裏尋古湛沖
雪竇上堂起立曰雪竇得與麼高諸人得與麼矮
若人道得齊肩句許伊把定乾坤
廣潤融云山僧則不然驀涌身上禪牀豎拄杖云廣
潤得與麼高諸人得與麼矮若人道得齊肩句猶是
兎子喫牛嬭
雪竇示衆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
獨立望何極便下座顧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
麼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
白雲端云雪竇老人放去收來有舒卷乾坤之手雖
然如是何似乾坤收不得堯舜不知名法華忍俊不
禁當爲古人出氣山櫻火㷔輝山鳥謌聲滑攜手不
同途任他春氣發有天有地來幾箇眼睛活法華暫
出不著問侍者守方丈　烏石道云雪竇家私平生
受用之物盡情擲出與諸人了也烏石者裏雖然活
計無多也要諸人委悉且作麼生是烏石活計卓拄
杖云燕語鶯啼春日暖園林是處百花香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師曰白雲覆青
山曰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綠水陡長蘋
雪嶠層層翠鎖深風生寒岫結重雲夜來丹鳳沖霄
漢驄曉樵人逐雁羣投子青
雪竇上堂十方無碧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什麼
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
崇先奇云雪竇恁麼爲人何能坐斷天下人舌頭當
時若有個師僧出衆但向佗道和尚話墮也不知待
他眼目定動拂袖便行　靈峰祥云我要問雪竇你
即今向什麼處著此一問
雪竇問羅漢林曰法爾不爾如何指南漢曰祇爲
法爾不爾師曰大衆記取某甲話頭拂袖歸衆漢
下堂却令侍者請師至方丈問上座適來不肯老
僧那師曰和尚當代宗匠焉敢不肯漢曰你爲甚
拂衣歸衆師曰和尚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漢曰
你說看師拍一拍下去
天柱杲云雪竇放出敵勝之手抉下驪龍之珠直是

風淸林下目睞青霄據虎頭收虎尾則不無爭奈賊身已露羅漢雖知時識宜爭奈當斷不斷若當時見他道法爾不爾劈脊便棒何故不見道掀翻海嶽求知已撥轉乾坤定太平　法林音云雪竇大似南番舶主載一船差珍異寶東擲西拋以逞風流殊不知被羅漢不動一旗一槍盡情收下衆中還有爲雪竇作主者麼一僧出拍一拍拂袖歸衆林笑云棺材裏努眼漢識甚麼好惡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智門祚嗣）初謁雙泉雅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一日泉向火次忽問拄杖子話試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箸便擲師豁然大悟

與奪雙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忘家驀然鐵棒如風疾失却從前眼裏花（白雲端）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福嚴雅嗣）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邨田樂何故免見倚宅門戶傍宅牆剛被時人喚作郞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句和尚師曰作甚麼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取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下禪牀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遇爲侍者師顧昌曰者公案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仰山欽云活剝耕牛北禪是則好手其奈牆壍不牢被個販私鹽漢子和贓捉敗天寧則不然今夜無可管顧諸人不免烹個獨角泥牛炊無米飯唱無生曲與諸人分歲忽有個漢出來道有公人索和尚筋角便與和聲一棒何故有功者賞　寶華忍云北禪將官路當人情虛裝好體面欽祖貼別人不發積連你一齊窮靈祐則不然也不烹露地白牛免得天寒地凍捋帽露頂也不宰獨角泥牛免得年窮歲盡動棒勞神雖然如是畢竟如何是分歲一句乃拽拄杖便歸方丈　山茨際云北禪分歲大似國淸才子貴家富小兒嬌簡點將來不免反成特地何故烹露地牛向榾柮火唱村田樂原是窮冬日用閒事豈待今日

而然耶東明今夜不敢土上又加泥但請衆兄弟仍舊打坐底打坐經行底經行喫茶底喫茶圍爐底圍爐雖然如是也有個窮頌子與衆兄弟應箇時節歲窮月窮日亦窮自笑年來人也窮大家識取窮窮處斂跡雲山繼古風

納他皮角要輸機放下詩當結鈔歸一任者回黃雪落滿家園火掩柴扉 白雲端

佛性要當時節顯北禪除夜啓玄津當筵獨恣庖丁刃直至如今此話新 靈源清二

來勾皮骨訪知音一語當機値萬金帽子擲來如未曉眼前爭免拾花鍼

且喜今年田稻熟村歌社舞樂鷄豚斜陽影裏人皆醉扶得翁歸是阿孫 千巖長

片雨三江道殘春五夜湖能令詩思好楚色與寒蕪鐵容玄

北禪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匙挑不上

匙挑不上箸撥不開合掌讚言善哉善哉 疎山如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 德山遠嗣 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依舊孟春猶寒

藏叟珍云古德恁麼答話只恐諸人忘却今日忽有人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拈棒便打待他道因甚打某甲向云你更要我道孟春猶寒那

大鑑下十一世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 洞山聰嗣 自洞山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公居士家士高行爲世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頗易之士曰老夫有一問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如漆曰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懡㦬還洞山山問其故具陳前言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大悟

平陽忞云居士即俗明眞誰言世上無仙客雲居行處悟道須信壺中別有天然從長撿點當時未離鄂州城驀去猶較些子若向洞山門下悟來直是隔雲千里望長安何故天酥酡飯非珍饌一味園蔬飽即

休
紫琈岠云居士好面古鏡討討雲居不善措磨
果然黑漆漆地仔細思量當時但道個何必豈不妍
嬳立見秦漢俱彰無端向洞山死水裏浸殺有甚麼
用處汝等各負取一面何不打破了來與你相見
遂以拄杖一齊趁散
黑雲當午歛清虛白雨翻空失畫圖雨過雲收山色
淨趙州東壁挂葫蘆 伊菴權
黃鶴樓前鸚鵡洲雲居意不在鉤頭扁舟穩泛長江
流大笑一聲烟雨收 鐵牛印
楚歌吹起淚沾襟祇為鄉音動客心若道漢州中似
鏡樓頭依舊月沉沉 平陽忞
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慈管
動半湖煙霧是遊塵 嵩乳密
雲居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刃裏
藏身雲居者裏寒天熱水洗腳夜間脫襪打睡早
間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天童忞云雲居與麼住持極是省緣撿點將來翻成
多事何故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不羨長安景物賒水邊林下足生涯悠然別有閑經
濟日坐樓頭數落花 雪奇靜
杭州佛日明教契嵩禪師 洞山聰嗣 熙寧四年六月四
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
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
絲暗紅稀淺水明暮雲籠罩古今情行人莫聽溪中
水洗盡年光是此聲 鳳吉祥
洪州刺史許式居士 見洞山聰 一日衙中與劉潭澄上
藍濤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
松當時答洞山什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聞
答泗州大聖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
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
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是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
打破戽斗
潙山闇云賊來相趁客來相待一個引玉拋甎一個
埋兵挑鬭無端殃及上藍眞個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要識三大老面目麼琵琶隨手撥簫鼓應時鳴
荊門軍玉泉承皓禪師 北塔廣嗣 僧入室次有狗子在

傍師叱一聲狗子便出去師曰狗子會你却不會

瀛山誾云玉泉用盡伎倆逞盡機謀者僧不妨坐觀成敗

玉泉一日因衆集師問作麼衆曰入室師曰待我抽解來及上廁畢來見衆僧不去以拄杖趁散

白巖符云與麼做處雖謂迥出常情然檢較將來猶帶粥飯氣在若是山僧見衆僧不去但喚將水來待伊將水至乃洗手云事訖就水當願衆生出世法中速疾而往便休

玉泉法身向上頌一夜雨霧烹打倒葡萄棚知事頭首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掌底掌掌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

可怪日中燃燭火那堪黑夜畫神符古皇一道如弦直肯信當風特地迂 石雨方

山南客路彎彎曲山北溪流浙浙聲中有兩間茅艸舍籬頭倒挂繡腰裙 頻吉祥

玉泉因蘇東坡微服過訪師問尊官高姓坡曰姓秤是稱天下老和尚底秤師乃喝一喝曰且道者喝重多少坡無對

天寧琦云玉泉是作家宗匠東坡是當世大儒驀劄相逢發揮此道盡謂東坡休去秤尾無星殊不知八兩半斤總在自家手裏雖然如是也須扶起玉泉祇是他道者一喝重多少多少人道不得直饒道得更與一喝　磬山修代云猶未出定盤星在　平陽忞云盡道子瞻胸藏萬卷不消玉泉一喝便見冰消瓦解殊不知玉泉牆塹不牢輕輕被他一拶直得全身敗露大衆請撿點看那裏是他敗露處若撿點不出未免總被俗官勘破　天界盛代云艸賊大敗　寶教玉代云者漢一釣便上

玉泉曰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

密印民云不是罵人亦非贊歎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麼生良久云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玉泉冬至上堂晷運推移布裩赫赤莫怪不洗無

來換替

典牛游云大小玉泉無風起浪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槌粉碎遂高聲云看脚下　薦福璨云當時山僧若見即對他道少賣弄

矜誇富貴賤賣赤窮殺人可恕無理難容無準範

願來塗鴉未足云枉多隨例學書雲如今更不堪狠藉亂抹胡揮不耐聞印如成

一女嫁一男一馬跨一鞍青山自是磨今古流水何曾離碧灘雲菴量

寧波青王山大覺懷璉禪師五祖戒下泐潭澄嗣上堂白日東上白日西落急似投壺閃寥廓神龍一舉透無邊纖鱗猶向泥中躍靈龜中休湊泊三歲兒童鬢四角參

羅衣挂處秋烟淡蓽戶初開野水清得意且垂三尺釣湘簾高捲一峰青鼎吉祥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雪竇顯嗣赴杉山請入院上堂二十年來樂慕此山今日且喜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及乎到來杉山却在山僧身內

移身換步老天衣不惜眉毛幾個知今日若明當日事江南春暖鷓鴣啼慈受深

天衣因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掌天拄地曰磨後如何師曰夕陽影裏不藏身

拄地掌天全體用夕陽影裏不藏身有時獨坐孤峰頂寂寂猶聞落葉頻松源岳

天衣上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截鶴續鳧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敢與八大龍王鬭富不用都來不值半文錢參

雁鳴高貼冷雲飛影落寒江不自知江水無情雁無意行於異類亦如斯本覺一

長空孤雁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鉤風卷白雲歸別嶂黃昏月挂柳梢頭萬菴柔

修竹喬松足四簷月明風靜夜垂簾柴牀土榻皆相得一覺翻身柳噪蟬楚夫元

斷頭船子下揚州逐浪隨風天盡頭自是梢公情與

好不風流處也風流 牧菴密

天衣示衆古人道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有一老宿曰旣不識宅當初問什麽人賃恁麽拈也太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箇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撿點得分明拈却灸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

徑山杲云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具眼衲僧試甄別看

天衣示衆九天雲路早須尋莫遣蹉跎歲月深天地懸遠向甚麽處去

夏金烏似火當空挂最高峰插在青雲罅 南堂靜

天衣擧金剛經曰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法眼曰若見諸相非相卽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相非相眼在什麽處此語有兩頁門

諸相非相孰能見見與不見要須參兩處頁門如透徹此時方得見瞿曇 本覺一

天衣示衆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百骸潰散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

南堂靜云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刹花無數眨起眉毛仔細觀　天奇瑞云觀則不無喚什麽作一物喝一喝　能仁鑑云南堂恁麽道祇堪入佛不堪入魔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一物長靈甚處安轉身蹋破月團團刀山劍樹須摧折熱鐵洋銅飮必乾　香山濟云旣是百骸潰散喚什麽作一物良久復頌

一物長靈甚處安可中有句許誰參雲收霧卷秋空靜萬里蟾光玉一團

天衣因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骨瘦皮枯衣服穿夜深屋破看星眠頂門不具迦羅眼莫問西來祖師禪 本覺一

露出形藏不自知何堪屋破影離離眠雲嘯月眞奇特下載春風更有誰 克愚讚

棱棱瘦骨透寒溫屋破星稀露頂門黑漆燈籠纔眨

眼北溟夜半化飛鯤道曠超

天衣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臥地
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曰謝師指示
師曰西天東土

古石藏云衣禪師抱橋柱洗澡把纜放船郎不無要
且無爲人底眼妙湛待它問如何是佛斷匾擔意旨
如何夜叉點鬼謝師指示并深索短好愁人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北禪賢嗣問英勝二首座曰我欲
來者裏起法堂且道作得箇甚麼向當英曰賊是
小人師曰邵武子動著便作屎臭氣英曰曾經霜
雪苦師曰明珠自有千金價怎肯林間打雀兒英
曰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師却指勝曰你且道
合做得箇什麼向當勝曰本來無位次不用强安
排師曰你者驢漢安向甚處著勝曰一任敲甎打
瓦師曰也祇是箇杜撰巡官英曰若是千金寶何
須打雀兒師曰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英曰路見
不平

白巖符云一步緊一步一著高一著三個老漢可謂
經事多矣若是法堂向當終未能定奪在何故今年
太歲當頭合逢戊己

法昌垂語曰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　永州祚云恁麼則
徑山杲云是醍醐句是毒藥句　平田本云心不負人
十字街頭廖胡子大有長處
面無慚色

要個無禪底國師纔涉毫芒便取誅堪笑者僧垂手
處道無便見有偏枯月林觀

法昌因英勝二首座到山英曰和尚尋常愛撿點
諸方今日因甚麼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祇
要驚蛇英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刺腦入膠盆
作什麼英曰古人道我見兩箇泥牛鬭入海所以
住此山未審和尚見箇什麼師曰你宅時異日有
把茅蓋頭人或問你作麼生抵對英曰山頭不如
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钁
不及拕犁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麼英曰和尚作麼
生師展兩手英曰蝦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
擬比大陽暉英曰爭奈公案現在師曰亂統禪和

如麻似粟

采蓮人唱采蓮歌艣棹雙雙汎碧波一等鬬人心事處至今江上有諸譌 思脩聞

錐頭利較鑿頭方暗刺明傷兩著忙何似運籌帷幄者不施寸刃自投降 足宜彙

法昌上堂春山青春水綠一覺南柯夢初足攜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討如今競愛摘楊花紅香滿地無人埽

雲門信云者個語話若作禪道佛法商量大遠在若作風流景致會又辜負法昌還有人合會得麼若合會未得元在法昌舌根上轉　東明際云雪嶠老漢還契他法昌也未

南康佛印了元禪師 開先暹嗣 一日入室次適東坡到師曰此間無坐榻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座師曰山僧有一問若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腰下玉帶士欣然曰便請師曰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居士向甚處坐士不能答遂留下玉帶

平陽忞云佛印貪餌忘鉤東坡弄巧成拙若是山僧待他道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向前拽倒便坐豈不顯得俊俏底蘇學士　天界盛代云若恁麼則被某甲坐斷也　慧雲盛云佛印雖則便宜性命已在東坡手裏　法林音云何不待佛印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便與留下玉帶管教者漢不敢正眼覷著

揑定咽喉塞定口一切佛法誰敢有牢關把定不通風飛騎將軍何處走 卽念現

謾誇敏手慣偷關壁壘其如堅似山計盡竟無門可入弓遺矢折馬空還 月川印

大鑒下十二世

金陵蔣山法泉禪師 雲居舜嗣 僧問初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掌天拄地曰便與麼去時如何師曰落七落八又問二祖立雪意旨如何師曰三年逢一閏曰爲什麼付法傳衣師曰村酒足人沽

白巖符云蔣山言中有響縱奪可觀誠堪眼目人天千古一遇者裏又且不然初祖面壁意旨如何平地摝魚蝦恁麼去時如何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

被陸沉二祖立雪意旨如何刺腦入膠盆為什麼付法傳衣若要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杭州佛日戒弼禪師(育王璉嗣) 僧問如何是毗盧印師曰艸鞵蹋雪曰學人不會師曰步步成迹

高峰妙云佛日雖則高提祖印不負來機殊不知古篆難明致令者僧遇如不遇高峰則不然如何是毗盧印文不加點學人不會要會作麼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天衣懷嗣) 因僧問千鐙互照絲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在甚麼處師曰謝布施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大似不齎來

織就迴文錦一幅絲來綫去輕輕度拋梭石女巧稽多繡緻緝緝絕鑒顧(翁元鐙)

火樹參天徹夜輝浪遊公子可知歸天然一段眞消息化作春光點翠微(無僧照)

東京法雲圓通法秀禪師(天衣懷嗣) 上堂山僧不會巧說大都應箇時節相喚喫盌茶湯亦無祖師妙訣禪人若也未相諳躡著秤鎚硬似鐵

龍唐桂云山僧慣會巧說著著應時及節未須相喚茶湯超勝祖師妙訣禪人若也能相諳大冶紅爐無鈍鐵

圓通示眾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麻纏紙裹者一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

徑山杲云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今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者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丁寧却似樹頭風過

大鑒下十三世

長蘆崇信禪師(慧林本嗣) 上堂淒涼大野物景蕭條露滴枯枝煙籠遠墅長天極目萬象昭然霜月流暉千江普現如此學唱帶水拖泥若也盡令提綱直須祖佛側立放過一著別有清規喝一喝

臙脂纔抹便含羞又把花枝插滿頭卸却花枝除却粉春衫襤褸轉風流(澗菴怡)

一條白練出高源界破青山絕正偏特地神驚毛骨冷是誰搔首問蒼天(粟菴鼎)

長蘆因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晴天著靴行
日出世後如何師曰雨落赤脚走
水落石頭先露出日高花影霧重重眉分八字威音
外幾箇親曾識舊容道驤超
碧莎江練盪輕舟兩岸蘆花雪壓眸順水逆流誰得
意一聲寒鴈滿天秋東源海
玄機密運妙何窮晴雨悠悠任所通那畔不拘今不
住泥牛夜月啮清風克愚賛
短笛西風夜未央漁人舉櫂泛滄浪蓑衣箬笠隨身
具雨落天晴總不妨雲在見
玉人酣睡夜何長古殿清風帀地霜夢破寒鐘窗露
白起看庭際落梅香機先覺
明州育王曇振眞戒禪師天衣懷下瑞岩鴻嗣 上堂今日布
袋頭開還有買得底麼時有僧出曰有師曰不作
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僧無語師曰老僧失利
臭菴宗云嶽林設箇問端也甚奇特及至被人道箇
有字直得東遮西掩囊藏不迭護國今日布袋口開
還有買得底麼良久云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

大鑒下十四世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長蘆信嗣 因僧問知有道不
得時如何師曰瘂子喫蜜曰道得不知有時如何
師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者傳語漢
有口不言非是拙無知解語却成痴將軍不挂封侯
印海內雄風孰不知青門林
一陣東風過隴西故園春色任高低無端猨鳥來枝
上却向空山不盡啼濤遠達
木童舞袖離金闕石女謳謌下玉樓欲吐襟懷言不
盡人間那識此風流寒松操
慧林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面黃不是眞金貼曰
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一箭一蓮花僧作禮師彈
指三下
朦朧月下離金闕手把琵琶任意彈曲盡夜闌何所
有詩腸不及酒腸寬頻吉祥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長蘆信嗣 上堂要扣玄關須是有
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剝底漢始得若
是畏刀避箭鹿鹿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牀

下座
天寧琦云大小智者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壽山別無奇特朝晨熬水洗面黃昏脫襪打眠大海從魚躍天空任鳥飛　瀛山誾云智者天寧一個緊似鐵箍一個寬如皮袋各見一邊則固是如今作麼生始得與二老別出一頭地良久云坐斷兩邊中不立還他過量越情人

大鑒下十五世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慈受深嗣 因僧問飛來山色示滿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師曰逢人不得錯舉

山色空濛曲澗深由來朱紫盡知音梅梢月上三更雨滴碎花枝香滿林克愚贊

斷霞造接高低樹流水長彈不夜琴一曲忍含千古意始終誰識伯牙心青門林

大鑒下十六世

臨安府中竺痴禪元妙禪師靈隱光嗣 因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艸有時上孤峰

衆流截斷擬何爲石女聞聲也皺眉撥轉頂門關一竅落花流水總相宜若賓容

三句都盧一亘分許多心緒不堪聞始知春色無高下謾把眞情說向君無倚翁

百川坐斷絕言詮理事相融話始圓戴角擎頭何處去孤峰荒艸任安眠試說諸

壺中日月隴頭春別有清香透四鄰畫閣頓開窗戸冷揚鞭徒負指歸人子青昊

大鑒下十七世

溫州光孝已菴深禪師中竺妙嗣 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翻憶小釋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密

寒巖不卷珠簾月靜輕敲玉磬驀然喚轉乾坤直得無生可證隱含數

撥櫂江心夜泛潮水天空濫月輪高遊鱗識取鈎頭意莫貪青絲拂海濤 鶴翰周

楊柳磯頭艸木秋烟花渡裏放輕舟狂瀾夜寂千峰冷唯有青蘿水上浮 瑩章玠

口裏波濤生萬丈胸中雲氣涌千尋乾坤爛嚼俱無膽吐盡肝腸話更深 頻吉祥

光孝上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遊梁乾打閧

天然尊貴事非常端拱垂衣在畫堂若使龍蛇成變化翻爲特地弄刀槍 頻吉祥

宗鑑法林卷五十二

宗鑑法林卷五十三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七世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雪峰嗣 因雪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

驀然趯倒便知休百粤青山更不遊從此七閩江上月至今空照釣魚舟 佛國白

釣魚船上謝三郎趯倒須彌返故鄉應笑途中未歸客伶俜旅泊向它邦 本覺一

玄沙示衆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祇如盲聾瘖啞三種病人作麼生接若拈槌豎拂它眼且不見共它說話耳又不聞教它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地藏琛出曰某甲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

雲門因僧請益門云禮拜著僧拜起門以拄杖挃之

僧乃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纔進前門云汝不是患聾又云還會麼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瘂其僧有省　法眼益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　雲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是不會法眼爲什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　翠巖芝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翠峰顯舉了便喝云者盲聾瘖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槌豎拂宅又不管教伊近前宅又不來問還會麼宅又不應諸方還奈何得麼翠峰若不奈何汝者一隊驢漢又堪作什麼以拄杖一時趁散　雲居元云地藏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玄沙祇有先鋒且無殿後兩人病在膏肓鍼藥之所不到山僧爲你諸人點破拈拄杖云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本覺一云雲門翠峰也是因風吹火見兎放鷹爭如地藏逆水之波當時聞玄沙恁麼道便出衆云某甲有眼耳口請師接待宅道慚愧便乃呵呵大笑弄但玄沙盡西天此土諸佛諸祖被者一拶不免退身有分驀拈拄杖云放過則不可　龍門遠云祇如諸人有雙眼又何曾見來有雙耳又何曾聞來有片舌又何曾說來既無說無聞無見何處有色聲香味事然雖如是能有幾人到者般田地　徑山杲云者僧雖悟去祇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買艸鞋行脚　天童覺云雲門平展者僧實頭且道甚麼處是者僧悟處不救之疾難爲鍼艾　天寧琦云玄沙雲門氣急殺人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笑巖寶云雲門當時不合放過者僧反使宅患盲聾瘖瘂無有休日何故殺人須教死作鬼也光鮮　古南門云種穀不生豆者僧既是盲聾瘖瘂底因甚却向雲門言下省去驢漢還會麼擊拂子云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　梅山相云者裏又且不然諸人若向拈槌豎拂上相見不如盲底若向語言三昧上摸索不如聾底若逞驢脣馬觜而作伎倆不如瘂底且道作麼生即得無影樹頭擒木馬不涇波中捉活魚

盲聾瘖瘂杳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朱不辨正色師曠豈識玄絲爭如獨坐虛窗下葉落花開自

有時後三步會麽無孔鐵鎚 翠巖
退後近前衆對揖相逢邂逅難回面春風驀地搖匪
前還見落花千萬片 白雲端
玄沙以言出人喜三種病人同一圓堪笑雲門老古
錐何異六錢何異抛衮 老韶
言聾啞不相干果被玄沙恣熱瞞一句與君重剖
露老君頭戴儒反冠 室明
由說多方險作家有誰窺見老玄沙耳聾口啞眼睛
瞎五濁衆生最似麻 橫川珙
盲聾瘖啞風流灑灑淮瀉天機之乎者也 天慈賁
玄沙因韋監軍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乃問撫州
取曹山幾里韋指旁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僧曰
到來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僧曰一百二十里韋
曰與麽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身禮拜師師曰
監軍却須拜此僧此僧却具慚愧
雲居錫云甚處是此僧具慚愧處若檢點得出許你
有行脚眼　承天宗云者僧可悲可痛直饒玄沙具
金剛眼睛蹉過韋監軍了也　法林音云說甚麽蹉
過監軍直是箇龍頭蛇尾漢當時待者僧云曾到便
作禮三拜欲觀主人先觀所使者慚愧却是玄沙自
取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因我禮你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
徑山杲
因我得禮你牽牛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觜對觜
高菴悟
因我得禮你崑崙臥潭底雖然復拍天身上無滴水
雪堂行
老鼠齩生鐵十分滋味別貓兒左右看臨匿也不徹
正堂辨
因我得禮你事從丁屬起誰知白蘋風不在秋江裏
天目禮
因我得禮你花開世界起蜂蝶競頭來於斯難下棠
曹源金
玄沙因韋監軍曰占波國人語稍難辨何況五天
梵語還有人辨得麽師提起橐子曰識得者箇郎

辨得

雲門偃云玄沙何用繁詞又云適來道什麼　承天怡云玄沙被監軍一問直得額頭汗出口裏膠生雲門直饒肘臂不向外曲也是賊過張弓

玄沙一日普請往海院斫柴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虎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陰界

翠峰顯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　東禪齊云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天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　徑山杲代天龍進語云也知和尚爲人切　天寧琦云畢竟是箇什麼隨例道虎蝦跳不出斗　理安問云天龍抛輙玄沙引玉翻手覆手一直一曲賺却多少人性命不留安生揑目山僧今日據令而行去也卓拄杖喝一喝　寶壽方云玄沙天龍互相屈辱各自喪身失命了也還有爲二老出一隻手者麼」前虎後虎急須看取凛冽威風生獰爪距今古樵人不回顧喪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顧雄雄坐斷山前路

佛慧泉

山中有虎人市上有人虎當磨笑裏刀利牙爪可怖寄語花狸奴莫教渠上樹慈受深

前面有虎元來是汝更問如何寃苦寃苦月堂昌

玄沙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峰峰開緘惟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峰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師曰山頭老和尚蹉過也不知

明招謙云玄沙三幅白紙爭奈文彩已彰雪峰千里同風何故不知蹉過不見道養子莫教大大了好罵爺　五祖戒出語云將謂胡鬚赤　黃龍南云雪峰不道無長處既被玄沙識破直至如今說不出　雲門澄云玄沙孟春猶寒雪峰千里同風總是開書後語未開書已前作麼生道

三番白紙問寒暄千里同風月滿船奪得高標全用處蟠蛇口內打鞦韆丹霞淳

玄沙象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書千里同風多錯會一條拄杖兩人扶慈受深

蹋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正圓地闊天長三幅

紙同風千里爲誰宣佛心才
白紙三張遠信去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邊笳
曲不是風吹別調中佛性泰
鷄鳴夜夜違聲吽月下同人不忍聞嘹得血流無用
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文殊道
玄沙示衆深山懸崕千年萬年人迹不到處還有
佛法也無若道有喚甚麼作佛法若道無佛法即
有不到處
西渡金云我不與麼道紅塵鬧市千人萬人蔡沓處
還有佛法也無若道有喚甚麼作佛法若道無佛法
即有不到處　㝠巖璨云㝠巖又且不然舌尖上棠
皮邊橫諸靈說千句萬句還有佛法也無若道有喚
甚麼作佛法若道無佛法即有不到處有傍不甘者
出來別通消息看如無三十棒且待別時
玄沙因雪峰示衆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
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峰
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
鏡淸怤問僧爲復古鏡致火爐與麼闊火爐致古鏡
與麼大　西院明云與麼問人也未可在　雲門偃
云餧飯泥茶爐　昭覺勤云現成公案古鏡不非火
爐打破羅籠火爐即是古鏡若非父子相投怎見赤
心片片祇如玄沙道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諸人畢
竟作麼生會　天奇瑞云且道世界誰世界古鏡誰
古鏡不可逐境打作兩橛豎拄杖云者是世界者是
古鏡若然直下承當坐斷雪峰玄沙大丈夫切忌鬼
窟裏虛延歲月
世界能將古鏡齊言中辨的却成迷白雲起處靑山
秀天曉依前月落西象田卿
十方世界一面鏡鏡裏看形未足眞摸著鼻孔渠是
我那時方見本來人懶菴樞
一幅素縑纔織就短長恰好稱郎情鴛鴦一對嗚秋
水縱有僧繇畫不成雲岸岳
無端平地起淸風搖拽陰濃花影重夜倚江樓閒極
目胡笳吹過海門東正範楷
玄沙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
老昨日許多諠閙向甚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

日料掉沒交涉

法眼益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閙　清凉欽云今日更好笑　潙山喆云大潙則不然忽有問遂鳴指一下如有衲子出來云料掉沒交涉却肯它何故大丈夫捋虎鬚也是本分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黃龍新云扶豎宗乘須是小塘長老始得玄沙因甚道料掉沒交涉我卽不然有人問但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昭覺勤云或問山僧祇向道又是從頭起它若道料掉沒交涉旁者便棒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㨾山來云人將語探水將杖探烈火裏辨眞金閙市裏識天子袈裟下認取老僧玄沙小塘斯人也縱然蓋覆將來口苦心甜更有事在

夜壑藏舟澄源著棹魚龍未知水爲命折筯不妨聊一攪謝三郎小塘老函蓋箭鋒探竿影艸潛縮也老龜巢蓮遊戲也華鱗弄藻天童覺

今日靜悄悄昨日鬧啾啾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北磵簡

花裏客酒中仙秋歸玉塞春不還落花啼鳥紛紛亂

洞戸山聰寂寂間峽裏誰知有人事寰中遙望空雲山鐵容玄

玄沙問鏡淸教中道菩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淸指露柱曰莫是不見者箇法麼師曰浙中淸水白米從你喫佛法未夢見在

同安顯別鏡淸語云也知和尚不造次　翠峰顯云大小鏡淸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向道靈山授記未到如此　潙山喆云若不是鏡淸幾乎忘前失後何故不逢別者終不開拳　天童覺云鏡淸當時恁麼答玄沙末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無然則鏡淸久不作佛法夢也須是玄沙同參始得　天童華云鏡淸放碩佛也不奈伊何若不是玄沙識破幾被露柱吞却　天童傑云二尊宿驀劄相逢大似小兒則劇相似佛法身心何在乃舉應菴華語畢喝一喝云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雪老門高兒女盛又能情重貫天倫把家許壘疑相似也有貪杯落艸人盧堂愚

密機深設穽利刃疾交鋒汗馬無人識當論蓋代功

東叟穎
綫去絲來密密縫言端語的意情濃傍人覷破難藏
掩假作瞋容罵不還海舟慈
梟脣鴂舌語鄉談蘭臭心同雪刃寒花落庭前飛玉
露塤篪吹向月中看淵翁沄
物外人從物外遊西河獅子嶺南毬風流難盡衷腸
曲攜手重將下玉樓寒松操

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
曰還聞偃溪水聲否曰聞師曰從者裏入

五祖演云果是得入一任四方八面若也未然輒不
得離卻者裏　徑山杲云若要眞箇得入直須離卻
者裏　天童傑云三大老總是岐路相角漆桶相指
有甚快活處山僧則不然入之一字亦不喜聞　天
寧琦云者裏是什麼所在離與不離更問阿誰憶昔
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　逕
庭宗云三大老動絃別調縱奪可觀若依正令當行
未免三十拄杖何也夜半太陽輝天明日頭落

天生碧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不知幾度黑風翻大
海波心出沒自閒嬉白雲端
風飄碎玉千峰雪雨滴巖花萬國春堪聽偃溪流水
意潺潺終日不聞聞羅漢南
投老玄沙付鏡清返聞來聽偃溪聲如今洗耳滄浪
在誰肯臨流便濯纓晏古佛
一派寒泉下翠微玄沙招出爲眞機鏡清雖向聞中
入流水何曾洗是非鐵山仁

玄沙因僧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
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用會作麼僧便休來日師卻問盡十方世界是一
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
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在鬼窟裏作活計

報慈遂云一般恁麼道爲甚麼卻成鬼窟去　翠峰
顯別玄沙語云諸方即得我者裏不得

玄沙因大衆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
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
信汝

紫燕飛來遶畫梁不辭倒腹與傾腸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本覺一

薄宦奔南北長憐客路塵濛濛烟雨裏深憶故園春延壽慧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用自已作麼

雲門偃云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僧便問如何是學人自已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禰僧齋你也隨分得飯喫　寶壽新云且道是者僧在語脉裏轉却玄沙在語脉裏轉却有理何用高聲

平生不作江南夢怪殺人來說鷓鴣衣錦未能同故國三家村裏覓皇都幻寄庭

父子之親非別親離身貼體總相應若還稍作賓情待笑殺旁觀冷眼人觀初眞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

白雲端別云屎臭薰天又云蓮華葉上化生兒

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謝家風時人秖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天衣懷

膿滴滴地金色光法身全體露堂堂釣螺江上曾分化一葉漁舟泛渺茫楊無爲

清淨法身無可比病後依前滴滴膿雁鴻叫斷秋光老落葉飄來一摷紅懶菴樞

滴滴通身是爛膿更無一點落西東若言不是知音者未免風吹別調中高峰妙

玄沙上堂衆集遂以拄杖一時趁下却回向侍者曰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

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搆村後不迭店且作麼生得出身之路　道吾眞云大小芝老秖是偏枯道吾則不然玄沙與侍者一人具一隻眼　雲居舜云此語衆中舉得爛如泥且作麼生會山僧道侍者不在言也玄沙也是荊棘林裏求栴檀　東禪觀云大小玄沙性命在侍者手裏

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

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即且置秖如活人背後底是箇什麼

就中至直是玄沙觸目全眞話不除亡者面前親證

驗更無偏黨絕周遮叢林浩浩爭唇吻恰似虛空捉幻花汾陽昭

且置亡僧面前事活人背後若為逢自從打破雲南後直至如今塞北通本覺一

玄沙因光侍者激曰師叔若參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遣書問光曰打鐵船也未

法眼益代云和尚終不與麼　汾陽昭云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清涼欽代云請和尚下船　支提愛云玄沙也是貧兒思舊債　雲居元云禪也未會參得何用思量舊事忽然被它撐動鐵船玄沙堪作甚麼　慧林本云昨日過新羅　雲居莊云諸方批判不為不多然祇能扶强不能扶弱山僧今日久勘不離原狀敢謂玄沙被光侍者領過直爾分疎不下畢竟如何官無定條從民私約

玄沙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已休此箇來踪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神光頂後照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若問玄沙端的意霜天夜半髑髏寒本覺一

玄沙坐次見面前地上一點白以杖指問侍僧曰見麼曰見如是三問三對師曰你也見我也見因甚麼道不會

高峰妙云見卽見會卽會無復疑矣且道者一點白決定是箇什麼　普濟龍云者僧換得一雙眼睛玄沙失却一箇鼻孔

你見我見十分成現打破荊棘林方知無背面一點從教徹古今黑白未分何處辨

玄沙因鞏明三藏善別音響劉大王請驗之師以鐵火箸敲銅爐問是什麼聲曰銅鐵聲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瞞

法眼益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　清涼欽代云却是和尚瞞大王　翠峰顯別云大王宜加信敬又別三藏云莫瞞外國人　淨因成云既不是銅鐵聲玄沙喚作什麼聲然則三藏祇知渡水不覺溼衣玄沙偏解誣人爭奈國有憲章且道三藏瞞大王何似玄沙瞞大王　天童覺云理契則神資子覆衣中之寶

情封則物力士失額上之珠三藏秖解瞻前不能顧
後還知麼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高峰妙云大小玄
沙能所未忘當時賴遇是劉大王若是箇本分衲僧
管取一場漏逗

擊前獨露本無名楚館秦樓賣却身可惜翫花人立
老不知春已渡前村天岸昇

玄沙示衆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
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時鼓山出曰月
𠯗師曰者箇阿師就我覓月山不肯却歸衆曰道
我就它覓月

翠峯顯云玄沙與鼓山如排百萬大陣秖拋瓦礫相
擊有衲僧辨別得當知正法眼藏付囑有在　護國
元云玄沙鼓山各說道理要且未識月在諸人要識
月麼幸無偏照處剛有未明人　古南門云玄沙誘
人犯法鼓山買帽相頭若非翠峰明辨端倪往往作
肯不肯會即今莫有旁不肯底衲僧麼我要問你喚
甚麼作正法眼藏

玄沙曰若論此事喻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契
賣與諸人秖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佛川義云既是四至界分結契賣了因甚中心樹子
猶屬玄沙

萬事由王老師樹子猶屬你在廣額屠兒成佛一一
大師償債鼓山珪

祖佛田園都賣了四邊界至不曾留奈何猶有中心
樹惱亂春風卒未休徑山杲

祖父田園俱屬我中心樹子豈由它連枝帶葉和根
拔要見兒孫意氣豁趣菴演

玄沙曾指上頭關四海禪流覺未閑惟有漢朝天子
貴彭城垓下信旗還姜山愛

玄沙因雪峰遷化衆請作喪主三朝集衆點茶師
遂於靈前拈起一隻盞子問曰大衆先師在日從
你道如今且作麼生道若道得則先師無過若道
不得過在先師還有人道得麼如是三問衆俱無
對師遂撲碎盞子歸院
中塔因沙問你作麼生會塔云先師有什麼過沙便
面壁塔出去沙復召塔塔回首沙云你作麼生會塔

便面壁沙休去　笑巖寶云當時有箇衲僧纔見伊恁麽舉便掀翻茶桌免教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玄沙嘗訪三斗菴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爲什麽菴主無曰且坐喫茶師曰菴主元來有在

傍菴來往路相通步步相隨躡去踪山遠年深人不到一溪流水負長松率菴琮

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曰人人出者箇不得師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曰和尚又作麽生師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曰和尚恁麽道得某甲爲什麽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翠峰顯云祇解貪觀白浪殊不知失却手中橈　雲峰悅云道得道不得總在玄沙圈圚裏如今作麽生出得它圈圚　昭覺勤云灼然者一條路作者方知直得窮天地亘古而不移消劫石空芥城而無盡便是透關底也須著眼始得一等是恁麽時節爲什麽道我得汝不得切忌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淨因成云叢林中往往作鼓山未到玄沙境界會却諸人要識二老麽不見道盡出者箇不得　南華昺云㧞轉鼻孔換却眼睛若無者箇手段如何扶豎宗乘雖然如是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笑箇什麽情知你在驢胎馬腹裏作活計　東禪觀云當時我若作鼓山待玄沙亦道人人出者箇不得即云和尚元來別有長處不圖成就前功且要與玄沙向驢胎馬腹裏相見　天童覺云玄沙大似倚勢欺人用强凌弱蓋宅撥得轉弄得出兩箇一般爲甚麽道我得你不得是眞難掩是僞不昌　報恩秀云天宮淨土時人愛去鼓山不愛驢胎馬腹時人怕墮玄沙不怕所以降聲負氣惟俯視橫行具獅子不欺之力還信天童保證麽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

作者好求無病藥馬腹驢胎何處著鼓山當日可憐生鼻孔遭人白拈却本覺一

一夜寒聲來夢裏平明著屐到聲邊心期盛夏重過此脫却荷衣石上眠海舟慈

大方信包容優渥遂不已躍鱗龍鳳池揮翰紫宸裏
鐵容玄

玄沙與地藏方丈說話至夜深師曰侍者關槅子門了汝作麼生出得藏曰喚什麼作門

翠峰顥別地藏當時珍重便行　清凉欽別云和尚莫欲歇去麼

玄沙對雪峰曰某甲如今大用去也和尚作麼生峰將三箇木毬一齊抛出師作斫牌勢峰曰汝親在靈山方得如此師曰也是自家事

瀛山誾云父作子述直箇克家未免挂人脣齒　慧雲盛云看它父子則劇相似舞拍遞承宮商合調若論大用拈却象骨巖許伊有箇話會分

玄沙見三人新到自打普請鼓三下却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却入僧堂久住來白曰新到輕欺和尚師曰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出法堂却於侍者背上拍一拍曰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曰我與你勘了也

最菴印云可惜放過者僧乃頌

玄沙明修棧道新到暗度陳倉夜行各不相投投明共到咸陽嚴號令按條章明明四海清如鏡更於何處覓邊疆

須彌南畔日頭落北俱盧州正五更最苦好是新羅客朦朧猶在夢中行元潔瑩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翠峯顥

親伸端的問君吾莫比流沙少室傳昨夜雁回雙寫後謝家人立月明前投子青

杪秋時節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祖印明

蕭蕭蘆葦映江流獨棹孤蓬漾小舟細雨斜風渾不顧一心秖在釣竿頭笑翁堪

長竿無餌釣絲懸斜插船頭秋月明橫笛等閒人不會自家吹與自家聽梅谷悅

玄沙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

拈頭作尾自倒自起家寄魚鑾衣編蒲葦 天嶽晝

玄沙因長慶稜來乃問除却藥忌作麽生道慶曰放憨作麽師曰雪峰山檨子拾食來者裏雀兒放糞

承天怡云玄沙祇知長慶雀兒放糞不知自己屎臭熏天若要去却藥忌三生六十劫

大鑒下八世

漳州羅漢院地藏桂琛禪師 玄沙嗣 問僧什麽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似我者裏種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甚麽作三界

潙山喆云淸貧長樂濁富多憂　報恩秀於博飯喫下云恁麽則非但南方也　博山來云者僧纔聞三界帶累宅南州禪客俗氣不除如今還有與地藏相見者麽更須拋却犂耙鋤頭始得　大慈言云大小地藏道箇栽田博飯不妨令人疑著無端末上道你喚什麽作三界却似龍頭蛇尾　仁王教云地藏家風無媿古佛直箇千載一遇乃爲者僧一拶直得七零八落　法林音云地藏可謂明於責人暗於責已者僧若是作家待伊云喚甚麽作三界便呵呵大笑看地藏別作箇甚麽伎倆

種田博飯喫言中誰辨的午後打齋鐘眞金曾失色 雲峯悅

種田博飯待方來玄妙商量一任猜無影樹頭懸日月幾人於此便心灰 昊古佛

宗說般般盡强爲流傳口耳便支離種田博飯家常事不是飽參人不知參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烟水秋 天童覺

種田博飯喫飽卧長伸脚把將三界來安在左邊著引得龍牙老古錐手裏把柄破木杓 無準範

地藏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花障子福曰好一朶牡丹花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一朶花

報慈遂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祇如地藏與麽道落在什麽處　黄龍心云據此三人見處一人超佛越祖一人自利利它一人謾已却問僧你道自瞞底是誰僧云莫眼花龍云此去更深夜靜迥絕無人

處更去共伊商量始得

地藏翫月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風起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 龍濟修

若教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信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眞 艸堂淸

雲生洞裏陰風動林間響若明今日事半斤是八兩 上方岳

地藏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什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你爲什麼對衆謾語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

潙山喆云者僧親從秦州來爲什麼道對衆謾語要會麼作客不殷勤帶累主人拖泥帶水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三搭不回頭笑破衲僧口饑逢王膳不能餐百城烟水何時了 達變權

東風花笑帶春陽蜂蝶枝頭祗逐香杜宇一聲垂綠暗不知歸路幾多長 遠菴僼

地藏因法眼紹修洪進三人過阻雪圍爐次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師曰山河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眼曰別師豎起兩指眼曰同師又豎起兩指便起去及眼辭師門送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指庭下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眼曰在心內師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片石在心頭眼窘無以對遂放包依席下求決

商量同別有多般老倒何曾舉舌端今古不能提得去一雙靈劍倚天寒 保寧勇

休爭自已與山河撥動干戈不奈何看取將軍施武略兩條寒劍定龍蛇 治父川

火爐頭話幾多般自已同時作麼觀直下起來呈伎倆山河大地黑漫漫 虛堂愚

地藏問僧你在昭慶有什麼異聞底事試舉看曰不敢錯舉師曰眞實底事作麼生曰和尚因什麼如此師曰汝話墮也

承天怡云者僧昭慶得底異聞雖未舉似早已驚羣
舉衆地藏祇知宅人話墮不知自己舌頭早已拖地

地藏因同中塔侍玄沙次沙乃打中塔一棒曰就
名就體中塔不對沙乃問師曰作麼生會師曰者
僧著一棒不知來處

三昧眞云中塔固不知者一棒來處地藏還知麼莫
道地藏不知敢保玄沙亦未知在

地藏爲玄沙作忌齋請報恩和尚喫藥石恩看供
養位不見有眞遂問師還有眞麼師以手揖曰看
恩曰元來無眞師曰大似不看相似

柳眉花面慵梳洗誰道不如初嫁時閒對傍人引玉
線金鍼繡出雙黃鸝 洄菴怡

福州臥龍山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 玄沙備嗣 上堂我
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當欲得省要
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與究竟若
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情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
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若從觀音門入者一
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以此三門方便示汝
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
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瑯琊覺云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保寧勇云大衆東
西南北四維上下築著磕著不覺不知過在什麼處
良久云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郞　薦福
行云若據山僧檢點安國自己性命亦未知落處在
者裏一隻折箸也不消得莫有虎口奪食者麼若無
山僧不免向炙瘢上更下一𦦨去也拍禪床下座

東禪觀云安國一時嚼飯餧嬰兒不知旁觀惡心

安國問了院主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箇眞實人
體你還見僧堂麼主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
化肉猶暖在

法林音云大小安國著甚死急者僧換却眼睛去死
十分縱有盧扁 𢀖 祇好拱手乃忙忙放去收來豈善
作之謂歟雖然安國也未必是好心

福州大章山契如菴主 玄沙備嗣 僧問生死到來如何
迴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
師曰阿哪哪

灜山闍云者老漢恁麼放憨直得闔家拱手雖然更須勘過始得

宗鑑法林卷五十三

宗鑑法林卷五十四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九世

金陵清涼院法眼文益禪師羅漢琛嗣 行脚次值天雨阻地藏因參藏藏曰何往師曰迤邐行脚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有省

而今飽學似當時脫盡纖塵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自平持家門豐儉臨時用田地優遊信步移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孤負一雙眉天童覺

南來北往盡奔波終日烟塵不奈何信步踢翻芳艸路隨機借看落花多兩行眉黛橫秋月一對天池浸玉梭最好不知頭角盡轉身何處覓諸謌伴 我侶

頭角分明轉失眞葉公老嬾不傳神一朝破壁飛雷霆定有奇仙為點睛潭吉忍

氣宇軒昂出禁城眼中無物可當情誰知冷地一星火燒出眉毛八字橫無僧照

神仙一粒果無差點鐵成金事更賒不似今時藥汞者聚頭空自說丹砂均化度

法眼在地藏一日呈所見藏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辭窮理盡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於言下大悟

滿盤捧出醇甘露到口令人命即亡絕後再甦歎不得翻嗟岐路漫尋羊壽昌經

法眼因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慶偈問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如何師曰喚什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子方言下悟去

萬象之中獨露身一回相見一回親東西南北吾皇化莫向江南苦問津浮山遠

離念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法誰立門庭日逐舟行

江練淨春隨艸上燒痕青撥不撥聽丁寧三徑就荒
歸便得舊年松菊尚芳馨天童覺

雨洗淡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一江秋水連天
碧兩岸蓼花笑白蘋具足有二

萬象之中獨露身曉鷄啼散滿天星啞口牧童牛背
穩鐵笛一聲宇宙淸

法眼因慧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

金粟元云法眼恁麼抵對可謂據病不假驢馱藥能
彈何必玉絲絃者僧悟去亦覺可人撿點將來猶有
事在且道是什麼事咄玄沙道底

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戽夜塘水翠峯顯

巇嶮行時問路難有人相問北村南長安無限人來
往幾箇無鈴得過關投子青

木人行千里駿馬不移蹄落日依南土因風向北嘶
正覺逸

妙用不須霜刃劍能彈何必玉絃絲臘冬午後三更
夜閑坐閑眠雲散時翠巖貝

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餈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饑
白雲端

微酸梅子始生仁鶯老花殘迹已陳一夜南風移斗
柄明朝烟柳不關春正堂辨

含元殿裏問長安直指當人徹骨寒地沒硃砂翻赤
土廩無粒米倒礱糠松濤廣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是曹源一
滴水

天童傑云法眼向百戰場中舞纛旗未免旁觀者哂
忽有問靈隱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祇向宅道和屎合
尿

曹源一滴水澄清流出千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翫
者茫茫空繞水邊行白雲端

曹源一滴水是即波濤起桃花流出洞中來漁舟夜
宿蘆花裏楊無爲

曹源一滴異常流流入滄溟冠九州垂釣幾番波浪
險未曾聞道失漁舟草堂淸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珍重曹源可知禮也雷奔洶湧

海濤生證解截流那下行那下行通玄日午打三更 韶國師

曹源一滴起波濤萬派聲歸海上消若謂清涼有別旨不妨今日與明朝 玻應華

法眼答前語時天台韶侍次豁然開悟因以所悟白師師曰汝向後爲王者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

曹源一滴水相黑饒插棠鷄鵲空啾啾驊騮已千里 月窟清

白雲散盡碧天高月落波心映玉苗江上漁翁休泛泛寒風乍起利如刀

法眼因僧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

博山來云形未興名未起且道森羅萬象從何處得來者裏放過卽不可喝一喝

沒踪迹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模則刹塵逆會也處處普賢樓閣門開也頭頭彌勒 天童覺

漏泄了也春不著花冬不藏雪一對泥牛銜古月屑屑形名何處論枯橛件 我侶

從來那畔信難通卽使通來尚滯功肯信一爻通變處不萌枝上卷春風 懷清海

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處曰船在河裏覺退師却問旁僧曰你道適來者僧具眼不具眼

博山來云虛空無彩色大海有波瀾　報恩琇代旁僧云賊過點兵　義山訥云絲來線去不露鋒鋩自非見處精明用處自在何以能此雖然你若作佛法會帶累他二老不値半文錢

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馬廢絃而樂琴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眞淳盤古心 天童覺

盛世常聞大雅音元和協律鳳巢林無端曲罷停絃後攪動羣生蠢伐心 星[illegible]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你作麼生會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與麼會又爭得曰某甲祇與麼師兄作麼生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修這禮拜
東禪齊云山主恁麼祗對爲什麼不肯及乎請益法
眼乃仍祗恁麼道且道諸譌在什麼處者裏看得透
許你具一隻眼　五祖戒別法眼劈脊便打　保寧
勇云修山主當時何不也好向法眼道與麼會又爭
得　徑山杲云二老絲來線去綿綿密密扶起地藏
門風可謂滿目光生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更買艸鞋
行脚始得何故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甚處得者消息
來　天寧琦云二老漢不會轉身句如今有問天寧
向宅道昨日有人恁麼問三十棒趕出院去也　報
恩秀云萬松當時見法眼道恁麼又爭得向道久聞
和尙有此機要不然攙手便行管取一時坐斷　博
山來云法眼鉤人在不疑之地且道有多少法術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　河渚謙代修云和尙元來別有
長處
六國當時已太平太平纔久不知兵修公換得長蛇
陣天下人人會死生佛印元
石城親切問同參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

路依俙屈曲在烟嵐保寧勇
秤頭蠅坐便敧傾萬世權衡照不平斤兩錙銖見端
的終歸輸我定盤星天童覺
一道如絃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
掩室開
兩刃交鋒電影馳金剛截鐵爛如泥回頭蹋碎關山
月未免重栽眼上眉雪竇照
法眼示衆識得凳子周帀有餘
雲門偃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　翠峰顯云澤廣藏
山靈能伏豹　薦福懷云識得凳子是樆木做　圓
通秀云識得凳子四脚著地　泐潭清舉法眼雲門
翠峰語畢云三個漢總是依宅見解明昧兩岐不脫
是聞如水中月黃龍即不然富塞乾坤外開張日月
前　徑山杲云識得凳子好緊頭洗脚雖然如是錯
會者多　龍池傳云識得凳子更參三十年歸來休
云依舊是凳子　雲門澄云識得凳子正有事在
靈谿昱云法眼解放不解收雲門解收不解放天衣
平地上喫交總是依艸附木何如拽杖看雲起閒聽

黃龍三兩聲
不知將甚報君恩雲起江湖浪皺痕一片孤帆乘興
去與誰相逐過天門保寧勇
一不是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嗁鶯閒庭雨散夜將半
片月還從海底生象田卿
法眼因僧來參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卷簾
師曰一得一失
黃龍清云法眼鏌鎁在手殺活臨時二僧齊去卷簾
且道那箇得那箇失還會麼世事但將公道斷人心
難與月輪齊　理安問云法眼探頭二僧逐塊直饒
收處迅捷未免平地喫交　百丈涵云八字打開眉
橫鼻直眼裏無筋一世貧千古萬古空相憶法眼道
一得一失還有分疎得者麼卓拄杖云山僧口門窄
道峰珍舉理安語畢云法眼若非二僧出手幾乎
勞而無功雖然還知平地喫交處麼一籌兩垛
松直棘曲鶴長鳧短羲黃世人俱忘治亂其安也潛
龍在淵其逸也翔鳥脫絆夫何祖禰西來得失是非
相半蓬隨風而轉空船截流而到岸箇中靈俐衲僧
看取清涼手段天童覺
老將高提白玉鞭雙騎一策去翩翩古今得失論量
底空看西山暮雨前正堂辨
七夕星河渡鵲橋穿鍼姹女自徒勞支磯石畔乘槎
客更向半坡颭白濤石磵瀾
指點峰巒入望幽芙蓉倒出水天秋最憐一抹烟嵐
好翻使遊人醫兩眸位中符
青桐一葉曉明樓雙雁南飛海上游得失惟論千古
事何人能識漢宮秋蕉菴範
法眼因僧問古佛堂前何人先到師曰不動步者」
資福廣云法眼恁麼答話引宅業識茫茫者坐在無
魂必死之地古佛堂前驢年夢見然則畢竟什麼人
先到牛頭獄卒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電機死水有龍終不
聖驚起依前眼瞎瞎天衣懷
法眼示衆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
絲頭即是一絲頭
清涼欽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水菴一云夜

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情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於今時

塵劫來事盡在於今祖師不會面壁沉吟 楊無爲

剛春即夏倏驚秋爲問長安諸白頭何日腰纏十萬貫御風騎鶴上揚州 懋山德

法眼拈香匙曰者箇不得喚作香匙畢竟喚作什麼僧曰香匙師不肯僧二十日後方省

煙水迢迢去轉賒霜風肅肅隔天涯直饒識得香匙也管保渠儂未到家 拙菴朴

法眼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大聖今年出塔否曰出師却問旁僧曰你道者僧曾到泗州也無僧亦無對

浮山遠云者僧到即到泗州祇是不見大聖　道場全云者僧見即見大聖祇是不曾識法眼　東禪觀云者僧到也到泗州見也見大聖識也識法眼祇是自討頭不見　報恩琇云者一隊漢病在膏肓祇願道那僧不見誰知却是自不識那僧有人出來道和尚也是扶弱不扶强報恩隨聲便打且道是肯他不肯它

妙圓金地絕纖塵到者當觀無相眞莫道玄門難近向舉頭便是塔中人 承天宗

法眼因開井次問衆曰泉眼不通被沙礙祇如道眼不通被甚麼礙衆無對自代曰被眼礙

五祖蕉云法眼大似不奈船何打破戽斗若是蕉上座即不然泉眼不通被沙礙祇如道眼不通被甚麼礙直向它道被道礙不但使其當下嘗地且與千古留眼

法眼上堂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

慧溫尼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笤帚柄聊與三十　平陽忞云法眼用鉤慧溫用錐山僧也不鉤你也不錐你且放教冷來看乃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法林音云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不快漆桶覓甚麼盌

法眼問齊魚問僧遍問麼適來若問如今不問如今若問適來不問

法林音云法眼大似因齋慶讃
耳聽如聾口說如啞法眼舌頭孰眞孰假無著總
法眼因僧問聲色兩字如何透得師召衆曰諸上
座且道者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
色卽不難
天童覺云從前不了祇爲家賊難防直下分明且向
草菴止宿　高峰妙云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愚菴
盂云平地上死人無數　嬾放大云者僧聲色裏橫
眼被法眼一賺直得一步也去不得洞視大衆云還
知法眼被者僧賺却麼
親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爲指昏矇眼耳忽然春夢
覺鶯吟燕語盡圓通大洪遂
聲色都來兩箇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黃鶴樓中吹玉
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慈受深
曾經洗耳碧溪流萬壑千巖路轉幽最是月明風靜
夜一聲長嘯海門秋理安問
襄州淸溪山洪進禪師羅漢琛嗣　問修山主曰明知生
是不生之理爲什麼被生死之所流轉修曰筍畢
竟成竹去如今作箯使還得麼師曰你向後自悟
去在曰紹修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如何師曰者
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便禮謝
進老分明到五臺修師眞箇入閩來維那院主門相
對說著令人兩眼開正覺逸
豁落無依高闢不羈家邦平怗到人稀些些力量分
階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絕介立大方無軌轍天
童覺
穆滿從王母階前聽白雲侍臣渾不識猶擬是幷汾
假亭挺
露柱懷胎已有年臨盆幾度命絲懸忽鑽石女腦中
出笑倒高堂客滿筵芝嶽化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羅漢琛嗣　示衆具足凡夫法
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
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
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
疑
黃龍淸云修山主祇知布網張羅不覺自墮籠罩要

得出身麼此亦有一理二義若人辨得永墮阿鼻

徑山杲云點鐵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淨慈一云直饒有箇入路堪作什麼凡夫則是凡夫聖人則是聖人且道凡聖兩忘一句作麼生道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密菴傑卓拄杖云一不知二不會東西南北轉霶霈　天寧琦云修山主熟處難忘也是胡地冬抽笋　龍池傳云龍池則不然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則不有聖人凡夫若知則凡夫何在卽如老僧如此折倒還有甄別麼喝一喝云路逢達道者莫將語默對

凡全是聖聖全凡究實遺名直下參廓徹迴超凡聖處無言童子口喃喃靈源清

剗除露布葛藤不用之乎者也饒君句下精通未免喚驢作馬混菴顏

融峰强萬丈未話足先酸若不緣雲去那知星斗寒盧堂愚

龍濟頌曰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色鬧浩浩

昭覺勤云聲不到耳色不到眼聲色交參萬法成現且道還踢著解脫道也無不省者箇意修行徒苦辛

龍濟頌曰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鐘聲裏薦取鼓聲裏顚倒

天目禮云修山主可謂五音六律無相奪倫美則美矣要且活埋在聲塵堆裏至今出身不得何故立沙道底

龍濟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

徑山杲云咄又是從頭起　天寧琦云教裏少哩修山主有多少奇特也祇是座主見解未夢見我衲僧巴鼻在見露柱但喚作露柱見燈籠但喚作燈籠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

薦得是移花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棃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蹋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全菴巳

猛士腰間大羽箭拈來一鏃定天山乾坤一統淸如鏡不用飛書更閉關 嗨石琦

龍濟曰二破不成一一法鎭長存若人一二解永劫受沉淪

昭覺勤云修山主直似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向平坦坦處壁立千仞壁立千仞處平坦坦雖然祇道得一半山僧卽不然二破不成一一法亦不存不作一二解永劫受沉淪

聽不出聲見不超色指東話西將南作北 古林茂

龍濟曰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天寧琦云既無迷悟了箇什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

龍濟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僧便問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什麼僧於言下有省

鷲福懷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且道落在賓家分上主家分上若定當得出憂則共戚樂則同歡山僧卽不然出門則吳山楚水入門則佛殿行廊或有箇衲僧出問師意如何許伊具一隻眼 西禪需云者僧悟卽不無爭奈未遇諳當靑天白日如被鬼迷龍濟頭白齒黃作恁麼語話懶菴卽不然出門竹徑無人掃入戶方塘照影寒

龍濟因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者箇壞不壞師曰不壞曰爲什麼不壞師曰爲同大千

問若剜心答如劈腹句裏翻身何勞迅速劫火俱然同大千全機不動劍鋒旋龍濟山頭龍脫骨睒摩天上鼓鷲濡有耳不聞聰外事眼前那有異同機偶來遇値三家叟渾語誑言總不羈 天岸昇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 玄沙備下白龍希嗣 僧問本無迷悟爲什麼却有佛有衆生師曰話墮也

瀛山誾云且道是者僧話墮東禪話墮 承天怡云者僧祇解月下遺程不覺和身墮水東禪雖能順方

指迷要且無宗師作略當時待它恁麽問連棒打出直令它向佛生情盡迷悟頓空處別立生涯

大鑒下十世

台州天台山德韶國師法眼益嗣因僧問乍離凝峰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虧汝甚麽處曰恁麽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沾恩師曰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即不中

護國蘊云國師恁麽答話揭露佛祖家風則不無要且此僧未肯點頭若有問山僧今日家風請師一句但向道天台一萬八千丈朝夕烟雲八面封

天台初謁龍牙問雄雄之尊爲甚麽近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麽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

懷寶迷邦何太錯投珠按劍更囘還春風不管花開落流水依然過萬山平陽悉

天台因僧問櫓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

當下自能休歇去大千那有一毫頭項王早肯咸陽立一片皇風八百州遠菴僼

天台示衆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唯人自鬧

等是垂慈爲你來舌頭拕地語如雷葛藤滿地無人翦狠藉春風又一囘竹屋簡

天台示衆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曰祇此一頌堪起吾宗

徑山杲云滅却法眼宗祇緣者一頌　昭慶庭云天不蓋地不載無處隱身水自綠山自青纖毫礙眼祇如通玄峰頂不是人間且道是什麽所在一片落花飛萬國春歸去　天童悟云新通玄則不然今日別開一路通玄峰頂别是人間祇緣不薦錯認青山喝一喝云還薦麽便下座

蓬底歌眠醉復醒君山祇在兩眉青渾家不管興亡事一味和雲占洞庭無文燦

心外本來無一法國師見處未爲親若言滿目青山是認著還生眼裏塵無隱鑒

金陵清泰欽法燈禪師法眼益嗣 問僧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不東不西師不肯僧却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僧有省

西來祖意不東西猿鳥春深抱樹嘶多少行人空悵望青山孤聳白雲低保寧勇

不東不西一句全提輭似生鐵硬如爛泥投鍼未諳盆水刮膜再用金鎞雲鎖家山歸路絕回頭翻笑杜鵑啼肯堂充

清涼開堂山僧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它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什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

翠巖芝云為衆竭力禍出私門　雲峰悅云者老漢一期與奪也似光前絕後及乎撈著又却龍頭蛇尾如今莫有為清涼作主底麼　昭覺勤云法燈縱域中殺活握閫外威權直得氣概驚羣風標獨立山僧卑志本意如斯今日出來祇緣五祖先師有箇現成公案對衆舉揚有不惜性命底出來挨撈看如無不免自拈自弄去也喝一喝擊拂子下座　天童覺云者僧若是箇漢出來便掀倒禪牀不惟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東禪觀云千鈞上弦必思鏖戰寸鐵入手惟恐無敵者僧既不惜出來好大家割捨理會却祇恁麼把伊塗糊一上所以清涼公案至今未了　仰山欽云跨竈起家法燈是則好手其奈自身不了殃及祖翁新護聖欲了先師公案別有人在且道是阿誰乃打噴嚏一聲　古南門云法燈可謂謙光導物枉尺直尋山僧則不然徧界不曾藏雖踞孤峰絕頂未嘗不在水雲深處又何曾隱遁來本師現在與得厲得有甚公案不了既然如是今日又向諸人面前叫喚作麼祖燈續燄明無盡祇要鉤頭得錦鱗

秋老園林紅葉飛漁翁月下整竿絲扁舟不向蘆灣宿舉棹金波任往回瑞白雪

年老生心欲嫁人巧塗脂粉賣青春笑它落魄癡公子空把精神減十分子青昊

清涼因僧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

幽情無那遠荒村謾卷湘簾獨倚門江上風寒秋欲
暮淡烟疎雨斷人魂 喝輪用
枯木槮花劫外春沒踪跡處肯藏身倒騎鐵馬吹橫
笛一曲無腔調自新 妙叶啓
苔封禁殿漏聲殘颯颯金風透體寒夜靜一輪霜月
皎玉人愁絕倚闌干 一之化
旅邸殘燈影寂寥孤猿何處夜深號思量底事眞堪
惜縱理瑤琴意未銷 惟中經
萬籟聲回萬壑風雨餘艸色入簾櫳樓頭多少關心
事却在梧桐一葉中 宗朗月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 法眼嗣 初問青峰如何是學
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
處來師曰青峰曰青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
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
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
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高峰妙云者則公案自古至今覓箇不錯會底人如
星中揀月相似只如前監寺於法眼言下悟去要且
不是顚朱具眼底試辨看　虗舟元云法眼固是就
窠打劫確有假道伐虢之能則監寺贏得一回頓悟
怎奈剌腦入膠盆雖然要見法眼則易要見青峰則
難
末上一回稱八兩再稱恰重半斤來定盤星在誰人
手爭著絲毫可怪哉 白雲端
一回醉倒玉樓前鬢亂釵橫語笑顚最是惱人腸斷
處借婆衫子拜婆年 皖山凝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
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谿堂嵩
玄則開堂日李王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
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
曰會取好僧學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眼
與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僧喚問話僧至眼
曰上座適來問底話不妨許你具一隻眼人天衆
前何不禮拜蓋覆却便摵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
光而終

肆鼎拶云若則公案盡道立則順水推舟當陽落節
法眼憐兒不醜暗處拔本如斯話會未識古人肆鼎
不惜眉毛爲伊點破以拄杖卓一卓云要識者僧麼
背負乾薪遭野火要識法眼麼復卓一卓云雲雷相
逐化遊龍立則吩放下拄杖云水歸大海波濤靜雲
到蒼梧氣象閒復頌
符靈肘後舞龍泉掃盡狼烟奏凱旋贏得威光輝宇
宙英名廊廟古今傳

杭州報恩寺慧明禪師法眼嗣一日有新到參師問
近離甚處曰城都師曰上座離城都到此山則城
都少上座此間騰上座騰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
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請出僧無對

洞山瑩代云某甲縱說得道理終不似和尚好　承
天怡云報恩雖說盡道理自已也分疎不下

杭州永明寺開山道潛禪師法眼嗣初參法眼眼曰
子參請外看什麼經師曰華嚴曰總別同異成壞
六相是何門攝師曰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
曰空具六相否師無對曰何不問去師却問空具
六相否曰空師於是開悟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
空眼然之

空兮空兮無背面拈起豁然成兩片擔向南屏山脚
頭千古萬古少人見要見麼以拂子打圓相云金烏
飛上琉璃殿斷橋倫

永明因法眼問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
現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是不破戒師曰
好箇入路眼曰汝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
在

天寧琦云眞箇入得錦上鋪花若入不得眼中著屑
光相得云法眼欲從火裏拈出一莖眉毛旣不可
得而永明乃善於就窠打劫固足稱善雖然祗解瞻
前不能顧後　祖鐙紹云永明如香象渡河截流而
過是則好手未免被法眼活埋

春光別貯一金壺擬學江南唱鷓鴣謾把花枝招石
女橫推不倒直須扶幾多嬌蠢幾多妍覽遍名山又
市廛無奈家貧遭劫久借婆衫子拜婆年石爾方
多爲無心即便休是金何用博眞鍮百花叢裏佳人

面一笑旁觀盡點頭天樂書

文君瀯抹偶當鑪玉椀光浮琥珀波公子風流雙眼雋不嘗佳釀覷佳娥西遯超

洛陽才子慣春遊柳陌花街總自由更憶西湖橋上過有錢何處不風流仁壯譽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法眼嗣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僧珍重師曰不是者箇道理

玉人清貯一壺冰雙手呈來瑩且凝如意倒拈都擊碎遲遲日影繞觚稜六雪園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清溪進嗣到西院常自曰莫道會佛法覓箇舉話底人也無院聞而默之師一日上法堂次院召從漪師舉首院曰錯師行三兩步院又曰錯師近前院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師曰從漪錯院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者裏過夏共汝商量者兩錯師不肯便去住後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時錯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昭覺勤云如今人聞宅道未發足向南方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子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大家戴有甚麼用處佛法不是者箇道理　徑山杲云天平似則似是則未是何故貪程太速當時纔見道且在此中過夏共汝商量者兩錯便好擒住云過夏即不辭者兩錯作麼生商量待伊擬議掀倒禪牀便行非惟慶快平生亦乃坐斷天下人舌頭　龍翔訢舉雪竇頌畢云者則公案叢林中商量者多決斷者少中峰今日爲諸人斷看一人監主自盜一人賣賊放贓一人知而不首各與三十拄杖何也速則易改久則難追　五祖岡云假使九州之鐵也難鑄此兩錯　法林音云當時西院待伊道是從漪錯便與痛棒打出免令者漢向葛藤裏絆倒一生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參來用不著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謂當初悔行脚錯錯西院清風頓銷爍復云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錯雪竇錯何似天平錯翠峰顯

把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汲深泉天平老太愚艸為兩錯悔行脚大地茫茫愁殺人眼裏無筋一世貧圜悟勤

兩錯將來竟不成從而南北路頭分後來覺盡分疎語半是思君半恨君雲門慶

昨夜西風忽發惡一園桃李俱吹落探花遊子競來索無處摸滿地尋來用不著轉憶紅白枝上萼時時學起爭忘却說向人前成大錯悔行脚千年故紙中合藥啓明靈

呼蛇易遣蛇難覷面纖鋒仔細看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錯錯難難無限漁翁失釣竿寒松操

大鑑下十一世

杭州慧日永明寺延壽智覺禪師天台韶嗣 因二僧參乃問參頭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曾到此間否曰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選侍者問適來二僧未審那箇得那箇失師曰你曾識者二僧也無曰不曾師曰同坑無異土

清化嶁云平展處不犯鋒鋩驗人處豈用多辭旣耐二僧無端累它侍者受屈　天斗偉云黃河九曲非無其源梗楠千尺非無其本永明一期施設自非本深源遠豈可得哉然侍者且置無論當時被二僧道箇情知和尚曾見天台又作麼生

到與不到一得一失不是砒霜便是石蜜舌端無眼如何喫侍者剛要詢端的莫怪同坑無異土閃電未收轟霹靂寰絕沖

慧日因僧問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示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愚菴及云諸人還見祖師麼卓拄杖云要識是非面目現在

門前湖水鏡容閑對面和盤托出來可是永明無賸語酒濃初不在多杯象潭泳

似日臨波千頃碧如風吹水自成紋擬心早已崖州

隔觸處全彰妙絕勳妙絕勳更何云門外湖光說向
君萬象森羅宗鏡裏一天風月六橋分平陽宏

慧日因僧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
風師曰不會處會取

永明無別底家風杖子挑來兩片空昨夜特牛生象
子朝來海底火通紅顯吉群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天台韶嗣問僧無爲無
事人爲甚麼却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曰祇爲無
爲無事

魯庵遠云五雲老漢費盡氣力下得一鈎可惜勞而
無功末後重展綸綍依然在不疑之地何不待僧無
對時痛與三十棒當時驀地回頭亦未可知雖然莫
道者僧孤負五雲古今天下人孤負五雲者亦不少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天台韶嗣首閱楞嚴經到
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乃破句
讀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於
此有省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乃說偈曰不是
嶺頭攜得事豈從鶏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
非吾今日爲君裁

瀛山誾云且道伊悟底有知見無知見

春艸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偃溪聞

杭州龍華慧居禪師天台韶嗣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
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

愛人謳侍忌人親又要獰兮又要馴若是金毛獅子
子不來者裏弄嚬呻六雪關

秦人蠶食圖吞併空使韓侯擊淚沙六國至今歸有
道漢宮定例拜中華子青昊

福州嚴峰師术禪師天台韶嗣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
聞嚴峰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

瀛山誾云者僧問處大似把炬逆風先灼手嚴峰答
處正如當盧賣酒便傾巵良久復云笑殺旁觀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天台韶嗣因僧問險惡道
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
曰築著汝鼻孔

春風在處百花開險惡道中恁麼來欲識津梁爲以
此石人木馬夜懷胎嵩源溫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法燈欽嗣　一日清凉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曰不東不西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道齊祇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曰它家自有兒孫在師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宅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宅家自有兒孫在祖父田園都不愛平生活計剎那中東頭買得西頭賣大洪恩

倏然因地指東西月滿蒼梧水滿溪午夜玉人殘夢斷倚樓獨聽一聲鷄無倚超

秋聰寀雨冷沉沉月殿風泉聽莫禁夢破一回清徹耳曉來無處不生暴慶匯先

雲居因大梅煦參乃曰我要問汝從什麼處來若從僧堂來即是謾語不從僧堂來又是自瞞汝畢竟從甚處來梅於言下頓悟

翠巖芝云若不如是爭知如是　友可元云者僧親從堂中來爲甚却道謾語雲居也是心斜不覺口歪

大鑒下十二世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雲居齊嗣　參雲居居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

淵默雷聲晴飛黑雪眼聽不眞耳觀却別半亭烟雨似遊塵謾把爲龜喚作鼈翁元鑑

昂霄架壑怒呼松洞口曾千出蟄龍擁出當初舊鱗甲夜吟風雨落殘鐘振夫潛

大鑒下十三世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瑞巖海嗣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道路雖殊貴養家市憑酬價客憑牙威音那畔無遺韻祇者眞金不混沙妙叶啓

物見相酬眼上親一腔風月最關情韻合千古和烟裊翠竹喬松不犯春瑩章孙

祖意由來徹底貧和聲酬價絕疎親吹毛倒握這根截始識靈苗不借春泉堂赤

宗鑑法林卷五十四

宗鑑法林卷五十五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一世

吉州青原行思弘濟禪師（嗣六祖能）初參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

東苑鏡云我若作六祖待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便喝云者擔糞漢在者裏作麼若作青原待問曾作什麼便撫掌云者老漢猶作寐語在豈不使曹溪一路別有風光　白巖符云蕩空凡聖不立纖塵凜凜然翠壁秋巖迴絕攀仰自非衆角一麐何以能此惜乎當時放過待云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好以杖擊右案云且立者邊著青原老漢到者裏必當別有生涯　湘翁沄云單傳少室心宗提挈衲僧正令師資會合凡聖渾忘直得雲封寶殿八面玲瓏日照霜空千峰寒翠就中祇是機用綿密致令鹵莽鑒覺之徒往往搆他語脈不上畢竟如何丹楓落葉江天曉萬頃晴川駕鐵舟　遯雲定云鳳出青霄不戀梧桐煙翠鶴飛碧漢豈留踪迹寒潭雖是父子投機猶欠梢頭一語待云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好以手斫額云無人處相望諒青原老漢必然另起英風

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春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投子青）

卓爾難將正眼窺迴超今古類難齊苔封古殿無人侍月鎖蒼梧鳳不棲（丹霞淳）

劫外相逢那畔行靈苗叢裏鐵牛耕東風吹散千巖雪空畔無雲孤月明（成枯木）

一掬澄潭鏡樣磨無風何必自生波轉身縱不離初際仔細看來較幾何（雪巖欽）

跣足披蓑度別岑相逢切忌話威音掀翻麟閣動勞泯擊碎菱花影象沉靄靄寒雲籠嶽頂團團皓月蕩波心金牛不喫凡間艸曉入滄溟無處尋（百愚斯）

人靜香消景寂寥金門不鎖夜迢遙丹墀月滿千峰色袞袞衣冠萬國朝（天愚寶）

霜黃蘆月碧溪秋水有芙蓉客泛舟春色惱人眠不

得歸來塞雁聽高樓南庵依

鶴沖霄漢鷺出蘆叢了無位次迥絕羅籠月堂照處尊嚴甚方外誰能造次通寧道啓

艸遮迴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瑩章玠

青原因石頭問和尚出嶺多少時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師休去

木人來問青霄路石女年尊似不聞攜手相將歸故國暮山岌岌鎖重雲丹霞淳

回首桃源路已非不禁把袂暮雲迷泉聲湛湛來霄漢拂盡煙光萬嶺低伴我侶

青原問石頭汝什麼處來曰曹溪師舉拂子曰曹溪還有者箇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千輝月云青原老漢慣打沖霄鸞鳳善捉海底獰龍仔細看來可謂千古作家石頭雖有格外作略爭奈被者老漢羅籠帶累後代兒孫都落在者圈圚裏即今還有出得底麼良久云逢人不得錯舉

白雲藏玉鳳紅日照無聊隱隱星攢處無私鎮九霄投子青

相見錦江頭相攜上酒樓月闌歌笑罷回首上扁舟遯庵演

誰在畫樓西相逢笑語低到家春色晚花落鷓鴣啼象庵易

青原問石頭子何方來曰曹溪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麼曰若不到曹溪怎知不失

靈巖儲拈拄杖云上大人可知禮也爾小生且道節文在什麼處卓一下云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失不失曹溪路上行人密雨打風吹動客愁桃花兩岸牯牛跡穿小橋歸人遶葥郵雨過斜陽出旅亭風動竹枝寒狠藉青衫仍自溼南庵依

青原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麽
價
博山來云高低米價環翠色於奇峰呑吐廬陵鍊蟾
髴於玉樹須知大用無方有感斯應若論青原底佛
法三生六十劫未夢見　翠巖喆云還識青原老漢
立地處麽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烏龜三眼赤祥譽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夜明簾
法昌遇
廬陵米價越尖新那個商量不挂脣無限清風生閫
外休將升斗較疎親白雲端
廬陵米價走禪徒五老嵯峨矗太虛堪笑華山圖籍
上又添潘閬倒騎驢海印信
太平治業無象野老家風至淳秖管郢歌社舞那知
舜德堯仁天童覺
市行高下不須疑問著平人自得知紅稻啄殘鸚鵡
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仰山欽
自古廬陵是吉州至今米價沒人酬青山綠水依前
在黃葉西風又一秋佛陀遜

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食高眠人不
到日從東出又沉西無準範
毒鼓一聲聞者皆喪蹄龍起家支那獨唱神龍展眼
猶迷良驥追風莫上片月橫秋兮水天搖漾晦雲啓
青原令石頭馳書與南嶽讓和尙且囑曰回時我
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頭到南嶽未呈書便問不
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
向下問頭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向諸聖求解脫
便歸師曰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頭曰信亦不通書
亦不達去日蒙和尙許箇鈯斧子卽今便請師垂
下一足頭便禮拜
玄沙備云大小石頭被南嶽推倒至今起不得　翠
峰顯云石頭洎擔板過却又云大小南嶽不解據令
翠巖芝云思和尙垂足石頭禮拜要且不得斧子
且道後來使個什麽　黃龍南云石頭雖然善能馳
達不辱宗風其奈遲傍太過不知落節旣是落節回
來因甚麽得斧子　寶掌白云石頭可謂羽檄飛馳
不辱使命但不應貪他個鈯斧子　藥地智云索底

是斧子如何却垂一足既不從諸聖求解脫作麼生便禮拜乃拂袖角云看看鈯斧子劈碎天地作八角磨盤趯倒金烏玉兔了也盲龜跛鼈那裏得知　神鼎揆云冰稜上度過九阬劍刃上拾得全身不妨好手我更問石頭者鈯斧子甚處著朝參暮請運水般柴又用個甚麼無端累他青原一足至今縮不得自身被壓倒至今起不得

鈯斧持來便任山斫開南嶽好峰巒兒孫失利將何用又被胡盧笑魯班 佛國白

千里迢迢信不通歸來何事太悤悤白雲鎖斷巖前石挂角羺羊不見蹤 成枯木

千里親傳事不同須憑鈯斧賞優功相如奪璧來還趙可擬當時一信通 投子舒

骨相生來不自欺逢場慣奪錦標歸堅城固隊齊掀倒贏得金符古篆奇 雲居嶺

麟閣標名尺土封[illegible]光上國見英雄至今南嶽峰頭月滿照瀟湘萬頃中 神鼎揆

青原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又怎麼去也僧又問近日有何言句乞師一兩則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分明記取

驀頭惡水猶嫌少枷杻重添不厭多當下若還能解脫從前知已總爲魔

大鑒下二世

衡州石頭希遷無際禪師 青原思嗣 因青原問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原曰若怎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者裏去

有消息太沉屈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茲出撒沙撒土無終極甜如蜜苦如蘗明如日黑如漆擊碎千年野狐窟塡溝塞壑無人識 圓悟勤

家國無人寄信來客途何事苦徘徊春風吹入名園裏無限名花一夜開 無異來

海門寥廓片雲無倐爾飛來明月孤萬里乾坤都一照銀河深淺倩誰扶 笠山寧

毛頭星䃴撲頭來刀斧橫拈劈不開攪動支那神莫測夜深偏照古嵒隈 宗楷元

迢迢千里覓孤踪覿面當機始見功却羨桃源春到

從滿溪流水落花紅涙山喚

石頭因藥山問三乘十二分教惟儼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師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罔措次參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山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惟儼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

法雲秀云石頭好個無孔鐵鎚大似分付不著藥山雖然過江西悟去爭奈平地喫交有甚麼扶策處

五祖演云老僧在衆日聞兄弟商量道即心即佛也不得不即心即佛也不得若恁麼說話敢稱禪客殊不知古人文武兼備韜略雙全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祇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大溈智云說什麼在石頭時如蚊子上鐵牛祇今又何曾吐露得出

溈山果云前箭猶自可後箭射人深藥山直饒恁麼悟去也落第二月　徑山杲云好個話端阿誰會舉學得十分未敢相許　笑巖寶云馬祖當時不合放過待他作禮好與本分艸料直教鐵牛也須通身汗出始得　頤石圓云石頭當時待問何不和聲便打非惟塲他窠臼直教脫體風流如未且向石頭馬祖葛藤裏會取

總不得太無端野老焉知天地寬直饒數到八九十家山猶隔一重關楊無爲

四海狼煙靜中原信息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鼓山珪

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祇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鷄蒙菴聰

坐斷千峰路穿開碧落天那容問端的端的髑髏前松源岳

一重山了一重雲行盡天涯轉苦辛驀剳歸來屋裏坐落花啼鳥一般春虛堂愚

剖盡枯腸喪盡機通身不挂一毫絲清風步步隨身轉明月誰分上下池高峰妙

石壁非泥石甃非甎打破菱花無像可施垂翼大鵬無伴侶陰迷六合過天池瑞白雪

春愁無耐理殘糚情歷金鍼一線長驀刺沙禽翹翠帶羞人謂是錦鴛鴦天章玉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邨桑柘一邨煙漁翁醉著無人喚薄暮醒來月滿船南山序

石頭因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

會把疑情問解脫擬意投師示一決興慈旨意應機酬是汝當觀第二月般若柔

羈宦長安眠未穩高堂日暮意難忘鷄聲喚醒鄉關夢陶令歸來菊正芳蕉菴範

一劍盤空萬國降狼煙無復擾封疆坦平自古長安道不涉纖塵達帝鄉德徽昱

石頭參同契曰回互不回互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回互門指板頭云不可喚作板頭如何是不回互門云祇者個是板頭　天童覺云石頭舌頭無骨雲門眼裏有筋千古之下聲光赫揚如今要把手共行直須恁麼始解不恁麼然後沒交涉還委悉麼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稚子歌

丫角婆婆雪鬢兒離居日久苦相思等閒畫錦萱階舞雲掩慈幃緩步遲玉林琇

石頭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某甲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覿面相呈便相罵兩個中有一人瞋要識是非須看取鐵牛晰出玉麒麟靈源濟

天驥騎雲趁海犀洗清凡骨噴瑤池麼中驚子旁觀影爭解乘風萬里追箬之龍

石頭示衆語言動用沒交涉藥山出曰直得非語言動用亦沒交涉師曰我者裏鍼劄不入山曰我者裏如石上栽花

靈焰燭云沒量大底二老宿如蚊子向青石板上插觜不下祇是令人好笑然而爲衆竭力禍出私門遯雲定云二大老恁麼道爲復是逞奇鬬富爲復是割土分茅爲復是別有長處試道看如道得許你與祖師同一鼻孔出氣如道不得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井底泥牛吼月雲間木馬嘶風把斷乾坤世界誰分
南北西東直中曲曲中直要平不平憑秤尺 圓悟勤
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含笙井底吹將謂平分明月
美誰知竟入是非堆 雌岑嶾
有棠如鍼上鐵牛不知錐到幾時休自從一吸西江
後空笑栽花向石頭 谿堂嵓

大鑒下三世

澧州藥山惟儼弘道禪師 石頭遷嗣 初侍奉馬祖三年
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麽生師曰皮膚脫落盡
惟有一眞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
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
師曰某甲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
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
宜作舟航無久住此

師資遇會意非輕脫落皮膚轉不親三篾束來成話
欛至今錯認定盤星

藥山一日石上坐石頭問汝在者裏作麽師曰一
物不爲曰恁麽卽閒坐也師曰閒坐則爲也曰汝
道不爲不爲箇什麽師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
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麽行自古上賢
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名

五祖戒云藥山夢中說夢兩重重 妙喜杲云物是
實價錢是足百 雲松品云藥山眼空四海眉稜上
十萬八千石頭足蹋黃河手指閒光發海印攺乎挨
拶將來祇道個不識既是不識畢竟任運相將行個
甚麽乃揮拂子云偶來不意鬪雙角怪道潙山喚作
牛

玄微及盡本翛然若謂渠閒萬八千月印澄江魚不
見釣人何必更抛竿 丹霞淳

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青綠原來是浮萍 五祖演

擺撥佛祖縛曠然繩墨外一物亦不爲縱橫得自在
古鑑臨臺明辨去來金鎚影動鐵樹花開任運相將
不可陪法雲隨處作風雷 圓悟勤
行行月冷風高步步山寒水深逢人披肝露膽見義
劈腹剜心 晦堂遠

平常閒坐與閒行嶺上無心雲片橫照境俱忘人不立從前日午打三更 雪巖欽

相逢丫角不知名鐵笛橫吹嶺外行回首乍驚滄海竭玉鸞飛起五雲平 偃亭挺

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曰大衆久思法誨師曰撞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問曰和尙適來許爲大衆說法因甚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怎怪得老僧

瑯琊覺云藥山下座不妨疑著及乎院主拶著失却一隻眼　翠巖芝云藥山下座院主當初怪不爲說法可謂誤他三軍天童傑云翠巖祇具一隻眼殊不知藥山歸方丈正是勞他三軍　雪竇顯云可惜藥山老漢平地上喫撲盡大地人扶不起　薦福懷云藥山還見院主麼院主還見藥山麼三十年後遇著作家不得錯舉　五祖演云雖然以己方人爭奈賊身自露諸人要識藥山麼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開福寧云藥山愼初護末佛眼難窺院主狹路相逢等閒蹉過　徑山杲於下座處云葛藤不少於怎怪得老僧處云笑殺人　雪竇宗云威音劫外攜手誰肯同歸十字街頭擲金錢人蹋著敢問大衆且道藥山曾說不曾說若道曾說是謗藥山若道不曾說是孤負藥山且道畢竟爲人在什麼處良久云須知雲外千峰上別有靈松帶露寒　中峰本云藥山久不上堂與對衆不措一詞將謂將謂末後道個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元來元來　博山來云接物情捐澹泊爲累予奪相感毋怪其然又豈知希聽亂蛩音素質煩飾彩被院主拶著直得百雜碎　古南門舉翠巖密菴語畢云二老雖則盡力扶持也祇具一隻眼殊不知藥山院主一人運籌帷幄一人決勝千里雖然藥山但知與麼去不知與麼來若是山僧歸方丈見院主恁麼問但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資福先云藥山竟歸方丈却似個好人祇被他輕輕一捏便見忘前失後　法林音云資福錯下名言殊不知藥山竟歸方丈早已失後忘前良久云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家法簡嚴非一非三月來明湛水雲退露寒巖眞機

自得妙處誰參不是文殊白槌後也應千古屈瞿曇

天童覺二

癡兒刻意止啼錢夏驪追風顧影鞭雲掃長空巢月鶴寒淸入骨不成眠

明珠一顆價難酬不是知音便暗投堪笑藥山空費力水淸魚現不呑鉤 慈受深

鋪席宏開見也麽買人何似看人多十成好柄吹毛劒祇作陶家壁上梭 無準範

鐘鳴衆集歸方丈苦殺當頭請法人法法本來無一法若言無法法纏身 橫川珙

眉毛罅裏積山嶽鼻孔中藏獅子兒南北東西無限意此心能有幾人知 高峰妙

凜凜寒風八面斜一輪杲日映霜花深林異艸嫌冬冷除是庭梅得意賖 惟岑嶾

自古嫦娥不畵眉癡人徒對問殘脂惹他惡水重重潑猶自嫌無紅粉施 雲中鳳

鬠綰烏雲懶揷花短裙素服任情賖世間偏愛梳妝巧誰信風流出當家 萬菴正

一層峰鎖一層峰路入桃源勢轉窮踏遍歸來無覓處洞門却被白雲封 法林音

藥山因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諂曲曰不諂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

直如弦瑩如玉露膽傾心更無迂曲直饒遍地黃金未免易之不得易不得南海波斯面如墨 佛性泰

戶外百千竿綠竹庭前三兩樹梅花客來莫道貧無待淸濬門牆有幾家 寒松操

藥山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爲甚不滿

雲巖晟代僧云湛湛地　道吾智別云滿也　洞山价云什麽劫中曾增減來　雲門偃云祇在者裏

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麽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思量處眞個好思量大庾嶺頭逢六祖鰲山店上見曾郞 無準範

端拱垂裳何所爲山河一統太平時夜明簾外春風起醉臥龍牀百不知 恒修拾

藥山問僧年多少也曰七十二也師曰是年七十二那曰是師便打

曹山章云前箭猶自可後箭射人深時有僧問如何免得此棒山云正敕既行諸侯避道

藥山一日因遵布衲浴佛乃曰者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曰把將那箇來師休去

長慶稜云邪法難扶　報慈遂云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云兼帶語盡善不盡善

黃龍南云此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昭覺勤云藥山問處暗隔重關遵老答來一鏃兩當不可祇守者一路有問崇寧還浴得那個麼拈起杓子向伊道何似生　天童華云遵布衲當時若是個漢待他道還浴得那個麼拈起杓子劈面擲雖然也不得屈藥山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天寶樞云老僧當時若見藥山恁麼道便舀杓水驀頭澆教伊冰消瓦解　磬山修云藥山旁通線路俯誘初機布衲當仁不讓一撥便了山僧若作藥山待伊道把將那個來奪杓子驀頭與他一杓何故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愛將惡水驀頭澆引得清風慰寂寥無限遠山描不得喬松修竹冷蕭蕭　塗毒策

一番雨過一番晴靉眼已開桑眼青鵓鳩樹頭啼不已百舌黃鸝相共鳴　嬾菴樞

惜花起早坐春風更有郎先弄綠紅攜手相將花下醉不知雲月影重重　夢菴律

藥山因僧問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為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思量卻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改

永寧鼎云藥山剛被者僧撩撥將護惜無盡寶藏珍珠奇異一時撒出殊不知也是臘月扇子

藥山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晚間來為汝決至晚參衆集師曰今日要決疑上座何在僧出衆師下座把住曰大衆者僧有疑便與一推卻歸方丈

報慈遂云且道與伊決疑不決疑　翠巖芝云與麼決疑土上更加泥雖然也不得孤負藥山　雲居

元云大小藥山被者僧勘破　愚菴盂云是醍醐是
毒藥殺人劍活人刀　獨超悟云捉象亦全其力捉
兔亦全其力藥山若漢則固是若要屠龍斬蛟猶欠
在
玉藥金莖爭互妍佳人斜插鬢雲邊可憐不遇知音
者徒自沉吟月滿天宗睦和
藥山書佛字問道吾什麼字曰佛字師曰多口阿
師
藥山此問實堪嗟啐啄同風不易誇問佛須知呈妙
旨多因於此見空花延壽慧
藥山手中書佛字問他端的要心開祇將佛字爲酬
對元是曾持五戒來橫川珙
藥山夜參不點燈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
生兒即向你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
不道師曰把燈來僧便抽身入衆
洞山价云者僧會祇是不肯禮拜　清涼欽云當時
不要索燈但問他特牛兒牸牛兒又代云雙生也
翠巖芝云我即不然特牛生兒也不向你道何故如

此若向你道何處更有王老師　浮山遠云我有一
句子待無舌人問即道　投子靑云且道甚處是者
僧會底道理若道得可爲者僧雪屈若道不得却被
藥山瞞　昭覺勤云藥山垂釣意在鯢鯨者僧呑鉤
激浪三千洞山眼正千里同風法燈重整槍旗再裝
甲冑山僧即不然有一句子威音已前道與諸人了
或有問明頭合暗頭合祇向他道龍得水時添意氣
虎逢山勢長威獰　黃龍震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
不成文彩已彰文彩既彰點燈爲甚不見不見道賊
是小人智過君子　雲居莊云大小藥山龍頭蛇尾
者僧祇知捉月不覺水深大衆特牛生兒也山僧向
汝道問將一句來
特牛生子頗相諳兩眼通紅色似藍把火照來無覓
處大家普請一時參龍門遠
大樹將軍不樹勳雲臺何必列高名豈是功成逃上
賞愁他漢祖戮淮陰俍亭挺
逢強則弱遇輭則剛兩彩一賽雪上加霜指中頫
垂鉤四海釣獰龍跛鼈爭先擬露踪千尺絲綸尤未

撒山山依舊暮雲封松菴

宗鑑法林卷五十五

宗鑑法林卷五十六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三世

藥山看經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什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

長慶稜云眼有何過　報慈遂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　雪竇宗云眞心不動教海澄明得用如如義天炳煥正恁麼時且道是經是眼若向者裏見得徹更不用循行數墨逐妄迷眞其或未然牛皮穿透猶自可髑髏徧地幾人知　千輝月云藥山老漢雖具超羣眼目未免轍跡同途當時拈起本頭劈面便打管保者僧疑情脫落而天下後世衲子不復被故紙所瞞然雖如是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遮眼誰同藥嶠看牛皮穿透骨毛寒五湖四海知多少字密行疎總一般保寧勇

門前自有千山月室內都無一點塵貝葉若圖遮得眼須知淨地亦迷人成枯木

看破牛皮徹底穿到頭無義亦無文問伊遮得何人眼梵語唐言總不分天目禮

你若學他看牛皮眞箇穿長年橫案上字義自然圓橫川珙

藥山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曰喚它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它提上挈下曰恁麼則與和尚出隻手去也師便休

溈山喆云藥山老漢若不得雲巖折脚鐺子幾成廢器大溈折脚鐺子也要諸人共出一隻手何故且圖古風不墜　天寧琦云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雲巖當時也欠一著待道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伊提上挈下抽身便出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思𡡉融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萬物覩藥山家伙分付有在雲巖諍子竭力擔承可

謂一器水傳一器了無滲漏山僧昔年亦有箇折脚鐺子早是七花八裂已颺在𡎺𡑮堆頭了也單單剩箇無烟柴頭秖是熏天炙地今日拈向當陽且貴大家知有落拈拂子吹一吹云看看靈山火種今猶在嫡嫡相傳古至今　湘潑法云拱密明尊貴向上回機得左右分權放過則二俱作家撿點則彼此不了山僧亦有折脚鐺子要箇勇敢漢提上擊下或有出來道恁麼與和尙出隻手劈脊便與痛棒一頓還會麼養子方知父慈

藥山道頭雲嚴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且不識羞恥廳菴華

豈要共出一隻手秖教喚著沙彌來鐵鐺無脚又無耳牆下春深薺葉開橫川珙

藥山一日坐次道吾雲嚴侍立師指案山上枯榮二樹問日枯者是榮者是吾日榮者是師日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嚴嚴日枯者是師日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亦如是問彌日枯者從它枯榮者從它榮師顧道吾雲嚴日

不是不是

落霜黃葉作金錢癡騃孩兒見喜歡捉得獻孃俱道好不知誰是哂旁觀海印信

一枝榮一枝枯中心綠葉更扶踈黃鶯任解千般語免得旁人彈子無佛慧泉

抹粉塗脂復裹頭盡由行主線牽抽鼓皮打破曲吹徹收拾大家歸去休保寧勇

說盡枯榮轉見難沙彌平墮語言端老僧遙指猿啼處雲散天空月色寒地藏恩

三三兩兩不相同攜手行行入草中擬轉脚頭穿履何妨臘月鼓春風東谷光

藥山因僧問平田淺艸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日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日侍者拕出者死漢僧便走師日弄泥團漢有什麼限

翠峰顯云者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　雲居元云藥山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者僧帶箭出門一死更不再活　淨慈昌云者僧趁得猢猻入他鬧市藥山騎得猛虎直上高山若作一處商量終是遭人撿點

愚菴盂云者僧置箇問頭也不易得及乎發箭元來是箇死鹿或幸而他處飮甘露而再生不失其爲威音王始祖乃望空作彎弓勢云看箭　古南門云者僧艸裏藏身立箇問頭始終能荷藥山一箭中的怎奈射著僧不死

塵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正眼從來付獵人高聲云看箭翠峰顯

平地飛鐵騎弓矢不開張好箇塵中主穿心向路旁佛心才

獵人有神箭射得塵中主箭下便承當跳出曹溪路翻身踢著上頭關敵勝驚羣嚳爾間圓悟勤

馬駒出廐腰猶軟鳳子離巢力尙微生就玉蹄千里去養成金翅九霄飛佛鑑懃

藥山看經次朗州刺史李翺訪見師執經自若殊不顧眎翺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師召刺史翺回首師曰刺史何貴耳賤目翺回拱謝因問如何是道師以手上下指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缾翺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缾

松隱然云我則不然待問如何是道但云國正天心順官淸民自安與藥山還有優劣也無靠拄杖

雲在青天水在瓶丹霄把手共君行回頭不覺寒更曉一片紅光海上生圓通仙

隴西賢相登藥嶠雲在青天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露天門玉女不曾扃天寧璉

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奈霜風苦說甚深深海底行張無盡

卽今非見面昔日不聞名一句添三句篇章讀不成西巖惠

雲在青天水在瓶平生肝膽向人傾眞金自有眞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北海心

貴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青天箭過新羅國弁山阡

撥艸瞻風不奈何深山有道要經過祗因貴耳而賤目引得全身入艸窠毒菴常

藥山看經次百巖曰和尚休猱人好師置經曰日色早晚曰正當午師曰猶有者箇文彩在曰某甲無亦無師曰汝太煞聰明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

作上青巒望曉峰山青雲白水溶溶不知隔岸深花裏出一重兮又一重 頴吉祥

藥山因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栽但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頭大衆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

大家相聚喫莖虀喚作莖虀地獄因不是與人難共住都緣緇素要分明 神鼎揆

藥山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曰什麼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

大鵬無伴過天池獅子將兒絕後隨崑崙觸犯歸行路一吼吞雲萬象馳 投子青

藥山采薪歸僧指腰下刀曰鳴剁剁底是箇甚麼師拔刀作斫勢僧忽悟

鳴剁剁兮都漏泄霜刀原是并州鐵斫著堂前露柱腰石人項上流鮮血 法舟濟

藥山因雲巖參問甚處來曰百丈師曰百丈有何言句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師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子巖無對師曰怎奈目前生死何曰目前無生死師曰在百丈多少時曰二十年師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

行盡千峰路渺茫肯歸方憶舊雲房會尋古調單于曲翻錯邊笳一韻長 投子青

快贏祖父舊田園竹引清風夾水源因憶昔年荷蕢處桑麻雞犬總依然 南菴依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 石頭遷嗣 參石頭執役三載忽一日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艸至來日大衆各備鍬钁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頭前長跪頭見而笑之便與鬀髮又為說戒師掩耳而出

石頭剗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 谷源道

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呵曰

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曰
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院主
自後眉鬚墮落
投子青云不會作客勞煩主人　大寧寬因僧問丹
霞燒木佛爲甚院主眉鬚墮落寧云賊不打貧家
保寧勇云院主眉鬚墮落即且置丹霞眉毛還在也
無若也見得與古佛同參若也不見切忌撥無因果
寶峰文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驀拈拄杖云
不是木佛擲下拄杖云誰敢燒你擬即眉鬚落不擬
又且如何高聲云行者拈起拄杖　東禪嶽云古人
做處今人合知如展一面皁纛旗殺二有罪而天下
咸服如其無罪法亦難施直饒千聖出頭來安排一
字也不得　天童華云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
而致斯禍又云院主天寒不與丹霞火向致令燒却
木佛殊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雲峰璿因
僧問丹霞燒木佛爲甚院主眉鬚墮落峰云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云與麼則不落也峰云兩重公案云學
人未曉特申請益峰云筠袁虔吉頭上插筆　靈隱
岳云大小丹霞向孤村裏失却一隻眼院主也是個
蟲禦木偶爾成文光孝門下也無木佛得燒祇有一
星無烟火直是難近傍擬之則燎却面門諸人須是
退步看驀地冷灰裏豆爆驚天動地直教佛祖救不
得　福嚴容云丹霞通身是箇大火聚不惟諷他眉
鬚墮落設使讚他亦當眉鬚墮落爲什麼吩丈夫造
作不落凡調　平陽懋云丹霞燒木佛犀因玩月紋
生角院主眉鬚落象被雷轟花入牙驀拈拄杖畫一
畫云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　黃檗琦云丹霞挫出
星火非但帶累院主直得盡大地人眉鬚墮落何故
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　神鼎澤云人人盡道院
主落却眉鬚殊不知丹霞打失鼻孔喝一喝云者裏
動著一莖毛雖是善因還招惡果　金粟元云丹霞
燒木佛無端無端院主墮鬚眉生受生受雖然彼此
分明未免使人妄猜亂卜拈拄杖云木佛在者裏卓
一下云燒却了也擲下云大家照顧眉毛好　南山
寶云禍不入愼家之門　法林音云院主落節處瞞
丹霞不得丹霞落節處瞞院主不得雖然如是仁義

道中

古巖苔閉冷侵扉飛峇驚危走者迷夜深寒蘸汀洲
火失曉漁家忙自疑投子青

雪擁巖扉凍不春一尊木佛劈爲薪眼睛動處眉毛
落爲謗如來正法輪張無盡

覿面難藏向上機家風千古爲人施銀山鐵壁重重
透賴有丹霞院主知楚方安

橫行私路乍赴公筵幞頭脚短腰帶夸圓不是伴郞
來勸酒誤他年少覓靑氈月堂昌

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昨向天津橋上
過石崇猶自送窮船文殊道

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彎弓射尉遲須是金牙作
無相範

荒院天寒燒木佛一堆紅燄對枯床渾身終夜烘烘
暖罪過難敎院主當檜川珙

華君棄金如棄土管公鋤土不鋤金諸譌止有毫釐
易高下千秋分至今西巖超

南山燒炭北山紅那借陰陽造化功烈燄亘天遮不
得錯敎人恨五更風法林音

丹霞訪忠國師値國睡次乃問侍者國師在否曰
在卽在祇是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莫道上座
佛眼也覷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便出國
師睡起侍者擧前話國乃打侍者二十棒趁出院
師聞歎曰不謬爲南陽國師

天童華云侍者喫棒出院千載一時歸宗豈免眼熱
丹霞固雖好手怎奈落在國師網子裏諸人還辨得
麼苟或未然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徑山策云國師幸自高眠侍者播揚家醜不因多口
丹霞怎見國師哮吼敢問大衆國師旣在爲什麼不
見客向者裏看得破非惟知侍者落節亦見自己有
出身之路雖然如是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　天
奇瑞云丹霞祇知其一不知其二侍者祇知其二不
知其一通該二十棒可惜放過且道國師眼在什麼
處復云待汝喫了棒向汝道　鳳山啓云丹霞還曾
相見國師麼　雲峰雲云丹霞向碧洞狂歌國師在
玉壺大醉若非侍者放憨怎見汗馬功高　雲中鳳

云國師雖則好手也是夢後作主丹霞慣向明中作竊未免落在侍者圈圚裏且道侍者喫棒還是賞還是罰

牙床高枕獨忘年不意春花落檻前可恨遊蜂胡亂採至今趨向草堤邊 林野奇

孤月照曉風吹深秋危露溼荷衣亂疊溪邊楊柳影漁舟不礙更垂絲 大戲璧

宋君明可察秋毫拈出軒轅魂欲消截斷鼎臣三寸舌更何人敢緒叨叨 眉混滄

禿爪南陽老臥龍綸巾羽扇自從容東風借得無多子要見王師不戰功 法林音

丹霞參馬祖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與童子便入山去

正覺顯云上是天下是地不妨聰明蒼天蒼天隨語生解是父是子褒貶分明噓一聲却較些子 天目律云丹霞若漢向老人手裏納敗闕末後雖解道非父不生其子也是破皮鞋硬掙當時見道上是天下是地何不向道者野狐精元來祗在者裏老人童子雖有裂土分茅之作也祗得拱手歸降 法林音云當時待伊云蒼天蒼天何不禮童子三拜

丹霞問僧甚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喫飯也未曰喫飯了也師曰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僧無對

長慶後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甚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某甲瞎得麼 報慈遂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為復自用家財 芭蕉徹云各具一得一失又代僧云爭不足讓有餘又代霞云施受俱無利益 汾陽昭代云若不上山爭識丹霞 保寧勇代云今日被和尚勘破 天童華云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祇得將錯就錯雖然二三老宿要且不知者僧落處 龍池傳云我若作者僧便撫掌呵呵大笑云勘破了也

盡機不成瞎按牛頭喫艸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 聖峰顯

丹霞一日訪龐公見靈照女取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放下菜籃斂手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便提籃去師遂回須臾公歸女舉前話公曰丹霞在麼曰去也公曰赤土塗牛嬭

溈山喆云大小丹霞被居士女子勘破山僧當時若作丹霞但與呵呵大笑待他問長老笑箇什麼却向道不是冤家不聚頭　蔣山勤云丹霞從苗辨地靈照因語識人放下菜籃當處發生提起菜籃隨處滅盡居士道赤土塗牛嬭屋裏販揚州畢竟如何各自散去免增話會　瀛山誾云龐公若無後語幾乎被靈照喪却家風秖如道赤土塗牛嬭意作麼生不令蜂蠆誤錯認隔牆花　天界盛云瀛山錯過古人龐公雖是沒牙大蟲其爪甚利靈照如鸞鳳沖霄隱顯莫測故於丹霞處明露秋光於龐公處暗藏春色

淡薄衣裳取次糚放籃斂手自無良老龐猶更多愁在不道奴奴漏泄香 張無盡

作者相逢用處親攜籃歸去意深深雲收雨散江天淨一曲漁歌過遠村 妙峰善

人前賣俏最風流一釣無端便上鈎縱使菜籃提得去奈何覆水已難收 笑翁堪

放行把住謾周遮一段風流出當家不是當年漆桶破爭能撒土又拋沙 蓬菴會

當風鴉臭氣一箇豆娘兒熏得行人走衝爺皺斷眉 西巖惠

放籃斂手學籃歸自是多情惹是非月落畫堂人去後不堪歎笑秖堪悲 中峰本

東隣翠鈿映蛾眉俏俊如今更是誰却被箭鋒施冷地驪龍忍痛虎傷肢 博山來

丹霞一日手提數珠龐公近前奪却曰二彼空手即休師曰妒忌老翁不識好惡曰捉師公案未著後回終不恁麼師曰吽吽曰吾師得人怕師曰猶少棒在曰年老喫棒不得師曰不識痛癢漢打得也無益曰也無接引機關在師拋下數珠而去公曰賊人物終不敢收師回首呵呵大笑公曰者賊敗也師近前把住曰更不諱得公與一掌

龐老無風起浪丹霞浪起風生迤邐雷奔電掣逡巡

虎戰龍爭引水插田博飯居山火種刀畊雨散雲收日出信步東行西行南堂靜

丹霞問龐公昨日相見何似今日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公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公曰就中者一句無人道得

保寧茂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丹霞休去可謂力敵勢均借手不能圓却此話大似弓折箭盡者裏則不然昨日事拈向一邊今日事不用舉著明日事還有人道得麼宗通眼活著得千百箇龐公若道不得莫道丹霞眼窄無處安身直饒通身是眼八面四方未免一時穿却

是眼何窄是身何安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浙秋熟春寒恁麼會得也太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瞞佛鑑懃

昨日今朝事不同一番寒雨一番風太平基業分明在溪澗河源總向東盡毒策

棊逢敵手著還新得意難藏眼裏身局罷不知何處去空山惆悵爛柯人方菴顯

昨日與今日同中却不同擲龍攪滄海使鶴摩青空宗眼明如日機輪疾似風丹霞回首處徧界覓無踪石溪月

潭州大川禪師石頭法嗣江陵僧參師曰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特謝遠來下去僧遶禪牀一帀便出師曰若不與麼怎知眼目端的僧撫掌一下曰苦殺人泊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僧後舉似丹霞霞曰大川法道即得我者裏即不然僧曰和尚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

洞山价云若不是丹霞也難分玉石　天童悟云洞山老漢失却一隻眼者僧禮拜不是好心只是少一轉語所以遭人檢點當時待道錯判諸方者多但撫掌笑云者老漢不打自招任是丹霞未免疑著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石頭法嗣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甚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同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
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
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
何道理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問是
汝如此對否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保福展云首座知前不知後大顚令不單行　瀛山
誾云首座眼親大顚手快但未免被文公勘破還知
打首座意麼翻雲全在我覆雨更由誰　百丈泐云
塞翁失馬已經得失相參假道伐虢未免因行掉臂
目機銖鈿舉一明三網疎豈漏巨鱗擘析偏嶯暴客
扣齒出院條罪俱陳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神鼎澤
云殺人須見血爲人須爲徹則不無大顚撿點將來
合喫山僧手中棒何故不見道殺人須見血爲人須
爲徹　龍華體云一條拄杖兩人舁雖然當時韓公
若是箇漢連大顚也須出院
潮者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人出沒如遊戲可憐
不是弄潮人往往都向潮中死　海印信
一步纔行兩步移門前驚起鳳凰兒樓蹤不在梧桐
樹翠烏東西空繞枝　保寧勇
問來歲數數珠是百八循環意甚明底事如何觸風
化潮陽從此令嚴行　照覺總
潦倒疎慵客來生受不奈瓢何打破熨斗　天岸昇
一點水墨兩成龍却似雷同畫未工莫怪伯禽枉被
撻須知姬旦用心忠　西巖超
父子機關絕異同迷兒訣慣挫英雄白雲高擁千花
樹流出湘江分外紅　雲中嵒
大顚因文公請曰弟子軍中事繁佛法省要處乞
賜一語師良久公罔措三平侍者乃從旁敲禪牀
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有省
乃曰和尚門庭高峻弟子於侍者處得箇入處
古塘□云大顚默然賊身已露侍者敲牀轉見不堪
文公雖然悟去也是杓卜聽虛聲　五祖戒代大顚
拈拄杖打侍者
省要之言伸一問宗師據座不輕酬無端醉後添杯
酒惱亂春風卒未休　枯禪鏡
將軍宴坐碧油幢凜凜威風冷似霜却把機關輕漏

泄至今千古錯商量北禪心

大顛因文公問如何是佛師曰看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與韓公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黃龍南

轟然如雷聲然如電非靑非黃非見不見卽處分明千百億何必釋迦又彌勒佛鑑懃

動地轟雷掣電蔣神龍赫赫示全威葉公料見眞頭角不致仍前信筆揮懿山德

大顛一日將養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養和子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承天怡云大顛雖不會辜負人看來祇有受璧之心終無割城之意

撩愁兩岸香風起開出芙蓉別院秋紅白枝頭空痕藉又隨新雨逐溪流

宗鑑法林卷五十六

宗鑑法林卷五十七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三世

潭州長髭曠禪師石頭遷嗣初參石頭頭問甚處來師曰嶺南來曰嶺南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翹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

報慈遂云長髭恁麼祇對具眼不具眼若具眼爲甚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　法燈欽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翠峰顯云無眼功德有什麼點處　雲居元云可惜勞而無功　天寧琦云長髭親從大庾嶺來平白被石頭熱瞞一上見個什麼便問一鋪功德成就也未虛空裏釘橛又有長髭把不定便道成就久矣祇欠點眼一盲引衆盲石頭垂下一足還當得點眼也無一個既不惺惺兩個更是懵懂如紅爐上一點雪果然諸人切忌接響承虛脫空妄語　開先金云好一鋪功德因甚祇

點一隻眼　古南門云將謂無人證明雖然長髭也
不得孤負石頭何故要行山下路須問過來人　龍
華體云石蘊玉而生輝蚌含珠而自媚長髭者鋪功
德未到石頭不妨疑著及到石頭失却一隻眼那裏
是失却眼處
長髭未向嶺南來功德圓成眼已開珍重善財回首
處文殊元不下樓臺智海清
撥艸瞻風到石頭關山重疊路迢遙嶺頭功德圓成
久一點紅爐雪未消艸堂清
圓光皎皎耀寒虛妙手丹青畫不如當日石頭輕點
破至今赤土亂塗糊普融平
嶺頭功德眼足倦等閒垂紅爐一點雪直下廓無依
天童覺
國手精奇老石頭毫端點出佛雙眸破繩牀上閒垂
足兩道神光夜不收張無盡
大庾嶺頭功德成謾青點眼訪知音紅爐片雪明端
的象外風光照古今疎山如
鰲背樓臺拂白楡此中槎客亦踟躕牢山道士無仙
骨却向人間作酒徒鐵容玄
一尊功德被塗汚者也焉哉與之乎魘魅好人憑呪
術哧唦咩嘜嚕囉蘇靈澗機
長髭因李行婆來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曰非
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
是女人放你拄杖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
僧過在甚處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底
人作麼生婆豎拳曰與麼總成顚倒師曰實無諱
處
大圓智云長髭李行婆相見打破鍋彼此兩無失是
非轉更多大圓若見伊掃蕩葛藤窠奉勸參學者休
哆哆囉囉咄
長髭解接無根樹婆子能挑水底燈燈爛樹生眞可
笑佳聲千古播乾坤諱得麼方菴顯
長髭有僧爲點茶三巡後問不負從上諸聖如何
是長髭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因甚有口不
能言師乃頌曰石師子木女兒第一句諸佛機言
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良久曰是第一句第

二句曰不一不二師曰見利忘錐猶自多在僧禮拜師拈起盞子曰直下不負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麼生師放下盞子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師翹一足曰大地不容鍼汝從何處來曰直是維摩也緘口不得師曰偶爾之間又逢猛虎僧便作虎聲師以拄杖作亞槍勢僧却把住曰大地不容鍼何處得者箇來師曰不但維摩文殊也緘口不得曰著箭虎不可當師與一掌推出方丈

一句兩句葛藤露布維摩文殊緘口無處暗箭藏鋒射中猛虎一掌相酬繪事後素 方菴顯

第一句言不及見利忘錐何得何失拈起放下翹足而立文殊維摩槍箭交擊果不可當一掌推出縱是舜若多神額頭也須汗出 石溪月

長髭問僧甚處來曰九華控石菴師曰菴主是什麼人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什麼曰不委它法號師曰它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若是菴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

翠峰顯云是則二俱作家要且祗解收虎尾不解據虎頭若使德山令行竝須瓦解　資福廣云熱談川流洪濤雲湧者僧能聿身經過固是難得末後被人陰蛀惜乎　雪竇正云作家相見照用同時行說俱到就中覓纖毫過患了不可得明覺則欲決黃河之濤控華山之石明眼看來正是冬行春令

斂其鋒藏其用縝密不發發即中李公山裏著箭時張公嶺外冷頭痛磨礱砥礪功已成作家作家不驚眾 天水廣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 石頭遷嗣 常持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什麼盌躂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

三種佳名一個過邀君把手上高坡時人自沒登山力空負當年一曲歌 佛燈珣

釋迦元和與佛陀摩訶悉達哩娑訶自餘甚麼盌躂丘六一居士歐陽修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三宜盂

深更小玉喚頻頻却笑檀郎不識聲啼得血流無用

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天岸昇
雪眉婆子錦衣裳頻喚兒郎用意良傾盡熱腸猶不
諾可憐恩義一齊忘 契音陵

汾州石樓禪師 石頭遷嗣 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曰苦哉賴値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卽禍生師曰作箇什麼曰人尙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闍黎受戒多少時曰二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或作棗樹二世

翠峰顯云者僧棒旣喫要且去不再來石樓令雖行爭奈無風起浪　南堂欲云者僧句裏藏鋒石樓棒頭有眼說什麼去不再來直須棒了出院　天奇瑞云埋兵索戰輸他作者量敵排軍豈不傷軀正眼從來付大謀大衆到者裏如何免得良久云塗毒鼓邊休側耳　古南門云者僧有前無後石樓有後無前翠峰明眼難瞞要且錯過棒頭

知君才調本翩翩爲許從戎赴朔邊紅粉樓中應計
日臙脂山下莫經年 海舟慈

石樓因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師曰石樓無耳朶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尙過在什麼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作禮師便打

永寧鼎云石樓無耳捶赦粉滿面塗者僧解禮拜祇恐不是玉雖然黨理不黨親

納款投降足可觀將凹補凸有何難雖然不費纖毫
力不覺髑髏徹底乾 鐵機信

澧州大同普濟禪師 石頭遷嗣 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住不相識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阿誰

魯菴遠云共住不識且道是本來人也無旣是因甚不識祇如者僧禮拜是會不會　佛化弘云旣不識暗寫愁腸作麼須知本來人被大同塗汚了也者僧禮拜夫人必自侮

共住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
者半是貧寒乞養兒 保寧勇

大同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智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智我多智師曰多智且置閉門開門

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

愚菴遠云弄巧成拙大同領取一半龐老領取一半雖然龐老早退大同三十里了也

大同因米和尚領衆到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即是若不驗過已後遭人貶剝乃令侍者請米至米纔上却拽轉便坐師乃繞禪牀一帀便歸方丈米却拽轉禪牀領衆便去

虛胤禩云反古者不可非循禮者何足多二老一期相見直是眼便手親光前耀後然仔細看來翻成特地何也誰謂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照流黃　白巖符云偷天之作入地之謀在二老互擅其長若論古佛家風且各與他三尺覆面布子

主賓有禮合隨常相見何緣轉面墻贏得一堂風冷淡千秋明月兩禪牀豁堂嵓

大同問龐居士曰是箇言語古今少人避得祇如龐公還避得麼士曰諾師再擧前話士曰什麼處去來師曰弄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士作舞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教誰撿

慣逐羊腸路相逢莫問津江山異今古風物逐時新方菴顯

大同因龐居士來提起笊籬喚曰大同師大同師師不顧士曰石頭一宗瓦解冰消師曰若不得龐公輩灼然如此士拋下笊籬曰寧教不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它又怎得士作舞而退師乃提起笊籬曰龐公龐公士曰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師作舞而退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

石溪月云大同把定被龐公痛處一錐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笊籬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擬畫貓兒定把黃金鑄子期

你愛我笊籬我愛你木杓主山纔放高案山又岌嶪居士大同師將錯便就錯歸去來兮天地寬一對鐵錘何處著瞎堂遠

大同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

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字別子丑寅卯我今說若
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訣
十二時中別不別通身是口難分說東邨王老暗嗟
吁達磨西來有妙訣佛鑑懃
十二時中時時別終日說兮未嘗說經行坐臥在其
中吾今直下爲君訣大圓智
子丑寅卯何曾別古人今人如是說喪盡靈臺一物
無佛祖分明爲秘訣塗毒策

大鑒下四世

潭州雲巖曇晟無住禪師藥山儼嗣 藥山問聞汝解弄
獅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
我亦弄得師曰和尙弄得幾出曰我祇弄得一出
師曰一卽六六卽一師後到溈山溈問承聞長老
在藥山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溈曰長弄有置時師
曰要弄卽弄要置卽置溈曰置時獅子在什麼處
師曰置也置也

法昌遇云好一場獅子祇是有頭無尾我當時若見
溈山道置時獅子在什麼處便與放出踞地金毛直
教溈山藏身無路 泐潭準云二老父子鈍置殺人
弄一個獅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自弄挍得
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個金睛攫幾鉤鐵爪吼
一聲直教百里內猛獸潛踪虛空裏飛禽亂墜準上
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做一個定場擲下拄
杖云個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棲霞成云雲巖自
謂解弄六出及到溈山一出也弄不來當時若解哮
吼一聲管教大溈倒退三千里

尼廻金毛獅子子栴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也威自
全一出六出眉剔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啻三千
里天外風淸哮吼時爲君吸盡西江水咄明覺顯
放出金毛獅子百獸不見踪由要得爪牙全露直須
自把繩頭懶菴樞

雲巖問一尼曰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
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汝還知否曰莫是
恁麼來者麼師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
洞山价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 溈山果云
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作麼生良久云從

來無位次不用強安排　百丈泐云要識爺則易識
兒孫則難年來家計蕭條甚千里懸懸望信稀

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在百丈侍巾缾為甚麼心燈
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唐天
子及冥王

九峰虔因僧問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虔云却
憶洞上之言　天植維云金鍼密刺繡出錦纏重重
玉綫橫抽穿過羅紋結角正是我雲巖老祖大機大
用底玄旨縱饒九峰向劫外明宗爭奈花發靈苗春
不借畢竟如何鵝王擇乳素非鴨類

玉鞭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瑚價莫論迴古輪王全意
氣不彰寶印自然尊丹霞淳

高坐龍樓勢獨尊野老何曾問闕門鼓腹不知堯舜
力荷鋤引犢過前邨永覺賢

閶闔重重邃五雲九峰到此實難分笑殺幾多迷路
客背指龍樓罵至尊甯菴依

無端勒馬過王城忽接香風上苑明寶色棱棱風度
曲何人敢共御街行伴我侶

眉橫八彩目重瞳佛祖齊教立下風骨骼生來尊特
甚豈同粟散帶天聰湘翁法

靈花從不待春開劫外芬芳絕比材尊貴位中誰共
委淡煙籠月浸莓苔宗楷元

雲巖因院主遊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為
什麼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
師曰汝更去作什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天童覺云低頭失却鍼開眼拾得線線無頭而莫度
鍼無穴以難穿到者裏鸞膠續絃須是洞山始得

雲巖因僧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便
好埋却

便好埋却更無依托天上人間逍遙快樂切忌思量
涉路途不勞彈指開樓閣普菴玉

雲巖示衆有箇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
山出曰宅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怎
得與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得麼
師曰道得却不道
天寧琦云道得却不道作麼生會常恨春歸無覓處

不知轉入此中來

雲巖因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曰我會也師曰作麽生曰偏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秖道得八成曰你作麽生師曰通身是手眼

白巖符云我卽不然那個是正眼向道瞎他若道我會也我要問他雲門亭裏爲甚不見唐公嶺外事擬議不來痛與一頓爲什麽不見道通身是手眼

偏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𡒊兮忽生那個毫釐兮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 翠峰顯

一竅虛通八面玲瓏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留不礙月行空淸淨寶目功德臂偏身何似通身是現前手眼顯全機大用縱橫何忌諱 天童覺

演若怖回鏡裏首那吒還復舊時身不知手眼從何起便道全軀在剎塵 佛心才

通身是手眼偏界不曾藏背摸牀頭枕翻身嫌夜長 天寧璉

雲巖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

竭力朝昏奉一人滿傾丹節展殷勤夜深侍立玉簾底不敢宸廷取次行 頻吉祥

雲巖問僧作什麽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乃自代曰未語話時却點頭

洞山瑩代云多幸和尙證明 證果興代云要他點頭堪作甚麽

雲巖埽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曰恁麽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笤帚柄曰者箇是第幾月吾休去

玄沙備云正是第二月 長慶稜問玄沙被他倒轉埽帚柄驀面摵又作麽生沙休去 羅山閑云噫兩個漢不識好惡雲巖個漢縛手縛脚死來多少時也

雲門偃云奴見婢殷勤 潙山喆云將勤補拙

保福展云雲巖大似泥裏推車步步區區 翠峰顯於第二月也下別云洎合放過 潙山行云道吾平地生堆雲巖因行掉臂玄沙道正是第二月面皮厚

多少且道豎起埽帚意作麼生十成好個金剛鑽難
向門前賣與誰　超日諳云一人先行不到一人末
後太過二途不涉你諸人又向甚麼處見雲巖鴛鴦
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　天寧琦云雲巖豎
帚道吾休去總是第二月那個是不區區者此夜一
輪滿清光何處無　磬山修云我若作道吾待道者
是第幾月但云恰是管教他掃帚無地放在　鼓山
賢云玄沙旻慶者一輩漢衆口鑠金非是不知雲巖
意祇要渠據令而行雪峰門下不道不是藥山門下
猶隔十萬里在　博山來云糞掃堆頭辨實笤帚柄
裏藏身管他第二月第幾月用得著便用玄沙雲門
語裏有刺是賞伊罰伊莫嫌霜露冷添得好清香
借來聊爾了門頭得用隨宜即便休象骨巖前弄蛇
手兒時做處老知羞宏智覺
隨時舉處絕周遮得用相宜即當家笤帚那邊看好
月不知轉見事如麻頻吉祥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藥山儼嗣　僧問如何是和尚深
深處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驪龍海臥瑞雲高四望歸宗萬派潮木人來問西宮
事回憲東園一顆桃投子青
深深親下拜三代禮全該此意如不然玉帛王手裁
無準範
歲稔時淸禮儀多相逢陪酒又陪歌當筵不解開懷
飲如此一天風月何東叟穎
道吾見南泉泉問闍黎名什麼師曰宗智曰智不
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道著曰灼然道著即頭
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鍼泉見乃問智
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
合作麼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
復來把鍼巖曰師弟適來爲什麼不抵對和尚師
曰你不妨伶俐巖不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爲
甚不抵對和尚泉曰它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
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
著即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
雲居膺因僧問切忌道著意作麼生居云此語最毒
云如何是最毒句居云一棒打殺龍蛇　五磊權云

與麼說話大似病鳥棲蘆太殺無轉智者裏則不然智不到處正好道著雨灑巖花風生殿角診候臨時應病與藥看孔著楔解黏去縛天馬挨開大施門震動乾坤星斗落

言詮不到是同袍拂袖歸堂衆乃淘沙礫眞金無辨別不須疑慮更忉忉 汾陽昭

金剛際下古髑髏幾破人蹋血濺空明月任後君自擲寒松那棄白雲封 投子青

道吾同雲巖囘藥山巖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我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為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下來却問巖師兄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和尚不為我說師便低首

饑餐嫩艸遙山去渴飲寒泉曲澗囘放蕩不睬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 丹霞淳

撥轉當頭別有機旁行一路少人知古殿雲深無履迹春風艸長過前溪 永覺賢

道吾指佛桑花問僧者箇何似那箇曰直得寒毛卓竪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

昭覺勤云以膠投漆驗影知形不諳正去偏來爭解明投暗合還委悉麼蝦蟆跳上梵天蚯蚓驀過東海

徑山策云不開戶牖安知明月之光不泛僊槎安覩天河之勢道吾以楔拔楔者僧以智破智雖然驀路相逢未免三頭六臂會麼愛他年少子翻作白頭翁

道吾因雲巖問師兄家風作麼生師曰教汝指點著堪作什麼巖曰無著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酸澀在

永寧鼎云若展綿密即得要作石頭兒孫未免旁覷皺斷眉

道吾因石霜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宅道什麼師喚沙彌彌應諾師曰添淨缾水著師良久却問霜適來問什麼霜再舉師便歸方丈霜有省

垂手還他作者機尋常語裏布槍旗重詢擬進歸方丈一句分明更不疑 丹霞淳

春風初喜到天涯二月山城處處花笙管樓臺歌一
曲玉人扶得醉來家雲岫寶
道吾曰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
不在地獄
妙喜云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
南堂欲云一人高高處觀之不足一人低低處平之
有餘唱教門中足可觀光衲僧門下猶欠悟在　法
林音云二大老還得相見也無

道吾因溈山問甚處去來師曰看病來曰有幾人
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
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宅事速道速道曰道得
也與宅沒交涉
博山來云溈山懷仁道吾尚義二老雖則不露鋒鋩
也太殺傍併且道誰是病者誰是不病者誰是不干
者　平陽忞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作與麼語話若
是山僧與他劈脊便棒雖然者一棒有負墮處
妙藥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措手若存也渠本非無全
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亡而壽全超威音之前
獨步空劫之後成平也天蓋地擎運轉也烏飛兔走
天童覺
絕勝天容不露姿深宮獨處許誰知偶因天外乘槎
使話落人間不自持蕭月朗

道吾因有施主施裩南泉提起示衆曰法身具四
大不有人道得與宅一腰裩師曰性地非空空非
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泉乃與裩一腰
永寧鼎云且道與裩一腰是賞伊是罰伊

道吾到五峰峰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師曰不識曰
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
白雲深處路難通擬問踪由已涉功挂角羚羊無影
迹從容還落正偏中丹霞淳

道吾聞僧念維摩經曰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
隨從文殊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僧無對師便打
禾山代云給侍者方諧　雲林帥云何不道領棒却
好

道吾因雲嚴修韈次乃問作什麼嚴曰將敗壞補
敗壞師曰何不道卽敗壞非敗壞

珊瑚枝上產鴛鴦相喚相呼水國忙豈是斷腸聲怕聽冰心一片情誰揚粟菴鼎

道吾因雲巖不安乃問離此殼漏子向甚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翠峰顯云侍者與我記取者一問　昭覺勤代云何處不逢渠　呆菴莊云不生不滅與非不生不滅處總無相見分若有問雲居覰却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只向他道什麼處不相見驀拈拄杖畫一畫

道吾因雲巖臨遷化遣書來辭師覽書畢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

報慈遂云古人與麼道還知有也未雲巖當時不會那裏是他不會處　翠巖芝云道吾道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說祇如與麼道道吾還知有也無

彌陀德臨寂舉云雲巖老祖臨行賣俏不顧家醜道吾恁麼語話也是利動君子老僧不似雲巖聯聯纖纖欲了不了驀呈拄杖云阿魏無眞黃金無假全身推出大街頭一任時人醻聲價擲杖而寂

宗鑑法林卷五十七

宗鑑法林卷五十八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四世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藥山儼嗣因夾山初住鶴林道吾到遇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甲抵對必有不是致令失笑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甚處不是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直造華亭師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箇什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

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抛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

泛舟駕險三十春緊處竿頭死活人夾嶺桂分千古韻朗江山翠萬重新投子青

不犯清波不擲鉤怪哉當面觸鰲頭微茫一噴朦朧雨萬壑千溪水逆流保寧勇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穫錦鱗橈下翻身何脫灑回頭不見舊時人佛迹昱

白雲檻外思悠哉密密金刀剪不開幽洞不拘金鎖意縱橫無繫去還來丹霞淳

離鉤三寸如何道駐擬還同眼裏沙蓬底月明載歸去劫前風韻落誰家真歇了

三寸離鉤撼一橈百千毛竅冷颼颼雖然兩手親分付要在渠儂自點頭無際派

無相無瑕便倒戈祇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橈奈汝何南叟茂

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老你且耐煩橕破船清溪徹

一葉扁舟浪裏遊釣絲牽動滿天秋蘭橈驀口誰遭痛夾嶺雲山暗點頭杲清亮

離鉤三寸已周遮臭口纔開隔海涯贏得雲山渺秋水至今長映夕陽斜孤雲權

陽關破後馬空蹄煙鎖雲封露日低話到昔年風豔翠斷碑古路少人題伴我侶

和烟把釣秋江畔笑指金鱗直上鉤劈口一橈凡聖絕點頭全體賣風流天嵩嶽

船子囑夾山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既得宅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勿令斷絕山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回首師豎起橈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

而逝

長蘆了云棹頭撥轉河漢星輝船子踢翻天地黯黑豎起拂子云者個是钁頭邊乾白露淨底還知沒踪跡處隱身不得底麼

夾山橈下悟心休何患身名踢覆舟今古華亭垂釣者煙波江上使人愁昭覺總

不犯清波意自殊口開目瞪句踟躕漁舟覆却無踪跡落日秋風戰荻蘆佛陀遜

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磨還自照淡煙和露溼秋光

夾山不在一橈上明月蘆花夜夜寒誰謂華亭消息斷儼然秋色在江山解空觀

一棹絲楊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深有恨不合踢翻船西巖惠

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踪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花折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鍼一徑爭拋擲東谷光

笙歌院裏低昂舞錦字梭腸宛轉看近日洞庭秋水滿古帆風便過千灣雪關誾

三十夜裏月亮堂堂我去看稻賊來偷秧跳板頭上翻身夾頭一把揪來端端是個和尚朝宗忍

趯倒太虛空嚇殺帝釋子雷公令方行神通三萬里飲川海

杜宇聲中芳艸春王孫不見枉勞神最堪惆悵苦伶仃消息斷水粼粼珊瑚枝上月痕新盟石息

春色凋零別洛陽月明疎影上東牆去年幾見堂前燕今又飛來繞畫梁丹巖峋

船子有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秦州歌兒歌調苦聞之一聲淚如雨向使逢著漢帝憐董賢氣咽不得語夫山儲

船子偈曰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鉤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

百丈雪云我則不然數十年來山上遊艸深林密獸羣稠等閒撒下漫天網也有金毛也有猴且道猴子堪作何用尋常翻個筋斗子惹得旁觀笑不休顧左

右云莫有金毛獅子麼出來抖擻牙爪看

每嗟漁父慣垂綸恒泊溪邊荻映身人問不言頭自點恐驚魚去不應人 海舟慈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 藥山儼嗣 因洞山來參師問曰來作甚麼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兩片皮作麼山無對

曹山聞舉乃云一子親得

從來父子不相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巖無影木白雲深處落橫枝 丹霞淳

鄂州百顏明哲禪師 藥山儼嗣 因洞山與密師伯到乃問闍黎近離甚處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廊幙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明日師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對闍黎一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上座別下一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不出入事作麼生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過夏

昭覺勤云正偏回互祇要圓融直截當機惟崇尊貴洞山觀機而作百顏理長則就雖然如是在蔣山者裏須別作個眼目始得當時待伊道不委名便好一摑道他不委你你不委他敢問者裏合道得什麼語若有道得山僧也不開粥祇分付個龜毛拂子若道不得更參三十年　天童傑云明投暗合八面玲瓏不犯當頭轉身有路曹洞門下足可觀光若是臨濟兒孫棒折也未放在當時見道不委姓劈脊便與一喝一喝云漆桶參堂去　天童覺云主張門戶自有旁來拱默威嚴誰敢正視借功施設轉位提持左右分權不犯尊貴一路還知尊貴處麼寶殿無人空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　天寧琦云要會尊貴一路麼報恩不開兩片皮你諸人向甚處摸索

香消人靜杳無聲苔滿丹墀皓月明入戶當堂慵正坐出門猶懶下階行 丹霞淳

枯木巖前烟嶂昏氊羊挂角覓無門玉梭暗擲千峰外一線虛通曉色分孤迴迴絕瘢痕萬古寒潭攪不

禪正坐當堂金殿冷回頭盡是我兒孫 自得暉

清晨雨過蘿垣溼入夜星攢碧嶂明金殿巍巍全意氣玉階凜凜豈彰名好大哥好大哥一夏松風饒不盡渾身偏惹御香多 與峰智

律呂宮商調轉奇都俞喜起聖明時堯天舜日同欽戴却羨巢由總不知 雲壑弁

玉爐香散寂無聲紫閣簾垂禮不成深夜暗宮誰得旨寒侵金闕冷沉沉 頻吉祥

藥山高沙彌 藥山儼嗣 藥山問見說長安甚鬧師曰我國宴然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麽不得師曰不道它不得秖是它不肯承當

法眼謚於我國宴然處別云見誰說

興亡虗去又虗來爲渠國土絕纖埃須彌頂上無根艸不受春風花自開 投子青

撞破虗空七八片迸開金鎖兩三重轉身直入青霄外多少行人覓路蹤 枯木成

千斤擔一肩挑高著眼低過橋古路從來直坦平行者自分低與高 司衡秘

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曰受戒圖箇什麼師曰圖免生死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曰者沙彌猶挂脣齒在師乃禮拜而退更不受戒

雲居膺云高沙彌向一言點撥處直下知歸雖然若一向恁麼喪我兒孫雲居不解弄死蛇頭秖是應病與藥今日用十支法黑漆衣鉢向人天衆前兩手分付何故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龍淵法云者漢被藥山換却眼睛要識那一人還未在

桐峰竟云善垂香餌設錦穽可稱漁獵能豎赤幟拔連城還他勇敢秖如道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且道是那一人

三十未封侯顛狂遍九州生平鏌鎁劍不報小人讐 且拙訥

高沙彌結菴藥山之陽一日來禮拜值雨藥山問你來也師曰是曰可煞溼師曰不打者鼓笛雲巖

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青龍斯云山僧若在祇向道大好不打者鼓笛偶爾垂言借問伊知音爭使落今時邊笳不犯宮商曲玉笛橫將劫外吹丹霞淳

一門無事弄蹺蹊不顧通身入水泥猶把家私狠藉盡祇餘春樹囀黃鸝瑞鹿衡

高沙彌一日齋時見藥山自打鼓師乃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椎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廣胤標云我當時若在和飯桶一齊踢翻看二老作何去就　法林音云因齋慶讚卽不無二老若是第一和驢年夢見麼

父子相投氣味同擊盂打鼓展家風雖然百味般般有爭奈風吹別調中祜木成

聲鼓拈椎第二籌鉢盛香飯飽還休東風扇後韶光美別岸垂楊弄翠柔雪峯頂

鼠竄樵客沿蒼壁猿戲山頭撼紫檉別有一條投水覓竹筒斜引到茶鐺偏聞馨

京兆府終南山翠微無學禪師丹霞然嗣龍牙問自到和尚法席每每上參不蒙一法示誨意在於何師曰嫌少箇甚麼牙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

法眼益別云祖師來也　翠峰顯云兩個老漢被者僧穿却惟有法眼與他同參若是雪竇門下與棒了趁出　雲居齊云此三尊宿還有親疎也無

翠微一日在法堂內經行投子進前接禮問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躲跟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曾扣西來問翠微經行駐步大慈悲當時投子如能薦惡水重將更潑誰水菴一

師子出窟驟能入穴擡眸風生衆獸腦裂更弄爪牙翻成漏泄時至須憑返躑機分明踢破澄潭月投子青

承當不是克家子立到何年得轉身風送海門帆影斷渡頭猶有待舟人幻寄庭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丹霞然嗣因僧來參師乃展手

示之僧近前復退後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
呵呵大笑師曰少時與闍黎舉哀僧乃打筋斗而
出師曰蒼天蒼天

蔣山懃云展開兩手秖見錐頭利進前退後不見利
頭錐呵呵大笑笑裏有刀連哭蒼天弓折箭盡且道
畢竟如何良久云若不共同橋上過爭信橋流水不
流　法林音云二俱不了

孝義因僧參人事了師曰與麽下去還有佛法道
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麽生曰
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
下僧拂袖便出師示偈曰烏不前兎不後幾人於
此茫然走秖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進不前退不後頭尾中間兩處走胡僧撫掌笑呵呵
此土西天未曾有佛鑑懃
入林不動艸入水不動波曾經達本源結舌更無過
若是參方士須達末後句大圓智
晝復夜初中後金烏飛玉兎走於此茫然與悄然總
是蝦跳不出斗石溪月

長沙偃天禪師嗣大川　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便問
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麽生爲物曰秖知雲生碧嶂
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秖與麽也難得曰莫是未見
時麽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也有甚麽限
量掩耳而出師曰死却者漢平生也
眼明慣識陣雲頭兩手揮戈戰不休世事若將公道
斷將軍歸去合封侯絕象鑑
作者相逢箭拄鋒其中綿密不通風要須惜取眉毛
好免使全身落艸中竹屋簡
偃天因新羅僧參纔展具便捉住曰未發本國時
道取一句來僧無語師便推出曰問伊一句便道
兩句
廣胤標云那裏是者僧道底兩句分析得出偃天被
汝勘破分析不出孤負偃天　松庭嚴云佛鑑道秖
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未免得失商量大圓道賣金
須遇買金人一狀領過山僧見處也要諸仁共知卓
拄杖云殺人刀活人劍具眼者辨取復卓兩卓
入門展具便生擒一捞無言喪膽魂縱使盧醫能起

死那知死死不生生 松若昭

僊天因僧參擬作禮師曰野狐見見什麼了便禮拜曰老禿奴見什麼了便恁麼問師曰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曰爭不如此曰誰甘師呵呵大笑曰遠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高峰妙云一問一答有賓有主盡謂二俱作家若據山僧檢點者僧猶自可僊天笑殺人

武侯太尉智崔嵬掠地勤王酒半杯何事山河難一統祇緣各自負奇才 白巖符

僊天因洛餅和尚到乃問甚處來曰南溪師曰還將得南溪消息來麼曰消即消已息即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曰且道未息箇什麼師曰一回見面千載忘名洛拂袖便行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麼限□□□云僊天也是罔于責人若是弄死蛇手千百年後其實令人難甘

僊天因僧參纔展具師曰不用通寒暄還我文彩未彰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啞却即開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將軍帳下孰能過不易僧初善切磋蛇尾龍頭弓箭折烏藤三十未為多 本覺一

拳踢既相應正奇各有術無奈末梢斷一機晦其密 東陣普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 大顛嗣 陞座次有道士出衆從東過西又有一僧從西過東師曰適來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士出作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曰乞師指示師亦打復召衆曰此兩件公案作麼生斷衆無對師曰既無人斷老僧為斷去也乃擲下拄杖歸方丈

溈山喆云若不是三平老漢幾乎作道理斷却不見石鞏道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祇射得半個聖人果然

三平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

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天童覺云正相逢沒交涉六戶不掩四衢絕蹤遍界是光明遍身無向背正恁麼時作麼生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三平問大顛不用指東畫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畫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禮拜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投機無端入荒艸　圓悟勤

馬頰山本空禪師大顛通嗣　僧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豪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佛鑑懃云問不徒然答無虛設纔隨語轉覿面千山後偈中雖有收有放其奈錯下名言山僧重爲刷過乃頌

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忘誰少誰剩老倒本空灼艾求病妄外迷源孤負凡聖

心性從來體一同有無空處透眞空古今妄外迷源者春入園林處處紅　盤壽策

本空上堂祇者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眾前不要牽爺恃孃曰大眾忻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眾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

參禪學道莫忽忽動轉無非獨祖翁口在面門猶不見喫茶清話故難通水中鹽味如相似色裏膠青信不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將情解謗宗風　爲堂靜

本生禪師大顛通嗣　拈拄杖曰我若拈起汝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汝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什麼處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

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
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
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翠峰顯云者畜也善能切磋爭奈弓折箭盡總不如
本生是作家宗師拈起也天回地轉應須拱手歸降
放下也草偃風行必合全身遠害還見本生為人處
麼拈拄杖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古南門云本生翠峰二俱作家宗師竭力為人爭奈
節目太多不若者僧一時坐斷何故不見道毗婆尸
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拋下拄杖云是什麼
韓愈文公(見大顛通) 因憲宗迎佛舍利入大內供養夜
放光明早朝宣問羣臣皆賀陛下聖德所感唯文
公不賀上宣問羣臣皆賀獨卿不賀公因奏對微
臣嘗看佛書況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乃龍神
衛護之光上宣問如何是佛光公無對因以罪謫
出
雪竇顯代云陛下高垂天鑒　萬峰蔚云帝迎佛舍
利現五色光眉毛鬚裏耀古騰今愈云佛光非青黃
赤白黑見即成邪可惜韓愈末後無對若問嵩山[illegible]
光作麼即噓兩噓復頌
帝王法王口放常光一統乾坤此土西方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長髭瞻嗣) 每見僧來便豎起拄杖
曰三世諸佛盡由者箇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
曰我若見即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
語抵對被師認破為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
親到石室師見來乃潛入碓房碓米杏曰行者接
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穿心盌子盛將來無底盤
兒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
昭覺勤云石室置個問端不妨孤峻若非長沙爭得
投機雖然秖知恁麼不知不恁麼遂舉拄杖云過去
諸佛不恁麼現在諸佛不恁麼未來諸佛不恁麼若
總道放下拄杖子我也知你是個學語之流生機處
道將一句來　天寧琦代杏山云何得將常住物入
衣鉢下用　報恩琇云一個綿包特石一個鐵裹泥
團放行則在廟之圭璋把住乃處堂之燕雀拈拄杖
云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放下放不下總不是

卓一下云倚天長劍逼人寒　慧雲盛代杏山云切忌眼破肚皮　天培鑑云當時若有衲僧見恁麼道向前云蒼天蒼天管教石室滿面慚惶退身無地

石室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者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

雲巖晟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　道吾智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丙元悟云仰山憑空架閣石室就地營臺建磨一宗壞土矣

宗鑑法林卷五十八

宗鑑法林卷五十九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五世

筠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雲巖晟嗣　謁南泉值馬祖忌修齋次泉曰未審馬祖還來應供否師出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却堪雕琢師曰莫壓良為賤

慧雲盛云南泉倚勢欺人洞山因客見主雖與馬祖把臂共行猶較王老師七步

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裏借功看互換無底合盤轉手擎穿心椀子通身飯天童覺

有伴即來地闢天開冷光重出匣古路絕纖埃萬象森羅齊合掌須彌歡喜舞三台最菴印

洞山參溈山問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溈曰我者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乞師指示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曰此去澧陵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艸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師到雲巖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為什麼不聞巖豎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有省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

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始得知
雪嶠信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彈指頃
石虎齩殺青田鷄　笑翁映頁久云蓮峰效顰去也
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木杓跳在水桶裏
齩得扇擔㖿呀㖿試問大衆是何消息忽打噴嚏云
今日傷風

無情說法有情聽有情說法無情別不是等閑處作
解大地山河太饒舌人人盡有不相應露柱燈籠向
你說 大溈智

好好萬象森羅俱是寶頭頭物物現家珍不識之人
卽荒草 南堂靜

洞山辭雲巖巖曰自此一別難得與汝相見師曰
自此一別難得與和尚不相見

高高孤頂雪濛濛劫外行藏路不通半夜嶺頭消息
轆不關春色暗香濃 正堂辯

鶴出銀籠上碧穹鳳無依倚井梧空東君縱有雙瞳
子不睹堯眉八彩重 伋亭挺

洞山因辭雲巖臨行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描得
師眞否如何抵對巖良久曰秖者是師沉吟巖曰
价闍黎承當箇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
覩影大悟有偈曰切忌從它覓迢迢與我疎我今
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
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體量非功不墮今星移斗換豈同輪多年曆日雖無
用犯著應須總滅門 正堂辯

動靜從來每與俱回頭驀地始逢渠直饒與麼猶堪
笑喚作如如又却迂 本覺一

足躡淵泉冠摩雲戸明闇未分光華已露有參天兩
地之功兮蓋國稱臣無尺土一人之柄兮全身歸父
渾吉忍

覩影逢渠不是渠到家何必雁傳書曉風吹破梅花
夢香霧鬆鬟粉蜨鬆月上珠簾剛夜半天明玉漏報
更箭當軒秦鏡絕狐蹤禁殿無人誰敢犯 百愚斯

牛郞織女兩相看秖隔銀河數步間今夜更無雲隔
斷見時依舊別時顏 獨芳樑

明明消息露全機千丈神光腦後輝是我是渠俱拈

却江南三月鷓鴣啼雲章論

瓊樹遊籠金殿門綠踈靑鎖遶香痕輪王自古無人見寶印不彰還更尊笠山寧

多年蓬累臥深雲金管銀簫醉裏聞秋色重遊山下路白蘋岸渚得逢君蕪庵範

混元氣靜乾坤大黑白纔分一道微蹋碎劫前空界影海天無地著風規祖鑑紹

洞山後供雲巖眞僧問先師道祇者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麽道若知有爭肯恁麽道

長慶稜云旣知有爲甚恁麽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

爭解恁麽道五更雞唱家林曉爭肯恁麽道千年鶴與靑松老寶鑑澄明驗正偏玉機轉側看氣到門風大振兮規步綿綿父子變通兮聲光浩浩天童覺

描不成兮畫不成暮天空曠豈人情狂猿嘯轉中秋月迥迥孤峰雲自橫佳叡顯

世道茫茫魚雁沉全憑啞子送來音逢人不說十分話到底終無怨恨心寧遠地

洞山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膺出曰某甲參堂去

資福廣於具何面目下云七凹八凸於參堂下云祇得一橛復云虛白堂啓珍珠簾垂面面無私識者其誰任是抽身快便猶難合伴同歸然則洞山底意畢竟如何金鏁雙鎖備挾路隱全該　牧菴名云要見洞山則易要見雲居則難畢竟如何數竿修竹臨軒綠幾樹桃花映水紅

洞山因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麽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茅

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烟𦦨雨難淋旱地紅蓮遍日月無根樹長翠成陰投子靑

春風吹動綠波搖無限船師逐海潮祇見江鷗飛白浪豈知明月在雲霄枯木成

善應隨流妙意深明明一箭中紅心當鋒不是由基眼對面鐵山高萬尋佛智裕

洞山示衆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艸處去始得又曰祇如萬里無寸艸處作麼生去後石霜曰出門便是艸有僧擧似師師曰大唐國裏能有幾人

太陽玄云直得不出門亦是艸漫漫地且道合向什麼處行履莫守寒巖異艸靑坐著白雲宗不妙　圓通善云諸人卽今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艸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艸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艸漫漫地許你參見太陽若總道不得却許你參見延聖何故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　白雲端云若見得菴主便見得洞山若見得洞山便見得菴主見洞山則易見菴主則難不見道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底太忙生

潙山杲云斬釘截鐵豁開向上玄關語諦言誠直指當人要路且作麼生會他出門便是艸石霜恁麼道上封恁麼擧諸人不得動著動著三十棒　徑山杲云獅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雪巖滿云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額何也一人開了口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則不然徧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徧十方界祇者一微塵許也須極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艸還會麼休侵洞嶺初秋艸請看疎山臘月蓮　鼓山賢云洞山恁麼說話大似瑞鳳不棲於凡木金龍豈守於寒潭轉功就位轉位就功卽不無看來也祇是猢猻上樹捨一取一未爲好手且作麼生是本分底去處良久云釣船載到瀟湘岸氣噎無聊問白鷗　百丈雪云山僧則不然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冰河發燄處去祇如冰河發焰處作麼生去良久云兔角杖頭挑日月龜毛繩子縛虛空　靈隱禮云洞山祇解借功明位焉知玉殿苔生石霜雖能轉位投機猶未回途復妙正饒功位齊轉芝生朽木功位齊隱雪凍紅爐佛日要問他五馬不嘶一牛不飲處如何趣向

出門便是太茫然萬里無來未得圓欲識家山門去路暮烟輕鎖綠綿綿　佛慧泉

庭前黃葉亂紛紛階下苔錢似錦紋戶外任教荒艸

絲石人蹋斷海山雲淨因成
艸漫漫門裏門外君自看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
外轉身難看看幾何般且隨老木同寒瘦將逐春風
入燒瘢天童覺
虛玄鳥道絕纖埃玉殿空然鎖綠苔挂壁梭飛秋蛻
骨滄溟老蚌盡懷胎足菴鑒
送君疋馬出皇都蹋遍荒郊寸艸無透過大同關子
外還他肘後有靈符隱元琦

洞山垂語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
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

保福展云佛非　雲門偃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
非　法眼益云方便呼爲佛　天童覺云二老宿相
去多少直是刀刀相似魚魯參差到者裏轉劫外機
放風前箭橫身擔荷撒手承當具者般眼目始得還
辨得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　徑山杲云二尊
宿恁麼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山僧則不然如何是
佛向上事拽拄杖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躲跟
報恩秀云我要問洞山佛向上人還有答話分也
無　東明際擧雲門語畢云大小雲門猶作者般見
解山僧當時若在但冷笑一聲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駭雞犀

芥藏巨云橫抽寶劍剪除竹木精靈掌握玄珠照徹
神州赤縣還他洞山老祖若論佛法大義遠孫未敢
順非而澤何也若是鳳凰兒肯向那邪討

洞山於扇上書佛字雲巖見却書不字師又改作
非字雪峰見乃一時除却

興化獎代云吾不如汝　白暘順云我若作洞山祇
向雪峰云你非吾眷屬　天鉢元云洞山雲巖平地
起堆雪峰老漢因事長智　止谷聲云字經三寫烏
焉成馬二老宿之謂也雪峰雖善順硃塡墨德山門
下不道不是洞山門下猶隔津在何也太史籀文二
王楷書

洞山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師曰何不向無
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
黎熱時熱殺闍黎

投子同云幾乎與麼去　瑯琊覺別後語云僧堂裏

去　雲居舜云大小瑯琊作者箇去就山僧則不然如何是無寒暑處三冬向煖火九夏取涼風　寶峰文云大衆若也會得不妨神通遊戲一切臨時寒暑不相干若也不會且向寒暑裏經冬過夏　黃龍新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剜襟爭奈者僧不甘如今有箇出來問黃龍且作麽生支遣良久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火自涼　上封才云洞山一句可謂主賓交參正偏涉入諸人如今向甚麽處迴避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諸人會也無　泐潭準云若爲人時冰也煖不爲人時火也寒　仰山欽云洞山雖則頭正尾正祇是鼻孔落在者僧手裏　烏石道云洞山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忽有人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亦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那裏是無寒暑處同他道寒時熱殺闍黎熱時寒殺闍黎爲甚麽三冬炎暑熾九夏雪花飛　淸化嶾云洞山老人如將摩尼寶王直授凡庸者僧若是眼裏有筋不但三冬枯木秀管敎九夏雪花飛

垂手還同萬仞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

斷巖昀

月忍俊韓獹空上堦　翠峰顯

無寒暑處如何唱和熱即乘涼寒即向火多口阿師一場懡㦬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大遷

裏頭看勿暑寒直下滄溟灑得乾我道巨鰲能俯首笑君沙際弄鉤竿　天童覺

熱時熱殺寒時寒寒暑由來總不干行盡天涯諳世事老君頭戴楮皮冠　湛堂準

避暑逃寒問是非不離寒暑少人知正中來也無回互句裏藏鋒辨者稀炎天雪火雲飛風吹日炙杜闍黎　冶父川

畫閣鐘沉隔亮紗梧桐微映月痕袞海棠玉夢成浪藉風打停舟起浪花　三宜盂

蘆灣碧水釣船橫獨酌瀟湘看月明露滴芙蓉人迹杳簾吹夜半不知名　蕉菴鑑

燦然應氣不留情明暗相參殺活行青嶂曉開紅日面白蘋風蕩釣舟橫　位中符

　洞山因僧問三身中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後有持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作麽生

曹曰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峰峰以拄杖打曰我亦
曾到洞山來
承天宗云一轉語海宴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
語騎賊馬趁賊試請辨看忽有箇衲僧出來道總不
與麼也許伊具一隻眼　徑山杲云恁麼葛藤也未
夢見三箇老漢在復云何不向膏肓穴上下一鍼
博山來云近不得倚遠不得攙推之弗前約之弗後
洞山於此若鐵橛也若夫辨奇貨探驪珠求華璞追
藍瑛安可以語於此哉離乎言句親之可矣　寄庵
幽云三大老與麼說話雖則各衒已長也是更闢壘
汁污皁衫畢竟意旨如何吾常於此切雲散中秋月
要頭截取去摩醯三眼一隻豎我也從洞山來庭前
鐵鎚舞三台弁山與麼分析且道還有為人處麼卓
拄杖喝一喝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　廣胤標
云三箇老漢一手提持赤心片片大似豐城寶劍當
面撼祇是知恩者少者僧非但耳聾亦兼眼暗錯過
當陽如今還有不錯過底麼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
仙翁去不回　壽昌齊云吾常於此切丫角女子門

留鈌要頭斫將去不祥之事天下諱我也曾到洞山
來未肯將身一處埋今日分明重舉似布穀催耕歸
深樹聲聲流血勸農忙莫待秋來少官賦
不入世未循緣刦壺空處有家傳白蘋風細秋江暮
古岸船歸一帶煙天童覺
玉鞭纔舉乾坤靜皇道無私顯至尊貴極鑾輿纔指
斥將軍正令不容存正堂辨
吾常於此切堪笑堪悲向君說鶯啼處處暖風生愁
客鬢邊不消雪柳眉細花容悅香飄雲外同時節遠
菴僼
九重深密信難傳誰敢依俙犯聖顏一卷丹書鳳銜
出森羅萬象競朝天掌遠地
靜鞭聲裏駕頭來四望香雲接上臺鑾轉深宮親切
處從教威武盡摧顏劍叟是
洞山因辭京兆興善平善曰什麼處去師曰沿流
無定止曰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師曰總不作此解
善乃撫掌
保福展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惟直

楷云若非擊水三千搏風九萬也不易答者話祇如與善撫掌是賞是罰

洞山因老宿拈袈裟角問曰父母未生時還有者箇麼師曰祇今豈是有耶宿搖手

轉位投機覓更難同途復妙豈相關新豐洞口翻波浪一掃須教徹底乾 正堂辯

洞山因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師遂至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亦曾從人家屋簷下過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昭覺勤云大凡行脚人正要透脫者一件事者僧既是大闡提人家男女直至四山相逼手脚忙亂若不是洞山具大慈悲放一線道與他平展爭解恁麼去所以古人道臨終之際若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去祇如洞山道我亦從人家屋簷下過粟畬裏去鼎鼎礙四山不礙四山到者裏須是桶底子脫始得且道洞山意作麼生金雞啄破琉璃殼玉兔挨開碧海門

祇解恁麼去沙禽夜宿滄洲樹不解恁麼來石筍穿開古路苔莫道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回 天童覺

聖量凡情淨盡時轉身無路事還非屋簷下過粟畬裏馬腹驢胎一道歸 石溪月

平步登高易從空放下難果爾聖凡如電拂何緣去住得相關天際雲舒卷滄波月往還眼底家私都蕩盡清風八極步閒閒 天岸昇

粟畬裏去太分明劍樹刀山縱步行雪月莫教迷一色密移煙棹上沙汀 寧遠地

洞山因僧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即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

雲居膺代僧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 長慶因僧問如何是年牙相似者慶云古人恁麼道闍黎又向者裏覓箇甚麼

簾卷雙輪生翠微渾身不挂本來衣芙蓉露滴秋香
老羞展輕眉對落暉 顯吉祥
洞山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
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
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師喚侍者掇退
果桌
五祖戒別云來朝更獻楚王看　同安顯於過在甚
麼處別云不知　瑯琊覺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爲能
辨得雖然如是猶欠一著在　潙山喆云諸人還知
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
道若果子非但首座不得喫盡大地人來亦不得正
眼覷著　雲菴本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鉗鎚而無
補綴底手段待伊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喫果
子泰首座若是箇衲僧喫了也須吐出　潙山果云
洞山貶展爲賤首座有理難伸山僧路見不平要爲
雪屈當時纔見與麼問祗向道靈山授記未到如此
待他擬議拈果子劈面便擲不惟塞斷咽喉免得後
人妄生卜度　淨慈昌云洞山雖然掇退果桌去要

且塞泰首座口不得　昭覺勤云盡道泰首座箭鋒
不相拄所以遭洞山貶剝後來潙山喆道此果子莫
道首座不得喫盡大地人也不敢正眼覷著宗師家
正令當行十方坐斷有定乾坤句辨龍蛇眼不妨難
構當時若是箇英靈衲子解捋虎鬚待道過在甚麼
處便拈起果子云和尚畢竟喚作甚麼待他擬議劈
面便擲何故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保寧茂云盡道洞山祗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抑屈
人作麼又有道泰公不得果子喫要且盡大地人皆
不得喫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殊不知洞山有偏正回
互不犯底手脚直饒道不在動用中也不得他果子
喫良久云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邨　古
南門云要見洞山則易見泰首座則難
洞山果子誰無分掇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爲君輕點
破牡丹花下睡猫兒 明極祚
洞山拈孱家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繡出鴛鴦千古
扶持不起 運菴巖
拄天拄地黑如漆不分晝夜是何物拈來拋向屎坑

中火裏蓮花香拂拂虛堂愚
迴途復妙展全機大用堂堂絕指揮兩手捉來渾一
色金烏夜半潑天飛法林音
洞山問僧阿那箇是汝主人公曰現抵對次師曰
苦哉苦哉今時人類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
將為自己佛法平沉此其兆也賓中主尚未明況
主中主乎僧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
曰某甲道得祇是主中賓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
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遂示偈曰嗟見今時學道
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
卽便休
賓中賓雙眉不展眼無筋宅方役役求知己失卻衣
中無價珍浮山遠四
賓中主盡力追尋無處所昔年猶自見些些今日誰
知目雙瞽
主中賓我家廣大實難論所求不吝無高下貴賤同
途一坦平
主中主七寶無虧金殿宇千子常圍繞聖顏諸天不

順飛輪舉
平生心事結眉頭滿面飛埃鬢已秋大抵出門無伎
倆奈何今日路貧愁宏智覺四
日應經商利萬金曉來古路問家音分明得報尊慈
健爭奈難還喜懼心
御樓吹角六街明金馬將軍出禁城閫外威權見有
準不傷風化自昇平
不動金輪萬德全宸居苦合未排班當頭諱字寰中
禁誰敢依俙犯聖顏
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論功日轉貧行海淵深雖涉
徧義天空闊不容塵青州辨四
衣穿骨瘦露無餘獨鎮寰區暉太初三尺匣中誅佞
劍百篇囊裏薦賢書
丹墀輾靜九宮開萬里江山絕點埃脫卻襴衫戴席
帽聲聲祇道那邊來
重重幽鎖紫烟岑古洞龍吟霧氣深木女唱歸紅談
裏石人運步覓知音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

二寸因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聖於侍者手搯一
搯師肯之
文峰玉云妙得衲僧家轉身活路還他新豐老人三
聖雖能暗號私通終是輸他一著今日若有問頭長
三尺頸長二寸意旨如何向道待你四脚蹋地時自
然有箇分曉　雪筠赤云鐵圍城中得計牛角尖裏
抽身三聖雖則善引機宜也是瞎驢趁隊今有問雄
山如何是沙門行向道兒童睡未足切莫逞揚聲
洞山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
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
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
機昧始終濁智流轉
木人嶺上輕開口石女溪邊暗點頭堪笑當年李太
白夜來還宿釣魚舟見　泐潭照三
天下溪山絕勝幽誰能把手共同遊回頭忽聽杜鵑
語笑指白雲歸去休情
昔年曾作參禪客扣偏玄關窮要脉更闌墨汁染皁
衫說向他人口門窄語

既達沖虛理還隨照性亡自非功力盡爭免侍空王
具德禮三
至靜含羣籟虛源絕衆流豈知兼帶意不在正偏求
依語生神解徒將迷悟情開先靈木吼花雨作寒明
爛柯石化已千年月舘空香趂獨立無奈白雲留戀
苦未嫁鸞鶴上朝天潭吉忍三
萬人成裏放還村倚賴隣西寄食恩父母丘墳遙在
眼夜燃松火燭樵痕
丈夫義不取封侯掃徑扶花足自由轉被花神勞欲
死怨春未罷又傷秋
驢馱馬載藥何爲病入膏肓詎可追最惜於今多國
手不能痛處與人鎚聖可玉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已師曰白鳥入
蘆花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正堂辨
洞山夜參不點鐙有僧出問話退師令侍者點鐙
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

來與者箇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辭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峰侍立問曰祇如者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它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

洞中日午打三更便有遊人把路爭除却華山陳處士誰人不帶是非行 慧受深

洞山因看病僧僧曰火風離散時如何師曰來時無一物去亦任從伊曰爭奈羸瘵何師曰須知有不病者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悟則無分寸不悟隔山坡曰前程還許卜度也無師曰雖然黑似漆成立在今時

火風離散後一物鎮長靈佛國黃金地天堂白玉庭前程休卜度所至要惺惺一念心清淨人間亦祇寧 南堂靜

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它有分曰和尚看它時如何師曰老僧看它時則不見有病

博山來云不二門開日面月面總不似洞山瘵病逞之弗得類之不齊病中善看病也者僧眼裏有筋皮下有血要見洞山也不難

卸卸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髑髏乾老醫不見從來瘵少子相逢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雲斷處舊山寒須剝絕莫顢頇轉盡無功伊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天童覺

蹋蹋蘆灣又柳灣生涯惟指舊巑岏神蹤轉處白雲斷百鳥不來春正寒 位中符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

江流夜魄兩依依風卷蘆花帶雪飛石女慣乘金鳳舞木人喜跨玉龍歸 頴吉祥

洞山參與平纔展具平曰莫禮老朽師曰禮不老朽者曰渠不受禮師曰渠不曾禮

渠非老朽不禮不受威音世前毗盧頂後把定壺中

白日長觸著匣裏青蛇吼叵醫叮嚀病人服藥不如
忌口天童覺
尊貴堂堂自不羣深宮獨坐對袞嚥渠儂縱謂不相
識家醜那堪已外聞寧遠地
宗鑑法林卷五十九
宗鑑法林卷六十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五世
洞山因僧問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爲甚麽不
得宅衣盋師曰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宅
衣盋且道什麽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語皆不契末
後曰設使將來宅亦不受師方肯之
翠峰顯云宅旣不受是眼將來必應是瞎還見祖師
衣盋麽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惟大庾嶺頭
一箇提不起設使闔國人來且款款將去　翠巖芝
云總不合得宅衣盋却與古佛同參且道參阿誰

天童覺云長蘆則不然直須將來若不將來爭知不
受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眞箇是瞎還會麽照盡
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古南門云洞山理長則就翠
峰舉一明三祇如將來旣不受諸人早晚橫披豎搭
是衣不是衣一日過堂兩度溼是盋不是盋若是爭
奈洞山不肯若不是祖師衣盋掉向甚處去也即今
日用行持又是箇什麽若如此入門何待兩手分付
庾嶺力爭管取黃梅兒孫傳遍天下　勝法法云二
大老徹底舉揚未免各見一邊勝法則不然若有將
來必當是受若是不受必不將來將來底也非是眼
不受底也非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麽萬古碧潭空界
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靈隱岳舉翠巖語了云到江
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祖師衣盋讓悠哉不受渠儂眼未開誰信普通年遠
事豈從葱嶺付將來本覺一
洞山因僧問和尙尋常敎人行鳥道如何是鳥道
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曰
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

顚倒曰如何是某甲顚倒師曰若不顚倒因甚喚奴作郞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

理安洸云不行鳥道始是本來面目因甚尋常却祇教人行鳥道且道洞山意作麽生良久云渡河須用筏到岸始辭舟　鳳山啓云識尊卑明貴賤自然冠履不致倒置錢穀不肯浪費當今之世見處顚頂金鍮不辨以其素無大志自甘顚倒故也且道不行鳥道又是如何面目良久云不辭向汝道相續也大難」古路條然倚太虛行立猶是涉崎嶇不登鳥道雖爲妙換點將來已觸途丹霞淳

萬仞峰頭射得鳥翅翮開碧湧河圖就中幾箇先天字載盡從來封禪書潭吉忍

不行鳥道皇風浩浩駘背何知天街醉倒帝力於我何有哉危酒且娛臣年老老則老欠些好不及東村王大嫂墨歷智

御凉雖有術蓬島尙迢遙欲見姑射君還須下紫霄紫霄下辭天風玉華瑤艸處叢叢孰謂仙君舊風月東軒仍挂日輪紅位中符

洞山偈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椎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

神鼎諲云我則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卽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原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　紫柏可云鍛鍊自心鉗鎚猛密須是洞山咳嗽掉臂戲笑譏呵無非解脫三昧還它神鼎雖然如神鼎不打洞山爐鞴中陶鑄過來安得便恁麽自在洞山不打神鼎見地上得箇消息從汝朝打暮搥斂保貪瞋癡驢年也未調伏在者裏揀別得許你會如來禪若是祖師禪猶隔鄕關萬里

大覺昇云恁麽說話若在大覺門下打折驢腰未放過在何故既有讓王節何爭洗耳淸雖然如是也須是箇人始得　雪堂宣云者兩箇老漢一箇强作主宰一箇隨境飄流要且不失爲苦海慈航若到吼山門下切不得擧著擧著卽打折你驢腰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雲林畧云石臾也放它不過貪瞋癡誰不知證龜成鼈也由伊擔雪塡井擊火然眉欲與

心王下一錐藕絲孔裏藏難得更教何地立先知又云若從洞山語下打發將去寒則普天帀地寒若從神鼎語下打發將去熱則普天帀地熱若從雲林語下打發將去大清國裏許汝一員衲僧

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綫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

人生最苦不知休逐浪隨波眞可憂一句若能超佛祖蒙頭壞衲更何求 枯木成

鑊湯爐炭幾何般地獄三途未苦酸須信新豐親切語袈裟之下莫顢頇 丹霞淳

洞山與雲居渡水師問水深水淺曰不溼師曰麤人曰和尚作麼生道師曰不乾

五祖演云二老恁麼說話還有優劣也無山僧今日因行掉臂過水一句不溼庫藏珍珠堆積過水一句不乾無錐說甚貧寒乾溼二途俱不涉任它綠水與青山 笑巖寶云演祖恁麼道與它洞山有交涉無交涉若能辨得不獨識破五祖亦能親見洞山若不能辨得山僧略爲諸人說破洞山不下爲人手五祖能談本分禪 古梅志云不乾不溼胡餅呷汁不溼不乾鹽鹹酢酸二途踢斷花烏槃桓達磨不會大難大難

洞山因雲居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闍黎它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作麼生抵對曰道膺罪過

子珪璋絕點瑕久歸林下傲烏紗等閒識得東風謝盡閒名翫歲華冷看蜻蜓蹋水時窺蛺蝶穿花輕又過絲楊衮 墨歷智

洞山問座主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什麼語曰贊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贊也主無語

天童華云諸人到者裏下得甚麼語蔣山今日也要出一隻手又恐諸人穿却鼻孔 天寧琦云者裏合下得什麼語塞却洞山口復云千 龍池傳別云喚作法身早是謗也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

五臺山上跛沙彌笑舞三更過鐵圍無孔笛敲氈拍板聾如鼻孔瞎如眉 湘翁沄

洞山因僧問蛇吞蝦蟇救卽是不救卽是師曰救
則雙目不覩不救則形影不彰
畫堂寶鼎起青烟皓月沉沉古鏡圓夜靜木童歌白
雪聲聲唱出洞中天 密松操
芳郊艸溼懶成眠直入重雲傲曉烟夜半崑崙翻雪
浪回頭不見上峰尖 隱含徹
禁宮深密無人到上苑落花風自掃覿面逢君回互
難打蛇必定須驚艸機俊俏何處討明暗雙敲俱鼻
倒翻身獨坐玉堂前明月簾垂光皎皎 秋山寶
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師曰十八女兒不
繫帬
衲僧孔竅少人知剛被宗師已識機十八女兒帬未
繫先敎阿母畫蛾眉 海印信
洞山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它或問和尙
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
恐它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
一棒
同安顯代云恁麼則雲巖一枝不墜也　雲居錫云
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　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
棒意作麼生
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敎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
路方知不隔一毫端 絕象鑒
年老心孤是洞山引人行路絕躋攀者僧若也知機
變一去雲巖更不還 竹屋簡
洞山行脚時路逢一擔水婆子師索水飮婆曰水
不妨飮婆有一問須先問過且道水具幾塵師曰
不具諸塵婆曰去休汚我水擔
山茨際云洞山不具諸塵果然喉舌乾枯婆子休汚
我水終是老婆見解山僧當時若作洞山待道水具
幾塵但踢翻水桶便行管教者老婆疑著行脚師僧
別有長處　雲林輅云洞山水邊渴殺其心自甘惜
乎我初行脚時不曾過著者婆待道水具幾塵便將
擔中水一吸而盡使其空手回家亦怨人不得
洞山將示寂謂衆曰吾有閒名在世誰人爲我除
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尙法號師曰吾閒
名已謝

石霜諸聞云無人得它肯　雲居膺云若有閒名非吾先師　曹山寂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　疎山仁云龍有出水之機無人辨得

寶鼎香消漏已殘閒名且喜卸人間隨來一曲無聲調孤韻淸淸和者難頻吉祥

閒遨明月層樓上玉笛攸揚入耳寒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勝法溥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雲巖嗣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兎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曰老老大大作者箇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廣聞融云一人尙行心處路一人猶挂本來衣各與二十笤帚柄設有問長老作麼生便卓杖云人居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淸且道還有滲漏也無若檢得出二十笤帚柄山僧自喫如無更有二十各領歸堂去　蔗菴範云若於白衣拜相處會得即與古人音容相接呂律相諧提持三有撫育四生若於積代簪纓處會得獨闡繼往開來之要路佇觀地平天成之雍熙雖然分明曉了於衲僧分上祇得一半且如何是那一半良久云明日有人爲汝註破

抗力雪霜平步雲霄下惠黜國相如過橋蕭曹謀略能成漢巢許身心欲避堯寵辱若驚深自信眞情參跡混漁樵天童覺

白衣拜相喜難加蹔時流落向天涯移身換步人難見夜來歸宿五侯家佛性泰

烏雞深夜放玉兎曉懷胎觸處逢渠也同行呼俊哉

一人與麼來一人與麼去尊貴本天然功勳非素位披毛異類且同塵百艸頭頭冷潑人古南門

垂天之雲臥石之虎一回一舞忘却步武請纓自是英靈漢武穆何堪入行伍羊皮褁子絲蓑翁姓名何由挂銅柱伴我侶

神山與洞山在餠鋪師於地上畫一圓相曰把將去洞曰拈將來

保寧勇云非但二人提不起盡大地人亦提不起　平陽悫召衆云諸人還提得起麼良久云也須是箇踞地師子始得若是山僧待它道拈將來便與一掌

者一掌有生有死有利有害
彩箋書畫霸江波一抹烟巒散玉珂探得洛陽增紙價好看丹桂影婆娑 宗堅和

神山與洞山行因過獨木橋洞山先過了乃拈起木橋曰過來師曰价闍黎洞乃放下木橋

普明犨云洞山用劍刃上事若非神山也大難承當雖然鼻孔却在神山手裏　六堂蓮云臨機勘辨須是白拈鳥道傍通還宅老作雖則有收有放鼻孔巳落神山手裏任你過來過去性命還在洞山彀中若據撿點二老大似秤鉤打釘

平地無端鑿陷坑木橋拈起使人行沉沉寒水如何渡月夜金雞報五更 丹霞淳

神山把鋤次洞山問作什麼師曰把鋤曰把鋤事作麼生師曰鋤鋤相似曰二十年同行作恁箇語話師曰汝又作麼生曰如大地火發

南林弘云神山一段古錦風吹不入雨打不溼被洞山一撥直得零零落落至今補不得　惟直楷云密師不得洞山撥轉端的不知別有生涯可惜放過待問把鋤事作麼生驀面便與一劄饒伊三頭六臂也迴避不及

大地火發問不容髮南海崑崙天寒不襪祖祖相傳一堆搕𢶍 天童覺

逆放順收將寡敵衆隱顯同途得失共用鋤鋤相似不外來同行語話要分開自從大地火發後古廟香爐不著灰 月堂昌

幽溪禪師 雲巖晟嗣 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身繞禪牀一帀而坐僧擬進語師遂與一蹋僧歸位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我道大行

天童華云善射者箭不虛發若是箇漢何處更有幽溪雖然最初一蹋何似末後一蹋　天寶樞云幽溪門庭壁立家法森嚴不因者僧爭見汗馬功高

劈開華嶽連天色放出黃河倒海聲八臂那吒難湊泊旁觀祇有舌長伸 道堅與

轟轟雷鼓辣雲頭電影長空掃未休直得禹門桃浪

惡前津祇有腸頭流微 徹昱

幽溪因僧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人
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金鞭擊碎珊瑚樹玉浪衝開水底天折角泥牛連夜
听青峰添得曉來烟 頻吉祥

潭州石霜慶諸普會禪師 道吾智嗣 僧問咫尺之間爲甚不覩師顏師曰我道遍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曰什麼處不是石霜僧回擧似師師曰者老漢著什麼死急

洞山价云笑殺土地 玄沙備云山頭老漢蹉過石霜也 五祖戒云著甚來由 太陽玄云今時人要明此事大須仔細祇如石霜恁麼道落在甚處若不仔細非但累及石霜和宅雪峰累及 瑯琊覺云雪峰雖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石霜雖有出人之眼且未知向上一竅 法雲秀云要見石霜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淨因成云諸人要識二老麼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天童覺云二老相去多少直是千里萬里若有問長蘆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向道什麼處是石霜 報恩秀云者僧愈尋愈遠轉問轉疑雪峰不惜性命橫身相爲猶較天童十萬八千還會麼拈却肯路根塵空脫體無依活卓卓

石霜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酬怎似釣螺江上客一聲漁笛過滄州 佛慧泉

老倒石霜曾指月區區雪老重饒舌釣魚船上謝三郎金剛腦後添生鐵 南華昺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看風使檣遇浪擱頭機輪設卷舒互換出常流猶羨釣魚船上客一曲滄浪烟水秋 離言義

渾然太古元無物點破眞淳在一爻周孔繫詞旁指註吉凶從此見重交 幻寄庭

石霜因僧問眞身還有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眞身何師曰瑠璃缾子口

天童覺云通身及盡徹底無功撒手歸來隨處得用還識石霜老漢麼當堂無影迹遍界不曾藏 寶壽新云好箇瑠璃缾雖然有口要且無底還用得麼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爲則範云石霜玉壺中高歌夜

月閒苑裏坐嘯春風被者僧輕輕一拶便乃逐烟火於人間望仙山若天上雖然要見石霜也大難何故石女驚回夢月明在畫樓

石霜因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即船遇陸即陸師曰我道半途猶難僧無對

雲門偃云三十年後此語大行又云臨行一句永劫不忘

石霜抵潙山爲米頭一日籭米次潙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潙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者箇是什麼師無對潙曰莫輕者一粒百千粒盡從者一粒生師曰者一粒從什麼處生潙呵呵大笑歸方丈

萬廩千倉常住物出生來歷要分明不知一粒從何得雨過西山爽氣淸枯禪鏡

石霜因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是否師曰是曰秖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遍界不曾藏

青子疑團

翠峰顯云誰是不顧者 法林音云石霜老人雖則不負來機爭奈得隴遺蜀若是吹餘待伊問遠聞有箇不顧是否但云謝子殷勤它若再問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即向它道山僧棒今日到闍黎止看它又作箇甚麼伎倆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齩齒示之僧不契九峰虔因僧問先師齩齒意旨如何峰曰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雲蓋元亦因僧問先師齩齒旨意如何蓋云我與先師有甚冤讎 鷰福燦云要知二老用處麼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

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迢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犯碧波心玉兔常行投子青

無鬚鎖子卒難開枯木堂中莫亂猜千古兩頭搖不動待它譽角衲僧來保寧勇

烏啼碧澗樹森森把手行來又一岑花落花開春不

管那知爛却石霜心 梅逢忍

石霜示衆初機未覩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仁便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什麽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

福善品云既是頭尾相稱爲甚麽亦不許渠在若識取其頭盡乾坤大地七花八裂若識取其尾且道甚麽處見石霜來近時有頭無尾者甚多若乃有尾無頭不惟盡却今時威音王已前百雜碎始得

口甜心苦論家私王庫從來豈有斯傍戸癡獃徒側耳果宅空廬兩蹙眉 別收純

石霜示衆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長沙岑

瞎却頂門眼錯認定盤星拌身能捨命一盲引衆盲 無門開

石霜因裴相國來師奪公手中笏曰在天子手中爲圭在官人手中爲笏在山僧手裏喚作什麽公無對乃留下笏

翠峰顯云弄巧成拙 保寧勇代相國云祇恐和尚使不著 天寧琦云渠無名字 百丈勸云爲石霜助惡則扶强抑弱爲裴公拔本則重俗輕僧不如一齊趁出免得以平報不平怎麽得人憎 淸化嶾代云太俗生 雲溪挺代云不惜爲它安名祇恐負累和尚

不是圭兮不是笏翻身直入蒼龍窟拏得驪龍照海珠知君大手方拈出 翠峰顯

不是圭兮不是笏祖祖相傳非外物擊電光中著眼看直下承當早埋沒遇作家須拈出中下聞之生恍惚太平怎麽多羅畢竟未離窠窟那堪明眼人前特地一場叨咀 佛鑑懃

石霜因許州金明上座問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直須萬年後曰萬年後又如何師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明次問徑山諲山曰光華任

汝光華結果任汝結果

□□□云石霜棺材裏瞠眼莫道金明不具眼好日暖風和春正好王孫打馬上林遊寒儒未第青氊舊花落花開總是愁勝法濟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侍道吾道吾智圓至檀越家弔慰師拊棺問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什麽不道吾曰不道不道回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便打歸院吾令去師後有省值吾化去乃造石霜舉此話請益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大悟

雲居元云石霜矢上加尖喚醒千箇漸源也無用處當初待伊舉了痛棒打出非惟作天下宗師亦乃爲道吾雪屈　五祖演云白雲今日憤氣不平須要斷者公案道吾第一不解爲身作主第二不能隨機入俗當時待問生耶死耶但云等歸院裏向你道若著得此語伶俐漢一踢踢著大小道吾也免一頓拳頭　昭覺勤云道吾横身爲物指出生死根原漸源親到寶山當面錯過若不是金剛正性夙植根深爭得向平田淺艸驀地回光見得道吾著力相爲處且作麽生是道吾著力相爲處　徑山杲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兩重公案一狀領到露刃吹毛截斷綱要脫卻鶻臭衫拈卻炙脂帽大座當軒氣浩浩喝一喝

天寧琦云生耶死耶動念即乖不道不道何處尋討拽脫鼻孔打破髑髏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無鬚鎖子兩頭搖無瑕碧玉三回獻返遭刖足太無端誰料正言還似反佛性泰

明頭落節暗裏喫交毒手當渠痒處搔雪裏鷺鷥飛不見一隻銀餅挂樹梢承天宗

急水灘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尙遲疑驀然跳出洪波裏攪霧拏雲宇宙低天童華

題盡招文喚不回空敎雨淚溼寒灰倚樓忽聽涼州曲誰信邊笳奏落梅慧山海

漸源一日持鍬到石霜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麽師曰覓先師靈骨曰洪波浩渺白浪

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曰者裏鍼劄不入著甚麼力師持鍬肩上便去

太原孚別云先師靈骨猶在　明招謙云莫道作麼別下得什麼語代云鷺鷥語鶴又代漸源便擲却鍬子云淺水無魚　青龍斯云二老可謂同條共貫收放臨時仔細看來猶未剿絕要得剿絕麼先師靈骨謾勞尋溢目烟光亙古今堪笑持鍬徒著力何如撫掌共披襟

兎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岳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却　翠峰顯

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頭一從事却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保寧勇

當時苦口曾不道悟來靈骨方尋討練江寒月雨蕭蕭浮雲散盡天如掃　夢菴信

生前曾弗遇知音死後徒將靈骨尋祇在目前何處覓黃金鎖子任浮沈　本覺一

漸源因寶蓋約姪來訪師乃卷簾在方丈內坐約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曰長老遠涉不易猶隔津在約遂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有堂頭和尙在莫打某甲約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昭覺勤云老漢一舒一卷賓主歷然隔津通津彼此相照侍者親蒙賜掌恩大難酬寶蓋到處垂慈費盡腕頭氣力　天童覺云灼然猶隔津在然則各各彼彼自是一家且作麼生得同生同死共命連枝去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鼓山賢云漸源見寶蓋寶蓋未見漸源

漸源在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七佛已前事爲甚麼不會僧舉似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

東林總云漸源七佛已前事則且從未審石霜喚什麼作箭良久云漸源頭白石霜頭黑七佛已前曾漏泄既漏泄掩不得南海波斯生白澤　鼓山永云漸源夢中說夢石霜接響承虛要且二俱不了

淥清禪師道吾智嗣　因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正是道吾機爲什麼不會僧禮拜師打曰
須是老僧打你始得
昭覺勤云來源旣正祇貴轉身者僧眼旣踏踏淸
遂因風放火當時若是箇漢待道庭前紅莧樹生葉
不生華便與掀倒禪牀直饒道吾親來也須與他平
展還委悉麼殺逢敵手難藏與詩到重吟始見工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船子誠嗣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
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
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
回舉似師師上堂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
談猶較石霜百步
護國元云參須實參見須實見毫端許言之本末皆
爲自欵今日或有人問和聲便打爲什麼黃金自有
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石霜尊云夾山爲衆竭
力禍出私門石霜觀露全機遭人邃摸護國祇有利
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如今若有恁麼問亦與和聲
便打待伊擬議便與擲下拄杖
當機一句玉珊瑚門外玲瓏溢目寒無漏國中會不

佳月華影裏見應難 丹霞淳
拂牛劍氣洗兵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旦氛埃淸四
海垂衣皇化自無爲 天童覺
隱顯全該不露顏白雲繚繞舊家山石人夜半敲金
鎖天曉泥牛過玉關 佛堂仁
寶劍塵生宇宙寧太平無事不談兵皇風蕩蕩將何
處風自淸兮月自明 寧遠地
東望望長安正値日初出長安不可見喜見長安日
晨懶長
夾山見船子後道吾令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師曰
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僧回舉
似吾吾曰者漢此回方徹
育王雪云三十年前賣牛買馬三十年後賣馬買牛
若是出格流決不向宅語脉裏轉還見麼法身無相
法眼無瑕
因風吹火借水獻花絲毫不立萬別千差但看來年
二三月銜泥燕子入誰家 慈受深
臭口開來經萬劫絲毫纔動鐵輪隨雲收兩散月明

夜翻動江波說向誰木菴永

雪前風勢侵空急雪後寒光照眼明黃葉紛紛如剪

綴臘餘松柏映青山無異來

朝餐白石裏春糧暮采芳洲杜若香欲寄身心與明

月送君南浦動蘭槳佷亭珽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

裏鳥銜花落碧巖前

法眼益云老僧二十年祇作境話會　浮山遠云直

饒不作境話會亦未許在何故犀因翫月紋生角象

被雷驚花入牙　瑯琊覺云且道如今作麼生會良

久云上士遊山水中人坐竹林理安問云大小瑯琊

錯過法眼　黃龍新云者僧分明問境法眼因甚不

作境會既不作境會又作麼生會長憶江南三月裏

鷓鴣啼處百花香　黃龍震云直饒法眼盡力踍跳

也出夾山不得法眼既出不得是什麼人出得乃豎

拂子云須是者老漢始得　高峰妙云直饒向者裏

會得見法眼則易見夾山則難　蟠龍長云法眼與

麼解會要見夾山直待驢年

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霄丹桂掛羚羊巖高壁立千峰

雪石筍生條半夜霜投子青

蚌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深雲雨灑空莫向平田翻巨

浪直須點點盡朝宗丹霞淳

月掛寒松碧嶂深石人未會雪中吟從前此曲知音

少鶴唳青霄出鳳林枯木成

古路雪深覆好山雲更遮雁聲天外急遊子夜還家

瞎菴成

三十年前此地遊木蘭花發院初修如今再到經行

地樹老無花僧白頭鼓山珪

哭月狂猿攀古樹嘯風猛虎踞懸崖人間別有通霄

路不必行從者裏來中峰本

萬疊烟巒夜不收淸風拂檻露華幽半遮半掩穿芳

徑月皎星河澹遠洲伴我侶

玉管吹何處空留嶺上梅年來雙白鶴舞出鳳凰臺

佷亭珽

鴛鴦錦繡寸心勞誰向鍼邊惜羽毛獨有官家人富

貴明珠換去作宮袍日休寤

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忽然撞著眼中釘夜夜擡頭怕見星石藏鐙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位無賓主曰尋常與什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攜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

百丈泐云在家不會迎賓客出路方知無主人花街柳巷皆空過嗟怨堂中老令公且道尋常畢竟與什麼人對談良久云命坐孤星日犯歲君　報恩岳云夾山與麼答話可以入佛不可以入魔今日有問如何是佛便云賓主歷然更問尋常與什麼人對談便云波旬執劍時相衛那吒奮臂繞堦行或有箇漢出來云恁麼道祇可入魔不可入佛便輕輕以手擘開眼云貓

親言言處幾人知今古無儔類莫齊玉馬雲行歸夜半鐵羊挂角日沉西投子青

當頭不犯難開口假借旁來落二三卓爾混融無向背西天佛是老瞿曇枯木成

對對珊瑚撐月明苔青古殿少人行旌旗柳拂龍蛇動白玉階前絕令行伴我侶

劫壺空處路難通野徑雲埋曉似封觸目烟光人寂寂夜深徒見月朦朧尋道啓

夾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

對機有準穿楊箭問答無殊野水痕春至幾番寒食雨仍添碧浪兩三層頻吉祥

夾山上堂眼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晚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闍黎

熟處難忘老夾山懸空著架要人攀有時打落烏紗帽笑不成兮哭轉難頻吉祥

宗鑑法林卷六十

宗鑑法林卷六十一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五世

夾山示衆百艸頭上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

雲門偃云蝦蟇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會取　雲峰悅云雲門與麼道大似和泥脫塹若無後語疑殺天下人今日因行不妨掉臂乃豎拄杖云還見雲門麼　保寧勇云百艸頭上分明顯露爲甚不薦鬧市裏終日相逢爲甚不識未開眼者且莫錯怪夾山雖然如是干保寧什麼事　雲居舜云古人與麼實爲慈悲且作麼生是鬧市門頭天子會麼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又擧了云我則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喎喎　徑山杲云夾山埭生招箭雲門認賊爲子雖然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天寧琦云百艸頭薦阿誰鬧市裏識什麼　仰山欽云與麼說話正是妄認前塵分別影事若是端拱垂衣孤峰獨宿未夢見在諸人要見夾山麼豎拂子云一狀領過　佛川義云大小妙喜錯判不少野山今日翻案去也雲門埭生招箭夾山認賊爲子我與麼道也是空費口脣皮何也不見道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崇先奇云夾山好事不如無雲門禍不單行雖然如是駕與青龍不解騎又爭怪得山僧

夾山示衆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天童覺云夾山老子解開布袋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

九轉靈丹難卻易一鎚便當易還難相逢話盡壺中事重把仙書仔細看　長靈卓

年來萬事總消磨老去閒添白髮多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　竹菴珪

痴人面前休說夢生鐵團上須有縫明明說與卻佯聾祇管外邊閒打哄　妙喜杲

直下會來猶未是纔生分別轉諸譌休將支遁池中鶴喚作山陰道士鵞　愚菴及

握不成團撥不開德雲幾度下崔嵬有時行到海南

岸密密還從舊路回最菴印

曾上華亭釣月舟當陽重紋十年愁如今觸處還同見鷺宿寒汀點點秋幻寄庭

曹娥江裏失却鏡西子湖心撈得月走入廣寒問素娟却云湘女淚成血龍池珍

夾山示衆我二十年住山未嘗學著宗門中事有僧便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學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明日普請掘一阬令侍者請昨日問話僧至師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阬裏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向阬裏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

昭覺勤云夾山濁時頭尾皆濁者僧淸時始終俱淸後人不會盡道者僧怕被打殺潛然而去殊不知綿裏有鍼者僧好即好祇是少一轉語待道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向坑中始得祇近前兩手擘開眼云猫　中峰本云者僧始則攙旗奪鼓終則詐敗佯輸夾山雖有添兵減竈之謀怎奈脚跟下泥深三尺　敬畏空云夾山掘阬不曾埋却者僧却自埋却了也　天井新云者僧若不潛去好與夾山一坑埋却　法林音云者僧縱然潛去早與夾山一坑埋却

夾山因僧問會處即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師曰尸挂澗林影中辨取

威音那畔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寢殿無人空寂歷滿窗惟有月虛明丹霞淳

夾山因虎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怎得不到師曰承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老僧不曾與闍黎相識出去

翠峰顯云親見者僧從石霜來夾山因甚道不相識

智海逸云夾山恁麼道是肯者僧不肯者僧若辨得出許你具擇法眼　徑山策云入虎穴者不畏死登危竿者不怕險者僧要路經過夾山因茲落艸撿點將來未免如猫弄鼠塗毒若作夾山待他道和尚

也須急著眼即和聲打出且向道淨地上不要放屙還知麼傷鼈恕龜殺活由我

夾山次日又陞座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曰莫豕沸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緩虧著上座什麼處頭豎起拳曰目前還著得者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衆看者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它若據入理深談也較山僧一級地

東禪嶽云夾山口吹無孔笛手提氈拍板大家唱云去年梅今年柳顏色馨香依舊是何曲調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夾山嘗遣一小師徧遊禪剎殊無趣向及聞師道遠播乃回省覲曰和尚有如許奇特事何不早向某甲道師曰汝蒸飯時吾為著火汝行益時吾為展盞甚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因而有省

汝蒸飯時吾著火汝行益時吾展盞尋常恁麼老婆心自是你儂機不活機若活夾山本無奇特事百川倒流鬧聒聒 痴絕沖

夾山問黃山月輪子是甚處人曰閩中人師曰還識老僧麼曰還識學人麼師曰不然且還老僧草鞵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審廬陵米作麼價師曰眞獅子兒善能哮吼

天奇瑞云神之通也虎穴魔宮無不自在用之妙也天涯海角有何障蔽縱之星布高穹奪之風卷殘雲自古明槍易躲至今暗箭難防鼷口鼠食人不覺疼若人會得入表橫行　大珠○云看他作家相見機鋒相拄唱愈高和愈峻八面玲瓏何等自在雖然還知者僧暗傷毒箭處麼　祖燈紹云金鍼密運就中斷續須是月公展托無遺可謂作家相見不屑呈戈舞鉞偕乎末後被夾山暗裏金鎚至今毒入骨髓當時待道眞獅子兒善能哮吼便與掀倒禪牀拂袖便出非惟坐斷夾山舌頭亦見師資有據

夾山普請次維那命佛日送茶日曰某甲祇為佛法來不為送茶來那曰和尚令請上座日曰和尚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見師遂撼茶盤作聲師不顧日曰釅茶三五盌意在钁頭邊師曰缾有傾茶勢籃中幾箇甌日曰缾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傾茶大衆俱以目視之日曰大衆鶴望乞師一言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日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召大衆巳有人也歸去來乃住普請

萬安巖云明自巳逞峻機巉嶮崖頭別行活路辨龍蛇擒虎兕毒藥叢中却與醍醐方能似函得蓋如芥投鍼此是夾山當年一賓一主道合處山僧又作麼生途中若遇仙陀客莫使黃金鑄子期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須颺下往往事從閒話生莫將閒話為閒話 朴翁銛

擔板漢沒掏束餓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 虛堂愚

夾山上堂行不越戶穴不棲巢目不顧宅位裏脚不蹋宅位裏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午意不立立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峻機不假鋒鋩若到者裏有箇甚麼事孚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月沉碧海龍非隱霧鎖蒼梧鳳不知劫外森森無影木垂陰自有未萌枝 丹霞淳

夾山因僧問如何是相似句師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仰山欽云大小夾山雖然不負來機怎奈被者僧勘破仰山不然如何是相似句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學人不會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終是別些子 天寧琦云夾山與麼答話恰似夾竹桃花錦上鋪花祇是未曾點著本分事在今日有問如何是相似句向道毋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 語泿譜云山僧即不然設有問如何是相似句但向他道沙囊挂壁休思飯弓影沉盃莫認蛇

夾山會下有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與麼則珍重便去又到巖頭入門便

道不審頭乃噓兩噓僧曰與麼則珍重纔回步頭
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擧似師師明日陞
堂乃喚曰昨日從石霜巖頭來底阿師出來如法
擧前話僧擧了師曰大衆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
不惜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
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白巖符云石霜巖頭已有夾山發放了也若論者僧
亦不妨許伊是箇俊俏衲子祇是不合向夾山手裏
納敗缺當時若解愼初護末待道如法擧前話便好
掀倒禪牀教夾山者漢要作鹽鐵判官也未得在
夾山在潙山充典座潙一日問今日喫什麼菜師
曰兩年同一春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天童傑云把網在手縱奪臨時敲礚將來百味具足
其中祇欠一味且道是油是醬檢點得出華藏功不
浪施　天界盛云夾山者漢纔遭一笑三橈開得眼
來便乃氣呑諸方雖然汝等時中還會皎著兩年同
一春麼喝一喝云趕起石老虎著
相逢借問來僧麼莫比庵園香飯施紫氣夜隨丹鳳

轉金龍曉遶月中枝投子青
雨過龍庭苔蘚潤夜央金殿燭初紅宮姬雅奏昇平
曲禁外虛勞視聽大洪頂
龍宿鳳巢裏二年同一春桂花香撲撲平地是青雲
大洪恩
黃閣簾垂紫氣低手持丹詔下彤墀香風拂拂迎瓊
珮方外如何敢竊窺寧遠地
夾山因僧問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尙爲什麼不許
人問師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尙以何法示人師曰
虛空無挂鍼之路子虛徒撚綫之功又曰會麼曰
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舍利之眞身罔象之玄談
是野狐之窟宅
瘡疣故紙太顢頇彩畫虛空總不堪烈燄那容蚊蚋
泊狂猿徒自影空貪靈鋒劍拂珊瑚月胡餅機超佛
祖談點石化金仙過易教人除却是非難大覺昇
風日熙熙雞犬淳孫吳謀略若施陳五丁鑿路先亡
蜀萬里築城早喪秦塵淨一盤珠湛湛機生四海浪
津津廓淸寰宇無瑕翳花笑鶯啼處處春遠菴僖

堯舜垂裳萬國春太平無事不談兵玉鞭金馬閒終
日明月清風富一生○三圓

夾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洛浦
曰不然師曰何也曰宅家自有青山在師曰苟如
是即吾宗不墜矣

愚菴盂云石頭一枝有賴洛浦此語墜吾宗者可惜
夾山後語減價賣絲帛兒孫盡布衣　祖燈紹云夾
山尋常口吞佛祖氣壓諸方臨死猶作者般態狀若
非多口阿師出一臂力洎乎入涅槃堂不得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翠微嗣　因僧問如何是大乘
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索曰如何是有
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覿面相
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

天寧琦云永祚不避諸方檢責也要矢上加尖打破
大唐國覓一箇會佛法底不可得

笊籬木杓錢貫井索現成家風受用廓落生涯放得
信緣看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祇麼從自然心
地常安樂天童覺

二乘諸漏扣空王雪後那堪半夜霜秦漢旌旗度沙
漠唐虞黼黻拱嚴廓張無盡

笊籬木杓錢貫井索打瓦鑽龜徒勞卜度麒麟祇有
一隻角南華昺

細敲檀板接鶯喉聲遏行雲宛轉流千度唱來千度
別令人猶憶小涼州中牧瑛

清平初參翠微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
人即向汝道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
牀引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
者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稍領略猶未盡
徹後出住大通學此謂眾曰先師入泥入水自是
我不會

父子相逢意已彰尊卑何必敘炎涼丁寧指點家園
事行盡荒郊話短長大洪遂

土埋處處鐵菱角半夜經由未覺難天曉脚跟傷中
倒方知行過鐵門關雪堂行

清平因僧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
箇蒸餅

響落千山事亦眞雲流夜魄却分明要求絕迹無行
地莫向崆峒問廣城 鎭吉祥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翠微學嗣 因僧問如何是十身
調御師下禪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亦下禪
牀立

翠峰顯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與麼擧天下衲
僧盡爲念話杜家翠峰還有長處也無試爲大衆擧
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禪牀立如何是十身調御
投子下禪牀立且道與前來擧底是同是別若道一
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道別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
隻眼復更開一線道凡聖相去多少請上座下一轉
語如何是十身調御請上座答一轉語非但參見投
子亦乃知翠峰長處或若總道下禪牀立惜取眉毛
好 五祖演云或有人恁麼問山僧亦下禪牀立爲
什麼却依樣畫猫兒待我計較得成却向你道 徑
山杲云投子下禪牀今朝爲擧揚驢前馬後漢切忌
亂承當 高峰妙云一轉語天懸地殊一轉語言端
語的 古南門云投子好箇十身調御被翠峰戲得

百襍碎設有問者但道口上著

水出崑崙浪接連天高地迥秀林巒禪牀略下雲山
斷凡聖無踪海嶽寒 投子青

老婦低垂事舅姑起來爭免面模糊强將雲髻高高
綰遮得傍人眼也無 白雲端

愛向江邊弄釣絲碧潭深處有嘉魚鉤頭不是無香
餌箇底如何釣得渠 長靈卓

玉麟帶角離霄漢金鳳銜花下綵樓野老不嫌公子
醉相將攜手御街遊 水菴一

出海銀蟾絕點塵幽風習習逗砧聲水晶簾動薔薇
放撲鼻淸香滿院生 穆堂念

投子因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
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猴白伊更猴黑

天童覺云二尊宿秖具一隻眼

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古佛尙言曾未
到不知誰解撒塵沙 翠峰顯

死去活來牙上露投明須到巳先行誰家別館池塘
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白雲端

虗空產出鐵牛兒頭角分明也大奇蹋破澄潭深處月夜闌牽向雪中歸長靈卓

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鰲頭一旦忽擊出正堂辨

芥城刧石妙窮初活眼寰中照廓虗不許夜行投曉到家音未肯付鴻魚天童覺

出洞毒蛇頭戴角踞崖猛虎體元斑髑髏腦後截金磬未到天明送出關龍池珍

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

天童傑云吞却與吐却算來無處著要見滑稽人便是黃番綽　南山寶云山僧則不然月未圓時如何徧界是光明月圓後如何通身無向背且道與投子相去多少　投子青云諸人作麼生商量若也道得寂住峰前煙雲蓋地曹溪路上日月同輪若有不會更爲頌出

圓缺曾伸問老翁石龜銜子引淸風昨朝木馬潭中過蹋出金烏半夜紅

吞卽易吐還難須彌頂上天風寒昨夜三更白如畫不知誰共倚闌觀佛性泰

三十六物都灰燼祇遺一雙枯眼睛置向九衢深夜後無光明處作光明笑巖寶

投子路次逢趙州州問莫便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來州先歸菴晚間見師自攜油回州曰久嚮投子到來祇見賣油翁師曰你祇見賣油翁且不識投子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缾曰油油

南堂靜云趙州作家爐鞴要煅百煉精金投子本分鉗鎚不免途中受用要見二老落處麼十年辛苦無人問一旦成名天下知　博山來云跨逐日之蹄截奔匯之水非趙州卽投子非投子卽趙州如善下奕者各見數著之先應在臨機自然調妥還識二老麼向鐵圍城穿下過來十字街頭與汝相見

偶然提得一瓶油豈謂貪宅滑口頭豐儉隨家聊出客不將平屋羡高樓谿堂嵩

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

子白頭絲
丫角女子白頭絲猛談堆中雪片飛一等住山誰可
擬閒雲流水不同歸白雲端
華萼樓前春正濃濛濛柳絮舞晴空金錢擲罷嬌無
力笑倚闌干屈曲中懶菴樞
住山境界問如何女子雙鬟鬟已皤覿面不逢休更
會白雲飛過舊山阿天目禮
投子因僧問春雨淋淋百艸為什麼不抽芽師曰
芭蕉祇麼長又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去年端午
今年亦然曰畢竟如何師曰故非同別誰說前後
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仲春漸暖曰如何是第
一月師曰孟春猶寒
孟春猶寒第一月仲春漸暖第二月若無閒事挂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江南兩浙春寒與秋熱蒙菴岳
投子因僧問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
出大藏教
雲巖新別云演入大藏教　昭覺勤云差病不假驢
馳藥　徑山杲云演出演入則不無二大老若是奇
特事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　獅林則云叢林商
量盡道大慧不肯宅二老若作恁麼見解三生六十
劫未夢見大慧在
頓漸偏圓權實空有釘觜鐵舌河目海口一道清虛
亙古今八角磨盤空裏走昭覺勤
一出一入半合半開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要知
奇特事當甚破艸鞋木菴永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師曰尹司空請
山僧開堂
昭覺勤云投子古佛叢林中推其得逸群之辨得樸
實道用觀其等閒拈掇不妨佛法世法打成一片雖
然惜其不甚寬廓今日有問天寧如何是一大事因
緣即向道手握金輪清四海聖躬彌億萬斯年　磬
山修云作麼生是投子實頭處設有恁麼問磬山但
云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　天童忞云佛果眼蓋
五天胸羅萬有據其生平施設發一言舉一令直欲
上窮圓蓋下透風輪山僧今日非敢抑他威光細檢
此語未免鹿鹿因人成事道峰即不然如何是一大

事因緣向云數聲黃鳥青山外占斷風光作主人
一髮由來引萬鈞全肩荷負見當人通身手眼重拈
掇枯木花開大地春龍翔訢
投子因僧問曹溪指月靈山話月如何是眞月師
曰作夜三更轉向西
法林音云何不與本分艸料
昨夜三更轉向西曉來任運落花溪學頭不薦團圝
底無限清風付與誰慈受深
昨夜三更轉向西昏昏宇宙幾人迷澄潭影轉風初
息猿狖微聞嶺外啼懶菴需
投子因一婆子家中失却牛特詣方丈請卜師召
婆婆婆應諾師曰牛在
白巖符云大小投子祇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當時
婆子應諾何不道在卽在祇是少了些頭角婆子從
者裏搆去也未可知　白光明云白巖到者裏失却
一隻眼何故殊不知者婆子諸處頭角宛然
投子問僧甚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
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

法林音代云老老大大前言不副後語
蒼龍帶雨離深洞彩鳳銜花入帝闕一句古今無滲
漏祖師不在東西山雪堂行
舌頭無骨如天闊眼裏有珠似鏡輝滄海已教枯到
底祖師元不在東西顯吉祥
投子因巨榮禪客參師曰老僧未有一言半句挂
諸方脣齒何用要見老僧曰到者裏不施三拜要
且不甘師曰出家兒得與麼沒碑記榮乃遶禪牀
一帀而去師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
翠峰顯云也不得放過纔遶便擒住云是誰不甘若
跳得出不妨是一員衲僧　潙山喆云者僧雖是慣
戰沙場怎奈投子善能折挫何故眞金若不經爐冶
怎得光華徹底鮮　古南門云者僧放過且不論祇
如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還放得過投子麼
潭底金鱗多識鉤乍投香餌卽先知欲令魚目無知
見須學探藍染釣絲海舟慈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分明
半滿金言玉轉環靈山一會受欺瞞拈來題目分明

也付與兒孫著眼看佛心才

投子一日指菴前一片石向雪峰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一日與峰遊龍眠有兩路峰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峰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峰又問一鎚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鎚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峰又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钁頭抛向峰面前峰曰與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

翠峰顯云然則一期折挫且投子是作家爐鞴我當時若作雪峰待道不是性燥漢向云鉗鎚在我手裏諸上座合與投子著得箇什麼語若能道得便乃性燥平生光揚宗眼若也顢頇項上一鎚莫言不道

潙山喆云雪峰雖是本分鉗鎚怎奈投子是作家爐鞴衆中還有本分鉗鎚者麼如無山僧為你諸人下一鎚直是火星迸散乃卓拄杖云看看諸人護取眉毛好　東禪觀云與麼酬對喚作作家爐鞴正是認狸爲虎自取疑怖若據性空見處投子心肝五臟被雪峰盡情摟出　古南門云投子翠峰俱是作家爐鞴怎奈鉗鎚在手善說不善用未爲性燥若是古南待雪峰纔問一鎚便就時如何劈脊棒云打破者漆桶諸上座漆桶既然打破宗眼又作麼生光揚

說明道白埋塵混垢變化有由敗露不走誰知暗裏骨橫抽要在轟轟霹靂手月堂昌

有客釣鰲魚區區泛五湖不知泥裏蚌滿腹是明珠佛鑑懃

投子因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曰寒凜凜地

天地爲爐萬物焦石人駕浪渡雲霄風生半夜霜威重月落冰寒逼鬢凋投子青

投子因僧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

共坐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者半是貧寒乞養兒保寧勇

投子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否師曰是曰和尚莫屎沸盌鳴聲師便打又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師便打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放一得一同彼同此可憐無限
弄潮人畢竟還歸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鬧聒聒 翠峰顒

一條拄杖兩家使一往一來無彼此者僧若得投子
機隨手拈來打投子 昭覺勤

投子因僧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
曰者箇師僧好發業殺人

西堂藏別云家家觀世音　白雲端云投子善解量
才西堂善解補職若問白雲即向他道青山綠水短
棹孤舟　國清機因僧問清便打　松隱然云投子
祇解裁長不能補短國清祇解補短不能裁長或有
問龍峰祇對他道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雖然無背面觸處頭頭現吞却太虛空吐出瑠璃殿 佛心才

者箇師僧發人業賣油老翁說向人唬得血流無用
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文殊道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又
問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

不慕諸聖不重己靈釋迦彌勒幻影虛聲全超功位
迴絕疎親金屑雖貴眼中塵須信乾坤孝一人 天岸昇

當堂不坐苔封殿脚跟未動天涯徧目前蕩蕩無私
見劫初薦一切聖賢如拂電父母非親絕依戀地主
轉兮天右旋不萠枝上春風暖隨方便彌勒不居兜
率院 旅菴月

投子因僧問菩提煩惱是一是二師曰是二曰如
何是菩提師曰且坐喫茶曰如何是煩惱師曰者
僧聒噪人出去

入艸親尋艸裏人重重有路掌如平不遇大商空失
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木菴永

投子因僧問依俙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乾坤收不
得師於何處明師曰道什麼曰想師祇有湛水之
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

翠峰顒云投子古佛不可道不知若撿點將來直是
天地懸隔若是翠峰纔問和聲便打　天童傑云田
地穩密佛眼不能窺坐籌帷幄決勝千里還他投子
老人者僧也解扣關擊節上門上戶祇是插手脚不

得翠峰道和聲便打也是賊過後張弓　雲居莊云
有人與麼問山僧亦云道什麼待道秖有滿水之波
且無滔天之浪脚跟下痛與一頓拈拄杖云有麼有
麼靠杖云縱饒栽種得不是棟梁材　祖瑞璲云者
僧一似白額大蟲齩人火急若不是投子老人深入
虎穴爭得頭尾齊收

投子因僧問三身中那一身說法師乃彈指

三身說法問端由彈指輕輕海嶽收金鎖塔開紅日
晩夜深人笑碧峰頭投子青
鳥啼花落昧當人說法何曾假數身折筋拈來旋北
海魚鰕方識水爲親丹霞淳
三更紅日上西巖帶水和泥舞碧川欲覓溪橋酤酒
者白門閑靜月娟娟伴我侶

投子指雨示僧曰數日來好雨且道什麼處來僧
無語後因看華嚴經方有省

陌上遊人競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
雨一百十城流水香絕象譽
百花香裏鷓鴣啼白面郞君醉似泥赫日光中開得

眼福城東際艸萋萋竹屋簡

投子在京赴一檀越齋檀越將一盆艸來師拳兩
手安頭上檀越便將齋來後有僧問和尙在京投
齋意旨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

艸盤托出已成乖頭上安拳更苦哉不是觀音妙智
力爭能隨拍舞三台混山㺯

湖州道場山如訥禪師翠微嗣學因僧問如何得見聞
性不隨緣師曰汝聽看僧作禮師曰聾人也唱胡
家曲好惡高低自不知僧曰聞性宛然也師曰石
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

勝法溥云者僧道聞性宛然不知自已眼見如盲耳
聽如聾道場恁麼道秖知開口不覺舌長
聲色叢中立見聞隨緣世事日紛紛任渠聞性宛然
在半入江風半入雲柏林俊

建州白雲山約禪師翠微嗣學因僧問不坐偏空堂不
居無學位此人向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

白雲敷云鍼來綫去玉振金聲可謂翠微眞風猶在
亘古不磨若是新白雲則不然設有問但向道夜深

不向蘆花宿迴出中間與兩頭且道與古人相去多
少

宗鑑法林卷六十一

宗鑑法林卷六十二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六世

洪州雲居道膺弘覺禪師(洞山价嗣)初參洞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何不向上道師曰向上則不名道膺

天目律云二大老向尋常相見處一問一答竭力要發明尊貴一路殊不知祇好替宅作通事人卽得若是向上事此去京師猶隔半月程在　呆也鴻云妙轉靈機善通回互還宅洞山父子鍼芥相投雖然也祇發明得傍屬邊事若要迴脫聖凡更須知有尊貴底一人始得

雲居因洞山問甚處來師曰蹋山來曰阿那箇山可住師曰阿那箇山不可住曰與麼國內總被闍黎占却也師曰不然曰子莫得箇入路麼師曰無路曰怎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卽與和尚隔生也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

磬山修云作家相見如珠走盤盤走珠縱橫無礙豈與敲冰索火緣木求魚者可同日而語今日有人蹋山來我且問你有路來無路來謂有路來不合雲居謂無路來不合洞山有路無路磬山道箇俱隔且道作麼生合得古人意去

握淸公手問淸公無路何能到此中想是三生綠未了看花猶欠一春同(南菴依)

探問春光花幾重烟雲到處占諸峰遊人一自歸來後山館寥寥夜半鐘(子賢紀)

雲居因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牕問闍黎念者是什麼經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經僧從此悟入

天童華云可惜者僧被雲居活埋在荒艸裏諸人若定當得出明牕下安排苟或未然一任敲甎打瓦

問經不問念維摩念底分明見也麼欲入塵沙法門
海一耑演出不須多 越州天章

順風將欲到揚州風轉船頭水逆流把柁全憑三老
力瞥然到岸不須憂 道場如

須彌山高不見顚大海水深不見底簸土揚塵無處
尋回頭撞著自家底 南堂靜

雲居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者田厙奴僧
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曰者老和尚師曰元來不
會僧作舞出去師曰沿臺槃乞兒

昭覺勤云識機宜別休咎有回互轉關底眼千百人
中難得一箇半箇爲什麼却成沿臺槃乞兒去也是
憐兒不覺醜　何山珣云反手爲雲覆手爲雨主賓
互換當機作舞堪笑沿臺槃乞兒也是面南看北斗

雲居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狗祇解尋得有
踪迹底忽逢羚羊挂角莫道踪迹氣息也無有僧
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
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不見道無踪迹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
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
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
州曰有甚難會曰請師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
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艸裏漢曰挂後如何
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
來

洞山瑩舉趙州語畢云一人高高山頂立要下下不
得一人深深海底行要出出不得好各與三十拄杖
何故一對無孔鐵鎚

羚羊挂角向龜峰獵犬茫然不見蹤却是石橋橋畔
老三千里外解相逢 正覺逸

宇宙消日月明萬里風光絕四隣靑鳥不傳雲外信
落花空憶夢中人魔魅不入佛智難尋欲識從前消
息盡髑髏前驗始知親 天岸昇

好酒不須深巷賣風流豈在著衣多年來潦倒疎慵
甚借得婆衫便拜婆 寧遠地

雲居問雪峰門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無消箇甚
麼師自曰消也

保福展云要且無雪上加霜　承天怡云雪峰道一片也無猶是白漫漫地雲居道消也爭奈孟春猶寒若要和風徧界花滿園林直須更進一步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勝法禮

冰壺無影象瀉入碧瑠璃一片虛凝色寒光上下飛 柏林俊

雲居因新羅僧問是什麼得與麼難道師曰有甚麼難曰請師道師曰新羅新羅

新羅僧問答新羅飛騎將軍意氣多奪得槍來騎賊馬不勞餘刃罷干戈 率菴琮

雲居因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

雲門偃云巳是葛藤不能折合待伊道想出一錠金得麼以拄杖便打　笑巖寶云雲門雖能折合猶未逕庭待伊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劈口打云妄想作麼何故雖善截其流而折其蔓未若拔乎本而塞乎源也

雲居因僧問六戶不明時如何師曰不涉緣曰向上事若何師曰愼者不護

春到石人覩遠山鶯啼花木碧波閒須知雲外巖松瑞千古迎風任歲寒 投子青

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師曰居山好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旁僧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師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突兀嵯峨萬仞橫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輪光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岑 投子青

四顧巍峩鎖碧陰松風和雨響于琴居山不用逃聲色百鳥歸來何處尋 枯木成

雲居因劉禹端公上山謝雨問雨從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公遂禮三拜歡喜而退行數步師喚

端公公回首師曰問從何來公無語歸家三日而
覺

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　歸宗柔別云謝和尙再三

徑山杲云端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正爬著弘覺
痒處秖是不知轉身一路當時待道問從何來但依
前禮三拜歡喜而退且教弘覺疑三十年　平陽悫
云雲居問殺端公眉毛落却大半端公遭問脫去說
話終不借人舌頭卽今有問雨從何來但云合取口
然則作麼生得它雨下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雲居因僧問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師曰無立身處
曰佛事何旁師曰不同異化

法林音云鴛鴦繡出不露金鍼雲居可謂好手爲衆
竭力奮不顧身者僧也許勁敵雖然猶未贈三尺布
在

苕殿烟收紫氣旋拱班宸幄退堯年鳳樓不宿桃源
客豈弁金光矚漢天　投子青

寒峰花發已忘秋兔徑何能覓路遊挂角羚羊沉碧
海不隨烟柳當風流　伴我侶

高高立著望天都何止梯航四百州空界團圞千古
月曾無一點混東流　劍叟頴

雲居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
解者不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涌出則富貴
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
當處生苗

門頭戶底事千差了盡由來未到家明月堂前無影
樹嚴凝雪夜正開花　丹霞淳

不萌枝上放靈葩萬紫千紅鬬晚霞醉蝶遊蜂無處
覓那知春色徧天涯　不約晉

鐵牛不食欄邊艸狡兔何曾離得窠若能及盡今時
去鐵壁銀山不較多　隱菴显

雲居因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曰不貴
得曰如何是從地涌出則富貴師曰無中或有

向人作貿終非有自種桑麻薄也多世事莫如隨分
好黃庭聊寫換蒼鵝　[illegible]吉祥

雲居因成汭尙書問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此
理如何師召尙書書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若不會如來有密語若會迦葉不覆藏
清涼欽云且道喚底是密語應底是密語若也應喚總是去即不密也且作麽生是密語　白巖符云經未明疏通之疏未明鈔通之弘覺老人疏亦疏矣鈔亦鈔矣且道尙書還會麽祇饒會得也未是自已家珍

迦葉不覆藏橫身獨自當語意分明在今古露堂堂佛眼遠二

世尊密語難覆藏迦葉兒孫見如土千古萬古黑漫漫焦尾大蟲元是虎

雲居令侍者送袴與一住菴道者者曰自有孃生袴不受師令侍者去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麽道者無語後遷化燒得舍利持似師師曰直饒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初下取一轉語好

菩提密代云謝和尙再三　慧雲盛代云謝和尙重惠　法林音代便掌侍者云回去分明擧似　旭峰焯云者僧堅生招箭生也不得地死也不得名當時若問桃園孃未生前著箇甚麽只向道我有三十棒寄打雲居直饒乞通身是口也進後語不得

赤心片片爲誰酬劍峽徒勞放木舟千古惟餘遺恨在馮唐至老未封侯百愚斯

恥餐周氏粟甘餓首陽春贏得閒名在蒼生正苦辛印如成

雲居臨化問侍者曰今日是幾日今日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祇者是乃端然告寂

元叟端云雲居得曹洞正傳爲宗門百世師表末後全提因甚一場懡㦬擊拂子云無縫塔中雲合匝不萌枝上月團圓

瞎漢臨危不識羞問人出氣借咽喉可憐便說初三日活陷爛泥堆裏頭寶葉源

彷彿仙踪欲見難通津一去水漫漫空餘千載凌霜色長與澄潭白日寒頻吉祥

撫州曹山本寂耽章禪師洞山价嗣辭洞山山曰子向什麽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

報恩倫云還知不變異處麽你擬心動念早是變異

了也秖如曹山道去亦不變異又作麼生轉盡無功
伊墮位孤標不與汝同盤　□□弘云者片田地被
曹山占却了也雖然如是劵書還在洞山手裏
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無變
異猶如擲劍揮空丹霞淳
不住瓊樓不下堦年年御楊滿荒苔庭前枯木司春
令任運梅花作凍開具德禮
金鍼挑逗玉綫投機縱橫文彩也斗轉星移看月排
夜也山拭雲儀含春古錦天奇時雲啓
月明簾外影千竿鏡照臺前玉一團若謂清光無轉
就何如北斗面南看寒松操
曹山因僧清鋭問清鋭孤貧祈師拯濟師曰鋭闍
黎近前來鋭近前師曰泉州白家酒三盞喫了猶
道未沾脣
玄覺遂云甚麼處是與它酒喫
滿屋黃金不肯親吁嗟甘怨自孤貧無端更飲三杯
酒醉後郎當笑殺人南華昺
販海波斯入大唐先將珍寶暗埋藏却來伸手從人
覓爭奈難瞞有當行肯堂充
銅公塘鋏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說蘇
州話無準範
曹山因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
理即如是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瞞曹山一
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鑒得箇
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
大溈喆云曹山雖然善能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本
無瑕要會麼不經敏手終成廢器　東山演云二尊
宿唱拍相隨拳踢相應且道脚跟在什麼處山僧為
你饒舌去也曹山向湼墨裏突出眼睛一時被鏡清
拈虛空楔塞却其奈曹山如佛圖澄臍下有孔遠近
森羅人物斛圓一一殊形無不照見　棲霞成云朕
兆未分理微莫覩機輪纔轉事相全彰窮玄於鳥道
之先辨的於羊腸之外鏡清固已卓然有識矣官不
容鍼私通車馬曹山非等閑語無身有事超岐路無
事無身落始終
不與麼太無端曹山甘被鏡清瞞如如理事誰相委

畢竟無身也大難也大難大家諸聖眼前看 方菴顯
鴻濛未判絕疎親畢竟難將事理分夜半正明還不
露金剛腦後鐵崑崙 雪巖欽
曹山因僧問承教有言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海
師曰包含萬有曰爲甚不宿死屍師曰絕氣息者
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絕氣息者不著師曰
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未審向上還有
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道有道無
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
白月來青嶂閒雲湧碧潭累它無事客沽酒典春衫
粟菴鼎
浪子經營泛海過白茫烟水萬重波輕帆高挂追風
急劍峽徒勞放木鵝
曹山因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
爲什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
雲居莊云者僧會曹山語不會曹山語山僧道直饒
會得也是無端　宗睦和云者僧將鋪功德請曹山
點眼曹山盡其神通只點得偏眼未審正眼又如何
點呈請好手看
抱璞投師來意濃一條狹路忽相逢誰知妙手不雕
琢分破華山千萬重 笑巖寶
鍛矣良工善運斤乘風泥盡鼻猶神韶光冺入人間
好繡徧名園不犯春 白巖符
曹山因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
爲什麼不醫師曰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生死既不可求根塵萬病俱休從此俱空獨露蟾輪
一片淸秋 承天宗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參師曰莫是紙衣道者否曰
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衣纔挂體萬事
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
脫師撫其背曰汝秖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
忽開眼問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
是妙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
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
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鄰情分萬法沉前境識
鑒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

人

龎纏紙裏若嬰孩優盋羅華火裏開一點靈光千古在月輪孤處借胞胎 南堂靜二

勞形枯骨不知春得意忘言便出塵不假胞胎不借借金烏出海月離雲

神蹤不蹋凡間艸銕壁銀山都撞倒帶雨乘風上九霄怒雷相送雲程杳 虎山偉

大鵬展翅出青霄六合雲迸意氣豪千載諸訛俱坐斷春風送雨夾花飄 穆堂念

曹山因鏡淸問心徑荅生時如何師曰難得道者曰未審此人向什麼處去師曰祇知心徑荅生不知向什麼處去

心徑荅生何處去謝家人不在漁船蘆花萬頃水天闊白鳥深沉任轉旋 自得暉

心徑荅生去莫知口如鼻孔眼如眉迢迢劫外封疆闊明月蘆花類不齊 掩室開

曹山因僧問皓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上階師曰月落後來相見

天童悟上堂擧畢云且道既是月落後又如何相見時萬峰藏出法堂童便下座歸方丈

朗月當空未入關落花流水不相干明明一句超凡聖光境俱忘誰解看□□□

皓月光中立問端上宅階級轉顢頇會須月落來相見別有靈光照膽寒 在菴賢

曹山因僧問雪覆千山爲什麼孤峰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衆山色

雪覆千山沒路岐孤峰不白峭巍巍五陵公子雖增氣野老相逢不展眉 朴翁銛

混不得類不齊六爻宛轉見重離夜深下視千山白不是其中人不知 石溪月

言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沉在月明前 絕岸湘

曹山問金峰志曰作什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者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

運斤成風匠石之奇喬松聳壑梁棟之姿宗中辨的

量外知機者邊那邊兮著著無蹤走盤不定兮落落明珠 雲昕靜

曹山示衆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它一轉語教它不疑去雲門便問密密處爲什麼不知有師曰祇爲密密所以不知有曰此人如何親近師曰莫向密密處親近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師曰始解親近門應諾諾

徑山杲云濁油更點溼燈心　天寧琦云雪山南面三千里

曹山因僧問端坐蒲團時如何師曰望不見身曰還假用也無師曰纔說坐時便是用也不可移山塞海說禪說道方爲用也

團圓莫謂淸虛理若謂淸虛總喪身却是眉毛僧問眼爲睛那自見瞳人 本覺一

曹山因僧問世間什麼物最貴師曰死貓頭最貴曰爲甚死貓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

天童覺云曹山貨物不入行市仔細看來一文不値曹山遇賤則貴我者裏遇貴則賤且道還有相違處麼　報恩秀云家無滯貨不富又云世尊拈花俱胝豎指且道與死貓兒頭是同是別

腥臊紅爛不堪親觸動輕輕血汚身何事當無人著價爲伊非是世間珍 丹霞淳

茅堂久失關風雨雪爛雲蒸不記年滯貨不堪時價値街頭攤出取人嫌 天愚寶

人知錦上重鋪錦那識寒巖富事奢風颺石溜條條玉雪綴梅梢樹樹花 密菴可

曹山聞鐘聲乃曰阿耶阿耶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

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　徑山琇云賊不打自招寶壽方云弄精魂漢有什麼限好與貶向它方　淸化嶷云沒量大人却向聲色裏鼓弄人家男女

聞鐘告衆打吾心遊子閑言辭更深楞嚴會上圓通者正法明王觀世音 般若柔

曹山因僧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者箇莫是否師曰斬

百丈涵云依門傍戶覓主問奴祇如曹山道箇斬字

且道意在於何喝一喝云將謂無人莫言不道

曹山問僧作什麽曰埽地師曰佛前埽佛後埽曰前後一時埽師曰與曹山過𣫭𣫭來

五祖戒代云和尙是何心行

器量方圓識得伊問君埽地是慈悲前後一時俱埽却也是拈宅第二機 汾陽昭

曹山因僧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曾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顚酒

報恩秀云曹山有時醉醉裏惺惺有時醒不分晝夜葢爲宅黃粱夢斷閨閣情忘新豐所以謂觸目荒林論年放曠也然則孝滿後畢竟如何四時春富貴萬物酒風流

淸白門庭四絶鄰長年關鎖不容塵光明轉處傾殘月爻象分時却建寅新孝滿便逢春醉步狂歌任巾散髮東籬誰管你太平無事酒顚人 天童覺

靈牀出屋喜容多西社東邨饒放歌不識太平天子令常將雪曲調巖阿 桂巖顯

解綬歸來無一事中山酒醉好逃秦科頭箕踞成潦倒笑看兒童插柳新閒倚杖步淸津落花風送水流春 晴雲啓

曹山因僧問如何是獅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獅子兒師曰能呑父母者曰旣是衆獸近不得爲什麽却被兒呑師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師曰所亦盡曰前來爲什麽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

寶壽方云要識全身歸父底意旨麽大用齊彰忘獨避臨機殺活更由誰　壽昌存云旣是所亦盡脚下兒孫擬從何處與祖父相見

曹山因僧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曰擬殺何人師曰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麽生師曰揀甚麽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何不自殺師曰無下手處

嵯峨萬仞是曹山氣岸雄雄坐祖關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擬頑 佛性泰

曹山因僧擧陸亘問南泉姓甚麽泉曰姓王亘曰

王還脊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亙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僧問玉殿苔生事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宅不受禮曰恁麼則何用來朝師曰違者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與麼則燮理之功總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方外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

玉殿苔生正不居四臣無路納嘉謨老農知是承誰力風暖歌聲落野鉏石林鞏

金鴨香銷更漏永沉沉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石汎衍

曹山問彊上座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

博山來云豪士之鋒詩人之態貫協精華斯無餘蘊曹山提攜過人如萬仞崖頭打筋斗下來攀仰不得非但三玄五位眞是佛祖髑髏悉穿下過咦

出語從來無十成有言須是脫凡情江邊玉女呵呵笑嶺上石人側耳聽枯木成

驢覷井井覷驢智容無外靜涵有餘肘後誰分印家中不蓄書機絲不挂梭頭上文彩縱橫意自殊天童覺

驢覷井井覷驢冬瓜葉上長葫蘆會不得莫踟躕定盤星上絕錙銖無菴全

殺活齊施信作家空中劍舞密紛拏雙眸若也移絲忽變作蔓菁數畝花潭吉忍

拆東籬補西壁千古萬古同一貫迷頭認影鼻孔打失不打失上下四維無等匹歸暉輅

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一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

月中玉兎夜懷胎日裏金烏朝抱卵黑漆崑崙蹋雪行轉身打破瑠璃椀丹霞淳

故國安居象帝先夜明簾外信無傳金鷄喚破玉人

夢曉色依依錦帳前古德

淵默無聲拱至尊纔有消息非存存午夜無人聞禁
漏月上梨花深閉門益然齊

曹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
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
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

天童覺云翡翠簾垂絲綸未降紫羅帳合視聽難通
犯動毛頭月昇夜戸密移一步鶴出銀籠還知麼脫
身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　報恩秀云退位
朝君轉身就父曹山乃竭力提持罄囊分付了也天
童於夜明簾外空王殿中借無舌人宣敕無耳人承
旨此猶是月昇夜戸邊事鶴出銀籠一句作麼生道
九皐纔翥翼千里謾追風　妙叶啓云玉殿苔生銀
籠鶴出祇在尋常行履處怎奈知恩者少良久云相
續也大難

刀斧斫不開靈機絕點埃清風埽殘雪和氣帶春回
退谷雲

一簾虛寂閉深宮古鏡沉沉不露容轉步歸來渾莫
辨月籠彩霧鎖長空寧遠地

直下渾忘祖父尊肯將知解論疎親從敎六國烟塵
靜須信乾坤奉一人侶巖荷

密密金刀剪不開烟沉古鼎浸寒灰夜深畢竟無人
侍戸外誰堪著足來頻吉祥

曹山因僧問不萌之艸爲什麼能藏香象師曰闍
黎幸是作家又曰問曹山作麼

一蓑烟雨露春辭是處垂楊繫釣舟木人睡重不知
曉石女挑燈雲外秋雲外秋暗機飜風前已失南來
雁雨後還同月一鉤天岸昇

山悠悠又水悠悠嫋嫋垂楊好繫舟星斗夜來瑲瑧
處幾疑明月滿滄洲蚖山偉

曹山示衆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
切忌未生時

白巖符云大小曹山畏刀避箭若是寶壽則不然爰
行心處路常挂本來衣何妨正恁麼不礙未生時大
衆你若依曹山則肯寶壽依寶壽則肯曹山衆中有
出類拔萃者試別道一句看良久云若無舉鼎拔山

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飯顆山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爲問別來何太
瘦祇爲從前作詩苦 少古傑
生處富貴家那知富貴毒不獨許由擬更有擬巢父
且知訥

曹山因僧問常在生死海中出沒是甚麼人師曰
第二月曰求出離也無師曰也求出離祇是無路
曰甚麼人接得伊師曰帶枷鎖者
神鼎撲云脫珍著敝帶鎖披枷乃衲僧家家常茶飯
忽遇呼喚不回頭牢籠不住底擔板漢謾道是曹山
直饒千佛出世祇可退身有分雖然如是且道曹山
當陽指路耶奉覓全身耶會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
靈何處謝無私
出沒從教第二月毫釐繫念三途業令人千古憶寒
山舊路十年歸不得歸若得寥寥萬里一條鐵 一撲撲

曹山示衆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
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
聲色三者不受食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甚墮師
曰是類墮不斷聲色是甚墮師曰是隨墮不受食
是甚墮師曰是尊貴墮

頭角混泥塵分明露此身綠楊芳草岸何處不稱尊
類墮　百丈端三
猿唬霜夜月花笑沁園春浩浩紅塵裏頭頭是故人
隨墮
畫堂無鎖鑰誰敢跨其門莫怪無宿客從來不見人
尊貴墮
紛然作息同銀椀裏盛雪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別
類墮　覺範洪三
有聞皆無聞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來木偶當成佛
隨墮
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御顧見何驚異
尊貴墮
宜合初心事事祛十方沙界大毗盧同頭兩岸青青
綠笑指時人識也無 森鑒徹三
歌管場中打靜椎綺筵絢煥不張眉圓通大士無多
術一處無心兩處虧

四方八面無相識獨坐寥寥何有極忽爾清風遞遠香空中幾瓣花狼藉

曹山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什麽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

琪花指點落梅梢玉壓橫抽丈二條誰信夜寒風料峭香魂縹緲洞吹簫 磬山鼎

宗鑑法林卷六十二

宗鑑法林卷六十三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六世

撫州踈山匡仁禪師 洞山价嗣 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踈山老漢僧無對

養子方知在上慈親言無味外人疑欲窮滄海深深處聽取漁家傲莫迷 投子青

石龍生翅忽飛騰口噴黃雲千萬層大地山河俱霧却令人無處辨星辰 千指印

踈山因主事僧為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主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為將三錢與匠人為將兩錢與匠人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主無語後舉似大嶺閑嶺曰還有人道得麽主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踈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它匠人眉鬚墮落主回舉似師師具威儀望大嶺遙禮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曰我恁麽道也是龜毛長三尺

浮山遠云踈山以錐錐地大嶺用刀剜空雖然二古德錯下錐刀今時人亦難搆副何故後語中有捎有殺雖然如是河裏失錢河裏摝 承天宗云說什麽龜毛長三尺臘月蓮花盡是和衣艸裏輥直饒向者裏分三列四說得儱侗分明祖師正眼未夢見在我

當時若見疎山恁麼道祇向道一文也無待他更說道理便與掀倒禪牀拆却壽塔教者老漢終身無依倚處爲甚如此知恩方解報恩　報恩倫云今日林泉更資一路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何故勞而無益爲伊多酒慢功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兩不相虧並無懸欠若將一文錢與匠人累它匠人眉鬚墮落皆知疎山一毛不拔還知林泉恁麼判斷處麼醉漢口沒量斗

陰割炒胡斷毆牛𦗟涼月酒醒時燈火青熒何所有

五祖岡云也是曹瞞疑塚七十二

淸風吹動釣魚船鼓起澄波浪拍天堪笑錦鱗爭戲水到頭俱被釣絲牽丹霞淳

接得風流傳粉郎一朝三度巧梳粧改頭換面無人識元是東鄰李二娘佛鑒懃

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屍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徑山杲

每愛佳人笑目青音容常隔一沙汀黃河誰道如今輥波浪無風不挂情三文　崇覺空三

惱憹牛欄昨夜𨵦嶺頭人喚不回來煩君道與西山月莫照孤燈冷處灰雨文

行因感果事須分寶塔淩空直一文要會疎山端的意吾家宗祖在并汾一文

鼕鼕鼓二月春曉風殘月祭江神淸明此地鬼無數路上斷魂多少人雪嶠信三

煙細細柳條新醉人天氣玉樓春翻飛蛺蝶空庭外引用荼蘼花裏神

能變化影何輕分明此物是妖精遍身潔白渾如玉不著君家一點情

窣堵玲瓏越格新羅紋合頂更嶙峋刹竿頭上飄五兩多少貪程笑殺人雪厂白

疎山因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古南門云有問山僧如何是冬來意向道興化蓮殼好種火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諸人若作世諦流布佛法未夢見在更作佛法商量千里萬里畢竟如何須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

京師出大黃熟處最難忘道吾常作舞元是謝三郎

丹霞淳
有問冬來事京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
密菴傑
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贓竹杖化龍去癡人犀夜塘
松源岳
晷運推移綫日長無言童子自商量雖然不是神僊
著海上傳來第一方仰山欽
海角碧蟾除寒光透九霄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
純眞璐

疎山上堂老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缾曰祇如淨缾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缾邊覓門便禮拜
徑曰杲云雲門禮拜是好心不是好心　淳菴昊云閉門造車開門合轍二尊宿可謂率然而成首尾相應若論法身向上事總是釘椿搖櫓敢保未夢見在即今還有要會底麼遂作搖櫓勢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復喝一喝云若不是者一喝幾乎道箇錯把杭州作汴州
眼觀東南意在西北撥轉天關掀翻地軸法身向上法身邊間氣英靈五百年膠漆相投箭相拄南山起雲北山雨圓悟勤
青青掩映松蘿窟修竹超然物外物莫將修竹比喬松不及喬松老風骨佛鑒懃

疎山訪香嚴值嚴上堂有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便下座召師曰適來答此僧話必有不是致招師叔賜責未審過在什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曰却請師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箇什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即肯

宅千聖諸卽諸於巳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去在師後果如前記後師問鏡淸肯諾不得全你作麼生會淸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淸曰箇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

資福廣云香嚴一擡一搦甚生光彩好則好惜乎不用衲僧拄杖當時若用拄杖也不待三十年雖然我更要問諸人香嚴末後道向去倒屙三十年疎山果如其記還是佛法靈驗爲復別有道理良久乃拍手大笑云子期死後無知已怎教伯牙不斷絃

刀不自割指不自觸鶻白烏玄松直棘曲纔有纖塵帶影來脫體全拋無朕跡肯不存諾不立一片淸光射斗牛天上人間得自由圓悟勤

割肌見骨去肉討核線去絲來神出鬼沒未嘗毫髮間似同水火隔倒屙三十年腦門甘著地始愜病僧意祇見西行利珍重平生啓後見苦屈之辭吐復吞牧雲門

疎山手握木蛇有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曰曹家女

天目禮云手中木蛇是曹家女美態異常惡心難禦拈拄杖云如今變現在南山倒用橫拈誰敢覷著下云照顧性命

別面不如花有笑離情難似竹無心因人說著曹家女引得相思病轉深慈受深

老大年來沒道理木蛇喚作曹家女若還不遇拄杖郞大抵無人肯相許天愚寶

疎山問僧甚處來曰雪峰來師曰我已前到時是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

一條官路坦然平無限遊人取次行莫謂地平無險處須知平地有深坑慈受深

疎山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澂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者一員戰將

八花毬上繡紅旗百戰場中赤手提一自凱歌歸去國英雄贏得作淸時無量壽

靈符匕首暗藏弢獨入重圍膽氣豪無奈中軍能殺活致人謀略總徒勞 淡水洽

疎山因韶國師問百币千重是何人境界師曰左搓芒繩縛鬼子

百币千重欲鬭周疎山脫體解相酬當時一衆知誰會直得江西水逆流 投子舒

疎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始與它合是者邊句是那邊句師曰亦是者邊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棲無影林

滄海無風波浪平烟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帶望何窮誰辨箇中龍脫骨 丹霞淳

霧鎖雲封體浩融個中無路若爲通靈泉喝出無私響檢點將來尚涉功 伴我侶

隨州青林三世師虔禪師 洞山价嗣 凡有新到先令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遵乃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打趁出

大潙秀云夫欲君臣道合應須水乳和同者僧既抗節朝堂自應喪身失命當時見道鐵輪天子寰中旨將坐具便摵待伊擬議拂袖出去豈不尤爲峻利起予商云者僧雖有逆捋虎鬚之先鋒且無倒脫龍鱗之殿後待道鐵輪天子寰中旨但向道者老漢項上百二十斤鐵枷甚時卸却青林再要如何若何便與震威一喝而出可不輝今耀古絕後光前是則是還須識取青林始得 浪平湘云者僧直入九重城裏不知王令甚嚴青林祇解把住封疆不管盡法無民且道當時進得甚語便免得者三轉驀顧左右云歸堂

青林初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筍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去在

鼓山永云恁麼抵對滴水難消因甚別甑炊香飯莫有知他洞山利害者麼 祖燈紹云養子之緣理固如是當時何不喚回痛裁一頓豈不裕後光前

青林因僧問學人竟荏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

勸子莫當頭曰當頭時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時如何師曰亦無你迴避處曰正當恁麽時如何師曰失却也曰未審向什麽處去師曰艸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撫掌曰一等是箇毒

博山來云靑林棒喝不施鍼錐在舌根上何曾放過者僧爛泥中有刺縱得便宜不知早八行鋪了也當時若問博山但咄云沒處去看他道箇什麽雖然在今之日討箇師僧也難得　鼓山賢云既不許當頭亦不許迴避暫生擬議便隔千山教學人畢竟如何行履虛舟無意浮秋水構柁渾忘渡月明　珙堂樹云靑林尋常如虎戴角爲甚撈著便向艸裏輥然雖如是一回切磋之槎要且無宗師牙爪若是樹上座門下誰敢　九逵達云主賓酬唱貴乎眼目淸徹臨機縱奪妙在如珠輥盤當時若問竇福學人欲往時如何向他道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直饒他口如利劍眼似流星者一絡索也無處設施以手抹空云會麽若向者裏會得敢保他箇箇徹頭徹尾去也

長江澄徹印蟾華滿目淸光未是家借問漁舟何處去夜深依舊宿蘆花丹霞淳

三老暗轉柁孤舟夜迴頭蘆花兩岸雪烟水一江秋風力扶帆行不棹笛聲喚月下滄洲天童覺

張顚顚後絕人顚艸聖呼傳醉裏仙斷戟短槍渾不顧至今紙上起雲烟天岸昇

湖南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洞山价嗣初參洞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卽向汝道師悟厥旨

古源無水月何生滿岸西流一派分葱嶺罷詢熊耳夢雪庭休話少林春投子青

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切故相酬西來祖意實無意妄想狂心歇便休橫川珙

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曰與我將禪版來師遂過禪版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卽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尊宿

還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
五祖戒云祖師土宿臨頭又云和尚得與麼面長
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撈著猶可纔被個衲子一撈失
却一隻眼　翠峰顯云臨濟翠微祇解放不解收我
當時若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得劈胸便擲
溈山喆云二尊宿可謂本分宗師龍牙一等是撥艸
瞻風與宅後人爲龜爲鑒住後道明即明矣要且無
祖師意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則不無龍牙大溈則不
然待問二尊宿還明也未劈脊便棒非惟扶豎二尊
宿亦乃不孤他來問　昭覺勤云龍牙參來莽鹵學
處顢頇雖然顧後瞻前怎奈藏身露影既是無祖師
意用明作麼若向者裏辨得出山僧與你拄杖子若
辨不出和鼻孔一時穿却　博山來云龍牙者漢一
副鐵脊梁直硬倒底打破大唐國討個頭正尾正底
漢也難得　古南門云三箇老漢靴裏動指頭翠峰
雖爲龍牙出氣要且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口卿不下單于拜始末惟遵漢帝儀雪後始知松柏
操事難方見丈夫兒佛性泰

駕與青龍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爛泥中有傷人
刺三度曾施陷虎機瞎菴成
蒲團禪板對龍牙何事當機不作家來意成褫明目
下恐將流落在天涯虛空那挂劍星漢却浮槎不萌
艸解藏香象無底籃能貯活蛇今日江湖何障礙通
方津渡有船車天童覺
大智如愚大巧若拙渾璞藏山輝自含荊人抱獻徒
遭刖龍牙老眞奇絕軟似綿團硬似鐵也勝當年斷
却舌寧遠地
曾騎鐵馬驟重圍慣折封侯老將威無事玉堂花下
步猶懸寶劍在鸞幃履純雄
龍牙頌天下名山到因脚辛苦年深與韈著而今
老大不能行手裏把柄破木杓
白雲端云龍牙老人可謂熟處難忘　徑山杲云白
雲恁麼大似以已方人妙喜則不然家貧惟辦素食
事忙不及艸書　天寧琦云者一個那一箇和本三
人一時放過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　古南門云
山僧則不然天下名山在雙脚辛苦窮途無韈著而

今思憶轉傷神手裏空空無木杓既無木杓將個什麼接待諸人今日人事煩倦要睡留與諸人啗啄

龍牙因僧問二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

寒月依依上遠峰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驚起沙洲鷺飛入蘆花不見踪丹霞淳

堂堂成現密密難見二鼠雖黠莫逢其便藤枝透出未生前正眼當陽巧回換龍牙老機如電遇賤即貴貴即賤圓悟勤

儂家意興正優游月下輕輕放小舟自去扶桑雲外客至今猶未轉山頭林皐豫

龍牙頌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

神鼎諲別云學道如鑽火逢烟便可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　翠巖眞云若論頓也龍牙猶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正欠悟在畢竟如何今年多落棄幾度掃歸家

龍牙因韶國師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累經十七次問師曰若為你說爾後罵我去在韶後住通玄峰因澡浴次忽省前話具威儀望師禮拜曰當時若與我說破我今日定罵宅

旭峰焯云人人頂天立地因甚者僧天地不能蓋載咦禍福無門為人自招

大海中心泛鐵船隨波逐浪滔天順風到岸無人識江北從來使鐵錢東谷光

龍牙因僧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

孤松野鶴叫衡門雪滿寒林人夜聞祇個生涯無所有不妨巖下有溪雲枯木成

如賊入空室二五成一十笤箒患頭風秤錘頻發咳咄急急如律令敕天根本

龍牙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行拳

雲居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問一僧他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露

布說得無用處不如仔細體取古人意好　大溈秀云是則是又教人入陰界作活計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如有手人行拳又且如何如無手人欲行拳誰敢當頭輙向前二六時中常如此不須更問祖師禪本覺一

龍牙因僧問師子返擲時如何師曰返擲且止你道還怕文殊麼曰非但文殊佛亦不怕師曰怎奈被文殊騎何曰文殊騎者不是師子師曰返擲事作麼生曰應用無虧師曰正是文殊騎者返擲事作麼生僧無語

衆獸之中獅子兒善能哮吼震全威縱橫妙用能返擲怎奈文殊坐著伊于闐國王牽不住善財童子却生疑將謂世界無過者也被六塵吞著時智門寬

龍牙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什麼」

天童覺云一句子仰之彌高一句子鑽之彌堅一句子瞻之在前一句子忽焉在後還辨得麼赤心片片少人知覿面堆堆覩者稀

石龜無語是知音無耳髑髏深夜聽天曉便藏無影樹太陽偏照不能尋投子青

烏龜誰道不能言妙語琅琅祇自宣說盡西來祖師意知音不遇也徒然本覺一

越州乾峰禪師洞山嗣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

瑯琊覺云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　溈山喆云乾峰善唱雲門善拍唱拍相隨風清古格還有知音者麼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翠峰顯云雲門放解一手擡不解一手搦還有共相著力者麼試露爪牙看　雲居元云乾峰夢裡合眼跳黃河覺來身在床上雲門醒後扶人倒上樹醒來祇在座中二人打作一團至今分疏不下若人知得落處許你解空第一　育王璉云學一黑如漆學二全不是且道作麼生　艮久云城東打鼓城西響園內花開園外香　護國元云道頭知尾告往知來若非彼此共知又安能向者裡共出一隻手是即是爭奈猶欠一著在　徑山

杲云乾峰洗面摸著鼻雲門喫飯齩著砂二人驀地相逢著元來卻是舊冤家雖然如是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又云彼此揚家醜賴遇無旁觀者　育王光云眼親手便彼此作家撿點將來猶欠一著潙福卽不然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忽有人出劈脊便打何故擊碎髑髏消息盡從教大地黑漫漫　天童覺云坐斷十方千差路絕放開一線萬派朝宗二尊宿開拓家風方見衲僧去就還端的麼太平天子寰中旨汗血將軍塞外心　古南門云雲門祇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拈拄杖云古南亦乃放過且任此話大行　理安珍云一人向孤峰頂上摝蝦一人在大洋海底摶兎直饒好手相呈也是泥裏洗土理安今日總不放過普請般柴三轉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揮拂子云鐵輪天子寰中敕帝釋宮中放赦書　綠雨蕉云乾峰雲門不得放過理安和尚放過不得今日東山一齊放過去也擲拄杖云三十年後

聲前一句口如眉佛祖從來總不知昨夜崑崙開說夢黑頭生得白頭兒丹霞淳

春蘭與秋菊一一各當時底處無回互怨誰分饒皮風來鳥已覺露重鶴先知爲問何能爾渠儂初不知圓悟勤

奔海成鹽終有味鑿空作響本無聲崑崙撞著波斯子把手相將海底行慈受深

高樓美女一雙雙各向瓊窻坐玉牀繡出鴛鴦呈似了金鍼深插錦香囊佛性泰

波斯捧出海南香白眼崑崙與論量賈客不諳彈舌語祇看兩箇鼻頭長佛智裕

宗門雖設未嘗關閒看幽禽自往還本欲逃名山裏住住山名反出人間久默音

乾峰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曰菴內人爲什麼不知菴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諾諾

翠峰顯云若明得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　潙

山果云乾峰平地生堆韶陽因風起浪然雖合水和泥千古叢林榜樣既是合水和泥爲甚是叢林榜樣不入洪波裡爭見弄潮人　天童覺云坐著病在膏肓用著光不透脫直饒縱橫十字圓轉千機也未知有向上一竅在還得穩坐地麼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鋪主將鍮試買人謂言難有此金眞買人拂袖先行去滿面慚惶不敢瞋白雲端

動絃別曲問一知十手擺手擡以膠投漆菴內不見菴外無孔鐵鎚不會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兮金博金昭覺勤

垂鉤四海釣獰龍格外玄談知已從相見披衫帶席帽不妨把手上高峰佛性泰

菴內不知菴外事鐵額銅頭不相似定花板上打獺猛虎舌頭書卍字瞎堂遠

春風有主同金谷雪夜何人到剡溪不是知音無覓處男兒爭肯受提攜幻寄庵

乾峰因雲門到日請和尚答話師曰到老僧也未曰恁麼則某甲在遲也師曰恁麼那恁麼那曰將謂猴白更有猴黑

報恩秀云雲門晴空激電乾峰旱地奔雷及乎雙放雙收雖作家衲僧難爲摸索　博山來云非常之問非常之答迅雷不及掩耳良驥不及追風宛轉偏圓各負鉤深索隱底手段然檢點將來好與痛棒何也爲他無事生事放過卽不可　歐峰承云兩個漆桶失却鼻孔

弦筈相銜網珠相對發百中而箭箭不虛攝衆影而光光無礙得言句之總持住遊戲之三昧妙其間也宛轉偏圓必如是也縱橫自在天童覺

乾峰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師以拄杖畫曰在者裏後僧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曰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

翠峰顯代僧便喝又有僧請益長慶慶云問取堂中第二座翠峰代僧云錯尋有僧問翠峰峰云墮坑落塹又自代云作賊人心虛　黃龍南云乾峰一期指

路曲爲初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　大溈
秀云今古盡道乾峰安居祖師之堂開後人之徑路
殊不知被者僧一問直得手忙脚亂且道誵訛在甚
處良久云不在水兮不在山秖在人心反覆間　寶
峰文云乾峰與麼道還夢見也未山僧則不然待者
僧問劈脊便棒却問他路頭在什麼處待伊擬開口
熱喝出去更有箇雲門不辨邪正拈起扇子云云似
者般和泥合水漢糞掃堆頭埋却十個五個有什麼
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
是事一時休信任身心懶拘束大衆休瞌睡好　南
華昺云乾峰曲盡慈悲當機提掇雲門巧開方便覿
面發機直得枯木生花冷灰騰燄且道東海鯉魚打
一棒雨似盆傾明什麼邊事因風吹火用力不多
靈隱嶽云乾峰也是釘樁搖櫓
烏龜三眼紅如火一角麒麟快似錐土宿夜遊南贍
部泥牛脚下火星飛承天宗
擉破雲門一柄扇拗折乾峰一條杖二三千處管絃
樓四五百條花柳巷徑山杲

入手還將死馬醫返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拶出通身
汗方信儂家不惜眉天童覺
桃源住在避秦先覓箇漁郎問渡船雞犬桑麻爭笑
舞笑人撈摝水中天報恩琇
佳人騎馬去東谷風雨忽來入樹宿賣態婆子弄秋
花六六誰云三十六千指印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洞山价嗣與巖頭雪峰坐次洞山
行茶來師乃閉眼洞曰什麼處去來師曰入定來
洞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
老宿代云大有人與麼會　翠峰顯別云當時但指
巖頭雪峰云與者兩個瞌睡漢茶喫　法林音代好
便與打翻茶具
欽山因僧參豎起拳又伸掌曰開卽成掌五指參
差復握拳曰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
商量也無僧近前亦豎拳師曰你恁麼秖是箇無
開合漢
翠峰顯云我則不然乃豎拳云握則爲拳有高有下
復開云開卽成掌無黨無偏且這放開爲人好把定

爲人好閑也造車提也合轍若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昭覺勤云掌亦是手提亦是手商量箇什麼乃舉一足云展亦是脚收亦是脚無高無下不許商量與欽山是同是別　南堂欲云展也不是掌握也不是拳兩頭俱坐斷一劍倚天寒還有爲人處也無喝一喝云西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

同有詩才自合親不須歌調更含嚬朝天御史非韓壽莫竊香來帶累人 海舟慈

欽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嚴頭聞乃令僧傳語曰傳語十八姐好好事潘郎

平陽忞云邃老不昧洞上之宗奯公無違德山之子一人猶挂本來衣一人尚行心處路未出曹山四禁在今日有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但云似玉珍不御如簧語帶悲顧左右云即今莫有傳語底麼衆默然乃云血染杜鵑春又過爲君那惜損娥眉　靈巖儲云欽山祇圖賣弄風流不顧魂消夢斷巖頭雖然憲章國法爭奈罪不重科有問山僧如何是和尚家風向道明知君不至再上小樓頭顧左右云山僧話墮告報意在於何擊竹篦一下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　法林音云我即不然如何是和尚家風劈脊便棒顧左右云諸人還覺腦門痛麼

欽山因巨良禪客參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山曰放出關中主看曰與麼則知過必改也師曰更待何時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者箇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問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什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雖然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

天童覺云山堆嶽積來泳消瓦解去則時人知有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且合作麼生有底道當時便喝當時便掌然則一期瞎用則得要且未是關中主在還

體得麼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與君放出關中主放箭之徒莫莽鹵取箇眼兮耳必聾捨個耳兮目雙瞽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分明箭後路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翠峯璽
不解單于意輕車出漢關可憐弓箭盡望斷賀蘭山假亭挺

欽山與雪峰巖頭至一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吐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者兩箇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鵶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豪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峰以手畫一圓相師曰怎得不問頭呵呵笑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喫茶者多

昭覺勤云欽山雖解轉身吐氣亦未有喫茶分何也話在　鵝湖心云欽山大似忍辱仙人節節支解面不改容心上座當時若在就初問處便與打破茶具那有許多瑣碎

欽山與巖頭雪峰同到德山師出問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你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議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卽是打我太煞頭曰你恁麼它後不得道見德山來

法眼益別云是卽是錯打我　五祖戒云德山祇會打死欽山不會打活欽山　翠巖芝云欽山祇顧其前不顧其後如今作麼生與欽山出氣　翠峰顯云欽山置箇問端甚是奇特爭奈龍頭蛇尾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以坐具便摵大丈夫漢捋虎鬚也是本分德山令行一半若盡令行雪峰巖頭盡是涅槃堂裏漢　潙山喆云德山門下艸偃風行大潙則不然待問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劈脊便打且道德山是大潙是會麼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天童華云祇是德山令行一半翠峰還免得也無既不能免當時從德山門下過也是喫棒底漢還見德山麼驀拈拄杖卓一下云賊是小人　古南門云翠峰扶强不扶弱不知德山老漢被欽山一拶直得推過別人擬議便打死馬醫了也若據令而行何待道

天皇龍潭纔蹋步向前便大棒趁出定龍蛇擒虎兕有甚麼過

潦倒忘機老作家古今皆貴絕纖瑕天皇一脉龍潭現湧出靈源萬路差 汾陽昭

劈面來時白浪掀棒頭落處見淵源神駒十影追難及獨許祥麟步大千 別牧純

欽山因德山侍者來參纔禮拜遽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曰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抵對侍撥開胷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卽得者裏一點也用不著曰久委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它德山眼目參堂去

徑山策云殺人不問問人不殺撥胸吐氣彼此孟八直饒有始有終也是犀水相潑要識欽山與者僧麼李順王小破艸鞋方十三李 師靈破礦

欽山因巖頭問如何是眞言師曰南無佛陀耶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面無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 退解亨

欽山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曰太麤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穆堂念云欽山恁麼論義也祇是箇亂世英雄若約衲僧門下喫棒亦未相許何故不見道寧可有智人前取首不可無智人前得勝

宗鑑法林卷六十三

宗鑑法林卷六十四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六世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洞山价嗣　垂語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僧便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師曰應眞無比曰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師曰白淨無垢

天童覺云白水老人可謂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具足千變萬化祇箇赤手空身不受一滴一塵直是滿眼滿耳還見麼立足無閒地知心有幾人

白水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便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禮拜師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向者裏會得有箇入處

翠峰顯云白水也甚奇怪要且貪觀天上既非聲前色後且作麼生入　雲居舜云白水既已入艸者僧又落深村然則陽春雪曲時人難和郢歌社舞到處合得著　大溈秀云白水祇知橫千不會竪百如何是聲不是聲莫逐音響如何是色不是色莫逐青黃且從伊向聲前色後覓箇安身自然別有生涯　徑山杲云白水將一串雲居子換却天下人眼睛却被者僧將一條斷貫索不動干戈穿却鼻孔雲居恁麼道是則也是未免隨摟搜杲上座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聲不是聲色不是色馬後驢前神出鬼沒雪曲陽春和不齊村歌社舞且酒漏以拂子擊禪牀云者箇決定不是聲復舉起云者箇決定不是色畢竟是箇什麼喝一喝云此時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　廣教玉云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曾為浪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何故要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綿包特石鐵裏泥團如何是聲不是聲金將火試喚作色得麼擔枷過狀如何是色不是色不到烏江不盡頭喚作聲得麼重言不當吃且道與你說答你話兩段不同收歸上科有人辨得曲不藏直許你有箇入處誤賺人不少復云古人恁麼提唱喚作嚼飯餧嬰兒汝等直下掃破迷雲豁

開慧日不妨於聲色中起倒聲色中坐臥立地見宅
本仁和尙爲人處　牧菴密云白水老漢祇有閉門
作活之謀且無冒險衝鋒之用者僧雖有冒險衝鋒
之用且無閉門作活之謀以致此話不圓今日路見
不平要圓此話去也有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對道偏
界不曾藏如何是色不是色對道迅雷不及掩耳若
向者裏緇素得出則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
脫或不然竊來頭上語雲向眼前生
色自色兮聲自聲新鶯啼處柳烟輕門門有路通京
國三島斜橫海月明丹霞淳
聲出虛色生無聲前色後轉塗糊間不容髮安可名
模堂堂圓應沒錙銖巧張爐鞴費分疎爭如棒下無
生忍聞見馨香滿道途圓悟勤
不是色不是聲隔簾櫳見把鍼人瞻風撥艸知何限
戶口門頭錯認眞不韵音
明州天童咸啓禪師洞山价嗣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
來請師的的師曰我者裏一屙便了有甚卓卓的
的曰和尙與麼答話更買艸鞵行脚好師曰近前
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與麼抵對過在甚麼處
簡無語師便打
天童華云啓禪師固是本分鉗錘塞斷天童口未得
在簡大德雖深入閫域要且未具透關眼
卓卓的的一屙便息老鼠舞三台貓兒吹篳篥鳥鳥
學首唱巴歌一二三四五六七承天宗
咸啓因僧問如何是應用無虧底眼師曰恰如瞎
一般
盲聾瘖瘂逈天眞眼似眉毛道始隣昨夜東君潛布
令黃鶯啼處綠楊春丹霞淳
瑞州九峰普滿禪師洞山价嗣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
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
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趁
出
洞山瑩云爲人爲徹殺人見血固是九峰一片熱腸
可惜者僧不善爲客煩勞主人若是箇衲僧但向道
和尙大似不曾行脚管取者棒別有分付在
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峰遠涉若還言不

易主人却在半途中雪巖欽
普滿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無心合道
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覓泥爭自可波中求水實
堪悲
牽驢飲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蹤對蹤
方菴顯
普滿因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昇明月西落
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當即行僧禮拜師便打
僧曰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
令
攝文才云目明可以察秋毫理正可以分曲直九峰
深辨端倪頭正尾正祇如者僧禮拜又作麼生不向
滄溟深處去爭能釣得錦鱗歸
普滿因僧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
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
不壞身正是正是不壞身適來曲多少捏得鼻頭辛
石溪月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洞山法嗣在洛浦作維那因普
請白椎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時首座便問聖僧
作什麼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溈潭準云華嚴雖臨時對答應用不失其宜然祇解
順水推篙不解逆風把柁當時若是準上座纔見伊
道聖僧作什麼便打一椎云大衆普請罷首座當出
院議白且道因甚如此不見道一朝權在手看取令
行時　昭覺勤云珠鑽九曲休靜可謂神功玉解連
環山僧更資一路或有問聖僧作什麼但向道廓如
明鏡當臺照不動形聲應萬緣
華嚴在洞山時問學人未見理路未免情識洞山
曰汝還見理路也未師曰無理路洞曰甚麼處得
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洞曰與麼須向萬里無寸
草處立師曰萬里無寸草處還許立也無洞曰直
須與麼去
撥開荒草露斑蛇毒氣熏蒸墜晚霞無奈乞兒伎倆
別籃兒無底盛還家栗菴鼎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洞山法嗣一日鼓鐘上堂大衆纔
集師乃問甚麼人打鐘僧曰維那師曰近前來僧

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臥

投子青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行窮絕處試問旁人不識下情果然獲有既從相問急索端由不顧危亡得宅假難雖獲小利也是暗地傷人不爲好手者僧雖然失利蓋爲自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爲分外然雖如是終是平人橫遭羅網自有旁人證據在且道證據箇甚事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復頌

驀路相逢借問由寸心莫便與宅酬雖然重擔教人代終是慚顏暗地羞

平地推人便喫交道人行處意何超分明月到梧桐上不照梧桐照碧霄 幻有傳

益州北院通禪師 洞山价嗣 問夾山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便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

師乃下去

法眼益云是宅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夾山打一棒了纔去意在什麼處 愚菴盂云夾山好拄杖祇是分付遲了待問豈不是和尚語驀頭便打此時北

院縱有神通也措手不及雖然北院待夾山打一下始行是何意旨弄玉已隨蕭史去丹青留與後人狂

北院在夾山見示衆曰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師乃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乃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

萋萋芳艸憶王孫柳外樓邊恨斷魂杜宇頻呼山欲雨重重香霧鎖柴門 粟菴䂮

洞山道全禪師 洞山价嗣 因僧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時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宅越涅槃

寶壽新云好箇師僧竟不知墮在無影坑中憑空以爲究竟若不是洞山重布梯航何時復出得見天日要識淸淨行者麼東邊是要識破戒比丘麼西邊是還會麼也是無事生事

京兆蜆子和尚 洞山价嗣 混俗閩中不蓄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充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

聞之欲洪眞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
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
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神前酒臺盤鐵彈大如拳一擊便粉碎不値半文錢
圓悟勤

神前撥紙問西來直截當機指酒臺赤髆祖肩頭面
禮禍從天降不成灾瞎堂遠

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
計至今古廟絕人行東山源

攄蜆撈蝦味已靈那堪古廟著渾身擡頭那畔空狼
藉討甚多年鬼眼睛東野畋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石霜諸嗣因僧問祇如達磨是
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什麼師曰
祇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少林續談事堪奇臘夜梅花雪後枝黃蘗昔年曾有
語大唐國裏沒禪師丹霞淳

覿面全提少室令當機不薦過新羅淸風樓上逢知
已撥動烟塵不奈何足菴鑒

筠州九峰道虔禪師石霜諸嗣因僧問祖祖相傳復傳
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
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
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夜分鐙

寂光影裏現全身貴異天然迥出倫家富奴兒偏得
力夜分燈火照西鄰丹霞淳

玉堂人靜苔墀冷一片虛凝月色寒何處笛聲驚夢
起醒來殊覺漏聲殘元冥翼

九峰因僧問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祇是傳語
人是否師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道天
上天下惟吾獨尊因甚喚作傳語人師曰祇爲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因此喚作傳語人

妙相圓明不可親奴兒婢子自般勤指天指地傳尊
大也是傳言送語人丹霞淳

虎驟龍驤越大方金聲玉振豈尋常要知尊貴深深
旨臣相當途印不彰覺濤奇

使臣傳旨日勤勤主上從來不覩軍大抵天然君體
散陰陽燮理平相鬪天爵寶

九峰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便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頭更戴須彌

自家冷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石溪月

到舍未須矜是主至親何用敘寒暄冠天履地尋常事略著絲毫便墮尊位 中符

九峰因僧問西天坐夏以蠟人為驗未審此間如何師曰頭戴午夜月脚踏黃金地曰此人還轉也無師曰爭得不轉曰如何轉師曰今世已聞龍脫骨

徑山琇云今日忽有問此間夏末有人得道麼但對道無云何謂無向道箇箇眉毛橫眼上人人鼻孔大頭垂且道九峰是徑山是

午夜山房月色深十分明白墮功勳撥開向上通天竅烟嶂重重不見人 自得暉

金地團圞白玉輪蒼龍弄影過雲津祇今聚窟瓊田外水母親騎折角麟 佷亭挺

九峰因石霜遷化眾請首座住持時師為侍者白眾問首座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秋秋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明什麼邊事會得即住持不會即不可座曰明一色邊事師曰與麼則不會先師意在座曰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遂焚香香烟未斷座遂脫去師撫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雲居舜云九峰祇具一隻眼　南堂靜云要識虔侍者麼祇是急殺人底漢子要識首座麼祇是孟春猶寒仲春漸暖季春漸暄忽有人喚和尚和尚啞賴宅喚一聲若不喚一聲念到臘月三十日也未了在

開福寧云且道首座是會不會若道會侍者撫背云先師意未夢見在若道不會其奈首座亘哉快便擡手便行且道利害在什麼處會麼路遠夜長休把火大家吹滅暗中行　南華昺云透生死關高超物表秉殺活劍獨據寰中若非智眼洞明未免扶籬摸壁要會麼春蘭與秋菊各自一時榮　薦福行云大凡本分法席肘臂欲其重非重不能權衡佛祖爪牙欲其利非利無以開托人天看它石霜遷化首座侍者

各出一隻手扶持石霜宗旨直是光前絕後古今罕
聞諸人要辨來端各請拗折弓箭踢翻射垜來與老
僧相見　徑山杲云兩箇無孔鐵鎚就中一箇最重
天寧琦云首座坐脫立亡侍者說黃道黑先師意
在鉤頭須信曲中有直若在臨濟門下三十棒教誰
喫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報恩琇云首座擔板
祇得一橛當時見道恁麼則未會先師意在祇消道
吾不如汝管教九峰無地容身不見道爭之不足讓
則有餘　博山來云善建者不拔善辯者若訥首座
損其華塡其實潔其操楷其式住持事業豈其然乎
侍者太煞逕庭不近人情還會石霜意也未總好與
三十笤帚　淸化嶾云者兩箇漢好似吳越人搖艣
各使一邊石霜老人決未肯點頭在　象耳覺云宗
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肅道首
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
背殊不知首座如鷺鶿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
丹霄不棨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
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

豎拂子云龍臥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云鶴歸霄漢
背摩天
世間何事最堪悲無孔由來是鐵鎚爐冶不能烹得
破任教千古與風吹保寧勇
帶角披毛異類身寒灰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會先師
意爭奈臨行一著親丹霞淳
雖然一箭定天山百戰場中出手難莫道古祠香火
斷神前自有酒臺盤上方益
石人不怕師子吼須彌頂上翻筋斗滄溟竭盡正三
更生鐵崑崙雲外走承天宗
石霜一宗親傳九峰香消脫去正脈難通月巢鶴作
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猶點額密移一
步看飛龍天童覺
一片虛凝絕謂情白雲消散彩霞橫行人莫怪貪程
速坐守寒巖異艸靑雲巖因
萬丈寒潭徹底淸霜天午夜欲生冰釣魚要擲金鱗
餌撥轉蘆蓬向月明正堂辨
梅雪爭春未肯降騷人閣筆費評章梅雖遜雪三分

白雪却輪梅一段香六愚哲
玉樓金殿鎖瓊枝妃子徒勤舞袖時明露秋光猶不
委暗藏春色幾人知磬石安
一鍼鍼又一鍼鍼定要鍼宅病淺深痛處一鍼肝膽
見方知割股救人心梅溪度
九峰因僧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
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麼曰四海參尋當為
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師
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
寒谷生洪律全超拯濟功園林變花柳何必待春風
方菴顯
萬里封疆事正愁淵明解印笑封侯歸來故里渾風
月何用勞生更折腰雪巖果
九峰因僧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
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
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
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恁麼髑髏前見
鬼人無數

絲來線去話情悰攜手相將入錦叢到底淚腸無限
痛一聲長笛寄秋風山疊疊水重重筆尖珍重點睛
龍墨歷智
許大乾坤一眼睛明頭却暗暗頭明金鎚若肯纖毫
翳艸動風吹總是兵磬堂崑
退身有路進步曷升重重拈起截鐵斬釘使星三從
情方恰定國安邦見老成顯吉祥
九峰因僧問古人道因眞立妄從妄顯眞是否師
曰是曰如何是眞心師曰不穠食是曰如何是妄
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
曰本體不離曰為什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
嫌黑暗女
是眞是妄披金揀沙同門出入宿世冤家方菴顯
九峰示衆常住法身不生不滅僧問既是不生不
滅為什麼六道輪迴師曰為有心故曰以何方便
當證法身師曰以虛空心合虛空理曰證後如何
師曰任從三界轉徒聽四生奔又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禮拜著

精金須百煉百煉色不回轉道貴無心無心道即恢

更深秋夜月古廟香爐灰法身無一物山嶽空崔嵬

南堂靜

九峰因僧問如何是頭師曰開眼不覺曉曰如何

是尾師曰不坐萬年牀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

終是不貴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雖飽無功曰

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

博山來云指活路於鄮中舌頭不連著肉披全提於

向上頭顱不挂著天九峰口齒若稜腸自有巧婦鍼

線也所貴者兒孫得力室內不知且道不知底是何

事　靈隱禮云洞山明妙叶於正偏四臣咸奉一君

九峰辨貴賤於內紹五子全身歸父殊不知威音那

畔五馬不嘶今世門頭一牛不飲且道雲生碧嶂風

起青萍枯木龍吟髑髏喜笑又作麼生乃卓拄杖云

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規圓矩方用行舍藏鈍置棲蘆之鳥進退觸藩之羊

喫人家飯臥自家牀雲騰致雨露結爲霜玉線相投

透鍼孔錦絲不斷吐梭腸石女機停兮夜色向午木

人路轉兮月影移央天童覺

九峰因僧問古人道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

意旨如何師曰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

師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

世可與

尊貴天然原不共轉身有路涉途中苔封古殿難尋

迹體混諸塵不露踪旋轉華夷皆至化浩然物我總

同風舜謨禹績渾閒事那見尊家更計功天岸昇

不立孤危道始丕纔居尊貴落今時劫前風月誰人

薦化外春光自不知忘朕兆絕機宜寥寥金殿綠苔

滋鴻鈞一氣從教轉那更重裁眼上眉遠菴僖

一簾明月解回踪寧守寒巖異艸封無地卓錐猶墮

見沉家湘水未全窮體照盡位方終撲破珊瑚笑石

崇欲識誕生王子父鶴騰霄漢出銀籠旋菴月

無索泥牛露地討牧童倒騎入荒艸鐵笛一聲天地

秋烟霞深處和衣褭緣止稼

九峰因僧問一筆丹青爲什麼邈誌公眞不得師

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什麼人證旨却

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
荊山美玉卞人尋至寶無瑕絕見因鐵牛帶子蹋滄
海撞月石龜長羽鱗 投子青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 石霜諸嗣 因僧問如何是相傳底
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著師
曰擂鼓轉船頭棹穿波底月
依依半月沉寒水耿耿三星落碧巘昔日雲巖曾漏
泄金輪王子寶花冠 丹霞淳
湧泉因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彊德二禪客到
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曰蹄角甚分明怎奈騎
者不鑒師驟牛而去二禪客相次憩於樹下煎茶
師下牛與坐乃問近離甚處曰那邊師曰那邊事
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者邊事那邊事
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好
保寧勇代泉指參隨人云歸到山中分明舉似　寶
壽方云大小湧泉大似南頭失利却來北頭盤本當
時待道頭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何不下牛向前
搊住云速道速道宅若擬議便與劈面一掌却好云
莫道騎者不鑒好
芳草萋萋豈變秋牧童白牯恣優游異中有路人難
見却謂騎牛不識牛 丹霞淳
學習雖不欲方長日久却成草藥郎正要宋君貢策
看人前未免兩頭忙 靈斯嚴
湧泉因雪峰來訪乃門送峰入轎了師曰者箇四
人舁那箇幾人舁峰乃聳身起曰道什麼師再問
峰曰行宅不會師曰知即知祇是道不得
雲居莊云有賓有主全收全放直須識取湧泉雪峰
脫或未然切忌向虛空裏釘橛　瑞鑑衡云涌泉雖
聾不妨歡願雪峰欺敵不解減竈若是佛日待問那
箇幾人舁但向四人道分一籌與者上座看他涌泉
又作何去就

宗鑑法林卷六十四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六世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石霜諸嗣）因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聞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頓省

翠巖芝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　天童覺云穩密田地忌墮功勳貼肉衣裳會須脫却宗中辨的量外轉機須仔細始得同中之異灼然尚帶依俙異中之同直是難臻妙極還知他石霜父子轉側處麼嬈燭玉人初破夢夜寒青女未登機　天寧琦云或有問永祚萬戶俱開時如何向他道且喜到來與古人是同是別　白巖符云脫體無依要見寸絲不挂尊嚴不犯會須及盡今時者裏毫忽之差則律呂有所不應矣還知石霜父子穩密處麼方外那許論量

古殿巖開月鎖松霜凝雪露韻無窮星前人臥千峰室佛祖無因識得儂（投子青）

無人接得渠遺逼馬相如果來橋上也記得柱頭書無人識得渠棋局醉樵夫回頭斧柯欄大海亦成枯（天童覺）

寂寂簾垂寶殿虛六宮惟見篆烟疎龍顏畢竟尊嚴甚誰敢擡眸得覩渠（別奇會）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石霜諸嗣）到雪峰數日文到玄沙沙曰此事惟我能知長老作麼生會師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沙曰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作麼

翠峰顯別際語云雪峰門下幾個如斯

福州覆船山洪薦禪師（石霜諸嗣）因僧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舌頭不出口三三成九九算到香臺邊彼此落人後（月堂昌）

覆船因僧問鉤錐不到處請師道師良久僧曰擊

電之機徒勞佇思師曰出格一句汝試道看僧近前三步却退後師曰此是出格句卽今事作麼生僧拂袖便出師曰也是天津橋上漢

昭覺勤云者僧渾金璞玉覆船大冶弘開百煉千煆成一個金剛王寶劍還委悉麼也是天津橋上漢北斗南頭著眼看

覆船因僧問如何是師子子師曰善哮吼僧摑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僧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

瀛山誾云若不是覆船肘後符靈幾被者僧奪却竿木逢場戲一回尋常等個作家來雖然雪曲難賡和笑把巴歌上舞臺雪關閭

倒嶽兮披以鵬翅傾湫兮展以龍鱗天旋地轉左變而右易風生雲起出鬼而入神吾亦不知其靈怪如此曾遊杳冥兮見羽人介旭遐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石霜諸嗣因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鹽官尹云鹽官則不然如何是密室十方無壁落如何是密室中人八面絕遮攔

鳳翔府石柱禪師石霜諸嗣師遊方時到洞山因道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秖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說不得者秖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秖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擔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秖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海底泥牛啣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僧嬾捧西乾盋半夜乘舟過海東丹霞淳

木人嶺上吹露篥石女溪邊操短琴是處語言皆合道誰家絃管不傳心羽尊鵬

張拙秀士見石霜諸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何姓

士曰姓張名炪霜曰覓巧了不可得炪自何來士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徑山杲云驢揀溼處溺

潦倒石霜無忌諱當頭一句會提起只因當日老婆心千古寥寥掛脣齒 佛鑑懃

臚傳不羨擴嘉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破斷除煩惱病重增 笑翁堪

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幾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鎚無孔舞春風 寶葉源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 夾山會嗣 久為臨濟侍者一日辭去濟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下卓菴經年不訪夾山山脩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者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乞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怱怱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怎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

興化獎代浦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 五祖戒出浦語云更說道理看便出去 太陽玄代云也要和尚證明 翠峰顯云者漢可悲可嚮鈍置他臨濟他既雲月是同我亦溪山各異說什麼無舌人不解語以坐具劈口便摵夾山若是箇知方漢必然明聰下安排 昭覺勤云翠峰雖是賊過後張弓不妨與臨濟雪屈撿點將來令行一半倘若擔荷正法眼藏待伊道爭教無舌人解語便與掀倒禪牀喝散大衆更待什麼明聰下安排剔起便行直饒機如掣電眼似流星辯若懸河卒著手脚不得且道誵譌在甚處乃云險 東山濬云洛浦當時雖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其不知如勾踐之行成卒能臥薪嘗膽

無伴石人夜入山雪籠紅項綠衣寒喝開劫外三峰
秀捧出金欄對日看投子青
搖頭擺尾赤梢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舌頭饒有
術拽回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兮風月如晝枯木嚴
前兮花卉長春無舌人無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
步寰中明了了任教天下樂欣欣天童覺
前脚不著實後脚却移步跌倒爛泥中旁人稱怨苦
喚得起來連累汝石雨方
沉香亭下醉題詩寵辱相遼在一時雲月溪山同有
異終身落魄夜郎西三宜盂
豥浪風生紫電翻騰蛟池上曉春暾當時拔劍能施
勇何待雷鞞震海門嘯月朗
洛浦因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
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
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拾得疎慵非覺曉寒山懶惰不知歸聲前一句圓音
美物外三山片月輝丹霞淳
百千諸佛眉彎曲無證無修眼瞎腦蹋著未消連底

凍一時認作碧瑠琉佛智裕
故山岌岌鎖寒烟未肯將心輕授傳玉女夜尋無字
印石人遙指月明前自得暉
洛浦問僧近離甚處曰荊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
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為什麼不逢曰若逢即頭粉
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
雲門偃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僧云是門
云洛浦倒退三千里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兩
滋三秀片玉本來暉
舉鉢嚴前曉帶春香風時結鷲峰層須知玉像餅中
塔別有輝天鑑地鐙投子青
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
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
輪消室內遊塵遣誰埽乃示偈曰決志歸鄉去乘
舟泛五湖學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
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天奇瑞云者僧曠劫孤露所以念念不忘洛浦雖然

氷消瓦解又恐拟建瑶樓外脫牢籠內存經紀不免
更贈一言何故雁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
太平鄉國路空賒歸興悠悠思莫涯撒手到家何所
有瑠璃寶殿鎖空華 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
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保福展別云家無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
巖前雖有雲千頃戸內殊無半夜燈極目危巒今古
秀暉天斜照碧層層 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嵐覆處
出就藏鋒白月暉時碧潭無影
蟗花未發梅先坼萬木凋零柏轉奇雲淡不彰籠月
影烟輕那露引風枝 丹霞淳
隱隱朝曦挂竹牕榴花隔院有餘香簾垂無復晴光
漏䑓有輕烟鎖畫堂 二行満

洛浦因龐居士禮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師
曰莫錯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道
熱曰患聾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啞却我口塞
却你眼
直下啞却我口分明塞却你眼由來洛浦龐公未出
睦州擔板觀面全提照古今冬寒夏熱憑誰揀 靈源清

洛浦上堂孫臏今日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
僧出曰請和尙卜師曰你家爺死僧無語
法眼益代撫掌三下　徑山杲云者僧設與死却爺
又被他人撫掌信知禍不單行然洛浦善卜法眼善
斷若仔細思量爻象吉凶二老一時漏逗既占得火
風鼎卦何故斷作地火明夷雲門則不然驀拈拄杖
云孫臏門下死却郎罷連卓三下云會麼內屬艮宮
再求外象又卓三下云千神萬靈萬聖千靈莫順人
情復卓一下云吉凶上卦　金粟元云洛浦開大卜
鋪善斷吉凶可惜者僧不還卦錢帶累旁人撫掌今
日著裏則不然孫臏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忽孝子
出云請和尙卜祇向宅道你家爺活大衆宅家爺已
死爲甚却道活豈不聞七十一年名著於鄉善士之
風山高水長

洛浦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幷輪

暉誰家別有路曰恁麼顯晦殊途是非一槩師曰
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月籠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赫赫炎空非卓
午團團秋夜不知圓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覆孤峰峰
不白雨滋石笋笋初生
海底龍吟雲雨潤林間虎嘯谷風淸莫言滿路生荊
棘況是貧家少送迎丹霞淳
洛浦因蛤溪道者相訪師問自從犖溪相別今得
幾年日和尙猶記得昔時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
却年月也曰和尙住持事繁且容仔細看師曰打
即打會禪漢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事繁
青龍斯云二老有主有賓有收有放撿點將來總是
互揚家醜弁山今日將條龜毛索子縛作一團拋向
寶珠池浸殺了也還有相救者麼如無煩東禪長老
爲伊解交
者般消息不尋常蟾桂枝枝有遠香昨後嫦娥呈巧
妙眼睛直上繡鴛鴦丹霞淳

洛浦因侍者曰肇法師製得四論也甚奇怪師曰
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對
淸涼欽代云和尙甚處見祖師　雲居錫云甚麼處
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
有多少言語
洛浦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拳中舊寶
不揀披沙曰恁麼則展手不逢也師曰莫將鶴唳
擬作鶯啼
淘金豈假披沙得石觸波瀾猶費力露柱三更忽放
光此時未審何人識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
持錫不是婆羅門
閑神枉顧謾嗷嗷壁立門庭萬仞高細切淸風陳組
豆薄劇明月當春醪空施三奠酬來意那討分文買
紙燒一物渾無將底供雪霜橫按有吹毛天岸昇
洛浦臨寂告衆曰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者箇是
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曰青
山不擧足日下不挑鐙師曰是甚麼時節作者箇

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抵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抵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盋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至明日又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

報慈遂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爲復怕見盋袋子黏著伊　博山來云將遷化之時託契於兒孫其妙思天造情懷自別首座彥公大有出身之路奈何老者難以言句取則若迹解求之未免按圖索馬也

餌雲鉤月釣清津年老心孤未得鱗一曲離驪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天童覺

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巖撒手襁褓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南堂靜

數載漁舟江上瀾長竿在手不曾閒錦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過別灣元祚裕

袁州府蟠龍山可文禪師夾山嗣因僧問亡僧遷化後向甚麼處去師曰石牛沿古路日裏夜鐙明

無底船行四百洲月光影落淺砂頭泥龍鼓浪爭頭角萬頃烟波盡放流顯吉群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夾山嗣因僧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

最好韶山境烟籠翠色輕欲描描未就猿鳥一聲聲石溪月

韶山因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什麼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曰擬申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曰鳳凰直入烟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曰過在甚

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曰恁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曰學人祇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抛梭織錦於西舍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横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横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劒上來老僧挃槍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語師便打

黃龍新云好打者般漢打殺百千萬個有甚麼過當時若在黃龍手裏棒折也未放過在　何山珣云布漫天網打鳳羅龍主則琢玉鏤冰賓則攢花簇錦當機不讓覿面爭先結角螺文互存互奪諸方咸謂好手手中呈好手還端的也無若約慧日見處遵布衲若能愼初護末待韶山指出路頭驟步便升堂奧管取明聰下安排非惟截斷葛藤亦免上他鉤線何也

一著不到處滿盤空用心　天童華云死心和尚一期大驚小怪殊不知韶山自遭布衲毒手之後至今無人檢點得出且道誵訛在什麼處

趁時適變隨物窮通鴻鵠之氣誰辨雌雄韓侯未遇布衲家風三秦席卷非無計忠義何勞憶蒯通方菴顯

相逢狹路神機絕一似雷崩象雷掣彷彿狂飆經百折郢斤施甚備設鶻眼龍睛難辨別相如車避廉將軍一任時人判優劣旅菴月

青青黯黯客情蹤妙展雄機驗作家收拾杖藜歸去也免教月下弄琵琶益然青

韶山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什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

天童覺云通身回互不觸尊嚴退位旁提要當宛轉還見韶山相爲處麼盡力推爺向裏頭　東山濬云韶山可謂打落楚天月摘去漢地星等閒道出一句藏鋒不露檢點將來猶未剿絕今日有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直云無爲甚麼無但云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齊飛

白雲不到中峰頂滿目烟蘿景象殊一句曲含千古
調萬重青碧月來初投子青
獨向滄溟截衆流等閒舞棹擲金鉤白雲不露烟波
闊橫笛一聲天地秋木菴永
一片孤雲不露醜白雲兒倚青山父鶴巢露滴夢初
回新月半鉤昇萬戶自得暉
韶山因白頭因參師曰莫是多口白頭因麼曰不
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什麽處
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師曰有韶山口卽得無韶山
口向甚處屙因無語師便打
雲門偃云者話墮阿師放你三十棒又云將謂是師
子兒又云韶山今日瓦解冰消　翠峰顯云從來疑
著韶山　愚菴盂云撥草傷蛇惹火燒身恁麽人處
處有之因禪多口直得閉殺韶山無口直得屙殺
淸化嶾云因白頭通身是口不奈韶山一屙何
韶山因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絕頂無根艸
無風葉自搖
妙峰孤頂偏肥膩天產靈苗不觸地翠葉無風常自
搖淸香那逐春光媚丹霞淳
韶山因僧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材藏拙戶僧過一
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
城山洽云前箭猶自可後箭射人深
叉手須知已隔津更重進步轉漂淪頑銅若作黃金
貨祇可瞞它無眼人丹霞淳
三月桃花水滿灘錦鱗爭躍禹門關難禁白浪滔天
涌却使悠悠點額還夾水洽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夾山會嗣因僧問如何是上藍本
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不借不求
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闍黎手裏得麽
一片靈明本妙圓箇中非正亦非偏寶峰瑞艸無根
蔕不待春工色自鮮丹霞淳
上藍因僧問善財見文殊後因甚却往南方師曰
學還入室知乃方通曰爲甚麽彌勒却遣見文殊
師曰道曠無涯逢人不盡
天寧琦云奇特中奇特玄妙中玄妙達法源底須是
上藍始得祖師門下直是未在

◆浮疑淳

鄆州四禪禪師夾山會嗣因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渴

曹溪源派古之今意識徒將度淺深好是昔人遊戲處雖然入井不曾沉丹霞淳

太原海湖禪師夾山會嗣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憍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者屎牀鬼

多是從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片虛明地七佛已前總不該丹霞淳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夾山會嗣有一院名無垢淨光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爲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驕團圓

雖然答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底更須入水見長人丹霞淳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清平遵嗣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不道

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頻吉祥

桐城投子感溫禪師投子同嗣因僧問父不投爲甚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脫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

龍歸萬頃滄溟窟鶴宿千年澗底松月照淡烟秋色杳清光已透玉簾櫳頻吉祥

投子遊山次見蟬蛻侍者問殼在者裏蟬向甚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作蟬鳴聲者有省

輕薄寒蟬殼枯乾敗葉形拈來臨耳畔遠與[illegible]三聲南堂靜

明明腳踢五須彌道是神通孰信誰翻不如它[illegible]子一聲喚醒屎牀鬼懿山德

福州牛頭微禪師投子同嗣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畬脫粟飯野菜淡黃虀曰忽遇上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

瀛山闇云牛鐵鑄心肝打得丁當響

集雲堂　編

大鑑下七世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雲居膺嗣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

廣福勤云廣福則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向他道翠竹叢中歌款乃碧巖深處臥烟蘿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沒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清風　徑山杲云同安家風不妨奇怪徑山要且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但向道齋時一鉢和羅飯禪道是非總不知客來將何祇待蒸餅餺飥　天寧琦云正偏回互不犯鋒鋩問答縱橫惟明尊貴同安老人慣得其便或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向道鉢盂滿饋子客來如何祇待飯後一杯茶　天童忞云同安十分奇怪妙喜一味尋常從上家風但祇恁麼達磨一宗掃土而盡如今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爛研巴豆三千顆瀉却諸方五味禪客來又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手眼更須參　紫梅周云同安家風太殺富貴要且無衲僧氣味者裏則不然忽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但對道鬱鬱長松盤翠蓋林林修竹結青垣忽遇客來將何祇待齋時炊燕麥午後點麤茶　鳳山啓云同安老祖富同金谷俠比孟嘗雖則賣弄祖父家風未免糜費常住脫有問妙叶家風向他道鉏翻碧落雲千頃消受青山月一瓢客來將何款待祇有家常飯殊無五味香

日午烟凝山突兀夜央天淡月嬋娟混然寂照寒宵永明暗圓融未兆前丹霞淳

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方菴顯

白玉階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正中來與兼中到昨夜雪深月正明雪巖欽

古寺烟籠最上峰夜深誰在扣金鍾聲聲韻出威音外石女歸來月正中唯岑嶾

黃閣簾垂氣象殊紫羅帳合家風足析栴檀片片皆

香碎珪璋塵塵是玉暗穿玉線錦重重密度金鍼花簇簇繡出鴛鴦到處飛金雞啄破琉璃窟 寒松操

玉戸深沉少逕迎御街饒見綠苔侵簷前雖有春光媚室內殊無絲竹音 懷淸海

同安看經次見僧來參遂以衣袖蓋却頭僧近前作弔慰勢師放下衣袖提起經曰會麼僧却以衣袖蓋却頭師曰蒼天蒼天

寶壽方云兩個漢大似名門老將遇著孫武子家兒孫自然縱奪可觀互換有準雖然笑殺釣魚臺上客有分在

同安因僧問依經解意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峰迥秀不挂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空闊漾孤舟夜深不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 丹霞淳

乘興前來漾小舟東西不犯水悠悠好看十二橋頭月山色湖光夜最幽 晴雲啓

落花流水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洛城款乃一聲烟嶂外風光占斷有誰爭 月厂屏

同安因新到參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者裏風雲體道花檻壇璣麼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

百丈泐云者僧秪知貪程不覺錯路同安善於接機却費許多周折百丈則不然問他甚處來云湖南便云劍甲未施賊身已露不特令者僧慶快平生亦免使諸人話墮

秋風入袂骨毛寒瘦損園林不耐看已是淒淸情十倍難禁風雨又摧殘 白巖符

南塘旅客秋淺淸夜深綠蘋風不生蓮花受露重如睡斜月起動鴛鴦聲 鐵帆舟

同安臨終上堂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衆無對者同安志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謌謠道太平師曰須是者驢漢始得

白巖符云先同安鉢袋子分付不得個人到臨末梢頭尤切切也求賢之急亦至矣志老與麼應對雖不

失其爲宗旨然未審還恰他意也無若不恰他意他又道須是者驢漢始得若恰他意怎奈三十代後有個白巖不肯

年老思兒倚翠樓重重烟樹望中愁人來接得平安信忙把珠簾倒上鈎 天鐸思

克家誰可繼箕裘臨老垂竿煞有由明暗雙雙機契處皇華獨得壯千秋 白巖符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 雲居膺嗣 因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

截水停輪話已圓借婆衫子拜婆年後人不見歸宗老往往思量石二邊 佛印元

千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鈎鈎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南華昺

大用縱橫掣電機爍迦羅眼尙膠黐迷途夢裏爭脣吻却憶隨他去一回 夢菴信

池州稽山章禪師 雲居膺嗣 在投子作柴頭一日侍投子同喫茶次子舉茶盌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遂將茶潑却曰森羅萬象在什麼處子曰可惜一盌茶

明招謙云稽山未潑茶前合下得什麼語免他道可惜一盌茶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 雲居膺嗣 參夾山入方丈纔至階前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卽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顚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階山曰三道寶階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階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階禮拜山問闍黎與什麼人同行師曰木上座曰何不來相看老僧師曰和尙看宅有分曰在甚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曰恁麼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已尙是寃家從人得堪作什麼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

寶壽方云本公一酬一對大有來由不愧爲雲居嫡子敲磕將來不無話作兩橛當時待問木上座在甚處何不向道某甲乍到勞倦別日再來呈似拂袖便

出夾山眼裏有睛自當大開東閣却乃云在堂中衲僧分上成得個什麼

欽州朱溪謙禪師雲居膺嗣詔國師行脚時參值犬齩靈鼠詔便問是什麼聲師曰犬齩靈鼠聲曰既是靈鼠因甚麼被犬齩師曰齩殺也詔曰好箇犬師便打詔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

昭覺勤云朱溪八面受敵固宜委曲接人國師一著當機未免承虛接響當時待他道莫打某甲話在但向道已後須遇人始得

鍬頭削鐵佛面刮金無處若有出手便驚月堂昌

鼠既不靈官馬相踢借便乘風斷挨斷拶干戈中立太平甚凛凛嘉聲振蘭若佛燈珣

朱溪問僧甚處來曰廣南來師曰彼中還有奇特尊宿麼曰奇特尊宿幷無人說著祇有一人太無慚愧師曰誰僧便指師師曰果然無慚愧曰若不是朱溪時人罔措師以手掩鼻僧近前師便打僧曰恰是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僧拂袖便出師呵呵大笑曰盤陀石上藕

亂走到家來到家便亂走捉得玉麒麟齩斷別人手月堂昌

問著奇特尊宿指出無慚愧漢力戰當場彩旗擦亂頭尾兩全始終一貫蟠桃一熟三千年藕生石上誰親見佛燈珣

撥草瞻風客機鋒劈箭來盤陀石上藕一夜鐵花開方菴顯

黃河九曲三三轉靑艸池塘六六灣彼此二途俱涉險徒教累得骨骰酸思徹融

雲居山第二世道簡禪師雲居膺嗣因僧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閒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你孤峰獨宿

法爾非修本十成平常酬答最分明端然指出長安道無奈遊人不肯行丹霞淳

豁開萬仞巖劈面通消息一條白練飛界破青山色率菴琮

堂奧雖深無鎖鑰包容大地與山河艸窠裏輥人多少喚不回頭爭奈何無文粲

雲居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如何却是你逢

不探紅粉色不挂絲羅衣一般閑態度淡墨畫蛾眉 李菴琮

仙都自古異凡阿淺水明沙趣便多不羡玉堂公子氣飛樓涌殿政方苛 寒潮濤

雲居因僧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者赤頭漢作麼

高菴悟云者個便是超宗越格底事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踐履始得諸人還明得麼乃頌

朱頂王菩薩元是赤頭漢驚怪李三黑一生祇賣炭

新羅雲住禪師 雲居膺嗣 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文殊聳耳

無相光中未兆身清虛渺邈豈爲鄰一輪明月當軒照玉殿蕭蕭不見人 丹霞淳

禁殿苔生耗不通更深簾挂月明中龍牀慵臥忘尊貴佛祖無因拜下風 天愚寶

撫州金峰玄明從志禪師 曹山寂嗣 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若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宅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情便下座

天童覺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僧擬於强取金峰却又不甘還知蚌鷸相持總落漁人之手麼若也辨得函蓋箭鋒金峰一院兩手分付 寶壽新云金峰將個破院子看得活寶相似放又恐放去捏又怕捏殺當時者僧若是個漢待道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便好掀倒禪牀喝散大衆管教一院兩廊雙手分付還有旁不甘底麼出來與金峰作主

紫霞嶺上覓漁父銀浪堆中遇樵客亦霄曾奉楚王筵白璧奪歸趙氏掖個是雄雄貌粹奇踢轉雲林施棒喝施棒喝笑破春風無浪拍 林臯豫

金峰因僧侍次乃曰舉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僧曰請和尚舉師豎起拂子僧良久師曰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師曰雪上更加霜

昭覺勤云金峰起模畫樣者僧好肉剜瘡不惟雪上加霜亦且將錯就錯山僧亦有一則機緣祇是不舉

向諸人何故六耳不同謀　淸化嶾云古洞雲與碧潭霧起金峰老漢不合教壞人家男女怎如山僧者裏全無一些佛法道理

金峰拈枕示衆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有僧曰未審和尚喚作什麼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峰窠窟裏

法雲秀云買賣不相當牛頭南馬頭北與麼說話也未出得金峰窠窟在畢竟如何心不負人面無慙色　雲蓋本云賣寶遇著瞎波斯　昭覺勤云渾圇無縫罅綿密不通風畫也畫不成描也描不就喚作枕子固是落在金峰窠窟裏直饒不喚作枕子亦未免落在金峰窠窟裏且作麼生出得金峰窠窟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

金峰窠裏絕誵譌枕子拈來會得麼回雁一聲春夢斷始知身世悟南柯方菴顯

渾圇拈起好風規石火明明已較遲不落金峰窠窟裏會須赤手討便宜石溪月

金峰因僧問訊次乃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學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為什麼打某甲師曰我要者話行

明昭謙云可惜許金峰好一則因緣被者僧蹋却若要話行者一掌須是金峰自喫始得　昭覺勤云六耳不同謀　獅吼振云沒量大人盡向語默裏轉却若是個漢待金峰恁麼道掩耳便行非但金峰一掌無下手處管取者老漢倒退三十年

金峰因僧問金柸滿酌時如何師曰金峰不勝酩酊

昭覺勤云承言會宗明機普應則不無金峰仔細檢點將來也大漏逗若問有蔣山金杯滿酌時如何但云山僧自來天戒

金峰因僧問是身無知如木土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

南山竇云殺人刀活人劍在金峰慣得其妙怎奈者僧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當時若是個漢待伊擬下禪牀便與一啐管取金峰作伎倆不成

扁舟劃斷曉江雲一曲高歌遠送君驚起灘頭野鴨子海天飛去不成羣西巖惠

是身土木無知漢忍痛聲中一皺眉好是南山射石虎縱饒沒羽亦徒爲石溪月

淸機歷掌中成始又成終韻出雲霄外還他嶽頂松思禪融

魯酒薄魚次第排淸晨門外候君來及乎日落音猶杳祇得含羞掩面回紫琈岠

金峰上堂我若擧來又恐遭人脣吻如不擧來又恐遭人怪笑於其中間如何卽是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有僧請益曰和尙今日垂語有僧問爲甚麽不答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

萬安嚴云良駒不待搖鞭俊鶻豈打臥兔金峰抑不得已如隔窗弄馬騎相似者僧眼孔纔定動早已被他收拾場戶了所以佛法付英靈漢爲甚金峰却道失錢遭罪還知麽賣金不遇買金人撒向閻浮如糞土卓拄杖

金峰一日見僧來便起身僧便出去師曰恰共昨日那師僧見解不別僧遂回曰昨日僧道什麽師曰恰與麽問曰知道金峰有眼師曰金峰且置你今何處喫飯曰道著卽不中師曰與麽則無來處也曰金峰心地作什麽師曰金峰問僧不曾弱它就中闍黎無話會處曰豈是分外師曰小慈做大慈

昭覺勤云鉤頭香餌放去收來衝浪錦鱗搖頭振鬣雖是金峰不曾弱他奈者僧承機自弱還會麽小慈做大慈

金峰見騈道者來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騈提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曰和尙作麽生師曰艸賊大敗

龍起滄海虎出林端直下來也急著眼看石溪月

金峰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

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天童傑云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者老漢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　報恩琇云金峰可謂得向上鉗錘不落時人窠窟然檢點將來也是自倒自起

壽昌浩云金峰老漢縝密處水泄不通疎頑時隨邪逐惡者僧貪他香餌未免墮在聖凡窠窟裏百劫千生出身無路興國今日平高就下買帽相頭莫謂山僧爲你說老婆禪好喝一喝　石鼓滋云金峰雖具移腔別調底手段尙無指班奪壁底機謀終不免打作兩橛老僧者裏則不然二十年前有老婆心饑飡渴飮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渴飮饑飡

金峰因僧問四海晏淸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

四海烟塵巳晏然當軒皓月照人寒大功不賜將軍賞寶馬金槍願懶看丹霞淳

化外來賓事可安將軍不重寶花冠功成身退全無力回首塵中毛骨寒伴我侶

金峰問僧甚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麽生過得金峰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尙過得麽師曰波斯喫胡椒

仰山欽云過關須是透關眼守關須是把關人金峰不覺瞌睡致被者僧衝突雖然蕩蕩一條官驛路晨昏曾不禁人行

金峰於僧堂喫餠次自拈一枚餠從上版頭轉一帀大衆見一時合掌師曰縱饒你十分起手也祇得一半至晚有僧請益曰今日行餠祇得一半請和尙全道師作拈餠勢復曰會麽曰不會師曰金峰也祇得一半

金峰餬餠祇許一半若要完全後五日看方菴顯

金峰因僧辭師問何處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道著金峰爲人處曰巳領尊旨師曰忽有人問你作麽生僧提起袈裟角師曰捷弱於闍黎

巨音選云大小金峰不妨爲人徹困檢點將來却被者僧惑亂山僧者裏事無一向九十日巳來與諸人

行共行坐共坐如今事不獲巳放一線道擬共諸人說一上佛法爭奈不是時節雖然如是且道山僧還有爲人處麼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曹山寂嗣 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

五祖演云若以世諦觀之曹山合喫二十棒若以祖道觀之白雲合喫二十棒雖然如是棒頭有眼兩人中一人全肯一人全不肯若檢點得出許你具半隻眼 天童覺云佛與曹山主賓互換出世不出世各具一隻眼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還會麼幽洞豈拘關鎖意縱橫不涉兩頭機 報恩秀云曹山不如自攜瓶去沽村酒不如曹山却著衫來作主人天童拈處不礙裂開萬松著語何妨捏聚佛與曹山主賓和合出世不出世雙眼圓明終日在途中不離家舍終日在家舍不離途中還會麼雲生洞口還歸洞密密金刀剪不開 天寧琦云大小曹山口甜心苦若有問壽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好出世後如何好與他二個好且聽一生參 壽昌浩云正偏妙叶還他本分宗師就裏明機須是當場有準若有問山僧佛未出世時如何水足艸足出世後如何牽犁拽耙何故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 法林音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裂開捏聚正偏圓融曹山天童報恩三大老各有長處法林更資一路佛未出世時如何勘破了也出世後如何勘破了也雖然莫將閒學解埋沒師祖機

日隱青山瑞氣高梧藏丹鳳覩無聊無端石馬潭中過驚起泥龍翻海潮投子青

古木靈巢鶴夢迷崑崙白象倒騎歸魚鱗水漲舟橫岸羊角風生花落蹊澹堂深

曹山不如花根本艷不如曹山虎體元斑江南地暖塞北春寒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杆石菴玿

曹山不如是馬非驢不如曹山虎不食斑龍吟霧起虎嘯風寒達觀之士兮一見便見中下之機兮千山萬山瘥病不假驢馱藥延齡何用九還丹辛菴儔

清標隱隱案微寒仰望令人神欲飄無奈彩雲更飄緲夜深空倚玉欄杆位中符

萬斛煙雲受用奇雙眉日向額堂垂因思途路波吒者爭似深山種紫芝 直指南

銀盌盛雪色難別蘆藏鷺鷥類莫窺對對玉鷄啼午夜共覩紫氣鎖彤墀 如崙正

鐵劄不入斧斫不開身是箭垛口是禍胎顚酒曹山醉未醒朝遊南嶽暮天台 亘音還

曹山因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迴避曰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師曰祇如鑊湯爐炭又作麼生迴避曰衆苦不能到

昭覺勤云回機轉位宛爾通方直下似臘月蓮花雖然如是斬釘截鐵更饒一路或有問山僧恁麼熱向甚處迴避祇向他道鑊湯爐炭裏迴避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向道熱殺也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　資福侶云親切提持圓融自在還他曹山然檢點將來尙存意路者裏則不然有問鑊湯爐炭裏作麼生迴避向他道知汝信不及　洞山度云祇如鑊湯爐炭裏苦不可言因甚道衆苦不能到還知古人落處也無若知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者裏會得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其或未然祇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

崑崙片玉火中潤碧落孤蟾水底圓一念翛然無異色任從滄海變桑田 丹霞淳

衆苦不能到特地好乾坤風光都買盡不費錢一文 枯禪鏡

賀家湖上天華寺一一軒窗面水開不是閉門防俗客愛閒能有幾人來 天目禮

瞎却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遊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少室睦

萬仞洪巖勢逼天崚嶒怪石鎖雲煙不知誰是忘機者撒手無依得自然 直指南

曹山因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在裏許卽求出

瀛山闇云潦倒曹山被者僧拶得立地尿出　白巖符云與麼答話大似自語相違我若作曹山待道還求出也無不求出爲什麼不求出却向道是他受用慣常

撫州荷玉山玄悟光慧禪師曹山寂嗣 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

虛堂寂寂夜深寒攜得瑤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丹霞淳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曹山寂嗣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值五文錢曰太㤥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祖代家風沒一文淸貧中更是淸貧著衣喫飯隨豐儉物物頭頭用最親丹霞淳

蜀州西禪禪師曹山寂嗣 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師曰誰見虛空夜點頭

一點靈明六不收昭然何用更凝眸箇中消息人難委獨有虛空暗點頭丹霞淳

宗鑑法林卷六十六

宗鑑法林卷六十七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七世

隨州護國院守澄淨果禪師疎山仁嗣 因演化大師在湖南報慈値慈陞堂化出問如何是眞如佛性慈曰誰無化不契遂請益師師曰誰有化於言下契悟

誰無誰有句中玄擊碎重關道宛然若是子期聽品弄肯將松韻作秋蟬大洪遂

朝三暮四一何少暮四朝三何太多多少未能知數量有無從此見譊譊不譊譊唵蘇嚧悉哩薩婆訶佛性泰

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翻身不卽留直饒未覺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熨斗阿呵呵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秀巖瑞

護國因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轟花入牙

三脚靈龜荒徑走一枝瑞艸亂峰垂崑崙含玉山光

潤涼兎懷胎月未知丹霞淳

護國因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河北驢鳴河南犬吠

目連求佛梵音相運盡神通不見邊誰悟驢鳴幷犬吠圓音落落示人天大洪遂

護國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頭不白者曰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

出門徧界無知已入戶盈眸不見親虛堂寒夜何所有碧天明月頗爲鄰丹霞淳

寂寂重闈不露顏春秋無涉髮無斑殷勤祇用雲蒸飯石女盛來不受餐思慎融

護國因僧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下底一場㦬㦬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什麽處去師曰山門前兩箇漢一場㦬㦬曰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日出後一場㦬㦬

博山來云護國三㦬㦬圇圇無縫罅便是具鐵眼銅睛底漢子也分剖不下惟同道者方知誰是同道者直饒你知道得總是一場㦬㦬

鶴立孤松類莫齊豈同鶩鴨狎羣雞遮陽化去無蹤迹靈木迢然鳳不棲大洪遂三

古寺門前護法神會昌沙汰鼻頭辛時來天地皆同力究竟還他有道君

冰生滴水事淸高日出東方便不牢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壯志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思不封侯反思淸白傳家客洗耳溪頭不飲牛天童覺

陶令棄官日仰眠艸屋中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窗風鐵容玄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疎山仁嗣問疎山刹那便去時如何山曰富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富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去

富塞虛空不如不去前後際斷今亦無住倒騎佛殿出山門却把山門挂露柱懶菴需

襄州萬銅山廣德義禪師靑林虔嗣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體妙探玄盡涉程爭如野老異中行功忘日用平懷

穩免事君王寵辱驚丹霞淳
不愛長安歌酒樓惟從野舍樂優遊感清月白閒終
日無事癡癡鹿是儔淡水洽
嬾與乾坤擔此憂不如隨分上瀛洲清風明月人三
個芳艸斜陽土一坵夢短夢長都是夢愁來愁去總
成愁無窮心事憑誰訴滿目黃花別見秋鐵容玄
襄州石門寺獻蘊禪師青林虔嗣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
夜明簾外月朦朧騎象翻身擊寶鐘洪韻上騰三界
外聾夫何事睡猶濃丹霞淳
潭州報慈藏嶼匡化禪師龍牙遁嗣 僧問情生智隔想
變體殊祇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
隔箇什麼師曰者梢郎子未遇人在
瑯琊覺云報慈不妨入泥入水若據衲僧門下遠之
遠矣 黃龍新云也是小慈傲大慈者僧還同受屈
梢郎子未遇人在今時往往作是非會不作是非會
如何捏論良久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
東 開福寧云報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收來凡聖
罔測 東禪觀云報慈始初大開東閣末梢祇以麤
茶備禮 理安問云報慈可謂冰凌上行劍刃上走
怎怪者僧對面千里
無情猶隔若爲通絲髮之間路萬重可惜兩頭空走
者不能直下見其宗白雲端
隔青天無雲轟霹靂叢林衲子如稻麻不知幾個仙
陀客大中隆
江南船海南舶把柁張帆知節拍隨波逐浪幾時休
撒手到家頭已白大洪遂
隔穿耳梵僧眼睛黑東院西邊是趙州觀音院裏安
彌勒石菴玿
嫦娥月裏巧吹笙響徹清霄駭見聞玉戶推開偶失
足全身墮在萬重雲晧菴見
桃花紅焰爍雙睛畫閣風高月作燈睡起但看山色
好豈知春意在嶙峋現菴朴
二八佳人陌上遊逢人狹路避無由便把紅羅扇遮
面嬌羞無奈轉風流曉菴昱
隔打不如嚇人命是虛錢財是實漢關隆

報慈贊龍牙眞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戸不是無身不欲全露龍牙一日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牙撥開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牙曰不將眼來師後聞乃曰龍牙老漢祇道得一半」

雲門偃令僧學我不妨與你道僧舉了門云我不妨與你道　法眼益別云飽叢林　東禪觀云適來報慈龍牙把手從者裏過撥破上座耳門因什麼不知」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龍牙嗣問僧張王李趙不是汝本來姓汝本來姓箇甚麼曰與和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汝本來姓箇甚麼曰待漢水逆流却向和尚道師曰即今爲甚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休去

薪傳瀾云含珠休去心裏猶自不甘者僧是則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其如本來姓實不曾道著且道伊本來畢竟姓箇甚麼隨喝云蘇州無常州有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大光誨嗣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歸

瑞靄祥煙鎖玉樓妙年王子恣優遊琉璃殿上騎金馬明月堂前輥繡毬丹霞淳

岣嶁峰高勢逼天雲深終不露其巔殘碑古篆難尋處忽見松梢桂魄圓入凡超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大光誨嗣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溪

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來無間斷不消船艇與浮囊丹霞淳

吉州禾山澄源無殷禪師九峰虔嗣因江南李主召入宮問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什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

瀛山誾云當時李主若道與麼則和尚遣侍者來耶又作麼生請代禾山對一語看咄速道速道

禾山因僧問習學謂之聞絶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

東禪嶽云禾山以無礙義百千法門若揭日月而行

浮雲豈能掩蔽東禪不打者破鼓臨機變豹見兎放鷹且要諸人各各相委如何是眞過實語如何是眞諦如語如何是非心非佛不誑語如何是向上事不異語此四種語如鐵蒺藜吞得過是好手其或未然言多去道轉遠　豐山皦云禾山老漢被者僧一拶直得註脚太過

一拽石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輥毬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翠峰顯

布毛拈起費多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喧宇宙冰寒千丈忽生蓮投子青

艸履爲冠松作釵一般瀟灑眼頭乖清音秖在風簷下終日無人不下階虛堂愚

崑崙爲竿兮長江絲泰山爲餌兮釣鯨鯢咄怪底桃花風雨急魚龍總爲浪頭迷紫柏可

夫戍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嵩乳密

洪州鳳棲山同安院常察禪師九峰虔嗣因聞鵲聲謂衆曰喜鵲鳴寒檜心印是渠傳僧出曰何必師曰衆中有人在曰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師曰胡人飲乳反怪良醫曰休休師曰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迹

天童傑云動絃別曲有唱有酬其唱愈高其和愈峻其間鄭衛之聲雖則雜然五音六律拍拍是令

同安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嬰孩擬彰皇簡

新羅渤海南嶽天台纖塵不礙豈涉去來回頭斂念解脫門開反憶善財尋勝友百城遊遍不知回承天宗

同安因僧新到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回首曰近見不如遠聞師曰貪宅一栖酒失却滿船魚

昭覺勤云全軍隊伍馬步相參兩陣交鋒不妨奇特怎奈二俱失利　何山峋云奮大用發大機明來暗

合平坦嶔巇彼既殺活拄杖我卽綿裏秤鎚縱使諸
方眼目難斷個是個非畢竟如何堪笑一枝無孔笛
主賓顚倒兩頭吹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
曰既是鳳棲爲甚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
客曰恁麼卽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釘自有
旁人施

三世如來一口吞故山深靜月黃昏光分頂後千門
曉坐看春同入燒痕 自得暉

閨中少婦意何微靜把沉檀染繡衣却笑長安花酒
客醉郞扶取醉郞歸 直指南

同安因僧問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
徒話鑽龜曰名不淚施師曰喫茶去僧便珍重師
曰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

天童傑云拳來拳應踢來踢應拳踢交參孰負孰勝
搖頭擺尾過牢關刖足之言誰肯信雖然有一處譊
譌在試檢點看　樵之玉云彼既善爲賓此亦善爲
主賓主互相得則固是爲甚又道雖得一場榮刖却
一雙足

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師曰頭上角未全身
上毛未出曰如何是頭上角未全師曰不擎戴曰
如何是身上毛未出師曰寸絲不挂

報恩倫云同安轉劫外機放風前箭翠解凡情一齊
穿却何止劈箬奪窩紅心中的設使者僧手親眼便
如八臂那吒亦難摸索又於不擎戴下云已太崢嶸
於寸絲不挂下云猶有赤骨律在　壽昌經云關津
易過險穽難行謀士有先見之能將元惟威勇之力
預知險處不踐定獲勝地高登不須血戰以成功善
保軍民之塗炭從教神機妙算終是乾弄一場要知
同安意麼突然撥出燎原燧驚散巢居鬼窟精

秘殿重幃曉尚寒丹墀苔潤未排班寶香鳳燭煙雲
合寂寂簾垂不露顏 丹霞淳

鬅毿破衲逐雲飛世上由來識者稀任是僧繇描勿
就簷前石虎不知機 伴我侶

自來玉殿懶安眠紫陌何心肯著鞭徧八荒人無敢
識却從他喚地行仙一 初元

上面灰頭不計秋懶於人事得優遊三皇不足稱尊貴百辟從教拖杷憂古林如

同安問僧近離甚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是問某甲若問著別人則禍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鱉恕龜殺活由我

昭覺勤云宗師家握佛祖鉗鎚理當卽行不留朕迹者僧就上門上戶更說甚麼傷鱉恕龜劈脊便棒何故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同安因僧問學人未曉時機請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煙凝薄重疊峰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遶禪牀一帀大笑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澀苦

鐵機信云同安當時若向他道眼中撥盡黃金屑枯木糝花色更鮮不但與者僧解黏去縛亦與後人作舟航在

新羅國瑞巖禪師石霜諸下谷山藏嗣因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

貴異天然應有時六宮春苑少相隨星攢牛夜天輪迴燭曉東闌簾靜垂投子青

新羅國聯珠泊巖禪師谷山藏嗣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故國淸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解忘功業懶放牛兒不把鞭古塚不爲家　丹霞淳三

曹溪古路綠苔生車馬登臨已涉程野老痿羸兼跛挈手攜玉杖夜深行徒勞車馬迹

四十九年成露布五千餘軸盡言詮妙明一句威音外折角泥牛雪裏眠貝葉收不盡

貝葉收不盡一句無私萬法印千聖滿口不能宣嶺梅漏泄春光信承天宗四

古塚不爲家漁翁舉棹出蘆花湛水無風江月迴長空撒盡暮天霞

不勞車馬跡文王去後無消息月花影裏釣魚磯萬古清風長歷歷

一鏃三關俱透脫從前汗馬休拈掇須知舊閣快龍舟當年曾把錦標奪

芳艸斜陽古徑封白雲谷口少人逢春回一帶莓苔綠扶起行人不見踪徒勞車馬迹　伴我侶

亂鴉啼處月朦朦門掩朱扉三五重到底此心歸不住為郎飛夢到盧龍千指印

新羅國大嶺禪師谷山藏嗣　僧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栴檀片片皆香

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拙靈苗花秀不知春丹霞淳

擊碎荷珠顆顆圓更於何處論偏全龍遊日下晶光動萬斛金波一線穿伴我侶

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洛浦安嗣　因僧問佛魔未現向甚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抵對

盡說仙都越世塵幾般晴雨但呼庚攸看花放清溪晚也似人間綠水濱弁山詳

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洛浦安嗣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枝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

寶杖親攜挂翠纓徘徊常繞玉堦行轉身就父無蹤的拈却花冠不得名丹霞淳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蟠龍文嗣　初參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亦如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

雲峰悅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會去猶較些子可惜許向蟠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對云不勞斤斧果然祇在者裏諸禪德大凡發言超方也須甄別邪正識辨眞偽帶些子眼筋始得雖然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高峰妙云若不是悅公洎合被他瞞却然雖如是且道蟠龍諸譌在什麼處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　報恩琇云二大老恁般答話且道還有優劣也無若道無為甚一能令人悟一不能令人悟若道有優劣在什麼處咄到岸休爭筏歸家罷問程　古南門云恁麼答話雖則啐啄同時若是一漚未發已前敢保未在今日有人恁麼問向他道晴

湖平似鏡不礙往來看

金烏玉兎兩交馳照破威音未兆時若謂靑霄別有
路木人依舊皺雙眉 丹霞淳

移舟曾不別澄源舉棹波生豈定堪要會一漚初未
發木人半夜好同參 本覺一

滔滔一脉混常流纔觸波瀾卒未休岸闊風清澄皓
月漁翁擺棹宿汀洲 瞞菴成

葉卷西風樹樹寒亂蛩吟砌夢初殘情懷自是不堪
聽又把琵琶月下彈 中峰本

木平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
看

老胡萬里向支那直至而今不奈何堪笑牧童誰問
路一聲長笛過前坡 佛印元

石羊頭子向東看大地茫茫被眼瞞月映寒潭淸徹
底雲收華嶽露巑岏 野菴璇

石羊頭子向東看祖意明明會者難不惜當陽重指
注今朝九日菊花斑 此山應

郢州桐泉山和尚 夾山會下黃山輪嗣 初到黃山山問天門
一合十方無路若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
戶不開龍無龍句山曰是汝恁麼道師曰是即直
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師乃作禮

界弘量云一不成單兩不成雙且道爲人眼在甚麼
處

宮商汝別我鏗鏘韻轉腔移謾度量流水煙霞難湊
泊知音端的倩誰忙 粟菴鼎

潭州文殊禪師 韶山普嗣 僧問僧繇爲甚麼描誌公眞
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亦描不得曰誌公爲甚
麼描不得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描得也無
師曰我亦描不得曰和尚爲甚麼描不得師曰渠
不掛我顏色教我如何描

身光熾盛相巍巍妙手如何彩繪伊休問僧繇吳道
子誌公他自不能知 丹霞淳

大鑒下八世

洪州同安志禪師 同安丕嗣 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
唱師曰偏處不逢玄中不失

者邊那邊總難逢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沉西嶂

外空留孤影照溪東丹霞淳
不守寒巖異艸青紅輪白雪兩無情喚回木馬雲中
轉石女謳歌樂太平伴我侶
眞珠文織挂簾看錦轂羅旌千萬端早把玉鉤和月
卷神仙愁怕水晶寒鐵帆舟
靈鳥豈棲無影樹白雲那許宿蘆汀妙來轉處無踪
迹鵲眼龍睛看不眞位中符
隔簾燒燭爛如銀影映繁星出絳濵獨豚三山鶴背
笛吹殘人世幾紅塵鐵容玄

同安因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
直指師曰目前不說句後不迷又問如何是向上
事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卽乖
天黑雲深飛暮鴉鷺鷥立雪對蘆花幸然不屬今時
事句後聲前會卽差雪巖欽
秋老林疎鳥不棲順風抹過別峰西同安不換眞標
的猶落千崖是與非玄樞宗

穎州薦福思禪師護國澄嗣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
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卽
不成
古殿苔生像不安霜風八面逼人寒梵音忽奏誰能
會人天盡聽玉珊珊大洪遂
古殿無佛梵音何來夢中喚醒樓閣門開靈光一點
絕塵埃耀古騰今遍九垓南堂靜

郢州太陽慧堅禪師疎山仁下靈泉仁嗣因僧問如何是玄
旨師曰壁上挂錢財
輕輕人問玄中旨便吐肝腸說與他木人暗皺雙眉
處石女多言爭奈何投子青
玄旨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連珠六貼三千
貫不濟饑寒不濟貧張無盡
石壁吐香銅雀喧孤峰枕漢雲高眠若無羈絡青紋
玉孤負花簪紫蒂天鐵容玄

襄州廣德延禪師廣德義嗣因僧問古人曰言語道斷
非去來今此理如何師曰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
猶未降迦維
妙湛圓明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摩竭雙林
樹認著元來不是伊丹霞淳

廣德因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扇開人不遇

陋巷莫能收

妙體堂堂相好全青霄獨步躡金蓮千華臺上猶慵

坐弊垢襴衫豈肯穿丹霞淳

襄州石門慧徹禪師石門蘊聰嗣因僧問實際理地如何

進步師曰鳥道無前曰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

處隔山迷

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處隔山迷直饒不住棲心

處猶落怡山第二機懶菴需

石門因僧問如何是伶俐底人師曰維摩不離方

丈室文殊未到早先知又僧問如何是伶俐底人

師曰垢膩汗衫皂角洗又僧問如何是伶俐底人

師曰古墓毒蛇頭戴角

天童覺云一句子把定要關一句子不存軌則一句

子體用雙照若人會得許你伶俐還端的麼枯龜妙

在孫臏手一灼爻分十字文

石門因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

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

瑞艸叢中懶欲眠徐行處處總翛然披毛戴角人難

識為報芒童不用鞭丹霞淳

石門因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師曰東村王老夜

燒錢

昭覺勤云不妨田地穩密若有問道林祇向他道定

盤星上轉風車　烏石道云石門雖則善應來機爭

奈倚他門戶數他珍寶石溪則不然忽有問年窮歲

盡時如何祇向他道兩竿紅燭下一片祖師心　磬

山修別云一爐紅焰煖騰騰　用彰俊云可謂言中

有響句裏呈機驀拈拄杖畫一畫云一九二九相逢

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

如露宿住住若不喝住幾乎數過正月初一

東村王老夜燒錢艸鞋踢地帽指天家無白澤招福

福窮時相炒餓相煎洞山聰

東村王老夜燒錢眼中塵霧口中烟招神引鬼成妖

怪三脚蝦蟆飛上天地藏恩

年窮王老夜燒錢斷送難逢下水船懵底不知身到

岸隨他寒暑謾推遷遯菴演

問來答去有來源一句全該遍大千歲盡年窮窮底事東村王老夜燒錢[illegible][illegible]徵

春風陌上郎得錢隨手使貨物忽相當撞著恰好子雪巖欽

目前無異路信手斫方圓眉毛橫眼上鼻孔大頭懸空叟印

東村王老夜燒錢喪盡家珍存甑甎自是一身輕似葉海門秋至又生烟森鑒徵

益州淨衆歸信禪師青峰楚嗣僧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落葉不知秋

天童覺云李陵持漢節潘閬倒騎驢　牛眠錮別前語云龍師火帝別後語云鳥官人皇

白藕未萌非隱底紅花出水不當陽遊人未用傳消息自有淸風遞遠香丹霞淳

宗鑑法林卷六十七

宗鑑法林卷六十八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九世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同安志嗣僧問如何是空劫以前事師曰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虛空爲鼓須彌搥擊者雖多聽者稀夜半髑髏驚破夢滿頭明月不思歸丹霞淳

梁山示衆南來者與伊三十棒北來者與伊三十棒

瑯琊覺云梁山好一片眞金將作頑鐵賣却瑯琊即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人貶剝　平陽忞云瑯琊雖不將金作鐵賣其奈自不識價要人還錢廣潤又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白巖符云瑯琊攙行奪市錐祇恁麼利廣潤擬出一頭鑿祇恁麼方要見梁山較三千里

再牛游云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過驀然洗面摸著鼻頭

刧來與你三十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亂道

國令森嚴擬著危毫釐纔動鐵輪隨心萌口應三千里齒露言來苦怨誰 投子青

梁山園頭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師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師曰貶向無生國曰莫是宅安身立命處麽師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龍師曰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師下禪牀把住曰莫教溼却老僧袈裟角

黃龍淸云梁山老漢洞達機宜堪稱作者怎奈借便開門展轉令人著賊黃龍則不然纔見伊問家賊難防時如何便與一刀兩段教伊永絕窺窬之地然雖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却指山僧云賊賊又作麽生支遣 護國元云者裏則不然待伊道忽遇倒嶽傾湫時如何但云雲在嶺頭閒不徹 天童華云梁山祇解戰賊不解殺賊有問山僧家賊難防時如何劈脊便打何故不見道齊之以禮 雲門信云園頭久默斯要眞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機苟非梁山大難抵敵雖然末後中宅一箭且喜卸甲而歸還有救得者麽若有問雲門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但向道照管尾巴且看園頭作何折合 鳳山啓云正偏妙叶玉綫金鍼者僧如庖丁游刃用有餘饒梁山似郢匠揮斤纖毫無損天童云祇解戰賊不解殺賊殊不知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堯舜也

林間紅白春分付夏有熏風秋有霜斗轉銀河斜織女鵲橋午夜度牛郞寃家捉敗元非賊攜手相牽入洞房

縱有靈符能救活尾巴顚蹶亦須防 語風信

陽春無脚遍行空桃李年年釀谷中何事東園春更早一枝雪裏綻香風 屼山偉

軋軋鶯梭擲柳烟織成古錦挂春園獰龍彩鳳從君看獨有金鍼不與傳 圭峰崑

梁山上堂垂絲千尺意在深潭一句橫空白雲自異孤舟獨棹不犯淸波海上橫行罕逢明鑑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

蘆花碎剪補羊裘七里灘頭獨放舟釣得一鱗堪引

興水天虗碧看飛鷗 百愚斯

小輪輕線妙無雙曾伴幽人酒一缸洛客見時如有問輾烟衝雨過桐江 鐵崕舟

長竿直欲釣獰龍海上横遊興自濃拶出鳳凰髓五色洞簾風卷碧溶溶 湘翁沄

西樓獨上理新粧明月孤懸秋思長試把吳江三尺絹繡成一幅錦鴛鴦 棠琈岠

梁山因太陽玄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指觀音曰者箇是吳道子畫底玄擬進語師急索曰者箇是有相底那箇是無相底玄有省便禮拜師曰何不道取一句玄曰道卽不辭恐上紙筆師笑曰此語上碑去在

報親舟云大似雲雷相送沖霄跨漢祇在片時咦

淸化巙云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轟花入牙　棲霞成云梁山可謂有奔流度刃之機活捉生擒之手太陽如香象渡河截流而去忽然回顧直得滿地落花紅似錦百川四瀆盡芬芳　烏龍岑云玉線金鍼繡鴛鴦於錦上須是梁山東君布令見化工於一枝還宅玄老雖然傑出當時未免費人脣舌　眉山遠云太陽一雙眼睛生生被梁山換却祇如云道卽不辭恐上紙筆是明有相語無相語山笑云此語上碑去在是肯諾語褒貶語饒你辨得徹頭未免一得一失

路窮嚴仞問山翁別指嚴西東嶺東擬進霧垂嵐色重回頭忽見太陽紅 投子青

眞空無相絕名模空底精兮畫底麤道卽不辭難上紙西天胡子沒髭鬚 止孤鑑

有相無相重加鹽醬鏡愈磨而痕生工多巧而璞喪擬尋思莫輕放到此還須喫痛棒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咄不用擔枷過狀 百愚斯

六月飛霜冷入神滿懷冤屈不容伸驀然迸出通天眼道子誰云畫得眞 惟岑巙

曾經雪嶺過猿啼風急溪深凍徹眉已識骨毛消落盡不令破帽挂寒衣 件我侶

梁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烏東上人皆貴玉兎西沉佛祖迷

靈山會上言雖普少室峰前句未形瑞艸蒙茸含月秀寒松蓊鬱出雲青丹霞淳

山高水闊斗星移上苑春歸杜宇啼冷冷枝頭情不耐乘風飛過碧天低天愚寶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碧玉點破瑠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

劫火洞然無相宅金門不覩玉樓家寶天雲淡銀河冷浩浩波瀾豈動沙丹霞淳

隨分生涯足四隣拈來信手不妨親星移斗換乾坤靜撲落當陽不是塵祖菴銳

九夏霜飄動地寒三秋花艷紫微班無中有路通神府浩浩寰中不露顏懷淸海

懷安軍雲頂山德敷禪師護國激下護國遠嗣 因成都帥衙陞座樂營將拜起顧下馬臺曰吸盡西江卽不問請師呑却下馬臺師展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呑却階前下馬臺逢人有口亦難開戲衫莫怪重拈出曾是村歌社舞來笑翁堪

襄州廣德周禪師廣德延嗣 因僧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依景德傳鐙收正

徑山杲云古人恁麼喚作洗脚上船　愚菴盂云不是問津來渡口安能遊徧武陵春

收放隨時雖有準出門入戸總難論長安路上君須到莫向深村艸裏蹲虛堂愚

廣德因僧問波浪之中如何得妙師曰橈棹不施秉底脫往來終不借浮囊

一句相酬難取則輪王不化閻浮國無邊刹海浪痕平獨駕泥牛眏月色丹霞淳

廣德因僧問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却難尋時如何師曰遍體崑崙黑通身一點霜

白雲坐斷體無依靈鶴翻騰直上飛烟鎖蘆花明月裏仙人無目暗中歸頻吉祥

大鑒下十世

郢州太陽警玄禪師梁山觀嗣 上堂夜半烏雞抱蝸卵

天明起來生老鶻鵃毛鷹紫鷺鷥身却共烏鵶爲侶伴高入烟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仔細看依俙却似雲中雁

崇先奇云混不得類不齊太陽老人拈示殆盡祇是罕遇知音皐亭恁麼道多少錯會者又向炭庫裏作活計　白巖符云若人委悉得三病二光一時透脫不然且爲你點破舜若多神被無手人將兔角杖打得通身紅爛鮮血淋漓大地如雪還委悉麼直饒你委悉得要見太陽猶隔一由旬在

太陽上堂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劍刃輕冰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面壁九年始遇知音太陽今日也是無端珍重

不挂脣皮一句奇少林冷坐最慈悲須知此道非傳授立雪神光巳强爲丹霞淳

太陽問僧甚處來曰洪山師曰先師在麼曰在師曰在即不無請渠出來我要相見曰𠰉師曰者箇猶是侍者僧無對師曰喫茶去

龍池微云者僧將一條斷貫索到處要穿人鼻孔者回却被明安老漢穿却直得做手脚不辦雖然明安老漢在洞下不無所長若是臨濟棒折也未放在

崇先奇云者僧果底從洪山來祇是錯傳洪山語以致虗費太陽常住茶湯

太陽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缾傾不出大地沒饑人

報恩倫云明安老漢不負問端盡情吐露可謂所得甚簡施設彌寬丹霞道罔象無心黃帝重卞和有智楚王嫌雖謂知言然亦祇是矢上加尖空中著楔要識明安家風麼熱則乘凉寒向火了無閒事挂心頭

荊山美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罔象無心黃帝重卞和有智楚王嫌丹霞淳

春山一帶曉天橫雲影模糊畵未成好煞對江烟浪裏南宮幾筆墨痕新位中符

六月梅花臘月蓮軟如鐵石硬如綿等閒猨藉闌干偏惱殺丹青畵不全紫琈岠

大鑒下十一世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太陽玄嗣 僧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

六國清平賀聖年珠簾高卷月明前金輪那肯當堂坐不用丹墀擊靜鞭丹霞淳

玉燭遙開萬里天禁城春色自相宣雲高日迥祥麟動北極星河照暮原件我侶

露泠龍樓迥星回天宇高御顏誰得近香染玉羅袍假亭挺

一片虛凝絕謂緣月門高拱帝堯天時敲古磬清霜下拋出靈丹大似拳德徽昱

投子示衆若論此事如鸞鳳翀霄不留其迹羶羊挂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劫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傍提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凝眸不勞相見

水澄月滿道人愁妙用無依類莫收劫外正偏兼帶路不萌枝上辨春秋丹霞淳

斫盡青山樵古洞白雲籠處水重重夜深明月來相照千里寒光一鑑通顯吉祥

投子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師曰祇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

報恩倫云者僧恁麼問投子恁麼答宗中辨的量外轉機可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曉會得也無其或莽鹵顢頇報恩爲你饒舌拈拂子云笑把金鍼穿斷綫殷勤分付到兒孫擲下拂子　崇先奇云開疆闢土革故鼎新投子老人自是一代英傑且道者一隻箭落在甚麼處有人道得天下橫行

珊瑚枝上玉花開風遞清香遍九垓勿謂乾坤成委曲韶陽曾見睦州來丹霞淳

異艸靈枝風度青犀牛翫月兩無情隔溪桃李流紅切江上帆來越樣清件我侶

郢上歌聲和者稀楚王臺畔雪霏霏滄浪一曲隨雲

舞鎚認湘娥是虛妃假亭挺

萬仭龍門驚雪噴岷源遠出信難涸從來高古江淮

異不是尋常流派論白巖符

投子上堂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鎭海明珠在誰收

掌良久卓拄杖曰百雜碎

湘翁沄云投子若無後語幾乎失却掌珠雖然未免

一場狼藉復頌

赤水珠翻透日輝龍王奮怒擲金鎚寒光擊碎烟波

闊罔象重逢墜嶮機

郢州興陽淸剖禪師太陽玄嗣在太陽作園頭種瓜次

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即今熟爛了也曰揀甜

底摘來師曰與甚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

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麼師曰雖然不

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

崇先奇云瓜熟子離蹤不入園者坐享無功太陽父

子恁麼揀辨可謂甜瓜徹蔕甜

入園不入園等是奴婢子由來此箇人尊特不在此

不在此在何處風行雲止超情慮長安路上不相逢

無生國裏雞同互咄位中符

興陽因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覿面相承事若何

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

出頭又作麼生師曰似鶻捉鳩君不信御樓前驗

始知眞曰恁麼則叉手當胷退身三步也師曰須

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回

報恩秀云者僧如牢度差與舍利弗𫼀給孤獨園時

鬬勝然龍固爲鱗蟲之長其如終不免爲金翅之食

樵風妙云三回敵勝沖霄漢一語揮彰迥異倫要

爲者僧伸剖決端然玉線引金鍼山僧如是舉揚也

要澄淸宇宙蕩斷波流

展拓乾坤妙有方威聲獵獵震朝堂萬邦拱手俱承

化蠻觸之君敢不降類吉祥

南嶽福嚴審承禪師太陽玄嗣因李相公特上山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前柏樹公如是三問師

如是三答公欣然乃有頌出沒閒雲滿太虛元來

眞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惟指庭前柏一株

法林音云據音上座見解向第一度薦得略較些子

更待第二第三何止白雲萬里若是陶淵明攢眉便
歸去
曾經三戰三俱北一旦桓公親釋囚霸業已成千載
譽至今誰不羨嘉猷懷松中
金鉤浸水魚龍駭三脚蝦蟇衝浪來款乃一聲歸別
浦濤宵月下獨徘徊崇劾玉

大鑑下十二世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投子青嗣參投子問祖師言
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麼子曰汝
道寰中天子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擬進語子以
拂子驀口摵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忽開
悟禮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
疑之地耶師掩耳而出
棲霞成云芙蓉當時直出豈不使人疑著被投子輕
輕拽回不覺全身漏逗到者裏若能興波作浪管教
投子回互不來　崇先奇云俊哉大似破壁飛龘三
十棒分付得著雖然撿點將來猶少三十棒在
如水吹風如風吹水文彩縱橫何彼何此妙挾互融
兮玉振金聲全提正令兮高山仰止翻笑西歸隻履
人無端特地分皮髓竺庵成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
色悔教夫壻覓封侯南庵依
箭急機先快意時飛龍騎得出天池英標不為人羈
繫紫詔空教萬里馳位中符

芙蓉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
便隨行子曰理合如是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
不為分外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
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不盡師曰請和尚舉曰卯
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
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
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缺它不得曰得恁麼慇
勤師曰報恩有分
風穴喜云明投暗合玉轉珠回賓主和同不無洞達
然則門庭酬唱足可觀光若論向上一途猶未可在
何也不見道那邊不坐空王殿豈肯耘田向日輪
芙蓉上堂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超始終之患諸仁

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即幻身便是法身
麼若也恁麼會去錯認是依宅作解蒙昧兩岐法眼
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
無相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忽有人問如何
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揀溼處尿吏
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
阬坎堆阜若點揀將來夾山祇是學處不玄如流
俗閭閣物不能捨得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今
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何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
求眞惟須息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自然智鑑洞
明更無宅物還會麼良久曰石中有火君須信休
向天邊問太陽

道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信孫臏
卜龜殼無靈不用鑽 丹霞淳

安邦定國有將軍燮理陰陽付相臣端坐龍樓不事
者從教四海樂昇平 棠浮岠

大匠不巧大儒不學絕毫絕釐如山如嶽赤水無心
而得珠荊山有智還迷璞 德徽昱

芙蓉因自覺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
師吹唱師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
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師曰無舌兒
童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師曰禁取兩片
皮

克歸宗云師資酬唱遞相激揚扶豎洞上宗風開發
人天眼目則不無且道如何是洞上宗旨清風梳翠
柳明月弄蒼梧

焦桐夜奏徽軫別月映冰軒調最高無舌兒童能繼
和倒騎鐵鳳出青霄 亭山充

鄭人作舞楚人謌聲繞高梁雪曲和四海欣聞傳聖
祚九重深處與幽多 頂一珠

秋山紅樹蘸溪津猶向秋風憶故人及至相攜舊遊
處夜傾霜浸月華新 薦庵範

芙蓉在投子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
敢曰煮粥耶蒸飯耶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
粥蒸飯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宅閒去

崇先奇云深相體信出入無難芙蓉得之矣三十年

後人多解忘那裏討者閒漢　文峰玉云持籌畫策自有群僚端拱無爲須還主上芙蓉與麽酬對可謂善得其旨然到文峰者裏尚須別有個話會始得爲甚麽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勁敵當前布陣奇輕抽一箭出重圍許多汗馬成何用國泰方知感帝威 元拂風

芙蓉因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

鳳山啓云湘南潭北金刀巳剪不開白鳥蘆花玉戸推歸不得芙蓉恁麽道雖則鍼線綿密由來巴鼻全無要見無縫塔也大難在何故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沉潭照影寒

層層落落影團團切忌當陽著眼看直下有無俱不立白漫漫又黑漫漫 雪巖欽

霞蒸霧擁倚高空無縫由來絕異同堪笑人重添註脚崑崙烟鎖月明中 浹水洽

岱嶽祠高望翠微乘雲玉輦見還稀群臣拜擁山容靜萬歲聲中青鳥飛 佷亭挺

青青楊柳眼灼灼桃花面都來入望賒直下許誰薦一聲雲外曉鶯啼萬壑烟籠不可見 顧言愚

芙蓉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天目律云還見芙蓉老漢答處通玄麽不見道韶陽曾見睦州來

等閒應問豈安排一句全提隱顯該薄霧依依籠古徑孤峰終不露崔嵬 丹霞淳

逗漏春光半入微陽和無足不沾衣流鶯落葉烟村暮林靜叢多馬跡稀 伴我侶

沙漠風高孤雁落汀洲春暖白鶴眠故山一去音書斷極目蒼林鎖暝烟 夢菴律

芙蓉因楊傑侍郎垂問曰與師相別幾年矣師曰七年曰學道來參禪來師曰不打者鼓笛曰恁麽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師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乃大笑

東明際云平坦處不妨孤危孤危處不妨平坦　博山奉云非楊公不能見芙蓉之造詣非芙蓉不能當

楊公之探討黃金見火愈見精光則固是若在明眼作家俱難爲撿點且道什麼處是難爲撿點處

芙蓉因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星流水國夜然燈月映江天明似鏡隱顯無私位不該依俙擬動成偏正丹霞淳

夜上浮圖最上層下方燈火若星明扁舟移向蘆灣宿開眼白雲宇宙橫惟岑嵎

夜船虛載蘆花月斗柄低垂轉未央不動玉機成變態下方鐘韻襍笙簧天愚寶

理事渾融妙德全烟籠嶽頂月臨淵虛明夾岸夕如晝赤膊蘆花枕雪眠截騎雲

沉沉夜色水含烟月映長江上下天驚覺漁翁舒睡眼滿江風景不成眠佛指滿

芙蓉上堂拈拄杖曰者裏薦得猶是諸佛建立邊事直饒東湧西沒卷舒自在也未夢見七佛已前底消息須知有一人不受教詔若識此人參學事畢

玉線囊縫穴鼻鍼繡幃花落恨春深自從嫁與潘郎後婢膝奴顏爭得侵湘翁法

名可挂淩烟功堪稱敵國未若處東宮生來自尊特佛鐙堅

芙蓉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人皆見曰未審見箇甚麼師曰東壁打西壁

芙蓉帳裏御爐香十二樓分禁苑凉水殿夜闌風月靜昆明池畔舞鴛鴦佷亭挺

九重深處彩雲環習習春風尚帶寒香閣夢回初夜後銀鉤斜挂玉闌干山容波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清淺見瓊沙無端陌上東風急驚起鴛鴦出浪花覺圓胤

芙蓉上堂良久曰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

石碙淈云道則太煞道要且祇得八成欲稱洞上全提猶欠在百丈則不然閒擕竹杖來仙島倦倚籃輿趁出山欲識箇中玄妙意不留圈圚到人間

宗鑑法林卷六十八

集雲堂　編

大鑒下十三世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芙蓉楷嗣上堂寶月流暉澂潭布影水無𩆜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丢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者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閒步披毛戴角混塵泥

崇先奇云有國有家者未嘗不本此丹霞老人恁麼爲人難免喪盡家珍

廉纖脫盡體無依尊貴纔眈被悟迷不守寒潭淸夜影曦成頭角落塵泥頻吉祥

丹霞上堂舉德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恁麼說話可謂是祇知入艸求人不覺遍身泥水仔細觀來祇具一隻眼丹霞即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

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促百川回驚波一擊三山動河渡公無歸去來鐵容玄

王言纔出巳如綸父老傳聞淚欲紛祇道與師邦可定輸他不嗜殺人君南菴依

塞鼓聲中催雪刃紅旂影裏定昇平歸來共賞秋空月一掬澄潭上下盈素巖旻

丹霞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金菊乍開蜂競采曰見後如何師曰苗枯花謝了無依

白巖符別前語松直棘曲別後語鵲白烏玄

丹霞上堂乾坤之内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蹤話迹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劈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它

象田現云剖破藩籬高廠玄關要人把手共登固是丹霞一片熱腸當時以拄杖卓一下便休不妨奇特乃更箋了又注祖師門下濟得箇甚麼事

收放分明眼未圓金剛際下火燒天梵王怒把飛輪碾萬里山河絕點煙湘翁法

撲鼻儘馨香舉世無相似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雲菴量

當場無怯容擲出珠無類剖腹非其人徒把春風對 克己親

丹霞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

烏鷄夜半傳消息玉兔天明入紫微偏正縱橫原不涉阿誰肯赴兩頭機 虎角舉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芙蓉嗣 上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語話分且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不具七識不全是大闡提無佛種性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還識得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僊陀睡多饒寐語

寶壽方云大小淨因恁麼提持掌門拄戶即得若是佛祖向上事三生六十劫且作麼生是佛祖向上事喫官酒臥官街興來踏斷長溪月散髮狂歌笑滿顋

淨因上堂燈籠忽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子至今遊蕩不歸來若寃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開

菱花獨弄劫前機玉戶初彰化外儀簾幙烟籠秋錦織蟾蜍待曉上丹墀 頻吉祥

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芙蓉嗣 示聽藏主法語五則其第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見無情無語無曳住便問宅你是何人

靈巖儲良久云會麼夜來牀席破息索到天明

寶峰上堂太陽門下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賀清平樂如斯告報遵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

天目律云當堂慵正坐陝路不相逢直得雙放雙收全賓全主還他寶峰則固是若是向上一途又豈止白雲萬里

金鷄唱曉雲如練玉兔含烟月似花正值秋風來入戶數聲砧杵在誰家 頻吉祥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芙蓉嗣 初住淨因上堂祖師西

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荊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擧步金鷄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黯然捉得夜光珠明月靑天照見無佇望一時羞按劍憑誰捋斷驪龍鬚淵翁云

露滴花枝月未彎子規聲裏夢初還拈來鐵笛風前弄信口吹成調幾般棠珤岠

大鑑下十四世

眞州長蘆眞歇清了禪師丹霞淳嗣始參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盂峰豁然契悟徑歸侍霞霞與一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

未破玄黃一段眞金童空半倒翻身却教玉女來偷覷害盡相思傷禚衲巢鳴考

踢斷千山與萬溪寥寥宇宙竟何歸晴空霹靂頂門作不覺通身在帝畿此念正

長蘆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無依石女夜登機室密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祖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

聞菴宗答僧問如何是轉功就位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如何是轉位就功夜半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如何是功位齊彰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如何是功位齊隱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雲溪挺云且作麼生說個轉底道理良久云且過那邊著又云切忌折合

長蘆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

車溪沖云處處覓不得且道什麼處不是有一處不覓自得人無下賤下賤自生良久什麼處去也賊身已露還我贓物來復云眞歇和尙祇知閉門作活未

知奪角衝關且作麼生是奪角衝關底句子卓拄杖云扛江入水　寶壽新云者老賊被新上座捉敗了也還有人遮藏得麼如無且與你一條出路拍香几云去　道林志云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拈拄杖云春在艸頭上遊人幾個知乃卓一下　崇先奇云督亢圖窮匕首現旁觀者爲之髮豎還有不惜性命底漢麼　□□□云長蘆醉後添盃却被天下衲僧勘破簡析得出許你向髑髏汗衫知些氣息

不來還憶君相見却無語從來有此情莫怪眞州舉

舉處分明事可猜身衣錦綺滿頭灰自攜餅汲江邊浪爛煑青天有酒罍 位中符

雖然滿目艸離離春到人間幾個知汗馬共傳收夜半天明烽火使人悲 首巖楞

長蘆普請次路逢一僧師以杖指地上竹擔僧拈起竹擔曰短些子師劈脊打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長說短

大慈言云衲僧赤身挨白刃不善趨避未免喪身失命長蘆雖則見兔放鷹怎奈勞而無功二者俱好與三十烏藤大慈恁麼道還有爲長蘆出氣者麼復云險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 丹霞淳嗣 示衆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什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什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爲你一時拈却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倒海聲

百丈泐云天童費許多氣力不消一彈指已拈却了也復喝一喝云無人識得渠　慵菴偉云大小天童者兩種人底病痛不妨爲伊拈却若是十成通暢則未可諸人要得十成通暢麼喫官酒臥官街毫無一物挂胸懷狂謌明月淸風裏天子徵書召不來

脫體風流道不難橫身虎穴面門斑活擒玉象恣遊戲倒跨青牛夜度關 頻吉祥

天童因僧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一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日理

既如是事作麽生師曰歷歷緣同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麽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麽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

崇先奇云者僧久客未歸翻思故園風景天童老人不惜老婆與他話盡雲山若是未能身裏出門者何異夢中悲喜然雖如是瞞皐亭不得

天童因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曰如何是不去不來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

清化嶾云覺祖眞乃道樞綿密智域淵深等閑爲人處赤心片片槌盡玄微而今不肖子孫也要平分風月土上加泥有人問如何是向去底人開眼不覺曉如何是却來底人日午打三更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威音猶不住那赴兩頭機與天童相去多少

匡嶽常聳峙黃河滾底流根本自深厚應機理專周

堪笑峨嵋白長老千千萬萬立門頭 天水廣

黃葉落翻飛羣星拱紫微當堂端坐者不赴兩頭機 別音念

建業幽州兩不留不優游也得優游綸巾羽服閒來往一日看山過十洲 潔生珂

風清嶂冷老猿寒月上扁舟過遠灘釣罷不知何處去夜闌高枕宿蘆灣 羽揖休

大鑑下十五世

明州天童宗珏禪師 長蘆了嗣 上堂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眞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氣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麽時作麽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夜明簾外輕舞麗語言不涉傳音旨寶鴨烟沉錦帳香玉堦月冷雕闌水君不見壁廂底美人留影在窗西 南菴依

誰將五位個中安伸出頭來界外看夜半太陽剛卓午紅漫漫地黑漫漫 劍叟是

雪盡邊城牧馬還但聞笳管戍樓寒梅花此際成何況一夜風吹玉滿山 夢菴律

秋風秋雨上林梢葉落寒潭夜泣蛟回首不堪明白裏凭闌醉飲寫芭蕉 別牧純

寶鴨香消夜正寒長虹影斷落花前銅壺滴碎刀頭夢玉液光飛一色鮮 槑玗岠

天童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十字街頭休斫額

瀛山誾云天童老漢向當陽指出八達康莊人人可得而履固稱作者然猶未是衲僧痛快或有問山僧如何是道便與劈面掌云誰教你艸窠裏走出來

斫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 佷亭挺

橋頭數頃田雨後畊初畢牧童牛背吹短笛明月不來溪水碧 玉嵓崑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 芙蓉楷下三世天衣聰嗣 參天衣一日偶失笑謂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燦然有省歸呈衣衣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者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乃謂侍僧曰者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實上座師於是密契奧旨遂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領之

薦福如云天衣爲其向上關未透大法未明乃一時婆心所致妙手巧心有難於形容者自非吉祥未易神會然祖師門下果有如是事乎吉祥道一位纔彰五位分我要問他五位且置祇者一位從甚處得來

大鑒下十六世

明州雪竇足菴智鑑禪師 天童珏嗣 參翠山宗山問道者爲衆竭力不無其勞師曰須知有不勞者曰尊貴位中留不住時如何師曰觸處相逢不相識曰猶是途中主賓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丙丁吹滅火山以手掩師口師拓開便行

崇先奇云二老大似持盃不得詐道不饑

足菴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溪流水香

宮漣太液見滄波暑氣微消秋意多一夜輕風蘋末

起露珠翻盡滿池荷鐵帆舟
死蛇當路赤雙睛日炙風吹腥滿城毒氣不堪重舞
弄至今官路沒人行湘翁沄
星輝午夜露堂堂象嶺嵯峨勢莫降一句全提恢祖
令雨花無地不芬芳德徵昱
竹影簾金月滿樓星移斗轉照滄洲忽聞艸閣琴聲
細自鼓笙歌散昔憂蛻山偉

大鑑下十七世

明州天童長翁如淨禪師雪竇鑑嗣參足菴於雪竇看
柏樹子話有省呈偈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
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跨跳松蘿亮𠎝笑掀騰菴
頷之出世屢遷巨刹後住淨慈奉敕陞天童捧敕
黃示衆曰雲開九天呈起日看彩鳳銜出且道如
何委悉急急如律令敕
滄溟窟中挨身而入驪龍頷下抉珠而歸其光耀也
遠射斗牛其價重也丕震帝畿及盡今時玉鳳高翥
拈却那畔冰壺夜輝玲瓏嚴峻摩霄漢春色十洲花
正肥百愚斯

趙州提下付炊春滯貨高擡慧日峰黃閣春風勾引
處玲瓏巖發御香飄位中符
長翁上堂霜風號肅殺霜葉墮蕭騷擧拂子曰看
惟有玲瓏巖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
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
文峰玉云長翁與麼說法陽春雪曲固爲難和乃無
端喚作滯貨要人酬價從前雪曲可惜變作下里巴
歌了也還有挽轉者麼試與長翁出臂力看
長翁開爐上堂召衆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
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
生囫火爐動也
天界盛云我當時若見恁麼道便與驀頭一喝云者
老漢自已眉毛燒却也不知
長翁上堂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一圓相曰
一款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
爾
荷花六月水生香殿角薰風入夜涼休畫樣護論量
功就思僊憶子房維新起

長翁六坐道場弁未嘗稟承有請爲拈香者師曰
我待涅槃堂裏拈出及臨終果拈香曰如淨行脚
四十餘年首到乳峰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
拈出鈍置我雪竇足菴大和尚
龍唐柱云長翁老祖被雪竇活埋在碧玉穽中直得
有屈無伸所以三回兩度吐露不得逗到臨末梢頭
方纔雪屈何也縱有伯牙琴應難寫心曲

大鑑下十八世

襄州鹿門覺禪師天童淨嗣 參長翁值上堂一箇烏梅
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羽堪笑
烏梅皺鐵釘師不覺失笑曰早知鐙是火飯熟幾
多時後承印記出住鹿門
詖瀠孤輪衆象攢倒垂桂影射龍潭一條素練騰波
上四海澄淸浪拍天粟菴鼎
是處覓渠不見渠昔年苦我雁傳書而今狹路相逢
著撒手天涯任放愚
鹿門示衆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
一隻眼以者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
報恩秀云看讀不易 愚菴盂云正恁麼時有經處
無眼有眼處無經畢意讀時便成間斷報恩云看讀
不易咄寐語作麼 龍唐柱云看則眉毛墮落讀則
碓觜生花
鹿門因普照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師
曰汝被一卷經遮却也照擬對師搖手曰不快漆
桶照於是得言外旨
天界盛云鹿門慣得其便則且置且道如何是言外
旨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
鹿門示衆牛角不用有有也不妨兎角不用無無
也不得何故天下事但得其情可恕何妨其理難
容
輕身緩步下堦行撩拂春風也動情折轉門身歸洞
府月明金殿冷沉沉吉祥頴

大鑑下十九世

青州普照希辨禪師鹿門覺嗣 示衆聲前薦得落在今
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已
愚菴盂云道即不難恐落今時 龍唐柱云青州老

人秉洞上綱宗爲天下歸仰大開東閣迎賓不忘重
闈禁殿要識空劫以前自已麼良久云從來無位次
誰敢强安排　百丈源云貧遂富勞
大地山河瑞像全丙丁求火意重宣紅爐點雪非情
謂碧岫滄溟絕妙玄緣木取魚終錯矣刻舟求劍必
徒然驊騮一自窺鞭影忍俊追風過九天林泉倫
長空雲淨天如洗夾岸紅桃間白李過得橋來路上
行鷓鴣啼在深花裏北㝠湛
絕壑流泉凍不飛湘簾月卷拭寒衣孤村昨夜聞吹
笛天曉滿音滿翠微巢鳴耆
一輪秋月映瀟湘漁父扁舟泛渺茫兩岸蘆花疑夜
雪數聲鴻鴈冷滄溟介石珙
青州示衆賓中辨主即不問如何是主中之主
主中主玉字天顏樓紫府丹墀月浸影沉沉彩雲無
限遮廊廡信不通看亦絕底事分明向誰說林泉倫
青州示衆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什麼道黑白未
分前猶是正中偏
鵲序瑤堦待漏寒遲遲斗柄轉闌干靜鞭初響開宮
扇香霧珠簾著眼難深殿影潭潭消息信難傳十二
朱門敞不關傍牆花寂鳥聲喧端不是人間宗遠源
錦帳瓊筵往事陳蓼花帶蕊獨傷神蜀王殿裏三更
月不是人間私語人覺胤圓
青州垂問有口讚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
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
愚菴盂云骨鎚又云背手抽金鏃　百丈源云莫糊
塗好
鳧短鶴長松直棘曲李白桃紅山青水綠與麼酬酢
千足萬足禪房一枕黑甜餘方信無由容寵辱林泉倫
寶馬雕鞍出禁闈金鞭遙指亂紅飛誰將短笛歌春
令一片宮商調入微珙堂樹
青州因大明寶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
意師曰昨日有人恁麼問被打出去也曰今日又
如何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癢明禮拜師曰可惜
許棒折也明直得汗下
文峰玉云一挨一拶有放有收還他二大老不虛其
爲作家手眼有者道赤眼撞著火柴頭也不妨許伊

道著若是大明汗下猶未夢見在
青州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甚處相見得箇端的
愚菴盂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盡是春閨夢裏人
君山日出曉烟收一鑒空明上下秋蘆蓼乍飛雲乍起幾般晴色在滄洲 頌吉祥
青州問回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
愚菴盂云娼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青州問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為什麼擬心卽錯動念卽乖
愚菴盂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百丈源云甜瓜甜苦瓜苦
明州天童雲外岫禪師 天童覺下五世直翁擧嗣　上堂閙市紅塵裏有閙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巖谷中有深山巖谷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閙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却了也歸到二十里松雲便見深山巖谷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巖谷中佛法白雲澹佇出沒太虛之中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

龍唐柱云深山佛法雲外一一發泄了也且道如何是紅塵閙市裏佛法樓連湖墅梅花弄霽雪之天樂作行營鼓吹雜邊笳之曲　佛日晳云雲外老漢尋常氣呑寰宇及至拈提佛法二字便打作兩橛隆安佛法卽不然閙市紅塵便是深山巖崖中深山巖崖中卽是閙市紅塵裏所以太白峰頭和泥合水長安市上壁立萬仭壁立萬仭處通身合水和泥合水和泥時斬然壁立萬仭且道隆安有甚長處乃能如是卓拄杖云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法林音云深山巖崖中佛法還他雲外紅塵閙市裏佛法讓他龍唐兩處合來成一片又須是佛日始得且道法林者裏又作麼生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天童垂語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作麼生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你不要相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
雪竇證於第一問云救他作麼第二問云請和尚喫飯第三問云和尚先行某甲隨後　紫琤峘擧雪竇

證語畢云一轉語經天緯地一轉語戞玉敲金一轉語和泥合水有人向者裏辨別得出許你佛法有去處不然也須大死一番始得

大鑒下二十世

磁州大明寶禪師嗣普照 示衆若論此事如人作鍼綫幸然鍼鍼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鍼祇見綫者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日近處尚不見遠處那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昏悶乃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劄因原來在者裏

愚菴盂云大明不能爲後人抽釘拔楔作灑落了事人反引渠向鍼綫上作活計就使摸索得來轉見迷頭認影雖然三十年後一回飲水一回噎

百城烟水苦飄蓬樓閣門開未許通祇爲善財親見得德雲不在妙高峰南菴依

爲惜明珠糞掃堆婆心曲盡幾多回精光撥動由人取蛟宅無須費打開位中符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鐵帆舟

大明上堂輪王寶藏如赤窮底人酒店腰帶如大富底事掉轉身來撞著沒面目漢要拳便拳要踢便踢又誰知我洞上宗風別有踞虎頭收虎尾底宗旨會麼玉犬徹夜行不知天上曉

機輪轉處絕周遮電閃星馳羨作家白骼樹梢魚扇子碧波池上鳥翻車別牧純

虎嘯孤巖青嶂合龍吟枯木洞雲深菱花影落無踪跡夜半秋光冷似冰頻吉祥

大鑒下二十一世

太原府王山覺體禪師嗣大明寶 見鵲子啄生臺飯乃拍手一下鵲飛去大明遂於師背上打一掌師回首明曰還是鵲子孤負你還是你孤負我師罔措明曰幸是可憐生却是互相孤負去師豁然有省十載執事秘重深嚴一旦抽單罔不疑怪或問大明侍者何往明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曰參學何似明曰道有參學栽宅頭角道無參學滅宅威光一衆方疑後承印記

龍唐杜云全身奉重不觸威嚴轉位提持縱橫得妙

道有道無二俱不涉諸人作麼生會天曉便藏無影
樹太陽雖照不能尋
勒馬追風影不留倒拈鐵鏃上頭遊從他白刃兵交
接誰竝功封萬戶侯 宗楷元
上林一夜雨催花紅杏枝頭散曉霞自有東君行正
令迸將春色滿皇家 佷亭挺
王山嘗發明洞上宗旨日夫既有尊貴之位須明
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
貴不落階級
寶壽方云王山與麼提持要明尊貴一路尚欠在爲
什麼不見道方外誰敢論量 愚菴盂云如何黑漆
屛風上更寫盧仝月蝕詩
三更玉兎離霄漢日午金鷄唱御樓禁闥香清君不
寢四臣無地進嘉猷 浹水洽
春回暘谷萬花新鑾陛簾開海宇清要知龍袖分香
事鶴唳雲霄石虎驚 善珞賢
禁殿不居九五位曲垂方便示將來隨身竿木逢場
戲嘯月吟風任往回 雲怡鈷

不據空王殿慵棲五鳳樓平常適所志放曠孰與遊
晨南弘
四海朝參懶話陪重重禁殿鎖蒼苔金輪不坐差珍
几萬綠叢中任往來 冰崖響
土堦茅茨一無爲九五尊崇不自知腰有天威震閫
外八紘誰敢不傾葵 等照見
愛月閒行到竹叢簾金滿地弄清風歸來趺坐蒲團
上茶椀頻斟寵辱空 牧菴密
雲籠寶殿絕追攀密密簾垂不露顏咫尺天威誰得
近從教鵷鷺白排班 紫玶岠
王山上堂還有衝流度刃者麼僧從東過西從西
過東師日未得一場榮先刖兩脛足曰也知和尙
慣用此機師曰罪不重科僧擬議師便打僧吐舌
師日棺材裏瞠眼僧珍重便出師日有甚麼交涉
紫玶岠云王山埋兵掉鬬眞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之謀者僧不顧危亡單刀直入也不妨許伊是員猛
將及乎被王山展動六花八門大書平鑾露布又祇
得風聞鼠竄力盡烏江今日路見不平要與者僧排

難解紛去也驀拈拄杖下座大衆一時走散
劈海吞龍是大鵬龍孫龍子要飛騰奔流縱有榮身
計轉眼風摩海嶽崩 湘翁沄
雙睛爛爛頂門老子奪臨時信非艸橫按鏌鎁坐閫
帷銅頭鐵額一齊掃 北冥湛

大鑒下二十二世

磁州大明雪巖善滿禪師 王山體嗣 初參普照照曰兄
弟年少正宜力參老僧當年念念以佛法爲事師
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照曰如生寃家相似師
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牀握師手
曰作家那

報恩秀云死灰裏一粒豆爆　愚菴盂云普照當時
待問和尚而今如何也好與頂門一棒或再進語更
與一棒且教者漢參三十年雖然爛泥有刺作者方
知　龍唐桂云雪巖向獅子頷下解鈴驪龍頷下探
珠誠爲好手然終未免被普照贓誣一上報恩云冷
灰裏一粒豆爆也是壓良爲賤

作家相見事紛拏佛法何如眼裏沙病藥頓忘無一
路蹋翻雲月復何 家伴我侶
摟得磁州立地尿銛銛牙爪羨年少倒握王山夢裏
符熨斗煎茶別有銚 位中符
蟄戶初開雲雷相送電影光中看變動騰身三汲浪
花灑頭角立時天外弄雪 菴全
入虎穴兮探虎子披龍鱗兮抉龍珠和雲送兮破雲
浪月滿山兮風滿湖 獨立遷
勇敢孤標羨少年驪珠直奪溷龍淵至今燦爛無遮
蔽爲有王山一炷煙 隱含敷

雪巖問王山曰洞山於覩影處悟遂師眞意旨臨
濟於徹困處悟佛法無多子如何後來出世爲人
立甚正偏君臣玄要入境母乃惑亂後人山笑曰
子欲了此生死病源既於徹悟處爲人處自生惑
亂則生死病根如何斷得古人所謂不疑言句是
爲大病子今既疑則病發矣子知此病即子藥乎
師於是坐臥不寧久之一日讀洞山彙中到頌曰
折合終歸炭裏坐忽然契悟曰今日方知病即藥
也呈解於山山曰料掉沒交涉師曰者老漢此回

瞞我不得也
天界盛云艸頭方子撞采醫得一個也拈拄杖云還
有要識者艸頭方子者麼卓一卓云料掉沒交涉

宗鑑法林卷六十九

宗鑑法林卷七十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二十三世

燕京報恩萬松行秀禪師雪巖滿嗣 初參勝默和尚令
看長沙轉自已歸山河大地話半載無所入默曰
我祇願你遲會師忽有省復看玄沙未徹語請益
雪巖巖曰待汝頭生角來脚手生出爪牙來然後
討棒喫師偶見雞飛鳴乃大悟曰今日不惟捉敗
玄老虎亦乃捉敗岑大蟲也巖曰不怕我笑你那
牙爪生來不露鋒山河轉却寸絲中歸家不記來旹
路別有靈犀一點通天愚寶
金雞午夜起飛鳴喚醒幽人夢不成雲散月明星斗

愚大蟲捉敗眼縱橫玄特印
報恩示衆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
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
互
愚菴盂云遍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
報恩示衆去則留住住則遣去不住不去渠無國
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
特
愚菴盂云秤鎚蘸酢
報恩示衆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
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艸鞋行脚始得
愚菴盂云曾經巴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斷腸 雪
岸睿云龍山則不然不動則埋身千丈動則當處生
苗直須兩頭捏聚中間提起敢有動著痛與三十棒
擬議不來白雲萬里
報恩示衆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
碎嚴行正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
愚菴盂云琉璃殿上無知識

險崖機峻孰能攀盡令提獎祇爲閑識取運籌帷幄
裏居然端拱在人間 頻吉祥

報恩示衆向上一機鶴沖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
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

愚菴盂云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澀苦 萬仞壁云大
似蚊子咬鐵牛無你啗啄處縱使電光石火中分得
緇素我也情知是光影底活計

報恩問僧俱胝豎指意旨如何僧乃豎一指師曰
祇者箇更別有僧無語師便喝出

龍唐杜云措大漢子隨人語脉裏走不識轉身一路
待云祇者個更別有便縮却指頭不惟與俱胝相見
亦乃使天下人摸索不著

報恩問僧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曰不
會師曰善解龍吟

崇先奇云報恩老人雖別音響怎奈欠一著在者僧
善解龍吟祇是不知時節仔細看來也是別實遇著
瞎波斯

橫拈鐵笛泛流沙一曲雲邊散落霞不遇知音徒費
力夜乘明月出蘆花 寒松操

報恩因僧問撩手那邊底人爲什麼不居正位師
曰大功不宰曰回頭者畔底人爲什麼不墮偏方
師曰至化無爲

白巖符云芳花叢裏不措一足萬年牀上嬾去安眠
獨許萬松個漢盡大地人無敢論量雖然你若作正
偏回互會墮拔舌犂畊地獄有日在

萬戸封侯誰不願子房何獨祇居留還渠世有家傳
秘業就身辭道始優 位中符二

野老相將擊壤歌皇風處處樂熙和此時諸葛多經
濟祇好囊琴枕薜蘿

大鑒下二十四世

西京少室雪庭福裕禪師 嗣報恩 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待乳峰點頭即向汝道

愚菴盂云乳峰點頭也道個什麼良久云火裏蝍蟟
吞大蟲 寒松操云道即太煞道著祇是乳峰未肯
點頭在 雪林義云三尊宿大似摩醯羅眼六字相
亞撿點將來好把龜毛縛住挂向山門外古木梢頭

一任日炙風吹且道善曇意在於何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爲

爲尋春到百花洲尋到花洲春更幽啼鳥一聲山水外風光不在柳梢頭寒松操

雪庭因僧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入蘆花不見踪

愚菴盂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　崇先奇云有人透得過者可辨語滲漏

雪庭參萬松松問從何處得者消息便能恁麼來師曰老老大大向學人納敗缺作麼松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學人且禮拜蓋覆却

襁褓纔離便放嬌遺他家世擅英標堪矜嚴桂秋風好萬斛天香透紫霄大方遷

玉管頻吹紫殿寒滿虛月色照闌干侍臣夜受簾前敕徒使金門擁百官宗楷元

酣戰能忘落日斜閒名贏得滿天涯功勳不立淩雲閣一曲琵琶弄月華公九澧

直鉤閒引釣魚鰕却有金鱗躍浪花根版輕敲歸去罷一江新月映寒沙伊菴彥

金毛生就便超羣萬仞嚴前解轉身踢破綠楊芳艸徑孤峰迥出日嚬呻頂一珠

雪庭問僧面壁石還有見達磨影者麼曰今日幸遇和尚師曰拄杖子幸遇上座乞供養他一頓曰恩大難酬師擲拄杖曰賑殺懷州牛

釣鰲須是釣鰲手透網還它透網鱗霆激雷轟風雨後滿船明月照通津別牧純

大鑑下二十五世

西京少室靈隱文泰禪師嗣雪庭裕上堂塵劫來事祇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什麼處卓拄杖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愚菴盂云祇如靈隱還拈得出麼若拈得出何不略借一觀若拈不出河沙妙德向何處去也隔牆恩怨如何說獨抱琵琶月下彈　龍唐柱云大小靈隱將差珍異寶撒出當陽供養諸人了也拈拄杖云看看見之不取思之千里　崇先奇云大小靈隱祇見錐

頭利不見鑿頭方
雲靄靄月沉沉有客離家產孤懷託素琴一撥洞天
欲得高山發韻相呈月窟那知流水無音風顛都賣
盡塞下起閒吟尋常謾說三分話那肯全拋一片心
寒松操
九轉金砂一口嘗丹成不屑搗玄霜懷胎兔老貪明
月玉杵空敲宇宙忙湘翁沄
靈隱因僧參提坐具擬拜師曰天網恢恢疎而不
漏曰本欲投誠被和尚掌住拜不下時如何師曰
掌汝飯袋子到骨出有甚麼用曰也須將錯就錯
便拜師曰錯你九玄七祖當甚麼盌僧無語師曰
有頭無尾漢出去
來風一似有端倪事至臨期又著迷祇有漢王家法
妙隨情制度有施爲顯吉祥

大鑒下二十六世

西京還源寶應福遇禪師少室泰嗣因僧問如何是西
來的的大意師曰風送泉聲來几畔月移花影到
窗前

愚菴盂云大小祖師引人向聲色裏作窠臼好與三
十棒除却聲色也好與三十棒祇如愚菴吟點石化
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南山寶云有能向者
裏點得寶應老落處出方知釋迦掩室維摩杜口總
是不守本分人　龍唐柱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則
不無寶應若問山僧更有入理底句寒松盡夜無虛
籟老鶴移棲空月巢
酥酪好將河漢攪黃金自是出泥沙教得兒孫會黑
爺一聲驚落暮天霞聽來風韻名泉韻捉敗楊花當
月花片片飛來人不識無端贏得眼睢曆寒松操
陪錢終日學屠龍赤步丹霄解御風自笑一聲天地
窄花溪月下看飛鴻湘翁沄

大鑒下二十七世

南陽香嚴淳拙文才禪師寶應遇嗣讀證道歌至幻化
空身卽法身處豁然契悟
愚菴盂云若向者裏悟去披毛戴角有日在　龍唐
柱云不離花下路便見洞中春會麼山僧借手行拳
去也乃學長蘆上堂云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

見麽見麽恁麽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麽見麽恁麽不見隔岸野花香且道香嚴悟底與長蘆道底還有差別也無

孤危一劍出昭關雪打鬚眉恨轉難順受逆行天莫測江淮依舊水潺潺湘翁沄

水穿石竇雲鎖山隈無病空花安翳眼有疑弓影便沉杯勘破了歸去來曾經三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自哀寒松操

香嚴因讀證道歌有省往參還源呈所解源詰曰秖如道君不見是指阿誰師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源曰墮阬落壍漢作恁麽語師曰和尙作麽生源曰汝口唸師曰勘破了也

夢回天曉畫堂春拈得菱花解轉身不信容顏渾似我又騎驢子過西秦珙堂樹

香嚴因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清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

崇先奇云香嚴老人秖知指疆畫界不覺通身水泥者僧會卽會也是紙上富貴若是四法界未夢見在

大明寶云香嚴老子秖顧妙挾宗途不覺和身艸裏輥者僧雖得片地要且不解受用還會四法界麽七九六十三收

赤帝子三尺龍泉無彼此除苛立法漢聲喧還鄉同飮大風舞大風舞明月堂前父老歡分開雲袖龍飛雨月厂屏

香嚴上堂洞山麻三斤雲門乾矢橛大則塞破虛空小則不成毫末可怪當年船子翁長竿釣破淸江月今宵月落潭空切莫喚龜作鼈大衆古人道月落後相見且道相見箇甚麽倒拖拄杖歸方丈

長安豪富惜春殘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頻吉祥

大鑒下二十八世

萬安松庭子嚴禪師淳擳才嗣 因閱寶鏡三昧大豁疑礙後上堂曰我不學諸方說禪浩浩地魔魅人家

男女僧出問達磨面壁時如何師曰正是浩浩禍
胎曰如何得剿絕去師曰倒搓芒繩縛鬼子須是
其人
封喉之箭蠱毒之湯獨亦何礙嘗亦何傷撲破秦時
照妖鏡拏雲攫霧豈尋常玉鞭一舉金街靜水魅山
魈沒處藏 寒松操
燕頷孤飛萬里心封侯誰信恨難禁安邦莫易挑邊
釁事重須知禍更深 湘翁沄

大鑑下二十九世

少室凝然了改禪師 松庭嚴嗣 參萬安安曰路逢死蛇
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此是洞上宗旨若是莽
鹵禪和如何透得師曰莫是背觸不得底麼安曰
笑破山僧口師罔措安曰你在鬼窟裏討甚麼盌
師愈不安一日萬安上堂曰一言迴脫獨拔當時
師當下豁然
龜殼何曾支楊死蛇那用籃盛還丹祇須一粒嘯月
不在高聲但得雪消水國自然春到山城好生分付
遊客路滑切忌橫行 寒松操

白雲汾水漢時秋幾度黃河見逆流踢遍落紅君莫
厭歸來贈有黑貂裘 湘翁沄
凝然辭眾偈曰壽年八十七出息復入息撒手威
音外綿綿與密密
凍儂臨死不甘休嘔出心肝掛樹頭轉向那邊惆悵
望滄浪無限漲深秋 別牧純

大鑑下三十世

西京少室俱空契斌禪師 凝然改嗣 初參凝然然曰達
磨未來時你作麼生參師疑之一日覩秦封槐有
省徑回侍立身甚戰慄然曰契斌參得禪也何驚
疑之有師豁然曰某甲今日到此如紅爐中拾得
一片冰相似然頷之曰洞上一宗密在爾躬矣
碎身寧可入微塵彼此難為負義人拾得紅爐一片
雪光輝玉樹萬年春 湘翁沄
立逼生蛇化活龍攪乾滄海鼓腥風擎頭帶角摩霄
漢吐出黃雲幾萬重 珙堂樹
俱空上堂不思善不思惡雲開日出有路當陽甎
甎井井甎甎月落潭枯無門可入

舌上寒霜眼上雲南柵星轉讀般勤瓊花晏後馨名
迴海甸何人不載君 頻吉祥

俱空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師曰烏龜向
火

愚菴盂云料掉沒交涉且道過在主家賓家者裏明
得方許你會空劫已前底事如或不明且看烏龜向
火 鳳山啓云五月五日午時節赤口白舌盡消滅

大鑒下三十一世

定國無方可從禪師 俱空嗣 參俱空空曰曾參何人
師曰少室山前風悄然曰因甚一花開五葉師曰
無孔鐵錘百雜碎曰掠虛作麼師曰天下人祇解
掠實無一人掠虛曰不打自招師曰慣用底不妨
勘破

雷震山前起臥龍翻雲覆雨勢重重入鄽不畏洪波
險一擊從教正眼通牙利劍舌藏鋒吞天之氣貫蒼
穹英靈烜赫乾坤震萬卉香敷一夜風 寒松操

月夜靈妃鼓瑟還幽然雲珮度空山南來一段傷心
事淚滴香風翠靄閒 湘翁法

月覆青山掌上摶露珠滴滴下金盤和來玉屑非常
味共飲香沉紫閣寒 宗韜元

大鑒下三十二世

西京少室月舟文載禪師 定國從嗣 掩關閱萬松拈提
從上古宿機緣有若面牆一日忽有省乃曰曹洞
宗風有織錦迴文之功非鍼綫細密盤旋回互不
犯當頭者斷不敢主之旣而幡然出關參無方得
大了辦方爲印可

春雨山花燦錦秋風葉落飛金夜靜幽人得意猿啼
旅客傷心咦等閑若不登高望爭見東流海樣深 百
愚斯

踢倒舊時糟粕瓮喀然一笑機先用堂前不挂夜明
簾六月黃河連底凍 獨立道

血戰功成信不欺龍光密密更饒誰長安萬戶歌明
月響遏雲迴禁殿吹 湘翁法

月舟示衆達磨西來以一乘法直指單傳令人見
性成佛至我少室如九鼎繫於單絲汝等諸人趁
色力康健打辦箇事直須努力莫閒過日

手無寸鐵已降魔變化神兵祇艸莎若問上來關棙
子崑崙折箸攪黃河（幻隱乾）

大鑒下三十三世

北京宗鏡小山宗書禪師（月舟載嗣） 參月舟入室請益
密踐八載後繼席少室嘆曰先師去後海內宗風
迨乎湮沒前輩有言叢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
安不急掌拄之其崩頹跬步可須也某雖慙付囑
其如法道何遂主之晚上京師住宗鏡

地缺東南水自寬波濤萬頃碧漫漫嫌他無限癡男
女按著泥坑砌爐甎（南菴依）

迎風殿裏罷賡和起聽新蟬步淺莎爲愛九天和露
滴萬年枝上最聲多（鐵帆舟）

錦幄瓊林映日開絳庭親校列仙才化人獨駕千年
鹿云是崑崙頂上來（玉崑崙）

大鑒下三十四世

少室幻休常潤禪師（宗鏡書嗣） 參宗鏡鏡舉我今不是
渠渠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師呈偈曰若要識此人
有箇眞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迹曾爲佛祖
師永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淸風生兎角杖頭明月
出鏡復徵之師曰彩鳳飛翻身自在鐵牛奔聒意
常閒鏡曰善哉

破鏡光飛不借緣金釵斜插玉花妍香英落地人難
拾彩鳳銜將到日邊（湘翁沄）

雷門布鼓赤壁鏖兵打開寶藏擊碎晶瑩帝網交羅
而重重相映珠光互照而灼灼圓明兎角杖挑彩鳳
舞龜毛繩繫鐵牛鳴縱橫不辨往來事到此難留父
子情祇要功勳常顯世不知展轉振家聲（雲一極操）

廩山蘊空常忠禪師（宗鏡書嗣） 壽昌問法要師曰汝能
精進不肯自欺便是徹首徹尾工夫一日聞弟兄
論金剛經義甚快師曰宗眼不明非爲究竟昌聞
茫然自失乃問如何是宗眼師拂衣而起昌後請
益師曰我實不知汝自看取昌後於大好山語得
悟乃入方丈通所悟師曰悟則不無却要受用得
著始得不然祇是箇承銀禪也

永寧鼎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祇如壽昌悟底是承
銀禪不是承銀禪

枝上流鶯和淚聞新啼痕間舊啼痕數年魚鳥沉消息今日關山旁夢魂（栗菴鼎）

大鑒下三十五世

大覺慈舟方念禪師（少室潤嗣）參幻休休問甚處來師曰北方曰北方法道與此方何如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一日遊初祖面壁處契悟乃曰五乳峰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詣室呈休休印可之

透過鐵壁銀山踢翻佛祖關軸法道南北而乃翠乃森石頭大小而成笑成哭水出萬派流露滴千竿竹森羅遍界總空花更向何處開兩目咄六六元來三十六（寒松操）

玉勒騎冋一紫騮驍騰直踢萬峰頭冋身蹴落巖前石浪湧澄潭桂轂秋（栩翁法）

壽昌無明慧經禪師（廩山忠嗣）問僧趙州道臺山婆我為汝勘破了也勘破在什麼處曰和尚今日敗闕了也師曰老僧一生也不奈何好教你知若實曾舉似來看僧擬進語師打一棒曰者掠虛漢

棲霞成云臺山一案拈却多少人鼻孔換却多少人眼睛者僧也解詐明頭及乎老漢拈出個柴頭向他面前吹一吹直得退身無路且道者一棒他還知落處麼

壽昌曰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有苦惟恐行門虧

子山仁云栽秧晨早出看水夜忘歸大義通身是阿誰有點虧

壽昌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不論其旨一日因舉石忽然大悟

廣州城外一片石多少刺史移不入老僧舉起似諸方孟嘗夜度秦關黑神莫測鬼莫測三百年來大好山巍巍占斷大唐國（南菴依）

處處春風艸離離不堪悲處更堪悲巨靈劈破華山路虎勢龍威在此時（巨音選）

塞壑填溝大好山等閒一石露斑斑牧牛場上家聲好千古風流祇此間（玉崑崙）

大鑒下三十六世

越州雲門顯聖湛然圓澄禪師大覺念嗣參雲棲棲舉高峰海底泥牛話問內有一句且道是那一句師推出傍僧曰大衆證明棲頷之

懸菴孟云彼時此語傳之海內直得須彌山震動大洋海波翻阿修羅手擎日月高聲唱云邪正不分過由旁僧　崇先奇云披沙揀金還他雲門老漢手親眼快若是內中一句莫道雲棲便是高峰老漢亦拈不出何故大衆證明

雲門因大覺說法止風塗師往參之覺問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邊時如何師曰月穿潭底破波斯不展眉

問處鉤深答處幽金鍼玉線意相投洞門烟鎖難窺覷鍑眼鍋睛盡縮頭 狹水洽

離龍俊馬竟千秋才辨當年動列侯大澤祇今雲氣合春江來許老羊裘 佷亭挺

東越相逢幾醉眠滿樓明月鏡湖邊別離吟斷西陵渡楊柳秋風樹樹蟬 鍑帆舟

雲門因鶴林參五毫山達觀可盤桓夜深觀曰你信得及麼林曰信得及觀曰既信得及請將法華經拋入屎桶看林如所言諸方疑駭師往勘之問鶴林有此事否曰實有此事師曰汝信得及麼曰信得及師曰既信得及割取頭來林不知所措師曰虎頭禪客觀聞曰阿耶阿耶鶴林萬劫地獄雲門一語出之矣

東明際云二尊宿一人有殺人刀無活人劍一人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雲門因紫柏月川二師黃愼軒陶望齡諸公翫月次軒問馬祖南泉翫月因緣乞師一語師曰你坐我立不得爲說軒亟起謝過川曰內翰錯過了也柏曰我下語不及此老

沒孔簫吹驀地聲紛紛相和未知音太史風流偏解意停腔獨取故人心 南菴依

澄陰千尺照人寒歷亂青山幾得安更恨鄰家閒不寐一時又向遠峰看 密菴可

脫略無羈絕瀟灑南北東西沒可把意氣卷舒六合雲眼光爍破四天下 德徵昱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大用師曰打殺千萬人不名性躁漢

百丈勠別云賺殺天下人不名性躁漢　擬宗符云雲門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百丈秖有活人劍且無殺人刀或有人問巖山如何是大用但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雲門因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正色厲聲數其往事僧作禮告辭師曰且磨者一點著僧禮拜

河漢如銀風露橫滿天肝膽向人傾秖因座上無相識蘆管臨風又一聲 南菴依

翠微深處暗香飄紅吐山花朵朵嬌一片白雲橫谷口笑他歸鳥自迷巢 寒松操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圓相師曰大燒餅

烹金琢玉老鉗鎚指出當陽絕是非分付天池搏漢客免教影落大圓機 宗直諫

說處何如做處親掀翻瓦礫是黃金誰能解和陽春調鐵笛吹開白雪吟 雪岸睿

雲門一日上堂說法畢忽召衆曰還有問話者麼若有出來我秖要打艸驚蛇僧纔出師曰眞是一場業地卓拄杖便下座

愚菴盂云者老漢圖得一時俊快不顧後人檢點者片地從古至今何曾清淨得來偶然一時驚艸却被者僧靠倒

雲門上堂老僂不識元字脚強出人前要說法錯讀曾參作曾參合堂大衆皆笑殺笑笑中有妙若還悟得其中意點破當頭者一竅且道如何是者一竅良久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錯讀曾參作曾參雲門太煞放癡憨當頭一竅輝今古何必揚眉落二三 牧菴密

雲門因僧參乃問你行脚事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劃破僧敲桌三下師却畫一圓相僧又敲桌三下師又重畫三圓相僧以手抹却師曰離此之外別道一句看僧擬議師便喝出

東明際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　錦德寒云我若作者僧待道離此之外別道一句看卽拂袖便出

共將餬餅賣街頭與奪從容得自由變局換旗功始立輸他一著不封筷山茨際

簑笠歸來敘畫堂言言喜不甚參商及乎話到干情處轉盼雲山成渺茫天鼓聲

月窟飛花霜空激電奪胎換骨存機變龍吟銕樹髑髏乾虎嘯金飈天地轉腦後既轟錐當門仍按劍我王庫內誰甄辨拈來拋向大江東萬派千山盡仰宗歸元會

雲門因駕湖謁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其旨如何師曰聞令師出關是否曰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又作麼生師曰請出我要止靜湖便出

狹路相看一段奇灼然賓主禮無虧就中更有些誵處不是苦心人不知介菴進

鳳管鸞簫隔綵霞不知墻外是誰家重門深鎖無尋處徑有碧桃千樹花無依蘊

大鵬摶飈蒼龍出海動絃別調旁觀色攺相攜相語自縱橫明州有個豁布袋牧公謙

日閉猶未掩柴門客到堂中奉玉樽休話楚山春色好常留明月在前村全越祖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你無自己曰爲什麼學人無自己師曰你有自己則不從我覓

拈來芒梗勝靈鋒殺活乘時不放鬆倒卓秦山歸去也玉梅香度耶溪風位中符

尋入桃源路轉賒烟霞撲盡問仙槎秦餘不識家何處洞口雲封吐碧花證心修

雲門上堂忽雞鳴乃曰呀金雞上座爲汝轉第一義諦根本法輪了也諸人在者裏更討甚麼碗

水檻沙平冷石臺清風細雨雜香來臨風三弄江城笛魂斷湘裙掃落梅佷亭挺

流水高山寓意深子期去後少知音而今說與瞻風客不是尋常離別情思頓融

雲門因中丞蘇雲浦問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如何是金鍼師曰我在京師走一遭不曾遇著一人浦復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崇先奇云雲門金鍼暗擲孤負鴛鴦獨繡中丞錦衣夜行不思故國風光　鳳山啓云祥麟不踐生艸大

鵰恥宿雞棲翳鏃之機驚羣之句誰敢追風但末梢頭太煞老婆若是不肖待復問便與一棒教者俗漢疑三十六年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師曰輕打我輕打我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僧遂驢鳴

崇先奇云者僧雖善步趨猶欠返躑檢點將來也是邯鄲學唐步　白巖符云雲門師翁一生眼腦端正氣宇淸明無端引着僧向瞎驢痛馬隊裏作活計不肖孫則不然如何是異類中行但云木作頭泥水作頭解作頭石作頭　雪岸睿云向異類而作佛事須是雲門始得未免引人銜鐵負鞍無有了期我則不然如何是異類中行淸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

轉步溪山眼倍明落花深處艸靑靑生來頭角雙雙子踪跡依然沒處尋 宗遠源

撥轉機輪古路頭野田荒岸恣優遊不知陌上蟬聲切也解風前報早秋 尋道啓

釣盡若耶溪上月吹殘玉笛洞中春夜來不向深宮宿一櫂漁歌過孟津 山容波

雲門在雲棲因津送亡僧回樓問衆曰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出衆曰謝和尙挂念

愚菴盂云雲門老漢雖善機宜還須替者僧入涅槃堂始得

目前機得逢源了一處打墻兩處好者邊躲得驟雨過那邊便見淸風曉轉身歸唱三江曲錚錚韻出靑霄杳 維新起

霜大留飮故情歡銀燭金爐夜不寒若問吳江別來意靑山明月夢中看 思懶融

雲門上堂前山頭鴉鳴後山頭鵲噪祇者是〇〇沉思卽不妙啞子喫黃連有口不解道

雲巖祥云雲門老漢擬欲坐斷天下人舌頭而不知也是李向赤邊皺 復頌

玉龍岡上鳳凰飛啄啐珊瑚月下歸嘑得一聲天亦動重重海國夜傳衣

雲門因僧問恁麼來時如何師曰戲論曰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曰戲論曰恁麼不恁麼來時如何師

曰戲論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戲論
無腔笛弄彩雲橫翻盡梅花調不更假有知音能側
耳滿懷肝膽一時傾 雪岸睿

宗鑑法林卷七十

宗鑑法林卷七十一

集雲堂 編

大鑒下三十六世

信州博山無異元來禪師 嗣壽昌經 因登廁覩上樹人
大悟見壽昌昌曰近日如何師曰有箇活路祇是
不許人知曰因甚不許人知師曰不知不知
寒松操云若論者條活路非但他師資拈弄不出直
饒達磨到來也做手脚不及
古宅門開趁曉行風飄香帶錦衣輕高情人話滄洲
上碧海雲空柳絮橫 全越祖
逼歲不堪殘臘盡梅花喜見綻枝頭錦衣公子恣狂
態勒馬翩翩雪徑遊一歌一曲故友是投醉眠村酒

樂悠悠 南菴依
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靜處無征
戰兵氣銷爲日月光 黑巖智
獨步空堦曙色微風高卉木露全機轉身不踢來時
路贏得清風滿袖歸 寒松操
山月縞中庭幽人醉初醒不是怯春寒愁踏梅花影
誕登濟
博山因壽昌以玄則禪師答僧問龍吟霧起虎嘯
風生話命頌師衝口頌曰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
肉眼何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
棲霞成云掀翻海嶽須還拔地之才驅走雷霆要有
滔天之作博山此頌拔地之才有矣滔天之作具矣
要五百年名世鳳舞岐山十萬里傳心龍吟枯木又
須別有話會處始得
轉天關還他作者掀地軸須是其人恁麼龍爭蛟鬬
那知鱉苦魚辛廓情塵鍛凡煉聖掃玄路雷卷雷轟
咦會見皇風成一片山青水綠舊乾坤 慈雲文
龜毛拂上兎角杖頭面皮撥轉自在風流 興善康

博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紅絹曰紅絹莫是道麼曰不是道曰旣不是道因甚麼答以紅絹師曰

因你問道答你紅絹

回雁高飛太液池新花低發上林枝年光到處皆堪賞春色人閒總不知（南菴依）

江南春動雪初消澹蕩風光夜色饒遊子貪觀天上月那知春色在梅梢（寒松操）

一度咨詢一度親樓臺烟雨釀春溫無端掩映池塘裏梳刷鴛鴦入畫屏（靈燄燭）

建陽東苑晦臺元鏡禪師（壽昌經嗣）因有省以偈呈壽昌曰識破不值半文錢可憐摸索幾多年宗流盡是欺心漢說甚祖師別有禪昌曰你且道那裏是趙州勘婆子處師厲聲曰和尚莫作怪昌為大笑曰參禪要到者一著始不受人牢籠師禮拜

棲霞成云東苑被壽昌冷地一錐若無後語禍事禍事

自掘深坑自活埋偷生無計怨誰來翻身拾得泥團子錯認驪珠作寶懷（慈雲文）

烏藤七尺趁閒行打雨敲風過一生轉過溪橋逢舊友忽然踢斷艸鞵筋

東苑見僧來便曰者漢子失了魂來者裏作甚麼僧擬對師以棒逐去

鼇頭一醉曹山酒家業渾然不知有還將此個奪魂丹電雷却教顛倒走休亂走道道（梅逢忍）

赤骨聿雙窮相手精光邋遢一藤根全身坐斷鬼門路要與閻浮人返魂（海慧惺）

福州鼓山永覺元賢禪師（壽昌經嗣）師讀法華經至我爾時為現清淨光明身遂問昌曰如何是清淨光明身昌挺身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昌起行師當下豁然如釋重負隨入方丈通所得昌遽棒之三曰向後不得艸艸仍示偈曰直饒跨上金毛背也教棒下自翻身師疑之因甚更要棒下翻身越四載因過延津聞僧誦經曰一時謦欬俱共彈指是二音聲偏至十方諸佛世界由是徹見壽昌用處

自從拾得摩尼寶一到延津徹底傾赤骨貧來無一物依然眉下露雙睛（覺海文）

四月新荷香滿池薰風拂拂透羅帷黑甜驚起心何
快說向時人幾得知葉舟順
懸巖碧落眼先花呑吐三千曉嶂霞個裏分明原底
事從他門外駕三車眞嬾定
一步行來一步高誰知棒下不相饒臥龍得水興波
浪船主輕舠過海潮卽成見
是二音聲閉口談淸光搖落海門寬一時彈指全機
露棒下翻身毛骨寒子愚喆

大鑒下三十七世

若溪指南明徹禪師雲門澄嗣 一日同麥浪懷侍雲門
次門曰老僧四大不調和汝能療否師曰蒼天蒼
天浪曰譫語作麼門曰不如者箇不識字底
誕登淸云瞑眩之藥難瘳不治之疾雲門結胸之症
漫以參苓是投無怪雲門自用硝黃
靑天白日鼓風雷雲鎖蒼山霧鎖巖俊鳥咤咤啼不
徹分明有眼不曾開
老子一身三雜病兒童競進三陳湯料當祇得三年
活浪盡難辭哭彼蒼

夜明符執在機先深入洪波浪潑天縱使鯨鯢能變
化一鉤搭上釣魚船
明因寺麥浪明懷禪師雲門澄嗣 示衆洛陽牛犢食禾
頭荊益田疇減半收舜若多神楞腹死江河淮濟
淚長流
誕登淸云明因借別家墳墓哭自己心事竊不干涉
者卽得倘遇彼之親眷未免令人絕倒
一段眞風畫不成明吹暗度送君行泥牛吼破澄潭
月石馬加鞭不進程天寧鴻
佛日石雨明方禪師雲門澄嗣 住雲門時因黃端伯訪
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耶溪不許扁舟宿日暗頭
來時如何師曰此去錢塘尙隔津
靑門林云橫抽寶劍不犯鋒鋩須讓作家居士發揮
偏正宏闡先宗還他沒量師翁諸仁還識二老落處
麼若也識得正如楊修見幼婦自然一覽便知妙說
若未委更聽一頌
一語投機話更長白蘋紅蓼滿瀟湘月船夜半乘風
去不犯東西用意良

佛曰因僧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江南不曾帶得來曰爲甚不曾帶來師曰也虧你

萬花叢裏沽村酒九曲河邊泊釣船醉把絲綸隨手擲蓑衣斜挂夕陽天

佛曰初閱楞嚴至如汝文殊更有文殊處身心世界打成一片後因病値雲門上堂曰放下著師通身慶快呈偈有曾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門痛加訶斥後聞僧舉大慧剔荔枝話遽然軒渠一笑

萬仞峰頭擲釣竿荔枝吞吐逼人寒烟蓑箬笠斜陽外狼藉珊瑚碧玉盤 好木材

蘆灣深處月三更紅蓼花開江水淸叵耐若耶溪上客箕裘纘得振家聲 谷雲淸

月映澄潭徹底淸金鱗夜靜向光行忽然一躍翻身轉便是桃花浪裏鯨 兩樵愚

因風凝寒冰結不瀾玉龍遊泳在深潭迅雷擊發蒼溟窟大放鯤鯨吸海乾 雪筠赤

一聞放下便抽身罷釣歸來別有春舒卷竿頭無限意海天空湛月華 新韞虛叟

佛曰因僧問如何始得不染汚去師曰巡人犯夜

岸眉乳云白刃橫施鋒鋩不露須是師翁始得芝山又且不然有問如何始得不染汚去但道新荷擎雨蓋風動遠香生

佛曰問白巖甚處來曰贛州師曰崆峒和尚即今在甚麼處巖近前問訊曰恭惟和尚起居萬福師曰錯了也曰情知和尚慣壓良爲賤師曰錯錯

相逢坦上敘情餘納履分明要抑渠逗到末梢無可奈殷勤只得授仙書 獨芳樸

佛曰再住天華因僧問石鐵已收天華再布盡力舉不起底句乞師指示師曰班門弄斧曰西河震吼未爲奇北斗藏身猶是鈍師曰賣油娘子水搽頭曰恁麼則知恩有地酬價無涯去也師曰大衆看取者僧

惟一楫云者僧雖能看孔著楔始終要見盡力舉不起底句子未免錯自承當寶壽毫力不著霹靂有出身之路檢點將來猶未剿絕或有問山僧石城已雖

寶泉復到如何是盡力擧不起底句但向道試看道人巖畔月夜來淸照飲牛溪

杭州愚菴三宜明盂禪師(雲門澄嗣)因僧問二親俱喪時如何師曰好箇消息曰還假保任否師曰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堂上已無親父母眼中撥出翳空花行盡三更明月路黑漫漫地渡流沙(海慧惺)

愚菴問僧何去僧曰弁山師曰吾有一信煩帶得麼曰得師震威一喝僧罔措師轉身便行僧至弁山如前擧畢山曰者漢若來可居第一座

維新起云愚菴師翁太虛空裏著色弁山伯祖沒絃琴上知音若是起上座又且不然待僧云得便就地畫一圓相而坐不惟使者僧立身有地亦且鴻信可通何故咻回頭盡屬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輕財不吝因家富點額無依窮子哀徒自竛竮晤親友訴衷情又被穿顋(肇暹昇)

鼻頭拽脫笑呵呵俊逸風流有許多昨夜大蟲遭虎齩天明不見舊時窠(正觀喆)

愚菴參雲門進堂約不語戒正提撕忽門入堂高聲曰放下著師不覺掀眉一笑門問懷州牛喫禾爲甚益州馬腹脹師曰罔取露柱曰祇如樹倒藤枯畢竟句歸何處師曰長江翻白浪曰尚疑你在師遂呈偈曰觸處逢伊識得伊石織峰前一帶溪門遂揄之師拂袖出曰落花無限春山暮就路還家聽鳥嗁

石織峰高萬木秋耶溪溪畔毒龍游落花無限春無限樹倒藤枯笑未休(雨樵愚)

震法雷兮雨法雨玻璃盞貯獅王乳僻愛蘇提山水閒風流月夜誰堪語(乾予裕)

掀眉一笑達心空抹過須彌不露踪滄海躍翻藏不得逆流洞水鎭寰中(輻虛轂)

東山爾密明瀫禪師(雲門澄嗣)因探友德淸舟中聞鑼聲有省擧似雲門門曰此夙根所致耳尙須知有向上一著師唯唯一日門上堂曰放下著師忽全身脫落作偈曰夜半霜寒月忽低行人到此盡遲疑翻身躍斷來時路點點星暉斗柄垂

鑼聲驚起碧潭龍頭角崢嶸宇宙空作浪變江無追覆琵琶曲裏顯宗風 爾樵愚

決志參詢寢食忘銅鑼聲裏證圓常竿頭月映耶溪水流出光華滿大唐 爾卓琛

鑼聲一擊豁心空古鏡堂前不樹功直待虛空成粉碎一毫頭上定綱宗 崇劝玉

爾密示衆立功勳存照用大似緣木求魚收視聽除聰明何異牯牛取乳又道道非見聞覺知不離聲色言語據如上說畢竟如何行履良久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

青山疊疊水重重說與行人路不通莫若歸來桑柘裏村歌社舞樂從容 海慧惺

香雪具足明有禪師 雲門澄嗣 因僧問久滯不通時如何師曰數珠在手曰音聲未息時如何師曰葶藶子曰六聰未靜時如何師曰相見了也

等閒攜手入紅塵步步相隨不是親終日與渠離不得有時發笑有時瞋 界弘量

海客臨淵問路頭漁翁一一為君酬可憐不遇弄潮手直至而今在半途

機輪軋軋暗相投話到傷心淚欲流一陣金風吹落葉天涯何處不驚秋

弁山端白明雪禪師 雲門澄嗣 參雲門門舉斷錯話師於言下知有將蒲團拋出曰一語下徐州後於過橋次門曰谿水潺潺汝試道看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門笑而頷之越六日師聞鐘聲乃大徹

耶溪水清清過於水弁嶽山高高過於山敲空有響兮大地咸聞擊木無聲兮搗碎須彌相將父子兮越國風流拋出蒲團兮月照層樓踢徧天涯路收回一指頭 石嵩乾

爐火均調煉鐵錘重輕分兩不曾虧等閒拋出青霄去打落天邊白鳳兒 拙菴朴

鐘聲吼出迸雲雷曠劫無明當下灰踏脚上船便歸去閻浮在處却春開 圓鍾達

蒲牢驚落午天星百丈山頭亂點金不看花梢流夜月且張石纖蔭天人放牛歸馬寰中主打鳳羅龍化外賓倒騎虎頭收虎尾家聲何處不新新 獅乳器

金鐘一扣透雲門擊木敲高格外論水過橫橋流不悉淸聲朗朗古今存世調廼

虛空粉碎得無由却使蒲團笑未休一擊鐘聲天地淨花梢明月五湖秋超日諳

弁山問萬仞壁圜房下事作麼生壁曰淸明下種師曰佛法不似者箇道理曰二年一春師曰未離聲色在壁拈起棗子曰者箇喚作色得麼師曰不喚作色喚作什麼壁曰靑州有

兩刃交鋒勢莫休旌旗閃爍海山愁一聲戰罷歸來晚明月淸風滿御樓宗楷元

將軍雖有收番志怎奈番人不肯降戰罷歸來天未曉滿庭狼藉盡刀槍慈雲文

烟波江上泛輕舟慣向驚人浪裏遊但得竿頭逢稱意不須輪權下靑州

弁山晚參一葉扁舟浪裏顚絲綸拋去看浮錢鉤頭忽爾金鱗現不負漁翁冒晚煙遂以拂子作擲鉤勢曰山僧今夜拋鉤擲鉤莫有負命底鯤鯨麼出來吞啗看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元來是箇蝦蟇

樂禪耀云駕無底船撒漫天網老漢固是善爲撿點將來大似無風起浪者僧雖是慣入洪波不合貪他香餌一釣便上縱使有金鱗之作未免甘作蝦蟆彼時若遇山僧便好奪却拂子掀倒禪牀管取老漢一場懡㦬

想見田門鼎食喧大開東閤待英賢當時不有雞鳴客朱履三千也枉然慈雲文

弁山晚居崆峒時以禪版東敲西唱凡有僧請益亦敲禪版示之

雲巖祥云虛靈神會妙應無方不知支那國裏有幾許世界正恁麼時還有知弁山落處底麼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復頌

一聲鐘徹曉天星拜別丹墀不奉君自此寒光空大野優曇悉向火中生

弁山因居士問一念未起時如何師曰石人戴鐵帽曰渾然忘念時如何師曰夜半日頭落

雲巖祥云弁山師翁意欲與伊拈却炙脂帽子脫下鶻臭汗衫殊不知月明山靜夜空淚子規聲

弁山上堂飄零黃葉振古佛之家風遊衍行雲顯當人之面目快覩戒珠晃燿罏岳崔嵬一道神光貫穿今古雖然更須知有轉身一路且作麼生是轉身一路化功歸已琴堂冷退位朝君古殿寒

雲巖群云芳叢俱斂艷枯木有花開劫外春風吹散一湖冰月則固是若論轉身一路須是讓別人道去始得

弁山參金粟適上堂次師出衆便喝粟便打師又喝粟又打師曰者老漢敗闕了也便歸位

福善品云黑豆未生芽青黃的辨龍馬忽浮圖誰分奇偶果乃寶印當陽那管千差異致二大老驀劄相逢逗到節角交頭灼然賓主不異祇如弁山道敗闕了也且道敗闕在甚麼處放去直衝金鼓陣收來卷却萬鋒威

弁山因僧問如何是不思議境界師曰螺螄吞大象

當頭不顧按龍泉劈破虛空血濺天鐵壁銀山俱粉碎毗藍風起電機旋 珙堂樹

弁山一日指桃花示衆曰靈雲見桃花悟道諸人見桃花因甚不悟一僧曰和尚見桃花時如何師曰老僧不曾眼花曰爭奈即今何師作咳嗽聲曰老僧有病出去

昔日靈雲曾失眼如今舉起誑兒孫時來一陣摧花雨又見飛英落滿村 雪岸睿

弁山到金粟值擡船次問虛空駕鐵船時如何粟便打師接住拄杖曰波浪湧千尋時如何粟欲打脫拄杖不得師曰情知和尚無下手處粟曰且道承誰恩力師彈指一下

碧空雲外玉輪懸萬里銀河浪拍天兩岸蘆花兩岸雪扁舟應逐好風還 雪岸睿

弁山上堂月鉤雲餌整常拋湛水澄潭正寂寥有時浪裏吞鉤去收卷絲綸吾氣高大衆且道收綸卷釣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柳條橫串花籃裏街坊高叫賣新鮮

香餌閒拋逐浪浮水深魚密暗吞鉤老漁得意歌歸去明月蘆花滿釣舟 慈度傳

瀛山雪關智誾禪師博山來嗣初參博山事櫓㰁因見
磨鼻拽脫忽有省呈偈曰直下相逢處由來絕覆
藏舌頭原是肉嚼碎也無妨一日山令首衆問如
何是人天眼目師曰頂門上曰還假照鑑也無師
曰山不見山曰不虗參見作家來師掩耳而出

夕陽斜畔路頭賒東望鄱湖水似車蹋碎山前行履
處幾囘風月落梅花孫音宜

銀山雪夜結冰花磨鼻呵呵笑作家昨日藍關無阻
礙朝陽傾刻是天涯禪指培

幾度歸家未到家乾坤推轉轉周遮自從蹋碎梅花
月青白眼中愛著沙崇玅玉

方塘細艸夕陽斜隱隱柳梢歸暮鴉脚下芒鞵宜緊
捎背隨明月蹋蘆花維新起

磨盤無脚顚倒走拈得鼻孔失却口觸瞎人天正眼
睛虗空大作獅子吼海慧惺

淮安檀度嵩乳道密禪師博山來嗣因采茶次忽白雲
從澗底起師覩之有省呈偈博山山曰者且置祇
如一口氣不來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不向和
尙邊去處在山曰莫便是你安身立命處麼師曰
道密終不作此見解山曰好與三十棒

澗底白雲生嶺上橋邊樵子過前溪仙源望去無他
樹萬丈龍湫家最西分付遊人看路滑幾多天外著
雲迷笑殺倚門傍戶漢只將鶴唳當鶯啼南庵依

白雲澗起豁雙瞳謾謂安身不與通父子機關眞險
峻烏藤三十闡宗風弘機猷

檀度上堂枯木寒巖時節至春風吹起律筒灰石
人撫掌呵呵笑莫認春牛是土堆

誕登淸云恁麼爲人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誕登
不然春牛只是土安排攸節逢時亦俊哉贏得東風
生大野百花香自此中開

浪高巴峽洪波滾倒卷煙霞帶日傾兩岸未歸江上
客更聞猿叫斷腸聲

檀度因僧問如何是類墮師曰靈犀翫月曰如何
是隨墮師曰木馬遊春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坐
不當堂

誕登淸云以折箸攪滄溟能使魚龍知命則不無嵩

祖只是忝憾曹山之意顧左右云者裏具三墮
太平治業元無象野老家風古至淳只管邨歌并社
飲那知舜德與堯仁天寧鴻
長慶宗寶道獨禪師博山來嗣 因僧問一切諸佛皆從
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震聲一喝
一喝當陽誰會得忙忙宇宙錯商量秋風昨夜來何
處大地如銀一片霜德寶信
風掃陣雲清海嶽龍施膏雨潤蒼生枯枝朽石渾無
賴徒費雷公電女情
獨峰竹山道嚴禪師博山來嗣 嘗牓三問勘驗方來一
曰獨峰路險把關令嚴欲到者試借公驗看
水陸一般到帝京寒風朔雪不勝情磨穿腳底何如
坐得意方知手眼精正覺喆
青山突屼水長流翠竹黃花爛熳秋此景此時人得
意百年公子忽封侯
回龍古航道舟禪師博山來嗣 因僧問眞覺有言石卵
爆盡橝枝掃地吾當再來師今繼席莫再來麼師
曰誣人之罪以罪加之曰恁麼則據款結案也師
曰一狀領過
石卵爆開黃鶴去橝枝低亞鳳凰來白蘋紅蓼秋江
冷鐵笛無端奏落梅海慧惺
逢場作戲逞英豪兩陣交鋒志氣高今遇太平無象
日旌旗不動酒旗搖德寶信
蕩盡家園赤骨貧白雲巖下暗移身踢翻鳥道虛空
轉錦繡乾坤絕點塵崇効玉
古航因博山上堂師出問鐘未鳴鼓未響還有佛
法也無山曰木人井底吹石女溪邊舞師曰語中
玄一句如何道山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
德寶信云博山高高山頂立立不見頂古航深深海
底行行不溼腳要問佛法二字猶欠悟在
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坐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
雨難免渾身透溼衣誕登濤
枯木寒巖絕點塵凍雲深鎖嶺頭春冰肌梅萼傳音
信隱隱馨香冷醉人
鳳樓高卷曙光寒太古文明見也難直入禁闈忘扃
鎖彤雲翻作雪花看天寧鴻

博山雲磵道奉禪師(博山來嗣) 聞雞鼓翅叫大悟曰柏子焚殘談欲無鄰雞忽聽一聲呼昔年錯認驢覷井今日方知井覷驢

譙樓鼓歇夢初醒忽聽雞聲報曉鐘莫道井驢從此悟井驢拈却始心空(非臺鏡)

治父星朗道雄禪師(博山來嗣) 因僧問踦虎頭收虎尾猶是時人窠臼如何得絕斷衆流萬機寢息師曰如汝所問

云治父卸却頂上鐵枷要且無人証盟

勞勞亭上十分春忍把離情付水濱唱罷陽關三疊曲借他官柳送行人(海慧惺)

夾岸桃花紅似火滿堤柳絮白如銀天風一陣來何處狼藉枝頭多少春

朗師機慣得其便却將貓尾拌貓飯獲兔蒼鷹早已歸幾多犬被枯樁賺(非臺鏡)

金陵天界覺浪道盛禪師(東苑鏡嗣) 因荊國主請陞座僧問今日荊國主設齋還有受得王者供養也無師曰香風吹萎花更雨新好者曰恁麼則梵王帝釋皆當稱讚也師曰莫怪山僧不下牀

紫玶岠云寧可戴角披毛斷不肯踏却一師僧眼淚老人較些子若裏則不然還有受得王者供養也無有甚饆饠䭔子快下將來

內使頻添寶鴨香彤庭月落正當堂有人借問宮中事尊貴天然懶下牀(海慧惺二)

出處何如聚處多各擡身價歎懡㦬風流不在探[illegible]紛只要情眞對阿婆

淩雲鳳閣奏簫韶引出仙姬越樣嬌細語含情歸洞府惟聞環珮響飄飄(金鐸文)

天界參東苑苑問曾聞博山提唱維摩經否師曰曾聞苑曰彌勒得一生受記作麼生師曰大有人疑著苑曰你又恁麼去師異之圍爐次師舉古德劫火洞然話有云壞有云不壞此意如何苑曰你又恁麼來師後呈生平所見苑然之

黑白分明神妙局當頭一著似難逢嚴前快遇知音者斧爛柯銷看不窮(亭山尤)

虎嘯嚴前興獨誇驀然枯木產新芽親承雨露空今

古別轉生涯吹玉笳無業花
悟了還須出見人武夷山裏喪家珍誰知一種生涯
別夢筆花開大地春智圓璧
一語機投志可酬家私蕩盡轉風流夜來石女呵呵
笑萬里天邊擁玉樓子愚喆
天界因僧問如何是大藏教詮不出底意旨師曰
淚出痛腸曰末後拈花又作麼生師曰要頭斫將
去
堪嗟認影迷頭人指出重關又問津恨殺口門生太
窄只將肝膽一時傾
花冠卸却忘尊貴輸與傍人坐翠微大義綷詮重剖
露言言見諦不相違弘鼎欽
天界一日問僧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你
道香嚴在那裏安身立命曰錐也無立甚麼命師
曰亡命漢向艸裏輥作麼曰何處是艸裏輥師曰
黃連作馬鞭
玉管頻吹刦外心喚回枯骨作龍吟雲蒸碧海無人
會空引金波貫古今普濟龍

蹋碎乾坤絕點塵無蹤跡處莫藏身蟭螟眼裏翻筋
斗躍馬揚鞭過孟津崇効玉
太平無事傳邊將首箭烽前立信旗喝起陣雲彌海
土一聲鼙鼓挫全師海慧惺
太平時節論干戈萬里沙場艸也無若是久經行陣
者收兵惟在一聲鑼正覺喆
開元爲霖道霈禪師鼓山賢嗣 上堂無見頂相箇箇圓
滿爲什麼我顯汝隱鐙王座子人人有分爲什麼
我坐汝立知麼鏌鎁未出匣游絲千萬丈等閒拈
出來一斷一切斷
明月清風孤嶼外白雲流水斷橋西寒光一片明如
鏡混不得兮類不齊崇効玉
子陵深隱富春山閒把絲綸釣碧灣蝦蟹寥寥秋水
靜空將明月伴鉤還慈雲文

宗鑑法林卷七十一

宗鑑法林卷七十二　　　集雲堂　編

尊宿（未詳嗣法）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曰我與飯汝受餧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麼生師曰汝作罪我當知

法林音云理不借處爭敢侵著它一些子道不礙時又何嘗有一物為對為待此是東山見處若約法林門下正是白日迷路復頌

越水吳山引斷腸春風夢裏繡鴛鴦箇中法法不相到明月依然照故鄉

翡翠貪魚渚葦邊青錢點碧水中旋隨風上下渾無礙數數開儂眼有天　笨菴鼎

雲頂因僧問如何是和尚一枝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麼則本來無一物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可矣

法林音云佛來也斬魔來也斬東山究竟不知者拂子來處若一槩放過何異截鶴續鳧　永寧鼎云好一枝拂者僧拈不起東山用不得永寧慣行平展要且難為分析

雲鎖蒼崖花滿溪行人到此路偏迷一聲啼鳥出幽谷正是仙家對奕時　海慧惺

重門吏散印刀刀片紙從教貸青毛欲問中書堂裏事紛紛劍戟似蓬蒿　法林音

峰頂池開十丈蓮香風吹醒洞中仙斜冠倒屣雲端現故鄉驢騾聲色前　笨菴鼎

雲頂因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與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臥千年士呼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

法林音云蠱毒之家水莫嘗東山既不能覷透价老心肝爭免數百年後帶累者漢活葬在洞山門下復頌

荊棘叢前出老根多年猶帶血斑痕不知何處腥風至徒向荒郊欲返魂

劃斷千江白雪紛赤梢沉困暗消魂漁翁夜半鳴榔

急大叫天明失路行栗菴鼎

高郵州定禪師因僧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師曰

乾屎橛

法林音云百尺竿頭不知轉身之路空扭捏三聖鼻孔萬仞巖前不解垂手之機徒模糊雲門眼睛今日有人恁麼問法林終不肯祇有受璧之心　永寧鼎云索價八百擬酬一千可謂高邁古今在今之世十箇五雙背秦忘楚者多摹腹問心者少

鐵壁銀山湧出來當頭一撥便成灰錦鱗若解生頭角迸破青天走逆雷海慧惺

踢碎佛堦襯馬蹄殘紅飄處印香泥濤波湧出遊艇子遙望蘆花一色迷法林音

鄭州普照寺佛光道悟禪師身著白衫跨黃犢吹短笛遊於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毗盧頂上別有行處

法林音云佛光貧宅一粒米却將曩劫熏修狼藉殆盡且道那裏是貧宅粒米處

手內鄉圩七尺筇穿雲度水活如龍有時拈在[illegible]峰上劃破青天不放鬆若怡

茅菴縛就傍雙林拄杖常隨遍剎岑設道渠儂無住處滿山枯木似龍吟法林音

溫州靈雲省菴思禪師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牛角馬角為我伽藍瓜籃菜籃

法林音云掀翻威音那畔了無蹤跡可尋掃除今世門頭不留一些餘習要且無出身之路

霜葉飛飛月一天聞將錦瑟調聰前知音欲得周郎至故意時時誤拂絃慧雲文

歷歷古今磨晝夜忙忙日月跳雙丸不知天地為誰老留得青山畫裏看海慧惺

縛箇菴兒傍水灣惟留心事對青山幽居不問朝堂事鎮日寥寥獨掩關法林音

泗川大癡禪師所至以勘驗為事過雲竇乃曰者老漢口裏水漉漉地竇曰你不肯老僧那師曰果然口裏水漉漉地以坐具一摵便去直歲不甘趁至中路損師一足師曰此是老漢使之宅曰須折

一足償我實果如其語

法林音云雪竇水漉漉底後折一足償它大溜水漉漉底直歲打折一足還償得雪竇也未復頌

詩腸僅比酒腸寬痛飲揮毫興未闌引雨寒烟入戶急柳弓葦箭帶心肝

瞋不是瞋打亦非打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白雪陽春唱高和寡兩箇獨脚可知禮也 桓山樹

杭州雲棲蓮池袾宏大師謁笑巖於柳巷求開示巖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你師恍然辭歸過東昌道中聞譙樓鼓聲忽大悟述偈曰三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閒事魔佛空爭是與非

承天愷云雲棲雖然悟去爭奈墮在半途若要歸家穩坐直須掉轉頭來再見笑巖始得 法林音云歸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雖則南向讓三北向讓再依然征誅而得天下復頌

上園歷罷到江濱滿眼紅黃入夢頻興罷歸來無覓處故鄉端不在西秦

水到燕山心不正撞頭偏遇打頭風可憐撈破東昌鼓喪盡家私兩手空 慈雲文

東昌門外鼓騰騰驀撈虛空撲地崩拈得紅爐一片雪却是黃河六月冰 予哉元

雲棲因侍郎王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曰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曰走却法師留下講案遂頌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法林音云既不能格外追詶又不能格外提持豈善作者乎致令王公死在句下不見道大凡宗師不可祇一路也復頌

毗盧樓閣月朦朧刹刹塵塵絕異同堪笑善財無覓處淸光狠藉粉牆東

西風愁起綠波間菡萏香消翠葉殘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 粟菴鼎

主重重也伴重重一夜深談性海空二十四幢平塌

地不知誰檯玉樓鐘拱才涵

雲棲因僧問多禪念佛可融通否師曰若然是兩物用得融通著

法林音云天地一理萬法一如大師不妨會盡祇是中心樹子猶望宅人討保在

孤山梅白非因雪雪谷香生不是梅梅雪兩忘丰骨露清香隱隱襲人來寧靜恒

桃源洞裏卜幽棲雞犬桑麻樂有餘采得黃精和白术一時收入藥胡盧海慧從

滿山筍蕨滿園茶歷落巖前歸晚霞午夜夢回繩一顧般般風味不須賒法林音

雲棲新春日示衆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却昨日作麽生十二月廿八

法林音云拈頭作尾拈尾作頭不知四時密移那管日月推遷更贈一柄埽帚去館驛門前作生涯

青山日伸頸綠水夜揚眉握管虛空判寫出舊鍾馗界弘量

華陽道士呪金鐘鬼谷先生祝卦筒惟有東村王大伯譯家燒紙過年寄書證恒

水色山光皆入詩一行鴻雁影差池醉後不知天地響梅移聽外月來時法林音

雲棲嘗自贊曰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青匠庶幾此近之繼留作供養若道者便是依然成兩橛不可撲三十棒

慈雲文云雲棲道庶幾此近之大似折空花濃淡畫兔角短長　法林音云款出囚口要且三十棒也讓令行一半復頌

三個猢猻夜簸錢鑠來覆去絕中邊巖前忘却來時路水底徒分上下天

禿帚拈來巧畫眉塗脣赤土美西施自憐越國人烟積擁翠樓頭錯認伊粟菴鼎

自梳雲鬢理宮粧十曲春風九斷腸打破菱花雙照影一時羞殺杜韋娘環六聞

紫柏達觀眞可大師聞誦斷除妄想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大疑之一日齋次忽大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使醒安用如何若何

法林音云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旣不能胸襟流出縱
然瞠開睡眼也是倚門傍戶
八駿圖邊騰逸足掀翻槽櫪脫羈銜當時伯樂如相
顧管取千金製錦鞍寧壽鼎
哭月狂猿攀古樹嘯風猛虎踞懸崖人間別有通霄
路不必行從者裏來靈登清
淸風明月兩相留獨傍溪邊覓舊遊轉過巖前僧一
笑扶桑日出海門秋法林音
瑞州黃蘗無念深有禪師因僧問道果有耶果無
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如何卽得師曰無
求卽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
大離散時如何師豎起拳曰者箇不屬四大
法林音云把住時海闊山遙放行處纖塵不立若人
透得許與古佛同參更須知向上有一人在復頌
不勞井底種林檎桃李滿園俱是金萬里區區歸未
得可憐明月印波心
歷盡千山與萬山白雲影裏轉身難爲君指出竿頭
路須信拘盧不在南辨才海

無念因僧問古人幷却咽喉脣吻道將一句者一
句如何道師曰我不幷却咽喉脣吻你且道一句
看僧無對師曰你被音聲塞却口
法林音云者僧被音聲塞却卽且置無念老漢且道
脫得也無
老將鎭邊關單于盡膽寒太平歸故國露布寫平蠻
定生純
邊關那聽假鷄鳴車馬蕭蕭不放行關吏護言刻薄
甚從來符節要分明法林音
夔州白馬寺儀峰方象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西來
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烟
法林音云西來大意道者何止萬千者漢較些子祗
是不合杜撰復頌
颯颯淸風掌上仙護花雙袖繞雲烟高歌一曲乾坤
暗塔影倒插波底天
望梅止渴太惺惺齒頰津生任吐吞路不齎糧戶不
扃謳歌鼓腹偏乾坤粟菴鼎
儀峰手中常執一鼗鼓一面書壘字一面書彝字

凡應機多擧而搖之

法林音云在儀峰門下不道全無若是今時何異擔水河頭賣復頌

神頭鬼面幾多般拈出當陽不等閑一曲兩曲誰會得却將紈扇掩慚顏

覿面神鋒不露形血痕零碎似春淋生靈兀兀知還否可歎晨昏臥翠陰栗庵鼎

廣信府鵝湖養菴心禪師畫大圓相於壁間內寫莫教塗黑外寫勿使傷白有人向圈裏圈外下得注脚者許汝學道不然總是懡㦬

法林音云正不立立偏不附物鵝湖盡力顯揚了也千載之後爭能免箇以已昏昏使人昭昭　永寧鼎云鵝湖無端畫地爲牢要截斷天下人脚跟殊不知帶累自己生陷地獄

明月堂前寶鏡開正偏無地可安排何如室內陳家晏把酒行籌暗裏猜海慧惺

吸盡湘江數派淸迢迢桂轂夜初明蟾光萬斛沒藏處無限遊人夢裏行法林音

養菴嘗置無門鎖室中以驗方來偈曰上古留傳鎖憑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

法林音云且道是無門鎖不是無門鎖復頌

來路黃花色色新遊人空逐馬蹄塵幾回迷却來時路苦雨復聞鳩喚頻

門墻萬仞許誰窺造室升堂幾箇兒若是自家親骨肉家風賴藉播支離栗庵鼎

韶州曹溪憨山德淸大師閱肇論至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猶在耶梵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忽有省曰今日始知鼻孔向下妙峰曰何所得耶師曰夜來兩箇泥牛鬪入水中去至今絕消息峰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

承天惺云憨大師雖知鼻孔向下定不知眉毛在上

法林音云住山本錢卽不無若要見梵志直是未在妙峰當時何不與它本分草料復頌

何處老仙吹鐵笛聲聲吹出故鄕來百年舊夢渾如昨無限心思當下灰

憨山參笑巖寶巖問何處來師曰南方巖曰記得

來時路麼師曰一過便休巖曰子却來處分明師便禮拜

法林音云一人顴頂一人懵懂兩箇漢脚跟蹺至半空中直至如今猶未點地在

南來修阻路三千陸有征車水有船公驗分明雖放過艸鞋依舊要還錢澗菴恰

洞裏桃花逐水流是誰箇裏盪輕舟家人忽憶當年事六月涼生萬井秋法林音

纔動脚跟早已差南來況且路途賖縱然來處分明也點撿將來未到家崇効玉

杭州眞寂聞谷廣印禪師參龍池傳和尚適池負暄階下師問曰和尚在那裏池曰恰好不在師便禮拜池休去

法林音云眞寂禮拜具眼不具眼如今師僧家祇管說和盤托出又道是納盡敗闕恁麼會又爭得　永寧鼎云與麼來却與麼去若是出門句子直饒四大部洲打箇之遶來可曾夢見否

蓬萊深處玉爲屏極目烟波雙眼青仙子不知何處是惟聞伐木響丁丁法林音

臨行把臂太躊躇反覆叮嚀意自殊趁晚歸途山徑滑回頭還識故人無粟菴鼎

雲封秦樹路封苔何處漁郎闖入來隔岸殷勤問仙子爲言松際鶴初回慈雲文

眞寂辭行池送至門外撫師背曰老姪我還疑你在師曰甚處疑某甲池曰如何是密啓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興轉池呵呵大笑師戴笠便行

法林音云直饒頂笠便行密啓其意端的千古疑案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蹋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海慧悭

野水粼粼引恨長田家父子爲誰忙雨蓑高挂夕陽外小麥青青大麥黃法林音

漁翁垂釣曲江濱出沒烟波不記春自說孤舟寒水畔不曾逢著獨醒人定生純

海虞破山洞聞法乘禪師一日謂嚴天池曰穹窿山昨夜點頭矣不知居士道箇甚麼勿謂三世諸佛口挂東壁也如居士灑灑落落不妨我哆哆和

和

承天惺云洞聞老師含血噴人先汚其口非但令嚴
公不甘穹窿山未免冷笑去在　法林音云縱然灑
灑落落哆哆和和穹窿山橫點頭有分復頌
白蘋紅葉兩無期夢裏歸山月到遲千里長安無住
處指頭蘸血寫秋思
欲向湖山訪舊遊偶逢嘉客共扁舟分明話盡蓬隱
月未必湖山暗點頭 辨才海

順天府大千佛寺偏融眞圓禪師因陸五臺問如
何是文殊智師曰不隨心外境曰如何是普賢行
師曰調理一切心曰如何是毗盧法界師曰事事
無礙陸歎曰今而後萬殊一體我知之矣
法林音云陸五臺祇知萬殊一體不知一體萬殊如
何是文殊智盲人摸象如何是普賢行慣嬾把犂拽
耙如何是毗盧法界趁出淫房未還酒債且教伊疑
七年
一片桃花紅似火滿堤楊柳綠如烟桃花月落迷蝴
蝶楊柳春深泣杜鵑 定生純

華嶽三峰倒卓天淸風明月爲誰還閒看野鳥棲眞
處偃蹇蒼髯顧復顚 法林音

順天府潭柘古淵福源禪師僧參鄭樂樂曰你來
耶親切處道一句看師進前曰那日未惜名含草
侯萬福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滿口牙是骨耳
朶兩片皮樂作色曰何曾見圓明來師卻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樂喝師擬議樂打曰滿口牙是骨耳
朶兩片皮師始大悟
法林音云若悟在圓明處實不知牙是骨耳是皮若
悟在鄭樂處端何曾見圓明來
紅爐焰裏種芭蕉長出亭亭百尺苗驟雨狂風連夜
作不知誰倚綠天高 海慧惺
烏鵲橋邊雲靉靆乘槎河畔月朦朧古人遙與千秋
恨不覺渾身淚染虹 法林音
從來壯士氣如虹赤脚捎空過海東翻手拏雲覆手
雨厲聲喚起碧潭龍

寶頂曉山元亮禪師示衆瓮裏何曾走却鼈鰕蚬
元來不出斗出世若無堅固心六道輪迴空自走

兄弟們卽今入後山還有不空手而歸者麼設有
正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報恩綉云若道堅固心出得六道輪迴更當入地獄
如箭射　法林音云要得了脫六道輪迴直須除却
堅固心始得復頌
朝打三千暮八百輪迴六道何時歇覆山笑倒黃番
綽瓮裏何曾走却鼈
焦頭爛額鬔鬆髮平演眞機信不通未是口門能陷
虎猶來齒缺不關風
南康府雲居顯愚觀衡禪師時有閩上座謂師曰
諸方手段縱好殺人必有血痕和尙殺人莫道血
痕氣息也無師曰你又來塗汚病僧
法林音云莫道血痕連刀子也不曾摸著
瀟湘漁父逢三閭落日孤舟若放爲珍重汨羅江上
水夜來蘭芷莫深思　海慧惺
淺水平田卽便休相逢狹路不勝愁看它鷸蚌相爭
處祇有漁翁暗點頭　法林音
雲居因僧問婆子具何手段便燒却菴師曰諸供
養中法供養最曰菴主便去未審是何意旨師曰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法林音云恁麼莫屈它婆子麼恁麼莫屈它菴主麼
若要兩不相屈何不來問法林復頌
裊裊絲楊傍水邊行人到此盡茫然長江一練渾如
洗帆影誰分上下船
野店春風颺酒帘遊人勒馬口垂涎幾回欲向它家
飲怕解貂裘當酒錢　定生紳
一任青山雲出沒意行深入薜蘿層露眠艸宿渾無
礙又見峰頭月作燈　鐵機信
雲居因僧問如何是二種根本師曰火性燥水性
淫
法林音云二種根本雲居灼然道著如今若有人問
法林祇爲伊據款結案復頌
好風好雨過前川紅葉紛紛寄恨還午夜夢回不忍
看雙峰依約半空懸
火性燥水性淫明眼衲僧難辨別一箇胡盧兩箇瓢
生鐵蒺藜當面擲　仰明旭

雲居因僧問如何是常住眞心師曰青山突屼綠水長流曰眞心與妄想相去幾何師曰黃花熳熳翠竹珊珊

法林音云灼然語不知偏正法不知倒邪爲人即福生法林恁麼批判莫道也是老婆見解　德實信云裂破面門古今還遭猶較些子若是眞妄二心未免笑殺露柱

晚日斜風雁弄沙惟將心事寄流霞不知霞可如心否一派遙分千萬家法林音

月映洞庭秋水寒碧雲散盡楚天寬風恬浪靜平如掌動蕩星辰在玉盤

日長風暖柳青青北鴈歸飛入窅冥岳陽樓上聞吹笛羸得春心滿洞庭呂庵晓

翠巖古雪遊喆禪師開爐上堂翠巖啓大爐鞴柴炭渾無半塊一雙赤手空拳煅盡凡情空解且道煅盡後如何火裏蝍蟟吞却螃蟹

法林音云一期施設足稱良匠若是躍冶之金自然別有生涯復頌

火裏蝍蟟吞却蟹一回鼻痛自心酸今來古往英靈漢好肉無端祇自剜

寒風乍起碧天空幾片閒雲過嶺東白雪三冬山谷冷陽回大地萬花紅

西江吸盡無涓滴四海於今信不通赤手打翻凡聖窟蝍蟟螃蟹總成龍耕才海

翠巖因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階前石礫盤僧禮拜師曰看看礫盤動也

法林音云動底是石礫盤不是如今有一等偕瞎爲目底便道古雪借事明心因物彰理復頌

攜筇獨自訪烟霞訪得烟霞不憶家謾道仙踪無覓處好山多是被雲遮

一鏈擊碎精靈窟币地腥風冷逼人撼動稠林溪水碧歸家就路賀新聲粟菴鼎

自入終南種术田錯教人喚洞中仙瓮頭春熟長生酒盡日醺醺枕石眠環六閒

翠巖因僧呈偈有萬象森羅露眞容之句師問如何是眞容曰雪後始知松柏操師曰松柏是萬象

如何是眞容曰全機獨露師曰露後如何曰心外無法師便打

德菴心云者僧著著有出身之路不虛親見作家若非翠巖本分鉗鎚也勘它不破然雖如是若到衲僧門下棒折也未放在

江西泐潭元白遥可禪師上堂死蛇把作活蛇弄曹家女千古風流雪峰擲下拄杖眞箇嚇人寶峰擲下拄杖可有要與嚇底衲僧麼平地商量千峰互峻一任當堂打破古鏡

法林音云直饒打破古鏡也是活蛇作死蛇弄却雲裏飛龍握赤梢腥風陣陣雨飄飄無端攪動滄溟水平地波濤萬丈高萬壽恒

竹葉交加迎眼綠桃花爛熳襯顋紅東君雙手齊分付九十春光似夢中法林音

語出團圝無縫罅東拋西擲意閒閒赤脚波斯剛翻著通身不覺骨毛寒栗菴鼎

元白上堂有時言句硬如鐵有時言句軟如綿遇薑則辣遇鹽則鹹且道遇著達磨祖師如箇什麼西天梵語東土華言

承天怡云泐潭雖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　法林音云法林即不恁麼遇著達磨如箇什麼呼來摟磨餽餽韓喚去拖犁迤邐行復頌

終朝無事巧梳妝結打同心寄與郎郎意不知如妾否鴛鴦空帶淚千行

殘月沉沉冷浸破平橋柳影映深池行人莫向欄邊立正是深閨夢斷時栗菴鼎

盡把家私贈與人一身贏得一身貧生涯到處歡豬狗滿口牙關似鐵釘

杭州積翠惟一普潤禪師示衆麻換布絲換絹買處貴賣處賤所以道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莫動莫移不遷不變卓拄杖曰若能直下承當虎豀分汝半院

法林音云承當亦不難深恐半院黏著然陳穀爛芝麻拈出不妨好手若是行家直欲掩鼻而吐

龍出海雲彌島嶼虎搖林樹動巖泉雨乾風盡無消息龍虎呼來護竹門雍慧恒

桂影婆娑貫斗牛依依楊柳鎖輕舟關山極目不堪
顧白雁黃蘆一色秋 磻南音

深山人境與城別旋採生柴帶葉烘滿室白雲推不
出半聽月映半聽松 德寶信

積翠因僧問未開口以前乞師指示師曰東風急
帶雨笠僧佇思師曰白雲早已過新羅

法林音云就地彈死雀惟一不妨作家若向空中搏
鷂子猶欠一著在　□□□云者僧無門可入積翠
無門可出

華嶽山人洞裏眠天台遊客石橋邊艸鞵蹋斷夢初
醒彈指相逢路八千 壽寧恒

騰空彩鳳衝霄去出洞蒼龍帶雨過試問箇中消息
子白雲早已過新羅 法林音

僧摩馬一騰居士因陸文垓問曰向參父母未生
前至今未有消息士曰汝未到無消息地垓曰師
向謂青色青光作麼生士曰我如今又不與麼說
淨土黑如漆

法林音云我如今又不與麼倒不妨令文垓疑著乃
云淨土黑如漆與青色青光相去多少

水無舟楫陸無車古路霜横鴈影斜將謂故鄉消息
斷天涯依舊有梅花 海慧惺

杜鵑聲裏鼓融和碎剪紅羅引客過行到溪邊凭檻
目一層波湧一層波 磻南音

東魯西秦各有心陰謀只爲用來深烟塵息得無餘
事六國連兵不敢侵 正覺喆

賣鹽翁路逢一僧去覆船問覆船路向甚麼處去
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
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
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鹽示之
僧曰難翁曰你喚者箇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
麼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翁曰不可更向你道是
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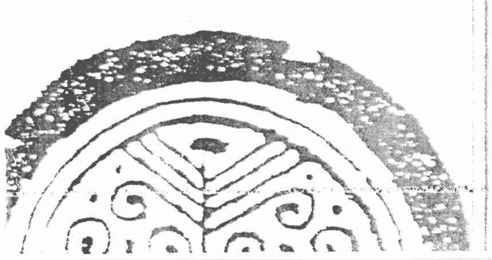
法林音云直饒會盡佛法肩頭擔子端的不會卸却
然在今之世覓箇漢也難得

翁翁慣解賣私鹽衲子無端問覆船兩箇伎窮歸不
得都盧只在半途邊 海慧惺

山作劍噴水作刀風雲變化鼓籠靈誰能獨向秦川
去爲我拈來蒞臑毛 法林音
冒露持竿向水濱一重烟雨一重春及乎轉到漫漫
處却被旁人笑指陳 翠巖鼎
台州黃巖濠頭覺眞安人晚年就邑中明因寺側
開接待一僧提包笠直入臥內眞問是甚麼僧曰
行脚僧眞遽指其足曰草鞋繩斷爲甚不知僧無
對眞便將包笠擲出曰者裏無汝措足處
法林音云者僧行脚黃巖跟蓿者裏無措足處三十
棒自行還須自領始得
木人帶月投空谷石女穿雲入蔚藍南地祖思天驚
里至今猶自憶江南 諾巖僧
一身還有一身愁牢落關山恨不休還著近鄰歌詩
至者回不夢大刀頭 瑞嵓音
黃巖因明案長老相看眞曰聞說長老夜來生得
兒子是否臺曰互道是男是女眞曰雜貨鋪豈走
蹉跎釣魚竿
法林音云男女面目覺眞不妨歷歷供出爭道明臺
貪程太速法林啟緊牙關道箇讃以俟後之君子復
頌
青波湧出玉團團誰解當機著眼看無限秋光收拾
盡更闌惟覺曉風寒
特牛產下玉麒麟奕奕祥光透四隣尤把陰陽頻借
問芭蕉葉上綠初勻
宗鑑法林卷七十二

重編曹洞五位顯訣

唐・曹山 撰
宋・慧霞 編
宋・廣輝 釋



重編曹洞五位序

傳付守澄上主雪岑

詳夫石頭一派源乎曹溪浸潤四世至于洞山其流始大盈科洋溢而有條不紊自大師謝世世五傳而到于大陽機法未融斯道寂寥頼慈濟塔開異苗間出激濁淮舒以結懸絲之寄流芳襄郢能迴既倒之瀾及其大漸童嶺渦漩幽明流乾盪坤坱軋無限焉則其前後波及海東者特彼餘沫耳是以宗徒尠有得其醇全者然有新羅金藏靈岩清虛雲住嶽須彌儼無爲微燕口慧虛鳳湛大嶺清院臥龍海龍瑞岩洎岩比現於典二十許員尊宿是醇乎醇者也各自問津津會返魯魯變故得正中妙叶行于青丘者其來尙矣迨后昆洞陳其五膠柱刻舟使一味澆漓之甚人或面之以莖草禪謂涉意想置之閫外或溟涬然望涯而退噫廣陵散幾乎絕矣豈不曰兩刃交鋒電火難追動成窠臼差落顧佇何嘗誤人落意思血指汗顏哉恚婦謗沈無香故人飲乳成毒斯有徵矣且觀价之垂範罔難擬議雪峯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九霤屠門而染指雲居是妙光幻有東土七生大宗師再投爐鞴以請鎚況其獰焉者乎匠民云亡操斧失措海印沈輝按指不妙苟一月之未窺則三舟領略有執指之迷一源之不復則九流扶疎有殊致之惑致之不一指之不忘良導之憂也斯曹山所以種種指注而不辭也霞以編之輝以釋之此錄之所以行也而辭語糾纏尋究稍難比有普法禪師老謙得宋本重刊又拾曹洞之遺文幷疎山末山二家語訣排爲下篇備其不甚詳過致多乖謬爲失不淺嘗自介懷曾謁曹溪小融和尙語及曹洞家世和尙亦以此云慨然流嘆者再三然未暇一二諮稟驟臍無及矣心竊自謂遇幸因緣心須改正値世多難未償素志越丙辰夏寄錫曦山吉祥菴因有餘閑乃將舊本三家語句務便檢閱錯綜其辭隨門夾入依舊離爲二冊以備童蒙之求同袍之上人素觀之懼藁本之或泯切有刀梓之請予曰嘉矣庶憑法水之清一洗障蕹之茂子其圖之凡揀云者曹山語也釋云者輝語也二文前後詳略不同者取詳去略兩通者俱

存之但文有前却豈涉胸臆至於闕注不釋處補以短聞如支畝度首楞合文杜亢凱麟經夾傳豈叟彰文實全半璧摸影厥蹤涓塵足壑庶幾尋流得源搊海識川新豐老人免其墮地爾

中統元季實沈臈八遺鳳笑軒晦然序

洞山五位顯訣并先曹山揀出語要序

門人後曹山了悟大師　慧霞　述

西祖持來花一眞而藏名相南華圓去界五葉以散師承追及新豐宏提綱要圓融一句分列五門泊曹山大師乃新豐嫡嗣將明五位須出五篇兼舉一例之言以顯五門之旨一者正位爲之主二者偏位爲之賓三者正中却偏是恁麼來而顯位四者偏位却正是恁麼去以明宗五者相兼帶來不涉有無頓亡賓主不偏不正至妙至玄或當頭而來寧從語默或正面而去豈在言詮如藥山帶刀布衲洗佛迥絕教中之則卓然格外之機誠出常途全超異路永言宗旨此位最玄其有借位明功備功明位從緣辨正體妙知歸廼至玄談咸標位次因披旨要敢有序題矣

重集洞山偏正五位曹山揀語并序

門人　廣輝　述

叙曰甚奇世尊於無言說法能以言說建立一切法此是至人說教方便之門後代師承高山仰止也偏正五位者洞山大師之所作也大師法界醫王宗門化生凡有一言一句皆爲入髓入神略開方便之門爰制偏正之位其言約其理深天不高海不濶者不曾參祖室誰能測彼津涯次有曹山大師者新室之人也早通眞理復遇明師親授其文密傳其旨不欲墜於師道見示學徒上智之人一隅易曉中庸之士三復難明於是制頌排章若獲神珠出從隨文解釋如窺明鏡照人盖謂父作之子助成其事也於是決釋之者旦夕不同飽去飢來控門非一揀出由其先後言詞從此重繁若知樞要之門易通徑直之路未達綱宗之趣長迷言句之中廣輝南北尋參二十餘載每因師友仰訪眞宗忽披偏正之文稍識先賢

之迹實是玄門話柄堪爲暗室燈光然以明匠對機省言施設凡將提昌路學一隅在於耆學之徒足知樞要或有晚生之子莫曉旨歸具錄諸宗續中管見久參作者明眄道人或有差當請垂匠手云爾

五位顯訣凡例

凡例終

重編曹洞五位卷上

門人 後曹山 慧霞 編

門人 廣輝 釋

後學 晦然 補

洞山五位顯訣

補曰善卿云价初住新豐晩遷洞山大闡其道立偏正五位爲當時首唱今此亦云洞山顯訣則五位之設始自洞山是天下之通論也是以寶鏡三昧歌與玄中銘雪子吟綱宗三偈等詞語多相同皆出於悟本無疑矣而僧寶傳云曹山欲辭洞山山云三更當來授汝曲折至中夜授章先雲岩所付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滲漏又賛曰寶鏡三昧其詞要妙雲岩以授洞山疑藥山所作也先德僅

圖流布多珍秘之但五位偈三滲漏之語見於禪
書據此則三昧顯訣逐位頌三漏等文皆似出於
藥山與此不同以何爲正今以管豹窺之寶鏡顯
訣三漏之旨雖皆稟於藥嶠至於着文設位流布
叢林則創自洞山故天下稱洞山五位又親承克
家曹山父子皆云洞山顯訣此爲明證何必惑於
後來之說乎但祖上秘之慮成路布洞山大開戸
牖無嫌底法遂乃立名定位施設不疑耳故云顯
訣意可知矣或云寶鏡三昧是藥山之作餘皆洞
山相承而述父甚子構其殆庶幾然藥山門下有
二宗塗道吾下至於石霜末山即九峰也而去多以君
臣父子用之雲岩下至於曹洞父子而來多以偏
正用之而兼合君父若使寶鏡三昧藥山已有正
偏回互三五之説者秘於智而不傳獨私於最使
家風乃爾不同何哉又洞山不合得首唱之名是
可疑也然則寶鏡之作闕疑可也至於顯訣三滲
漏則悟本之驪吼章彰彰矣實傳中合胡爲文致
生疑豫惜矣

正位却偏就偏辨得是圓兩意
曹山揀云正位却偏者爲不對物雖不對物却具
輝釋云却具者具用也　別時揀云正中無用
爲偏全用爲圓是兩意問如何是全云不顧者得
底人也此正位不明來也若佛出世也恁麽若佛
不出世也恁麽所以千聖萬聖皆歸正位承當
釋云不顧者此明具圓用也又就偏辨得是圓兩
意者偏中辨得正位故云全就偏辨得其正位故
云圓偏正一一位具兩意偏正雙圓體用俱全故
云兩意凡有涉緣言句呼爲用也　又別揀云夫
先師所明偏正與兼帶等用先師本意不爲明功
進修之位兼渉教句直是格外玄談要絶妙旨祇
明從上物體現前冥叶古聖之道今見諸學士詮
揀先師意度似有誤彰不免聊爲叙其差當媿在
不混其功於中或有借位明功借功明位緣緒多
端功在臨時看語來勢不負來機妙在佳致爾
補曰嘗閲廣弘明集講肆諸釋氏皆稱學士如云
今學士如林又妙玄云學士光統云云借功借位

●起疑起下同

等釋文見下　揀云正中偏却具此一位第一不得動着　釋云洞山到田畔有師僧揷田有一僧倒揷山問闍黎因什麼倒揷對云心中活在師不言歸院翌日衆僧普請出次日先出候問昨日倒揷田僧出來其僧末後出門山問闍黎昨日東園斫竹者誰其僧同測云不知山云闍黎什麼處人云鄧州人山云老僧行脚時曾往過來　又僞山大衆作田次山出門擬往作田處恰遇仰山從田中上來山問田中多少人仰山便揷鍬子側立山云今日南山多有人刈茅此等語例不常用也子細詳之　揀云如學士揀獨脫物外●起衆聖之前云是正位却圓其實屈正位也此例語是古人道過跡尙存猶未得語中無語此復呼爲非正位也爲語中有語故此可呼爲有病兼帶不得呼爲相兼帶來耳　釋云此是曹山貶眞和尙之語若非深契玄樞誰敢辨其邪正一字褒貶萬古明規獨脫物外語者來從肇法師論云理爲神御獨朗衆聖之前百丈云我有語獨脫物外起於衆聖之前

雲岩因學此語云我道獨脫物外豈衆聖之前此是雲岩助明提擧之語所以●起豈兩字各有來由玄學之徒須知的意　補曰正位之名非局於洞上元自乘教如維摩經云若聲聽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　華嚴離世間品云菩薩摩訶薩以一切空爲所住處善巧觀察故以無相爲所住處不出正位故云云　起信論云此體用熏習有二種云云　釋論云一者未入正位二者已入正位云何爲未入正位者謂十信凡夫一切二乘三賢菩薩未得正體智不證如理故如本一者未相應謂凡夫二乘初發意菩薩等以意識熏習依信力故而修行未得無分別心與體相應故未得自在業修行與用相應故云何爲已入正位謂十地菩薩內得正體智外得後得智一分智用與如來等唯本熏習力自然修行增長眞如能滅無明故如本二者已相應謂法身菩薩得無分別心與諸佛智用相應唯依法力自然修行熏習眞如亦滅

無明故岩頭大師云一個力在轉處猶如氷上葫蘆子等閑蕩蕩地按着便轉若是正位中來不合着規摸飽飣伊喚作恁麼時一物不思亦云正句湛湛地亦云孤峰亦云項王

偏位雖偏亦圓兩意緣中辨得是有語中無語

揀云爲用處不立的不立的則眞不常用也　釋云偏位雖偏亦圓兩意者爲緣中辨得是有語中無語也爲用處不立的不立的則眞不可常用也偏正雙現故云圓兩意也又緣中辨得是有語中無語也者謂涉緣明妙借句現體又用處不立的者雖就用中明爲語中不傷　又揀云偏位雖偏亦圓者用中無物不觸是兩意雖就用中明爲語中不傷此乃竟日道如不道一般又云偏位却圓亦具緣中不觸　釋云用中無物不觸兩意者賓主兩意不觸也洞山問僧僧名什麼僧云請和尚安名師却稱良价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無出頭處又云恁麼則總被和尚占却也又看上座來禮拜洞山洞山云來作什麼座云不爲和尚來山

兼疑兼次同

云若禮尊者某甲則偏坐曹山云若禮尊者者[illegible]明正面而去某甲則偏坐者此具兩意一識眞知有二識渠不當頭云如何不當頭云不爲和尚來是也

或有正位中來者是無語中有語

揀云正中來者不兼緣如藥山云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說道吾云相隨來也此是他妙方得如湖南觀察使語此例甚多事須合出不得混尊卑宗爲無語中有語又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說云語答家須就出不得乘角乘角則不知有故

釋云雲岩問道吾藥山最後云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說如何吾云相隨來又有人問雲居相隨來者意如何答說了也如湖南觀察使語者百顧和尙問洞山從甚處來山云湖南來顧曰觀察使姓什麼（此問正位中事）山云不得姓顧曰名什麼山云不得名顧曰還理務也無（此問偏中事）山云自有郎幙在顧曰還出入否山云不出入顧曰豈不出入山拂袖出去來日參退百顧自下僧堂前問夜來

新到在什麼處山稱名艮价顏日夜來謄進一轉
語直得一夜坐臥不安請闍黎堂頭喫茶去來荼
罷顏日請闍梨別爲老僧下一轉語山云請師學
顏舉前語云不出入山云太尊貴生顏喜曰三十
年住山今日方遇一人同道闍梨若在當山過夏
老僧足可依栖此例甚多事須合出不得混尊卑
呼爲無語中有語也　又揀云句句無語不立尊
貴不落左右故云正中來也正位來明正位不涉
緣文引語例者如黑豆未生芽時作麼生又如云
有一人無出入息又云未具胞胎時還有言句也
無十方諸佛出身處也此例喚作無語中有語
釋云王侍郎問三平黑豆未生芽時作麼生平云
諸佛亦不知一句子未曾向人說前已明也有一
人無出入息者道吾問石霜云有一人無出入息
速道將來霜云不道吾云因何不道霜云不將來
又問魯祖出息不依衆緣入息不居陰界而住此
意如何云有一人無出入息　又南泉云未具胞
胎時還有語也無此是南泉提起之語也有人舉

問雪峰峰云道有道無則喫三十棒又問松慶慶
云從他自道又舉問曹山山云有云請和尚傍聽
云將什麼物聞云聾者還聞也無云聾者若得聽
則具耳目云什麼人得聞云未具胞胎者此例亦
多喚作無語中有語也又洞山云今時學者欲得
學直須躰取佛向上人始得知今學者只知有十
方諸佛且不知有十方諸佛出身處空知有佛不
得成佛有人問投子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子云惡
人又有老宿云諸佛讓我道又云幾向闍梨道
又揀云又有借事正位中來者此一位答家須向
偏位中明其躰物不得入正位明也此一句要知
先師問新羅僧未過海時在什麼處無對自代云
祇今過海也在什麼處又如先師代幀徵長老出
柱杖語云如今出也有人辨得麼此例雖緣中認
得不同向去辨不得恐后人收落功勳將爲向上
事　釋云兩僧在一處手把柱杖一僧指云這個
柱杖出何處一僧云雪地出洞山不肯自代云如
今出有人辨得麼　又揀云諸學士云問祖師意

答揀待特牛生兒則向汝道云此是正位中來此一例語切不得呼為正位中來可云玄學路中問答俱然也別是一路又不得呼為相兼帶為顯明故縱賓主回互秖得呼為有病兼帶　釋云顯明者語中當明故也藥山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則為偏說有一僧黑處立云特牛生兒了只是和尚不說雲岩學似洞山山云此僧却見道理只是不肯和尚偈曰無角特牛生得兒纔生頭角被人欺絕縱室內直須養莫使常流造次窺眞和尚將却特牛語取入正位中來

或有偏位中來者是有語中無語

揀云偏位中來者則兼緣如云卽今往來底喚作什麼卽得無對洞山自代云不得不得此例亦多呼為有語中無語也　釋云洞山問僧三人同行一人解語一人不解語那個一人是什麼對云此豈不是辨得主客也云是也云如何是客云語與不語俱是客又云如人解弄珠不觸手不落地卽今往來底喚作什麼卽得無對洞山自代云不得不得此問家涉緣來答家不觸正位而去也有人問老宿不得不得意作麼生宿云試斷看又云落在什麼處此例亦多呼為有語中無語也又揀云語從四大聲色中來不立處所是非故云緣中辨得是偏位中來也引語例者云如什麼物恁麼來亦云光境俱忘復是何物亦云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例亦多喚作有語中無語　釋云六祖問讓和尚什麼處來云嵩山安和尚處來祖云什麼物恁麼來云說似一物卽不中祖云還假修證否云修證卽不無不敢汚染祖云如是如是汝善護持又光境俱忘此是盤山語　又黃檗從鹽官領三百衆到南泉每為三百人說法次南泉使到說法處云借此道場還許一問否檗云便請泉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云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泉云莫是長老見處麼云不敢泉云將水價卽且置草鞋錢教什麼人還有僧學似洞山山云責狀了喫棒雪峰依仰山山學南泉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云有一人不肯泉云漿水價卽

且置草鞋錢教什麼人還若據南泉意者掘抗賺虎不同諸家商量黃檗格外宗師氣宇如王未必道不依倚一物然自古相傳如此耳又揀云偏位來明偏位涉緣緣性無體者同正位　釋云緣性無體者言緣性無別體故云正體也又凡有涉緣緣所明者皆歸正位故云同正位也　又揀云偏位中來者就物明體如云什麼物恁麼來　又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此一例語寄功明位亦是予舊學例什麼物恁麼來此一例語雖緣中認得不同向去又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此一例語亦予初學例語又如光境俱忘爲是教中之則不同玄學只要於他教則出宗門中玄學外事也　釋云此是曾山高判也未知南泉密意如何也　補云按輝本從又如光境至不同玄學等十六餘字落失不舉故但云未知南泉意若何　又揀云祇如出息不依衆緣入息不居蘊界而住此語全是功不同緣中認得亦是余舊舉例主家抽入正位云有一人無出入息令渠知有正位　釋云南天

竺國王請諸名德設齋轉經次諸德總轉經唯有般若多羅不轉儼然而坐王問尊者何故不轉經云出息不依衆緣入息不居陰界而住非但如是經百千萬億卷　又揀云更有挾功極則淨潔位亦得呼爲偏位中來此難辨須揀得出　釋云挾功極則淨潔位者問洞山身命急切處如何云真雜種云將何奉獻云將虛空奉獻云虛空與非空將來不相似云道相似也得道不相似也得云如何是相似云目前云如何是不相似云目前不是此例語是也　又揀云如學士揀僧問洞山如何是玄旨山云如死人舌又問十二時中將何奉獻云無物云是偏位中來此二例語不得呼爲偏位中來須各揀若是玄旨一例語可同於祖師意如十二時中將何奉獻云無物此一例語可同於功勛也此二例語並不得呼爲偏位及兼帶也前已明破了是借功明位借位明功同於此也　釋云眞和尚却將死人舌語收入偏位甚有道理曹山揀貶應有別意有人舉問曹山如何是死人舌答

徵當作微

云待我鼻頭又舉問老宿宿云道什麼
或有相兼帶來者這裡不說有語無語這裡直須正面而去這裡不得不圓轉事須圓轉
揀云相兼帶來者為語勢不偏不正不有不無如全不全似斷不斷唯得正面而去也去則不立的不立的則至妙之言境不圓常情之事也如先師代文殊喫茶話云惜取這個看得麼亦如翠徵云每日噇什麼　釋云越州無著禪師到五臺山巡遊次忽見一寺樓閣莊嚴便入其寺得遇文殊禮拜文殊留無著喫茶次文殊提起琉璃椀子云彼中還有這個也無著云無殊云既無尋常將什麼喫茶著無對洞山代云莫道有莫道無但展兩手云惜取這個看得麼翠徵設羅漢次有人問今日供養羅漢羅漢來也還來也無徵云是儞每日噇什麼圓轉者言護其正位也
然在途之語總是病
釋云涉緣明事不圓轉不蓋覆總是病也不在途之語故云圓轉語例者陸亘大夫在寘州時（蘊日傳燈作宣州恐此錄誤矣蓋宣冥寘三寫之訛）出迎南泉入城門次大夫指甕門云諸人總道甕門和尚喚作什麼南泉云恐辱大夫風化又問忽然賊來時作麼生泉云老僧罪過　又雲居問洞山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山云闍梨已後將把茅蓋頭忽有人問闍梨向他作麼生道對云某甲罪過就中此語例者圓轉中妙妙圓轉也
夫當人先須辨得語句正面而去有語是恁麼來無語是恁麼去
釋云有語是恁麼來者為對機故無語是恁麼去者令歸正位故然主客回互用也
作家中不無言語不涉有語無語這個喚作兼帶語兼帶語全無的的也
釋云圓轉不觸之語也　揀云相兼帶來者不落有語無語如藥山帶刀語此是兼帶語臨時看語來勢或當頭正面而去或異中虜此若不妙會則千里萬里也　釋云藥山帶刀行次其刀鳴道吾問和尚背後底是什麼物藥山抽刀驀口斫有人

劫當作却

問老宿驀口斫意作麼生云不敢向這裡出頭又
南泉到湖南禮拜東寺寺問從何處來泉云從江
西來云還將得馬大師眞來否泉云祇這是云背
後底嘛南泉禮拜有人舉問招慶慶云大似不知
此是兼帶語臨時看語來勢　又正面而去者僧
問洞山學人擬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山云年
涯相似則無阻矣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不見和
尚本來師問南泉三身中那個最尊云三隻骰子
擲下失劫。一個又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六合來
彼中還更有身在也無泉云留取這個語分明舉
似后代作家　又異中虛此者洞山云頭長三尺
語又烏兒白如雪語例有人問茱萸如何是沙門
行萸云行則不無認覺則乖僧舉似洞山山云何
不問是什麼行其僧持此語却問茱萸是什麼行
萸云佛行佛行僧却舉似洞山山云若不因闍梨
不識這個老兄僧却問洞山如何是沙門行山云
自少養得一個兒問長三尺項短二寸直至如今
不奈何僧舉問曹山此義如何山云闍梨自道看

樂當作藥

云莫不稱斷事否山喚某甲僧應喏山云適來問
什麼事將尺寸來向這裡看僧無對又云百事及
一切事總受說唯有沙門不受說佛尚不自知合
作麼生說又云天上人間測度不得又問石霜洞
山道自少養得一個兒頭長三尺項短二寸直至
如今不奈何此意如何霜云大無明即是云如何
是大無明霜却指傍邊狗云看有什麼近處又問
雲居如何是頭長三尺項短二寸居云從小至大
從大至小不小不大恁麼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
頭長三尺居云日給難忘云如何是項短二寸居
云不奈何云如何是自少養得居云知有云如何
是頭長三尺居云過於今時云如何是直至如今
不奈何居云闍梨還奈何得麼此是先輩先宿遣
言豈不通此事總是回轉不觸之語也虛此者不
觸之言也偈曰頭長項短是誰顏問著全人敢面
看從此慢慚長掩戶不將消息到人間又道吾在
●樂山時遊山歸來樂山問什麼處去來吾云遊山
去來山云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吾云山上烏兒頭

似雲淵下游魚忙不徹此等語例直須子細不得造次近代學士聽斷者多競生異見有人斷云沙門行者稱斷邊語頭長三尺項短二寸者不得斷語所以說沙門邊拈起向上事此是曲會未達根源所以辨之　又揀云引相兼帶來語例者如文殊喫茶語及這個人如今什麼處去也雲岩云作麼作麼又云卽今作麼生此例甚多釋曰喫茶語前已明　又雲岩共洞山鋤薑地次岩就先德事洞山問此人什麼處去也岩良久云作麼作麼洞山云大遲生也又問雲居佛未出祖未傳時如何云卽今作麼生又揀云相兼帶來不涉偏正二途此一位奇絕妙旨難辨號爲兼帶皆爲明這個一段事況復偏正不同　又揀云夫相兼帶來者直須似文殊喫茶語及先師答雲岩鉏薑語并安和尙法堂語及藥山淳布衲洗佛語於中最妙兼帶無過此也（舊本缺此也二字）　藥山答道吾帶刀語及百丈下堂大衆欲散未散時問云是什麼藥山遙聞此語云在也（一作此）　便道暗頭兼帶借功明物借

物明功借過明功借功明過等來若是藥山與新豐并前諸德所出超過入正位是玄談奇特句已次到小小得力者則抽入正位此例語常用也吾緣住持多結不及子細略明少分許汝等諸人不須容易輕慢若更有疑滯旋當決了直須勵力修行令未來際不斷此事不得慢演或值純朴者是奇器亦不可隱耳　釋云喫茶語鉏薑語帶刀語前已明了有人問西院安和尙好個法堂合著什麼功德安云作麼作麼又澄（一作遵）　布衲在藥山洗佛次有僧問作什麼衲云洗佛又問只洗得這個還洗得那個也無云把來把來無對學問招慶慶代云與麼則邪法難扶又有老宿代云在也又藥山問衆近來有海兄信否云有山云近前來有僧從百丈來者皆近前來山問海兄一日十二時中爲說什麼法云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亦云未得玄鑑者但依了義教有相親分山云三千里外且喜勿交涉復有僧報云近有疊最長老二十年在百丈爲侍者師遂喚近前來問海兄尋常

說什麼法晟云三句外省去六句外會取山又云三千里外且喜勿交涉山又問更有什麼言句晟云和尚說法了大衆下堂出門次驀喚衆云是什麼衆無對山云何不早道在此時晟言下大悟山又云因汝識得百丈也　暗頭兼帶語者　忠國師驀喚侍者侍者來立國師低頭侍者立多時出去國師喚侍者如是三度了云將謂我辜負汝汝却辜負我百丈學問趙州國師三喚侍者意作麼生州云如人暗裡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又問曹山國師三喚侍者意作麼生曹山云侍者第二遍回來云某甲不信和尚喚又百丈接一座主主在師邊久立去出門外時師便喚座主主應諾却來侍立良久丈喚如是三度座主罔測便去有人問藥山某甲有疑山云且去且去後令院主打鐘衆僧上來立次山云適來有個闍梨道某甲有疑喚來衆僧推出山便撮胸拽向兩步然後與一推向後云咄僧散去又問曹山清巖(或本作稅又銳)孤貧請師接濟山云近前來其僧近前山云泉州白家三

盞酒喫後猶道未嘗盃此等語亦多難可言尋思古人語路

○借物明功者　潙山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雲岩無對却學似道吾吾特上來問潙山見說師有此語是否山云是也吾云離師學潙山問道吾言云樹倒藤枯時作麼生山云此人較些子又大出云倒樹無根則不活學問殺住住云不許用功此例非一

○借功明物者　洞山游田次朗上座指牛云遮個須得看恐喫稻去山云若是好牛不喫稻又問返本還源時如何山云如一片雪從天降下若總髮大物掛著則終不到地此例語子細看尋

○借過明功者　僧問洞山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如何山云好埋却又云晃也又云命絕也又洞山云知有底人解入地獄不知有底人門外走過此例甚多就過明功也

○借功明過者　問若溪如何是修行路溪云好個阿師莫客作南泉問陸亘大夫十二時中作麼

生夫云寸絲不掛泉云猶是階下漢夫云弟子恁麽道過在什麽處泉云還知道有道之君不納有智之臣此例甚多一一證之

○借位明功者　有問藥山儼和尚喫藥食山云不喫云爲什麽不喫山云消他底不得云還有能消得底也無山云有云是什麽人山云不抱擾婆夷者云和尚爲什麽消他底不得山拈起針線卷子云爭奈者箇何 補曰學論優婆夷者取處塵不染之意言雖染大悲大行 又僧問曹山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山云不相識云爲什麽不相識山云爲同在一處云恁麽則不分也山云眉且不是目目且不是眉云如何是目山云端的去云如何是眉山云曹山却疑云和尚爲什麽却疑山云若不疑則端的去此例就本位明功也

○借功明位者　洞山問雲岩擬寫和尚眞得也無岩云幾得成山云尋常寫眞得七八岩云猶是失在山云不失時如何岩云直得十成山云古人道直得十成不似時如何岩云他無成數又洞山勸僧云心法雙忘性即眞第幾座僧云第二座山云因什麽不與他第一座無對有一人代云非心非法山云心法雙亡即是非法何更如是道無對山自代云眞不得座又問曹山教云一句能吞百千萬義如何是一句山云針劄不入此例亦多細詳之

重編曹洞五位卷上

重編曹洞五位卷中

門人　後曹山　慧霞　編

門人　廣輝　釋

後學　晦然　補

天童四借頌

補曰此四明宏智禪師頌及提唱語句頗多衡鑑故并錄之餘亦例此

蘋末風休夜正央　水天虛碧共秋光
月船不犯東西岸　誰信篙工用意良

鳥當作烏

靈一作虛

借功明位

六戶靈通路不迷　大陽影裡不留機

縱橫妙展無私化　恰恰行從鳥道歸

借位明功

識盡甘辛百草頭　鼻無牽索得優游

不知有却成知有　始信南泉喚作牛

借借不借借

霜重風嚴境寂寥　玉關金鎖手慵敲

寒松晝夜無靈籟　老鶴移栖空月巢

全超不借借

△又上堂云同中有異功忘就位異中有同在位借功一步密移玄路轉全身放下劫壺空隱隱密密玲玲瓏瓏記取深雲須變豹自然死水示藏龍△又上堂云只個家風八面玲瓏斗柄橫而河淡多鶴起而巢空功中退步就位位裡轉身借功靈靈了了處同中有異湛湛澄澄處異中有同隨宜也機輪宛轉妙應也闢捩虛通所以道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經行若坐臥常在於其中諸禪德且道其中事作麼生良久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又小參舉僧問九峰祖祖相傳至分夜燈師云人人具足個個圓成有時點則不到我也爲偏不得有時到則不點我也障偏不得諸禪德明中就位脫盡廉纖暗裡借功却添光彩還相委悉麼蒼龍蛻骨月轉夜玄豹變文雲弄暗△又小參云衲僧家做得妙田地自然穩密受用不妨蕭洒有底如俊鶻打鳩相似打著打不著便恁麼去有底如鈍猫候鼠相似候著候不著只恁麼守直饒打得著候得出若體若用自然有箇省發處所以溈山問仰山終日只聞子聲至和尚只得其體兄弟得體底人在裡不被寂因得用底人在表不被物礙自然成一家去方知在體時體中得用在用時用中得體所以道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且道總不借借時如何偏正不會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又揀云亦有功動中兼帶似向上事臨時辨取如落淨妙之處則須知有事在要去則去要止則止

五位一作兩意

千萬宛轉不得莽鹵（一本莽鹵下云夫問答兩家語勢相報皆不出五位也但語有麤細答有淺深所以先師於非言句中强以言皆爲對緣而設斯要耳）　如大無明底人爲全體不同闡提闡提則知有事却覷雖覷却成孝養覷者不存祖佛及自已本分父母也紅爛底人爲不歸全擔荷不立至尊大保任底人爲剃脚入泥裡非小小護持　釋云功勛中秉帶者如徑山問馬師十二時中什麼物爲境師云欽闍梨却須問取曹溪始得又問洞山十二時中如何奉献山云無物此例亦多子細看尋　補曰通錄曹山上堂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云不懼業僧云如何是無明人師云始終不覺悟僧云此二人誰在前師云無明者僧云闡提人爲什麼在後師云向去者僧云恁麼則無明者不從今日去也師云是僧云既不從今日去無明從何處來師云光處不敢入僧云豈不是不明不暗師云是僧云正恁麼時如何師云不受觸　師復曰闡提有多種一類者是殺父害母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毀壞伽藍此剋定實報受種種苦一類者亦所作

如前此則爲殺無明父貪愛母不信有佛法僧可破有伽藍可壞計爲業心所得故墮情有亦受種種虛妄果報如前升降不同一類者知有自已本來事呼爲父母不因外得無修無證非因非果不因師受不從證行所得不起父見曰殺不起母見曰害卽是一切本分事不取不存故曰殺害纔有纖毫奉重得味不成知有自已事也故曰大闡提以此動撥妙力卽是從上宗乘體旁家事承當要截玄道破諸迂曲卽如新豐老人所立示也　補云前二與楞伽同△烘爛底人者　釋云有僧辭藥山歸鄉去藥山問有一人遍身烘爛臥在荊棘之中僧云恁麼則學人不歸去藥山云但知歸去與儞休粮方問如何是休粮方山云每日上堂不咬破一粒米也曹山云只如古德有云遍身烘爛底人祇是醜陋底人一切人近不得無拈掇處更道臥在荊棘之中只道在如今日用也亦無作拈掇處護持保任邊事遮裡更有一問一答問曹山遍身烘爛時如何山云荷負云荷負什麼人山

云勿烘爛到闍梨又問醜陋人與滿身烘爛底人阿那個是重山云大醜陋底人重　頌曰遍身烘爛是何人荊棘爲家誰敢親欲識但將休料藥直須護取本來身△大保任底人者釋云曹山擧問僧大保任底人保任個什麼自代云終日在背後不曾覷著有人問雲岩保任底人與那個是一是二岩云如一織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此例語甚多不能具擧也

他智上座臨遷化時向人道雲岩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說雖然如此且不違於藥山蔡子

釋云此語有兩義直須子細看一者道吾共雲岩在藥山時吾先入方丈黑處侍立次雲岩問藥山南泉有言喚作如如早是變也須向異類中行如何是異類中行山云今日勞倦不能向儞說且去明日來此時道吾先出來後雲岩出來道吾問適來問什麼事岩具擧似道吾吾云和尚道什麼岩云不與我說吾當時咬齒便休所以道吾云雲岩不知有不知有者只是異類中行不可道不可知有宗門向上事是故云不違於藥山言紹繼也作蔡子者謂嫡子也此是虛言不是那個也又然且不違於藥山者有人云此語屬道吾道吾意者雖不向伊說然我且不違於藥山也不違者不辜負也此語一時擧明二先德密意也一者道吾云不知有者此是道吾擧唱之語却存其不知有又明異類中行所以問雲居雲岩不知有此意如何居云不可得不可有約雲居助明其不知有之事也我悔不向他說然且不違於藥山者此是道吾獨自保持之語也　補曰蔡子連上談而智自謂耶連下而謂旁人耶各有其說無左支彊疑

看他智上座合作麼生老婆也

釋云此語有二意一者刺其道吾二者讚道吾道吾讚語却當也

南泉云異類中行

釋云言雲岩不知有此行也

且密闍梨不知有

釋云此是權借之言也蓋覆前語也近代有人云

臆當作臆

此事是密也汝等諸人不知有闍梨者都呼乃未曾親近師匠臆斷圖度之說也方醫同孔卽此言老宿學吾病時雲岩遣密師伯問疾次說此事因此師伯却問道吾云且密闍梨不知有此是道吾止遏之言也又曹山云有人問雲岩如何是南泉異類中行答云不得說著說著則損著說底人此是先師答異類中行語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據彼雲居與曹山之語實爲學唱其中不知底之事緬惟雲岩大師藥山襟喉之子新豐膺仰爲師若不遇異類中行爭能作人化主禪門學者可不詳

頌曰獨學南泉異類行也曾因決被人輕莫言戴角披毛子且聽當時告報聲

先曹山本寂禪師逐位頌并註別揀

補云此題廼霞公白眉所置也故其序亦云曹山大師新豐嫡嗣將明五位頌出五篇輝序亦云制頌排章若獲神珠出海云云且曹山父子是傳家兒孫自有相承旨訣則是先曹山之作必矣而林間錄洞山作五位君臣標準又作偈系其下云又

里疑黑

諸錄皆云洞上逐位頌其說不同如此未敢詳定雖然豈可以數百年外後賢傳記爲是而以家之所傳爲非今且以此錄所載爲正

正中偏　三更初夜月明前

揀云里白未交時辨取　又云萌芽未生之時　又云只今是什麼時　又云此中無日月不說前後去也

莫怪相逢不相記

揀云忘却也　又云就也又作麼劫中違背來恁麼則俱拱手去也

隱隱猶懷舊時妍

揀云此兩句一意終不相似　又云圓也　又今日重什麼　又恁麼則不自欺得

偏中正

揀云緣中會也

失曉老婆逢古鏡

揀云露也　又適來又記得　又是什麼模樣　又云恁麼則別不呈色

分明覿面別無眞

揀云即今岸也　又云只者個便是也　又云失

又恁麼則未有眞時較些子

爭柰迷頭還認影

揀云不是本來頭又莫認影即是　又終不記得

又恁麼則改不得也

正中來

揀云過也

無中有路隔塵埃

揀云無句中有句　又云相隨來也　又從來事

作麼生　又恁麼則不相借也

但能不觸當今諱

揀云傍這個　又云早是傍也　又云自是一般

人　又云恁麼則盡大地無第二人也

也勝前朝斷舌才

揀云非默　又云更切於這箇　又終不切箇

又云恁麼則叮嚀不得者

補云林間錄云無盡居士嘗向予曰悟本大師作

古疑舌

五位君臣偈其正中來曰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

知朝斷舌才先德之意雖明妙挾然知朝斷舌必

有本據而言前古無斷古事矧又曰知朝尤無謂

也將非后無傳錄之誤耶予曰舊本曰也勝前朝

斷舌才意用隋賀若弼之父敦爲宇文護所忌害

之臨刑戒之曰吾以舌死引賀若舌以錐刺之出

血使愼口隋與唐之前前朝刺舌非知朝明矣然

斷舌刺舌意則同耳無盡屬予記之

偏中至

揀云有句中來

兩刃交鋒不相避

揀云主客不相觸　又云彼彼不傷也箭箭相拄

豚豚不斷　又云不相敵者　又恁麼則却不相

管

好手還同火裡蓮

揀云壞不得　又云誰是得便者　又云彰然同

誰　又恁麼則終不作第二人也

宛然自有沖天意

休當作什

揀云不從人得　又恁麼則不借也　又云非本
有　又恁麼則已亦不存　又云非已有
秉中到　揀云妙挾
不落有無誰敢和
揀云不當頭　又云他是作家　又云正好商量
喚什麼作商量道將來云問
人人盡欲出時流
揀云皆欲出類　又云有什麼出頭處　又動則
死　又恁麼則隨處快活也
折合還來炭裡坐
揀云即可知也將知合作麼生　又云謾他不得
又恁麼則賴得是某甲
補曰凡此五位之立名先後有多不同如曹山室
中錄僧問五位中何位對賓師云汝即　今問那
個位僧云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正位中接師云
不接僧云爲休麼不接師云恐落偏位中去師復
問僧只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僧云早見對賓
了也師云如是如是又揀云此位中事總就正位

爲主若是正位中秉無言說亦無對賓底道理若
是對賓偏位極則處呼爲對賓也若是秉帶等總
是臨時索喚不同或時對或時不對亦呼爲有語
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廣如偏正位中所明更有不
入偏正位子語方難爲人須是明眼底人始得不
受指東劃西又僧寶傳載有僧問曹山五位君臣
旨訣山云正位即屬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
有萬形像偏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
事秉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
偏故曰虛玄要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
最妙最玄要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
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秉
帶語問如何是君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大虛又
問如何是臣曰靈機宏聖道眞智利群生又問如
何是臣向君曰不墮諸異處凝情望聖容又問如
何是君視臣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又問如
何是君臣道合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又曰
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

央疑失

是也此吾法之宗要也　釋云五位者一正位不涉緣也二偏位涉緣也三偏中正兼緣施設皆歸正位故也四正中偏正位不獨立須假偏位現故五相兼帶來云云　此與白眉序同　廣燈錄云汾陽昭禪師徧歷叢林洞達玄旨因與戒禪師語及曹洞機要遂云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已相違金剛透匣誰能用唯有那吒第一機擧目便令三界靜振令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迴互擬議鋒鋩失却威　師頌畢有僧問如何是正中來師云旱地蓮花朶朶開學云開後如何師云金藥銀絲承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玉兔就明初夜後金鷄須報五更前問如何是偏中正師云毫末成大樹滴水作江河問如何是兼中至師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英雄豈借四時推問如何是兼中到師云玉女拋梭機軋軋石人打鼓響譍譍因僧請爲逐位頌出

正中來　金剛寶劍拂天開　一片神光橫世界　晶輝朗耀絕塵埃

金疑寶

正中偏　霹靂機鋒著眼看　石火電光猶是鈍　思量擬議隔千山

偏中正　看取輪王行正令　七金千子總隨身　途中猶自覓金鏡

兼中至　三歲金毛牙爪備　千妖百怪出頭來　哮吼一聲皆伏地

兼中到　大顯無功休作造　木牛步步火中行　眞個法王妙中妙

慈明和尙頌

正中偏　半夜烏鷄室裡鳴　海底然燈光世界　石上栽花長枝靈

偏中正　日落西山觀異影　分明景像顯宗乘　休把迷頭窺月井

正中來　木馬生兒遍九垓　進退任行遁鳥道　豈並巢居界內隈

兼中至　彼彼丈夫全意氣　矛頭交互不傷鋒　展拓縱橫不相離

兼中到　黑白已前休作造　須明露柱未生

兒　莫認狂辭途路走

都頌

偏中歸正極幽玄　正去偏來理事全
須知正位非言說　朕兆依俙屬有緣
兼至去來興妙有　到兼何更逐言詮
出沒豈能說世界　蕩蕩無依鳥道玄

大陽楷五位答問

回互問

大陽楷禪師因僧問如何是正位師云言前不布彩一句是非前如何是偏位師云萬仞峰前卓五彩如何是正中偏師云夜半不須問戶牖暗中誰辨迠來源如何是偏中正師云天曉使藏無影木依俙兆象露雲遮如何是兼中到師云他家自有通心在曲新終不落今時

道吾眞五位答問

本來無未

道吾眞因僧問如何是正中來答云皦潔乾坤震地雷如何是正中偏曰諸子投來見大仙如何是偏中正曰萬水千山明似鏡如何是兼中至曰施設縱橫無所畏如何是兼中到曰黑白來分已前過

則之禪師五位頌

正中偏　日下劉南斗　東山水上行　閏年時候晚　天曉報三更
偏中正　頭角初彰現　誰尋異路行　將軍堂上老　臥聽凱歌聲
正中來　切忌當頭語　高深玉殿開　舊時行李處　宿雨長莓苔
兼中至　自古知音少　而今莫問渠　口方眉剔起　閑却五天書
兼中到　覿面無阿曲　淸風觸袖寒　花開枝木上　著意大家看

天童覺和尙頌

正中偏　霽碧星河冷浸乾　半夜木童敲月戶　暗中驚破玉人眠
偏中正　海雲依約神山頂　歸人鬢變白垂絲　羞對秦臺寒照影
正中來　月夜長鯤蛻甲開　大背磨天振雲羽　獨游鳥道類難說

兼中至　覿面不須相忌諱　風化無傷的意玄　光中有路天然異

兼中到　斗柄横斜天未曉　鶴夢初醒露氣寒　舊巢飛出雲松倒

又小參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天共白雲曉如何是偏中正師云水和明月流如何是正中來師云莫道鯤鯨無羽翼今日親從鳥道回如何是偏中至師云當機不回互覿面無後先如何是兼中到師云寳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五位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更有事也無師云有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作可截舌誰敢當頭

〔挾疑妙〕

妙喜示衆

妙喜示衆云又有一種以偏正回互爲宗旨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圈兒爲威音鄃畔父母未生空劫已前混沌未分事謂之正位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兒爲正中偏却來白處說黑底又不得犯著黑字犯著黑字卽觸諱矣更引洞山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謂能回互只言三更三更是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不言黑而言三更初夜月明前是能回互不觸諱以兩分白一分黑圈兒爲偏中正却來黑處說白底而不得犯著白底消息頌云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不言明與白而言失曉與古鏡是能回互明與白字而不觸諱蓋失曉是暗中之明古鏡亦是暗中之明老婆頭白不說白而言老婆白在其中矣能回互白字故也又說正中來頌云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或云出塵埃謂凡有言句皆無中唱出便自挾妙了也無不從正位中來或明或暗或至或到皆挾挾通宗凡一位皆具此五事如掌之五指無少無剩兼中至謂兼黑兼白兼偏兼正而至何謂至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途爲人邊事亦能回互妙在體前兼中到謂兼前四位皆挾妙而歸正位謂之折合歸來炭裡坐是亦說黑處而回互黑字不道黑而言炭或者又謂曹山有言正位者皆空界也一向無物偏位者卽色界也內有種種諸雜萬像兼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卽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無正無偏故云虛

〔兼中至一作偏中正〕

玄要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須是審詳辨明當體又說五位皆三字成句偏正上下回互不犯中中卽正位也說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甚好曹山邪只是口傳心授底葛藤旣不如是且古人意畢竟作麼生妙喜爲儞下個註脚也要諸方撿點不見汾陽道面目現前弌任揀取故淨名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又首楞嚴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古人一言半句雖是垂慈皆在未局已前著到　金師子云正位偏位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據上所說各有善巧之

元眞長老揀

補曰此揀已被曹山所斥然今人未知始末抑亦不無長處故古本亦幷錄之要辨得失爾

正位却偏亦圓兩意爲問家未生日偏恁麼時無人觸撥是兩意日圓亦云主中主也如雲岩云獨脫物外起衆聖之前

偏位雖偏有兩意是語中無語纔有言語是偏雖偏爲語中無語不觸是兩意亦云客中主也如問魯祖出息不依衆緣入息不居蘊界而住此意如何祖云有一人無出入息在此答顯語中異語也又爲問家偏故答卽當位故云圓矣

或有正位中來者無語中有語問如何是祖師意云待特牛生兒卽向儞說又云闍梨未問時某甲却記得闍梨纔問著某甲忘却此無語中有語此語雖主家語亦賓主共用亦云主中主問某甲擬問道不得如何云我亦道不得此主客具足如洞山問雲岩未有陰界時還道得不無岩云儞今還有否此語爲無語中有語也

或有偏位中來者有語中無語問如何是玄旨云如死人舌又問什麼物恁麼來云說似一物卽不中此賓主共用亦云客中主又有功勳語中無語問十二時中將何奉獻云無物又如問洞山先聖如今什麼處去也師云絕追游處去此答話中似功勳邊來故云有語中無語其實非功勳也此語獨來故云偏也

或有相兼帶來者這裡不迷始得問光境俱亡復是

客一作主

何物云圓碢碢地若臨時揀得出亦喚作客中辨主亦有別因緣相兼帶來者不定凡是正位中來及論偏位中來兼帶來語中雖有主中主客中主親疎有殊亦屬偏位亦是傍語若臨時索喚來緊者抽之歸本位又百丈云離却咽喉唇吻道將一句來學人道不得請師道師云我不辭向儞道恐後人欺我兒孫雲岩云師今還有否師云喪我兒孫了也又如問洞山承和尚說刮骨禪請和尚四方八面刮云勿刮處云和尚幸是好手爲什麼刮不得師云儞還聽道世鑒拱手此爲問家兼帶故答即當頭直現其事是以問答俱不觸著故云相兼帶來也

大約而言問答兩家語勢相報皆不出兩意爲俱問語有麤細答有淺深所以洞山先師於非句中强以言也此爲對緣設欺妙旨欲使後進之輩除疑遣惑識邪辨正知賓主次第達偏正之兩端矣

寶篋論新補

四明山大方廣圓覺寺　自然　述

夫五位者洞山大師於接物中曲所標也但屬言教

揀恐揀

大約不出此五位焉或微妙旨也升洞山之堂入洞山之室者唯曹山矣大師知其應數是釋天之靈乃付以五位頌曹山以寶之尺璧寸金非美也已曲爲後學引先德旨教以證之曹山一人審之諦之餘皆混執一隅涉其意想矣吾曹明哲之友可諦詳之矣如其闒茸之者隨穩便說拂席而起者五千大師不制此乃退亦佳也此宗趣一一日月下罕遇一人耳未參後學叨親至友乃遙承先人示訓每見濫岁此意者各生根解亦常痛於心髓不能已已略盡大要目之爲五位寶篋論云耳

正中偏者爲主中主也但不涉緣宛轉不相觸事上道得如黑白未分時辨取得主中主也非賓中主也賓中主爲對緣無語中有語是正中偏也就偏辨得喚作主中主也所以圓也皆是傍這物轉妙合其理不相觸也所以大師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明月前曹山釋云黑白未分時辨得則不涉緣岁只如黑白已分時辨得不是主中主則涉緣是賓中主也喚作客中辨主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曹山

揀云此句雖近不相似爲主中主不對緣故相似則對是客中主雖對緣則不同功也如雲岩云獨脱物外豈衆聖之前如未有衆聖之前豈非黑白未分例也灼然曹山云甚諦之亦如黑豆未生芽時也此例甚多略舉大綱

補曰凡此論中屢言事上者謂正中妙挾事也偏中正者此明涉緣不同功勳爲從語中辨得無言語底所以却圓雖涉門頭不同從外入也爲從一言下便明得雖小涉緣不同諸緣也如白衣拜相則是諸緣此假今日下斷送則涉緣去玄妙大師云如王索寶器一鎚下便斷痕縫始得又還假第二鎚否云先斬自身然後誅九族且合作麼生石霜曰一日生下一日王亦云一撥當假一言撥備之時是屬緣所以喚作緣便撥著了直過那邊承當得豈屬緣耶所以却圓如王宮生太子生下便在王宮且不從外入如一鎚下斷痕縫當假一鎚之時是涉緣斷痕縫然後豈屬功也然且不得認著這個非王本有之器故如王宮生下太子雖是王種未是王故大師頌曰偏中

位字似剩

正失曉老婆至還認影此豈非認著這個也蓋涉緣是自今日悟王宮太子不可便稱王一鎚便斷痕縫不可認作王本有之器也一體兩義也蓋時節不同耳非親得洞山玄旨者餘其涉卜度意想爾如問大師如何是佛答曰非佛佛是緣爲問處從緣故故亦從緣向儞道非佛斷送儞過那邊去有一般漢向舌頭上解喚作以楔出楔雖除得個佛又爭奈非佛何不可先師云如是便休也不可只空區名句也如一鎚下便須斷痕縫始得不可以楔出楔也這邊向儞道非佛撥儞向那邊那邊且合作麼生承當大難大難奉勸吾曹後學切須子細莫如盲驢信脚須向總未有十方一切諸佛與盡法界衆生已前岁此處若妙得岁自有語話分終無不解語佛不用學閑言閑句先德云但知心是佛何處佛不解語

正位中來者爲語勢從事上來也喚作無語中有語但傍這個轉不相觸也正位者蓋是一切諸佛及法界有情皆從此位流出猶如衆漚生於海水也爲對緣故曲標正位也若不對緣且喚作什麼法身佛猶

屬緣爲變異故南泉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須向異類中行問曹山如何是異云我若向儞道驢年得異麽又云異中不合類他與麽道還渉緣否又云黑豆未生芽時藥山云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說道吾云相隨來也爲語中妙叶事來故云相隨來也雪峰云儞入門時共儞商量了也國師云何不早問老僧此例甚多不能廣引奉勸吾曹後學第一諦明正位須向未有法身佛已前未有虚空已前未有眞如法界已前體取法身是光摩訶般若是光無量壽是光一切含靈與金剛體悉是光且是個什麽光光未發時作麽生岃光光盡屬緣若不對緣正位何學猶如空中釘橛雖然如是作家不可無語也故洞山頌曰正中來無中至斷舌才但屬緣盡是塵埃作家但傍這裡有語妙挾才則得不傷也傷則斷舌不語則如被生埋也審之

補曰生埋事蓋用慕魄太子因緣見岀函本經

偏中至者爲語中妙含至理得不傷故亦是賓中主正中偏是主中主偏中正是賓中主正位中來是獨脫來也不論賓主耳偏中至亦獨從偏中妙叶不相觸也作家相見如兩刃相向劍刃上安立性命不相觸也個中不是好手便是喪命所以作家相見不可無語故頌曰偏中至兩刃至沖天志爲語來勢不隨偏故中含無語分明滿口道不生痕朕故無纏縛從者邊過那邊故亦云語中無語也如石霜云三隻鼓子抛不落湧泉云無人得渠危又云不掛寸絲石霜云他無出入息仰山云兩口無一舌此例甚多

兼帶來者不渉偏正二途此位似玄路中而無玄路也蓋是語勢全不立的虚空相似呈之不著爲至妙也如藥山見遵布衲洗佛乃問曰者個從儞洗還洗得那個麽曰把將那個來師乃休又藥山帶刀道吾問背後底是什麽山驀口研又問今日供養羅漢還來也無答曰儞每日噇什麽等是其類也此例甚多喚作兼帶全無的的只如者個物還的的麽若也的的則屬物類也古人云千般比不得萬物況不成然雖如此不得一向不的的所以洞山頌曰兼中到不落至炭裡坐且畢竟有人得此妙否還待的的否細

詳之無令卜度墮於意思也
大凡語勢亦不可一向執一隅如待特牛生兒了我即向儞道又如空中鳥道此不可以五位中辨乃是玄學路來也不同龜毛兎角者蓋是古談者個物如是妙之最妙也不同虚空又不同水中月也蓋別是一格妙談而教中舉喩摩尼珠在天即淸在人即濁若以五色裹之則作五色若置水中則作水色體非五色此蓋古人運岀個物性　如傅大士云未曾暫有全體現前雖乃現前難追難訪又如當今世尊悟道偈云因星得悟悟後非星不隨於物不是無星物體妙觸若向此輩明得漸可擬入正位也大凡今人文字事處見只解尋苗不解從根辨只如承根得活則青黃有異花卉多端如佛果般若涅槃法身等類至於生死煩惱有情無情等色色不同乃至言教布義深淺若解向根下覷得則苗無不曉也如蜀中和尙云我若一向舉唱宗乘稠嶺內路須荒此談正位也然後學者諱喚作正位蓋爲不向根下岀只一向從苗作玄學岀耳如石霜云斥其心意忌說見聽至於法身佛是見聽此擬後進入正位也只如離見聽合到什麽處岑大士云三世諸佛共盡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也光未生時作麽生委此乃從根下提撼也如此徹人日月下其數幾許也若非徹明即大難也奉勸吾曹直須子細研洪須作師子吼莫作野干鳴奉囑奉囑

安國和尙寶篋論竟

重編曹洞五位卷中

重編曹洞五位卷下

門人　後曹山　慧霞　編
門人　廣輝　釋
後學　晦然　補

洞山三句　謙本所附

曹山舉洞山三句恐混百丈三句先揀出百丈三句第一句者是依住調伏即無散失便是知有名爲初善第二句者絕前句依住調伏爲是知非故捨是名

中善緣中善有捨解不忘故第三句者即無捨解此是出纏三句也如何是一句丈云不入教如何是三句丈云不入念此俱表向上事念者塵也不入是事也若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說三句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又云不入念者念是刹那也亦云一莛

補曰續仙傳云異人丁約隱於卒伍韋子威事之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尚隔兩塵子威問其故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莛

亦云一毫亦云正恁麼時亦云遍亦云一生也以要言之不擬心是也△洞山三句向上一句門頭一句超百億一句向上一句例者如藥山云我有一句子未曾向人說　道吾云相隨來　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云待儞一口吸盡西江水我即向儞道　問如何是異云我若向儞道驢年得異麼此是咬齒一句雖然如此亦是正位中來是無語中有語故云來也來者是那邊人看遮邊人爲來也亦是爲人故就不圓轉中而圓轉道出即是來也無語中有語也門頭一句例者如問石霜如何是

之字疑剩

一句云非句也亦云一句也無又云諸聖有祖在汝家有祖在云如何是諸聖祖云非聖如何是學人祖云非凡　又問大光如何是別行一句云教裡明不得但是就偏位辨得圓者皆是門頭一句也是有語中無語也　超百億一句例者即絕續句也亦云不來之句亦云倒底一句亦云一人當千人亦云相應之之句也龐居士云必竟眞智一人功喚作一人及第亦云喚作過人策處雲居云一人及第萬人獲安

補曰此所引語句皆至簡難詳按居士本錄偈云神識自然無罣礙廓周法界等虛空不假坐禪持戒律只須眞智一人功又十方來一処各自學無爲此是選佛處心通及第歸又衆生多品類諸佛只一般庶人見天子知隔幾重關若有過人策欲見亦不難策中契聖理坐取國家官又曹洞宗派錄九峰虔上堂舉古云如似十人同還但看牓頭一人一人已過九人亦過一人不過累及九人僧便問如何是牓頭師云先須得過僧云恁麼則九人也應師云一人得過九人何難僧云恁麼則禮

麼疑底

奧字更勘

拜去也師云汝是什麼心行云云今以九人云萬人蓋以意取之耳餘則未暇尋撿

亦云一說亦云一念一話一音一句調諍八萬塵勞法門亦云度衆生若一衆生未度則我不成正覺一人得度總得度以要言之則不續之句也若不續時即不無超也

僧問疎山云如何是超百億一句師云是向去邊事云因什麼喚作向去師云一句了然超百億不是向去是什麼云如何是門頭一句師云奧來出世邊事云既是出世邊事爲什麼喚作門頭師云諸佛是傳語人蘊師是把門漢不是門頭一句是什麼云佛傳什麼人語師云還知有佛向上人也云祖師把什麼門師云一切人近不得喚作諸聖門云如何是向上一句師云全體本位是云既是全體本位云何名爲向上師云三句中最上喚作向上一句云向上一句與向上事還同也無師云不同云如何是向上一句師云適來道全體本位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三句不審云不落三句麼事如何師云非但新豐疎山亦不知也

補曰疎山語舊在上道今移編於此

表疑來

寶鏡三昧立義新補（舊無註要易說聽今夾岫師註）

四明天童沙門　雲外雲岫　註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

古德道如是如是善自護持此實證實語之事體如金剛不變不壞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心心相照如鏡對鏡光光互融各不相借豈非密用者哉

汝今得之善自保護

此付法授受之際毫釐無差護惜受持使慧命不斷故也

銀椀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

夫履道一如者內外明皎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如銀與雪如鷺與月色雖相類體未全一所謂鷺爲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當去彼取此以求實性

意不在言表機亦赴

到此者獲自然智慧不求言其言自至雲從龍風從虎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動成窠臼差落顧佇

求寂者沈空忘空者墮見捨空求道道不可得空空於內情存顧佇所謂一塵起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

背觸俱非如大火聚

夫進之不可卽退之不可離心如火聚莫能安立到者裡能懸崖撒手竿頭進步前後際斷方爲究竟

但形文彩卽屬染汚

祖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者個爲主然失之者喪其道得之者汚其道不亦難乎

夜半正明天曉不露

夫夜半正明當求明於暗天曉不露當求暗於明若也暗中得明暗不爲礙若也明中得暗明不爲礙所謂如來堅密身一切塵中現爲物作主用拔諸苦

◆惑疑於

夫佛性流入一切處與其同事引凡入聖度衆生而無怠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雖非有爲不是無語

佛以無爲法用於有爲法中立言以化衆生佛道深遠非智莫入

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

夫鏡能鑑物從求發現一無差惑雖僞而眞雖眞而僞若能以眞求僞以僞求眞則眞僞自見

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言未正故

夫新生孩子六識已具如水上打毬子不滅不停婆和學語意意存於語語不可辨當待其機熟然後自透

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

重離易之二五離者麗也麗者明也二五重離也中正之謂也疊而爲三者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也變盡成五者兼中至兼中到通前爲五也三則

由漸入頓五則由頓入漸化衆生同歸涅槃

如茎艸际如金剛杵

經云譬如有藥爲呪所持見聞同住憶念之者諸煩惱病悉皆除盡譬如金剛杵能除一切諸魔外道

正中妙挾敲唱準擧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而吉不可犯忤

此正中兼帶理事準行敲唱以鳴其道也偏正互融事得理遣觸途無滯故曰通宗通塗出識不染諸緣入識不居陰界錯然則吉其或不然則爲犯忤

天眞而妙不屬迷語因緣時節寂然昭著

經云虛空無動轉出生一切諸有爲法萬法變滅虛空無壞豈有迷悟哉遇緣卽宗建立諸法隨其昭著如四時行焉

細入無間大絶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

夫至理者入鄰虛而不知其小攝世界而不知其大與陰陽同一造化理之妙也不應律呂道無與爲所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

夫正偏五位君臣之分也君視臣臣奉君君臣慶會中道立矣兼中至從漸入頓順成者規也兼中到從頓入漸逆成者矩也不規矩不能見其道觀者當觀規矩

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

宗通者寂寥非內趣極者寬廓非外眞常流注已見猶存門裡出身則易身裡出門則難駒奔鼠竄熏習難忘

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顚倒以緇爲素顚倒想滅肯心自許

從上佛祖具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四無量心度一切衆生爲一切衆生之大施主隨衆生差別之性方便敎導廣如來平等智慧見聞覺知悉得淸淨非肯心自許者不能也

要合古轍請觀前古

夫學道者諦審先宗是何標格著佛衣誦佛書行

●喩一作頌

佛行如是證之卽佛也香嚴擊竹靈雲見桃花雪峰輥毬秘魔擎杈如是悟之卽祖也佛祖之道人人本具豈生佛之有異耶

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羿

古人學道樹下冢間十年五載乃能成道所謂久受勤苦乃可得成雪山六年少林九年佛祖標格也積功多少如虎之缺如馬之羿虎之傷人一度耳生一缺傷人之多耳如鋸齒馬之後左足白曰羿左尙吉道德之驗喩此表之

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

非弊垢衣無以見珍御非狸奴無以見驚異佛祖向異類中行所謂入衆生界煩惱泥中乃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喩木人方歌石兒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

經云譬如射師有諸弟子雖未慣習其師技藝然其方便善巧餘一切人所不能及木人石兒無情識思慮喩其巧力非情識思慮所能到也

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不孝不奉非輔

臣奉於君則有憂國之心子順於父則有克家之志如周公之於文王大舜之於瞽叟倘不忠不孝豈可當臣子之稱求道亦然念玆在玆釋之在玆感應道交可名曰道

潛行密用如愚如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潛行者不露密用者不覺如春在花或去或來如月在水不出不入主主不相見主中主也是以慧佛日之長明續慧命之不斷豈小補者哉

寶鏡三昧玄義終

汾陽昭廣智歌

或五位或三路　施設隨機巧回互
不觸當今是本宗　展手通玄無佛祖
右叙洞上宗
或君臣或父子　量器方圓無彼此
士庶公侯一道平　愚智賢豪明漸次
右叙石霜宗
或全提或全用　萬像森羅實不共

末字更勘

青山不礙白雲飛　隱隱當臺透金鳳

右敘石頭藥山宗

心聞賁曹洞宗派頌

定齋閑閑居士曹洞贊 滏人趙康文字周臣

醉蓬萊看何移斗柄月轉銀盤夜明簾外露洗丹墀尙排班人未鶴出銀籠鳳辭靈木正翺天際帝闕雲深天顏霧映九重深秘回互偏圓混融明暗借位明功借功明位玉線金針辨細中細一句超然劫前消息任洞山不肯石女謳歌木人撫掌泥牛驚起

補曰嘗見天童上堂云一亘淸虛夜正央桂宮老兎冷噴霜混融明暗無分處誰辨個中偏正方所以道正位雖正却偏偏位雖偏却圓正恁麼時作麼生辨良久云歷歷機前雙照眼堂堂象外萬年身

又達觀穎公初謁大陽明安問洞上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安曰父母未生時事又問如何體肯安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穎惘然弃去至石門理前話問聰禪師曰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聰曰糞擊兒又問如何是夜半正不露聰曰牡丹花下睡猫兒穎愈疑駭後一日聽從容謂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倣者拙否者工何故如此未忘法耳如有法執故自爲斷續當筆忘手忘心乃可也穎於是嘿契其旨乃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聰曰祖師意事理能盡乎穎恍如夢覺觀古人用處可謂心手虛閑箭不虛發近代談此道者逹逹滯於名數謬解古人之妙處者多矣今見閑閑之作正孤著新豐痒處誰謂代無其人康文滏陽人初得法於慧林周禪師處終禮部尙書年七十四仕五朝官六鄉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物蓋學道所得云詳見本傳

舊於是爲卷下○從此至終抽於月師合註中

重編曹洞五位卷上 以上卷上終

曹山本寂禪師三種墮四種異類

三種墮

隱疑隨或類墮乎

夫沙門取食有三等墮作水牯牛是沙門墮不受食是尊貴墮不斷聲色是隨類墮只墮去是甚麼人分上

事

揀云欲知則是入異類中不認沙門邊事所以古人權借水牯牛爲異類祇是事上異類非言語中異類

若是言語中異類則是往來言語盡是類所以南泉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喚作如如早是變也直須向異中行如今須向異中道取異中事夫語中無語始得若是南泉病時有人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泉云我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云某甲擬隨和尚去還得麼泉云若隨我銜一莖草來

揀云這個是沙門轉身語所以道汝擬近銜一莖草來親近渠是呼爲無漏始堪供養渠

又云隨類者祇今於一切聲色物物上轉身去不隨階級喚作隨類墮

又云尊貴墮者法身法性是尊貴邊事亦須轉却是尊貴墮祇如露地白牛是法身極則亦須轉却免他坐一色無辨處祇是稱斷供養邊事欲須供養須得此食所以無味之味亦云無漏是堪供養祇許觸犯之食非無漏解脫之食也有人問百丈以何爲食云無漏爲食雲巖云莫將以味爲供養道吾云知有保任處盡是供養夫取正命食者須具三種墮是以僧問披毛戴角是甚麼墮不斷聲色是甚麼墮不受食是甚麼墮云披毛戴角是沙門墮不斷聲色是墮類不受食是尊貴墮

不受食尊貴墮食者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云尊貴墮披毛戴角墮者不執沙門邊事及諸勝報位也不斷聲色隨類墮者爲初心知有自已本分事迴光時擯出諸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則成功後不報六塵墮而不昧任之無礙故云外道六師是汝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可以食食者則是正命食也亦本分事也祇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不被染汚呼爲墮不同向前怕也本分事猶不取況其餘

又揀云沙門取食有三種墮作水牯牛是甚麼墮代云不處正位不揀其身始喚作沙門墮不斷聲色是甚麼墮代云凡情得盡聖量亦忘聲色塵中

報一作執

不應更斷乃可取食是爲隨類墮又云彼師所墮
汝亦隨墮乃可取食
問如何是彼師所墮云田舍翁入聚落眼耳鼻舌身
意俱失却
云如何是隨類墮云不斷聲色又不失香味
云如何是彼師云六處
云如何是汝亦隨墮云存云存個甚麽云不得動著
又不離聲色
問不受食甚麽墮云了達正因不存勝解故云尊貴
墮也
又揀云沙門墮者亦不無其行亦不無其間雖有
其間常無其間雖有其行常無其行其中此事切
須知時節莫東西
又潙山云我百年後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上書潙山
僧某甲一行字汝道當見之時喚作甚麽無對後曹
山代云喚作水牯牛
問未審此水牯牛還解耕稼否云灼然云是甚麽類
云披毛戴角者云四時食何水草云不入口者

書一作背○又作父

云如何是水牯牛云不證聖云如何是銜一莖草云
毛羽相似去
問是超聖是超類云是超聖
問如何是水牯牛云冥冥朦朦云如何是銜一莖草
來云古人道了也毛羽相似去又云一章者祇是明
得不變異也
師曰祖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曰爲甚麽貍奴
白牯却知有曰祇是百無所解
云祇如祖佛爲甚麽不知有云祖爲執印佛爲相似
云祇如貍奴白牯知有個甚麽云祇知有貍奴白牯
云如何是貍奴白牯知有底事云不從西東來不從
三十二相
問如何是祖云上有云如何是佛云相似去

四種異類

一者往來異類者如今一切聲色言語階級地位皆
父逃逝盡皆却向上祖又得爲異類又天堂地獄餓
鬼畜生脩羅等皆是異類
二者菩薩同異類者先明自己然後却入生死異類

中攝他已證涅槃之果不捨生死類自利利他願一
切衆生皆成佛從末後成佛所以大權菩薩若不先
化衆生己事無由得成辦故南泉云先過那邊知有
却來遮邊行李菩薩具六度萬行教云若有一衆生
未度者吾終不成正覺誓願無邊衆生無邊如是誓
願故名菩薩同異類

三者沙門異類者先知有本分事了喪盡今時一切
凡聖因果功行始得就體一般名爲獨立底人亦名
沙門稱斷事始得表裡情忘三世事盡得無遺漏得
名佛邊事亦云一手指天地亦云具大沙門轉却沙
門稱斷邊事不入諸聖報位始得名爲沙門行亦云
沙門轉身亦云披毛戴角亦喚作水牯牛恁麼時節
始得入異類亦云色類邊事所以古人道頭長三尺
項短二寸秖是這個道理不得別會

四者宗門中異類者如南泉云智不到處切忌道著
道著則頭角生喚作如如早是變也直須向異類中
行道取異類中事洞山云此事直須妙會事在其妙
體在妙處曹山自道此事直須虗一位全無的的也

覿面彖帶始得若是作家語不偏不正不有不無呼
爲異中虗此事直須作家橫身逢木著木逢竹著竹
須護觸犯囑囑囑囑

有人問余如何是異我若向伊道驢年得異麼所以
有人問南泉百年後向甚麼處去泉云山下檀越家
作一頭水牯牛去云某甲隨和尙去得否泉云伊若
隨我含一莖草來師云此水牯牛不同沙門水牯牛
直須子細始得不迷時候問如何是往來異類師云
未知有自已又云一切言語聲色是非總是往來異
類

云如何是同中異類師云不擇其身

云如何是披毛戴角異類師云不立觸淨又非時答
觸即觸遇淨即淨

云如何是宗門中異類師云要頭則斫將去得無遺
漏始得通身始喚作一塵一念十方婆伽梵一路涅
槃門到恁麼時節不處正位不擇其身却入異類中
披毛戴角無異念故云一切物類比況不得諸佛諸
祖計校不成所以古人道沙門邊語不得將尺寸語

與人故喚作勝句妙句此是色類邊語三者一切所有底物比不得始呼爲勝句妙句所以古人道千般比不得萬物況不成智者不能知上根亦不識亦云本來無相似故勝句妙句勝句妙句者天上人間測度不得底事借此爲語類邊說行

稠布衲問如何是色類師云披毛戴角云如何是語類師云曹山只有一雙眉

又問如何是水牯牛師云朦朦朧朧云此意如何師云不知有天地

上座問雲居先師有言自少養一箇兒子頭長三尺頸短二寸如何是自少養得底兒子師云日給難忘云如何是頭長三尺師云不奈何云如何是頸短二寸師云至今還奈何得否云如何是日給難忘師云常在則是云如何是常在師云不違背則是

云如何是不奈何師云到恁麼時甚麼人奈何得云至今還奈何此意如何師云三世諸佛不奈何

云如何是頭長三尺頸短二寸師云不是從來底事

問沙門行箇甚麼行師云畜生行云如何是畜生行師云披毛戴角云如何是沙門行師云物物不間斷

云不間斷底事如何師云始得行

云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云不儸業云爲甚麼到恁麼地師云若不儸業甚麼處不到

問從凡入聖則不問從聖入凡時如何師云水牯牛云如何是水牯牛師云朦朦朧朧云此意如何師云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云成得箇甚麼邊事師云祗是箇逢草喫草逢水飲水師又云這箇語有力欲知有力此人不報沙門邊事亦不入諸聖報位便是入異類此異類是披毛戴角喚作沙門行亦喚作沙門行李處亦喚作頭長三尺頸短二寸欲知此意到沙門行時不欲將尺寸分親疎不得說張三李四

又頭長三尺者只得從小至大今日功成得到恁麼時喚作勝句妙句頸短二寸者是不坐沙門位亦不處諸聖報故爲頸短二寸恁麼時不得說著稱與不稱所以道不將尺寸來向這裡思量也雖然如此須是類邊事須知有異類中事不見道知不到處不得說著說著即頭角生喚作如如早是變也須向異類

中行喚作虗一位喚作覿面棄帶全無的的

云如何是類師云披毛戴角

云如何是異師云作麼作麼

云如何是行師云要頭則斫將去

云只如異類成得个甚麼邊事師云此事有二種異類一者沙門異類二者事上異類事上異類者貍奴白牯是也沙門異類者觸處得自由始得不變易不同那個

師曰此不變易事有二種一者人人盡有本分事二者知有底人不捨一切聲色是非於一切物物上不滯呼爲一切處不易亦喚作披毛戴角亦喚作入泥入水亦喚作行李底漢云如何是入泥入水師云不變易云轉身也否師云不轉身云此人屋裡事如何師云諸聖測不得云爲甚麼測不得師云是伊不同諸聖

云此猶是類邊事還有向上事否師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云向汝道則恐落類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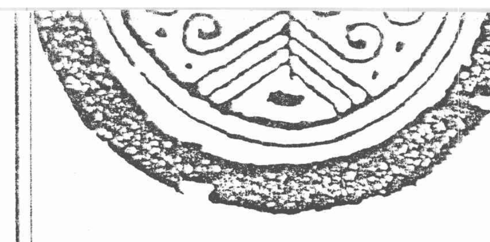
重編曹洞五位卷下終　疑非至文乎

好玉無玷彫文喪德予徘徊同州江府萬年山請豐之僧林芳禪人秘藏訣盥手拜寫而守持年於茲矣於且於莫雖好見此書尚未能啖其理味空飢矣頃依同袍同衣示教欲鋟梓止抑以此書我宗極致也往古雖傳聽其號於叢林又未見於茲書夥惜哉習鑿齒曰粃糠在前者乎將見鈔我朝種月禪師此書兩卷而雖抄錄彼師之鈔前後大略才存十一二矣疑月師所見非元晦然禪師之本乎又月與然師時世如何各可尋討也自恐今雖訓點莫胡暗短不能證文字倒或漏落誤而胡亂指點且一字一點不加私意可知乞洽聞作者高明達士勿訝少心現大膽冀一一訂矣今我所急務者只在此書弘通若覽人不問或校合或點所不及而於世流通可謂百世洞曹千萬世洞曹祈禱祈禱

○莫通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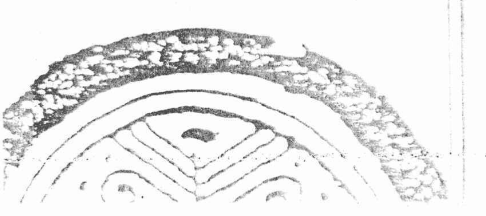
延寶八庚申天中秋明月後

武野葛西庄見性寺主　淵龍　汚點



定慧相資歌併警世

宋·延壽 著



定慧相資歌

祖教宗中有二門十度萬行稱爲尊初名止觀助新學後成定慧善提根唯一法似雙分法性寂然體眞止寂而常照妙觀存定爲父慧爲母能孕千聖之門戶增長根力養聖胎念念出生成佛祖定爲將慧爲相能弼心王成無上永作群生證道門卽是古佛菩提樸定如月光爍外道邪星滅能挑智炬轉分明滋潤道芽除愛結慧如日照破無明之暗室能令邪見愚夫禪盡成般若波羅蜜少時默刹那靜漸漸增修成正定諸聖較量功不多終見靈臺之妙性曾聞法纔歷耳能熏識藏覺種起一念回光正智開須臾成佛法如是禪定力不思義變凡爲聖刹那時無邊生死根由斷積劫塵勞巢穴隳湛心水淨意湛光呑萬像爍千途抉開己眼無瑕翳三界元無一法拘覺觀賊應時剋攀緣病倐然淨蕩念垢兮洗惑塵顯法身兮堅慧命如斷山若停海天翻地覆終無改瑩似琉璃含寶月倐然無寄而無待般若慧莫能量自然隨處現心光萬行門中爲導首一切時中稱法王獨善海碎邪山妄雲卷盡片時間貧女室中金顯現壯士額上珠潛還斬癡網截欲流大雄威猛更無儔能令鐵牀銅柱冷頓使魔怨業果休和諍訟成孝義普現群生諸佛智邊邪惡慧盡朝宗螻蟻鯢鵬齊受記偏修定純陰爛物剋正命若將正慧照禪那自然萬法明如鏡偏修慧純陽枯物成迂滯須憑妙定助觀門如月分明除霧翳勸等學莫偏修從來一體無二頭似禽兩翼飛空界如車二輪乘白牛卽向凡途登覺岸便於業海泛慈舟或事定制之一處無不竟或理定唯當直下觀心性或事觀明諸法相生籌筭或理觀頓了無一無那畔定卽慧非一非二非心計慧卽定不同不別絕觀聽或雙運卽寂而照通眞詶或俱泯非定非慧超常準一塵入定衆塵起般若門中成法爾童子身中三昧時老人身分談眞軌能觀一境萬境同近塵遠刹無不通眞如路上論生死無明海裏演圓宗眼根能作鼻佛事色塵入定香塵起心境常同見自差誰言不修波元水非寂非照絕言思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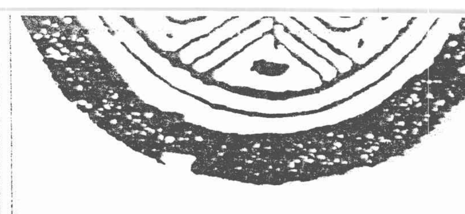
寂而照功無比。權實雙行闡正途。體用更資合妙旨。勸諸子勿虛棄。光陰如箭如流水。散亂全因缺定門。愚盲祇爲虧眞智。眞實言須入耳。千經萬論同標記。定慧全功不暫忘。一念頓臨眞覺地。定須智慧須聞。勿使靈臺一點昏。合抱之樹生毫末。積漸之功成寶尊。獼猴學定生天界。女子纔思入道門。自利利他因果備。若除定慧莫能論

警世

夫不體道本。沒溺生死處胎卵濕化橫竪飛沈之類。於中失人身者如大地之土。得人身者如爪上之塵。於人身中多生邊夷下賤。及處中國或受女身。若爲男子癃殘百疾。設得丈夫十相具足者。處恐畏世生五濁時。以肉爲身以氣爲命。一報之內如石火風燈逝波殘照瞬息而已。於中少夭非橫殂者不計其數。或有得天年壽極耳順。萬中無一。脫得知命之歲除童稚無知至三十豪四十富。且約其間三十年。於中有疾病灾禍愁憂苦惱。居强半矣。所以昔人有言。浮生一月之中。可開口而咲。只四五日矣。故知憂長喜促。樂少苦多。如在萬仞之危峯。似處千尋之滄海。縱得少樂畢慮漂沈。且夫有生勞我處胎。有老奪我壯色。有病損我形貌。有死壞我神靈。有榮縱我驕奢。有辱敗我意氣。有貴使我憍倨。有賤挫我行藏。有富恣我貪婪。有貧乏我依報。有樂動我情地。有苦痛我精神。有讚起我高心。有毀滅我聲價。乃至寒則逼切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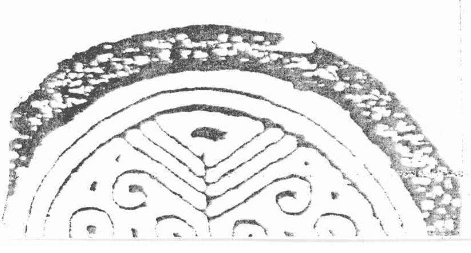
體熱則煩悶我襟渴則乾我喉饑則羸我腹驚則懾
我魄懼則喪我魂憂則撓我神惱則敗我志順則長
我愛逆則起我憎親則牽我情疎則生我恨害則殞
我體愁則結我腸乃至遇境生心隨情動念或美或
惡俱不稱懷皆長業輪盡喪道本其或更詭於君悖
於父傲其物趨其時獸其心狐其意苟其利徇其名
誑其人諂其行附其勢欺其孤淵其殃崇其業扇其
火吹其風緊其塵背其覺邪其種睽其眞但顧前非
慮後口謀去靡思回唯求生焉知滅則念念燒煮步
步溝隍矣如今或得刹那在世須蘊仁悲行善修心
除非去惡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
以世間逆順種種因緣空受身心妄苦皆爲不知三
界唯是一心以前五識眼耳鼻舌身及第八識皆是
現量所得無心外法以第六明了意識比量計度而
成外境全是想生隨念而至若無想念萬法無形故
經云想滅閒靜識停無爲又云諸法不牢固唯立在
於念善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若了一心之旨心外
自然無法可陳豈有欣戚關懷是非干念佛頌云未

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旣
了境唯心便捨外塵相從此息分別悟平等眞空故
起信論云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起一切境界
相滅唯一眞心徧一切處是故三界虛僞唯心所作
離心卽無六塵境界乃至一切分別卽分別自心心
不見心無相可得先德云心外有法生死輪迴心外
無法生死永弃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論云三界
無別法但是一心作旣信一心須以禪定冥合如經
云若能敎三千大千世界衆生令行十善不如一食
頃一心靜處入一相法門若能諦了自心以此定慧
相應則能不動塵勞便成正覺平生所遇莫越於斯
普勸後賢可書紳耳



禪門諸祖師偈頌

宋・子昇 等錄



禪門諸祖師偈頌目錄

●仁本文作太

諸祖師偈頌目錄終

禪門諸祖師偈頌上之上

五老峯釋　子昇　錄

佛祖偈

毗婆尸佛

身從無相中受生（於無住本立一切法）猶如幻出諸形像（念念是幻）幻人心識本來無（山河大地是幻）罪福皆空無所住（東湧西沒是什麼水月鏡像）

尸棄佛

起諸善業本是幻（[illegible]）造諸惡業亦是幻（[illegible]業[illegible]）身如聚沫心如風（現行現用任性隨緣）幻出無根無實性（當處[illegible]解脫當處三昧[illegible]托不動[illegible]）

毗舍浮佛

假借四大以爲身（[illegible]一[illegible]白爲主地水火風）心本無生因境有

心非垢淨 垢淨是心 前境若無心亦無(指染擇菜)罪福如幻起亦滅(言詞路絕 詶對知時)

拘留孫佛

見身無實是佛見(得什麼椀)了心如幻是佛了(諸聖如今說個夢幻)

了得身心本性空(體用如如 廓周沙界)斯人與佛何殊別(青黃赤白)

(函蓋機鋒)

拘那含佛

佛不見身知是佛(謗佛法僧是 眞歸依三寶)若實有知別無佛(靈智 非透恰 恰全泪)

智者能知罪性空(罪性即是眞 性起滅無依)坦然不懼於生死(七顛八倒 自受用門)

迦葉佛

一切衆生性清淨(皆依自性法 身念念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言語 道斷若 谷含聲)

即此身心是幻生(四大五蘊 即是法身)幻化之中無罪福(以無心意 而現行)

釋迦牟尼佛

幻化無因亦無生(萬像森羅從本 已來念念絕待)皆即自然見如是(法法不回互 用而無用)

諸法無非自化生(卷舒縱奪 殺活臨時)幻化無生無所畏(違順當機直規 勇出有何所畏)

◆直規二字原本不明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吾有清淨正法眼藏付囑於汝汝當諦聽偈曰

法本法無法(靈覺眞心 各各圓滿)無法法亦法(無知之 般若)今付無法時(說法無 所得也)法法何曾法(見聞覺知 時何爲境)

初祖摩訶迦葉

法法本來法(不修而得 念念無生)無法無非法(一眞之體無是 無非非法亦無)

何於一法中(一路涅 槃門)有法有不法(一路之門豈分有 無用自無體無證)(無妨)

二祖阿難尊者

本來付有法(得地 因師)付了言無法(不從 他得)各各既自悟(飢飡 渴飲行 住坐臥)悟了無無法(喚什麼作 山河大地)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非法亦非心(實際 理地)無心亦無法(心境 雙亡)說是心法時(三 世一時說)是法非心法(未曾說著一 字何挂脣齒)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心自本來心(處六趣而不減 居四聖而不增)本心非有法(了無外境 萬物唯心)

有法有本心(不壞假名 而談實相)非心非本法(凡聖氷 消瓦解)

五祖提多迦尊者

通達本法心(念念該通) 無法無非法(無住亦無本) 悟了同
未悟(迷悟同源) 無心得無法(以無緣心之智隨逗物機)

六祖彌遮迦尊者

無心無可得(無心之心有何所得) 說得不名法(終日說而無說) 若了心
非心(聲色純眞) 始解心心法(喚作一切 一切)

七祖婆須蜜尊者

心同虛空界(虛空即是心) 示等虛空法(法即是虛空) 證得虛空
時(虛空中行坐虛空中運爲皆是虛空) 無是無非法(靈智獨存對機無礙)

八祖佛馱難提尊者

虛空無內外(空中即是心心法有何處是虛空亦如是) 心法亦如是(證前所說)
若了虛空故(色空明暗於已無礙) 是達眞如理(森羅萬像眞如顯出無礙)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

眞理本無法(用即體也) 因名顯眞理(體用雙行) 受得眞眞法(得而
無得靈與靈得) 非眞亦非僞(臘月三十日)

十祖脇尊者

眞體自然眞(亘古亘今) 因眞說有理(法身說法身) 領得眞眞法
(大用現前) 無行亦無止(不可黑山下坐般若無知)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迷悟如隱顯(當機殺活) 明暗不相離(拂子即是法身法身即是拂子) 今付
隱顯法(隱法顯法見麼見麼) 非一亦非二(非一是體非二是用露柱露柱)
百雜碎

十二祖馬鳴尊者

隱顯即本法(覿面相呈見箇什麼) 明暗元無二(無明即是佛性) 今付悟
了法(不得辜負先聖) 非取亦非棄(不可得中祗麼得)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非隱非顯法(凡聖路絕善惡身形) 說是眞實際(見聞覺知當處解脫) 悟此
隱顯法(言下機通) 非愚亦非智(世間法即是出世間法)

十四祖龍樹尊者

爲名隱顯法(不已而已說箇隱顯) 方說解脫理(七顚八倒毫末曾動著) 於
法既無證(不可法身更證箇法身也) 無嗔亦無喜(隨緣過時莫失常儀)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本對傳法人(事不孤起) 爲說解脫理(智識難追) 於法實無證(山青
水綠) 無終復無始(三際求心不可得所以傳受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於法實無證(見聞但見聞即是不可得) 不取亦不離(體即是用) 法非
有無相(示種種相即見法體) 內外云何起(無情有情何別一體亦無乾坤隨見無礙)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心地本無生 萬像依然常自寂滅 因地從緣起 三乘五性皆從緣起 緣種不相妨 事理長短無有妨礙 花果亦復爾 證前所說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有種有心地 心生故種像異也 因緣能發萌 從善知識言下發萌 於緣不相礙 森羅萬像不礙眼光 當生生不生 用而無用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性上本無生 性自清淨 爲對求人說 於無生性說菩提涅槃也 於法既無得 無有一法傳受於人 何懷決無決 說什麽悟不悟一切處清淨解脫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言下合無生 莫過於此 同於法界性 一念徧歷於多劫 若能如是解 證前所說 通達事理竟 人問學者如何是學人自己答云盡乾坤是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泡幻同無礙 若了一切如幻有何法所礙 如何不了悟 著衣喫飯行住坐臥 達法在其中 有爲之法莫越於此 非今亦非古 今古有無生滅凡聖有何妨礙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心隨萬境轉 遇長即長遇短即短 轉處實能幽 入此爐中無不斷也 隨流認得性 超聲超色聲色何違 無喜亦無憂 無明顚倒本來清淨

二十三祖鶴勒尊者

認得心性時 此處明了 可說不思議 言語展托卷舒自在 了了無可得 句句不思議 得時不說知 般若無知無所不知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正說知見時 明明覺了 知見俱是心 見聞覺知唯一眞心 當心即知見 心法即一切法 知見即于今 强生頭角稱塵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聖人說知見 言下悟道即是聖人 當境無非是 拈起便用 我今悟眞性 不愛能證 無道亦無理 有什麽佛法到你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眞性心地藏 一心眞性包含萬像 無頭亦無尾 首後中間此心不可名邈 應緣而化物 若秋月皎長江覽器設教 方便呼爲智 說菩提涅槃方便稱塵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心地含諸種 一切所有從心地出 因事復因理 世間法即是出世間法 果滿菩提圓 果中因因中果 花開世界起 一花開天下春喚作什麽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吾本來玆土 達磨大師從西天來唐土 傳法救迷情 少林面壁一不自西日 一花開五葉 有六祖號花開五葉誰人不知 結果自然成 因花結果因人悟心悟無

所得

二祖慧可大師

本來緣有地(先須得地) 因地種花生(萬法皆從心地所生) 本來無有種(從本已來諸法寂滅) 花亦不能生(心空寂故運用無差)

三祖僧璨大師

花種雖因地(物像從心起也) 從地種花生(於靈覺之內了現乾坤) 若無人下種(心境頓忘人法何有) 花地盡無生(處處見道)

四祖道信大師

花種有生性(見聞覺知) 因地花生生(於一切中現種種像) 大緣與性合(緣起無生) 當生生不生(念念無生之生)

五祖弘忍大師

有情來下種(人人有佛性) 因地果還生(因果凡聖無差) 無情既無種(透聲透色) 無性亦無生(無知之性觸目徧周)

六祖慧能大師

心地含諸種(一念包容十刹) 普雨悉皆萌(祖師說法衆生發萌) 頓悟花情已(聲色無邊般若無邊) 菩提果自成(信受奉行)

南岳讓和尚

心地含諸種 遇澤悉皆萌 三昧華無相 何壞復何成

江西馬大師

心地隨時說 菩提亦祇寧 事理俱無礙 當生即不生

三祖大師信心銘

至道無難 唯嫌揀擇 但莫憎愛 洞然明白
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 欲得現前 莫存順逆
違順相爭 是爲心病 不識玄旨 徒勞念靜
圓同太虛 無欠無餘 良由取捨 所以不如
莫逐有緣 勿住空忍 一種平懷 泯然自盡
止動歸止 止更彌動 唯滯兩邊 寧知一種
一種不通 兩處失功 遣有沒有 從空背空
多言多慮 轉不相應 絕言絕慮 無處不通
歸根得旨 隨照失宗 須臾返色 勝却前空
前空轉變 皆由妄見 不用求眞 唯須息見
二見不住 愼勿追尋 纔有是非 紛然失心
二由一有 一亦莫守 一心不生 萬法無咎
無咎無法 不生不心 能隨境滅 境逐能沉
境由能境 能由境能 欲知兩段 元是一空
一空同兩 齊含萬象 不見精麤 寧有偏黨

◆慮一作空

大道體寬　無易無難　小見狐疑　轉急轉遲
執之失度　必入邪路　放之自然　體無去住
任性合道　逍遙絕惱　繫念乖眞　沈惛不好
不好勞神　何用疎親　欲趣一乘　勿惡六塵
六塵不惡　還同正覺　智者無爲　愚人自縛
法無異法　妄自愛著　將心用心　豈非大錯
迷生寂亂　悟無好惡　一切二邊　妄自斟酌
夢幻虛花　何勞把捉　得失是非　一時放却
眼若不睡　諸夢自除　心若不異　萬法一如
一如體玄　兀爾忘緣　萬法齊觀　歸復自然
泯其所以　不可方比　止動無動　動止無止
兩既不成　一何有爾　究竟窮極　不存軌則
啓心平等　所作俱息　狐疑盡淨　正信調直
一切不留　無可記憶　虛明自照　不勞心力
非思量處　識情難測　眞如法界　無他無自
要急相應　唯言不二　不二皆同　無不包容
十方智者　皆入此宗　宗非促延　一念萬年
無在不在　十方目前　極小同大　忘絕境界
極大同小　不見邊表　有卽是無　無卽是有
若不如是　必不須守　一卽一切　一切卽一
但能如是　何慮不畢　信心不二　不二信心
言語道斷　非去來今

筠州洞山价禪師玄中銘

竊以絕韻之音假玄唱以明宗入理深談以無功而會旨混然體用宛轉偏圓亦猶投刃揮斤輪扁得手虛玄不犯迴互傍參寄鳥道而寥空以玄路而該括然雖空體寂然不乖羣動於有句中無句妙在體前以無語中有語迴途復妙是以用而不動寂而不凝清風偃草而不搖皓月普天而非照蒼梧不棲於丹鳳澄潭豈墜於紅輪獨而不孤無根永固雙明齊韻事理俱融是以高歌雪曲和者還稀布鼓臨軒何人鳴擊不達旨妙難措幽微儻或用而無功寂而虛照事理雙明體用無滯玄中之旨其在斯焉

太陽門下日日三秋（太陽者成正覺邊事然不落今時故云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明月堂前是妙在體前九夏者出世邊事亦號玄珍著弊）森羅萬象古佛家風（佛事門中不遺一法）碧落青霄道人活計（卽然實際）靈

苗瑞艸野父愁芸（建化門中誰敢措手不揀擇也）露地白牛牧人懶放（雖然淨妙終不旁附）龍吟枯骨異響難聞木馬嘶時何人道聽（玄路不聞聞者罕矣唯同道方聽）夜明簾外古鏡徒耀空王殿中千光那照（明暗不到不坐者提樹頓向雪山遊）澄源湛水尙棹孤舟古佛道場猶乘車子（樵非處空漁不棲巢）無影樹下永劫清凉（無功妙旨安隱妙門）觸目荒林論年放曠（信手拈來艸）擧足下足鳥道無殊（有何窒礙）坐臥經行莫非玄路（塵塵三昧念念無違）向道莫去歸來背父（歸來即背趣向愈乖）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君向臣子就父亦云）（無先後絕去來露柱已前方達旨妙）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先則急後則緩）召底船子無獨堅固（無功用絕滲漏）碧潭水月隱隱難沈（水月是功難沈非功也）青山白雲無根却住（體用相應故云却住）峯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春園翫賞寓玉殿不垂衣）徒敲布鼓誰是知音（寒山擧帶拾得點頭）空擊成聲何人撫掌（和者還稀）胡笳曲子（呼爲曲子理沒祖宗）不墮五音（非關六律）韻出青霄任君吹唱（得旨忘言不妨音詠）

洞山价禪師新豐吟

古路坦然誰措足（擬向即乖）無人解唱還鄉曲（到者還稀）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兎漸遙春艸綠（得味則不堪）天香襲兮絕芬馥月色凝兮非照燭（成功非處）行玄猶是涉崎嶇體妙因玆背延促（第二頭直須轉却始得）殊不然兮何展縮（無增減）縱得然兮混泥玉（非變改）獅豸同欄辨者嗤（分別得麼）薰蕕共處須分郁（淸濁歷然）長天月兮徧谿谷（何天不曉何地不平）不斷風兮偃松竹（山雲藹藹澗水潺潺）我今到此得從容吾師叱我相隨逐（雖然穩密早箇相隨來也）新豐路兮峻仍敲（雖峻何嘗不平坦）新豐洞兮湛然沃（雖日澄湛灌濟無時）登者登臨不動搖（動則喪）遊者遊兮莫忽速（親則疎）絕荊榛兮罷斫斸（一切忌向）飮馨香兮味淸肅（古路苦生）負重登臨脫屣迴看他早是虛檐鞠（向背不立纖脫何從）來駕肩兮履芳躅（只明這箇）至澄心兮去凝目（玄會可以切忌擬然佇思）亭堂雖有到人稀（是非不到處白雲無盡時）林泉不長尋常木（翠葉芬芳不犯春）道不鑄雕非曲顉（春去秋來）郢人進步何瞻矚（擬向運斬）工夫不到不方圓（更須子細）言語不通非眷屬（滯在物豈能通會）機事不然兮詎冥旭（明暗何拘）我不然兮何斷續（亘古亘今）慇懃爲報道中人（叮嚀切屬而學者於斯而差）若戀玄關卻拘束（依傍得麼）

紫塞野人雪子吟

雪子明一色也一色是功以吟不同於功也是以因

體而起用以用而明體體不離用用不離體體用無私方乃唱道其唱道者或理或事或隱或顯事理和融隱顯無異然以無私妙用體用虛玄奈緣學人沈空滯迹不達玄微墮在物機是以借虛空爲體以森羅爲用泥牛吼處火裏蓮生木馬嘶時氷河發焰所以正位中來偏位中去然則正位雖正却偏偏位雖偏却圓所以野人云木人夜半穿靴去石女天明戴帽歸此是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宛轉迴牙始終無滯其間假雪子吟詠玄唱明機以示學徒免滯功迹註之不迨達者更詳雪子之吟旨在斯矣

白雲起兮靑山秀(靑山爲體 白雲爲用) 靑山異兮白雲舊(爲體異全 功用在體處所以云白雲舊也) 鳳棲林下木龍吟碧岫峯頭石牛吼(玄唱玄提) 扇淸風兮綠巖開(無私體妙 爲擧玄風) 金烏玉兔去還來(二輪破空的 明暗協全通) 爲明暗宗迷家子門外駐車呼不出(須令別覩木陽輝) 免令狂駭墮塵埃(爲汝吾當出世) 擊寒巖兮野人吟(勿居無宮 勿墮萬年床) 聲聲爲剖訪知音(伯牙須子期) 歌之決之能曉了(不因漁父引 爭得見波濤) 響三歸兮深更深(迢然無比況 不涉去來今) 事事道兮物物明(塵塵剎剎 信手拈來) 達者須知暗裏驚(知音不在 頻頻擧) 若能解撫無私曲(體玄語妙 不墮言音) 句句稱提不道名(無手能遮日 釣魚不犯竿)

衣中寶兮異常珠(類不齊) 一般拈掇與君殊(好手還同 火裏蓮) 無影杖子敲不落三莖異艸豈能除(迢然猶未可 況復路差殊) 明大意兮曉全機(非內外不會 亘古今) 覺後體前迷關(涉後先) 莫令迴互有參差也似伯牙俣子期(擬卽差) 來架肩兮去何多(趣向無門) 於中那會野人歌(唱高和寡) 雖然樵子頻提擧(終日老婆心) 不曉玄玄爭奈何(飯籮裏餓死人) 事須宛轉莫守閑(血脉何間) 幽洞無門任往還(何復拘礙) 饒君解使雲通信石點頭時我不然(弄巧成拙) 人人盡著還鄉曲(古縁堪棲) 不我無家兮去何速(渠無國土 何處逢渠) 玄途履踐絕追尋(措意卽乖) 鳥道登遊豈解蹋(廓落何拘) 深深妙旨復何言(雪上加霜得塵) 龍宮海藏莫能詮也 拈了鷲峯山頂無師句(春力不到處 枯木亦生花) 誰人解向死前拈(執初路子淸音普 上不落宮商孰解聽) 二十八代總提綱(佛佛授手) 不是無言默覆藏(構塞堅塞聲) 雖然覿面無人識(拶破面門) 深成認賊作爺孃(誤認傍來) 麤中辨細猶可知(祗這裏是 妙峯頂) 細中之細復何稀(雲藏花笑 無影樹不萌枝) 出門自有彌天句(徧界風光) 入戶那攜不我歸(非繫帶 不同緣) 一輪高聳曜師宗(舞天鑑地) 靈然那混碧沙籠(非拘系 不當今) 我今不吝無私句(春風秋月) 有何難易

障玄風要行即行要坐即坐

同安察禪師十玄談

心印

問君心印作何顏不得色未問前妙在體處 心印何人敢授傳不墮功動者亦云不授手 歷劫坦然無異色亘古今不變易 呼為心印早虛言曲為今時若也妙會須通一路始得 須知體自虛空性體即本體即同虛空性也 將喩紅爐火裏蓮無中忽有妙在體處即明自性也 勿謂無心云是道猶有這箇文彩在坐著即屬功也 無心猶隔一重關他無這箇消息爭肯忘歷道坐著即不堪

祖意

祖意如空不是空元無起滅亦無去來借虛空為體自空為用即借功明他也 靈機爭墮有無功不墮凡聖超諸有無圓明境獨立物外玄機 三賢尚未明斯旨三賢是盡底人却來這邊行履一念忘歷去即是向功未明其旨也 十聖那能達此宗十聖亦是向功直是一念玄去即得本宗妙用不失其旨 透網金鱗猶滯水雖透塵勞之縛猶坐他色亦須轉却始得其妙 迴途石馬出紗籠一念不生時即是迴途合體也又云施設得妙體玄故無所滯矣 慇懃為說西來意西來妙旨豈在言詮為說者無說之說妙會在於言前始得其旨 莫問西來及與東不坐兩頭

玄機

迢迢空劫勿能收不依倚 豈與塵機作繫留不施設 妙體本來無處所偏界不曾藏 通身何更有蹤由誰人識得渠 靈然一句超羣象類不齊 迥出三乘不假修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撒手那邊千聖外超然無比況萬象獨露身也 迴程堪作火中牛誰人肯向渠不間斷

塵異

濁者自濁清者清混不得不隨流 菩提煩惱等空平本自無生雖是異同道等怨親 誰言卞璧無人鑒須是渠始得無異色亘古今 我道驪珠到處晶觸處皆渠而無間斷 萬法泯時全體現一念不生時妙在體處 三乘分別強安名曲為今時要渠知有去須通一線道始得 丈夫自有衝天志他家自有通人在蘆管吹時宇宙分 莫向如來行處行鳥道無蹤跡辨異不依他

演教

三乘次第演金言隨上中下根性應器方圓不滯色也 三世如來亦共宣為教歷續焰施設為有今時三世共宣 初說有空人盡執為滯兩頭妄有所得故為執也 後非空有衆皆捐後覺前執乃不滯空 龍宮滿字醫方義藥病相治曲為今時未得義體也 鶴樹終談理未玄窮極所談未契玄旨由涉其功矣 眞淨界中纔一念一念纔生迷情智隔便是八千年也 閻浮早已八千年為向途中覓不薦未聞前

達本

勿於中路事空王(力窮亡進退 莫坐有無中) 策杖還須達本鄉(故國 本來無異路 一念不生歸帝鄉) 雲水隔時君莫住(雲散水流去 處處得逢渠) 雪山深處我非忘(不忘本來底 他家不驚異) 堪嗟去日顏如玉(素彩粧 不得淨 騍騍地) 却歎迴時鬢似霜(脫珍御服 著弊垢衣) 撒手到家人不識(不相似非 故人也) 更無一物獻尊堂(捴不出他無著處 却存孝義也)

還源

返本還源事已差(擬心即差互本 無這箇消息) 本來無住不名家(不問斷 忘却也) 萬年松徑雪深覆(體異不同 功不犢色) 一帶峯巒雲更遮(不露現 誰辨渠) 賓主穆時全是妄(自視不當機 箇中無異體) 君臣合處正中邪(君臣道全玉殿苦生 他解傍來轉身後耳) 還鄉曲調如何唱(露柱懷胎猶尚可 鐵牛生處不難通) 明月堂前枯樹華(無中忽有異玄玄血脉不斷 妙用在玄未萌前始得活句)

迴機

涅槃城裏尚猶危(不落未萌誰敢道 無形本自不彰名) 陌路相逢勿定期(彼自不遊方 誰是相逢者) 權挂垢衣云是佛(入鄽化道為今時 誰人肯向渠) 却裝珍御復名誰(無辨處不坐空王殿 不挂本來衣) 木人夜半穿靴去(黑白未分誰辨異 當處無朕了然分) 石女天明戴帽歸(妙會玄旨不是當機頂 異中來還步不露) 萬古碧潭空界月(混不得 不彰形) 再三撈漉始應知(不施設妙 在體處)

轉位

披毛戴角入鄽來(異中有路誰相識 火裏生蓮處處開) 優鉢羅華火裏開(菡萏已前猶未可鐵牛行處 入鄽逢無中有路即玄玄) 煩惱海中為雨露(不離 色異法出生) 無明山上作雲雷(驚出蘭芳秀 花開徧地馨) 鑊湯爐炭吹教滅(妄盡情忘長劫靜 不踏蓮花兩不傷) 劍樹刀山喝使摧(丈夫須立金剛志 樹刀山豈自忘) 金鏁玄關留不住(不坐無為殿 險路豈相留) 行於異類且輪迴(觸處 皆渠)

一色

枯木巖前差路多(為在白雲深處坐 不知岐路有多端) 行人到此盡蹉跎(不數金僊路 小徑豈相逢) 鷺鷥立雪非同色(體異人 難辨) 明月蘆花不似他(類不齊 不稱斷) 了了了時無可了(無絲頭 盡始得) 玄玄玄處亦須呵(絕功 動也) 慇懃為唱玄中曲(那邊誰是知音者 石人吹處木人歌) 空裏蟾光撮得麼(不施設無 下手處)

察禪師搜玄吟

三更初夜偏(正中圓 主中主) 日午月明前(偏中圓 賓中主) 白雲覆幽石(賓中全 不露鋒) 青霄抱月圓(伽藍中人 統大圓覺) 鷺鷥非雪覆(不一 色非)

(自然)烏鵄豈漆漫(全身著點不得)紙馬通消息(異中來不斷絕)知音白雀還(事上明類中玄)夢手擊金鐘(句無聲知不得)覺來空把拳(不守迷不執有)天明夜行人(明中暗目前不露也)無因得自先(傍來類者不齊)門門不迴互(物物上愛不得)呈迴互隔關山(那邊無路外不通也)步空凝月色(體妙時不圓轉)湛寂皎非安(內外不貴轉位不偏)龍吟明異寶(句中玄提不起)片玉鳳飛晦(語不墮常不露)猿啼葱嶺頭(明那邊類不絕)鶴吐鷺峯煙(遠劫來事分付五更)金烏罩席帽(大露大陽機偏中護)玉兎具靴衫(正位偏藏醜拙)寒泉初夜後(怎麼則未有文彩)古澗五更前(未出幽關時最初末後)黑白未分時(不墮有無賓主不全)正是偏中圓(說不及處不受觸撥)露展幽林秀(能覆蓋潤一切)雲收碧落閑(歸位去不墮有)空劫道人家(道人活計無可有)深宮蕩子嫌(不是他家風不守貴也)衣錦還鄉客(古佛廟前人歸本位)迴機面指南(轉身敲迷戶客中主)問我雪中吟(端坐樹下)(無語中有語)杲日耀澄潭(返顧未明)無影桑樹子(過祖佛者文彩不全)玉女夜生螢(無絲不干斷佛種)攜籃日未出(體後覺前二邊不中)摘菓月當軒(正圓時看不偏一箇)手把寒天扇(不拋怎麼時中有無)身無五月衫(不遮醜不入時)採花入異鄉(無箇相似處不全空)將獻類中仙(衆聖中尊貴類)(不齊)謹白參玄人(莫因循過是事要通)參禪莫守閑(切忌空坐地愁殺人)

密禪師坐禪銘(大陽明安禪師註并序)

伏以先德垂範事理不孤諸法空寂以之爲座禪非意想道絕去來情與非情二俱弗顧假名謂座禪豈定亂是知坐禪三昧發慧全該參學禪流應曉座體余因入室請益禪銘略而釋之於後者也

來時不入門(無門可入)去時不出戶(去不從來)正座座不座(不端正座)正去去不去(去不正來不偏)不是情無情(二俱無體)都緣顧不顧(都無異顧)返本不還源(還源守住)歸根無道路(歸根路不過)若唱胡家曲(肯不全知不齊)聲聲句不觸(聲聲不聞句在藏鋒)每念雪中吟(雪中有曲和者何分)寒燈不假燭(寒燈不照燭凝然雪路分)坐來石筍生(大坐無異)那用將斫斲(用處當功)不爲報參禪人(語密須明旨)行玄(發)不動足(切忌當風)應須不怎麼(通身終不住)怎麼却成局(事理莫敎滯所執)放下勞把捉(把捉不著)撒手還拘束(放曠絕所知)步步不將來(展手不當今行時無說路)促延無斷續(步步無間斷)不全座中人(座中不守全終無座相)太陽那亘旭(太陽無意照不當今)

漳州羅漢和尚明道頌

至道淵曠　勿以言宣　言宣非指　孰云有是
觸處皆眞　豈喩眞虛　眞虛設辨　如鏡中現
有無雖彰　在處無傷　無傷無在　何拘何礙

不假功成　將何法爾　法爾不爾　俱爲唇齒
若以斯陳　埋沒宗旨　宗非意陳　無以見聞
見聞不脫　如水中月　於斯不明　翻爲剩法
一法有形　翳汝眼睛　眼睛不明　世界崢嶸
我宗奇特　當陽顯赫　佛及衆生　皆承恩力
不在低頭　思量難得　撈破面門　覆蓋乾坤
快須薦取　脫却根塵　其如不曉　謾說而今

誌公和尚十二時歌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枉經無數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眞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舉意便遭魔境燒若施功終不了曉夜被他人我拗不用安排祇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祇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盡是他家染污人若欲擬心求作佛問取虛空始出塵

禺中巳未了之人爭爲討假饒特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祇守立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永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受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回暮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有親疎不用工夫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居世運用元來聲色中迷夫未識爭爲計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塵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不用更安眞作淨潔却勞神莫認癡狂作近鄰言下不求無住處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香不長久禪悅珍羞尚不飡誰能更飲無明酒沒可拋沒可守蕩蕩逍遙未曾有縱使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戌狂子興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思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

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窒礙放蕩常
如癡凡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半夜子心住無生卽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便
用勿文字佛祖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
求實總無生死魔來任相試
雞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
爲渾大有不見頭也無手世界壞時渠不朽未了之
人聽一言祗這如今誰動口

龍牙和尙偈頌并序　南嶽　齊已　序

禪門所傳偈頌自二十八祖止於六祖已降則亡厥
後諸方老宿亦多爲之蓋以吟暢玄旨也非格外之
學莫將以名句擬議矣洎咸通初有新豐白崖二大
師所作多流散於禪林雖體同於詩厥旨非詩也迷
者見之而爲撫掌乎近有隧龍牙之門者編集師偈
乞余序之龍牙之嗣新豐也凡託像寄妙必含大意
猶夫驪頷蚌胎烜耀波底試捧翫味但覺神慮澄蕩
如遊寥廓皆不若文字之狀矣且曰魯仲尼與溫伯
雪子揚眉瞬目示其道而何妨言語哉乃爲之序云
耳偈頌凡九十五首

夫人學道莫貪求萬事無心道合頭無心體得無心
道體得無心道也休

學道先須且學貧學貧貧後道方親一朝體得成貧
道道用還如貧底人

學道蒙師指却閑無中有路隱人間直饒講得千經
論一句臨機下口難

學道先須立自身直教行處不生塵僧眞不假居巖
室到處無心卽在人

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鬭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
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學道先須息萬機將機學道轉生疑此門廣大無遮
障學者雖多達者稀

一得無心便道情六門休歇不勞形有緣不是余朋
友無用雙眉却弟兄

一得無心便豁空祗因先聖祖門通箇中若向三乘
學萬劫無因得遇逢

自體如如任運常因茲行歇住三湘雙眉無用是毫

相說處無分舌齒長

自小從師學祖宗閑花猶似纏人蜂僧眞不假栖雲外得後無心色亦空

得聖超凡不作聲臥龍長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

得道還同未得人心無勝負自安神從前古德稱貧道向此門中能幾人

心空不及道空安道與心空狀一般參玄不是道空士一乍相逢不易看

此生不息息何時息在今生共要知心息秖因無妄想安空心息是休時

劫火曾將無氣吹不勞心力當時萎人天不見風塵起怖息無招各自歸

道者無端學畫龍元來未得筆頭蹤一朝體得眞龍後始覺平生枉用功

何事朝愁與暮愁少年不學老還羞驪珠不是驪龍惜自是時人不解求

了得心源處處安何須終日對林巒玉向火中燒轉潤蓮華在水葉長乾

掃地煎茶及針把更無餘事可留心山門有路人皆到我戶無門那畔尋

或居城郭或居山得道無心在處閑實似小兒歸父母身衣隨分補遮寒

道情六用如眉用用處如眉始可觀人見道時如寂寞人情全是道情安

擬學論情實苦哉疑心不斷安難摧未了攜囊須且去得閑無事却回來

四氣吹成物不虛可怜青葉下垂珠雖然種得無心實一任傍人恣意須

世人心下不能治致論愁生眾及眉一朝體得心無事眉放毫光自不知

僧房閴寂夏修持閉戶踈人怪亦知儂家自有同風事千里無來却肯伊

臨隱不覺寸陰移火急修行早是遲白日秖陪人事過園林那得道成時

緣覺聲聞未盡空人天來往訪眞宗爭如佛是無疑

士端坐無心祇麽遣
頂相擬求終不見應緣同谷不違方此門別處無尋
路祇有休心便斷當
三事無憂樂道情且陪雲水不求名任渠更作千般
解體自無瑕不染青
將心除妄妄難忘不體玄微事轉忙未了祇言如來
祕覺後方知不覆藏
人若無心稱道情觀見無明道已明人能弘道道能
顯道在人中人自寧
凡有含生共一塵先聖精勤早出倫彼旣丈夫我亦
爾誰遣他春我不春
毫釐有差千里隔刹那一悟祖師齊玄微須向玄中
體穮用還敎道者知
參玄道者莫因循學處須敎皂白分千聖從來無異
路忘緣機智有多門
向前吳氏學丹靑不體僧瑤事不精畫馬不成驢亦
失時人盡笑枉平生
粉壁朱門事豈繁高墻扃戶住如山莫言城郭無休
士人若無心在處閑
儉用實圖延日月補衣還免到人間無心道者方如
此未得無心也大難
冷月霜天道者孤一堂禪侶守寒爐衲衣穿處氷侵
骨夜坐更深炭也無
萬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如常恰似秋風
至無意凉人人自凉
膝袴斑闌火灸成渾身破碎不能藏山房獨坐觀極
蓻豁然無事暢人情
一室一牀居物外一缾一鉢寄生涯門前縱有通村
路是我何曾識一家
昔生未了今須了此生度取累生身古佛未悟同今
者悟了今人卽古人
木食咁衣心似月一生無念復無涯時人若問居何
處淥水靑山是我家
朝看花開滿樹紅暮觀花落樹還空若將華比人間
事花與人間事一同
柳色含煙花笑枝鶯啼林下幾人知後生正好尋玄

路莫弃光陰虛度時
志慕空門誓不休莫將閑事挂心頭白雲便是修行
伴從聽時光去不留
知身是幻不求名浮漚出沒幾時生借問雲山學道
者此去修行早晚成
在夢那知夢是虛覺來方覺夢中無迷時恰似夢中
士悟後還同睡起夫
迷人未了勸盲聾土上加泥更一重了人有意如迷
意祇在迷中迷不逢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無道
用人情能得幾多時
成佛人稀念佛多念來歲久却成魔君今欲得易成
佛無念之心不較多
家具摐摐一老翁眉間長髮白忽忽心休意息從何
有祇爲心頭萬事空
二時粥飯隨長短三界休求也大精世間大有多求
者直至無常不稱情
未了及時親偏禮不須端坐守清貧直似羅睺羅密

行爭如迦葉不聞聞
若教求道似求名世上無人道不成心靜道場何曾
到世間塵路等閑行
杉松直拔映峯巒一色長青道者看四氣盛衰無變
異豈同凡木有多般
就中慈母感兒情失便哀啼處處驚門市人多非是
母雖然覩矚淚還盈母來尋見兒還見當下回顧不
作聲
眉間毫相燄光身事見爭如理見親事有祇因於理
有理慈方便化天人一朝大悟俱消却方得名爲無
事人
沙門莫苦遠祇桓身四威儀且自觀蓬若出廳終不
直僧離清衆太無端從前上古諸先德盡向叢林裏
獲安
人天須假像行持無像無形世豈知空生體得嚴中
坐華雨由來責見遲三乘欲學如斯事直似[illegible]生方
始知
一切名山到因脚辛苦年深與襪著知今年老不能

行手裏把箇破木杓破木杓傒與衆生甘露藥衆生
喫了盡惺惺一切昏迷皆失却
無端遣向墨池邊染得身衣黑似煙却去上流淸處
洗身心用盡亦如然令教脫却重披素不免依前著
淨緣染淨二途俱不了到頭須得自心玄
擬住城隍守不非見雲生處又思歸三間茅舍茸猶
在九帶齊羅尙遶圍松栢近栽方始盛槿花秋首未
嘗萎山雲變雖垂布承攬不知誰復誰
自從知始覺無明一衲隨緣祇麼行被人罵辱無心
諍見說無爲上擬爭祇合守愚居暗室又緣緇素要
分明爲報往來參學者得師無意始無生
微微細雨下多時百卉抽枝長不知正化叵與民自
瞻叵與民瞻亦如斯天觀萬物如芻狗有覆無心更
望伊不因無事在林下爭覺王侯有此貧
備米柴茶是事般茅茨蓬戶不驚人晨朝有粥齋時
飯貧我如常任運身冬至息心隨分過春來量力事
須懃支持若得今生度來世還如無事人
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

閻浮有大寶見少得人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
悟則一餉時能了萬劫疑若人萬劫疑不了一餉時
不了萬劫疑古德豈論之爲報參玄士須懷悟底時
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
唯念門前樹能容鳥泊栖來者無心喚騰身不慕歸
若人心似樹與道不相違
夜寒宜向火護衆到天明日出身溫暖心惺思更惺
豈是無干意多求失道情我見多求者年高事不成
老似臨江樹風搖枝必危岸崩隨水去入海勿人追
道死如枯木波濤豈更違時人雖不顧能歇海盲龜
新剏三間舍多泥慮有風門前無貴客拙意懶迎逢
飯喫隨時食衣穿獨自縫若人來問我招手報伊聾
十月夜明深山寒冷徹心弃緣求大道一衲更無会
體得如來意知無寒暑侵悟無成佛者有實事須襟
守道無干意化緣如響音大凡成佛者一一盡無心
破布裹閑身無言可示人居山山得樂住郭郭還欣
體得無生意朝朝近古人若也更不會雖樂苦臨身
唯念深秋扇臨冬轉就閑銀裝將物裹篋作插管間

祇爲因無用方能伴住山不因無用後伴我住應難
拄杖行低道逢溪渠漱多平田偏樂坐人命可經過
守道身心息資緣豈撓他除非僧次外歸寺補袈裟
覺倦燒爐火安鐺便煑茶就中無一事唯有野僧家
一念心淸淨蓮華處處開一華一淨土一土一如來
頭戴朝生菌身披補破衣見貧人可可同道乃方知
龍牙山裏龍形非世間色世上畫龍人巧巧描不得
唯有識龍人一見便心息
西來意未明徒學諸知見不識本眞性契道即懸遠
若能明實相豈用陳知見一念了自心開佛諸知見
寄語諸仁者復以何爲懷達道見自性自性即如來
天眞元具足修證轉差迴弃本却逐末祇守一場獃

法燈禪師擬寒山

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片雲生晚谷孤鶴下遙天
岸柳含煙翠溪花帶雨鮮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幽鳥語如篁柳垂金線長煙收山谷靜風送杏花香
永日蕭然坐澄心萬慮亡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
誰信天眞佛興悲幾萬般蓼花開古岸白鷺立沙灘
露滴庭莎長雲收溪月寒頭頭垂示處子細好生觀
閑步游南陌唯便野興多傍花看蝶舞近柳聽鸎歌
稚子撈溪菜山翁攜蕨籮問渠何處住迴首指前坡
每思同道者屈指有寒山得意千峯下無人共往還
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若問幽奇處儂家住此間
三春媚景時疊嶂含煙雨攜籃採蕨歸和米鐺中煑
食罷展殘書鷃鳥闘闘語此情孰可論唯我能相許
幽巖我自悟路險無人到寒燒帶葉柴衲和衣倒
問聰任月明落葉從風掃住茲不計年漸覺垂垂老
野老負薪歸催婦連宵織看他家事忙且道誰能力
問渠渠不知特地生疑惑傷嗟今古人幾箇知恩德
自住國清寺因循經幾年不窮三藏教匪學祖師禪
一事攻燒火餘閑任性眠生涯何所有今古與人傳
颯颯西風起飄飄細雨飛前村孤嶺上樵父擔薪歸
躡履尋荒徑攜筇似力微時人應笑我笑我者還稀

洞山五位頌

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

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更無他休更迷頭還認影

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兼中至兩刃相逢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意

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洞山五王子頌 石霜諸禪師出題 洞山悟本大師頌

誕生

天然貴胤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期無雜種分宮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騰霄漢出銀籠

朝生

苦學論情世莫群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朝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牓何勞顯至勳

末生

久棲巖嶽用功夫艸榻柴扉守主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緣無澄凝愁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帝科酬極志比來臣相不當途

化生

傍分帝命為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衲蘇塗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陽那肯露纖機

內生

九重深密復何宣掛弊與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為汝方愚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

禪門諸祖師偈頌上之上

禪門諸祖偈頌上之下

五峯老衲　子昇　錄

通明因緣四則

唐高宗帝遣內侍薛簡馳書詔六祖禪師師辭疾不赴簡遂問師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佛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住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說不生不滅者以滅止生以生顯滅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則無滅所以不同外道你欲會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淸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敎豁然開悟拜辭歸闕表奏師語帝復詔

潭州太守王尙書參長沙和尙書才入門師乃召尙書書應諾師曰不是尙書本命書曰離却卽今祇對莫別有第二主人公也師曰喚尙書作今上得麼書曰恁麼則見祇對是弟子主人公去也師曰此是無始劫來識神書乃罔措師有頌曰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前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則監院在法眼會下並不入室眼因問曰你是甚處人則曰某處人眼曰在此得多少時則曰三年眼曰你是後生尋常何不問事則曰某不敢謾和尙曾往關西見靑峯和尙得箇安樂處眼曰你因什麼語句得入則曰因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云丙丁童子來求火眼曰好語祇恐你不會汝試說看吾爲汝證據則曰南方屬火將火來覓火將自己來覓自己眼曰情知你不會佛法若如此何得到今日則躁悶次日起離眼問侍者則監院在甚處者云已起去也眼曰此僧若過江去救伊不得也則於中路思惟他是五百人善知識我是常僧他道我不是必有長處却回禮拜懺悔曰某昨蒙和尙發問不契尊意故來懺謝眼曰前來因緣還會也未則曰祇爲疑著告和尙決破眼曰汝今問我則便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忽然有省侍奉十秋後李王請開堂王與眼俱在會下有僧問龍時霧起虎

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某到此爲甚不會則曰會取好僧擧首看則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眼與王常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你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覆却便摵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雲居齊和尙因在淸凉法燈會中爲藏主有僧問燈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燈云不東不西時有同參光長老問云和尙今日對這僧語甚好燈云師弟作麽生會光曰不東不西燈低頭不語光去後齊藏主至燈曰光師弟雖出世元來未會禪在老僧今日對底話是伊不會却問齊你作麽生會齊曰他問祖師西來意和尙對他道不東不西燈笑云你見解元來共他一般齊變色而退三日不安乃云他是奇人我何護短乃於初夜入方丈燈曰阿誰曰道齊燈曰藏主作麽生齊曰前日公案未了被和尙問著得三日不安某實不會願和尙慈悲爲某決破燈曰藏主他家自有兒孫在齊忽然有省乃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使用恰好

高城和尙歌

古人重義不重金曲高和寡無知音今時學士還如此語嘿動用跡難尋所以世上歧途者終日崎嶇枉用心平坦栴檀不肯取要須荊棘林窮子捨父遠逃逝却於本舍絕知音貧女宅中無價寶却將小秤買他金心無相用能深無常境界不能侵運用能隨高與下靈光元不是浮沈無相心能運躍應聲應色隨方照雖在方而不在方任運高低總能妙尋無頭復無尾談光運運從何起秖者如今全是心心用明心復何爾不居方何處覓運用無蹤復無跡識取如今明密人終朝莫漫別求的勸心學近叢林莫將病眼認花針說教本窮無相理廣讀元來不識心識取心了取境識心了境禪河靜但知了境便識心萬法都如闇婆影勸且學莫爲師不用登高向下窺平源不用金剛鑽險仞之中錯下錐向前來莫人我山僧有曲無人和了境心空即法王不用綾羅將爲播大幽邃不思議可中學得大希奇自家懷却眞寶藏終日從他乞布衣取境界安情生秖如水上一波成

但能當境無情繫還如水面本來平應大軀應小軀運用祇如隨意孫披毛戴角形雖異應物之情體不殊應眼時若千日萬像不能逃影質凡夫祇是未曾觀那得自輕而退屈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十方鐘鼓一時鳴靈光運運常相續應意時絕分別照燭森羅不歇透過山河石壁間要且照時常寂滅境自虛不須長終朝照燭元無對設爾任持浮幻身運用都來舌身意

趙州和尚十二時歌

雞鳴丑愁見起來還漏逗裙子偏衫箇也無袈裟形相些些有裩無腰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比望修行利濟人誰知變作不喞溜

平旦寅荒村破院實難論解齋粥米全無粒空對閑窗與隙塵唯雀噪勿人親獨坐時聞落葉頻誰道出家憎愛斷思量不覺淚沾巾

日出卯清淨却翻為煩惱有為功德被塵幔無限田地未曾掃攢眉多碍心少叵耐東村黑黃老供利不曾將得來放驢喫我堂前艸

食時辰煙火徒勞望四隣饅頭䭔子前年別今日思量空嚥津持念少嗟歎頻一百家中無善人來者祇道覓茶喫不得茶噇去又嗔

禺中巳削髮誰知到如此無端被請作村僧屈辱飢悽受欲死胡張三黑李四恭敬不曾生些子適來忽爾到門頭唯道借茶兼借紙

日南午茶飯輪還無定度行却南家到北家果至北家不推註苦沙鹽大麥醋蜀黍米飯虀萵苣唯稱供養不等閑和尚道心須堅固

日昳未者回不踐光陰地曾聞一飽忘百飢今日老僧身便是不習禪不論義鋪箇破席日裏睡想料上方兜率天也無如此日炙背

晡時申也有燒香禮拜人五箇老婆三箇瘦一雙面子黑皺皺油麻茶實是珍金剛不用苦張筋願我來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

日入酉除却荒涼更何守雲水高流定委無歷寺沙彌鎮長有出格言不到口枉續牟尼子孫後一條拄杖麤棡藜不但登山兼打狗

黃昏戌獨坐一間空暗室陽燄燈光永不逢眼前純是金州漆鐘不聞虛度日唯聞老鼠鬧啾唧憑何更得有心情思量念箇波羅密

人定亥門前明月誰人愛向裏唯愁臥去時勿箇衣裳著甚盔劉維那趙五戒口頭說善甚奇怪任你山僧囊罄空問著都緣總不會

半夜子心境何曾得暫止思量天下出家人似我住持能有幾土榻牀破蘆簾老楡木枕全無被尊像不燒安息香灰裏唯聞牛糞氣

永嘉眞覺大師證道歌

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剎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飮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即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眞僧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爭拈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貌顇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緣終不恡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飮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怨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行

◎攸攸閑悠悠

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幾迴生幾迴死生死攸攸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崟幽邃長松下優遊靜坐野僧家闃寂安居實蕭灑覺即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瑠璃含寶月我今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鈷金鐶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眞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眞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像森羅影現中一顆圓光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棄有著空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眞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行深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劒般若鋒兮金剛焰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踏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却三祇劫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擁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歷江海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眞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眞

末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强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栴檀林無雜樹鬱密森沈師子住境靜林閒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若是野犴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圓頓教沒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即龍女頓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揑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飢逢王饍不能飡病遇醫王爭得差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懞懂頑皮靼祇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祕訣有二比丘犯婬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消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恒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螗螂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兎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

杯度禪師一鉢歌

遏刺刺鬧聒聒盡是悠悠造抹撻如飢喫鹽上不了枉却平生頭栲栲究竟不能知始末拋却死屍何處脫努力勸君求解脫閑事到頭須結撮火落身上當頭撥莫得臨時叫菩薩丈夫語話須豁豁莫學癡人受摩捋趁時裹結要擺撥也學柔和也麤糲也剃頭也披褐也學凡夫作生活直言向君君未達更作長

歌歌一鉢一鉢歌歌多中一一中多莫笑野人一鉢歌緣持此鉢度娑婆青天朗朗月初上此時境空含萬像幾處浮生自是非一源眞性無來往更莫將心造水泡百毛流血爲誰敎不如靜坐眞如地頂上從他鵲作巢萬代金輪聖王子祇者眞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不生死不生不死眞丈夫無形無相大毗盧塵勞滅盡眞如現一顆圓明無價珠眼不見耳不聞不見不聞眞見聞從來一鉢無言說今日千言强爲分須諦聽人人盡有眞如性恰似黃金在鑛中練去練來金體淨眞是妄妄是眞若除眞妄更無人眞心莫護生煩惱衣食隨時養色身好也著惡也著一切無心無染著也無惡也無好三際坦然平等道麤也飡細也飡莫學凡夫相上觀也無麤也無細上方香積無根蔕坐也行行也坐生死樹下菩提果也無坐也無生無生何用覔無生生也得死也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也無生也無死三界如來總如此離則著著則離幻化門中生實義也無離也無著何處更求治病藥語時默默時語語默尋蹤無處所也無語也無默莫喚東西作南北嗔時喜喜時嗔我自降魔轉法輪也無嗔也無喜水不離波波卽水慳時捨捨時慳不離內外及中間也無慳也無捨寂寂寞寞無可把苦時樂樂時苦祇者修行斷門戶也無苦也無樂本來二性無纏縛垢則淨淨則垢兩邊究竟無前後也無垢也無淨大千同一眞如性藥是病病是藥到頭兩事須拈却亦無藥亦無病正是如來靈覺性魔作佛佛作魔鏡裏尋形水上波也無魔也無佛三世本來無一物凡則聖聖則凡色裏膠淸水裏鹹亦無凡亦無聖萬行總持無一行眞中假假中眞自是凡夫起妄塵亦無眞亦無假欲覔喚時何應喏本來無性亦無名祇麽騰騰信脚行有時鄽市幷屠肆一朶紅蓮火裏生也曾策杖游京洛身似浮雲無定著幻化猶來是寄居他家何處更淸虛若覔戒三毒瘡痍幾時瘥若覔禪我自縱橫汨碖眠大可憐不是顚世間出世天中天時人不會此中意打著南邊動北邊若覔法雞足山頭問迦葉大士持衣在此中本來不用求專甲若覔經法性眞源無可聽若覔

律窮子不須救走出若覓修入萬浮圖何處求祇知
黃葉止啼哭不覺黑雲遮日頭莫怪狂言無次第篩
羅漸入麤中細祇這麤中細也無即是圓明眞實諦
眞實諦本非眞但有名聞即是塵若向塵中解眞實
便是堂堂出世人莫造作獨行獨步空索索無生無
死無涅槃本來生死不相干無是無非無動靜莫謾
將身入空井無善惡無去來也無明鏡掛高臺山僧
見解祇如此不信從他造劫灰

佛眼三自省

是身壽命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妄爲雜事既墮釋種
須紹門風諦審先宗是何標格
道業未辦去聖時遙善友師教誡不可捨自生勉勵
念報佛恩惟已自知大心莫退
報緣虛幻豈可强爲浮世幾何隨家豐儉苦樂逆順
道在其中動靜寒溫自愧自悔

溈山大圓禪師警策

夫業繫受身未免形累稟父母之遺體假衆緣而共
成雖乃四大扶持常相違背無常老病不與人期朝
存夕亡剎那異世譬如春霜曉露倏忽即無岸樹井
藤豈能長久念念迅速一剎那間轉息即是來生何
乃晏然空過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已棄離不能安
國治邦家業頓捐繼嗣緬離鄉黨剃髮稟師內勤剋
念之功外弘不諍之德迥脫塵世冀期出離何乃纔
登戒品便言我是比丘檀越所須喫用常住不解忖
思來處謂言法爾合供喫了聚頭喧喧但說人間雜
話然則一期趁樂不知樂是苦因曩劫徇塵未嘗返
省時光淹沒歲月蹉跎受用殷繁施利濃厚動經年
載不擬棄離積聚滋多保持幻質導師有勅戒勗比
丘進道嚴身三常不足人多於此就寐不休日往月
來颯然白首後學未聞旨趣應須博問先知將謂出
家貴求衣食佛先制律啓創發蒙軌則威儀淨如氷
雪止持作犯束斂初心微細條章革諸猥弊毗尼法
席曾未叨陪了義上乘豈能甄別可惜一生空過後
悔難追教理未嘗措懷立道無因契悟及至年高臘
長空腹高心不肯親附良朋唯知倨傲未諳法律戢
斂全無或大語高聲出言無度不敬上中下座婆羅

門聚會無殊椀鉢作聲食畢先起去就乖角僧體全
無起坐忪諸動他心念不存些些軌則小小威儀將
何束斂後昆新學無因倣斆纔相覺察便言我是山
僧未聞佛教行持一向情存麁操如斯之輩蓋爲初
心慵墯饕餮因循荏苒人間遂成踈野不覺龍鍾老
朽觸事面墻後學咨詢無言接引縱有談說不涉典
章忽被輕言便責後生無禮瞋心憤起言語該人一
朝臥疾在床衆苦縈纏逼迫曉夕思忖心裏恛惶前
路茫茫未知何往從茲始知悔過臨渴掘井奚爲自
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霍怕怖慞惶縠
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强者先牽心緒多端重
處偏墜無常殺鬼念念不停命不可延時不可待人
天三有應未免之如是受身非論劫數感傷歎訝哀
哉切心豈可緘言遞相警策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
遙佛法生踈人多懈怠略申管見以曉後來若不蠲
矜誠難輪迴夫出家者發足超方心形異俗紹隆聖
種震懾魔軍用報四恩拔濟三有若不如此濫厠僧
倫言行荒踈虛霑信施昔年行處寸步不移恍惚一

生將何憑恃況乃堂堂僧相容貌可觀皆是夙植善
因感斯異報便擬端然拱手不貴寸陰事業不勤功
果無因尅就豈可一生空過抑亦來業無裨辭親決
志披緇意欲等超何所曉夕思忖豈可遷延過時心
期佛法棟梁用作後來龜鏡常以如此未能少分相
應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說乃傍於稽古形儀挺特意
氣高閑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淸於耳目住止必須擇
伴時時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
附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狎習惡者
長惡知見曉夕造惡卽目交報沒後沈淪一失人身
萬劫不復忠言逆耳豈不銘心者哉便能澡心育德
晦迹韜名蘊素精神喧囂止絕若欲參禪學道頓超
方便之門心契玄津研幾精妙決擇深奧啓悟眞源
博問先知親近善友此宗難得其妙切須子細用心
箇中頓悟正因便是出塵階漸此則破三界二十五
有內外諸法盡知不實從心變起悉是假名不用將
心湊泊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任他法性周流莫斷
莫絕聞聲見色蓋是尋常這邊那邊應用不闕如斯

行止實不枉被法眼亦乃酬報四恩拔濟三有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往來三界之賓出沒爲他作則此之一學最妙最玄但辦肯心必不相賺若有中流之士未能頓超且於教法留心溫尋貝葉精搜教理傳唱敷揚接引後來報佛恩德時光亦不虛棄必須以此扶持住止威儀使是僧中法器豈不見倚松之葛尙聳千尋附托勝因方能廣益懇修齋戒莫謾斷逾世世生生殊因妙果不可等閑過日兀兀度時可惜光陰不求昇進徒銷十方信施亦乃辜負四恩積累轉深心塵易壅觸途成滯人所輕欺古云彼旣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若不如此徒在緇門荏苒一生殊無所益伏望興決烈之志開特達之懷舉措看他上流莫擅隨於庸鄙今生便須決斷料想不由別人息意忘緣莫與諸塵作對心空境寂祇爲久滯不通熟覽斯文時時警策强作主宰莫徇人情業果所牽誠難逃避聲和響順形直影端因果歷然豈無憂懼故經云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知三界刑罰縈絆殺人努力勤修莫空過日深知過患方乃相勸行持願百劫千生處處同爲法侶乃爲銘曰

幻身夢宅　空中物色　前際無窮　後際寧剋
出此沒彼　昇沈疲極　未免三輪　何時休息
貪戀世間　陰緣成質　從生至老　一無所得
根本無明　因茲被惑　光陰可惜　刹那不測
今生空過　來世窒塞　從迷至迷　皆因六賊
六道往來　三界匍匐　早訪明師　親近高德
決擇身心　去其荊棘　世自浮虛　衆緣豈逼
研窮法理　以悟爲則　心境俱捐　莫記莫憶
六根怡然　行住寂默　一心不生　萬法俱息

釋迦如來成道記　唐太原王勃 撰

觀夫釋迦如來之垂迹也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洎兜率陀天爲護明菩薩降迦毗羅國號一切義成金團天子選其家淨飯聖王爲其父玉象乘日示來於大術胎中金輪作王創誕於無憂樹下八十種隨形之妙好粲若芬花三十二大士之相儀皎如圓月十方而各行七步九水而共沐一身

現優曇花作師子吼言胎分之已盡早證常身爲度
生以還來今垂化迹於是還覊襁褓示類嬰兒爲占
相也悲恨於阿私陀仙往郊祠也驚起於大自在廟
或爲童子或學聲明爲講武也箭塔箭井猶存爲捔
力也象跡象坑仍在受欲樂於十歲現遊觀於四門
樂沙門身厭老病死於是澡缾天子以警覺彰伎女
之醜容淨居天人以捧持躍車匿而嚴駕逾春城於
八夜棲雪嶺於六年人辭愴戀主之心馬舐落連珠
之淚揮寶刀而落紺髮塔起天宮將衮服以貿皮衣
形參山鹿扣林仙之所得了世定之非眞食麥食麻
降苦降樂且瑤琴奏曲必日中而曲成佛果圓因亦
假中而果滿由是擇其處也過龍窟浴其身也入連
河示其食也受難陁之乳糜示其座也受吉祥之茆
艸以報後之勝體詣菩提之道場圓解脫之深因登
金剛之寶座一百四十功德不共二乘八萬四千法
門高超十地由是魔軍威懾於慈力愁怖旋歸媚女
敗毒於定心嬿竄變質於是堅牢地神踴躍而作證
虛空天子展轉而報知類蓮花而出水赫煥無方若

桂月以懸空光明洞徹經七日受提謂之麨蜜譬以
少小之言垂一音授賈客之戒歸賜與人天之福既
成佛已觀所化緣悲二仙而不遇雷音喜五人而堪
從法化然以塵根昧劣聖得淵深順其法則法不應
根順其根則根不達法莫不爲愛河之長溺緣褒樂
之所盲苟不利於當聞仍假言而入滅於是忉利帝
釋雲躍於三十三天堪忍界王霧擁於一十八梵頭
面作禮致敬專精請轉法輪勸隨宜說如來尋念善
逝通規順古佛之嘉謨應羣機之鄙欲於是十方佛
現同與讚美之辭一法乘分共創塵勞之域由是起
道樹詣鹿園三月調根五人得度憍陳如悟慈尊之
首唱創解標名舍利弗逢馬勝以傳言於途見諦採
菽氏繼踵以師事率門屬以同歸迦葉氏彙迹以降
心領火徒而回席莫不以甘露洪澍末尼普應天界
人界鷲林尸林或鶖池或鷲嶺或海甸或菴園或獼
猴江或火龍窟或住波羅奈或居摩竭提或依堅固
林或止音樂樹或海濱楞伽頂或山際補陀岩或伽
蘭陀竹園或舍衛國金地或應念而空現或從山而

出宮或說法假於六方或變身而爲三尺或掌覆指變或光流佛來或一身普集於多身或此界復明於它界或變淨而以淨覆穢或隨俗而卽俗明眞若空谷之答響爲鐘之待扣已其間所說阿含四有般若八空密嚴華嚴佛藏地藏思益天之請問楞伽山之語心萬行首楞嚴一乘無量義大悲芬陀利法炬陀羅尼無垢稱之說經須達拏之瑞應本事本生之別諷誦靈諷之殊象馬兎三獸之渡河羊鹿牛三車之出宅或謂之有空守中也或謂之無轉照持也或謂之頓也漸也或謂之半也滿也或無說而常說或不聞而常聞或保任而可憑或加被而不忘無小而不大無邊而不中三乘同入一佛乘三性同歸一法性眞可謂父母孩孺導師險夷懸明月於幽霄布慈航於幻海爲雲爲雨使枯槁以還滋爲救爲歸指窮途於壽域暨乎所作已辦功成不居將返本以還源類薪盡而火滅繇是指力地詣金河光流面門相驚塵刹山搖地動俱興苦痛之聲異類變容同現奢花之血受純陀之後供納毗夜之密言唱四德以顯三伊

指萬有而歸一性謂多羅迦葉四十二請問已周眞須跋陀羅八十一化緣將畢破十仙之積計使復萌聞建四塔之崇規退滋末葉將欲明有爲之有滅表無相以無生上升金剛身往復虛空界日月其猶墜落螢火如何久留誠有常身使無放逸於是還登玉座首臥鶴林遍遊三昧之門將復一眞之性逆入順入全超半超依四禪之等持湛三點之圓寂是時也人天叫噼鳥獸哀嘶飄風驟雲山吼波逆梁輪王之古式方俟葬儀命力士以捧持竟無能動繇是金棺自擧遶拘尸之大城寶炬不然駐闍維之盛禮莫不未生怨在於王舍創結夢於十號慈尊大迦葉遠下雞峯獲瞻禮於千輻輪足畢以兜羅緜氎聖火自焚蘇五衆旃檀之薪注帝釋金瓶之水彼願力猶在悲心尙熏碎金剛之勝身爲金利之遺骨於是八國嚴衞四兵肅容各自捧於金壜竟歸興於寶塔於是若牙若髮迦葉波禮於忉利天宮或炭或灰無憂王建於贍部洲界若乃金言道在塵劫法存象王去而象子隨一燈滅而一燈續莫不大迦葉雲遷千衆雨聚

陀雷吼三輪商那表定於未來毱多化籌而盈室始自壞梁之感終乎流乳之徵餅器異而水必同燈點殊而光終一是以大乘之眞空妙有文殊彌勒異其宗小乘而分氈折金上座大衆元其部或十支宏闡或千部鬱興馬鳴龍樹經其芳無著天親播其美或提婆鑿眸而作器陳那吼石以飛聲或百偈齊祛於外宗或十師翊贊於遺頌或聞經而夜升兜率或待佛而留寄修羅或劍誓首以要期或象馱金而請釋或賞能而食邑或得勝而建幢或論般若之理也名燈或究俱舍之非也名雹莫不殊塗異轍終會一源自有及空咸歸萬德自商周見虹貫炎漢夢金人教及神州鑿流華夏勃叨生季世獲奉眞譚雖錄續而以叙金言在飄零而不逢玉相見聞盡爾宗致昭然蓋委遺文不復備而言也而爲銘曰

化起從本源　功成應賢劫　萬行顯眞宗
三祇積遠業　爲法出於世　降靈示分脇
眉擴天帝弓　目帶青蓮葉　仙師相垂淚
天神爭捧接　灌頂當在宮　飛輪化彌恬
宗承天日貴　象貫師子類　普教誰與傳
抨彈獨豪俠　遊觀驚老死　逾城弃王吏
落髮親寶刀　貿衣遇羣獵　寄跡狎麋鹿
苦身示羸牲　食麋人盡知　坐艸魔乃懾
潔若蓮出水　明如鏡開匣　山海類高深
雲雷等辭捷　三時教彌闡　萬類根自悟
四問聊欲酬　十仙度相躡　福處記老氏
遺文囑迦葉　臥樹徒戴春　香薪已焚骸
悲心及綿遠　舍利光煒燁　獨我生後時
餘波幸霑涉

永安僧堂記　無盡居士　述

古之學道之士灰心泯智於深山幽谷之間穴土以爲廬紉艸以爲衣掬溪而飮煮藜而食虎豹之與鄰猿狙之與親不得已而聲名腥羶文彩發露則枯槁同志之士不遠千里裹糧躡屩來從之遊道人深拒之而不受也則爲之樵蘇爲之舂炊爲之掃洒爲之刈植爲之給侍奔走凡所以効勞苦致精一積月累歲不自疲厭覬師見而愍之賜以一言之益而超越

生死之岸所有今日所謂堂殿宮室之華床榻臥具之安氈幄之溫簟席之涼窓牖之明巾單之潔飲食之盛金錢之饒所須而具所求而獲也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因永安禪院之新其僧堂也得以發吾之緒言元祐六年冬十一月吾行部過臨川聞永安主僧老病物故以兜率從悅之徒了常繼之常陞堂說法有陳氏子一歷耳根生大欣慰謂常曰諸觀師誨前此未聞僧有淨侶雲集而僧堂狹陋何以待之願出家貲百萬爲衆更造明年堂成高廣宏曠殆甲江右常遣人來求文曰公迫常於山而及此忽幸卒成之吾使謂常擊鼓集衆以吾之意而告之曰汝等比丘此堂既成坐臥經行惟汝之適汝能於此帶刀而眠離諸夢想則百丈卽汝汝卽百丈若不然者昏沈睡眠毒蛇伏心暗冥無知晝入幽壞汝能於此跏趺宴坐深入禪定則空生卽汝汝卽空生若不然者獼猴在檻外覩楂栗雜想變亂坐化異類汝能於此橫經而誦研味聖意因漸入頓因頓入圓則三藏卽汝汝卽三藏若不然者春禽晝啼秋虫夜鳴風氣所使會無意謂汝能於此閱古人語一目千悟入紅塵裏轉大法輪則諸祖卽汝汝卽諸祖若不然者狗齧枯骨鵰啄腐鼠鼓喙呀唇重增飢火是故存爲垢淨列爲因果判爲情想感爲苦樂漂流汨沒極未來際然則作此堂者有損有益居此堂者有利有害汝等比丘宜知之汝能斷毗盧髻截觀音臂刳文殊目折普賢脛碎維摩座焚迦葉衣如是受者黃金爲瓦白銀爲壁汝尙堪任何況一堂戒之勉之吾說不虛了常諸參悅老十餘年盡得其末後大事蓋古德所謂金剛王寶劒云耳

三德　輕軟　淨潔　如法

六味　甘　辛　鹹　苦　酸　淡

十利　色　力　壽　樂　詞　辯　除風　消積　消飢　消渴

諸祖偈頌上卷上下後

臨濟正宗記 九峯惠和尙敍鎭山門

臨濟正宗自馬師黃蘗闡大機發大用脫籠羅出窠白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縱皆據本分綿綿的

◎僧當作喝

的到與化風穴唱愈高機愈峻西河弄獅子霜華奮金剛王非深入閫奧親授印記者莫知端倪徒自名邈只爲戲論大城負沖天氣宇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不眨眼尚未髣髴其趣向況移星換斗轉天輪迴地軸邪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簡四主賓金剛王寶劍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艸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許多絡索多少學家摶量注解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弄得出來看底只貶得眼須是它上流契證驗認正按旁提還它本分種艸豈假榜樣只如資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壽便打聖云你與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瞎却鎭州一城人眼去在壽擲下拄杖便下座與化見同參來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復喝化云你看這瞎漢直打出法堂侍僧問有何相觸悞化云是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遭到這裏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看它本色宗風迥然殊絕不貴作略只欽它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正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迥然獨脫然後

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也繼它馬師百丈黃蘖臨濟首山楊岐不爲忝竊爾

宗杲首座生平游叢席徧見大有道之士十餘年軒昂騰踏不可覊縻嘗於諸宮與　無盡公投契公雅重其器度每就之瞻須見佛果宣和中會被旨領天寧渠即先一日入堂已而造室中發語果異常因歸無黨後話及乃知其爲曇晦經夏暨揚綜升座學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即大嘗地自爾合之於方丈側晨夕與煆煉以白雲老師昔示有句無句伎倆百種開展悉與列下幾乎以爲心行發換初無實地因王誠語之昔佛鑑與予正起如是謗但見絕意探賾當不較多後來驀然猛省盡脫去機警知見玄妙因謂渠云正好參禪也即踊躍向前從頭一如箴錐始浩然大徹予不喜得人但喜此正法眼藏有覿得透徹底可以起臨濟正宗遂於稠衆指出令分座訓徒久之會都下擾攘相與謀出亦臨分付此以作別間年餘乃自平江虎丘得得上歐阜再集主山之次日入首座寮合山數百衲衆動厦作師子吼據

示室中金捲栗蓬大鉗鎚本色久參之流辟不欲聚
而德性愈恬穩洪無諍之風怗怗不較勝負只欲入
深山幽谷斅古老火種刀耕向钁頭邊收拾攻苦食
淡兄弟不飡澗飲艸衣茅舍避世族時淸平即不隱
悲願眞大丈夫慷慨英靈奇傑之人所跂步也因再
爲細書仍作此跋云建炎三年四月十七日住雲居
山圜悟禪師

無邊量刹海藏之一粒粟洪注下滄溟攪之不盈瑚
云爾不思議豈爲眞軌躅應知那一著千聖絕瞻矚
要須與麼人頂門闢三目脫略煆金師論劫坐鷄足
碧眼老胡兒九年空面壁何如萬仞崖放身拚一擲
種艸旣乖角根機復超逸當陽掣飛電格外轟霹靂
不探寶山寶碎擊驪龍窟擡眸浮幢表鳴指橫八極
不自重己靈肯顧賢劫佛提起臨濟宗咄咄咄咄咄

圜悟禪師送大慧住庵

古德住山率力耕火種不畜長物蕭然布衲麤衣糲
食刻苦揭志意將大有爲也有慕義學道兄弟相從
一切以寬量大肚皮包納之不暴怒不峻阻慈悲喜
捨以身帥之茲大叢林中寬廣人衆各自相忘會聚
亦稀所以百種可以責望今庵居隘狹七五間茆合
同作一處欬唾動靜無不與耳目相接若一一責之
以禮則久久生怨動念驀地聲色相反便見參商却
損道義豈不見藥山數十年牛欄庵只七八人其後
皆爲大法器而風穴白丁久之始三二相從後來麟
象駢臻答問注洋謂之衆吼潙山十載橡栗與晚
年大安來遂著千五百衲大梅入深林幽谷初不與
世接因鹽官僧採拄杖乃逢之問酬徑截遂著牛千
人今旣以不得已作避世隱遁意全不在眼底正欲
韜晦族時淸平然後行自己志願豈可以小不忍而
亂大謀哉唯一切低細和同光鎭自三業提向上那
一著子敎兄弟日有趣向渠各自然亦忘倦怠遍互
相競向前定也俗諺所謂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要須廓落寬容半見半不見且圖長久亦令諸方門
之俗子見之皆贊善欽仰乃龍象蹴踏體裁步驟斷
與常流異爾教中謂如爲一人衆多亦然雖三家村
五間小茆舍裏立成个本分規繩不嚴不緩凡百折

衷它日使更多多亦益辨也古人佩韋佩絃各攻自所偏墜唯務中道而行況聰明辯智過人豈不能照此細務但患退後太過一色使自已性久之便不恰好也公此去大有人相議論當應回轉勿使渠捕著亦令渠無起謗處只貶得眼贊嘆非常人所及乃善更有个緊要最後句不免亦說之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

志公藥方

梁武帝問志公和尚如何修行得永劫不失人身志公答貪道有一藥方往五蘊山中採取

不嗔心一具　常歡喜二兩　慈悲行三寸
忍辱根四撅　智慧性五升　精進意六合
除煩惱七顆　善知識八分

右件藥用聰明刀向平等砧上細剉去却人我根入無礙臼中以金剛杵擣一千下用波羅密爲丸每日取八功德水服一丸卽得永劫不失人身

服藥忌口

少語第一寶　忍辱無價珍　莫說他人過
終歸自損身　罵他還自罵　嗔佗還自嗔
譬如木中火　鑽出自燒身

武帝又問如何得成佛志公答知無常解大理敬三寶存終始好事行惡事止自取非與他是行平等無彼此莫損人莫利已除貪嗔常歡喜若覓佛祇者是

國師對御

唐肅宗問國師云朕要設齋布施每聞僧尼問無戒德如何卽是答曰荊山有玉尚雜塵沙寰水有金寧無瓦礫土木作成羅漢敬之福生銅鐵鑄成金容毀之有罪軆非玉帛不表樂非鍾鼓不傳但供養泥龍自有眞龍降雨供養凡僧自有眞僧降臨　陛下不忘靈山囑付方毋輕僧慢法也帝云朕今後見小沙彌如同佛想耳

天台大靜禪師坐禪銘

每當夜坐心念紛飛但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能照之境也境智

俱泯心念宛然外不尋知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天衣懸云坐禪切忌瞌睡默運自己靈智

坐禪除睡呪

吉帝伊帝 彌帝毗伽帝 羯帝羯帝 波陀莎訶

唐禪月大師大隱四字龜鑑

在塵出塵如何處身見善努力聞惡莫親縱居暗室如對大賓樂情養性逢危守貧如愚不愚修仁得仁謙讓爲本孤高作鄰少出爲貴少語最珍學無廢日時習知新榮辱愼動是非勿詢常切責已切忌尤人抱璞刖足與文厄陳古聖尙此吾徒奚伸安問世俗自任天眞奇哉快哉坦蕩怡神

佛印禪師降魔表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淸十方安泰時有魔軍競起侵惱情田六賊旣强心王驚動朝生百怪暮長千邪幻惑眞如困勞法體菩提道路隔絕不通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爲珠玉盡被偷將大藏法財皆遭奪去直得塵勞翳日慾火亘天漂蕩法城焚燒聖境臣見茲暴亂恐佛法難存遂與六波羅蜜商量同爲剪滅聽探魔軍今在五蘊山中有八萬四千餘衆旣知體勢計在刹那遂點十八界雄兵並立體空爲號人人有無礙之力箇箇懷勇健之能眞心爲見性之功一正去百邪之亂披堅固甲執三昧鎗架箭彎弓携鋒杖劍向大城內訓練寂滅山中開旗八正路邊排布遣大覺將爲捉生上將遊歷四方搜尋妄想之蹤抄截無明之路使慈悲王破三毒之寨令忍辱師伐嗔恚之城精進軍除傲慢之妖喜捨將捉慳貪之賊臣向平等山中布陣把定十惡之門部領摩訶一時直入當鋒之際眼不覩色耳不聽聲鼻不聞香舌不了味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直向前念念不斷倏忽魔軍大敗六賊全輸殺戮無邊掃除蕩盡生擒妄想活捉無明領在涅槃山中慧劍斬爲三段煩惱林當時催折人我山化作微塵癡愛網遭智火焚燒邪見海被道風吹竭從此三明再朗四智重圓內外無瑕廓然淸淨心王坐歡喜之殿眞如登解脫之樓自性遊無礙之堂三身踞不搖之座因茲法界寧靜永絕冥塵共渡生死之河齊達菩提之岸魔軍旣

退合具　奏聞

慈受禪師小參警衆

此心清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兒舉心動念全乖法體纔退步便相應只是不肯退步纔放下便安樂只是不肯放下大都是無始劫來慣習成了也古人學道先打當貪嗔癡然後放教一切處冷啾啾地如臘月裏扇子相似直是無人覷著忘得利名甘得淡薄世間心輕微道念自然濃厚龐播山和尚一生拾橡子煮喫永嘉大師不與钁頭下宋高僧慧休三十年著一緉鞋百補千綴遇軟地行則赤脚恐損它信施信心物難消它總是要子口中減削將來供養你了便要邀福懺罪你十二時中種種受用盡出它人之未飢而食未寒而衣未垢而浴未困而眠道眼未明心漏未盡如何消得故古德云為成道業施將來道業未成爭消得山僧這裏不可與你諸人打粥飯過日也若是坐消信施諸天不喜麤茶淡飯也難消宅底如今初學比丘飽食高眠取信過日猶嫌不稱意在然出家之人如一塊磨刀石一切人要刀快便來你石上磨張三也來磨李四也來磨磨來磨去別人刀快自家石漸消薄有底更嫌它人不來我石上磨有甚便宜處進食如進毒受施如受箭幣厚言甘道人所畏你灼然與道相應萬兩黃金亦能消得此事不是說了便休須是實到這个田地始得高談大論瞞人自瞞大不濟事如今叢林無人說著這般話也莫道焦山老漢說禪全無孔竅記取記取珍重

古德垂訓

夫資生利潤非釋子之所談國器兵戈豈道人之所論人間名利如夢幻不足稱揚世路是非似電影何須分別門徒弟子類衆鳥宿於高枝眷屬親姻若逆旅逢於陌路三衣併為一衲宗門意在省緣補破遮寒貴免干於檀越隨緣飲啄任性浮沉投欲多求恐妨於道略伸短見以示初機儻或可規希從毀矣

仰山飯

阮中大　撰

仰山飯仰山飯粒粒如珠似銀爛食者須知來處難試為諸人略拈看東皋西疇春早時耕夫餉婦寒且飢土膏纔起農事動牛頭生瘡尚挽犂夏苗方秀欲

設實無爲上天堂猶自背枯面拆汗流費耕耨只恐
稼穡出秋深猪露黃如雲晝割夜舂甘苦辛里胥催
督王租急官債私逋皆發父官債未償遭鞭朴私債
未償賣田屋父母妻兒飢殺僧家家留米饒喬粥住
持老僧將門求乞士化檀那雞擬敢手拚足胝不敢譚
御風沐雨何曾休非更丟堂門偕閉普供厨中人已
起爲蓬偕柴粥微遲日日朝朝怒如是米沾滿地殘
如指去麗存細造粢炊蒸湯煙焰熏蒸熱作務拾力
夏勞疲長板聲終木魚鳴端坐禪床捧盂授細論變
生爲熟功只恐僧舉下口不從香積世界來亦非
鬼神供汝喫一匙一粒皆是檀那求福財維
那白飽但曾吃十號佛號備用口行益纔遲忿怒生
第二念中都忘了古人本爲學道忙遍尋知識遊諸
方木皮草葉供飯炊豈得此飯充飢腸百歲光陰如
夢幻參請工夫宜早辦若還心地未明時佛也難消

仰山飯

保寧勇師示看經語錄一同

夫看經之法後學須知當淨三業若三業無虧則百
福俱集三業者身口意也

一端身正坐如對尊顏卽身業淨也

二口無雜言斷諸嬉笑卽口業淨也

三意不散亂屛息妄緣卽意業淨也

內心旣寂外境俱捐方契悟於眞源庶研窮於至理
可謂水澄珠瑩雲散月明義海湧於胸襟智岳現於
耳目輒莫容易實非小緣心注双忘自它俱利若能
如是眞報佛恩

一淨手不乾　二開展行長　三讀生作綠
四條絆上下　五翻轉經讀　六日中火前
七雲霧溫處　八捲摺不齊　九口含頭經
十譚改毀抹　十一條不對門　十二不安本處

禪門諸祖師偈頌上之下

禪門諸祖師偈頌下之上

五峯釋　如詁　錄

禪月大師山居詩序

愚咸通間於鍾阜作此詩放筆稾被人口聞之二三字句多錯乾道辛丑山居寺改正之成二十四首風調鄙拙不敢聞於大雅君子作者氣合爲一朗吟可也

山居詩　第一

休話諠譁事事難山翁只合住深山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綠圖空堦雲冉冉異禽靈艸水潺潺無人爲向群儒說巖桂枝高亦好攀

第二

莫是言休便卽休清吟孤坐碧溪頭三間茆屋無人到十里松門獨自遊明月清風宗炳社夕陽秋色庾公樓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第三

好鳥聲長睡眼開好茶擎乳坐莓苔不聞榮辱成番盡只見熊羆作隊來詩逞從前欺白雪道情終遣似嬰孩舊來此事知音少不是眞風去不迴

第四

萬境忘機是道華碧芙蓉裏日空斜幽深有徑通仙窟寂寞無人落異花掣電浮雲眞好喩如龍似鳳不須誇君看江上英雄塚只有松根與柏槎

第五

難後從他素髮乖涌清奔碧冷侵巖高奇章句無人愛淡泊身心舉世嫌白石橋高吟不足紅霞影暖臥無厭居山別有非山意莫錯將余比宋纖

第六

島外塵中四十秋亦曾高挹漢諸侯如斯標致雖清握大丈夫兒合自由紫术黃菁苗蕺蕺錦囊香麝語啾啾終須心到曹溪叟千歲檉根雪滿頭

第七

儒甚嵇康竟不迴何妨方寸似寒灰山精日作盲兒出仙者時將玉器來筍蕾擁花鶯睡鹿地爐燒榾枯苔不行朝市多時也許史金張安在哉

第八

心心心不住希夷石呈饒噐白髮垂惜竹不除當路筍愛松留得礙人枝焚香開卷霞生砌卷箔冥心月在池多少故人頭盡白不知今日又何之

第九

龍藏琅函遍九垓霜鍾金鼓振瓊臺堪嗟一句無人得遂使吾師特地來無角鐵牛眠少室生兒石女老黃梅令人轉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第十

五岳烟霞逈不斷三山洞穴去應遥石窻欹枕疎疎雨水碓無人浩浩風童子念經深竹裏獼猴拾虱夕陽中因思往事抛心力六七年來楚水東

第十一

塵埃中更有埃塵時復雙眉斗爲嚬頓有年光飛似箭是何心地亦稱人回賢參孝時時說蜂蠆狼貪日日新天意剛容此徒在祇堪惆悵不堪陳

第十二

翠竇烟巖畫不成桂香瀑沫雜芳馨撥霞掃雪和雲母掘石移松得茯苓好鳥似花窺玉磬嫩苔如水沒金瓶從他人笑從他笑地覆天飜也只寧

第十三

騰騰兀兀步遲遲兆朕消磨只自知龍猛金膏雖未作孫登土窟且相宜薜蘿山帔偏能緝橡栗年粮亦支已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

第十四

嵐敵風輕似碧紗雪樓金像隔烟霞葛苞玉粉生香壠菌簇銀釘滿淨槎舉世只知嗟逝水無人微解悟空花可怜擾擾塵埃裏雙鬢如銀事似痲

第十五

千巖萬壑路傾欹杉檜濛濛獨掩扉斸藥童穿溪罅去採花蜂冐燒烟歸閑行放意尋流水靜坐揞頤到落暉長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癡鈍者還稀南泉有語云學道之人癡鈍者難得

第十六

一從冥目在穹冥菌枕松床薜嶂青乳鹿暗行穠逕雪瀑泉微濺石樓經閑行不覺過天井長嘯深能動岳靈應恐無人知此意非凡非聖獨醒醒

第十七

倩刻芙蓉傳永漏休誇麗藻詠湯休且爲小圃盛紅粟別有珍禽勝白鷗拾栗遠尋深澗底弄猿多在小峯頭不能更出塵中也百錬剛爲遶指柔

第十八

業薪心火日燒煎浪死虛生自古然陸氏稱龍終妄矣漢家得鹿更空焉白衣居士深深說青眼胡僧遠遠傳剛地無人知此意不堪惆悵落花前

第十九

露滴紅蘭玉滿畦閑拖象屜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華潔何必身將槁木齊古逕細香紅樹老半峯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溪

第二十

自休自了自安排常願居山事偶諧僧採樹衣臨絕壑（金華山出樹衣僧多採爲蔬菜極美也）狖爭山果落空堦閑擔茶器緣青嶂靜衲禪袍坐綠崖虛作新詩反招隱出來多與此心乖

第二十一

石爐金鼎紅葉爇香閤茶棚綠巘齊塢燒崩崖奔澗鼠巖花狼藉關山鷄蒙莊環外知音少阮籍途窮旨趣低應有世人來覓我水重山疊幾層迷

第二十二

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艸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知物外金仙子甘露天香滿毳袍

第二十三

如愚何止直如絃只合深藏碧嶂前但見山中常有雪不知世上是何年野人愛向庵前笑赤[illegible]頻來衲畔眠只者逍遙好知己何須更問洞中天

第二十四

支公放鶴情相似范泰論交趣不同有念盡爲煩惱鎖無機方稱水晶宮香焚薝蔔諸峯曉珠掐金剛萬象空若問山資言不及恒河沙劫用無窮

誌公和尚十四科頌

菩提煩惱不二

衆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

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曉在
目前迷倒愚人不了佛性天真自然亦無因緣修造
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沈生老昔時迷日爲晚今日
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愚人
被他禁縛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爲滯大士肉眼
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執有無不達色心無礙
菩薩與俗同居清淨曾無染世愚人貪著涅槃智者
生死實際法性本無言說緣起略爲茲偈百歲無智
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在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身田
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
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惟求意想清虛
無有一法可得翛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翛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
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
可得自然無爭無喧不識無爲大道何時得證幽玄
佛與衆生一種衆生即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
執有迷奔了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眞門

靜亂不二

聲聞厭喧求靜猶如棄麵求餅餅即從來是麵造作
隨人百變煩惱即是菩提無心即是無境生死不異
涅槃貪嗔如焰如影智者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
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項了達婬慾性空鑊湯
爐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翛然無善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
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
平等四海阿誰厚薄無爲大道自然不用將心量度
菩薩散誕虛通所作常含妙覺聲聞執法坐禪如蠶
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
平等翛然清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青黃衆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自意擾擾顛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眞常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藥方外看將爲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與衆生不二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出入山河無間顛倒妄想本空般若無迷無亂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爲愚人不了從他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眞如何時得登彼岸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不爲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即是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無魔心體無形無段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爲害堅固猶若金剛不著二邊中道翛然非斷非常五欲貪嗔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無不恛惶法性本無瑕翳衆生妄執青黃如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何須別處思量棄却眞如佛像此人即是顛狂聲聞心中不了唯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眞道轉加鬭爭剛強心裏蚖蛇蝮蝎螫著便即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眞常死入無間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眞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他轉更增他生老眞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四衆雲集聽講高坐論義浩浩南坐北坐相爭四衆爲言爲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燥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似無智愚人棄却眞金擔艸心中三毒不捨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度得愛河不解眞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丘犯律便却往問優波優波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綱羅方丈室中居士維摩

便即來呵優波默然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
如空不在內外婆婆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
生死空名亦無貪嗔可斷亦無佛道可成衆生與佛
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爲六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
正覺一念立解三世坦然皆平非法非律自制倏然
眞入圓成絕此四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苦樂
心常不改法寶喩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爲八風
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沈若顚散誕縱橫自在
遮莫刀劍臨頭我自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爲色悟卽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
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
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渴鹿狂趁忽忽
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
吠雷叿叿

騰騰和尚了元歌

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
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
城郭莫謾尋他鄉郡不用廣學多聞不在辯才聰俊
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煩惱卽是菩提淨華
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爲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
充饑齋時更飡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
心中了了總知且恁牛癡牛鈍

石頭和尚艸庵歌

吾結艸庵無寶貝飯了從容圖睡快成時初見茅艸
新破後還將茅艸蓋住庵人鎭常在不屬中間與內
外世人住處我不住世人愛處我不愛庵雖小含法
界方丈老人相體解上乘菩薩信無疑中下聞之必
生怪問此庵壞不壞壞與不壞主元在不居南北與
東西基上堅牢以爲最靑松下明窻內玉殿朱樓未
爲對納帔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住此庵休
作解誰誇鋪席圖人買迴光返照便歸來廓達靈根

非向背遇祖師親訓誨結艸爲庵莫生退百年抛却
任縱橫擺手便行且無罪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
長不昧欲識庵中不死人豈離而今遮皮袋

石頭和尙參同契 瑯琊覺禪師科

將釋參同契大科分爲四段

第一標題述序以示端由

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

第二方便建立不離眞源分爲七段

第一明眞源本覺不迷理 有四句從靈源明至亦非語

靈源明皎潔枝派闇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

第二根境無住 有四句從門門一切至依位住

門門一切境迴互不迴互迴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

第三色聲無礙 有四句從色本至淸濁句

色本殊質像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淸濁句

第四四大無塵 有四句從四大性至堅固

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

第五十二處依眞建立 有六句從眼色至其語

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於一一法依根葉分布
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

第六不滯有無 有六句從當明至前後步

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
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

第七萬法無差眞心獨露 有四句從萬物至箭鋒拄

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

第三明因會果方顯極談 一段二句

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

第四勸進初學意在流通 二段六句

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固
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蘇溪和尙 即五洩小師也 牧護歌

聽說衲僧牧護任運逍遙無住一條百納缾盂便是
生涯謂度爲求至理參尋不憚寒暑辛苦還曾四海
周游山水風雲滿肚內除戒律精嚴不學威儀行步
三乘笑我無能我笑三乘謾做智人權立階梯大道
本無迷悟達者不假修治不在能言能語技[illegible]目視
雲霄遮莫王侯不顧道人本體如然不是知佛去處

生也猶如著衫死也還同脫袴生死無喜無憂八風豈能驚怖外相猶似癡人肚裏非常蛸措活計雖無一錢敢與君王鬪富愚人擺手憎嫌智者點頭相許那知傀儡牽抽歌舞盡由行主一言爲報諸人打破畫餅歸去

樂普和尙浮漚歌

雲天雨落庭中水水上漂漂見漚起前者已滅後者生前後相續無窮已本因雨滴水成漚還緣風激漚歸水不知漚水性無殊隨他轉變將爲異外明瑩內含虛內外玲瓏若寶珠正在澄波看似有及乎動著又如無有無動靜事難明無相之中有相形只知漚向水中出豈知水亦從漚生權將漚水類余身五蘊虛攢假立人解達蘊空漚不實方能明見本來眞

丹霞和尙翫珠吟二首

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隱顯常遊五蘊中內外光明大神力此珠非大亦非小晝夜光明皆悉照覓時無物又無蹤起坐相隨常了了黃帝曾遊於赤水爭聽爭求都不遂罔象無心却得珠能見能聞是虛僞吾師權指喩摩尼采人無數溺春池爭拈瓦礫將爲寶智者安然而得之森羅萬象光中現體用如如轉非轉萬機消遣寸心中一切時中巧方便燒六賊爍衆魔能摧我山竭愛河龍女靈山親獻佛貧兒衣下幾蹉跎亦名性亦名心非性非心超古今全體明時明不得權時題作翫珠吟

其二

識得衣中寶無明醉自醒百骸俱潰散一物鎭長靈知境渾非體神珠不定形悟則三身佛迷疑萬卷經在心心可測歷耳耳難聽罔象光天地玄泉出杳冥本剛非鍛鍊元淨莫澄渟盤泊輪朝日玲瓏映曉星瑞光流不滅眞氣觸還生鑒照崆峒寂羅籠法界明挫凡功不減超聖果非盈龍女心親獻蛇王口自呈護鵝人却活黃雀意猶輕解語非關舌能言不是聲絕邊彌汗漫無際等空平演教非爲說聞名勿認名兩邊俱莫立中道不須行見月休觀指還家罷問程識心心則佛何佛更堪成

道吾和尙樂道歌

樂道山僧縱性多天迴地轉任從他閑臥孤峯無伴侶獨唱無生一曲歌無生歌出世樂堪笑時人和不著暢情樂道過殘生張三李四渾忘却大丈夫須氣槩莫順人情莫妨礙汝言順卽是菩提我謂從來自相背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特達一生常任運野客無鄕可得歸今日山僧只遮是元本山僧更若爲探祖機空王子體似浮雲沒隈倚自古長披一衲衣曾經幾度遭寒暑不是眞不是僞打鼓樂神施拜跪明明一道漢江雲靑山淥水不相似禀性成無揩改結角羅紋不相礙或運慈悲喜捨心或卽逢人以棒鬪慈悲恩愛落牽纏棒打教伊破恩愛報乎月下旅中人若有恩情吾爲改

傅大士心王銘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淸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雖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愼剎那造作還復漂沈淸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南嶽懶瓚和尙歌

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筭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嗎陟立切世間多事人相趂渾不及我不樂生

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卽去要住卽住身披一破衲脚著孃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眞佛眞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薰鍊心是無事心面是孃生面刦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律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卽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亡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鉤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艸自青

香嚴襲燈大師智閑頌一十九首

授指

古人骨多靈異賢子孫密安置此一門成孝義人未達莫差池須志固遣狐疑得安靜不傾危向卽遠求卽離取卽急失卽遲無計校忘覺知濁流識今古偈一剎那道變異嵯峩山石火氣內裏發焚巔窠無遮攔燒海底法網疎靈燄細六月臥去衣被蓋不得無假僞達道人唱祖意我師宗古來諱唯此人善安置足法財具慚愧不虛施用處諦有人問少呵氣更審來說米貴

最後語

有一語全規矩休思惟不自許路逢達道人揚眉省來處踏不著多疑慮却思看帶伴侶一生參學事無成殷勤抱得旃檀樹

暢玄與崔大夫

達人多隱顯不定露形儀語下不遺迹密密潛護持動容揚古路明妙乃方知應物但施設莫道不思議

達道場與城陰行者

理奧絕思量根尋徑路長因茲知隔闊無那被封疆人生須特達起坐覺馨香清淨如來子安然坐道場

與薛判官

一滴滴水一燄燄火飮水人醉向火人老不飮不向

無復安臥失却弓箭踢却射垜若人要知先去鉤錐人須問我是阿誰快道快道

與臨濡縣行者

丈夫咄哉久被塵埋我因今日得入山來揚眉示我因茲眼開老僧手風書處龍鍾語下有意的出煩籠

顯旨

思遠神儀奧精虛履踐通見聞離影像密際語前蹤得意塵中妙投機露道容藏明照驚覺肯可達眞宗

三句後意

書出語多虛虗中帶有無却向書前會放却意中琭

答鄭郎中問二首

語中埋迹聲前露容即時妙會古人同風響應機宜無自他宗呵起駭蟒奮迅成龍

語裏埋筋骨音聲染道容即時才妙會拍手趂乖龍

譚道

的的無兼帶獨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莫將語默對

與學人立機

妙旨迅速言說來遲才隨語會迷却神機揚眉當問對面熙怡是何境界同道方知

明道

思思似有蹤明明不知處借問示宗賓徐徐暗迴顧

玄旨

去去無標的來來只麼來有人相借問不語笑咍咍

與鄧州行者

林下覺身愚緣不帶心珠開口無言說筆頭無可書人問香嚴旨莫道在山居

三跳後

三門前合掌兩廊下行道中庭上作舞後門外搖頭

上根

咄哉莫錯頓爾無覺空處發言龍驚一著小語呼召妙絕名邈巍巍道流無可披剝

破法身見

向上無父孃向下無男女獨自一箇身切須了却去聞我有此言人人競來取對他一句子不話無言語

獨脚

子啐母啄子覺無殼母子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

妙云獨脚

南嶽惟勁禪師覺地頌一首七言

睽明覺地名同異起復初終互換生性海首建增名號妙覺還依性覺明體覺俱合於明妙明覺妙覺並雙行妙覺覺妙元明體全成無漏一眞精明覺覺明明所了或因了相失元明明妙二覺宗體覺體覺性覺二同明湛覺圓圓無增減此中無佛與衆生不覺始終非了了不聞迷悟豈惺惺是稱心地如來藏亦無覺照及無生非生非滅眞如海湛然常住名無名太虛未覺生震點豈聞微塵有漏聲空滙匪離於覺海動寂元是一眞明覺明體爾合靈燄覺明逐燄致斷盈差之不返名無覺會之復本始覺生本覺由因始覺生正覺還依合覺明由地二種成差互遂令渾作賴耶名具合染淨雙歧路覺明合處異途萌性起無生不動智不離覺體本圓成性起轉覺翻生所遂令有漏墮迷盲無明因愛相滋潤名色根本漸次生七識轉處蒙圓鏡五六生時蔽覺明觸受有取相依起生老病死繼續行業識茫茫沒苦海狗流浩浩遂飄雲大聖慈悲興救濟一身用處出三身智身由從法身起行身還約智身生智行二身融無二還歸一體本來平萬有齊含眞海印一心普現總圓明湛光燄燄何依止空性蕩蕩無所停處處示生無生相處處示滅無滅形珠鏡頓印無來往浮雲聚散勿常程出沒任眞同水月應緣如響化群情衆生性地元無染只緣浮妄翳眞精不了五陰如空聚豈知四大若乾城我慢癡山高屹屹無明欲海杳溟溟每逐旃陀僑誑友常隨猛獸作悲鳴自性轉識翻爲幻自心幻境自心驚了此幻性同陽燄空花識浪復圓成太虛忽覺浮雲散始覺虛空本自淸今古湛然常皎瑩不得古今凡聖名

僧亡名息心銘

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攸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嶽將成防末

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蔽捨棄淳朴耽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猿難制神旣勞役形必損斃邪行終迷修途永泥莫貴才能日益惛瞢誇拙羨巧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內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謂之咎賞翫暫時悲哀長久畏影畏迹逾遠逾極端坐樹陰跡滅影沈厭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貴何賤何辱何榮何勝何劣何重何輕澄天愧淨皎日慚明安夫岱嶺同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

雲頂山德敷禪師詩一十首

語默難測

默坐冥然聖莫知縱言無物比方伊木人把板雲中拍石女含笙水底吹若道不聞渠未曉欲尋其響你還疑教君唱和君須和休問宮商竹與絲

祖教逈異

祖意逈然傳一句教中廣布列三乘淨名劒岳雷聲吼鶖子孤潭月影澄鄽市賣魚忘進趣巖間飼虎望超昇雖知同體權方便也似炎天日裏燈

學難得妙

棲心學道數如塵認得曹谿有幾人若使聖凡無罣礙便應塼瓦是修眞瞥然一念邪思起已屬多生放逸因不遇祖師親的旨臨機開口卒難陳

祇對不得

莫誇祇對句分明執句尋言誤殺卿祇合文殊便是道斷他居士杳無聲見人須棄敲門物知路仍忘標子名儻若不疑言會盡何妨默默過浮生

事無指的

不居南北與東西上下虛空豈可齊現小毛頭猶道廣變長天外尙嫌低瞬乾四海紅塵起能竭三塗黑業迷如此萬般皆屬壞更須前進問曹谿

自樂僻執

一生僻執不風流懶出松門數十秋合掌有時慵問佛折腰誰肯謁王侯電光夢世非堅久欲火蒼生早

晩休自蘊本來靈覺性不能暫使挂心頭

須知起倒

問答須敎知起倒龍頭蛇尾自欺謾如王秉劒由王意似鏡當臺待鏡觀眨眼參差千里隔低頭思慮萬重關若於此道爭深見何啻前程作野犴

言行相扶

言行相符不易行如烏如兎兩光明寧闕晝夜精勤得豈是貪嗔懈怠生菩薩尙猶難說到聲聞焉敢擬論評然無地位長閑坐誰料龍神來捧迎

一句子玄

一句子玄不可會颯然會了柰渠何非唯世事成無事祖敎心魔是佛魔貧子喩中親指的獻珠偈裏顯摠羅空門有路平衆廣痛切相招誰肯過

古今大意

古今以拂示東南大意幽微豈易參動指搖頭元是一斜哞拍掌固非三道吾舞芴同人會石鞏彎弓作者諳此道若無師印授欲將何見語玄談

歸宗至眞禪師智常頌一首

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去飛禽墜嚬呻衆邪怖機竪箭易及影沒手難覆施張若工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音聲絕旨妙情難措棄箇眼還聾取箇耳還聲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爲心祖

筠州九峯詮和尙山居詩先在廬山棲賢禪寺

第一

眞源如寂靜靜極卽光輝雲散孤峯出山高衆岫歸野花開薜徑芳樹隱柴扉却指沖虛處松風動翠微

第二

且問居山士其山復是何簾前廬岳雨天外洞庭波捲縮晴雲少鋪舒碧嶂多返觀峕畔路流水共煙蘿

第三

山戶有來客相逢問我居庭前莎細狹島上雨微疎歲月淹人事風霜阻附書還聞拾得子却隱在匡廬

第四

我欲陳少問憑君細審詳庵前太湖石那箇是雌黃

艸色逢秋短雲根入夏長此情通至墜吟味徹斜陽

第五

止水滄波濤南看北嶂高頂飛雲外鶴山壓海中鼇

松韻生幽谷寒光入毳袍陋聞徐孺子却謂是風騷

第六

獨向諸峯上何緣品著詞鳥攀毛紙羽形讓影爲師

有句流芳葉無言話所思却來嵓裏坐寂默撚長髭

第七

何處不相逢煙嵐苦翳中看花忘見菓迷葉背幽藂

洗艸淸明雨蔵松白露風此心明達後誰復謂窮通

第八

問我有何能獨稱僧更僧擡頭山兩島伴手一枝藤

野鶴窺禪榻閑雲抱石稜幽嵓多冷淡隨分過炎蒸

第九

盡道我居山居山事亦難未能明所問何話太多端

月色連雲白風聲帶雨寒修心未到此嵓谷路盤桓

第十

山路分明在迷途入未知眼遙靑黯色心滉白頭兒

秋晩風霜甚暮天猿狖悲古今狙不盡來往更何之

第十一

芳艸競萋萋花開百鳥啼往年共招隱故友在嵓西

舉步潛疑遠端居轉更迷默然嵓下坐流水滿長溪

第十二

深居莫可論僻靜亦長存雲外從天曉山中猶閉門

水聲分洞口樹影掃嵓根此意無人會閉眼日又昏

第十三

捿心在何處鼠壁瀑布間欲行終不到無住始居山

古木生修葉浮雲閙巨關寂然何處見嵓下覆長班

第十四

那堪話世情千利做求名未斷紅霞路先愁白髮生

寒風添旅思晩照促蟬聲誰伴山居者水雲深處行

第十五

廓爾無所示如來話本來路分三徑艸門掩百花開

鶴鬢垂如雪素眉橫似環幽捿疊嶂下長憶在天台

第十六

欲往前嵓去幽深薜荔中瓶添數掬水錫振一枝風

石[illegible]溪[illegible]香舊林下端坐白頭翁

第十七

住在匡峯倚萬端[illegible]空花彩轉前山殘暗自愛寒嵓

上見數從裝竹邑間流俗未常憐水石殊途何處得

心閑如今已是衰殘調養費著養病顔

第十八

住在匡峯似若差宗門從就虎溪東五湖夢斷池塘

月三峽從歸松檜風不把文章干我財會無名利到

山翁安禪獨坐深深處苔遶懸崖石半紅

第十九

住在匡峯事若寫雖在泉石貴延時人間名利從他

愛少室心閑更是誰藥間養苗防雨雪秋厨添饍即

楂藜柴門不欲教扃振從號蒼苔滿路岐

第二十

生在匡峯近十年新栽松竹頻笙全山雞報曉啼殘

月童子烹茶汲練泉落葉背出巢宿鳥銀雲歸實露

安禪尋常不欲臨流望影瀉從潭鬢皓然

第二十一

住在匡峯論祖行白檀灰盡未聞香信塔不得飯晚

妙秦鏡飜遭怨恨長事到郢門須與奪碁逢敵手定

雖黃如今此語徒搔首且向林間臥夕陽

第二十二

住在匡峯却閉關乇涯勞役謾稽環百年魂夢能幾

日一寸寒灰宜近山濾水煮茶醒睡眼聽泉留客話

身閑思量更有冥心事松竹森森不可攀

傅大士四相頌

生

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欲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

星眼隨人轉朱脣向乳開爲迷眞覺性還却受輪廻

老

覽鏡容顔改登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禮還虧

身似臨崖樹心如念水龜尙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爲

病

忽染沈痾疾因成臥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默相親

楚痛抽千脉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嶮猶尙恣貪嗔

死

精魄辭生路遊魂入死關祇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花永絕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撫州永安法堂記　無盡居士　撰

臨川陳宗愈於永安常老會中得大法喜捐其家貲爲建丈室作修廊方且鳩財以新法堂而宗愈死其二子號訴於常曰吾先子之未奉佛也安且强旣奉佛也病且亡佛之因果可信耶其不可信耶常曰吾野叟也不足以譬子子弟成父之志而畢吾堂吾先師有得法上首無盡居士深入不二辨才無礙隨順根性善演音法堂成當爲子持書求誨決子之疑紹興元年春常遣明鑑至山陽以書來言會予方以諫官召還未暇明年鑑又至京待報於智海禪剎爾時居士默處一室照了幻境鐵輪旋頂身心泰定明鑑雨淚悲泣慇懃再三請大悲居士佛法外護付與王臣今此衆生流浪苦海貪怖死生迷惑因果惟願居士作大醫王施與法藥居士曰善哉善哉汝乃能不遠千里爲陳氏子諮請如來無上祕密甚深法要諦聽吾語持以告之善男子大空寂間妄生四相積氣

起疑四

爲風積形爲地積陽爲火積陰爲水建爲三才散爲万品一切有情水火相摩形氣相結以小四根具四大界因生須養因養須財因財須聚因聚成貪因貪成競因競成嗔因嗔成狠因狠成愚因愚成癡此貪嗔癡諸佛說爲三大阿僧祇劫人於百年劫中或十歲或二十歲或三十四十歲或五六十歲或七八十歲各於壽量自爲小劫於此劫中人欲起越不可數劫譬如蚯蚓欲昇煙雲無有是處諸佛悲愍開示檀波羅蜜大方便門勸汝捨財汝財能捨卽能捨愛汝愛能捨卽能捨法汝法能捨卽能捨意汝意能捨卽能捨身汝身能捨卽能捨心汝心能捨卽能契道昔迦葉尊者行化有老嫗以破器中潘汁施之尊者飮訖踊身虛空現十八變老嫗瞻仰心大歡喜尊者謂曰汝之所施福德無量若人若天輪王帝釋四果聖人及佛菩提隨汝所願無不獲者嫗答曰只求生天尊者曰如汝所欲過七日命終生忉利天受勝妙樂又罽賓國王在佛會聽法出衆言曰大聖出世千劫難逢今欲發心造立精舍願佛聽許佛言隨汝所作

罽賓國王持一枝竹插於佛前曰建精舍竟佛云如是如是以是精藍含融法界以是供養福越河沙鑑來爲吾持此二說歸語檀越善自擇之汝父所建堂室廊廡比一器潘汁得福甚多生天受樂決定無疑若比罽賓國王插一枝竹乃能含融無量法界汝欲進此聽吾偈曰

一竿修竹建精藍　風捲蟾蜍入海南
惡水潑來成第二　鈍根蹉過問前三

華藏無盡燈記　長蘆眞歇了禪師作

東平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子孫迷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住坐臥放大光明燈未嘗滅也見聞覺知應臨萬象鏡未嘗破也燈雖無影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辨生死魔惑鏡與燈光光常寂明與鑑幻幻皆如照之無窮則曰無盡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鑑日用不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東南西北上下四維中點一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喩十法界將一燈況一眞心一眞心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無燈雖鏡鏡中有無窮燈惟一燈也事事中有無盡理惟一理也以一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全照差別鏡故則鏡鏡交參一鏡不動而能變能容能攝能入一事不壞而卽彼卽此卽一卽多主伴融通事事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皆毗盧遮那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孔中含衆生三昧色身然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孔中毗盧光明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劍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燈與燈方一切一時溥融無礙誠謂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無以臻于此鏡或曰卽今日用見聞覺知畢竟是燈耶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偈曰

鏡燈燈鏡本無差　大地山河眼裏花
黃葉飄飄滿庭際　一聲砧杵落誰家

禪門諸祖師偈頌下之上

禪門諸祖師偈頌下之下

佛燈明禪師燈記鼓山

五峯釋　如祐　錄

人人有一面古鏡昭昭心目之間个个有一盞真燈晃晃色塵之內只爲一念背覺合塵遂使古鏡不彰真燈不朗真燈不朗無以照生死昏蒙古鏡不彰無以鑑色聲邪惑是故沉迷六趣汨溺三途百劫千生何由透脫學有開士慈悲願廣拔濟心生依先賢之軌儀設如幻之燈鏡燈卽一真之理鏡乃差別之事見燈而不見鏡者全理也見鏡而不見燈者全事也一燈普入十鏡者捨事就理也十鏡普攝一燈者捨理就事也鏡與燈互相交徹迭共融通無盡重重重重無盡者理事無礙也便乃於斯見得折旋俯仰常居正覺妙場動轉施爲不離毗盧性海鏡燈方便事爲至矣住山晦室作是說竟俄有叟疑而問曰忽若毗嵐風起燈在什麽處鎔融規摹鏡在什麽處者裏不可說理不可說事不可說正覺場不可說毗盧海畢竟如何晦室不荅良久示之以偈

長松翠竹兩交加　明月淸風共一家
古殿夜闌人寂寂　飛蛾翻翅落燈花

長明燈序

高邁　作

高宴之日處闇室或不能覩燈處之皎如也澄公之掌在支夜或不能照燈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黑暗界藉其光誘其人佛所有燃燈明法所有傳燈義大抵長明燈是其蘊乎夫日主晝大陽之精中則昃昃則沒我長明燈不沒月主夜大陰之精滿則虧虧則盡我長明燈不盡日月尚爾況小光小明哉要自積苦爲海學足見溺積邪爲山學足見礙竟不能髣髴之或髣髴之不尅成就之言之可爲長嘆我邑中有俊傑主此燃燈精進成就於實相寺經藏院且夫蘭炷蘇火吾見其盛未見其微也鐵盌盛膏吾見其增未見其減也一籠而四時長耆滿室而終歲不夜人見之一作禮眼豪利再作禮心豪美心眼自相炤了內外由是洞徹然則終日見燈未嘗不見燈終日不見燈未嘗不見燈夫達觀者乃如是也意者不獨於此直上照一天二天乃至三十三天無

門不闢河沙善人由茲而入直下招一地二地乃至一十八地獄有獄皆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若然者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而不可思量耶我長明燈贊相功德亦復如是邁之數年內顯銘頌之間迫賤事未搆一朝染目疾朦朧不自審從何得也遂夢神人語邁曰子於長明燈其有負乎邁應聲而悟悟而起起而作頌明日目愈頌曰

見外燈長明見內燈長明萬惡自光中滅萬善自光中生不見一燈百千萬億燈乃至於無窮不見一人百千萬億人歸之於大同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弟子作頌兌執厥中

尊僧篇　　明教嵩和尚　作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如來爲家以法爲身以慧爲命以禪悅爲食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溽乎五味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潔清三惑而畢身不汚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誓也者誓與天下見眞諦惠也者惠羣生以正法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掩密而行之鬼神不能測其演法也辨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爲耻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爲貧其無爭也可辱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全而不可損以實相待物以至慈修已故其於天下能必和能普敬其語無妄故其爲信也至於法無我故其爲讓也誠有威可敬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能福於世能導於俗其忘形也餧禽獸而不悋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以法而自出也遊人間遍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遊塵視物色若陽燄煦嫗貧病瓦合輿臺而不爲卑以道而自處也雖深山窮谷艸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爲高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弔而不爲孤其群居也會四海之人而不爲混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它方殊俗之言無不

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眞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僧乎其爲人王其爲心溥其爲德備其爲道大其爲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爲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雲峯悅和尚小參

汝一隊後生經律論故是不知也入衆參禪禪又不會臘月三十日作麼生折合去師云灼然諸禪德去聖時遙人心淡薄看却今時叢林更看不得也所在之處或三百五百闊浩浩地只謂飲食豐濃寮舍穩便爲旺化中間孜孜爲道者無一人半人設有三个五个走上走下半靑半黃會却總道我會各各自謂握靈蛇之珠孰肯知非及乎挨拶鞭擗將來直是萬中無一苦哉苦哉所以般若叢林歲歲彫無明荒艸年年長今時兄弟纔入衆來便自端然拱手受他人供養到處茶不擇一甌柴不搬一束十指不沾水百事不干懷雖則一期快意爭奈三途果身豈不見教中道寧以熱鐵纏身不受信心人衣寧以洋銅灌口不受信心人食上座若也是去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供養上座亦不爲分外若也未是至於滴水寸絲便須披毛戴角牽犂拽杷償他始得不見教中道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此是決定底事終不虛也諸上座光陰可惜時不待人一朝眼光落地縮田無一簣之功鐵圍陷百刑之苦莫言不道珍重

南岳省行堂記　超然居士趙令矜作

嘗謂諸苦之中病苦爲深作福之中看病爲最是故古人以有病爲善知識隱人以看病爲福田所以叢林爲老病之設今叢林聚衆凡有病使歸省行堂不唯修省改行以退病亦欲人散夜靜孤燈獨照之外究索大事豈徒然哉既命知堂以司藥餌又戒常住以足供須此先佛之規制也近世不然堂名延壽鄙俚不經病者不自省咎補朔乖方湯藥妄投返成沉痼至有酷疾不參堂以務疎逸者大失建堂命名之意也知堂名存實廢或同路人常住急於日用殊不存撫又復失優波待老病之意也由是病人呻吟痛楚日益增極過在彼此非如來咎縱有親故問病率

皆鄉倒故舊心既不普善忽有差今法輪病所煥然一新盡有本分人是事包成辦無可論者惟有病人宜知何設省弱念避世之名識者皆能達此補償分上直截機緣皆於頭邊額熱之時驀取撥動底於鑿宪叫苦之際頓略徹因心密密究思是誰受病人既不見病從何來人病雙亡復是何物直饒見得分明正好為他將息

怡山然禪師發願文

皈命十方調御師演揚清淨微妙法一乘四果解脫僧願賜慈悲哀憐受但某甲自違真性枉入迷流隨生死以漂沉逐色聲而貪染十纏十使積成有漏之因六根六塵妄作無邊之罪迷淪苦海深溺邪途著我就人舉枉措直累生業障一切愆尤仰三寶以慈悲瀝一心而懺悔所願能仁拯拔善友提携出煩惱之深源到菩提之彼岸此世福基命位各願昌隆來世智種靈苗同希增秀生逢中國長遇明師正性出家童真入道六根通利三業純和不染世緣常修梵行執持禁戒塵業不侵嚴護威儀蜎飛無損不逢八難不缺因緣般若智以現前菩提心而不退修習正法了悟大乘開六度之行門越三祇之劫海建法幢於處處破疑網於重重降伏眾魔紹隆三寶承事十方諸佛無有疲勞修學一切法門悉皆通達廣作福慧普利塵沙得六種之神通圓一生之佛果然後不捨法界遍入塵勞等觀音之慈心行普賢之願海他方此界逐類隨形應現色身演揚妙法泥犁苦趣餓鬼道中或放大光明或現諸神變其有見我相乃至聞我名者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苦火鑊氷河之地變作香林飲銅食鐵之徒化生淨土披毛戴角負債含怨盡罷辛酸咸霑利樂疾疫世而化為藥艸救療沉痾飢饉時而化作稻粱濟諸貧餒但有利益無不興崇次期累世冤親現存眷屬出四生之汩沒捨萬劫之愛纏等與含生齊成佛道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月林觀和尚證道銘

上士參玄人光陰莫虛棄渡江須用船爲人須有志名相各不同非一亦非二佛法昔無多於中無別度

動著關捩子非師自然智徹底老婆心觸人無忌諱
剎境一毫端到此無回避唱起德山歌道者合如是
佛祖出頭來吞聲須飲氣作略這些兒古今無變異
混沌未分時早有箇田契人人本具足不肯回頭覷
箇箇達本鄉切忌著名位過去諸如來不離而今喚
現在諸菩薩尊次而受記智者暗點頭心空親及第
愚人不信受拋家自逃逝哀哉猛省來現成眞活計
箇裏用無窮宗門第一義左右逢其原亦不離行市
銅頭鐵額兒腦門須著地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

白湯頌和尚主誦

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只見境風
浩浩飄飄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道念
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若以爲己彼此事辦不見
它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
解脫

早晨下床念偈呪

從朝寅旦夜至暮一切衆生自回互若於脚下喪身
形願汝即時生淨土　唵地哩尼哩莎訶

洗手面呪

唵主伽囉耶莎訶

披袈裟念偈呪

善哉解脫服無相福田衣我今頂戴受世世常得披
唵悉陀耶婆訶

入堂偈

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

登床偈

登此安樂無礙床身心平等四大康常住不動無能
壞一切衆生獲智光　唵摩尼達哩吽㗶吒

下鉢偈

執持應器　當願衆生　成就此器　受天人供

開鉢偈

佛生伽毗羅成道摩竭提說法波羅奈入滅拘絺羅

展鉢偈

如來應量器我今得敷展願共諸衆生等三輪空寂
五觀具子
六念喋

施食偈

汝等鬼神衆吾今施汝供此食遍十方河沙鬼神共

南無三滿多沒馱南𠷑吽

折水偈

吾今棄鉢水味如甘露漿施汝鬼神衆悉皆獲清凉

唵摩休羅細娑訶

飲食訖已色力充咸震十方三世雄回因轉果不妄念一切衆生獲神通

入浴淨身呪

唵室哩曳　婆醯　娑訶

去穢呪

唵跋折羅　惱迦吒　娑訶

登淨呪

唵恨嚕陀耶　莎訶

洗淨偈

唵賀曩　蜜栗帝　莎訶

聞鐘聲偈

聞鐘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新願成佛度衆生出地獄離火坑　南無觀世音菩薩

一切處一切時常發願云

願滅三障諸煩惱願得智慧眞明了普願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薩道

慈受禪師示衆箴規 壽無量本大同小異

升堂念誦諷經小參但是衆集宜須先赴遵方上士規矩隨身豈可乖慵遭人撿點一回可恕三犯何顏不思百丈眞風便見投子道底靜牌才掛宜各默然縱不掛時豈可談咲古佛垂訓守口如瓶二六時中常宜緘默三業不戒萬禍潛生善諳會祖風便口掛壁上自己案前常令潔淨只安香匣禪策經文貴圖齊整不得安世俗文字藥裹香爐種種所須宜收案下出聲持誦噪吵稠人背靠板頭輕欺大衆虛占案分挂物明窻不合律儀叢林安許端身正意默爾披尋諦味聖言契合心地不虛開卷始會看經平時鄰案道人切忌交頭接耳賓客相看禮不可免茶湯纔罷叙話已周相引出寮不可久坐若是舊時道伴遠地親情相邀林下水邊足可傾心談論至於交關買賣引惹雜人盡非衲子所爲便可一筆勾下粥後歸

寮同伸問訊上中下座恭敬爲先苟或不然輕人慢已放參閑籠須白知寮出入掀簾要垂後手登床宴坐不可垂衣擧動經行更宜緩步使人動念魔障易生衆口爍金自家何樂洗衣把針宜於齋後不急之務道業荒唐不可將湯瓶炮衣洗面桿上裁紙糊單偷羨點心包藏藥石竹竿要知觸淨熨斗須看閑忙執在一隅恐防衆用古塑補破遮寒纔了便休豈可朝昏專持針線煎點茶湯叢林盛禮大衆雲集方可跏趺盞橐收歸衆人齊退私藏茶末取笑傍觀隻手揖人是何法度有故不赴須白知寮小坐茶湯輙不可免新到入寮宜懷謙下未諳法度請問耆年隨方毗尼在人建立安籠占案不必著忙欵細之間自然禮便入寮煎點本爲衆人意在志誠茶須遍與使了家事舊處安排瀉却湯瓶卽時添注山行水次戒護閑談張口如弓發言如箭雌黃知事品藻它人說食說錢呵風罵雨墻壁有耳法令無親怨然虎口遭傷始見鋒頭太露凡遇茶毗陰晴齊赴各懷悽愴同運悲心恐彼前人虛生浪死口持經呪肩負柴薪豈

可猖狂恣聲談笑衣盂估唱本爲破慳後人不知返成貪愛偷量長短暗窺舊親賤唱貴分過如常賣不知反責猶說便宜識者傍觀面慚汗下若是海門上士禪苑高賓但爲死者結緣莫被活人嗤笑柔和善順上下可觀我慢貢高諸聖不祐八萬細行三千威儀二六時中頭頭可見穿堂直過豈不厚顏尊殿閑行恐招薄福衩衣登殿興履遊山莫踐法堂回互耆宿五更洗面本爲修行吐唾掬盂喧聒大衆暗中動念自昧不知日往月來面黃身瘦浴湯少使籌子休拈作福雖多不如避罪廊舍吐唾案上抓頭違背聖賢自從已便時時檢點步步隄防直須小却身心便好大著腸肚十日知寮遍相供養晩眠早起爲在精誠苦切勞心先人後已大衆衣鉢切要關防一事不周衆人動念煎茶掃地換水裝香莫敎冷却湯瓶免見禪和煩惱寮中首座務要柔和規矩先行繩墨自定依時上案簡徑開談有一不周衆人共議遊山翫水出入有時惡性道人善言誘勸倘不聽從密白方丈　護善遮惡取信檀那淨髮圍爐禮宜謙讓　右

件規矩委曲預聞日用時中各宜照顧一撥便轉善不可加三喚不回相聚何益　況乃心塵難掃性水易渦中器中根可上可下克賓法戰不勝督罰饡飯一堂文遠勝劣爭禪輸却糊餅兩箇叢林榜樣後學依從焦山不設兩般禪祗要罰油十六兩頌曰

烏龜忽爾交燒頭千古令人笑不休奉勸後生高著眼莫教罰了一斤油

佛心和尚坐禪銘

夫坐禪者端身正意潔已虛心疊足跏趺收視返聽惺惺不昧沉掉永離總憶事來盡情抛棄向靜定處正念諦觀知坐是心返照是心知有無中邊內外者心也此心虛而知寂而照圓明了了不墮斷常靈覺超然揀非虛妄今見學家力坐而不悟者病由依計情附偏邪迷背正因枉隨止作不悟之失其在玆焉若也斂澄一念密契無生智鑑廓然心花頓發無邊繫執直下銷磨積劫無明一時豁現如忘忽記似病頓瘳內生歡喜心自知當作佛始信自心外無別佛然後順悟增修因修而證證悟之源是三無差別名爲一行一解三昧亦名無功用道便能轉物不離根塵信手拈來互分主伴乾坤眼淨今古更陳觀體禪機自然符契所以維摩詰云不起寂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爲宴坐者然也當知水澄月現鏡淨光全學道之人坐禪爲要苟不爾者修途輪轉汨沒四生戳鼻痛心難以自默聊書大槩助發眞源果不虛修即參同契矣

慈恩大師出家箴

捨家出家何所以稽首空王求出離三師七證定初機剃髮染衣發弘誓去貪嗔除鄙吝十二時中須謹愼煉磨眞性若虛空自然戰退魔軍陣勤學業尋師匠說與行人堪倚仗莫教心地亂如麻百歲光陰等閑喪踵前賢效先聖盡假聞思修所證行住坐臥要眞專念念無生始相應佛眞經十二部縱橫指示菩提路不習不學不依行問君何日心開悟速須救似頭燃莫待明年與後年一息不來即後世誰能保得此身堅不蚕衣不田食織婦耕夫汗血力爲成道果施將來道果未成爭消得哀哀父哀哀母嚥苦吐甘

大辛苦就濕回乾養育成要襲門風繼先祖一旦中求剃落八十九十無倚托若不超凡越聖流向此因循全大錯福田衣降龍缽受用一生求解脫若將小利繫心懷彼岸涅槃爭得達善男子汝須知修行難得似今時若得出家披縷褐猶如浮木值盲龜大丈夫須猛利謹束身心莫容易倘能行願力相扶決定龍華親受記

禪月大師戒童行詩 受二十偈 書同

勸汝出家須決志投師學業莫容易添香換水結因緣佛殿僧堂勤掃地莫閑遊莫嬉戲出入分踈說出處三朝四宿不見歸妙法何曾聞一偈敬師兄教師弟莫向空門爭意氣上中下座用謙和莫賤他人無自貴衣食難豈容易計功多少須慚愧隨緣飲啄任精麤不用千般求細膩布素衣隨時足知足便超功果位才能豈是色羅衣有道何須黃錦被清信男淨信女捨卻一身飼餓虎此因緣苦中苦不用再三說酸楚心中有罪自心知自向心中懺悔取親明師學智慧別人睡時你慢睡出家兒學妙理習讀夜眠須

早起三更睡到四更初歸向釋迦尊殿裏挑明燈換淨水禮拜焚香作福祉報答三有及四恩天龍八部生歡喜莫愚癡莫懈怠一超直入佛境界行亦禪坐亦禪了達真如觀自在

四恩者天地父母國王施主師長朋友三寶恩

三有者欲界有色界有無色界有

仁宗皇帝讚僧

出家功果實難論一片袈裟眾所尊在俗只言身不貴為僧便作法王孫殿前拱手朝天子堂上低[illegible]二親粉骨碎身千萬劫也難酬報釋迦恩

永明壽禪師垂誡

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劫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銷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若逢真正導師切須勤心親近假使參而未徹學而未成歷在耳根永為道種世世不落惡趣生生不失人身纔出頭來一聞千悟須信道真善知識為人中最大因緣教化眾生得見佛性近睹末世說

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飮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受得地獄業銷又入畜生餓鬼百千萬劫無有出期除非一念回光立卽翻邪爲正若不自懺自悔自度自修諸佛出世也無救你處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喫酒如喫屎尿相似便可飮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屍相似便可行婬若見已財宅財皆如糞土便可侵盜饒汝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得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它心只爲末法僧尼少持律戒恐歸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婬斷一切淸淨種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若不去盜斷一切福德種若不去肉斷一切慈悲種三世諸佛同口敕宣天下禪宗一音演暢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毁正因反行魔說只爲宿熏業種生遇邪師善力易銷惡根難拔豈不見古聖道見一魔事如萬箭鑽心聞一魔聲如千錐劄耳速須遠離不可見聞各自究心愼莫容易

枯禪辭住鼓山 鏡禪師

我公正眼頂門開金粟分身與麼來暫向三山爲雨露卽歸調鼎作鹽梅
老病餘生越者希慙無道德警群迷恩光厚大如山岳乞與孤雲自在飛

胡尙書和再請 矩

石鼓風煙慘未開住山正徯活如來可憐萬衲傾心久渴思生塵日望梅
一性圓明世絕稀分燈何惜照群迷信緣定肯翻然起杖錫凌空鶴與飛

洞山辭親書 略述大意十不歸偈非也

伏聞諸佛出世皆從父母而受身萬類興生盡假天地而覆載故非父母而不生無天地而不長盡沾養育之恩俱受覆載之德嗟夫一切含識萬象形儀皆屬無常未離生滅雖則乳哺情重養育恩深若把世賂供資終難報答作血食侍養安得久長故孝經云雖日用三牲之養猶不孝也相牽沉沒永入輪廻欲

報罔極深恩莫若出家功德截生死之愛河越煩惱之苦海報千生之父母答萬劫之慈親三有四恩無不報矣故經云一子出家九族生天良价捨今生之身命誓不還家將永劫之根塵頓明般若伏惟父母心開喜捨意莫攀緣學淨飯之國王効摩耶之聖后他時異日佛會相逢此日今時且相離別某非遽違甘旨蓋時不待人故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時度此身伏冀 尊懷莫相記憶頌曰

未了心源度數春翻嗟浮世謾逡巡幾人得道空門裏獨我淹留在世塵謹具尺書辭眷愛願明大法報慈親不須洒淚頻相憶譬似當初無我身

岩下白雲常作伴峯前碧障以爲隣免干世上名彙利永別人間愛與憎祖意直敎言下曉玄微須透句中眞合門親戚要相見直待當來證果因

後書

良价自離甘旨杖錫南遊星霜已換於十秋岐路俄經於萬里伏惟 娘子收心慕道攝意歸空休懷離別之情莫作倚門之望家中家事但且隨時轉有轉多日增煩惱阿兄懃行孝順須求氷裏之魚小弟竭力奉承亦泣霜中之筍夫人居世上修已行孝以合天心僧在空門慕道參禪而報慈德今則千山萬水杳隔二途一紙八行聊伸寸意頌曰

不求名利不求儒願樂空門捨俗徒煩惱盡時愁火滅恩情斷處愛河枯六根戒定香風引一念無生慧力扶爲報北堂休悵望譬如死了譬如無

娘回書

吾與汝夙有因緣始結母子恩愛情分自從懷孕禱神佛願生男兒胞胎月滿性命絲懸得遂願心如珍寶惜糞穢不嫌於臭惡乳哺不倦於辛勤稍自成人遂令習學或暫逾時不歸便作倚門之望來書堅要出家父亡母老兄薄弟寒吾何依賴子有抛娘之意娘無捨子之心一自汝往他方日夜常洒悲淚苦哉苦哉今既誓不還鄉卽得從汝志不敢望汝如王祥臥氷丁蘭刻木但願汝如目連尊者度我下脫沈淪上登佛果如其不然幽譴有在切宜體悉

梁山廓庵則和尚十牛頌

尋牛

從來不失何用追尋由覺背以成疎在向塵而遂失家山漸遠岐路俄差得失熾然是非鋒起

忙忙撥艸去追尋水濶山遙路更深力盡神疲無覓處但聞楓樹晚蟬吟

見迹

依經解義閱教知蹤明衆器爲一金體萬物爲自己正邪不辯眞僞奚分未入斯門權爲見迹

水邊林下跡偏多芳艸離披見也麽縱是深山更深處遼天鼻孔怎藏他

見牛

從聲得入見處逢原六根門着着無差動用中頭頭顯露水中鹽味色裏膠青眨上眉毛非是他物

黃鸝枝上一聲聲日暖風和岸柳青只此更無回避處森森頭角畫難成

得牛

久埋郊外今日逢渠由境勝以難追戀芳叢而不已頑心尚勇野性猶存欲得純和必加鞭撻

竭盡神通獲得渠心强力壯卒難除有時纔到高原上又入雲煙深處居

牧牛

前思纔起後念相隨由覺故以成眞在迷情而爲妄不唯境有惟自心生鼻索牢牽不容擬議

鞭索時時不離身恐伊縱步入埃塵相將牧得純和也覊鎖無拘自逐人

騎牛

干戈已罷得失還無唱樵子之村歌吹兒童之野笛橫身牛上目視雲霄呼喚不回撈籠不住

騎牛迤邐欲還家羌笛聲聲送晚霞一拍一哥無限意知音何必鼓唇牙

忘牛

法無二法牛且爲宗喩魚兎之異名顯筌蹄之差別如金出鑛似月離雲一道寒光威音劫外

騎牛已得到家山牛也空兮人也閑紅日三竿猶作夢鞭繩空頓艸堂間

人牛不見

凡情脱落聖意皆空有佛處不用遨遊無佛處急須走過兩頭不着千聖難窺百鳥含花一場懡㦬

鞭索人牛盡屬空碧天寥廓信難通紅爐向上爭容雪到此方能合祖宗

返本還源

本來淸淨不受一塵觀有相之榮枯處無爲之凝寂不同幻化豈假修持水淥山靑坐觀成敗

返本還源已費功爭如直下若盲聾菴中不見菴前物水自茫茫花自紅

入鄽垂手

柴門獨掩千聖不知埋自己之風光負前賢之途轍提瓢入市策杖還家酒肆魚行化令成佛

露胸跣足入鄽來抹土搽灰笑滿腮不用神仙眞秘訣直敎枯木放花開

自得暉和尙六牛圖

始從知識示誨卿起信心信心旣萌永爲道本故牛首上一點白

一念信爲本千生入道因自憐迷覺性隨處染埃塵野艸時時綠狂花日日新思家無計得但覺淚沾巾

信心旣萌念念揩磨忽爾發明心生歡喜最初入頭故頭全白

問訊這牛兒知非何太遲拋家經幾劫逐妄許多時念念歸無念思思絕所思入頭從此始次第證無爲

旣有發明漸漸熏煉智慧明淨未能純一將白半身

看牧幾春秋將成露地牛出離芳艸去向近雪山遊正念雖歸一邪思尙混流脫然心迹盡六處不能收

更無妄念唯一眞心淸淨湛然通身明白

六處不能該優曇火裏開了然無繫屬明淨絕纖埃繩索將無用人牛安在哉迢迢空劫外佛祖莫能猜

心法雙忘人牛俱泯永超象外唯一空空是名大解脫門佛祖命脉

人牛消息盡古路絕知音霧卷千峯靜苔生三逕深心空無所有情盡不當今把釣翁何在磻溪鎖綠陰

命根斷處絕後再甦隨類受身逢場作戲只改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妙嚞復窮通還歸六道中塵塵皆佛事處處是家風皓玉泥中異精金火裏逢優游無間路隨類且飄蓬

月窟訓童行淸禪師

咨爾童行聽予誡云高以下基洪猶纖起古今賢聖莫不由斯儒宗頗多釋氏尤甚玆不繁引略擧二三虞夏至尊尙曾歷試可能二祖猶服勤勞一念因眞千生果實若其濫服終無所成任是毁形徒增黑業爾等童老至今各顯誠履實踐眞無隨流俗處淸淨地生難遭必見佛逢僧克勤敬慕如能反責可謂丈夫施主交肩宜先祇揖全衣相見莫後和南夕火晨香常常勿懈齋餐蚤粥念念與慚當直殿堂供過寮舍宜勤拂拭無怠應承進止威儀上流是則言默要道下輩休詢貝葉故合精通境典猶宜博學稍知今古方解爲人若似啞羊出家何益如來未成佛果文武兼能永嘉纔作人師宗說俱備睎顔睎驥子雲有言誦篇誦若釋尊無誤各須努力莫謾因循立志堅高不墮凡地故經云立志如高山種德若深海如斯苦口期汝爲人報答佛祖莫大恩拔濟衆生無量苦日日如是不愧自心頌曰

頁春劉艸示嘉模紹續須還猛烈徒一念豁然三際斷單傳肯下老臊胡

雪竇明覺禪師方丈銘

夫傳持祖燈嗣續佛壽此非小任宜景前修肅以威儀尊其瞻視懲忿窒慾治氣養心無以名利動於情無以得失介於意無隨世之上下無逐人之是非黑白致之於懷喜怒不形於色樂人之樂猶已之樂憂人之憂若已之憂容衆尊賢克已復禮無因少隙失素所善無背公議棄素所疎能不可矜勢不可恃無護已短無掩人長見德不可忘身在貴不可忘賤且夫學本修性豈慍人之不知道貴全身無斷世之爲用人或慕義理固推餘必也篤以心誠誨余規矩博援群籍深示妙宗慈室忍衣不可須臾而離大方實所欲其造次必是動息有常嫌疑必愼人不可侮天不可欺衆之去來無追無拒人之毁譽無恚無貪內無所慚外無所恤或若聲華溢美利養豊多畏四趣之果因謹三寶之交互死生未脫業苦難逃方其得

志亟思利正身如行厠利穪歎賊百年非久三界無安可惜寸陰當求解脫古先諸祖擧有懿範杖錫一生喫土丹霞祇箇布裘趙州青灰滿頭郎師編艸爲氈或深禪久修或優詔不就大都約則尠失奢則招譏謙則有光退則無悬去聖逾遠行道有艱覩時進止無自辱也

義淨三藏誡看經

晉宋齊梁唐代間高僧求法出長安去時幾百歸無十後輩那知前輩難雪嶺崎嶇侵骨冷沙河洒湧刮毛寒今人不委經來歷往往將經容易看

唐太宗題白馬寺 翻經所

門徑蕭蕭長綠苔一回登此一徘徊青牛謾說函關去白馬親從印土來確定是非憑烈燄爲分眞僞築高臺東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

洞山息世譏

不求名利不求榮任運騰騰度此生三寸氣消誰是主百年身後謾呼名衣裳破後重重補粮食無時旋旋營一个幻身能幾久爲它閑事長無明

五家宗派括

臨濟宗

南岳馬祖百丈運臨興南穴首山汾慈明南會開一續心出新清端演勤

潙仰宗

百丈派出大潙祐香嚴仰山親得紹南塔芭蕉清讓傳兒孫未見繼其後

雲門宗

清石天龍接德山雪峯雲偃香林遠北塔雪竇付天衣二本從玆門大顯

曹洞宗

清石藥山雲洞祖雲膺同安丕志附梁山觀得大陽玄投子芙蓉淳獨步

法眼宗

雪峯傍出玄沙備地藏法眼益尊貴韶國師傳壽與津佛法新羅而已耳 要知仔細須尋宗派圖

八溢聖解脫門

禮佛敬佛德念佛感佛恩持戒行佛行看經明佛理

坐禪違佛境參禪合佛心得悟證佛道說法滿佛願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然此八事猶如四方四隅闕一不可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六波羅蜜亦須兼行六祖云執空之人滯在一隅謂不立文字自迷猶可又謗佛經罪障深重可不戒哉

陳賢良書 亦列于精嚴寶訓

陳提刑貴謙答眞侍郎德秀書曰承下問禪門事仰見虛懷樂善之意顧淺陋何足以辱此然敢不以管見陳白所謂話頭合看與否以某觀之初無定說若能一念無生全體是佛何處別有話頭只緣多生習氣背覺合塵剎那之間念念起滅如猿孫拾栗相似佛祖譬不得已權設方便令咬嚼□箇無滋味話頭意識有所不行將蜜菓換苦胡蘆淘汝業識都無實義亦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今時學者却於話頭上强生穿鑿或至逐箇解說以當事業遠之遠矣稜道者廿年坐破七蒲團只管看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因卷簾大悟所謂八萬四千關捩子只消一箇鎖匙開豈在多言也來教謂誦佛之言存佛之心行佛之行久久須有得處如此行履固不失爲一世之賢者然禪門一著又須見徹自己本地風光方爲究竟此事雖人人本有但爲客塵妄想所覆若不痛加煅煉終不明淨圓覺經云譬如銷金鑛金非銷固有雖復本來金終以銷成就蓋謂此也來教又謂達若不在言語文字上諸佛諸祖何謂留許多經論在世經是佛言禪是佛心初無違背但世人尋言逐句沒溺教綱不知有自己一段光明大事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謂之教外別傳非是教外別是一箇道理只要明了此心不著教相今若只誦佛語而不會歸自己如人數他珍寶自無半錢分又如破布裏眞珠出門邊漏却縱使於中得少滋味猶是法愛之見本分上事所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直須打併一切淨盡方有少分相應也某向來雖不閱大藏經然華嚴楞嚴圓覺維摩等經誦之亦稍熟矣其他如傳燈諸老語錄壽禪師宗鏡錄皆翫味數十年間方在屋裏著到却無暇看經論也楞伽雖是達磨心宗亦以句讀難通不曾深究要知吾人皆是誠

心非彼世俗自瞞以資談柄而已姑以日用驗之雖無濁惡纏遍然於一切善惡逆順境界上果能照破不爲他所移換否夜睡中夢覺一如否恐怖顚倒否疾病而能作得主否若目前猶有境在則夢寐未免顚倒夢寐既顚倒疾病必不能作得主宰疾病既作主宰不得則生死岸頭必不自在所謂如人飮水冷煖自知待制舍人於功名鼎盛之時淸修寡慾留神此道可謂火中蓮花矣古人有言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也又云直欲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更欲深窮邃到直到不疑之地來敎謂無下手處只此無下手處正是得力處如前書所言靜處鬧處皆著一隻眼看是什麼道理久久純熟自無靜鬧之異其或雜亂紛飛起滅不停却擧一則公案與之厮崖則起滅之心自然頓息照與照者同時寂滅卽是到家也萊亦學焉而未至也姑輒吐露如此不必他示恐有儒釋不侔者必大怪之待制舍人它日心眼開明亦必大笑而罷之 提刑參見月林鐵鞭諸大老

范文正公勉閒悟禪師行脚

觀水莫觀小汚池汚池之水魚鱉卑登山莫登迤邐山迤邐之山艸木稀觀水直須滄溟廣登山直登泰山上所得不少所見高工夫用盡非徒勞南方幸有選佛地好向其中窮妙旨它年成器整頹綱不負男兒出家志大丈夫休擬議豈爲虛名滅身計歡諸侍分覺無多却被光陰暗添歲成都況是繁華國打住只應花酒筵吾師自是出家兒豈戀雕鞍相埋沒吾師幸有虹蜺志何事躊躇淤泥水君不見吞舟之魚不隱汚流合抱之木豈在丹丘大鵬一展九萬里豈同春岸飛沙鷗何如急駕千里驥莫效鷦鷯戀一枝縱饒講得千經論也落禪家第二機白雲長自戀高臺暮罩朝籠不暫開爲慰蒼生霖雨望等閑依舊出山來又不見崑山有玉名瓊瑤良時未遇居蓬蒿當時若不離荊楚爭得連城價倍高

高庵悟和尚勸安老僧文

貧道嘗閱藏教諦審佛意不許比丘坐受無功之食生懶墮心起吾我見每至晨朝佛及弟子持鉢乞食不擇貴賤心無高下俾得福者一切均溥後所稱常

住者本爲老病比丘不能行乞者設非少壯之徒可得而食逮佛滅後正法世中亦復如是像季以來中國禪林不廢乞食但推能者爲之所得利養聚爲招提以安廣衆遂廢逐日行乞之規也今聞數剎住持不識因果不安老僧背戾佛旨剏弱法門苟不住院老將安歸更不返思常住財物本爲誰置當推何心以合佛心當推何行以合佛行昔佛在日或不赴請留身精舍徧巡僧房看視老病一一致問一一辦置仍勸請諸比丘遞相恭敬隨順方便去其嗔嫌此謂御師統理大衆之楷摸也今之當代恣用常住資給口體結托權貴仍隔絕老者病者衆僧之物掩爲已有佛心佛行渾無一也悲夫悲夫古德云老僧乃山門之標榜也今之禪林百僧之中無一老者老而不納益知壽考之無補反不如夭死願今當代各遵佛語紹隆祖位安撫老病常住有無隨宜供給無使愚昧專權滅裂致招來世短促之報切宜加察

達磨師眞性頌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少林默坐九年獨有神光領旨上根既契猶憐中下之機强留二十字謂之眞性偈飜覆讀之成四十首頌各有旨趣庶幾後代兒孫因指見月儻有个漢向性字未彩之前領略文彩自彰匪從他得則飜笑缺齒老胡正好痛與拄杖矣

天人禮枯骨

慈受　述

汝是前生我我今天眼開瑤衣隨念至玉食自然來
謝汝昔勤苦令吾今快哉散花時再拜人世莫疑猜

餓鬼鞭尸

因者臭皮囊波波劫劫忙只知貪快樂不肯暫回光
白業錙銖少黃泉歲月長直須痛鞭打此恨卒難忘

沙門破二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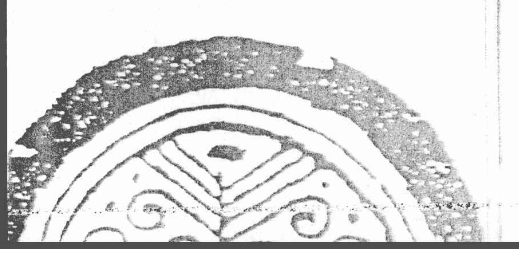
咄咄愚癡子云何不自觀鞭尸眞倒置禮骨自欺瞞
善惡由心造佛魔著眼看踏翻煩惱海生死不相干

禪門諸祖師偈頌下之下終



禪宗雜毒海

清·性音 重編



同是點畫所成之字經有心眼者拈掇之便能如畫家點睛令其人生氣溢目對之不覺咄咄叫絕又如人各與鏡面目俾之了了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似爲遜此痛快雜毒海所集往哲偈頌皆是物也此眞道人本色文字宗門中不得已而有文字必若是而後可也予嘗謂衲僧家不向本分吐露而馳騁聰明技倆辭句與文人墨士角工巧誇多鬭靡是何異尼山所云君子而去仁也若使之從毒海游吾知必爽然自失矣是集從恕中梅谷二和尚增訂之後較龍山所作尤成大觀但南中之板流通不廣北方學者恒少見焉因重爲刊出其間補入一二亦援梅和尚之例併如梅和尚之言非敢阿好也昔世尊自述在因時求得半偈乃遍書於林葉石壁間以傳示國人予今補刻之役非與前人爭功聊代書葉書壁之勞爾

康熙甲午夏六月古柏林寺沙門性音敘

昔妙喜老祖居洋嶼菴凡有所唱說侍僧宏首座者皆錄之而名之曰雜毒海蓋取老祖所謂參禪不得多是雜毒入心之語也是故後之學者凡遇宿師頌德偈頌佛事等語手錄成帙亦以雜毒海目之其來久矣龍山仲猷禪師一日閱其所錄厭其譌舛遂删其繁冗摭其精要分類成卷始版行之其心蓋欲不負作者之心永永爲後學之懿範也或謂師之用心固善其如戾妙喜之訓何然文字語言以不著爲尚譬如鴆毒人飲之則死曹瞞飲之則無害在學者取捨何如耳然則是編之行其於法門不爲無補故爲之說洪武十七年軏峯無慍題

恕中和尚曰吾宗所謂偈頌者皆事顯理曉人心地使事理混融純一無雜如醍醐之味薝蔔之香使人鼻舌略經觸受莫不通乎心暢乎體灑然淸爽者也又曰宋季咸淳間諸尊宿凡寓興贈別及呻吟字號之類皆有偈頌以四句爲準其作至精假使減去名目而其義自昭顯自非契證深密傍通墳典取之左右逢原用之頭頭合轍而託此以吟暢元旨者不能也予每謂門人曰此作頌偈不易之定論開人眼目

之金鍼也。是書流布法社。其來已久。至洪武初。龍山闍師爲之删繁摭要。分類成集。始版行於叢林。而恕中和尚乃爲之序。余觀闍師連編之意。甚與恕師所論吻合。而恕師作序之意。又與闍師删摭心同。因效顰二師。獨採古宿遺珠。幷蒐近代全璧。依類增入。再行叢林。原集共七百三十二首。今增八百七十有奇。至若泛採阿私。則吾豈敢。或於見聞寡陋。惟高明教之。順治丁酉南澗行悅述

雜毒海目錄

雜毒海卷一

京都柏林嗣祖沙門 性音 重編

佛誕

大術胎中無伎倆。毗藍園裏逞風流。年年惡水驀迴避。煩惱皆因强出頭 疎山如

從來家富產嬌兒。纔出胞胎便亂揮。到得伎窮雙樹下。始知四十九年非 頓菴樞

未曾撞入摩耶腹。兩手知他甚處安。右脇出來魔境

現只堪惆悵不堪看天目禮

指天指地展戈矛直至如今戰不休假使羣靈都殺盡一身還有一身愁高峯妙

摩耶今日產嬰孩剛道天宮降下來不是雞窩生鳳卵分明象子出驢胎千巖長

成道

瞿曇打失眼睛時雪裏梅花祇一枝而今到處生荊棘却笑春風惱亂吹晦堂心

六年雪嶺道方成打失從前鬼眼睛滿面慚惶無著處至今生怕見明星荊叟珏

入山去何所圖出山來胡爲乎早知今日事悔不慎當初無準範

舉頭見星忽悟道黃泥山上生茆草李婆自做老裁衣不覊乾紅覊香皂楠堂益

二千年前臘月八黃面瞿曇眼睛活阿僧祇劫喫鹽多苦行六年添得渴月江印

今朝正是臘月八釋迦老子眼睛瞎青天白日被鬼迷夜對明星將眼刮朝宗忍

出山

不耐六年饑與寒含羞又要出人間早知伎倆祇如此何不當初莫入山無準範

頭髮鬖鬆下翠微凍雲殘雪綴伽黎不須更問山中事觀著容顏便得知石屋珙

饑寒難忍道難求又去人間賣口頭不得面皮黃似蠟如何進得者場羞千巖長

王宮不住箇癡騃半夜逾城眞怪哉苦行六年誰采你計窮祇得出山來無極觀

涅槃

靈山山上葛藤樹引蔓牽枝遍地生不得波旬推倒力至今無路與人行佛照光

臨死當休未肯休雙趺一出便難收至今骨節連毛竅暴露春風百草頭虛堂愚

彌陀

樹林日日談眞諦水鳥時時影正觀祇爲衆生心未瞥曲勞垂手下雲端晦室明

娑婆今日苦情多士曠人稀爭奈何若使一船都載

去管教平地起風波竺菴成

文殊

依稀漁父風波裏彷彿牧童煙霧間鬼魅衆生何日
了看看荒却五臺山西嵓惠

觀音

尋聲救苦太匆匆泥水通身汗幾重一十千人難教
化時時記在肚皮中大川濟萬人椽腹庵
小白花嚴不是眞龍華會上現全身者般土子能乖
角肚裏時時著萬人斷崖義萬人椽
丰姿窈窕髻欹斜贏得郞君念法華一把骨頭挑去
後不知明月落誰家隱山璨
月眉斜印海門孤遂浪隨波不丈夫雙手向人提掇
處却將魚目換明珠別浦舟
童子南詢尙未回白華嚴下望多時長天萬里無雲
夜月在波心說向誰石屋珙
籃中錦尾沒來由怕爛常將賣市頭須知富嫌貧不
愛爭如拋却更忘憂呆翁悅二
提攜衆生誓願寬衆生度盡願方完不知度盡衆生
界手裏籃兒甚處安
稽首圓通自在尊好將救苦念頭輕而今處處觀音
現耳朶都能作眼睛椽雨蕉

維摩

毗耶城裏老維摩一默無言說詐多三萬二千獅子
座一時掀倒看如何無用全
不二深談絕見知默然早已涉支離當時若遇儂家
在擬議拳頭擘面搥無際派
詐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爲下針錐事號一喙長三
尺問著依前似鼓椎無準範
示疾毗耶方丈文殊亦難近旁看來無藥可醫祇是
忌口爲上西嵓惠
鍼斷娘生八字眉者些病痛有誰知文殊針出膏肓
穴已是將爲死馬醫仲宣孚

善財

五十三人一縷穿小兒雖小膽如天茫茫煙水無重
數買得風光不用錢北礀簡
平生擔板逞婁羅參罷歸來事若何一百十城都歷

徧識人多處是非多 笑翁堪

南方經歷幾雲煙。收得珍奇貨滿船。彈指便風帆到岸。一時翻作大光錢 無準範

城東老㛐

城東老㛐坐蓮臺。大地衆生正眼開。與佛同生嫌見佛。一身難做二如來 虛堂愚

老婆眼裏有瞿曇。故得分明見指端。若謂一生不願見。信他定是受他瞞 呆翁悅

廣額屠兒

放下屠刀處。棒打不回頭。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退菴休

是佛有何成不成。癡人說夢信爲眞。須知一自放刀後。愈是刀刀見血生 呆翁悅

羅漢

虛空蔥碎補虛空。驚得金烏出海東。喚作衲衣衣下事。知君幾路未曾通 北磵簡

金針透處脫規模。放去收來得自如。掣斷手頭紅線子。趙州東壁挂葫蘆 妙峯善

橫片豎片胡亂搭。長針短針信意聯。但見日從東畔出。不知塵世是何年 無準範

離離披披破骨董。補一孔了又一孔。三竿紅日透簷邊。看來何止七觔重 雪巖欽

寒時急用底物。趁暖著些針線。忽然臘月到來。免致手忙脚亂 無門開二

始見些兒光影。要了末後一段。若是無門拳頭。不打者殺鈍漢

肩背相挨航一葦。觀於海者難爲水。龍王闘富我闘貧。不費一錢能使鬼 天如則

破衲當陽舉。何人眼有瞳。山河并大地。祇在一針鋒 晦翁明

攪霧拏雲謾作狂。忽看平陸漲翻江。是何尊者從何至。彈指聲中卽受降 了菴欲

人間天上無心住。多在山邊與水邊。彈指一聲龍虎伏。脚跟不費草鞋錢 唯菴然

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 竹巖印

誌公

一壑呱地面兜搜。利物心如曲尺凹。錘阜風高枯樹上。餓鷹無復聱危巢 宋末宗本

豐干騎虎圖

上了虎背下不得。當時莫是錯商量。衆生指望攜蓮男。看你將何作主張 智觀蘇

傅大士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士惹埃塵。當時不是誌公老。也是悽悽去國人 雪竇顯

身披壞衲片雲寒。脚著朝鞋項戴冠。要使三家歸一轍。揑砂終是不成團 笑翁堪

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餘年 一衲介

布袋

長汀汀上風顛子。拄杖回頭等阿誰。向道那人元不在。汝須知有轉身時 天目禮

撫背乞錢成漏泄。回頭轉腦昧眞機。可憐鬧市無人識。獨自肩擔布袋歸 拙菴光

黑漆拄杖挑布袋。轉身忘了率陀天。茫茫不顧肩頭重。猶要逢人乞一錢 中峯本

靠著布袋微微笑。半似癡憨半似顛。看你者般無去就。當來成佛待驢年 千巖長

一汀秋月渺煙沒。兩岸寒林挂薜蘿。日日下生彌勒佛。單單瞞得蔣摩訶 溪江

布袋橫挑拄杖頭。袒胸跣足不知羞。可憐內院忘歸去。却向人間入下流 約翁久

花冠卸下辟兜率。笑面殷勤處處逢。布袋也須都放下。一身來往便輕鬆 特雲門

杖挑布袋走紅塵。底事何嘗見得親。業識茫茫無本據。不知開口笑何人 大夢因

一文乞與濟誰貧。浩浩塵中孰是親。自己慳囊放不下。又來開口笑何人 芥菴大

懶殘

糞火但知黃獨美。銀鈎那識紫泥新。尙無餘力收寒涕。那有工夫對俗人 洪覺範

寒拾

殿前掃盡千秋月松下吟殘五字詩敗闕重重都納了五臺山月照𥿻眉 少室睦

一笑相看兩弟兄面虎塵土髮鬅鬙驚人有句知誰和唱與森羅萬象聽了 菴欽

一句子寫不出拖下紙把住筆我今助汝腕頭力動著晴天風雨疾 千巖長 四

一箇帚拈在手大地塵日日有轉掃轉多轉不休放下自然淸宇宙

覿面相逢笑未休現成句子筆尖頭書來字字磨今古祇恐芭蕉不奈秋

十方世界海中沙諸佛衆生眼裏花一箇竹筒些子大如何盛得許多渣

一箇禿帚如許大旁觀未免成話欛勸君不必費精神撒手諸塵歸去罷 呆翁悅

四睡

拾得寒山笑未休豐干騎虎趁閭丘而今依舊成羣伍不是寃家不聚頭 笑翁堪

豐干拾得寒山子靠倒無毛老大蟲合火鬬頭同做夢不知明月上高峯 虛堂愚

初祖

萬里孤舟駕怒濤長竿意在掣金鰲連拋兩釣無消息惆悵空來打一遭 天目禮 二

强將不識鼓唇牙胡語如何亂得華若使梁王皮有血定應趕逐過流沙

萬里西來老骨楂不遵行止度流沙被人打落當門齒啞子分明喫苦瓜 或菴體

含元殿上藏無計少室峯前坐有因若使當時遭毒手不應千古累平人 復菴

賊身未露罪全彰攪得西乾沸似湯頂上鐵錮無計脫却來東强土分贓 無門開

東西走得脚皮穿教外何曾有別傳任你一華開五葉好兒終不使爺錢 愚菴盂

二祖

思量何用覓安心求得心安却苦身三尺雪深曾立處不知誰是雪中人 佛國白

覓心無處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

氣爭如不受老胡瞞 大慧杲

平地無端起骨堆。將身活向雪中埋。假饒盡得皮兼髓。還我娘生一臂來 隱山璨

三祖

渾身燥癢倩人搔。入骨搔來身已勞。一下被伊搔著了。平生癢處一時消 水菴一

了知罪性本來無。絕後何曾得再甦。元是從前風恙病。被他斷臂強塗糊 癡絕冲二

通身是病骨粘皮。舉世無人識得伊。縱使罪根都懺了。依然失卻兩莖眉

四祖

解說深坑得自由。單携獨弄逞風流。無端累及栽松老。業識茫茫未肯休 諸菴肇

放下栽松鈍钁頭。當胸叉手欲何求。本無一法堪傳授。空向黃梅結死讐 天目禮

破頭峯頂紫雲飛。三卻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處。不應分付小孩兒 少室睦

五祖

垂垂白髮下青山。七載歸來換舊顏。人卻少年松卻老。是非從此落人間 佛國白

種得千山無空地。一枝猶挂钁頭邊。不因脫蹤周家女。衣鉢何緣到你傳 中峯本

幾年活計钁頭邊。萬本青松鎖翠煙。夢破曹溪天地闊。再來不值半文錢 少室睦

手種青松數百株。饑餐渴飲自如如。無端借路重相見。卻被人傳上祖圖 退翁休

六祖

黃梅夜半錯分付。纔得星兒便亂做。大庾嶺頭扃一堆。後代兒孫遭點污 木菴永

七百高僧總會禪。眼空四海鼻撩天。黃梅若也無私曲。有甚衣盂到你傳 癡絕冲

荷條柴擔眼頭空。路入黃梅伎已窮。賣得蘗林枝葉盡。嶺南無地種春風 中峯本

負舂元是嶺南人。十字呼來九不眞。偷得衣盂連夜走。至今無處著渾身 退菴英

懶融

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菴人 明覺顯

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銜花百鳥空惆悵不見菴中舊主人 楊無爲

花落花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人非桃源咫尺無尋處一櫂漁蓑寂寞歸 張無盡

著鞭騎馬去空手步行歸寂寞菴前路銜花鳥不飛

鐵山仁

破竈墮

禍福威靈不自靈殘杯冷炙謾何人一從去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鼓聲 佛眼遠

倚竈爲靈不自靈靈蹤斷處一堆塵野老不來敲祭鼓打正因邪別是春 佛燈珣

蒙山明

夜深傳得老盧衣恨殺黃梅老古錐向道趕人休趕著忝然落節一番歸 雪溪戒

鳥窠

鳥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劍合國人帶刀

眞淨文

佛法有些子言中沒網羅布毛吹起處依舊不離窠

無準範

老到忘機是鳥窠西湖湖上控煙蘿布毛吹起無多子鐵眼銅睛不奈何 寶峯乾

一向曾無刀斧痕還從本色住山人無端節外生枝者惹得平空禍到門 孝如元

馬祖

即心即佛口喃喃非心非佛轉不堪八十四人門戶別何曾一箇是同參 楚石琦

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霑泥絮下逐東風上下狂 絲雨蕉

百丈

曾將古鏡再磨礱拂拭方知啐啄同一喝耳聾三日後至今獨坐大雄峯 佛性泰

野鴨高飛落遠汀賺人扭得鼻頭疼思量箇樣無滋味笑不成兮哭不成 楚石琦

龐居士

喪盡生涯賣笊篱。白拈隊裏討便宜。看他伎倆祇如此。也道心空及第歸 別峯印

趙州

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流著意參。盡向青州作窩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普化

盤山會裏錯呈真。筋斗翻來笑殺人。更與白拈同合夥。瞎驢端的眼無筋 天目禮

振鐸搖鈴恣賣乖。大悲院裏赴村齋。河陽木塔休穿鑿。當甚街頭破草鞋 笑翁堪

船子

蘆口一橈全殺活。點頭三下便撩天。至今千古風流在。誰謂華亭覆却船 佛照光

三寸離鉤摵一橈。百千毛竅冷颼颼。雖然雙手親分付。要在渠儂自點頭 無際派

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老。你且耐煩撐破船 清溪徹

臨濟

黃蘗棒頭全不顧。高安灘上錯商量。無端遍地栽荊棘。佛法初無一寸長 佛照光

禍福無門口自召。三遭痛棒打驢腰。可憐敗國亡家恨。萬古春風吹不消 天目禮

裴相國

補袞調羹著著先。一尊古佛幾經年。自從黃蘗安名後。鼻孔無端失半邊 天目禮

德山

親到龍潭不見龍。紙燈吹滅眼頭空。一條白棒掀天地。滅却西來達磨宗 佛照光

洞山

鳳閣香沉月色親。琉璃古殿現全身。茫茫宇宙人無數。青白傳家未見人 笑翁堪

石霜

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迢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犯。碧波心玉兎常行 投子青

投子

水出崑崙浪接連。天高地迥秀林巒。禪牀略下雲山

斷凡聖無蹤海嶽寒

夾山

散席迢迢到海湄痛棒連打兩俱非父南子北知何處月冷漁歌落釣磯 天目禮

興化

中原一寶有來由摻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青白眼當機誰敢議輕酬 雪溪逸

曹山

金匣香消更漏永沉沉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 石帆衍

九峯

戴角披毛異類身寒灰枯木眼中塵笑他不具披鱗手徒有臨行一著親 丹霞淳

雪峯

九到洞山緣底事三登投子尚沉吟自從雪擁鰲山後象骨一峯青到今 晦菴光

元沙

滴滴通身是爛臟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祇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天衣懷

汾陽

杯酌鋪陳祭祖先更無元妙與人傳同眞十智分妍醜面目雖存腦蓋穿 無際派

楊岐

屋老四壁踈雪珠牀上跳猶有閒情懷對白雲發笑 大川濟

天衣

潮回寒浦月明初父子生涯有異途的是破家能做活何愁放却一船魚 月堂昌

五祖演

楊岐驢子白雲闘踢踏分明祇等閒百二十觔窮鬼擔一肩荷負到東山 笑翁堪

芙蓉楷

芙蓉帳裏御罏香十二樓分禁苑涼水殿夜闌風月靜昆明池畔舞鴛鴦 偃亭挺

圓悟

認得頻呼小玉聲連忙開眼已雞鳴東山暗號從此

滅門戶如今冷似冰 笑翁堪

應菴

楊岐正脈一絲危洋嶼菴中特付衣畢竟虎丘成父子到頭叔姪不傳持 東石[illegible]二

密菴

先師手段歇豬狗持戒如何報得伊破沙盆是正法眼不妨依樣畫貓兒

龍池行脚圖

燈花爆斷鐵牛脚踏遍閻浮入五臺花發笑嚴桃浪暖一頭片笠去還來 天笠珍

天童

千年白骨露銅棺佛祖難將正眼看凜凜腥風吹大地等閒觸著骨毛寒 弘覺忞

滿肚無明沒處發逢人恨不得打殺識利害者諦當看果是菩薩是羅刹 呆翁悅

磬山

刮虛空髓奪露柱胎威音喫棒元要受災晝打三更睡虎嘯眞燈照世磬雲開 天笠珍

雲門澄

拈來芒梗勝靈鋒殺活乘時不放鬆倒卓秦山歸去也玉梅香度耶溪風 位中符

南澗

棒頭如雨喝如雷臨濟頹綱獨振回生鐵心肝合笑面師眞得描幾人來 呆翁悅

樓子

你既無心我便休此身無喜亦無憂饑來喫飯困來睡花落從教趁水流 孚上座

蜆子

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 東山源

江上撈蝦織江風吹面寒西來意不識推出酒臺盤 隱商子

孚上座

涅槃偏正及流通不出禪人一笑中千古平山堂下路依然寒角動悲風 笑翁堪

政黃牛

橋下清波曉夜流。橋頭春色轉清幽。奇哉底事無遮
護。何必騎牛更覓牛 少室睦

郁山主

百尺竿頭踏斷橋。太虛凸處水天凹。古來喫跌人無
數。不獨闍黎者一交 北磵簡

李軍容見潙山

破壁蕭條自上泥。不知背後客官來。看他轉笏相承
處。直得虛空笑滿腮 丁菴欽

湖隱濟書記

隨聲逐色恣遨遊。祇要教人識便休。邏供得錢何處
去。堂堂直上酒家樓 天目禮

靈照

爺將活計沉湘水。累汝街頭賣笊籬。不是家貧連子
苦。此心能有幾人知 無際派

不肯守閨閣。將身入市廛。笊籬無賣處。祇好哭蒼天
無準範

手提肩挑入市中。笊籬誰買去撈風。不如赤土塗牛
奶。轉步回家哄阿爺 呆翁悅

凌行婆

年少行藏獨倚樓。一家女子百家求。祇因不入浮杯
眼。對鏡看看白盡頭 笑翁堪

豬頭

托起豬頭。佛祖不及。有問若何。肥從口入 古林茂二

蝦子

水裏撈來。當陽拈出。三界茫茫。蝦為子屈

張杲老倒騎驢圖

舉世多少人。無如者老漢。不是倒騎驢。祇愛回頭看

自贊

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
色。似聽孤猿月下啼 功巨敢

雨洗澹紅桃蕚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
露。綠水光中古木新 闡提照

坐斷南閩第一峯。羣魔膽喪虎潛蹤。有時一喝春雷
動。解逼生蛇化活龍 長靈卓二

面目巉巖耳搭腮。好時如佛笑顏開。莫教觸著無明
袋。百怪千妖盡出來

粥稀後坐牀窄先臥。耳聵愛高聲。眼昏宜字大 玉泉皓

多年塵世兇搜。面百伎全無。一伎能自古江南山水窟。如何乍出若般僧 竹菴珪

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酢。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 虛叟珍

不破古人元關。元關自破。不碎今時窩臼。窩臼自碎。鷲峯之衣爛却。西丘之話無傳 大川濟

持刀殺人。人心不死。赤手殺人。人心不死。伎倆俱盡。人心自死 横川珙

匙挑不起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虗空揣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 無用全

强項生來不順情。何曾捏怪釣虗名。單提木橛百八顆。换却大千人眼睛 見心復

醉傲風顚卒未休。杖頭明月冠南州。轉身移步誰能解。雪覆蘆花十二樓 濟顚

平生要說拍盲禪。掘地如何覓得天。三處住山貧徹骨。了無衣盋與人傳 呆菴

雜毒海卷一

雜毒海卷二

京都柏林嗣祖沙門　性音　重編

禮祖像

寰中

問其般若何爲體。依樣隨聲他答他。句後更無針隙地。半簷紅雨落殘花

法濟

門外刀兵隊隊來。阿師掩息未全灰。當時若斬爲三段。安得重新又活埋 象潭泳

雲門

睦州用盡腕頭力。負義忘恩忒殺乖。要好當初休蓋覆。從教千古露屍骸 浙翁琰

長慶

一言坐斷備頭陀。萬古芝山翠不磨。敢問當年簾不捲。不知天下事如何 石溪月

明覺

三皇五帝是何物。辛苦曾經二十年。一大藏教敢不得。至今狼藉乳峯前 象潭泳

日沉野水光明藏 蘭吐春山古佛心 不用低頭苦尋
覓 骨頭節節是黃金 末宗本

天衣

毗嵐吹倒葛藤椿 扶起韶陽大法幢 黃鶴樓前藏不
得 幾回雁影落寒江 介石朋

無著

五臺凝望思遲遲 白日青天被鬼迷 最苦一般難理
會 玻璃盞子喫茶時 象潭泳

保寧

乳竇峯前誓別時 一言既出駟難追 活埋三尺金陵
土 道不過人果不歸 明極俊

明教

如說如行炳日星 回瀾一柱屹亭亭 湖邊安得磨巖
石 只刻尊僧篇作銘 介石朋

大覺

藤蘿深處鎖寒煙 一塔巍巍萬象前 縱火不焚龍腦
盋 鄮峯高不到青天 柏庭文

大慧

竹篦三尺恨難酬 血濺空山草木秋 不是自家親骨
肉 合應千里竄衡州 介石朋

宏智

正音不振妙高臺 楊廣山前事可哀 老柏臥波寒影
動 誰云無伴不成來 明極俊

石田

趁晴來刈石田禾 三繞雲邊窣堵波 竹引清風松帶
露 音容雖少語言多 愚極慧

枯禪

青鳳山前古澗邊 屋簷頭上更無天 而今冷地思量
著 細擘春雲作紙錢 愚谷智

禮祖塔

華嚴塔

山前馬厩普光殿 門外牛欄正覺塲 五十三人同日
差 善財走得腳生瘡 懸菴華

禮六祖真塔

曹溪滴水自靈源 流入滄溟浪潑天 多少魚龍爭變
化 源頭一脈尚冷然 愁山濟

送心上人禮大梅祖塔

即心即佛投巖虎。非佛非心落網禽。莫把炊巾容易展。丈夫膝下有黃金 怒中愠

送磊上人禮祖師塔

祖師塔是鶻崙磚。祇在山邊與水邊。一一從頭巡禮遍。草鞋依舊自還錢 石屋珙

謁霜華諸祖塔

萬年一念口生埃。枯木寒灰活自埋。八伯高人扶不起。至今無計出頭來 靈谿昱二

禮石霜圓祖塔

西河獅子無窠窟。踏破芒鞋賺我來。惟有霜花潭上月。寒光千古照荒臺

明招塔

稍硬風頭早已乖。更歸煖室自生埋。翻令千古成蹤跡。枉喫羅山白飯來 介石朋

禮暹道者塔

藤深蔓短塔纍纍。獨眼名龍恐是伊。放下泥盤叉手立。當年誤殺矮闍黎 古智喆二

觸髏元自有靈光。雪竇何曾抖屎腸。截斷婆婆三寸舌。至今雙劒倚天長

尋谷山禪師塔

行盡湘西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蹟無尋處。庭下春泥見虎蹤 洪覺範

禮黃龍南祖塔

石屋峻層藏骨堆。炊巾三展笑顏開。輕輕欲扣黃龍角。忽地傾湫倒嶽來 古梅友

謁準禪師塔

同條生不同條死。覿露全機誰後先。一句鶻崙難擘破。一時乞與子孫傳 洪覺範

送元上人禮無準祖塔

是他圓照下兒孫。自遠趨風掃塔塵。昔日烹金文武火。至今煖氣尚如春 月江印

禮虎丘隆祖塔

今古雲巖氣象雄。千門煙火列朝春。誰知瞌睡當年虎。占斷東吳第一峯 箬菴問

松源塔

三督黃牙皺到天鷲峯何處有親傳自知終始無交涉一瓣兜樓拜塔前天目禮

禮高峯祖塔

二十餘年抱死關那來魂夢落青山臨行白骨無藏處攜向金毛舌上安紫柏可

禮建文君遺像

陰謀休恨姚廣孝老佛曾傳楊應能斂却殘棋誰勝負閻浮提內兩員僧正法 二

行無蹤影住無門留得空山像設存衲子莫驚珍御服從來何處不稱尊

東叟塔

虎生三日氣吞牛養子誰如孫仲謀老屋四椽天在上此心有媿到杭州楠堂益

禮斷巖祖塔

千丈巖前曾受屈父子不傳眞妙訣蟭螟蟲子正揚聲大地山河一片雪六吉謙

禮笑巖老祖塔

九鼎曾經一綫危黃金九國塔崔嵬 聖朝世廟親三到遍地兒孫盡受知呆翁悅

示徒

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名石頭遷

學道之人不識眞祇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長沙岑

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曹山寂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龍牙遁

楊岐乍住屋壁踈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楊岐會

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瑞鹿安

曉天雲淨濃霜白千峯萬峯鎖寒色驪龍失珠知不知無限平人遭點額明覺顯 二

門掩還同歲月催石窗經雨積苺苔一牀梳章淨名老時見斷雲孤月來

泥揑金剛水底走筆描菩薩火中行項門有眼看不
見丈二眉毛鬚下生保寧勇

空門有路人皆識到者方知滋味長心地不生閒草
木自然身放白毫光東山演

此段本來無向背要須堅猛力行持金剛五眼通身
是萬境來侵莫管伊圓悟勤

昔日楊岐老祖翁牽犂拽耙逞神通兒孫帶水拖泥
去熨斗煎茶銚不同大慧杲二

一口吞盡三世佛正是吾家客作兒爭似瓘禪無用
處一毛頭上便忘機

江上青山殊未老屋頭春色放教遲人言洞裏桃花
嫩未必人間有此枝虎丘隆

懸崖促拍舞三臺死虎驚忙眼豁開聖地不生凡草
木果然親見瞎堂來瞎堂遠

少室門庭冷似灰長年不見一人來汝今若解知慚
愧那取工夫到一回應菴華三

五十三州七百僧驢腮馬頷得人憎諸方若具羅籠
手今日無因到淨明

急水灘頭下釣時錦鱗紅尾尚遲疑驀然跳出洪波
裏攫霧拏雲宇宙低

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祇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
算喫著通身冷汗流簡堂機

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除妄
想都緣無事可商量南臺安

情解泯時金翳眼疑團破盡鬼分贓被人說著心頭
事鐵作心肝也斷腸或菴體九

衲僧行履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耕全正
令東西無復鬼分贓

暗撒驪珠成瓦礫閒傾鴆毒是醍醐寃將恩報滅胡
種舉眼無親眞丈夫

著脚孤危草不生勿棲泊處等閒行臨風闊却喧空
口斷送渾家入火坑

生獰別是一般村品藻先賢薄後昆掉放孤峯爭合
煞棒頭有眼蓋乾坤

瞎驢種草不消遐舊閣元歸唾手嬴湖海晏清還獨
步功歸寸刃血長鯨

攘身捨命討寃讐熱血相噴肯便休。及到大家無寸
土。空雙手去占雲頭

赤骨力窮擔片板顛癡教瞎豎雙眉。驀生做處難名
狀。佛祖當頭聽指揮

一拳也是打爺來未有輸贏莫放開。割捨拍盲窮性
命。嘴函鼻塌見全材

三冬水上打鞦韆百尺竿頭棹釣船。寄語兩堂龍象
衆。毋勞掘地覓青天　密菴傑　二

三月江南啼鷓鴣人行錦繡百花圖。離微不犯通消
息。笑倒西天碧眼胡

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
令。不動干戈致太平　性空菴主　二

不耕而食不蠶衣物外清閑適聖時。未透祖師關捩
子。也須存意著便宜

節外生枝覓謾尋。根源坐斷祇如今。鴛鴦繡出頭頭
是。誰肯輕拋一寸針　月堂昌

不依本分要參禪賣了山前祖父田。赤手出門成活
計。好兒終不使爺錢　松源嶽　三

心王及第未超情棒下承當瞎眼睛。勿謂少林人不
見。黃鸝時喚兩三聲

敗壞多年苕帚椿等閑拈起定宗綱。者些標格天然
別。不比諸方孟八郎

見猶離見非眞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
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破菴先

大地撮來如粟粒九旬禁足誑嬰孩。楊岐種子無碑
記。時把龜毛眼裏栽　無際派

盤陀石上共安居水遠山高一事無。惟有多情峯頂
月。夜深移影到堦除　萬菴柔

太平時節息干戈滿路樵問唱凱歌。到此未應輕孔
住。更須合眼跳黃河　無用全

大道無南北。東西似掌平。獨行無伴侶。高揖謝南能
大川濟

四大聚成元兎角。六根縛住白龜毛。遍花影裏翻筋
斗。出沒閻浮是幾遭　中峯本　四

濁水盡清珠有力。亂心不動佛無虧。眼前盡是家鄉
路。不用逢人覓指歸

一爐古篆一枝蓮目挂寒空萬慮捐淸泰故鄉歸便得誰分東土與西天

一鈎蘿月照松龕門外無人宿草菴萬億紫金身化主不離當念是同參

擬續當年雪隱蹤行菩薩行更加鞭驀然自屎不覺臭捕翅蒲鞋飛上天 月江印

全身荷負萬鈞重千里傳來一幅書且喜重關俱透徹浩歌歸去倒騎驢 東山源

無相無形本寂寥擬擡眸處轉迢遙蒲團靜倚無餘事窗外一聲婆餅焦 龍溪文

三月韶光沒處收一時散在柳梢頭可憐不見春風面却看殘紅逐水流 止翁□

報恩門下透難還死款臨岐作麼翻觸著渠儂些子毒直教迸破鐵心肝 何菴□

瓦盆爲貓方撲破伽黎因雨爛無蹤三更不用來分付明日堂堂下鐸峯 喜翁□

驢事未了馬事到鈎鎖連環沒斷頭祇管今朝又明日等閒蹉過一生休 天如則五

蜣蜋負須常嫌少老鼠搬金不怕多祇道臨終將得去臨終却不奈他何

病來便作死承當箇是單傳秘密方你若目前無主宰落湯螃蟹沒商量

脩行如買世間物肯破慳囊事卽圓祇把口頭閒議論恰如著價未還錢

幻軀將逼從心年松下經行石上眠珍重北山龍象衆普通年話幾時圓 行中仁

年登六十一春秋祇合投閒待死休不料業風吹到此又同衲子結冤讐 性原明

開先寺裏迎賓日禪月堂前索偈時客路如天春似海子規啼斷落花枝 愚菴及

一片荒田一把鋤翻來覆去用工夫一鋤翻得春風轉也有瓜茄也有瓠 石屋珙

蔬園全仗衆工夫自已工夫不可無一旦糞多茄子大方知地壯菜根麤 笑巖寶

工夫未到方圓地幾度憑欄獨自愁今日是三明日四雪霜容易上人頭 絕照輝

昨日爲儒今日僧轉凡成聖不多能翻思昔日靈山
老也是其年得越城天隱脩

未跨船舷三十棒那還何有岸堪登雲龍驚起千層
浪無底船招舊住僧嵩乳密

昏昏長夜莫能惺佛法眞如照世燈點出當人頂門
眼依前日午打三更鶴林門二

叢林古制育英才選佛場今亦手開日用明明七件
事要從檀越信心來

一條白棒誰堪喫倚壁長年總不拈不是山僧情性
懶萬中無一繼前鎌隱明綸

短拂高提在客司諸方有此亦全非報恩門下青苔
滑祗放無毛鷂子飛南菴依

不是冤家不聚頭隨流得妙又何求好來扶我刹竿
子鐵壁風高振九州汝風杲

爛銀高涌響如雷大士全身現幾回要到普陀巖上
見驢年保汝出頭來百癡元

衲僧荷擔衲僧事極是尋常沒甚奇當念時流泛泛
者不思慧命似懸絲杲翁悅六

撈到心如牆壁了須知一擊百雜碎丈二眉毛額下
生正眼摩醯誰敢覷

須識源淸流亦淸冤家狹路總無情牢關平地如山
險公驗分明不禁行

老漢生平一句子從來在子盋囊收若言更有重分
付何異更安頭上頭

南𥈭西華十五年虎頭虎尾話方圓黃梅夜半苦心
事又復挑燈爲子傳

總有定緣休勉强直鉤自古釣金鰲也隨拗曲安香
餌縱得魚蝦直幾毫

贈別

草屨初登南客船銅瓶猶貯北山泉衡陽舊寺秋歸
後門鎖寒潭幾樹蟬濟臺

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
頂月下披雲笑一聲李翺

化門舒卷豈同時出塞還須斬萬機道泰却施林下
日捲簾閒看嶽雲歸雲峯悅

羣峯杳藹留不住遠道依依祗藤屨舊隱蘿龕付與

誰寒猿後夜啼高樹明覺顯

極目春光水照空岸沙汀草碧茸茸三千里外生靈
望獨倚寒藤振祖風

澄江依棹碧光流風冷蒹葭雨乍收別夜新吟許誰
約白蘋汀上月陵秋

雪殘春島路迢迢水盡雲開見碧霄別後誰同此深
意祗應孤月共寥寥

乘興飛帆到翠峯水光春盡冷涵空道人若問曹溪
意祗報盧能在下風

禪石飛流濺碧莎利生還喜下雲坡途中若立三千
客剔起眉毛不在多

栴檀林裏振金毛四顧清風拂幾遭曾許全威作雲
雨不知何處是塵勞

雲衣輕拂下層巒松檜生風觸袖寒誰問親遊乳峯
意百千年後與誰看

古策風高狼浪闊春雲片段分清絕金盆後夜孤頂
寒去去誰同落殘月

鄞江秋晚忽成春況是台星作主人去去高攜古刀
尺二千年運續芳塵

三十餘年四海間親師擇友未曾閑今朝得到無心
地却被無心趁出山遲道者二

不是無心繼祖燈道衡未則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嚴
竇沓沓無言戀碧層

撥轉千差向上機攙旗奪鼓不饒伊翻身踞地全生
殺始是金毛獅子兒圓悟勤

桶底脫時大地闊命根斷處碧潭清好將一點紅爐
雪散作人間照夜燈大慧杲

相逢相別兩無言萬柳亭邊上渡船勿謂空來又空
去擧頭渾見舊山川松源嶽

南來措獲毒蛇頭一口親遭恨未休縱使兩川三峽
水到頭難洗此冤讎

雪老迎歸笑滿腮俊名喜與太原偕三年祗在天封
寺不似揚州聽角來珍藏主三

南方浩浩正談禪爭似君家博飯田待我寒衣都補
了袖茶來訪钁頭邊

髩絲不可織寒衣養字那能療得饑別欲與君安樂

法正忙却未有閒時
青箬笠前天地闊碧蓑衣底水雲寬不言不語知何
事祇把心來不自瞞齊顏
家住匡廬最上層孤猿啼處月華明如今底事思歸
去莫記當年腸斷聲浙翁琰二
幾年鏖戰歷沙場汗血功高孰可量四海狼煙今已
息踏花歸去馬蹄香
冷泉近日飯籮空無奈栽田歲不豐有箇休糧方子
妙衲僧競去問天童石田薰
孤蹤抹過海門東吳越溪山幾萬重一拜起來還一
拜不知何處見圓通虛堂愚二
正此補寒忙不徹邀來別我去參方鍼頭削下三觔
鐵與你前途鑄脊梁
內心纔起病目尋脫體須明不病人脚未跨門先轉
步六橋官柳正搖春石林鞏
去到雙林見舊遊眉横新月眼横秋寒暄未擧宜先
問因甚橋流水不流石溪月
興化當年打克賓叢林千載話猶存雲黃有棒且高
閣祇麼煎茶送出門大歇謙
興化當年爲克賓棒頭敲出玉麒麟遁菴放過定禪
客祇要渠儂眼自明遁菴演
三呼三應便翻身六月螺江徹底冰歸到家山人不
識一輪明月照廬陵枯禪鏡
曾經巴峽聽啼猿萬想千愁擧不全十萬里風吹夢
醒月明人在錦江船偃溪聞
極目寥寥水照空白蘋紅蓼戰西風三千里外深深
意鐵券誰將累祖翁西巖惠五
白紙無端黑筆書分明一句却模糊青燈夜雨湘江
上添得平沙落雁圖
千峯積雪初消後萬國春回物物新好箇轉身時節
子鐵關難鎖玉麒麟
龍從流水響泠泠一曲韶音和不成散作鄱陽湖上
曲幾人蓬底聽秋聲
我居雙徑汝靈山一語臨風要說難紙襖幸然無點
墨三冬途路要遮寒
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峯抖擻屎腸都說

了莫教錯認甕爲鍾大川濟
萬里波瀾一葉舟秋風如箭月如鉤不須更問途中
事過得三巴即便休何菴
瑞巖有句送東巖未擧分明落二三莫謂無人知此
意石橋流水繞松杉少室睦
鳳凰山下鳳凰兒文彩繽彭羽翼齊鐵網縵天攔不
住歸心已在碧梧枝孤雲權
爲石嶺頭相見了玲瓏巖畔又逢君臨行無可贈行
色萬里西風捲斷雲東山源
子規啼血染山花拄杖頭邊興轉賒眼底迢迢皆客
路草鞋今夜脫誰家中峯本
空拳打入長蛇陣殺氣連雲戰更酣輥到了無干涉
處牛頭向北馬頭南無文燦二
無數飛花舞曉風天開二十五圓通要知門戶從何
入問取溪邊石耳峯
動靜何曾涉葢纏何須更透未生前故園千里今歸
去陸有征途水有船東州永
佛香浮靄晝霏簾春澗鳴泉雪後添乞食歸來雙樹
底散花如雨讀楞嚴見心復
儋耳曾聞玉局歸潛龍猶記識天威朱巖滄海九千
里一錫閒雲自在飛笑隱訢
十萬里來傳一信一千七百箇封皮到家的的無文
字問你展開知不知千巖長
舊日廬山舊眼看阿師有甚不平安放𧏙莫打紙窗
破風雨落花春正寒天如則
心未寧時爲汝安落花小雨釀春寒斷橋流水孤山
路楊柳絲絲拂畫欄愚極慧
白雲飛落劒池旁紙襖新糊玉一方塔影忽然顚倒
卓爲渠懸筆寫提綱楚石琦二
山上鯉魚生一角忽然跨跳上青天俱胝道者無尋
處却把天龍鼻孔穿
高高峯頂屹雲中八十溪翁也眼空相見莫言行脚
事累他雙耳又添聾野翁同
黑漆竹篦光爍爍拈來不用更商量爲渠拗作百雜
碎看你如何孟八郎如晦□二
徑山老漢惡相逢要你生吞栗棘蓬丁字脚頭挨得

入大家輥入草窠中

五十三人病痛深海濤日夜助呻吟煩君大展活人手痛與膏肓下一鍼 絕照輝二

生鐵心肝冷面顏平欺佛祖眼頭寬試將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

倒拈秃帚默施功向末屙前盡埽空一大藏經揩糞紙百千諸佛闘中蟲 標指堂

江水無情去不還惟留兩岸好青山經雲藏跡能歸岫不向東風向素顏 建文帝

上人參禮何方去玉几難爲指路頭有箇長汀憨布袋如今出化在饒州 東生

肩荷長長箇柳標煙山煙水去尋師石頭踢破娘生脚帶累芒鞋喫苦皮 破山明二

病喫烏藤咄咄歸逢人謾把惡風吹砂鐺土竈埋深澗活羡清泉接鈍機

爲號空門徹底空今年窮勝去年窮窮坑莫謂難塡塞消得龍王多少風 本陳态

幾番拽杖思歸省踏斷溪聲到處家煩語倚闌頭白毋好看隔岸柳絲斜 玉林琇

如今無處覓深山但得心閑卽閉關吳越不分煙水路醉人秋色月初圓 箬庵問

雲厭春山日映紅老菴新理旋栽松偶偕清賞多生澀怕見鄰巖大小空 三宜盂

丈夫事業丈夫成葉茂枝榮根固深九到三登明徹底看來祇怕有心人 石奇雲

破浪乘風六月來清秋還駕天風去歸去西江十八灘爲人好指曹溪路 呆翁悅

雜毒海卷二

雜毒海卷三

京都柏林嗣祖沙門 性音 重編

投機

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 靈雲勤

夜宿花城與酒樓一閧歌管惹離愁利刀斬斷紅絲

綫你若無心我便休樓子
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
覓。今日看來火裏冰長慶稜
憶著當年未悟時。一聲畫角一聲悲。如今枕上無閑
夢。大小梅花一任吹孚上座
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而今四海淸如
鏡。行人莫與路爲讐黃龍南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如今塵浮光生。照破
山河萬朶郁山主
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峯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
珠。一言勘破維摩詰天衣懷
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
買。爲憐松竹引淸風東山演
金鴨香消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
事。祇許佳人獨自知圓悟勤
商量極處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
疾。看者回不作探花郎或菴體
書堂兀坐萬機休。日暖風柔草木幽。誰識二千年遠

事。如今只在眼睛頭陳了翁
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煉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
後。始覺從前錯用心呂洞賓
捏不成團擘不開。何須南岳與天台。六根門首無人
用。惹得胡僧特地來普菴肅
鼓寂鐘沉託盋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
活。莫是遭他受記來張無盡
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遊山未到山窮
處。多被靑山礙眼睛白楊順
枯木無花幾度秋。斷雲猶挂樹梢頭。自從斸折泥牛
角。直至如今水逆流寶華顯
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
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伊菴權
幾年箇事挂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
破。一聲江上侍郞來分菴主
三更月下一聲蛙。撞破虛空共一家。正與麼時誰會
得。嶺頭脚痛有元沙張九成
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

處得來元在鼻尖頭 蔣尚書

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 一源寧

淸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 越山鼎

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 斷巖義

埽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 日本覺阿侍者

留贈

送曾侍禁

冷匣秋波射斗星鐵衣隨從古霜淸宣池莫問當年事一片威風動地生 明覺顯

贈魁天紀

拈筆詩成首首新喜來豪叫欲攀雲難醫最是狂吟病我恰纔痊又到君 圓至

贈憲司張大使

眼光爍破人肝膽挂起崚嶒鐵面皮萬事一公都了辦驚天動地丈夫兒 千巖長

送李宗遠歸廣東

三山木落雁啼霜虎踞關頭買小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水流不盡楚天長 見心復四

太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問故丘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

聞說高侯氣膽狂校詩多在白雲窗秋來椰子甘如蜜寄我須緘五百雙

鸂鶒杯深泛紫霞風流渾訝謫仙家錦袍留客催春燕開徧東園荳蔻花

留典座

寒山爨下供燒火拾得堂前拾菜渣贏得坐籌香積國後園茄子又開花 行可

送嚴使君端溪歸越中

江南木落雁天高一路靑山送客舠應訪寒山舊苔跡松門斜日聽秋濤 退翁儲

送廝居士

紗帽山儀白苧袍遠投孤頂近吾曹攜來七尺霜前

竹劃斷天雲不放高明覺䫋

醫士

牙齒分明一具骨十中今祇二三存先生若不重栽種老去如何畝菜根元叟端

衆生病已在膏肓擧世誰傳奪命方是草拈來都是藥何須九轉透瓶香無學

二

話頭一則耆婆藥大藏諸經和劑方抹過三途開口笑不勞鍼砭起膏肓

相士

人說先生相最靈試將一問問先生山僧未出母胎日蓋膽毛還有幾莖東巖日

風搖翠竹聲戲玉雨洗羣峯色潑藍妙相堂堂祇者是先生有口怎生談谷源道

雙眸烱烱逼人寒驗盡賢愚瞬息間父母未生前面目應須返照自家看拙菴光

面如生鐵鑄崑崙有底榮枯到你論謾說青青亭畔竹春風幾箇有兒孫無文燦

長短生成都一樣賢愚眼裏分中上問君具底摩醯

琵琶

眼法報化身作麼相智覩慧

贈了空羽士

劒光電繞蒼巖裂阿母金盤進紅雪攜手一笑三千年更約乘鰲拾海月笑隱訢

卜士

卦盤撥轉昧眞機禍有胎兮福有基昨夜孛星移一位先生睡著不曾知石田薰

無位眞人赤骨律面門出入有誰知太虛元與渠同壽庚甲憑君仔細推癡絕沖

汝鑽龜甲我鑽心鑽透靈源値萬金爆地一聲爻象露六爻平靜絕追尋萬峯蔚

演史

問行伴手一烏藤獨坐長年對碧層不聽子談興廢事那知身是太平僧一翁如

吳征越戰好崢嶸幾度春風靑草生側耳聽渠話來歷眼頭千嶂陣雲橫孤雲權

歌者

三撥琵琶唱渭城喉音嘹喨遏雲行如何解奏無生

曲佛祖從教努眼睛 百癡元

裁縫

鄱水一條生白練廬山半幅舊青羅李生提我袈裟角補得渾崙不欠多 中峯本

手攜刀尺走諸方綫去鍼來日日忙量盡別人長與短自家長短幾曾量 石屋珙

得於心兮應於手補得虛空無滲漏若有絲毫未了時更向鍼鋒打筋斗 覺首座

漆匠

裏面盡情灰得了外頭方始好揩磨雖然本有靈光在也要工夫發用他 石屋珙

鋸匠

拽去推來妙意同作家相見密施功通身手眼能回互盡在當陽一綫中 無趣空

鞔匠

出格工夫衆所推笑他時輩亂鍼錐脚頭脚底通霄路明月清風步步隨 懵書記

鑄鐘匠

野店小橋外黃昏欲雪時一聲誰側耳千古喚愚癡 應菴華

天下有名何鑄鐘遠來相訪老巖翁吾家火冷冰生也且趁諸方爐鞴紅 千巖長

吏人

活捉生擒百種囚敲枷打鎖問來由箇中一字能通變活却從前死路頭 無準範

刀鑷

提起霜刀風凛凛二三四七也低頭看他立地爲人處毛髮不存方始休 浙翁琰

剃了又長長又剃一年幾度遠須過大夫祇管來求福我福如何有許多 石屋珙

送僧禮寶陀然指

是眞精進實奇哉一朶蓮花指上開要識觀音眞面目此回親到寶陀來 茲巖

送鐵山道人禮寶陀

脚跟下鐵山萬仞眼睛頭白浪千尋不於者裏承當去更要重參觀世音 中峯本

送無極道人禮寶陀

道人無事發狂心涉水登山海外尋一拜起來還一拜不知屋裏有觀音 虛白昆

送觀上人禮補陀

補陀巖畔去何求不見觀音誓不休見了觀音當自笑元來胡餅是饅頭 天如則

送智觀慧侍者禮五臺

清涼欲禮不辭勞往復炎天萬里遙勘破老婆舌底路歸來正好語聲高 呆翁悅二

文殊老不避羞慚剛道前三與後三汝去更詢多少衆看他又爭放癡憨

送僧省親

孃生面目既分明遠不疎兮近不親試向途中問歸客不知誰是倚門人 癡絕沖

衲衣換得綵衣斑佛國宣傳及第還母問子供何職事空王殿上翰林官 藏叟珍

白頭八十雙親在日望南方應斷腸一見掀眉呈舊面莫言無物獻尊堂 虛堂愚

今生父母當親近從本爺孃子細看動轉施爲全得力一回舉起骨毛寒 別浦舟

空花要覓生時蒂陽燄須尋起處波不是出家恩愛重夢魂偏在故鄉多 楚石琦

贈眞淨

諸葛昔年稱隱者茅廬三顧出山來松花若也當春力根在深巖也著開 香城顒

寄佛印

粗沙施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持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 蘇子由

答子由

空手持來放下難三賢十聖聚頭看箇般供養能歆饗木馬泥牛亦喜歡 佛印元

寄臥雲菴

黃金園裏馬交馳徑寸多成按劍疑月曬梅花千樹雪臥雲一枕夢回時 虛菴實

呈妙喜

不是心兮不是佛通身一串黃金骨趙州參見老南

泉解道鎮州出蘿蔔 吳學士

寄育王東堂

靈源大士居昭默橫川老師居山寮高風相去三百載人世南朝自北朝 荊堂益

賀淨慈起千佛閣畫五十三參改路立兩牌門

千佛束之高閣了百城煙水一毛吞縱饒別有通天路也落南山第二門 空海

行者

了身不若了心休了得心時身不愁若也身心俱了了神仙何必更封侯 應菴華三

宿解田

夜宿西山居士家團爐相對話生涯從來無一絲頭許自是勞生眼裏花

祥禪

溷港江頭送別時碧雲秋水澹依依莫嫌老拙疎慵甚他日重來扣竹扉

寄萬峯蔚

鬱鬱黃花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峯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 千巖長

寄仰山無念學首座

五派傳來臨濟宗入門一喝露機鋒老婆心切能容易試看泥蛇變化龍 萬峯蔚

寄翠峯頂長老

行處要教機路絕說時莫遣意根生如來大寶華王座不比尋常黑漆棚 恕中慍三

寄妙菴首座

黃獨煨來可療饑心如牆壁眼如眉趙州去後參尋少有箇拳頭豎向誰

寄法姪衍斯道除建元

二妙林間五色鸞赤霄終見散飛翰藤州事業非難繼況是胸中宇宙寬

東嶼和尙

相別於今八載餘君匡徒衆我閒居白雲流水乾坤外終不相親在寄書 元叟端

鐵鞭和尙

思抵四句寄承天湊得完全缺半邊頭又不成詩不

是如何拈出向人前 訥堂辯

寄歸宗華姪禪師

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 大慧杲

寄烏龍長老

雪帶煙雲冷不開相思無復上高臺江山況是數千里祇聽嘉聲動地來 明覺顯二

寄內侍太保

千尺寒巖噴冷聲草堂雲淡竹風淸蒲團時倚無他事永日寥寥謝太平

寄訊竺菴和尙

春色初浮千佛嶺鐘聲遠度六朝松法堂乍起天花落人在寒雲第幾重 南菴依三

寄木菴大師

喝後曾聞三日聾西江自此起宗風等閑抛出一輪月高挂好山第一峯

法道垂秋近日來承虛接響浪栽培吾家不闢門庭好祇愛當人眼正開

寄奐天章幷諸名勝

石牀煙裊瓦爐香千聖頭邊較短長兩口果然無一舌莫將消息到諸方 南石琇二

堂堂臨濟下兒孫重按輕提廓頂門七穴八穿無味話何妨嚼碎渾崙呑

初到善溪慧照菴寄張無盡

世辯不妨無骨舌好山難絆自由身從他折脚鐺兒笑且欲南來識鳳麟 洪覺範二

寄石頭志菴主

世途巇嶮鼻先酸折脚鐺尋穩處安誰見睡餘閒振策松風吹耳夜濤寒

寄淨慈平山和尙

傾破蹄穿五百牛南屏寺裏一欄收皮毛換得光生也拽耙拖犂再起頭 石屋珙

天目和尙

翁翁八十再生牙爛嚼虛空吐出渣撒向玲瓏巖畔樹枝枝葉葉是曇華 希叟曇

寄百丈友人

多時不見牯牛蹤夢斷雲山幾萬重莫是隨羣貪水草被人拴住大雄峯獨立邁

上鐵菴

紅爐鞴上火星飛誰解當頭下一鎚將謂鐵菴渾是鐵頂門一著爛如泥何菴

辭山

水牯從來不受穿鼻頭牽著便風顛請公收取斷繩去放與林泉自在眠慶首座

吳必東請偈

百草頭邊千聖眼一毫端上萬重關更無佛法幷玄妙堪與知音共往還應菴華

喜圃田韓少府見訪

忽聞梅福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堂兒童不慣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胡釘鉸

答吳元昭

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斷兒便是當年白拈賊大慧杲

聞法雲大秀遷棲賢以此寄之

七百高僧戰法場盧公一偈盡歸降無人截斷黃梅路剛被迢迢過九江潙山秀

清菴和尙住南華

當機一喝怒雷奔攪得黃河曲曲渾今日斬新翻舊轍曹溪無底水無痕鐵巖極

酬李仲思宰相

晴雲萬疊裹羣山巖瀑千尋落樹間定裏驚傳玉篤至祇應來奪老僧閒中峯本二

歸鞭未舉且婆娑平地須知險處多休把世情名字相累他巖穴老頭陀

酬馮海粟待制

無言童子拂香臺報道長沙學士來爛煑橘皮砂罐冷幾年生意喜潛回

答八山居士

太極玄關寶鏡臺三家活計總塵埃道人別有安身訣不打三家路上來玉芝聚

訪俞秀才

萬疊雲山未得歸寂寥心許老盧知江城雨雪書名

紙不謾鴻儒更謂誰明覺顯

趙提宮請偈

苟前蘤得巳天涯句後來當路轉蹤一擊鐵關如粉碎水天空闊雁行斜大慧杲二

寄無垢居士

上苑玉池方解凍人間楊柳又垂春山堂盡日焚香坐長憶毗耶杜口人

和宮使侍郎頌送入莞山菴

此山己是勝天台峯頂寥寥正眼開無限水雲難湊泊却容埽地相公來應菴華

李香嚴乞偈

百家諸子徒糟粕藏海波濤亦手翻穩坐家堂誰是主未生前事問香嚴箬菴問二

南湖煙水欲留人肯負臨溪把手吟一語不傳眞秘訣要將物格話重行

穀日答唐祈遠

行脚心頭己悄然不禁放曠好林泉松風水月終何物結我多生聚首緣牧雲門

酬王奉常煙客

銀鈎鐵勒法堂懸手闢生機點畫前百萬英靈齊斫額直教人看眼睛穿退翁儲

秋日寄懷黃介子

高名少小重如山選佛嬙嫌豈選官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攜蓆帽出長安弘覺忞二

玉局文章都尉禪脫空師語亦碑傳無人過與價三百贏得雙眸貫五天

辭石溪請

出世宗師萬萬千祇餘迦葉守枯禪老僧若也隨流去辜負山居三十年千巖長

參天通和尙

聚寶由來帝里山碧峯雲鎖絕躋攀試看木馬嘶風處火裏淸冰六月寒玉芝聚二

次董兩湖韻

君如五柳常酣酒我似潙山不學禪塵劫去來同一笑謾論人世此何年

別友

世有百千閒日月人無一點好身心知他爲甚麽邊事添得茫茫業海深中峯本二

贈李思宰相

機裏藏機復見機秋霜點點透征衣話殘夜壑三更月又約天雲擁毳歸

答嵩禪師因嵩師嚴作悼偈寄之師作此偈擧擲筆而逝

道契平生更有誰閒卿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悞同參一首詩如布衲

答頑石和尚

佛法泛教爛便休多年紙被自蒙頭生涯祗有數株芋熟在山中亦懶收千巖長

答雪竇顯禪師

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韓大伯

雪中懷洞如

敗絮相親三十年冰霜同冷鐵同堅更添門外雪盈尺老眼能堪榾柮煙玉林琇

答竺元和尚

此時有院不愛住閒在江皐自隱居劫火厭飛大千界普光心印祗如如元叟端

寄圓悟和尚

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率嚴覺

訪抱璞和尚

芒鞋竹杖爲尋君山隝重重煙火村及至相逢無可語梅花十里一溪雲雪巖信

寄信上人

一瓶一盋且隨緣此事時時强爲宣知己不來春漸老孤峯皎月對寒泉東山演二

寄舊

寄書未到他先望傳語不來我便知度日林泉無世慮斂眉偷看白猿兒

寄雪竇禪師

茅茨函丈古臺垣乳決青層雪卷門豎箇拳頭知己懶肯將鐵券累兒孫靈章蘊

寄崑崙

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著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閑看 萬世尊

寄無準和尚

髗與猿交割不開兄呼弟應似忘懷及乎說到諸訛處又却心肝不帶來 訥堂辯

寄曉菴和尚

天南每遇長沙客盡道黃檗古佛安博飯種田同百丈高風歷歷逼人寒 呆翁悅三

寄如皐范就卿

今時難得眞居士常憶東皐老范禪大似衲僧乾嚗嚗逢人開口氣衝天

東興隆主人借閱大藏

盡道拭瘡疣故紙是非今古數如麻果然拭得瘡疣否一一從頭要驗他

寄吳江草堂神山

聞說養親在草堂此情遠慰我憂忘臨流半榻曾懸否蒲履同編供母嘗 天笠珍

悼惠書記

惠初不死而言死空本無情似有情手把遺書一揮淚秦溪三夜雨連明 空東山

悼雲巢和尚

人傳師死已多時我獨躊躇未決疑既是巢空雲又散春深猶有子規啼 訥堂辯二

悼東山和尚

藕絲牽出緊虛空濕紙拈來裹大蟲此伎施呈今已矣不堪老淚灑東風

悼人

二十四年春夢斷百千三昧死中參可憐得病無多日問訊重來又入龕 日貫

生了死了復燒了恰似從前總不曾見說茶毗相送日柳條分遍一千僧 希白

天童侍者在靈隱作侍者死

三喚聲中負不平與師百萬欲攻城誰知菡萏峯前路剗木書名又伏兵 雲外岫

弔善禪師

出輪迴又入輪迴究竟何曾有去來昨夜冰河中發

。賺虛空燒作一堆灰保寧勇

悼志公大士

去年曾涉白雲巓投老相逢亦偶然。蟬蛻君今成敗葉春蠶我已作三眠洪覺範二

悍喪未滅春爐煖丈室偏宜道骨寒。攜手便行呼不應聞名在世試除看

雙髻峯有懷高峯和尙

雙髻峯深古道危。不來夜半扣柴扉六年底事成遺恨寂寞空山啼子規中峯本二

客中聞訃

訃音遺我客牀頭話到輪廻鬼亦愁。肉眼未空今古夢。滿天霜月曬骷髏

悼或菴和尙圓寂時以硯遺贈

翩翩隻履逐西風。一物渾無衣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判虛空晉侍郎

題晦堂

中無門戶四無旁。學者徒勞捉影忙。珍重故園千古月夜來依舊不曾藏吳㣲二

盧峯居士舊門人描得師眞的的親。大地撮來成笛眼翻騰別是一般新

扣角

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圓澤

過孫山人故居

溪邊野竹映寒沙。茅屋靑山處士家。燕子歸來寒食雨春風開遍野棠花見心復

悼古林和尙

古往今來一欠伸。茫茫劫海起塵。塵虛空昨夜翻筋斗。驚倒靈山會上人月江印四

哭徒舜逢源

精明見道出常流造極登峯尙不休。聞說百骸同鶴瘦可憐未死已枯髏

法門非福歎承天。爾不匡徒也棄捐。此土他方雖趁俊。盍盂無底倩誰傳

蝸角壁黏縣學帖。蠅頭手錄劒南詩。觸人鐵石心腸碎。勝似三聲猿叫時

歷正沈老居士自化

七十六年渾是夢。拖來拽去總非眞。全身放出光明藏。疑殺閻浮一界人 智觀慧

雜毒海卷三

雜毒海卷四

京都栢林嗣祖沙門　性音　重編

蓋大殿

黃面老子眼瞎眵。千方百計討便宜。而今無著渾身處。却要兒孫蓋覆伊 松源岳

瞿曇老子面皮黃。一箇渾身沒處藏。普請爲渠遮蓋去。免教赤體露堂堂 秀嵓瑞

挂鐘

重似鴻毛輕似山。當陽挂起大家看。一聲直透威音外。撼動一天星斗寒 浙翁琰

一模脫就轉風流。平地教休不肯休。要得洪音喧宇宙。直須更上一層樓 枯禪鏡

五十三參壁

幸得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畫虛空。善財眼裏生花翳。去却一重又一重 西嵓慧

鑄鐘

通身秪是一張口。百鍊爐中輥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 雪嵓欽

大爐鞴裏翻身出。不犯鉗鎚勢萬鈞。一擊淸風徧寰宇。喚回多少夢中人 簡菴淸

大爐鞴裏翻身轉。開口當知有賞音。多少師僧齊側耳。聽渠號令震叢林 呆菴莊

化藏

八面渾無刀斧痕。堆金抹綠要爭新。出門遇著經輪手。撥轉如來正法輪

瞿曇老賊口親屙。驢屎相兼馬屎多。打得一團都撥轉。潑天臭氣柰渠何 長翁淨

化燈

一點光明未發輝。燈籠露柱暗攢眉。驀然觸著星兒子。照破瞿曇鐵面皮 簡堂機

點著心光便發花從教千古照河沙假饒大地毗嵐起到底如何滅得他 谷源道

劫初一點光明種猛烈工夫拶出來瀉入碧琉璃裏去百千諸佛笑顏開 唯菴然

水燈

萬里煙波接素秋銀釭耿耿泛中流自從一點光明見逐浪隨波未肯休 癡絕沖

血書蓮經

大丈夫兒皮有血自家針劄自家知一毫頭上能通變紅菡萏花三四枝 雲谷

寫經

以字不成八字非當陽拈出大家知釋迦老子舌無骨黃葉拈來嚇小兒 雲巢巖

焙經

始終鹿苑跋提河四十餘年口過多爐炭上頭遭拔舌莫言有罪不重科 黃龍南

寫法華塔爲僧

此經一字何曾有莫寫浮屠謗老胡若謗老胡終有報定教鬚髮一莖無 谷源道

化鹽

紅爐鼓浪立教乾突出銀山照膽寒便是馬師胡亂後要須不被舌頭瞞 松源岳

化柴

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盡雪花生乘時索起撩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 晉菴光

化柴

一刀兩段絕諸訛未免依然入草窩直得通身紅爛後變生作熟總由他 浙翁琰

化炭

黑漆渾身鐵面皮當頭觸著火星飛檀那切莫輕酬價煆聖鎔凡總是伊 復菴

賀澤藏山修涅槃堂把鍬闍瞶所湯坑等緣

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面驀然摸著鼻繡針眼裏好藏山 會藏主

求度

天書入手頂門開解道心空及第來翻笑當年負春老牛生擔閣在黃梅 浙翁琰

我儂嫌佛不肯做子要伽黎搭半肩。一等共行山下路眼頭各自看風煙 天目禮

化浴

渾身脫下赤條條滿杓盛來痒處澆。但得通身冷汗出自然百病一時消 竹菴珪

洗到無塵垢轉多杓頭拋下看如何。對人不是揚家醜祇要添柴助熱鍋 德指堂

化馬祖殿瓦

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不是兒孫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 土竺悟二

德彬修雙陽塔求頌

九層塔聳青霄外七佛靈蹤在上方。山冷雲寒當午夜惟聞天樂散天香

老僧乞偈募龕

藏身無地復何藏冰骨仙人玉作裳。佛眼覷云窺不見分明北斗曬斜陽 梅逢忍

修船

生死河邊箇破舟。七穿八落半沉浮。娑婆業海風波惡苦勸諸君努力修 孤雲鑑

重鞔法鼓

膽在渾身肯便藏惡聲一任播諸方。乾坤未信知音少骨露皮穿總不妨 呆翁悅

鄧嶺接待

玉几峯高難措足行人多向半途休無棲泊處開門戶箇箇教伊到地頭 佛照光

大亭接待裝泗洲

潮生潮落三江口人去人來四路頭。放下便知安樂處泗洲元不在揚州 無準範

大芙蓉接待

水雲何處覓行蹤踏遍天台雁宕峯。脚力盡時消息盡小芙蓉接大芙蓉 無準範

風月接待

不蓄莖虀幷粒米要餐風月任從伊。莫嫌冷澹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饑 商源

雞鳴接待

一粒米從檀度乞。一莖菜是別人栽。家私不與諸方

此也要開門接往來商隱予

黃漠嶺開接待

路繞懸崖萬仞頭行人到此一場愁驀然得箇休歇
處重疊關山信脚遊高原泉

漁浦接待

吳山那畔越山前有飯充饑有榻眠到此便能休歇
去帝鄉猶隔一潮船絕岸湘

進月軒

桂輪孤朗碧天寬簾卷淸風入座寒底事明明人不
薦又隨花影上欄杆大川濟

留江心

孤嶼江心浪潑天漁翁來看釣魚船煙蓑雨笠渾無
用收卷絲綸展脚眠竹菴珪

三教圖

各立門庭各自尊談禪談道又談文桃紅李白薔薇
紫畢竟根苗一樣春雲山

三笑圖

三箇聯分劣與優你心頭似我心頭不堪說破祇堪
笑笑到驢年未肯休無準範二

祖圖

等是淸平世界人爲因閒事長無明使他箇箇能安
分圖上緣何有姓名

宗派圖

虗名驚世刻舟痕乃祖初無一法存流出胸中盖天
地祇今子子又孫孫東山源

列派分宗定此圖繩繩相貫若聯珠不知佛祖未與
日還有許多消息無凝絕冲

枯松圖

瘦骨槎牙耐歲寒碧雲深處老龍蟠笑他摘葉尋枝
者到此如何著手攀谷源道

選佛圖

百千諸佛及衆生休向圖中强較量心印當陽輕擿
出堂堂端坐寂光場一源靈

題天目弔和菴主

西丘老人八十餘頭髮白盡黃牙疎買得扁舟如葉
大哭和菴主過東湖竺元道

大義渡

白頭望盡萬重山曠劫恩波徹底乾不是胸中藏忤逆出家端的報親難 天目禮

歸湖上

鳥不驚飛水不流碧潭空濶冷涵秋一絲頭上無香餌風颭蘆花落釣舟 石菴玹

海山寄興

午窗定起篆沉沉觸目虛凝一片心好鳥關關知我意盡情啼破綠楊陰 大歇謙

翠嵓寺

野僧迎客下煙嵐試問如何是翠嵓門近洪厓千尺井石橋分水繞松杉 張無盡

三墖

山前三墖要重修凡聖齊教著地頭肯似踈山窮鬼子一錢不使逞風流 或菴體

善權洞

嵓下寒泉曲有聲洞中丹竈紫霞生現成門戶入不得白日茫茫把火行 雪山

登祝融峯

南岳諸峯七十二惟有祝融峯最高九千七百三十丈下視寰海如秋毫 虛堂愚二

岷峩華頂遠俯伏九華五老來相朝上方老僧日無事興來以手摩雲霄

東林

白薝蔔花露滴滴碧蕊蔔草香濛濛田地更無塵一點是何人合住其中 譯月

一山南北煙霞裏兩寺東西林麓間開眼如今渾似夢莫言眞箇在廬山 竹菴珪

西林

橫看成嶺直成峯向背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秖緣身在此山中 蘇東坡

作家爐鞴烹佛祖客來更攙茶毒鼓昨夜南山鼈鼻蛇皷殺大雄白額虎 竹菴珪 一作題雪峯

鼈鼻菴

毒氣炎炎未肯休草中交輥沒蹤由如今撗在平坡上誰敢當先摸鼻頭

詠大椒

萬木凋殘方吐豔垂垂先實綴枝頭從來辣性天然在嚼著遍身白汗流 夢菴格

呈遠錄公

誰能一日兩梳頭撮得髻根牢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搽紅粉也風流 圓通秀

丈亭

青山歷歷映江流半見明州半越州亭下寒潮亭上客不知來往幾時休 朴翁銛

涅槃臺

當陽立箇鬼門關未死偷心過者難火急翻身開得眼屋頭元是舊青山

生香亭

一種靈苗發秀時須知花綻不萌枝其間氣息難藏處不假春風特地吹

生公石

講經盤在轆轤間要見生公却又難一曲欄杆千古意老僧無語石頭頑

荷葉沼

徹骨貧來更有誰藍鬖壞衲藕絲垂春風池面添新綠又見冰蠶作繭時

遇物令人仰祖風弊衣遺在一池中秋風吹破春風補不犯清波一綫功

他山堰

截斷寒流疊石基海潮從此作回期行人自老青山在潤閤水聲無絕時 隱山

破草鞵

踏遍山邊與水邊歸來脫向法堂前僧參不用袈裟裏問汝何時脚底穿 夢菴格

和菴主故居

影落深雲不自名午香菰米雜黃精不知那裏欠綿密長有人來問二靈 象潭泳

三生石

去來今世互相瞞休弄精魂業識團一片石頭遭帶累幾人來拂蘚痕看

一聲軒

瓦礫聲中喪髑髏門風從此轉蕭條最憐萬竹當欄
立雨洗風磨恨不消

棋盤石

明明黑白未分來一片方方瞼似崖試向機前投著
看春風春雨幾苺苔

蘇公隄

春風細細柳抽條十里湖光落畫橈覿面坡仙知蹉
過古祠猶在第三橋

龍湫瀑布

懸崖萬丈似危簷放下珠簾六月寒幾度風來半遮
掩不容収卷祇容看

龍鼻水

洞裏當中忽迸開磷磷青石滑如苔五湖四海翻桃
浪盡向鼻端流出來

石龍滴滴鼻中水二十名泉顯莫齊白髮老僧貪潄
齒杖黎日日過嵓西 橫川珙

石臺

天地生來本現成最稜層處坦然平其中自有點頭
底祇是無人解講經

老馬

營司牽浴柳邊池吐沫垂涎步較遲洗見箭瘢知有
恨將軍忘却未侯時 霞雲二

桃源圖

綵雲綻處落敧斜雞犬無聲祇幾家五百年中興廢
事紛紛紅雨落桃花

牛圖

三三五五戲平蕪踏裂春風百草枯莫寫潙山僧某
甲恐人喚作祖師圖 希叟曇

中峯

狐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景此時誰會
得白雲深處坐禪僧 無量壽

妙高臺

鴛鴦池塘芳草雨綺羅簾幙杏花風何如月在欄杆
夜長嘯一聲千嶂中 蘿月瑩

松枯石老凍雲摧到此虛空漸覺低脚力盡時情與
遠與誰攜手上天梯 虛堂愚

琉璃泡觀音

一氣工夫做出來。圓陀陀地絕纖埃。都盧一箇圓通境。門戶不將容易開 古梅友二

血書金剛經入佛腹藏

點點滴滴孃生血。狠狠藉藉給孤園。盡大地人收不得。依然返本又還源。

燈華

休將春色擬栽培。脫略人工巧翦裁。遊子滿園覓不得。祇因伊向火中開 馨山修

爆竹

看取當場手眼親。胸中毒氣種來深。借他一點無明種。擊碎千層與萬層 箬菴問

紙裏麻纏解不開。因緣時至出頭來。一聲霹靂驚天地。曠劫無明當下灰 愍生念

燈籠

靈明豈藉三光照。慣向昏衢立大功。祇為寸心恒不昧。輝天鑑地自玲瓏 琅琊眞

破衲

零零落落幾經年。信手拈來搭半肩。午夜定回和東倒。箇中消息許誰傳 柏崖凝

住山將就度流年。窮漢家私不直錢。一領衲衣冬又夏。熱來脫却冷來穿 箬菴問二

破被

長將破被蒙頭臥。地老天荒總不知。此是死心眞受用。失便宜也得便宜

獨衣碎甚作

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覓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何處安 印首座

走馬燈

團團馳走不停留。無箇明人指路頭。滅却心中些子火。刀槍人馬一齊休 無際吾

槍如雨刺馬如風。殺入重圍不放鬆。不是不容鍼劄空。目前住脚幾英雄 養菴心

業風吹得走如梭。鬭勝爭强不放過。未得中間星火盡。不知何日息干戈 且菴蘅

破錢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暗想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毗陵女子

芳塘

芳塘雨霽綠初肥。折得青條串露歸。一樹殘花喧鬪雀。紅香滿徑撲人飛。天隱至

漁父

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留下釣漁船。幾迴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西湖僧

過天目山活埋菴

自古名高累不輕。飲牛終是上流清。吾師未死先埋却。又向巢由頂上行。紫柏可

宿永慶寺 建文帝

杖錫南遊歲月深。山雲水月傍閒吟。塵心消盡無些子。不受人間物色侵。建文帝

宿深邨

行行一宿深邨裏。雞犬豐年鬧如市。黃昏見客合家喜。月下取魚戽塘水。禪月三

深山逢老僧

衲衣綫重心似月。自把短鉏同榾柮。青石谿邊踏葉行。數片雲隨兩眉雪。

臨川道中

出谷入谷路迴轉。秋風已至歸期晩。學頭何處望來蹤。萬仞千山鳥飛遠。

宿雪峯菴

雪深麋鹿無行跡。雲外樵歸何處笛。老禪騎虎不驚人。猿拾荒苔挂高石。笑隱訢

虎丘禮隆祖塔

爪牙曾展此峰頭。睡虎眈眈莫敢儔。千古知恩誰箇是。空階落葉響深秋。牧雲門

送可生禪人省親

六尺堂堂稟最靈。此身來處要分明。春風送上新安路。一片依依望母情。

受業處題偈行脚

古佛放光留不住。鐵牛無脚也須行。雖然未踏曾谿路。且喜今朝離火坑。大慧杲

宿北山贈唯山主

載雲松老響晴濤數轉谿灣見把茅深閉竹籬春不
管亂啼山鳥踏花稍 三宜盂

臨平道中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
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道潛

昇母渡錢塘

母在籃輿子在途子行不上母先呼斷橋流水斜陽
外羞見寒林返哺烏 巳恭行

石門道中

枝頭蜀魄一聲聲百里春山送又迎拈得洌潭潭上
月直教千古照人清 古雪喆

登維摩金粟堂憶洞聞和尚

青山滿目祇如前初地尋師憶往年不二法門無異
相空庭添得草芊芊 牧雲門

暢情

花無長在樹人無長在世有花須當賞有酒須當醉
秋霜上鬢來春風吹不去 鄧青陽

普請罷書偈

茶芽蓖蔌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
辦得閒誰管版頭低 志芝菴主

遣興

小鍋煮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饑一補饑瘡了無
事明朝依樣畫貓兒 祖菴主

自適

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
趣莫把家風舉似人 懶菴樞

偶成

簷頭密布蜘蛛網砌下高堆曲鱔泥達磨眼睛渾不
顧尋常讀作一聯詩 中峰本 二

秋雲片片秋空闊秋葉沉沉秋雨寒林下野人雙
眼眉毛終日不曾乾

遣興

逸興應須傚皎然此生瀟灑老詩禪何妨剩得驚人
句詠徧江山一萬篇 明敎嵩

立玉亭

山當崖斷孤亭立竹樹迴環翠萬層倒看夕陽深澗

底不知雲外有歸僧 玉芝聚

冷泉畫廊壁

一一塵中堅密身改頭換面轉精神誰知東壁打西壁盡是靈山會上人 雙杉

屋子

甎瓦泥灰假合成周縫隙罅用功深就中有箇安身處多少迷人不識門 無用寬

佛母堂

熱鐵洋銅地獄坑禍胎今日又重生黃梅山下人無數誰解門前掉臂行 中峰本

湖上草堂

山居不買剡中山湖上千峰處處閒芳草白雲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皎然

天台石橋

橋橫飛澗上崔嵬澗瀑千尋吼怒雷五百聲聞看不破至今活埋在嵓隈 天目禮

過東坡影堂

力將正說排邪說夢到黃州與惠州竹屋數椽容老貌大江千古祗東流 大慧杲二

過秦檜祠

路傍一對新華表見說昔年官不小爭知道冷煙疎雨埋荒草

蝦子禪

杖藜何處問蝦禪回首前村鎖暮煙一曲漁歌秋浦外腥風吹滿渡頭船 夢觀仁

雷遷墖

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 石田薰

女官墓

隴頭死樹了微活路口崩亭腳半斜玉骨年深無祭祀變成蝴蝶撲松花

廬山佛手嵓

清淨身中金色臂匡廬疊疊曉雲開為人隻手無伸處且聽勞生空望崖 中峰本

迴耀峰

草徑離離山影斜寒清入骨半牎紗數聲啼鳥破幽

寂。晚色不侵茅屋家 雪嶠信四

青龍泉

不假雲雷勢自豪。一噴平地盡波濤。溶溶流入浙江水。飮者如何風調高

出生臺

何處啼烏去復來。朝朝上我出生臺。有時粥飯因緣盡。脫落皮毛眼豁開

曉發

葛捲衣邊秋捲蕉。曉行寒露草頭飄。郵中尙未炊煙火。且逐雞聲過版橋

試心石

峡屼高懸可試心。幾回獨立畏崖深。忽然脚踏虛空碎。石上風生大地春 磬山修

漂母祠

一諾千金肯背盟。始知義重見身輕。滔滔淮水長流在。愧盡王孫怨不平 箬菴問三

淮陰墓

墓石能存漢姓名。驚濤拍岸似猶爭。功成祇說英雄貴。跨下何殊走狗烹

西亭懷古

千古朱涇得釣名。覆舟何處問途程。一天霜月無人夜。散作蕭蕭折葦聲

寶刀隴

從來利刃號吹毛。萬樹松絲繫獨牢。莫謂鈍根斷斷得。此中原是活人刀 蓮池宏

雜毒海卷四

雜毒海卷五

京都柏林嗣祖沙門 性音 重編

秘魔巖

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杈須信髑髏乾。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 明覺顯

披雲臺

林底常懷老藥山。皮膚脫盡萬機閒。有時月下披雲嘯。千古風流滿世間 慈受深

偶作

竹外茅齋橋下亭半池荷葉半池菱匡牀曲几坐終日萬疊青山一老僧 全室泐

棲雲菴壁

自從南嶽來雲竇二十餘年不下山兩處居菴身已老又尋幽谷養衰殘 和菴主

十方世界目前寬拋却雲菴過別山三事壞衣穿處補一條藜杖伴清閑

黃皮裹骨一常僧壞衲蒙頭百慮澄年老懶能頻對客攀蘿又上碧崚嶒

病起

病來又病皮黏骨抖擻起來無一物行不成步語聲低鼻孔依然空突兀 東山演

乞歸老山中

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惟將御頌歸 大覺璉二

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山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

偶泊齋題壁

百年未了隨時了五十無家不做家知道明朝與後日是何面目討波吒 呆翁悅二

金山感舊

今日重來憶往時影堂淚眼對先師寥寥祖道塵埃重皮髓分明幾個知

述懷

傳燈讀罷鬢先華功業猶爭幾落叉午睡起來塵滿案半欄閑日落庭花 素首座

曉過西湖

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烟霧是遊塵 天隱至

再遊東林寺

臺殿參差聳瑞烟桂花飄雪水潺潺莫疑遠去無消息七萬餘年始半年 貫休四

宣玄舊輦殘雲溼耶舍孤墳落照遲有箇山僧倚松睡恐人來取白猿兒

玉像珠龕香陣橫錦霞多傍石牆生辟蛇行者今何

在花裏惟聞鳩鳥聲

書石壁禪居

赤栴檀塔六七級白菡萏花兩三枝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 前人

楞嚴廢寺

萬花叢裏畫樓新玉女凭欄天上春明月一輪天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 紫柏可

牛頭寺

行過多岐又問岐雲林深處到來遲寺僧相見不相語自對夕陽讀斷碑 魯山泰

長樂寺

山翠一堆中有寺谿流四繞外聞鐘僧寮尋得雲封著虎跡滿庭三兩松 智舷

夜坐

地爐兀坐燒殘葉童子酣眠喚不膺空盡大千無佛祖老蟲翻下夜龕燈 楚石琦

點盡山窗一盞油地爐無火冷啾啾話頭留向明朝學道者敲鐘又上樓 恭都寺

栽松

鈍钁橫肩雪未消不辭老步上苕蕘等閒種得靈根活會看春風長綠條 元叟端

蒔秧

踈陋無能處市鄽問農學稼力爭先近來已得眞三昧豎擲橫拋直似弦 濟水洸

樵薪

蕎持利斧和根斫那管榮枯長短枝縛去一冬燒不盡有無句子總相隨 石谿寧

偶題

掘溝引水澆蔬圃插竹爲籬護藥苗楊柳如絲風易亂梅花似雪日難消 海舟慈

觀江際小兒垂釣

蓬頭稚子學垂綸側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問遙招手恐畏魚驚不應人 胡釘鉸

金山

波中卓出始昂頭裂破長江兩道流隔岸紅塵飛不到三三兩兩渡人舟 天童悟

空生石 石中空可居人而上平如砥建閣其中故曰空生

盡道孤危曾不立。誰知大地自空擎。欲看樓閣空中建。請向虛空背上行。木陳忞二

眠牛石

頑皮似鐵骨如鋼。鼻孔渾常管帶忘。祇爲祖翁田地好。從教臥月更眠霜

五指山

一葉浮天外。千山落鏡中。誰人揮隻手。劃破太虛空 憨山 青

雪彌勒

突出全身白玉堆。橫拖布袋冷顔開。只爲衆生多熱惱。下生故不待當來 琅琊 眞

雙劍峯

雙垂天末落羣峯。日照寒鋩血暈重。在昔虛空曾剖判。至今風雨尙磨礱 僧贇

渡曹溪

踏來空翠幾千重。曲折曹溪鎖梵宮。欲問嶺南傳底事。靑山白鳥水聲中 紫柏 可

雁宕山

展旗邀我過天窻。石女雙鬟展笑容。卓筆蘸乾龍鼻水。等閑題破石屛風 枯禪 鏡

四海名山曾過目。就中此境難圖錄。山前向見白頭翁。自道一生看不足 惟一 潤

賣毛帚

全身脫落鑊湯後。百億毛頭絕點塵。而今竿木隨身轉。十字街前等箇人 夢菴 格

普請

我扣華鯨汝便來。區區運水及搬柴。爲憐逐隊隨羣者。伸手從人覓草鞋 中峯 本二

掃地

蕩盡從前垃圾堆。依然滿地是塵埃。等閑和柄都抛却。五葉曇花帚上開

丐者堂失火死者數人

乞兒男女苦相煎。撈得無明火現前。一夜渾家都喪却。死骷髏上不生煙

負暄

茅屋近當南天寒好負暄太陽勝輭火第一且無煙
師子端

棄講歸雲棲修淨業

百城煙水少司南四十無聞又過三刼憶蓮花池上
客松聲月色好同參 月潭德

磬山初闢

雲籠高嶽倚荊南澀剪藤蘿結小菴獨坐月明當戶
照更無餘事到峯尖 磬山修

血書蓮經

重重寶藏一毫端於一毫端揭示看六萬餘言血滴
滴黃金難鑄此心肝 笑隱訢二

題中峯和尚墨蹟

缾瀉雲興諸佛機不堪把玩涕交揮仍愁玉匣詠龍
劍穿屋終隨霹靂飛

讀密菴語

現成句子欠渾淪把著師僧便滅門七佛傳來正法
眼對人喚作破沙盆 楠堂益

讀此菴語

南海波斯持密呪千言萬語少人知春風一陣來何
處吹落桃花三四枝 中濟才

峯藏主血書華嚴

塵說刹說熾然說無邊香水血淋漓雜華林內紅如
錦五十三人醉似泥 月江印三

破一微塵出大經血痕腥汗百餘城善財南去無消
息啼斷春山杜宇聲

血書金剛經

四句偈勝七寶施祇園會上百花春須知大士書經
血流出如來忍辱身

血書華嚴

九會垂慈噴熱血十身珍御惹塵埃不因收拾毫端
上大地人遭點汚來 鐵關樞

跋淨首座血書法華報親

父是誰兮母是誰會中忤逆是男兒看他義斷情忘
處菡萏花開三四枝 五屋珙

題釣臺圖

江空落日暮雲迴峽束飛帆樹杪來漢業獨餘風月

在青山十里釣魚臺 玉芝聚

題住山卷

山中寂靜好脩行。柴水開門又現成。但得鍋中常有米。出家何苦世途行 牧雲門

挂草鞋

方丈門前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骷髏就此埋

僧鞋菊

誰將僧履散東籬。每到秋深香氣飛。莫是淵明訪慧遠。虎溪曾帶一雙歸 瑯琊巽

思退歸

當初只得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欄閒唱望江南

寄鹽官安

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之又不採。郢人何事苦搜尋 大梅常

娑羅樹

娑羅寶樹我師栽。直自龍池一脈來。蔭覆乾坤根已固。兒孫代代見華開 石車乘

雲居祐禪師燒香偈

一身入定千身出。雲居不打者鼓笛。虎馱太華入高麗。波斯鼻孔撑白日 黃庭堅

掩關

槁木形骸百念灰。溪猿野鶴苦相猜。閉門獨掩青松雨。笑口逢人亦懶開 見心復

赴天童

終日巖房靜打眠。不談佛法口生埃。聊通一綫開蓬戶。梁渚山頭敕命來 天目禮

西華檀護請訂入山之期書答

種田博飯生平願。況是名山親到來。豈敢相煩更招手。挂瓢定在木樨開 呆翁悅

赴請翠峯別靈隱禪師

臨行情緒懶開言。提唱宗乘亦是閒。珍重導師并海衆。不勝依戀向靈山 明覺顯二

晦跡自怡

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如今高臥思前

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荊南山中思親

暮雲秋草遍湖西。山色蒼茫望轉迷。雁到東吳書未寄。一天霜月聽烏啼 圓敏

耐重

坐斷孤危未肯休。荷擔傑閣與層樓。祇翁活計丘山重。得力全歸項額頭 率菴 琮

西湖北上

春園南北筍過牆。牆下離離草更香。啼鳥野花無問處。蒼山牢落下殘陽 洪 覺範

西湖

幾度西湖獨上船。篙師識我不論錢。一聲啼鳥破幽寂。正是山橫落照邊 道 濟二

出岸桃花紅錦英。夾陽楊柳綠絲輕。遙看白鷺窺魚處。沖破平湖一點青

金粟種松

門庭冷落碧苔封。獨露當年康祖容。爲惜雲歸無著處。荷鉏帶雨種青松 孤 雲鑑

道話

團圞相聚火爐頭。商略溈山水牯牛。一語若投人拍手。滿天霜月下西樓 中峯 本

鉏地

钁頭邊事洞無痕。今古何人解報恩。東壁葫蘆纔下種。鎮州蘿蔔便生根 古雪 喆

解嘲

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者一頭 典牛 游

遊仙

天涯咫尺即蓬萊。貝闕珠宮次第開。遙望羣仙朝謁帝。雲霞五色護瑤臺 憨山 清三

懷南嶽

祝融峯頂聽天雞。直入雲霄最可棲。我倦欲從松下臥。煙霞醋飽醉如泥

軍中作

緇衣脫欲換戎裝。始信隨緣是道場。縱使炎方如烈火。難消冰雪冷心腸

戍所有感

十畝荒園旋結茆芥菘挑盡到同蒿聖恩未許還磨衲且向階前轉幾遭 大慧杲二

移梅陽示蘊聞

雁回始覺瀟湘遠石鼓灘頭莫怨天一住十年秦楚隔木弓重續舊因緣

種梅於舍桴

從來去住但隨緣此地重歸十五年慚愧山門百無補梅花仍種舊房前 呆翁悅二

再過嚴灘

孤壘不老漢冠新何事長留七里春畢竟煙波無可釣祇堪冷看往來人

至海昏

前身定是赤頭璨風帽自欹麻苧衣久客瓊巖看詩律袖中藏得海山歸 洪覺範二

天公無計奈此老時復致之拴索間寄語故人休念我幸因王事得遊山

漁婦詞

阿儂住在太湖邊出沒煙波二十年不願郎身做官去願郎撒網幸搖船 魯山泰

自怡

白雲堆裏古家風萬里霜天月色同林下水邊人罕到方知吾道樂無窮 東山演

採茶

拈一旗兮放一槍多從枝葉上摶量全身入草全身出那箇師僧無寸長 無文燦

滿園雲霧自攜筐黃鳥聲中日正長採罷不知山欲暝風前間唱盆羅嫽 瑩章蘊

劈柴

不須費盡嫽生力何用輪椎覷面來識得本根絲縷處祇消一爺便揮開 夢菴格二

趕脚驢

終日奔波去路賒蹇驢何事困泥沙最憐客作途中漢祇要將伊送到家

謝事龍翔遊雁宕題龍鼻水以見意

雨足雲收得暫閒謾將頭角寄空山鼻端一滴無多

子引得人人到此間龍翔眩

寒食

漠漠行雲晴復陰野花垂溼晩沉沉遊人莫怨天多雨況在東皐春已深明敎嵩

辭宣議王請

數椽茆屋萬株松蒲榻高眠海日紅不是賢王招不起山人祇合住山中貪聖銘

因事

一笑綠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玆收拾孃生足鐵楖花開不待春紫柏可

七尺單前一片地自古上賢從此去未聞故紙裏翻騰尋得西來祖師意呆翁悅

宿高安灘

臨濟當年遭蹇運灘頭失脚墮洪潮至今月落三更夜尙有寃魂恨未消靈谿昱三

月中懷衡岳

幻影偶淹湘尾寺夢魂先上祝融峯相依喜有多情月投老生涯未到窮

乞食

一鉢翛然手自擎風流活計面相呈鄕曲不解山僧意猶問傍人作麼生

雞冠花

潔白異衆卉階前莎草齊曉來和露看祇欠一聲啼吳潛文

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鬪未休東山演

芭蕉

一幅花牋寫未成不知裏許是何情無端夜雨偷開看滴滴當當讀到明靈叟源

靑牋葉葉映窗紗月夥風裁別樣斜一片衷心都露盡時人莫認眼中花古航

栗子

剃髮鬆裏久懷胎驀地低頭笑口開畢竟是他時節至圓陀陀地出頭來浮石賢

牛餅

太極圖邊見齒痕阿誰齩破鐵崑崙分明吐出初三

月未許泥牛一口吞 汝風杲

楊柳

奈爾縈風帶雨何靜時常少動時多初無惱亂春風意自是春風惱亂他 北礀簡

橄欖

本分叢林輥出來尖頭利嘴果中魁不因鮻著百雜碎爭得甘從苦後回 淸道

百果之中回味長嚼來齒頰有餘香祇緣偏體青如玉博得芳名播四方 瑯琊昱

櫻桃

煉形道士藥爐空枉費生前九轉功一斗丹砂尋不見曉來枝上弄春風 率菴琮

澹筍

澹中其味較偏長瓦鉢擎來分外香翻笑山厨新宴客添鹽著醬不堪嘗 夢菴格 四

方竹筍

草本山中盡莽榛剛方此日獨逢君懸知勁直凌霜節纔出頭來便不羣

籩筍

穿籬透石走籩長八月秋風晚更香此際若教遮夜雨明年春色滿蒼莨

燕來筍

點水淸池雙剪輕幾莖初出鬭尖新東風昨夜長多少消得園林第一春

椶魚

陸地翻身亦俊哉金鱗如粟露雙腮可憐不入漫天網跳出夜叉頭上來 率菴琮

石榴

一種靈根傍石栽開花結子絕安排珠璣滿腹無人識直待通紅口自開 谷源道

苔脯

碧波深處長靈苗潮落潮生探幾遭入手自然成片段者回不怕浪頭高 浙翁琰 二

花椒

突出枝頭顆顆紅包藏辛辣在其中秋風吹得眼皮綻百味珍饈總見功

含煙帶露已經秋課顆通紅氣味周突出眼睛開口笑者回不戀舊枝頭 無用寬

水筧

傑出叢林心已空埽除枝葉不留踪看他脫體橫身處接得曹源正脈通 谷源道

水毬

雪老何曾解輥球太虛輥出有來由看他圓轉高低處好在隨流更入流 浙翁琰

姑惡

晝夜哀鳴煙水鄉爲傷和氣結愁腸聲前有恨憑誰說家醜無端向外揚 率菴琮

促織

費盡工夫聲徹曉天機不露一絲頭夜深唧軋茆櫚下暗織悲秋一段愁□□□

蜘蛛

立處孤危用處親一絲頭上定乾坤渠儂不是呈機巧要與衆生斷命根 涫菴□

羅網重重布古臺看他幾箇撞頭來臨機不解翻身轉直是教伊死一回 何菴□

等閒掉下一絲頭便見經天緯地謀多少衆生迷活路撞頭來結死寃讐 大光古

謝猫

覓得狸奴最可憐黑花高下巧相聯怡雲會裏慈悲種鼠自翻盆渠自眠 怡雲□

失猫

捕鼠生機頗俊哉受他籠檻竟難回勞人幾度空敲盌連喚花奴喫飯來 南叟茂

求猫

堂上新生虎面貍千金許我不應移家寒固是無偷鼠要見翻身上樹時 虛堂愚

鼓

通身擔版面皮横肚裏虛空過一生善法堂前行正令輕輕擊著怒雷轟 彩首座

周遮嚴密自心空包裹太虛在箇中生急面皮誰敢觸禾山解打振元風 無趣空

面桶

做時要用工夫。用處全無滲漏。任是鼻孔撩天。未免低頭相就。癡絕沖

涼簾

有月明明簾碎玉。無風匝匝起微瀾。高堂六月不知暑。要在當人放下看。何菴

鴿

飛騰活計遍天涯。霧罩雲迷路不差。自己屋頭明白了。者回不落別人家。斷巖義

水茶磨

一派滔滔直截過。機輪打動鼓風波。就中旋下些兒子。普與衆生敵睡魔。浙翁琰

機輪轉處水潺潺。機若停時水自閑。末上一遭知落處。十分春色滿人間。大川濟

水碓

深山深處湧清流。撥動機關自點頭。冷笑三家邨裏漢。相挨相拶幾時休。積堂

一派銀河滾滾流。機輪觸著轉無休。知他米白米未白。傍若無人自點頭。無量壽

閘斷江流十八灘。機輪觸處涌波瀾。點頭轉轉工夫到。春出驪珠照膽寒。古梅友

數珠

心體圓明空不空。河沙諸佛悉皆同。阿僧祇劫難窮數。祇在當人掌握中。覺菴貞

竹杖

香嚴一擊眼如盲。可怪無端節目生。不是一回親入手。人前寸步也難行。何菴

藤杖

骨露筋疎總率眞。攜來恰稱水雲身。摩挲又動擬慾與。祇想橫拈打箇人。雪鴻信

琉璃

放下放下。提起提起。一點靈光。照天照地。丁生

通身瑩徹玉壺冰。藥火重燒大器成。箇裏有心纔點著。看渠到處發光明。浙翁琰

外面玲瓏裏面空。廓然一點赤通紅。千年黑暗歸何處。剎剎塵塵光燄中。笑巖寶

琉璃棚

冰壺凛凛玉龍蟠吐出明珠照膽寒好是山堂無月夜一天星斗墮欄杆率菴琮

靈雲石

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峯靑到今曹源生

風鈴

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計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巨川海

通身是口挂虛空不管東西南北風一等爲渠談般若滴丁東了滴丁東長翁淨

破衲

布袍勃窣老煙痕晝作袈裟夜作衾條縫渾身都裂破朝陽猶自嬾拈針夢菴格

謝智觀和尚書陶淵明詩文手卷

書法眞傳自本師松窗爲我靜臨池來朝更買澄心紙乞寫淵明歸去辭九溪積

放蝶

豈是閒閒鑽故紙也知那畔有光輝道人不作莊生夢放爾出頭天外飛芥菴大二

偶示

西江吸盡接龐公多口馬師眞脫空無限家私渾籍後笊籬一柄颺東風

徽宗皇帝令繪慧持像須行復自裂三偈

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

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接議樹中不是負趨人

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雜毒海卷五

雜毒海卷六

京都柏林嗣祖沙門　性音　重編

雪佛

三十二相冰骨格。八十種好玉肌膚。大家瞻仰莫生厭。今日有兮明日無。無標指堂

一花擎出一如來。六出團團笑臉開。識得髑髏元是水。摩耶宮裏不投胎。蔣生

香爐

規模脫得巳周圓。古廟埋藏知幾年。拈起一星火種子。寒灰發燄氣衝天。率菴琮

香印

覆去翻來打一鎚。羅紋結角火星飛。誰知起滅不停處。使得人間十二時。野雲南

紙

出身元是臥藤蘿。做處工夫面壁多。千里憑渠通信息。令人笑殺備頭陀。率菴琮

篩

竹頭木屑盡兜籠。綿密工夫不漏風。任是兩頭扛得動。中間自有主人翁。止菴二

無絃琴

月作金徽風作絃。清音不在指端傳。有時彈罷無生曲。露滴松梢鶴未眠。

琴到無絃聽者稀。古今惟有一鍾期。幾回撥鼓陽春曲。月滿虛堂下指遲。癡可

風琴

至竟心爲造化功。一枝青竹四絃風。寥寥雙耳更深後。如在緱山明月中。貫休

琴枕

仰山推出大溈前。一種無絃妙不傳。合眼黃昏開眼晝。正音端的落誰邊。偃溪聞

翦

渾鋼打就冷光浮。兩刃交鋒未肯休。直截當機爲人處。何曾動著一絲頭。石門來

生鐵心肝解結絞。雙收雙放不辭勞。從來利鈍不相等。不必疑他兩面刀。朴菴

炭團

死柴頭上未全灰。打破依然揑聚來。覰入紅爐重煅。過幾人冷地報春回 何菴

冷地工夫做已完。未應便作死灰看。等閒放兩拋三去。多少師僧被熱瞞

釘鞵

黑漆皮膚鐵齒牙。脚跟長短莫疑他。入泥入水㨶身去。不涉程途即到家 笑翁堪

雪

普天匝地白漫漫。一片虛凝照膽寒。若謂普賢眞境界。知君已被眼睛瞞 混源密

綫

五色拈來用不偏。針鋒影裏要爭先。收來放去從機變。鐵眼銅睛也被穿 無鏡徹

盛落

休言身寄在櫩頭。解接吾家向上流。煆煉已知無滲漏。從教口角似傾湫 大川濟

船

千刀萬斧已成功。湖海橫行沒定蹤。但得把艄人在後。面前不怕打頭風 朴菴銛

秤

木石身心用得親。箇中輕重自分明。若人會得鈎頭意。八兩原來是半觔 璞菴

傀儡

三聲畫鼓兩聲鑼。鬼面神頭有許多。伎倆百般都做了。看他合煞事如何 祖菴柔

棚頭出沒逞風流。引得傍觀笑未休。纔使全身都放下。頂門猶挂一絲頭 斷橋倫

憶母

雪殞萱花淚濕衣。白頭無復倚柴扉。去年五月黃梅雨。曾典袈裟糴米歸 已恭行

蠅

爲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著來時路。始覺從前被眼瞞 白雲端

病中

一寒一熱又輕甦。正覓根源起處無。夜半鼠聲成陣出。牀頭打倒藥胡蘆 東嶼海

焙籠

篾纏紙裹最風流冷處隈藏未肯休看你通身都是眼自應推出火爐頭 笑翁堪

獅子峯

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峯上不得雲攀也出頭 雪竇顯

帽

黑漫漫地一片頂上聊通一綫等閒蓋覆將來多少討頭不見 大川濟

鍼筒

函蓋乾坤器量周銅睛鐵眼一齊收幾多利禜尖鋒者到此如何敢出頭 無門開

鍋

鈍鐵親曾入爐鞴通身紅煉脫規模看他羨月烹風處漏泄如今一點無 子元

扇

一從透出劍門關無縫團團孰敢看信手等閒提掇起清風凜凜逼人寒 無門開

鹽官侍者錯商量贏得風流話已行今古有誰知兩擴未曾搖動足風涼 指堂

滴漏

點點分明箭箭親壺中別有一乾坤若教水泄不通去多少違時失候人 浮石賢二

跳珠泉

竹龍昨夜戲山根一顆明珠吐復呑看即不無爭不得聽教撲碎又渾侖

拍掌珍珠泉

掌一拍兮足一頓靈泉滾滾珍珠噴直饒是淚滿溪流消得英雄多少恨 李又白

泥鶩

不離泥水見芳心巧囀無聲是妙音眼裏忽然親聽得何須重到綠楊陰 浮石賢

白蓮

碧玉長柯雪色衣夜深看見也相疑數行鷺立波心月拍手驚他不肯飛 北磵簡二

菊枕

青囊誰共賞秋葩轉寄深雲病叟家驚起十年湖海
夢夜來白髮見黃花

葡萄

老爛多年一束藤安排上架便敷榮龍鬚卷處驪珠
現不比尋常鬼眼睛 矮翁

水車

平生擔版貴清閑萬里無雲始踏翻要得滔天并蓋
地胷襟流出有何難 梅首座

茶

百草頭邊法戰時槍旗未展露全威直饒陸羽知端
的也落吾家第二機 松源岳

拄杖

得處不在高峯亦非淺谿深壑如今幸得扶持老病
是爲依託 神鼎諲

多年寒谷古藤枝行遍湖湘採得伊探水截空俱莫
問一般輕重少人知 虛堂愚

頭角崢嶸勢倚空橫拈倒用疾如風要知得力全提
處總在渠儂掌握中 率菴琮

與奪雙行驗是非芭蕉性命若懸絲橫拖倒拽人無
數那箇扶持大道歸 止翁

拂子

馬祖高懸機纔泄趙州馳獻意何深見他毛病拈他
底豈有絲毫錯到今 虛堂愚

煙火

輕輕點著便飛星轆轆機輪轉不停不是神仙三昧
手都緣些子藥頭靈 或菴體

草鞋

草裏縱橫用處端南泉曾受趙州瞞衲僧步步牢渠
力肯向寵牀角上懸 吳翁

脚下不辭泥水闊鼻頭打溼爲人忙無紋印搭千峯
面曲盡元謌道路長 善提朗

綿密工夫打得成通天活路任縱橫看他到處獰如
虎無限清風足底生 琅琊覺

出土漢玉環

遮顆圜光會也麼泥團打破絕誵訛雖然不受爐中
煅曾用工夫細琢磨 智觀慧

惜煙

爐無獸炭坐無氈。三箇柴頭品字安。家醜莫教輕放出。聽他炙地與熏天 大川濟

牛怨

七十餘城一戰收。歸家秖說便封侯。火瘢未冷重加軛。春雨春風暗結愁 宜行可二

聽雨

簷前滴滴甚分明。迷己衆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

蠶

桑空柘盡始心休。綿密工夫一繭收。爐炭鑊湯挨得入。爲人秖在一絲頭 默中唯

書懷

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連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 簡堂機

鑄印

袍著金花勒小驄。揚鞭幾度月明中。黃河界上空來往。直至如今未樹功 虛堂愚二

銷印

鐵鑄無底飽風霜。歲晚歸來臥石牀。一對眼睛烏律律。半隨雲影挂寒堂

礱米

脫得一層又一層。磨礱舂打莫生憎。須經簸過堪爲飯。供養十方賢聖僧 均實水

菖蒲

根下塵泥一點無。性便泉石愛清孤。當時不惹湘江恨。葉葉如何有淚珠 明顒師

一拳石上起根苗。堪與仙家伴寂寥。自恨立身無寸土。受人滴水也難消 王沂公

懸巖畫蘭

嫋嫋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爲。從地自作顛倒想。要見懸巖撒手時 黃文獻

苦筍

業衣脫盡白如銀。百沸鍋中轉得身。自是苦心人不信。等閑嚼著味全眞 常藏主

韭花

造化之功品物情。正當生處不言生。尋枝摘葉空勞力。一朶開時一佛成 東山演

苔

青如蚨血染頹垣。漢寢唐陵幾斷魂。莫笑貧家春寂寞。漸隨積雨上青門 古心淸

葵

絕盡寒暄態。唯存向日心。東籬有黃菊。遙想是知音 愍山蕭

十竹

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秖十箇。春風愼勿長兒孫。穿我階前綠苔破 淸順

新竹

巍去東西塞逕茆。如簪如角透谿坳。未離紫籜皆含節。直上青雲始放梢 智䟦

桂花

雲根桂子何年植。西風吹落黃金屑。光浮月影散天香。塡構塞壑成狼藉 抱璞璡

谿梅

稜稜瘦骨薄煙籠。盡日谿頭送曉風。偏向雲中開隻眼。冷看荊棘鬬英雄 隱元琦

臥龍松

小橋爲枕臥蒼鱗。古壑無雲獨露身。猶待春雷風雨作。崢嶸頭角出荒蓁 頂目徹

蜜蜂

潮鳴一夕到天光。日夜奔波有底忙。漆桶破時家醜露。百千孔竅看郎當 靈章組

千花蕊上刺香時。百草頭邊得意歸。一竅透穿通活路。遊行無礙去來飛 天封慧二

桶底遭君打脫時。從前活計頓拋離。超然不戀舊窩窟。空有層層釀蜜脾

窗蜂

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 古靈卓

螢

不是祥光不是星。飛騰活計一身輕。看他一點光明處。黑暗林中作眼睛 古梅友

撲燈蛾

誰是靈光誰許泊茶毗一箇又還來癡蛾眞實癡無比爛額焦頭趁不開呆翁悅

跳蚤

纔聞腥氣便來鑽引類呼朋暗打團觸著雖然能跨跳通身依舊黑漫漫晦山顯

紙帳

從來不怕惡風吹一片寒雲四面垂幸自明明還白白休來裏許撒珍珠恕中慍

竹拂子

出得泥來節節高剝除枝葉飼龜毛等閒拈向華王座大地山河也動搖石門剛

蒲團

周遮無縫影團團放倒全身便自安堪笑昔年稜道者無端七度被他瞞素嚴淵

雪壓梅

柔條能任幾深寒野態便宜帶雪看小立風前撐不住一回斜倚在欄干汝風景三

過雲門竹隝

踏遍花溪到老欒一峯天外逼天寒我來夏盡猶堪賞香老蓮房露未乾

火筒

兩頭截斷見心空一竅能生萬竈風謾借渠儂伸口氣死柴頭上也通紅

命根已斷繁枝盡隻眼圓明火宅遊透底爲人伸氣處轟雷掣電死柴頭呆翁悅

煤

抱寂千年終不了全身須要入鑪來盡機備應羣生欲然後身心始得灰笑巖寶

餛飩

飽齁齁地出頭來扠手當胷擘不開百沸湯中輕轉側三心點破絕疑猜石門剛

叉手人前且鞠躬誰知腹裏廣含容鑊湯深處翻身轉齩破方知味不同古梅友

湯圓

工夫做倒圓成處自然潔白絕纖埃深深鍋裏翻身

出便是癡人也口開 石門聰

寄龍團茶與杲和尚

蒼壁團團不暗投。舌端有眼似離婁。莫言茗盌無三寸。解問如何是趙州 曾文清

東坡羹

分外濃甘黃竹筍。自然微苦紫藤心。東坡鐺內相容攝。乞與饞禪掉舌尋 洪覺範

聞角

幽幽寒角發孤城。十里山頭漸杳冥。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堪聽 東山演

秋夜

漠漠空江煙水寒。虛窗生白亂星攢。起看天末來鴻影。半落黃蘆半落灘 履明綸二

漢宮秋

摧秦夷項堨鴻溝。百戰功高莫與儔。禮樂荒唐溫樹死。月華猶照漢宮秋

雷篆

聽法天龍百萬俱。空山曾駐阿香車。千年畫棟留遺路。雷火蒼煙秘玉書 玉芝聚

翡翠

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為身累。那得秋林淨處棲 一初仁

竹蝦蟆

透出根身易却形。心空一切況蒼蠅。不知有甚不平事。祇是常常努眼睛 呆翁悅

鐵牛

百煉爐中輥出來。頭角崢嶸體絕埃。打又不行牽不動。者回端不入胞胎 常藏主

謝惠數珠

南詢初不失程途。收得金剛腦後珠。兩手持來親獻我。光明爛爛破昏衢 應菴華

香爐

有耳聞聲一似聾。無容餘物動乎中。灰心未必常如此。贏得清煙便不同 幻有傳

開荒

莫愁荒穢草根深。要在當人著意尋。扶起犂鉏能用

力石頭土塊也翻身呆翁悅十

清種

當陽揀辨絕周遮到手休輕放過他若是模糊在敗
種異時端的見焦芽

雨穀

粒粒不教落別處撒開捏聚任他爲靈芽護惜還須
旁土面厭頭應待時

栽禾

休云辨地實從苗立意栽培識用高手眼當人能逸
格根壘土瘦亦堅牢

耘草

鉏頭如不倦殷勤異草何曾得見聞淸楚本根能歷
壓野蛙鳴呌任紛紜

颺花

禾秀蓬蓬花異常祖翁田地盡馨香諸禪且譭生歡
喜風雨須防早晚狂

車漑

雖然眼見是嘉禾也要時時潤澤他盡道榮枯憑雨
露機關別有得知麼

垂實

莖莖且喜漸低頭我亦欣欣望有秋欲得香粳須待
熟老農不審忍饑不

刈穫

到此須防沒脚泥和根截斷始稱奇逢人若問靑黃
色好學禾鐮直示伊

炊嘗

飯香飯熟豁雙眉功用方知不汝欺白汗不緣蓑笠
透而今安得頓忘饑

洗筆

古人信文字字字從此出天下心不欺爾亦有陰騭
濯之遺孺子念玆未應失明教嵩

竹杖

截斷麤根便不同拄天拄地任縱橫赤條條地無枝
葉一節空兮節節空陽山授二

墨斗

竟日孤圓墨與隣竝無文字與人論從他曲直難分

辨一綫相通便見眞

託盋

一自西乾搏量出却來東震表單傳囊藏有意存函蓋展託無心口向天菩提暕

眼鏡

作就規模自一雙向人鼻上露堂堂總饒眼有筋千尺一鑑分明絕覆藏智觀慧二

風鳶

紙鳶紙鳶躍日參天翻騰羲翼者邊那邊

古高僧圖

身肥似鶴鬢毛秋拄杖橫眠大地收千古寒潭淸徹底不開唇吻見咽喉天岳晝四

埽蟲風波圖

衆儂特煞用工夫萬頃風濤一埽枯試問未拈苕帚柄纖毫著得力還無

送秋濤赴明招

汝今遠走豈徒爲莫忘扶搖直上時騎取毒龍布雪雨從來佛祖是盲龜

禪人出山乞示

未著草鞋前毒刺錐人脚見月忘指時靑天飛一鶚

北風上茅屋欽山樹可

北風上茅屋聲聲如折竹竹折我不嗔竹淩雲難宿

次覺範洪禪師捕魚韻

觀津

守網盧公笑若爲何如滑計向江湄海門乘興還來往潮落潮生好趁時夢菴格

放艇

霜落寒潭秋水淸西風陣陣棹舟輕朱涇去後誰堪紹舞棹呈橈幾箇明

設餌

投竿淺水笑孤寒要得鯨鰍海上看祗有任公堪共語犗將五十鈞頭安

垂綸

撈蝦撈蜆世偏多斷港頹溝奈濁何錦鯉自然潛巨浸不妨千尺擲淸波

浮定

水面飄搖莫問風浮沉先鑑任西東離鉤三寸如能道撓下翻身孰與同

懸掣

不犯清波那得知纔吞香耳便乘時一聲潑剌隨竿起方信當功不浪施

串穿

落花流水暮春天釣罷孤蓬且晝眠覺後將魚收拾去柳條折向綠陰穿

登岸

既得金鱗心便休長歌撥棹倚歸舟綠楊隄畔漫天雪無限風光到岸頭

市鮮

金沙灘外遶紅塵售去難逢幾度巡項子骨歸西土去馬郎空自憶閨人

得價

青錢白鏹出高門爾汝招呼李與昆紅蓼白蘋恣笑傲逍遙澤國度朝昏

雜毒海卷六

雜毒海卷七

京都柏林嗣祖沙門　性音　重編

題號

古帆

昔年到岸曾收卷今日因風又展開若要隨他那邊去不妨洗脚上船來 滄菴

古鏡

從來夜叉菩薩面當臺一照沒蹤由就中磨滅不得處黃鶴樓前鸚鵡洲 靈叟源

古樵

空劫已前無影樹撐天拄地赤條條新州有箇賣柴漢收拾將來一擔挑 石屋珙

一從斫倒巖前樹幾見枯樁帶蘚斑年去年來堪笑我斧頭又被蛀蟲鑽 石門來

西巖

北嶺南邊南嶺東都盧無處覓渠蹤誰知月落猿啼處峭壁懸巖有路通 東谷光

春谷

東君長不老祇在亂山隈一點陽和氣高聲喚得回西巖惠

柏巖

苗裔忽生巖石裂不同松檜拂雲長蒼蒼無一閑枝葉子落蔡林也有香大川濟三

枯海

一漚未發識根源萬浪千波總妄傳惟有珊瑚枝上月夜深依舊向人圓

斷橋

瞎驢一踏兩頭空便與尋常路不通寸步却成千里隔憧憧多在半途中

瞎翁

平生不是眼無筋瞎處工夫用得親信步堂堂行大道相逢多是撞頭人瑛菴

無礙

三家村裏謳歌去十字街頭爛醉來紅粉佳人歸宿處伽黎倒搭舞三台大川濟

無爲

喧眠喧飯度春秋佛法從教爛却休若謂全身都放下一絲頭是一絲頭西巖惠

無禪

平生有口不談玄向上誰言有別傳缺齒老胡元不識迢迢依舊返西天東谷光

頑極

千古生公臺畔石從來與我是同儔我儂更勝渠些子說到驢年不點頭西巖惠二

大嘆

迅雷打翻千世界暴雷轟破五須彌直饒驚得虛空墜未抵渠儂性發時

山外

背向千峯笑展眸楚雲寥落遠煙浮平蕪斷處休相問正恐行人借路謀石田薰

跛翁

坐立儼然無一事出門入戶便乖張脚跟點地不點地自有旁人說短長偃堂仁

病翁

見人無方下禪牀。已是肝腸不覆藏。若是不能知痛
癢。跨門未免錯商量 偃溪聞

懶翁

垂垂白髮已忘年。折脚鐺邊息萬緣。百鳥不來花自
笑。日高三丈尚翻眠 佛照光

牧翁

千簇雲山萬壑流。沒蹤由處有蹤由。老來收放便垂
角。不在春風百草頭 鐵牌

死翁

青天白日露屍骸。大地衆生眼不開。若是他家眞嫡
子。三千里外獻棺材 頁山

退翁

一從放下便知羞。更不人前強出頭。寒涕垂頤衣露
肘。縱橫無處不風流 西巖惠

樵屋

枯者是子榮者是。一刀兩段沒商量。盡情收拾歸來
也。牢掩柴扉春晝長 虛舟度

無華

單單祇賣死貓頭。萬兩黃金未足酬。不比尋常生菓
鋪。競將百貨趁時流 ま首座

默翁

飽諳世事慵開口。會盡人間祇點頭。莫道老來無伎
倆。更嫌何處不風流 無門開

雪收

鑿頭蓑衣禦苦寒。自家水牯自家看。白漫漫處無尋
草。笛弄梅花過別山 大川濟

月航

平如鏡面曲如鈎。落在波心攪不浮。索性一篙都撥
碎。婆婆擂鼓轉船頭 孝家

鼎山

萬煆爐中鑄就時。十分重似五須彌。有人下得全提
手。爛煮虛空供養伊 左溪

刖翁

幾年抱璞覓知音。兩度遭傷恨轉深。從此人前休將
去。了無脚跡與人尋

古田

劫初片地沒高低著脚分明三尺泥賣與買人誰是
主一犁春雨鵓鴣啼

古渡

五百生前過一遭那時早已涉波濤即今底事如何
舉水若漲時船自高

鐵樹

劒戟林中識得渠黑皺皴地沒榮枯試將根底推排
看孤硬無如者一枝

雪樵

撈到孤峯不自處全身猶墮棘林中到家擔子兩頭
脫柴自青兮火自紅

珠霰飄飄柴在肩且謀燒火過殘年庭前此際無人
立爐內憑誰續斷烟 元叟端

一菴

不著劃時全體露擬尋當處轉乖張更言萬法歸何
處門掩湖山春晝長 淅翁琰

損菴

六處虛名不假脩七穿八穴有來由霜風霰雪縱橫
入不是愁人也著愁 大川濟

祖關

千重鐵壁勢磨空東土西乾信不通伎倆盡時挨得
透脚頭脚底起淸風 石溪月

雪庭

一度寒來不可禁森羅萬象盡平沉箇般門戶誰能
入著脚分明三尺深 大川濟

霞浦

形影重重蘸碧流幾回錯認錦江頭及乎光彩消磨
盡元是白蘋紅蓼洲 月坡明

半村

都盧祇有三家地分得生涯在那邊犬吠雞鳴無兩
樣春風却隔一溪烟 聞極岑

古桃

仙苑春風幾奏名三千年實結初成會將一點皮頭
血換却靈雲兩眼睛 希叟曇二

凱翁

曾飛鐵騎破重圍赤手揚鞭得勝歸沙漠已成歌舞

地自磻雙髻對斜暉

無參

得罷休兮便罷休。南詢著什麼來由。誰知五十三知識。門掩西風一樣秋雪巖欽

無礙

一處通兮處處通。如風過樹月行空。藕絲竅裏輕彈指。推出須彌第一峯

月屋

靈山話與曹溪指。賣弄淸光共一家。不信但從今夜看。又移梅影上窗紗

海門

潑天門戸難遮掩。偏向洪波險處開。不是弄潮潮裏漢。褼身能有幾人來

業風吹起浪如山。多少漁翁著脚難。褼命捨身挨得入。方知玉戸不曾關常藏主

閒田

秦不耕兮漢不耘。钁頭邊事杳無聞。年來也有收成望。半合淸風半合雲野翁同

木翁

不知天地本無根。到老全無刀斧痕。倩得同行箇上座。夜來扶過落花村

夢菴

依依雲護石牀寒。睡裏生涯盡自便。門戸打開星似了。一拳贏得枕頭眠

三世如來眼未醒。昏沉妄想立門庭。客來不把拳頭豎。寐語從他隔壁聽天如則

減堂

瞎驢一喝驚天地。臨濟家風始大張。累及兒孫成話欛。無門無戸可承當浙翁琰

無牛

桃林花落草離離。失却繩頭拍手歸。幾度野田春水白。隔煙愁聽笛橫吹

雷峯

一聲掩耳不及處。百里震驚山嶽摧。若是於心無愧底。坐觀雲散碧崔嵬

驀地如將鐵鼓撾。眼頭電影走金蛇。誰知昨夜峩嵋

頂鷲得象王花入牙

鐵面

百金剛杵力難摧此相何曾墮母胎自是嶺南明上

座繡針眼裏出頭來

白巖

夜半看來與晝同峭巍巍地又玲瓏飛來片雪無尋

處空得空生驟一重

天巷

日月兩輪爲戶牖衲僧活計未蕭條不知三十三重

外爛却春風幾許芽

石關

巖巖爲壁薜蘿門天巧渾無斧鑿痕百鳥不來雲自

合豎拳消息與誰論

石田

石上栽田世所稀老農聞得也攢眉有人下得泥犁

種別飯炊香供養伊

方菴

者一坐具地生涯誰得知夜來四簷雨識盡我家私

絕待

上無攀仰下無依大地空來更是誰祇箇已靈猶不

重有何巴鼻與人知 谷源道

了翁

踏斷草鞋拗折拄杖徹底風流匙挑不上撥問如何

劈面便掌 斷橋倫

月浦

吞却七箇與八箇十分圓處曲如鈎魚翁一棹百雜

碎笑入蘆花萬里秋 東嶼海

竹房

碧雲堆裏六窻深翻憶香嚴錯用心有手不拋聞瓦

礫且鋪一榻對淸陰 空巖有

雷隱

白日靑天轟一下掀翻海嶽裂虛空三冬不用行春

令藏在無陰陽地中

如翁

閒眠閒坐又閒行那事不知何似生因到水邊看白

髮秋風吹著兩三莖

明叟

鑿盡昏衢燕幽日輪當午月當秋空來宇宙無知已贏得春風到白頭

鏡空

垢盡塵消體自圓彩雲無影不重懸仰山擊處打不破炛耀門庭五百年

聰菴

外息諸緣魚止濼內心無喘鳥棲蘆老胡開着般門戶帶累兒孫在半途

密室

祇着方方一丈中縵天網子百千重放一綫道通汝氣黃梅夜半逞盧公

石翁

五百力士拽不動空生頑坐幾風霜巴歌唱罷無人會春草春花滿地香

空海

返觀觀盡復何觀清淨瀰漫一埽乾月照毒龍眠不得又從平地起波瀾

實翁

不離生滅是圓常花落花開見自忘老眼一雙無著處秋籬閒看菊花黃

無範

德山棒落青天雨臨濟喝轟平地雷踏盡規模空佛祖更將何法示方來

無在

三回五度打柴扉將謂雲深未得歸把手話來元不似斷橋流水夕陽微

足菴

日用何曾有欠虧四邊門限不曾移若言知止方爲止滄海依然似漏卮

毒海

洪波浩渺浪翻空一滴無非鴆酒同祈須望風心膽裂不知將底濟魚龍

無得

夢裏堆藏總是金一場富貴喜難禁枕頭撲落忽驚起四壁淸風無處尋

無言

有口祇堪閒挂壁不將一語當宗乘看他澗默雷聲處未許毗耶老淨名古鼎銘

圓中

轉轆轆地如盤走珠向外尋覓天地懸殊了堂一

諾菴

自喚一聲還自應知伊未是到家時如今門戶天然闢未到家時也許伊千巖長

大徹

虛空寬廓猶嫌小透底何妨透頂頭吾祖口門端的窄過窗之後更無牛

無菴

誰曾架出三間屋又是何人借住來祇把虛空爲壁落從教門戶潑天開

月舟

冰輪夜冷水天空萬里清光一櫂中七百高僧撐不上黃梅贏得老盧公元叟端

古畊

威音王世墾荒丘留與兒孫種復收今代未知承佃法教人空手把鋤頭天如則

晦空

千燈不照六窗寒光影俱忘始解看三萬二千人去後至今門戶黑漫漫中峯本

逆流

出源便遇打頭風不與尋常逝水同浩浩狂瀾翻到底更無涓滴肯朝宗

藏山

等閒掇轉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盡大地人尋不見是誰收在一塵中

太古

七日莊周竅鑿破百千諸佛未投胎衲僧一箇閒名字端的親從那畔來

無隱

眼見耳聞元不隔晝明夜暗絕商量本來成現何多事切忌當機自覆藏

古田

七佛如來陳佃戶五千餘卷舊鎡基稻花香熟黃雲老多少兒孫不自知

省菴

一聲幽鳥到窗前白髮老僧驚覺眠走下竹牀開兩眼方知屋外有青天

定叟

爲人散亂現威嚴千劫渾如坐片時白日未曾輕動著西風吹白兩莖眉

秋江

氣肅風淸徧界涼數行新雁度瀟湘一天好景憑誰委兩岸蘆花對夕陽 傑峯愚

雲菴

或淡或濃拖雨去半舒半卷逆風來爲憐途路無棲泊却把柴扉永夜開 高峯妙

無鏡

從來一法何曾立祇箇容成也不留却笑雙林還有照倘來臨水自觀頭 南石琇

無岸

擧頭四望白瀰瀰南北東西莫知不用篙篙撐到底回頭便是上船時 石屋珙

石巖

千尋拔地靑如玉萬丈凌雲硬似鋼望見嶮巇多退步有誰撒手肯承當

無敵

眼空湖海氣凌雲傑出叢林思不羣古往今來誰是我得饒人處且饒人

釣雪

百尺竿頭一縷絲沒提撕處急提撕離鉤三寸忽拖却正是虛空粉碎時 無文粲

友巖

最難知是結交心鐵壁銀山百萬尋生死兩岐俱識破石頭大小盡黃金 楚石琦

梅叟

看到南枝又北枝從敎兩劈白如絲幻花滅盡留眞實正是靑靑結子時

息菴

百尺竿頭罷問津。孤峯絕頂養閑身。雖然破屋無遮蓋。難把家私說向人。常藏主

古松

劫初無地著靈根。直下誰知有茯苓。子落叢林成大樹。萬年不改四時青。千巖長

小菴

箇葉為苫縩有餘。一微塵裏構菴居。雖然毫髮無容處。萬象森羅聽卷舒。笑巖寶

山居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大梅常

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志芝菴主

山中住。獨掩柴扉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志菴主

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志菴主

竹覓二三升野水。松窗五七片閒雲。道人活計秖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和菴主

故園歸路隔天涯。絕頂閒房且寄家。翻罷貝多山月好。一棚花影漾袈裟。元叟端

拙直自知趨世遠。疎愚贏得住山深。現成活計無他物。秖有皺皴杖一尋。滄藏主十二

屋架數椽臨水石。門通一徑挂藤蘿。自緣此處宜投老。饒得谿雲早晚過。

自笑疎狂同拾得。誰知癡鈍若南泉。幾同食飽遊山倦。秖麼和衣到處眠。

無心閒淡雲歸洞。有影澄清月在潭。此景灼然超物外。本來成現不須參。

隨身秖有過頭杖。飽腹惟憑折脚鐺。幾度還閒何處好。水聲山色裏遊行。

瓦爐爇處清煙藹。鐵磬敲時曉韻寒。一串數珠重又重。拈來百八不相瞞。

一瓢顏子非為窠。四壁相如未是高。爭似山家真活計。屋頭松韻瀉秋濤。

數行大字貝多葉。一炷麤香古柏根。石室靜延春晝

。永杜鵑啼破落花邨

漁父子歌甘露曲。擬寒山詠法燈詩。深雲勿謂無人。聽萬象森羅歷歷知

坐石已知毛骨冷。激泉常覺齒牙淸。箇中有味忘歸。念身老無餘合此情

幽巖靜坐來馴虎。古澗經行自狎鷗。不是忘機能絕。念大都投老得心休

怕寒懶鬀鬖鬆髮。愛煖頻添榾柮柴。栗色伽黎撩亂。搭誰能努力强安排

萋萋茆舍新秋夜。白荳花開絡緯啼。山月如銀牢老。與閑行不覺過峯西石屋珙十

滿山筍蕨滿山茶。一樹紅花間白花。大抵四時春最。好就中猶好是山家

種了冬瓜便種茄。努形苦骨做生涯。衆人若要廚堂。好須是園頭常在家

一日打眠三五度。也消不得許多閒。循環數遍琅玕。竹又出靑松望遠山

巖房終日寂寥寥。世念何曾有一毫。雖著衣裳喫粥。飯恰如死了未曾燒

半窗松影半窗月。一箇蒲團一箇僧。盤膝坐來中夜。後飛蛾撲滅佛前燈

飯炊五合黃陳米。羹煮數莖靑薺苗。淡薄自然滋味。好何須更要著薑椒

一天紅日繞東南。自拔靑苗插瘦田。布襪半霑泥水。溼歸來脫曬竹房前

居山那得有工夫。種了冬瓜便種瓠。設使一毫功不。及許多田地盡荒蕪

老來無事可干懷。竹榻高眠日枕斜。夢裏不知誰是。我覺來新月到梅花

地爐黃獨終無味。屋角靑松未有花。紅葉不題流水。去春山多少好人家

黃葉任從流水去。白雲曾便入山來。寥寥巖畔三間。屋兩片柴門竟日開

蓬頭垢面箇頭陀。天下禪和不奈何。便是佛來須喫。棒如今年老却成魔

麥隴風淸梅雨住。種瓜栽菜人無數。聞鼓聲歸喫飯

來鉏頭倒挂門前樹

石上打眠還打坐松間行去又行來白雲影裏山無數黃鳥聲中花正開

冬瓜棚外種胡盧茄子更栽千百株九丈舌頭三百口且同一夏住茆廬

四五月裏竹葉落萬木青青梅子黃冷地看他生死事如何空過好時光

佛法文章一字無柴床對客黨盧都胷中流出蓋天地潦倒巖頭牙齒疎 天如則二

憶在蘇隄過六橋小香羅帽被風飄滿頭帶得湖山雪幾度驕陽曬不消

閒來石上翫長松百衲禪衣破又縫今日不憂明日事生涯祇在盋盂中 灌溪昌

我也無端蓋把茆椽磚徒自向空拋山深不見一人至打著元來是樹梢 何菴

月在水中撈不上徒勞敲碎水中天夜深山寺開門睡月自飛來到面前 橫川珙五

稱心稱意可長保上苑名園春日花一箇尖頭茆屋底長年無事道人家

七十二峯波面出盧公去後石屏存高歌數曲遊三日圖畫又添僧一尊

千丈巖根芋火香天上日輪正卓午東土西乾無祖師白髮老僧七十五

佛佛授手無多子祖祖相傳似海深昨夜西風搖門扇天明無迹可追尋

栗色伽黎千百結倚松捫腹看雲飛有人問我雲山趣向道春深筍蕨肥 愚谷智

山中十日九日雨樹頭青子落不住白犬尋蹤入草間驚起竹雞飛上樹 恕中慍

一樹青松一抹煙一輪明月一泓泉丹青若寫歸圖畫添箇頭陀坐石邊 無見覩

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蓬萊圓

生涯滿目是青山一榻翛然屋半間不是老僧誇富貴日閒閒又夜閒閒 吳翁

谿上坐來久谿聲流水長隔籬煙上竹道者煮茶湯

暮翁

占得溪房最上層。山中拋却一堂僧。小園祇在欄杆下。自摘青藜雜飯蒸　東石

背負斜陽出西堰。春雲狠藉藏春阪。過一谿橋見一邨。人聲漸近松聲遠　雪山杲

乘閑偶出青山去。日暮歸來趁野泉。谷口是曾風雨過。草堂修竹亂春煙　玉芝聚

梅花昨夜破寒汀。曉日初融露尚零。無事道人翻有事。一枝先供佛前瓶　唵嚖香

送雨風無力。流花水不情。啼春枝上鳥。今日更分明　法如河

半生株守獨家邨。愛月常常不閉門。枯木作菴伸脚睡。風流不減雪峯存　惟一潤

雜毒海卷七

雜毒海卷八

京都柏林嗣祖沙門　性音　重編

山居

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　隱山

一杯晴雪早茶香。午睡初醒春晝長。撈著通身俱是眼。半窗疎影轉斜陽　雪巖欽

春山筍蕨正蒙茸。好把黃粱徹夜舂。莫謂西來無此意。祖師渾在盋盂中　大梅英

山靜課花蜂股重。林空含籜筍肌明。倚欄不覺成癡兀。又得黃鸝喚一聲　石林鞏

紫蕨伸拳筍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鸝留鳴燕語巢　柏堂雅

就樹縛茅成屋住。拾薪編戶傍谿開。是他嬾瓚無靈驗。惹得天書動地來　布衲雍

冷風疎雨做新年。寂寞寒冰古澗邊。暖閣地爐煨榾柮。送窮不用更燒錢　冰谷衍

草堂秋似廣寒宮。金色花開碧玉叢。坐久不知凡骨

換天香淸散月明中天眞則二

茶罷焚香獨坐時金蓮水滴漏聲遲夜深欲睡問童子月上梅花第幾枝

無事山房門不開土階春雨綠生苔此心將謂無人委幽鳥一聲何處來大魏倫

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邨閒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淸風爲埽門聚忠

羹菜無鹽懶去賒化糧道者未還家一條百衲拈來看昨夜霜添瓦上花杲菴莊三

蕎麥花開曉日晴喚來童子聽叮嚀好將紫芋收歸了攜取長鑱劚茯苓

處世心如臘月冰住山自笑百無能菜羹且莫熬油者留點堂前供佛燈

鼓腹而遊是何日無事乘閒向谿立谿風晚生谿樹寒谿上落花高一尺法杲 四

買山開地別爲家折竊盤雲小徑斜人跡如今到不到侵階祇看紫苔花

疏製衣裳草結廬疎人先疏我身疎得車失馬都休

問萬事我今面壁初

山紅草碧萬點螢樹中落落黃茅亭微風吹座更吹我明月照人還照經

昨夜秋風忽作威白雲和葉曉還飛幽人不用頻頻埽況此山深客到稀幻有傳

豈爲老來登眺少却因病後得閒多呼童洗硯無他事重寫當年破院歌雪澗

寰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眞人伴寂寥一任諸方風浩浩常空兩眼視雲霄孤月澄五

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高眠石枕頭格外生涯隨分足都緣會次略無求

自住丹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閒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青山青又黃

深隱巖阿不記年名韁利鎖莫能牽七斤衫子重聯補日炙風吹寂轉鮮

颯颯春風和鳥哀淸音直到耳邊來爐燒柏子端然坐對月殘經又展開

凝眸終日對青山石几爐煙意自閒懸榻久無高士

駕劃然長嘯白雲閒 天隱修二
大千總是一茅廬善惡都從箇裏居長的長來短的
短得便宜處失便宜
荊谿陽羨佳山水無福消受也難居翠竹蒼松千萬
頃紅塵飛不到庭除 均實水
山中有居薜蘿下山中有人瘦入畫人兮歸來勿久
淹莫遣蘿陰逐時化 雪嶠信十五
春雲裂破一聲鳥七片五片花飛沼清泠莓苔爛石
頭新鮮薜荔穿林杪
老倒扶寒破衲遮黃昏眠去五更鴉通身是痛醫難
治同病相憐誰作家
簾捲春風啼曉鴉閒情無過是吾家青山箇箇伸頭
看看我菴中喫苦茶
秋光一度正將殘野菊無香木葉乾入骨半窗寒雨
過愁人不在布衣單
半天紅日照青巒草薦封門睡正酣莫道老僧眞箇
懶起來吹火怕風寒
青山茅屋洞雲齊石壁煙蘿鳥合棲誰道我年三十

五一身禪病懶如泥
昨夜夢回茅屋冷石牀生筍竈生苔欞空正欲尋知
已一片白雲谿上來
居山道者如何說天際無雲月上竿老兔地邊偷菜
喫箇寒嚼嚼又看看
一間破屋雲為幕半樹枯梅雪作花爐煖不知人睡
去夢回天曉竹林鴉
過橋數里道人家亂放疎籬白荳花扶杖科頭望雲
到燒香促膝喫杯茶
卜築青山身便安黃毛捲雪火爐寒添些青董煨些
粥雲到柴門月已殘
三分月色七分秋黃葉疎疎共水流莫道寒光消落
盡更留煙雨在枝頭
宜花宜雨草分香斷續歌聲山夢長春老不啼樵徑
晚離離曲曲水雲鄉
從頭箇點總無能枯木巖前老衲僧信步攜筐尋野
菜攀蘿又上一稜層
高居世外絕人求深種良田自有秋禪客扣門無可

。待與他劈脊一拳頭石車乘
讀經未罷眼如醉。驅遣睡魔無秘方。山堂一枕眠方
。穩門外千竿玉送涼靈鷲昱
邨煙乞食路迢迢。火種刀耕足挂瓢。但得攀緣兩字
。免紅塵無夢到雲霄竺菴成十
翻土劚雲驅行者。澆蔬引水課兒曹。莫嫌活計同流
。俗佛法長年無一毫
清詞喜唱短長調。侍者唯留大小空。一等住山眞快
活。不分白月與清風
愛行千聖頂顊路。喜說諸方剩下禪。身老而今多闍
。起人來懶得豎癡拳
橫塘十里隱菰蒲。紅樹鄗鄗入畫圖。聞說故人秋興
。好小船昨夜宿西湖
師子遊行無伴侶。白雲冉冉衆峯高。祖師活計埋芳
。草三界何曾挂眼梢
情義合時膠入漆。因緣離處火成灰。木人花鳥機關
絕。那有一絲恩怨來
了了矑鳥知兩月。綠雲芳草意遲遲。老年厭說忘情

。語新竹滿林花滿枝
夜深何處是清秋。月在青山雲乍收。坐倚繩牀開戶
。牖故鄉天盡望西頭
野雲香帶焙茶煙。布穀聲頻穀雨前。會得一花同淨
。妙不妨消遣住山緣
三有大城無事客。五濁惡世太平僧。鼻頭烈火渾些
。子肚裏寒灰有數升呆翁悅五
破舊衲衣縫又補。郎當茅屋拄還撐。不能入衆同寒
。拾燒火邏齋過一生
深山大澤家風冷。麥飯柴門笑語香。閒踏雪晴乘度
。蹇衝寒野老惠壺漿
月色一天茗椀白。梅花十樹草堂清。此時想箇同消
。受頻看牀前折脚鐺
少眠每笑祥叉手。多病嘗嗟燦赤頭。起意年來也改
。作與他兩箇認同流
薙草燒田土脈肥。離離葵藿滿荊扉。山廚自足充清
。供客至何須更採薇隱明綸二
芒鞋踏破寒林色。遍地芬芳綴落梅。野雀餐餘香滿

舌宮商不是等閒來
一榻松風來枕上凉生背後最相宜老僊一種天眞
樂萬兩黃金不讓伊竺堂溥
曉日微明煙樹叢采芝人立板橋東平抽石筍花朝
雨淡卷溪雲谷口風東明旵二
石幢雨霽月華明自笑頻年夢不生眼底巳空今古
事襟懷不讓碧潭淸

廛居

鬧叢叢裏密提撕門掩春風日又低冷地有時親聽
得賣花聲在畫樓西舜田

水居

壁黏祖偈風吹落簷罥蛛絲雨打開滿徑綠陰花落
盡門前百鳥不曾來南石琇

船居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
食滿船空載月明歸船子誠二
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淸魚現不吞鉤釣竿斫盡重栽
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藥內翰選日集賓迎優禮作偈辭之

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祇合居巖
谷國士筵中甚不宜惟正

普明牧牛十頌

未牧

生獰頭角恣咆哮奔走溪山路轉遙一片黑雲橫谷
口誰知步步犯佳苗普明
水草溪邊縱意哮鼻頭無繫去迢遙誰知字踏皆王
化亂踏雲山犯稼苗山茨際
湘之南潭之北頭角分明東觸西觸玉林琇

初調

我有芒繩驀鼻穿一回奔競痛加鞭從來劣性難調
制猶得山童盡力牽普明
鼻孔生獰不易穿一回入草一加鞭狂心何計能拴
續賴有山童把索牽箬菴問
少護頭多捕尾月下風前盛溺塲屎玉林琇

受制

漸調漸伏息奔馳渡水穿雲步步隨手把芒繩無少

緩。牧童終日自忘疲普明

熟徑難忘欲退馳。芒繩在手緊相隨。豈容逐草尋芳
去。晝夜拘拴不憚疲嚴轅轢居士

面月白蹄壘黑。有索有鈎忍饑受渴王林秀

回首

日久功深始轉頭。顛狂心力漸調柔。山童未肯全相
許。猶把芒繩且繫留普明

翻然自肯便回頭。滿地殘紅襯草柔。故國有懷情未
攄。暗愁春老尚遲留箬菴問

違邪顧趣正道。步步登高山長路杳王林秀

馴伏

綠楊陰下古溪邊。放去收來得自然。日暮碧雲芳草
地。牧童歸去不須牽普明

晚風晴日柳溪邊。俛首循人意悄然。花落郊原春色
晚。相隨歸去不須牽聞谷印

戴寒鵶履芳草。毛骨馨香。見者道好王林秀

無礙

露地安眠意自如。不勞鞭策永無拘。山童穩坐青松

下。一曲昇平樂有餘普明

寒暑安忙閒得故鄉。寬廓任出任入王林秀

任運

柳岸春波夕照中。淡煙芳草綠茸茸。饑餐渴飮隨時
過。石上山童睡正濃普明

百花溪上柳陰中。飽食和雲臥綠茸。歌罷山童無所
事。遺鞭枕上睡方濃聞谷印

朝隴畝暮茅簷。隨時水草。明月同閒王林秀

相忘

白牛常在白雲中。人自無心牛亦同。月透白雲雲影
白。白雲明月任西東普明

撐撐頭角臥林中。渠我渾忘雲水同。爲愛山前荷草
細。夜深乘月過溪東山茨際

刀砍水珠斷貫。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王林秀

獨照

牛兒無處牧童閒。一片孤雲碧嶂間。拍手高歌明月
下。歸來猶有一重關普明

一道寒光萬境閒。寥寥四顧水雲間。夜深明月歸來

晩照徹空王向上關箬菴問
失却牛撞破壁一箇窮身亦灑灑的玉林琇

雙泯

人牛不見杳無蹤明月光寒萬象空若問其中端的
意野花芳草自叢叢普明
人牛謾說絕形蹤何異吹風欲滿空若問還源親的
旨參天荊棘亂叢叢嚴轉轢居士
拋靈符瞎正目函蓋乾坤火寒雪毒玉林琇

梁山牧牛十頌

尋牛

忙忙撥草去追尋水闊山遙路更深力盡神疲無處
覓但聞楓樹晩蟬吟梁山遠原唱
暫時不在急須尋莫待渠儂入草深滿目青山何處
去祇消回首自沉吟千巖長

見跡

水邊林下跡偏多荒草離披見也麼蹤是深山更深
處撩天鼻孔爭藏他梁山遠
也知隔遠苦無多祇管貪程作甚麼蹄踏蹄兮嘴對
嘴明明此物更非他千巖長
山披柳岸蹄痕多子細凝眸是也麼識得跡蹤須著
力從今步步要尋宅納允菴居士

見牛

黃鸝樹上一聲聲日暖風和岸柳青祇此更無迴避
處森森頭角畫難成梁山遠
識得形容認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徹尾渾相
似子細看來未十成石鼓希夷
遠遠忽聞叫幾聲隔溪一望草青青本來鼻孔端然
在縱使嵩公畫不成納允菴居士

得牛

竭盡精神獲得渠心狂力壯卒難除有時才到高原
上又入煙霞深處居梁山遠
撩天鼻孔要穿渠直待芒繩爛始除向去不須分皂
白泥牛合水且同居楚石琦

牧牛

鞭索時時不離身恐伊縱步惹埃塵相將收得
羈鎖無拘自逐人梁山遠

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馬蹄塵不曾犯著人苗
稼來往空勞背上人石鼓希夷

騎牛

騎牛迤邐欲還家羌笛聲聲送晚霞一拍一歌無限
意知音何必鼓唇牙梁山遠

指點蒂坡即是家旋吹筒角出煙霞忽然變作還鄉
曲未必知音是伯牙石鼓希夷

歷盡溪山始到家任從落日散雲霞歸來不語程途
事何必逢人挂齒牙納允菴居士

忘牛存人

騎牛已得到家山牛也空兮人也閒紅日三竿猶作
夢鞭繩空頓草堂間梁山遠

欄內無牛趁出山煙簑雨笠亦空閒行歌坐樂無拘
繫贏得一身天地間石鼓希夷

千重雲樹萬重山倒臥横眠任我閒此景畫圖收不
得誰言身在畫圖間楚石琦

人牛俱忘

鞭索人牛盡屬空碧天寥廓信難通紅爐燄上曾容
雪到此方能合正宗梁山遠

人牛雙遣露真空內外無私萬法通莫立纖塵蹤跡
泯堂堂何處不歸宗納允菴居士

返本還源

返本還源已費功爭如直下若盲聾菴中不見菴前
物水自茫茫花自紅梁山遠

現成公案孰施功眼不盲兮耳不聾一一音聲諸色
相分明黑白間青紅千巖長

入鄽垂手

露胷跣足入鄽來抹土塗灰笑滿腮不用神仙真妙
訣直教枯木放花開梁山遠

殺人便解活人來鬚領何妨又託腮甘作畜生行異
類重重關鎖盡敲開千巖長

酒肆淫房任往來莫教腦後露雙腮全身同事全機
播要使羣生眼盡開夢菴格

元旦

新歲新春雪又濃森羅萬象盡皆同相逢莫認看殺
事筋斗全拋示祖風師子端

百年難遇歲朝春姹女梳粧越樣新惟有東鄰王大
姐依前滿面是埃塵 高峯妙

太湖山上賀新年萬象森羅笑揭天驚得泥牛吞石
虎塵塵剎剎自安然 無用寬

一年三百六十日今日分明是初一會得一兮萬事
周世間出世從茲立 費隱容

立春

無影枝頭一點春可憐大地盡埋塵陳年宿債昨宵
盡錯謂今朝又是新 密雲悟

春風纔動春花開春雨相催春水來惟有通元峯頂
石依前白蘚與青苔 無異來

春風春載入春郊春蹋春芳春事饒春日釀春春最
麗春歌春鼓鬧春宵 木陳忞

元宵

元宵佳節同歡樂處處咸然無盡燈火光爍破勝熱
面夜神忽喚冷頭迻 大慧杲

曠大劫來燈一椀照天照地幾人知要看不盡傳持
處兜率宮中夢覺時 恕中慍

春日

兩兩三三陌上行春雲踏碎一天青雖然各有圓光
處又較儂家半月程 隱元琦

解冬

祖師門下絕人行深嶮過於萬丈坑垂手不能空賣
力任他堂上綠苔生 保寧勇

寒食

禁煙時節陳寒食荒塚野田人啼泣死髑髏上活眼
開鬼神茶飯俱打失 古湛沖

清明日日爽精神風送楊花足四隣分付子規謾啼
血明年更有許多春 雪嶠信

春朝晴日望飛煙半是人家燒紙錢本有爺娘渾不
識却看黃土哭蒼天 山茨際

瞬目今年三閱月一春半在雨中過西來祖意都很
藉花落風前知幾多 石湖寧

結夏

揮戈佛日不西流照徹人間洞九幽從此安居無一
事休將元妙挂心頭 龍門達

西峯結制不尋常穀滿倉兮僧滿堂既得者些三根棒固大家搖扇取風涼 高峯妙二

一百禪和三十州無繩自縛萬山頭誰是護身誰是殺白雲影裏鐵船浮

端午

諸方盡喫菖蒲茶惟我自酌靑原酒儱儱侗侗發顛狂打落南辰連北斗 唯菴然

是處人家懸艾虎靈巖但喫菖蒲茶莫言淡薄無滋味畢竟風流出當家 南石琇

中夏

一夏悠悠今已半尅期取證事如何幻華非幻消磨盡祇與從前不較多 无叟端

祈雨

山磵水流如瀉開旱年祈雨爲民災不知雲從何處起祇見雨從頭上來 師子端

遮壤龍王現白龜應身何事出潭遲欲知利物及民處便好爲霖濟旱時 無相興三

久旱山川若火焚龍神何忍臥淵深願興雷電重施雨以濟斯民渴望心

謝雨

山僧多幸造靈祠却感龍天力護持上澤不知何以報重來聊復謝恩私

祈晴

天關久鎖不開容日夜滂沱鼓黑風奮任一椎擊碎頂門迸出一輪紅 高峯妙

廓然天地淸如洗散盡陰雲見古臺物物頭頭全體露衲僧正眼自應開 費隱容

解夏

百煉黃金鑄鐵牛十分高價與人酬庭前不肯花香笑又是東山一夏休 東山演

一箇葫蘆纏倒地滿地葫蘆盡傾倒欲識單傳直指禪今日歸湊得恰好 或菴體

老矣無心鑄鐵牛眼前隨分卽相酬庭前荳莢已西風起且喜淩霄一夏休 元叟端

禪人解夏東西去莫道腰包趁早涼三界炎炎如火宅不知何處是家鄉 笑隱訢

中秋

從本無心無可傳。何須握地覓青天。無心恰似中秋月。照見三千與大千 元叟端

土木場中覩一同。平生已眼豁然開。廣寒宮殿無關鑰。撞破髑髏歸去來 無文燦 謝脩造進殿者舊

重陽

金蕊叢叢帶露新。采來烹茗賞芳辰。浮杯何必須宜酒。但有清香自醉人 白雲端

鬱鬱籬根菊正黃。妙談西祖意璟璟。不知誰解聞斯語。堪爲宗門立紀綱 羅漢南

種陽黃菊未成花。落帽無勞憶孟嘉。但得青山長在眼。不妨流水去無涯 開福寧

時移節換是尋常。過了重陽又一陽。人事自生今日意。黃花祇作去年香 愚菴及

中峯用處沒疎親。道合寧論主與賓。却笑汾陽強分別。重陽九日菊花新 笑隱訢

買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祇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 宜翁飄 北磵指座

茱萸鮮嫩菊花香。暢殺陶家醉倒郎。我輩乞觴誰絕分。東籬閑玩也無妨 石門雅

結冬

火冷灰寒炭又無。大家兀坐嘴盧都。冷灰堆裏忽豆爆。大地通紅火一爐 雪巖欽

擁門黃葉深三尺。冰齒寒泉懸萬尋。禁得苦寒忘悶寂。梅開不待嶺頭春 玉林秀

冬至

羣陰剝盡一陽生。草木園林盡發萌。惟有衲僧無底鉢。依然盛飯又盛羹 治父川

六陰已極一陽生。佛道還同世道亨。惟有祖師門下客。依前日午打三更 千巖長

羣陰剝盡一陽生。萬國歡呼賀太平。日出三竿天四霽。五雲獨遶九重城 呆菴莊

謝雪

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 雪竇顯

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祇爲眼中花未

嘗啓窗猶看玉琅玕 中峯本

推到虛空粉碎時。空花一任眼前飛。若還別覓安心法。客路漫漫沒處歸 無文璨

雪覆千峯光不散。梅開一樹暗香飄。西來祖意盡呈露。何用山僧把舌饒 芥菴大

除夕

一年三百六十日。今宵正是結交頭。移身換步無多子。六合淸風卒未休 大慧杲

一年三百六十日。日日塵勞事不同。今夜勸君都放下。管教明取少林宗 恕中愠

浮世光陰自不多。看看又是一年過。夜參欲說無窮事。奈此風頭峭硬何 杲菴莊

春回幽谷見梅新。雪水煎茶興不勝。誰道夜深年是盡。曉來依舊日東昇 山茨際

一年三百六十日。逗到今朝是除夕。遠年帳目盡丟開。摩訶般若波羅密 隱明綸

送了窮神接好年。家家燒紙揖門前。隨鄉也把空拳豎。聊當兒孫壓歲錢 呆翁悅

雜毒海卷八 終